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二六册目次

經部・易類

石鏡山房周易説統十二卷

〔明〕張振淵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石鏡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説統十二卷》提要

周易説統序

易可説乎曰惡乎可幬載易宇也日月易形也介鱗飛走山川草木易彙也人易心也將焉用説諸易不可説乎曰可義説以畫周説以象爻孔説以翼諸儒説以疏惡乎不可乃至讖緯家説靈怪推步家説經躔占測家説徵應兵家説奇遁玄虛家説方部攝生家説叅同佔佛家説制義繽棼探錯靡匪原易易幾爲説鈴而又焉用説諸雖然既已可畫可象可爻可十翼惡乎不可疏既已可疏而又奚説之不可蓋幬載也日月也

介鱗飛走山川草木也人也無之而非易也百家即譎幻不倫善擴之亦足資一吷而況制義之說膚不礙深觕不病合何也以無之而非易也季大父彥凌翁少孤歷憂患下帷讀易窮寐洛閩之宗而繇傳義大全以印百氏解時鑄古

爲因時吐慧心語爲翔命曰說統說可統乎雖然善爲制義說者謂制義說可也謂非制義說而以遡諸儒䟽而即以遡翼遡爻遡象遡畫之支旨亦可也惡乎統惡乎非統余叔夢得世張檢枕中乎澤布之盖虞歆有翻無名公有伯溫

而易學彌以光著不朽夢得叔向從不肖受易敢綴易以此乙卯九日蔚然謹叙

周易說統序

今人悼易教衰謂卜筮小易猶浮虛圓之用至博士家業而易已矣噫是不然易道廣大隨用而是田畯牧豎抱蓍易在豈慧業文人劌心鉥肝於此而易不在者魏管輅謂善易者不言易是又不然文彖周文孔翼皆言也唯身有易迺善言易余友彥凌氏幼而孤長而砥名行攻文辭老而數奇不遇恬漠寡營實有所證入而溘焉長逝嗟乎彥凌一生所閱皆易也幼孤善自立卒釋患一朝得漸之初長檀當世名恂恂執雌節唯謹得謙之二浮沉死生之際脩然嗒然等見道者得遯之上至父子嬰鳴蚕夜劌心不仕唯易是嗜又得乎之二今遺編具在夢浮世張世其業已檀場詞林推易名家人擬之元宓之有淵沉洎然弋獨惜彥凌玉樓蚤賦僅踰吾夫子假年學易之歲居恒與余論易象而未竟余惟易自商瞿後浸分理學象數學之岐兩家原不偏廢至王弼而象掃盡矣夫象安可掃五行七政六律一元皆宇宙莫大事而圖象示之文周言易有載鬼履虎入腹登天枯楊華戰龍血皆宇宙必無事絕奇險不經道之語而觀象浮之博士家一切理

解棘殺何也余抱痛西州不及過輞嗣冢
相與更論頃欲共伯仲詮次其說與茲編
合爲一統庶幾不狃偏安即潁川二程朱
吾家横渠可高據虎皮譚弗徹矣
萬曆乙卯孟冬虎林張元徵夢珠父書於
壯山草堂

刻周易說統跋

吁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每讀未竟涕泠泠思先子也先子少孤依舅母聊自存活方抱終身之憂而無柰一朝之患薦至即今念及猶令人氣短而先子當日苦心都不示人盖得統於易也深矣昔尼父稱無憂獨文而至推作易之原本之憂患碩錯九卦而著之例栻又何敢拘九卦以例

先子而第按生平動以禮法自閑即夜沐不改容恂恂謙讓若處子閑關靜攝脩苦行若老僧且素性孤芳不柰世人纖趨而得力處守懲忿窒慾宗淡故其骨癯而神充如嬰兒之未孩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毫不以拂亂藉口一涉境遇得失輙謂盡其在我而聽應不應者於天至臨事善裁毋論大小無不迎卻尊欵遊刃有餘宛乎九

德咸備終身如一日而先子深隱憂患之故終不示人以明祗作舉子業以應功令手不釋卷句觧而字櫛之迨忠栻髮燥携山中教讀埋頭數十年折衷諸子裒集百家志逾銳而竟已矣天乎命也夫顏氏死而尼父呼天冉氏疾而尼父言命至五十學易僅自述曰加我數年儻亦先子處憂患之苦心夙契尼父求無大過之旨則此

地天命俱可不贅栻伯兄纘先子之緒標新研異詮理極玄忘食忘寢冀傳不朽題遺書曰周易說統懸為令日功令之的夫先子身不售於功令而俾射的者曉然功令明經之統於是乎在則伯兄繼述之善深淂先子晦處憂患之苦心雖無文王猶興已先子相與白首窮經於外父疑初胡師意氣相傾者弘人錢師俱淺先賁志以

沒悲夫外是凡以易起聲者輒與先子結布衣歡廼先子素病懶復不能就熱於是浮者浮沉者沉竟付之流水矣嗣後俾忠栻師二寢張師友夢珠夢珠復擅場易林相淂日益深今夢珠讀是書也庶少慰人琴之感云

萬曆乙卯春日男師栻百拜謹跋時客茗溪之卧甪巖下

石鏡山房輯周易說統目錄

周易說統凡例

一集說俱遵傳義闡明不敢摭拾不根以干
功令其間理可並存意可互證者務旁求博採以佐傳義必實有
所據如先代註疏名儒語録考訂詳明方敢輯入

一解或與本義相左而理有闡發者非但可廣識見亦可眉列
以示從違例曰附異

一諸說互有異同與傳義俱有發明者不敢偏執一見以妨大
觀例曰附參

一解出自獨見超軼訓詁者不可磨滅例曰附別

一議論可以觸類旁通者例曰附餘

一凡沿習舊說止有刪潤而無異同者不用姓氏

一解編集衆說而小有異同者雖愚所裁定不敢襲為己美止
用按

一先儒心得發所未發者必標出姓氏或推原所本明非杜撰

一解凡稱彥陵氏者俱係臆見附證
高明

武林張振淵彥陵父謹編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一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栻 較

上經

按易取三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一曰不易然不易之理即寓交易變易中故本義専主交易變易立說六十四卦本自羲皇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彖周公繫爻而後易道始大明於世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首乾之義故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

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陳希夷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遠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

☰☰ 乾乾上下

○乾元亨利貞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

所繫之辭也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按乾只是一個健健者勝私之謂蓋天德之剛也元亨利貞四字周流貫徹自元而貞貞下又起元正所以形容乾健之妙照文言以四德解而本義則曰大亨而利於正非謂元亨了又必利於貞也據他施無不通處不惟以欲不競於氣而一本天命之正故點出貞字示人揔只完滿乾健之意人主體乾以為治而施為注厝純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便是法天

傳曰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在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在收歛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

附錄蘇紫溪曰乾天德也六畫皆乾則乾而又乾此心之中純是天德用事也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為四德天以四德賦之人人以四德憲乎天天人合一之妙盡於乾矣

附錄程子曰乾坤古無此字作易者特立以明難明之道讀易須以意明之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個便不是乾

不義案占之說不必泥

潛亦不必泥定在隱居上說

若不是至健便含蓄不牢

沈潛精大相見二五

須要認得與汝循曰易只是奇偶二畫偶者奇之分也一奇足以盡易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奇偶一貫的影像

○初九潛龍勿用

傳曰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初九在卦之下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按乾為六十四卦之首乾初又為三百八十四爻之首學頭只是一個潛字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耶聖不洗退藏耶是此義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此即閉關之意所以護微陽也宇宙大學問大事功皆從此潛字出陸庸成曰龍以不見為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於潛故勿者戒勿之也微露其可用則人皆得而物色之已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蘇紫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蘇子瞻曰乾之所以取象於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附錄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於大麓時便是躍陸庸成曰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遯世曰潛出世曰見○鄭孩如曰玩田之一字則是未離畎畝之意但其德已著顯名聞於人人所感化故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

乾惕亦自然如此不要看得吃力

六爻運用二字可存係詞二存字一辭

見王輔嗣曰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為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李除山曰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跡爾而龍豈真在是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陸君啓曰九三亦是龍德但重剛不中是性體稍有未純的自古聖賢作用性體必是精純粹美無些子渣滓無些子痕跡所以發出來光瑩粹白絕無瑕纇若性體稍未純終是豪傑作用不得與禹皐伊周伯仲矣此處不容放過九三乾乾惕若打點精神如此磨礪融化一番便自渾然無迹做出事業自然是精金美玉可以處危而不危矣又何咎○按重剛不中說得甚細只資稟略有些不純粹處便是正不必在時位上去回護下體之乾已盡而將入乎上體之乾故曰乾乾夕惕若正是已終日乾乾意然亦不是空空憂懼只是打起精神幹事若認做慮患避禍便不是聖賢肚腸彥陵氏曰自古伊周事業無不從心上做起故此爻特發出乾惕工夫乾惕正是自強不息處然惕若二字亦要玩常人之儆戒大都形見勢動畢竟有寔事可按而君子本體常自惺惺不昧就儆有一節放不下的肚腸故曰夕惕若姚承菴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夙夜不遑朝夕靡懈何等兢業之至而僅可以寡過此以見鴻鉅之難荷而高危之不易處也王仲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

道也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要見淺妙解在字妙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重一或字雖本是起或則未便起也聖人非有心於躍而不得不躍者時使然也龍已躍而猶或無利天下之心也故无咎俛伯昭曰此爻主授受之聖人說舜禹南河陽城之避湯武鳴條牧野之事正此時也

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地淵則空虛無定之處通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潛雪松曰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故无咎无咎還重進邊吳草廬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鄭孩如曰在淵而躍也而曰或焉不可知之辭也不可知者聖人行權之妙用也淵者潛也躍自淵而出為加用之潛體為之也而曰或焉不可以告人人不能測其體不露其用亦藏也

飛在天則聖而王與天下彼其澤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蘇子瞻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輔嗣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楊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

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按位以五為中正過此則亢矣龍德莫善於陽莫不善于亢亢則與時偕極不知進退存亡有悔宜矣堯禪舜舜禪禹伊周之復政厥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

蘇子瞻曰夫處此者豈無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鄭獬如曰亢者時之亢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之所不得不亢而聖人值焉此非聖人之所能却也然而聖人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

其妙在悔機時通變之術從有悔潛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按龍無惕亦無亢龍到極時則有變化此龍之悔也龍乘雲遊八極豈有過亢之嫌哉所謂亢者時當蟄伏爾悔其亢則返之於潛埤雅曰龍秋而降則蟄寢於淵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蘇紫溪曰此一爻無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嘗無首只是見到群龍無首則吉○按本義變剛之說在用九者出九者老陽之數故有變義然只是剛而善用其剛便是柔不必如何去變剛為柔也无首之說據朱子則謂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據傳則謂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無為首則吉俱不如張子之說為妙張子曰乾之四德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謂六龍時乘循環無端之意

蘇說本此

楊敬仲曰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

馮文所曰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故謂

之无首唐凝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其實龍德之貴全也

閔海門曰乾有六龍皆其自然之變化而或者擬議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是為務其末君子問其是龍非龍而已龍德無虧則時潛而潛時見而見以至於時惕時躍時飛時亢而惕躍飛亢所謂時乘以御天豈容一毫意必措置於其間哉彼潛見惕躍飛亢之不當其時者以其非龍故耳故根本只在龍德龍德如何自後不息而已自強不息非有加吾本是龍達如其體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有多術乎哉○游讓溪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

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
乾彖旨　鄭孩如曰通章只是贊乾元當以乾元者始而亨一章
參看其意蓋曰大矣乾之元乎萬物以之資始而乃以之統乎天
德之始終此一節是言雲行節元之統乎亨變化節元之統乎利
貞元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終始節此聖人
體元以亨萬民首出庶物節此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也此聖人
之所為善法乾元也此章只大哉乾元一句可了若分析四德乃
在元者善之長一章
程敬承曰凡天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無始惟無始
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位為時

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為無終無始即此便是乾道之變
化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
故曰首出即從無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
我而萬國咸寧矣各還其性命之元故耳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
大關鍵

加貞也　在之之　字以大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按天道之運只是一氣而氣始於元故萬物皆資一元之氣以為
生生之始然是生氣又流行於四德之中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
終總是一元包羅結果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其統貫天德者
也○鄭孩如曰乾道雖有元亨利貞四時總之一片生意而略分
其始終而已總之一生是以該天德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
元之所以為統天
蔡虛齋曰資始句須要切資字意蓋物資元以始非元去始物也
然又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所資以始者元
也元自是天德姚承菴曰天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
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和資始
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
附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
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
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既始之後

流形如云流其形不對

品物如云諸品之物尊指指物若非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亨即在流形上見得而品物之所以流行不已者蓋萬物資始乾
元之後內自含可亨的機括氣候到此已是耐不住而外面又迎
着雲雨之化所以形形色色只管流形不已出來流如水之流有
生生不息之意形對氣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此方有形卻又在
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此流形者呈露於此
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栽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
資始處乃見元耳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雲雨然資始曰萬物
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胡一川曰品物流形是言資
始之元氣流通於形質之中不可死殺講在物上去恐說了坤的

說始二字近演淑

〇亨大祗乾主氣說坤主形說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彥陵氏曰、夫萬物由元而亨、人見其爲始而已、不知終始原無兩。藏終即始之終、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無其始、其所以有終有始、都不外乎一時而已。其所以時終時始、而其運不息者、不外乎一元之統天而已。惟聖人心通造化、故默契夫終始之運而大明之。六明六者、謂其會終始之於一、而不生分別之見也。終始之所在即是時：所在即是天。卦之六爻、雖各分潛見惕躍飛亢之一位、而自大明者視之、總只是一個時成的道理。無得於時、各居其位之一、有得於時、總成其龍之六。乘此六龍之變化、則張弛闔闢

當六位下言六標

石鏡山房

上經說統　卷一　十

新刻本共

之體、如輪推轂運、無不如意、所謂先後天而弗違者此也。故曰御天。大明者、終始者、如是而已〇終始何以謂之大明。蓋元亨時人見其始、利貞時人見其終、、始分爲而偶、惟聖人識得一元之統、元貞總終始合一處、點會其微機、故曰大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的是註脚。若貞下起元之說、所重反在貞、不在元〇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便見氣化之運旋、更無止息時之一字、正從此中看出、別無天道易道之別〇識得一元之可以統天、方能乘六龍以御天。亦即是時乘六龍以御天、御天即在時乘上見得〇釋元亨利貞標入六位時乘等語、都蓋元亨利貞、即是乾之作用、潛見惕躍飛亢、正是元亨利貞之作用。

王龍溪曰、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〇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〇唐凝菴曰、總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龍、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大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彼位本因時而定、我亦因時而乘、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

上經說統　卷一　十一

石鏡山房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拈出乾道二字、便見天地間氣化自有一個主宰、正與天字相應。變化四時俱有、但此處須從元亨說到利貞處、性命太和、共是萬物御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亦非兩時事、如五穀至堅寔時、生意並無滲漏、是性命得其爲性命也。此無滲漏處、便覺韜藏秘密、一團太和元氣飽飽滿滿在裏面了、故曰保合〇按各者分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不使滲泄也。合者會聚之意、不使虧欠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稟氣、不爲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〇吳因之曰、化即利貞二字〇天地間只此絪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爲命、在物爲性、資始流形、物

性命正是天人交接處大全亦主此說

出物乃見乾之利貞

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於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俱大謬

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是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後相合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從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無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夫子之意深矣

胡雲峰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以一氣之運言則變者其漸化者其成先言

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名正則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以漸而變故謂之和

附辨　鄭掞如曰爲性命於理屬太和於氣非也謂性自性謂命自命亦非也自其人物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其天所流行不已以賦於人物而言謂之命其實一物也總之個生也人物之生只是[illegible]圍生氣而理寓焉此生處即是性此生處即天地之氣所以流行不已而賦於人物之命也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絪縕薰爛所爲而謂之太和乃一物而三名耳分之曰性曰命曰太和合之只是

據大全保合是保合其生理也吉寿主理○僅

個生是即所謂一元之氣也特即其所元始者而各正之保合之則謂之利貞耳此元之所為統乎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国咸寧

彥陵氏曰首出庶物不是穆然無為正是主靜立極的道理若使聖人而與庶物同其役役則煩擾困苦甚矣又安能還性命之元而成天地之化咸寧者無一物不安其性命之情也此聖人體元而利貞乎萬民者也

游讓溪曰寒暑相易收生相禪乾道之變化也而萬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聖人首出庶物其道由此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非能為物作則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是以萬國各得其所而咸

寧○吴因之曰要之無爲也是乘龍御天假如治具畢張之後又擾擾紛更便犯元龍之悔便不是造化收藏結果意思

程敬承曰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終萬物變變化化自然物各得所而咸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

附餘　楊誠齋曰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無息謂之道融而無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

知此多少化亦是一部大明句去作易聖人說更妙

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為變易為化是不可勝窮也試觀雲行乎炳而黃黷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復而有忽而已則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八十四卦皆用一以字千萬世學易之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按天之健正於行處見得然天行不息處就是健不可說惟健故不息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人心之體從乾健而來原自流行不已惟精神自家頹靡放逸便為物欲所間斷故必自強方能不息自強亦不是用功據見成說方見其為健自字最可玩味○鄭孩如曰不曰乾而曰健者以明乾即健也強而曰自強人心之德本自強循天德之德本自健非有所作之而然也人心惺惺長古不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明體即是乾體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乾體而已如其本然乾體者無欲而已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與天行之循環無端同一健矣

程敬承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純乾君子孰能之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於一息幾微如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只一在字便見是安住時節勿輕動作則陽德完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當時舍之地而有溥化之德故位不在而德在焉以天下同得之理感天下同然之心象日之方升雖未中天光已遍被故其施自普

道字或作虛字看或作[illegible]加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大臣居高履危全在此心之運量一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乾而又乾無一息之或停正是反復的道理或曰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而與道常運故曰反復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石徂徠曰爻辭但云或躍在淵夫子加一進字以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胡雲峰曰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而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者時之亢也亢則盈矣蓋勢處其極而將入於消之時也造物忌盈人道惡盈勢所必至豈是可久的道理此是究竟語程敬承曰亢亦時之不能違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屢通而能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也其受病只在為字上勿為首者屈伸變化如環無端方完滿天德之妙用姚承菴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然於此卻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之者不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便不全矣故特揭不可為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

附餘 楊敬仲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呂東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寔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心寔為首也觀此可知易老公私之辨

文言章旨 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可淂也○按首節元亨利貞就性之本體說不必分天人次節提出君子二字見淂惟君子能盡其性所以與本體相符至健意已包末節總揭前意以証經文非至此而始歸重於健也惟健然後能行四德可見天人原是合一的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之學陸庸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四德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個健以行仁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按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亨利貞總謂之善合亨利貞而統於一元則謂之長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其麗炳者會聚在此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其嚴肅者調和在此貞即善之成生機完固其紛紜者植立在此

善長句 按長字內兼淂之最先統之最完兩意吳因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因淂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身是仁乃吾之命根若義禮智不過與身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出此所謂淂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凡身心所感觸著見件件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蠛

絕。此所謂統之最完

（句）嘉會　程敬承曰亨句不必添出禮字只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蔡集湊合於此故曰會此就性體無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論潘雪松曰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孫質菴曰吾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齊莊中正以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亨者嘉之會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

（句）義和　林次崖曰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此乃明義之為利處蓋義之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文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即人之利也姚承菴曰義之和這和就在義中非義之外別有個和也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忤之謂和蔡虛齋曰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此亦明義中之和鄭孩如曰大凡人之相與惟見其不利也則怒則凌惟見其為利也則相安相悅是利字即和字意然和從義生本是區處截然不相凌犯而人各見其為利不見有害隔意則此利乃義之利而利之為和者乃義之和也義本是嚴的物孔子獨曰義之和以見嚴處即和和而不出於義者非真和也利原與義反而曰義之和以見義未嘗不利利而不出於義者乃大不利也

（句）事幹　倪伯略曰貞何以為事幹蓋造化生物到得貞時把實理俱收藏在內而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化之根抵人把這個定理收斂得固則靜正之中不為是非可否所動搖這一點完密之神明隨他萬事萬變那一件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節直指君子身上所謂行此四德者也○按天以元亨利貞生人生物而人得其生以為生則元亨利貞何人不具於性中獨君子能會其全以其有自強不息之功也袁了凡曰前言元者善之長長在理也此言體仁足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亨者嘉之會以美之所聚為亨也嘉會足以合禮又推合禮之為美也利者義之和是即義以明利利物足以和義是因利以成義也貞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為貞貞固足以幹事是謂貞能立事也

此條不可少體用辨析極細宜詳玩

（句）體仁　朱晦翁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言自家一個身體元來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夫大德曰生此生脈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鄭孩如曰元者仁也元為善之長故君子體仁則足以長人體仁者即仁為體也形骸血肉化而為仁也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

三段字正相照

矣仁原是長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矣楊誠齋曰體元無形體仁有體故體元而謂之仁

嘉會（句）按嘉會不是將外面的條件湊集攏來正指吾性中無體之禮說蓋外面的條件即經綸錯綜種種俱是禮所散見究其所會之聚處正在吾性中之亨者在散見處打點即件件做得恰好終屬補湊與本來各當之天則未必件件相合君子不在散見處着力而嘉其所會則從太初一念返其制作之原任性真之所動盡三百三千成規成矩不必求其合而自無不合矣嘉會便與嘉之會一般樣故曰合

利物（句）按利物利字即宜字義主斷制似與和反然辨名定分使天

下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紊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所安而無所乖戾之謂和利為義之和即為和義不是義外別討個和○按利物非物物去求利也心究其所利因物付物而物以為利即義之所安無少拂戾於自然之宜曰和義○林次崖曰此句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則利即義也是把義之和與利對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無不和也是把和與義對

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衆美成萃義辨天下之異而衆違無調此致中和之實德

貞固（句）程敬承曰貞何以加一固字蓋九事之幹依理以立理之所在不可動搖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自固貞固者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蔡虛齋曰四德惟元至大惟貞亦大元之大者以所發之大也故為天德之大始貞之大者以所蓄之大也故能成終兼成始所謂富有之謂大業也鄭恢如曰貞不固不足以幹事即窮冬陽氣發泄來春發生無力之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上文提出君子二字則至健意已見此節直指以明經文君子就當乾四德就當元亨利貞不是推本於健之說亦不必將天人來

相形○行字極緊四德無時無處不流行此心纔少有間斷即便歇息惟君子之心自強不息所以能行此行字正在心體貫徹流注上見不偏行事上見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吳因之曰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提出龍德二字便見非有隱自堅的了不易不成二句只是見出個隱的意思無悶而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之

故樂行憂違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

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遯世遯名則不可無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於內則內見得未子曰此非專為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違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

按不易不成有兩說一說不為世所變易曰不易不以一善成名曰不成一說道可以易世不易者無必用之心故不易隱可以成名不成者無潔身之迹故不成○遯世二句或分頂上二句說或四字說俱可括是一步深一步樂行憂違全從無悶看出彥陵氏曰無悶二字全不是知希我貴的念頭蓋聖人之心原以萬物為一體到遯世不見是地位與本念相違人情大都因時事之感觸而慊慨興懷或援命自解或自是非人即此便是不平的念頭聖人都無此念依然一體萬物之懷源行於宇宙之間而已故曰無悶○凡悶者氣有所鬱而不自達之義聖人胸中樂行憂違何等舒暢原無鬱結之氣又可悶○憂與悶又有辨勃自家身上起念便是悶為萬物一體起念則為憂樂行憂違只是個陽舒陰慘

汝吉曰言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確乎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按確即的確之確全以理論合憂違而邊來其圓轉不滯處纔見其確纔見其不可拔若只守定隱遁過便是一偏之見便不的確便有閒而可入

游定夫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無悶貢受軒曰人在世間都被世界轉移去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不成乎名纔潛得不凡所以遯世無悶得此已是沒世界的心腸渾乎道心之微矣

○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按此節以龍德為主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誤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亦誤○彥陵氏曰庸字要看德而曰龍則出神入變化別有神奇不測的道理不知聖人而致加於此備其庸言庸行而已夫信謹而歸於庸則奇衰已點真純獨湛豈後有邪可閑其曰閑邪存其誠者以見聖心常惺惺之意耳善世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指其誠之純粹而言則曰善指其善之被及而言則曰德曰不伐曰化只是庸常的道理該如此初非作意於其間故耳君德二字正在德博而化上見而要之德所以成其為君者亦與天下共修其

庸而已

按舊解庸字謂尋常淡要緊的二之字以二亦字代似未滑旨蓋此庸字跟龍德說來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只在平常日用之間故聖人指出實地以示人耳閑邪存誠不是兩樣工夫邪閑則誠自存矣善字亞跟此誠字來所謂純粹之本體是也不伐只是胸中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鄭孩如曰善蓋乎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自知其善非有心於遜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元無善也元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之被其德者亦化焉而不知聖人未嘗以為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人亦能安知吾之善一出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而此所以為大人也○袁了凡曰邪和郁故可閑誠本有故存之已以庸言教人以庸行作人淑及一世而吾並不知有纖毫之善及人故曰善世而不伐庸言無量庸行無涯一身所備弁包六合而施者不有其力受者莫知其功故曰德博而化

游讓溪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大人之學誠諸身而已矣不伐而化誠身之積也○耿楚侗曰只此庸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騖高玄苛詭者即是虛罔○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為易知也遯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

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無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一句是頭忠信四句是進修之條件未着工夫工夫全在至之終之四字居上二句進修之驗亦進修也吳因之曰此節全以一誠作主天下只有一個實理參不得些子虛偽人之德喪業隳總為不誠無物

按曰乾夕惕豈是空空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免咎德何以進業何以脩總此真心為之包羅從兩字說曰忠信從一字說則曰誠此只論其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脩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終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知夫何驕進脩方勤而人不忌夫何憂驕憂之根去而乾惕之神自因時而露所以雖危無咎都此正進脩之實得力處

進德居脩詞解　按道理有所體會於心曰德緣以措之躬行而有成績曰

將釋誠可居故讀須從誠處以可居理云云數

業其實只是一條○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與播公相似須是實下種子方會日見發生忠信即是誠誠存諸心只懸空在裏面若不真實去做恐泪沒動搖立不住了必從忠信以說出便從說出的做去做到那極真極實處道理始有着落安泊悠地堅將起來而誠立矣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程敬承曰誠者成也以忠信與其基址而無以淨華採之則業成而居安矣故曰所以居業

附修辭別解 鄭孩如曰脩詞之脩舊作脩省說黃葵峰主脩為之脩如先行其言之意良是不曰所以脩業而曰所以居業蓋脩詞立誠即是脩了既脩了則有可居矣猶之屋然脩者方在營搆既成則可居也

吳因之曰忠信非進以修辭則理未經體驗過德何由進修辭非本以忠信則所行與我原不相關業何由修全是一貫道理不可截然開看○彥陵氏曰德必期於日進日新之謂盛德也業必期於可居富有之謂大業也居如居積之居

知至知終解 按本是一個道理却分做四樣名色從極至而不可復加處名曰至從一定而不可移易處名曰終其誠偽之判介在毫范又名曰幾其事事物物各有裁制又名曰義其實一也○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脩詞立其誠○至即真幾微處幾非覷徹其域都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能至耶終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都不可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

眼明手快名須於此討個了手

吳因之曰可與幾絕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存有時出不窮終身取之之意張幼于曰義有個截然斷制方正不移意知終終之則於此便割得斷守得住立得定故以義字歸之

彥陵氏曰吾人一生受用止憑良知作主宰此知一失喪身失命更從何處去討歸宿至之終之只是完得知至知終裡面事不是知至了然後用忠信以至之知終了然後用修詞立誠以終之也工夫正在未知以前若既知以後一徹盡徹○可與幾可與存義正是良知流露處正不在至之終之處討下落○忠信即是至不是用忠信以求至立誠即是終不是用立誠以求終至誠無妄不依情識即是良知不是含忠信立誠外更覓個知須從此處討個分曉若騎驢覓驢何者是至何者是終學問終無了期○理無加於忠信故曰至天下節義皆一誠所包裹故曰終至終二字愚意宜如此解敢証高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无常者為其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也無恒者為其不果於進而又不安於退也重在上與進一邊要說得抑揚此論其迹也為邪離群則原其心矣為邪者枉已也離群者遺衆也欲及時正明其所以無常無恒之故而非為邪非離群可知及時上看一欲字發九四所以或之之意光明正大無愧於神明及時而進何咎之有

經繹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後幾及之而已矣○上下進退之際無非進德脩業

之時及時而進非恐失其可為之時也正欲俟其時之可進而不欲苟且以起功名之會也

彥陵氏曰凡人只是自信不過所以要在形迹上躲閃君子德已進業已脩自信此念只是為天下不為一身無常無恒正是與時變通之妙正不必求全於形迹之間耳

鄭孩如曰此立而能權之事也時者權之妙用也無常無恒人所難測曰或曰淵变化之神也非為邪非離群與時屈伸君子之時中也若為邪吾離群則小人之無忌憚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節全要看二同字一類字同即類也以同而應正所謂各從其類都非謂直至末句纔是類應但上未有類字而耳故同聲六句是起下本乎天三句是足上意思一般初無兩層水流濕四句不過同中之一事○形氣相軋而成聲聲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二五疑成而有氣氣同則求天機之動也水從潤下之性故流濕火從炎上之性故就燥龍興而致雲虎嘯而風烈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覩之也葉爾瞻曰聖人作而上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脉與物常相貫通故自其以繫萬物之心耳本字覩字類字下得極妙類各有本本各有覩

覩字正從類字推出正見萬物一體意

唐凝菴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聖人安能有加之還其本來而已蓋至於各從其類則物之無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之各正矣乾元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合之御天之事畢大人之利見以此

附錄吳臨川曰鶴鳴而子和雉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鷄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毋而可以引針同氣相求也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個龍虎若是真個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傳說為全

說曰時處其亢不可據以為消說言無

要看動字

附說上下經 正蒙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此動植之分也息謂呼吸也蓋其有息者陽之動也其無息者陰之靜也此動植分陰陽之義也○傳曰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聖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張幼于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無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無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抑志以體下民故曰無民既謂之賢人自是為我輔者但志滿不能虛己以用賢故賢人在下位而無輔皆亢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得有悔

附 徐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處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曰龍德崔子鍾曰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俟命甚無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擇吉而避悔

潛龍勿用下也

胡雲峰曰陽在下也以氣言此言下也以人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君德而時則止於田故曰時舍明非不足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即進德脩業之事事而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於吾心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試自試乃獨知處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治下歸居上者方切飛龍在天語意蘇紫溪曰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伯而已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位當其窮故有災非有以致之也傳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天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人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吳周之曰元不過四德之一耳直以用九歸之以一元該乾道之全也可以見元之統天

厝凝菴曰此一陟正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而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看一氣字還主世運說楊誠齋曰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陸君啓曰微陽潛藏愈養則愈厚輕用則發洩無餘矣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德施普矣天下被其化而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焉厚齋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或曰潛藏者上古之醇風文明者中天之景運二本竝可由

王臨卿曰上方云時舍此何以遽云天下文明竊意善世不伐寬居仁行九二之德也當是在田之前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

也當在居位之後夫子要始終兼德業而言以明九二之爲大人故其意互相發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行即行事之行天行健原無息時九三之進脩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張幼于曰無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乃者難詞也

蘇紫溪曰進德脩業惟時者也而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謂變革者非也只張而若曰六位皆無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潘雪松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爲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原斯爲飛龍在天乃字似亦有意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皆極

李除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謂不知變周用齋曰三居其危時當憂惕者也上處其極時當謙降者也三能憂惕故曰與時偕行上不能下故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按六龍之變化全在用九處見得用九而冠以乾元謂其有統天

之德而後爲而用也即是乘龍御天意以六龍之變化孰不謂無定形無定用而不知至無定之中寔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矩度焉即造化四時之運不過如此故曰乃見天則吳臨川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節限而無過不及者也見天則正奉天時處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統乾而用其九不名一節不膠一轍也九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元之所爲終始相因而無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以其剛也謂之天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大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只是一件蘇子瞻曰天以無首爲則

元即乎此則見之其　則即剛中之謂

厝凝菴曰此一陟正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無首

之見也見其無首則爻爻皆見其為天德亦爻爻見其為天則矣
六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此
乾元章旨　前四條是贊天地之妙後二條是言聖人以經法天
之化通章大意摠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illegible]
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乎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貫乎亨利
貞者也或別而言之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無非發明
乾元之大而已言元而必貫之以乾則元之大即乾之大也故點
出大哉乾乎一句以贊之下二節正示人體元之功○前彖釋四
德挿入六位時成句此章贊四德復挿入六爻發揮句蓋四德六
龍非二道也四德即六龍之德六龍即四德之象聖人體元之功

正在乘六龍上見得故兩傳俱以此語承接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孫質菴曰此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乾
元做主來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齊春溪曰彖傳
元亨分言而此合而言之蓋以一氣流行之初萬物得之以為生
生之始便流行發達而不可遏故合而復申之如此須從萬物出
機上看此始即萬物資始之始亨即流形字也○姚承菴曰乾元
只是一氣此氣繼靜而動主萬物之始則流形始而亨似在物上
見而所以始之亨之都是乾之元亨而字下得極如天地生物之
氣由微而著而漸底於成有漸次無斷續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

亨便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曾何一息之間斷
利貞者性情也
性情二字要分明如萬物隨在各足生意完聚時謂性也然後來
生生不息之機完胚胎於此即是情情是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
保合二句蔡虛齋曰元亨時非無此性情但理方流行而未見
其定到收斂歸藏則萬物之體質堅固一物各具一個稟受之性
一物各含一個發見之情矣○蔡虛齋曰始而亨則亨者固此乾
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何從來則性情者亦此乾
始之所成就矣故下直贊乾元之大可見意實相屬
胡雲峰曰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

入機其入也生意斂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乾性
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于
此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
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丘行可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
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
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
渾然一元之氣也
附錄　陸君啓曰夫命見於物性見於情情見於生生見於元亨而解
性情者反謂利貞時始見謬矣蓋始亨即性情也不待言而著矣
至利貞時節推殘斂似無復始亨之性情而不知槁其[illegible]不槁

只言始不言亨只言利不言貞言見合一之妙

其內剝其形不剝其神水澗澤說所謂受生之本吐化之機隱隱躍躍然則始亨之性情此時猶不能已而後知始固乾始亨亦乾始利貞亦與非乾始乾始真統天者也故曰大矣哉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此承而贊之只看開場獨說一個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此處更不消費力只看起上知節他便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者元亨者亦元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故至此又總而言之曰始不曰亨元可包亨曰利不曰貞利可包貞也一元包四德之妙此乾始所以大也○按此條要看能字不言字夫

以無可指名解不言極妙

大哉承大矣哉說來不推高一層倒是

乾元之始不扶始之而已能以美利利天下却是何等力量而歛却神功寂若無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為何如不言二字即當貞字蓋歸根復命默而成之也只取含藏之意○據本義則把四德逐句分貼若據程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深融 大隊本案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論乾德備矣故此遂極其形容以贊乾之大時說推高一層謂四德統於乾上論四德此贊乾夫合之則為乾分之則為四德原非兩物若至此方是乾則所謂乾元乾始畢竟何物孫質菴曰此

可直指故曰旁通

係只是就他氣機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一氣之通從是到一氣之通從無間息是從一氣流行分限而不過是中一氣專主職司而不侵是正一氣界無混離是純卷無疵類是粹而純粹之極微極妙不可名狀處是精○鄭孩如曰元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無端統天德而始終也贊乾元而歸之於精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總歸之一精精故有不容名言之妙惟聖人以乾卦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情即乾之

情微言之則曰精顯言之則曰情情字正從精字跌出○姚承菴曰四德之分合一乾之統體總是乾之情然理到精處更無復可言教人從何下手賴六爻發揮出來為潛為見為惕為躍為飛為亢時不同而德同位不同而道同變動往來而天道闔闢顯藏之機悉點分之即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之貫徹又統之即一乾之包括所謂始亨性情美利利天下剛健中正純粹精微曲暢旁通更無一毫之不盡是其情之所發特微妙而聖人法天之治無能出此六龍之變化也此是承上起下語與六位時成同例

鄭孩如曰元亨利貞之辭直通之也潛見惕躍飛亢之辭旁通之也夫潛見惕躍飛亢之辭似與元亨利貞之辭異指而曰旁通之

者何也元生也元亨利貞德之一生也龍生物之最神者也以元焉而因時變化不一其道潛見惕躍飛亢惟其所爲以象元惟一生而亨而利而貞惟其所統因時而轉也天下有異辭而同指者豈必正言哉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情之所向便是時聖人默會其變化之妙故惟此六龍是以開乾之情惟時來此六龍是以御天之道妙用惟我萬化歸元雲行雨施天下自平此聖人體元之極功也○按雲行雨施正是聖人乘龍御天事利貞總在天下平一句内鄭筱如曰乘時而以御龍御龍而以體元體元所以法天也以一龍而行之於六位即以一元

而貫之乎四德也文王言四德周公言六龍孔子言時一也

程敬承曰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自平所謂各安其性命之情也天道即是君道御天即是統天信乎乾元之爲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彥陵氏曰在初而潛人或疑其德之不足於用而不知初之所以勿用者有德而不遇於時也成德二句是引起語通節結局處全在隱而未見一句上○三行字俱指功業說德與業原是合一說

着弗用處須着眼

故以成德爲行行便指日可見初之德已成而行有所未成者以其隱而未見也是以二字要探君子所以弗用之意蓋德已成而行即未成病在時耳若時該弗用而輕爲之用則并其成德而失之矣故惟成德者能爲用亦惟成德者能爲弗用○朱子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即如伊尹居有莘之野便是行而未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鄭筱如曰此又釋九二之爲大人也大人有位之稱九二在下而曰大人者以其位非君位而德則君德故曰大人君德蓋以學問寬仁而成○理散故學以聚之理原聚在心學以證之而後知其

看學聚要警異

匯在外取聚則混雜若件件不可遺放故須辨別問正所以辨之也辨有揀擇有去取且未知揀擇去取之當否也且放寬以居之久則有融會貫通之期向之爲異者今見其爲同矣向之爲二者今見其爲一矣辨於混中見其別居於別中會其歸仁以行之一條生意貫徹連絡於其中而無間也猶績成繭到抽繰時只一絲絲聯不絕耳此一貫之地也人身血氣之周流其行無迹其至不知隨所靡着遍體皆是仁之行也亦若是而已矣到此田地德盛而神足以化人矣故曰君德也

通節當以仁行句爲主

按寬居有二義有寬大之寬即張子所謂心大則百物皆通之說又有寬裕之寬乃從容優游無急迫助長之意楊誠齋曰仁行即

言德且如此看

天行也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程敬承曰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從寬居說到仁行裡面來此精一宗旨慱約全功也君子學問工夫專為求仁而說仁以行之不是將仁去為行只是心無私欲便自流行無間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按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此二爻宜合解○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

不中只在爻位上見不在下文上不在天等語正是不中處

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無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

九三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正言其居上之下下之上當事任而為危地也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中來也能惕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聽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其舉動不可不慎耳或之者擬其迹疑之者揣其心○按三之能惕既從重剛來則四之重剛似於疑字貼不去不知四之疑正對躁妄說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三四皆言重剛明其為乾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節就大人二字極言之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俱在功化上當以合德一句為主先天後天下面第抽出言之重在弗違上非合德之外另有先後天之功也天地言其主宰鬼神言其功用覆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生息無私之謂序禍福無私之謂吉凶○唐凝菴曰天地之德本諸乾元日月之所以明而不蔽四時之所以序而不忒鬼神之吉凶所以不爽皆資乾元以為之者大人既全體乾元則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皆在資始得之矣奚待合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天不能違乎大人

天地不在形体說

後天承文來

也或後天以立政則大人亦惟奉若天道而已何也我得其所以統天者則天固不能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況於人不過天之所生鬼神不過天之功其能違之乎以之理幽而鬼神其依以之治明而物各從類固大人之餘事矣

○吳因之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將他橫衍直檯與天為一故分別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其他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有則曰後天總是見得大人即天天即大人

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歸震川

曰有聖人言之皆從其心之欲初非有所因襲故曰先天自天而言則皆其自然之理而聖人奉之也故曰後天知郁子曰思慮未起朕兆莫窺之際曰先天幾微既動形迹既著之際曰後天彥陵氏曰先後總是一天本文自有分辨天弗違處即是先天奉天時處即是後天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人所易明彼以亢致悔者往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語云身在塵中不見塵此語最有味○馮厚齋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

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則亡矣無民無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按此節全以知字作主然不失其正四字正所以成其知處盡進退存亡必亡便不是聖人亦有能知之者只為把利害兩字做了主張憑他會算計只是利害以內的意念只是利害以內的處法利害越算得明白胸中越成障蔽聖人只據理處置毫不置己私於其間進存不失進存之正退亡不失退亡之正貞元之用如環無端非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不能故再言聖人以贊之○胡雲峰曰天數中於五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於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

九極復聖　卅陽卽自　下亢元之　蓋

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潛而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而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知

附或問何為退亡之正彥陵氏曰如堯舜受禪伊周復辟何嘗不退何嘗不亡即此便是退亡不失其正若認做以退為進以亡為存便只是莊子退一步法⊗此處最宜細辨若當進存之時逆計其必退必亡而先為之地即此便是怙勢營私的念頭其所為退亡者正知於進存者也前所云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者正是這等人聖人所為不失其正者當進存時只據理所當為時所得為分所宜為的事未嘗不猛力向前未嘗先留一着以為退

知要之道理訣如此即此便是退步及至時至事已把經天緯地的事業一擔收拾無一毫留戀無一毫感慨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一般此之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今人只知只是進存不得其正所以退亡不得其正

總括 按六爻一元亨利貞而已初之潛元也二之見三之惕亨也四之躍利也五之飛貞也至上之亢則貞下起元矣合之六爻為元亨利貞析之一爻自為元亨利貞無時無處莫不皆是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據此說則四德就人事說

按坤只是調至順到順者原無窒礙故曰亨亦只據順之分量所得為者說牝馬之貞不必插入健字只是守這個順到底謂是德蓋到順者原無不順也君子有攸往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從人則不失主利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所造作之謂正對斷制看不是財利之利西南東北不必拘定方所但據陰之才力行得去的便是西南行不去的便是東北安貞句總上文而言也只是宛如御順字

利在自己不力從而閑字從下

附參 鄭孩如曰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所謂四德即乾之德乃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者耳有終為德故曰利牝馬之

據此說則四德屬地

處說君子以下方是人事

貞加牝馬二字以明其與乾不同也君子有攸往以下則人之法坤之德也陰不為倡常和乎陽坤道從乾乾為坤之主臣道從君君為臣之主故先則迷而後則得其所主而利矣西南得朋者率類以從陽以人事君之道也東北喪朋者絕類以從陽濟群朋亡之道也此皆陰道之正而能安之所以得吉也攸往以下四德皆在其中而歸重於貞者君體元臣調元贊化而無成代終也○姚承菴曰主是人的主意主卻一個行所無事是坤的本等此三段似乎而實有次第先迷後得是教他守分之順主利又指守分中教其存主之順西南二句又於守主中教其守到底而無有亂其意向自喪其朋此三段皆是貞便有安的意思在

主利句因文言讀得當句故如此解然亦甚明二句解得極是

以主利說為正

附牝馬解 唐疑菴曰乾為馬坤為牛稱牝馬者從乾而稱之也從乾而稱之以見坤之不自為主也蘇子瞻曰能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順之至即健也

附前字解 按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矣故曰喪朋

附餘 朱子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稱陰半用故就前後言後了前一截就四方言後了東北一截○胡雲峰曰乾言利貞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亦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

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也○程敬承曰吾合觀乾坤而知天下事不可先物也天德戒於為首謂宜柔順者得之而先則迷後則得坤詞後然可見先之一字舉世所忌不獨陽剛已也

坤彖旨○按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鄭孩如曰資生者元也而曰乃順承天順承其氣而行之遂亨利貞俱中了含弘光大含弘者利貞也以含弘而為光大則由貞起元而馳到元亨地位也總之順承一乾之氣自始至終有常而不息者耳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

利貞。非專言利貞也。乃由柔順之德始物亨物而底於利貞者也。乾主於元，坤主於貞。君尊臣卑之分也。故下文應地無疆獨以安貞為言。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下面德合無疆，即從順處合也。順者一於從陽之節，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案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造化原無兩個元。坤元特是後乾元一截。至比不得大。大則無所不統。至只是就他的分量亦已到那極處也。正在乃順承天處見得。朱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氣至而生，即坤元也。不爭得霎時間。陸庸成曰，乾施坤然，所以傳布之物也。故方施為乾，施及於物即為坤。非乾既資始而坤方去資生也。始之之氣機在乾，而行於坤，施而資生，而即承其始氣而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玩乃字自見。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提順字於坤元。元統四德，則四德總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實配乾而同其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其所含可謂弘矣。惟其含之弘也，故其化之光，顯於外者大而無所不遍，而品物隨之以咸亨也。咸字從大字來。正萬物縈紛相見時候。陸庸成曰，坤之德合無疆，以其厚也。然厚而載物，何獨能亨物，時見之正

於萬物形形色色，乃可見坤之無不載。而所以載之者厚也。惟其所含者弘。故其所光者大。

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無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無疆。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渾淪磅礴，無減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諸內者也。故含弘光焉，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

附張中溪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無不載於坤者，厚為之也。博

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無疆。無疆即乾之不息。不息故可久。無疆故可大。○游定夫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無所不包。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無所不著。大言無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時亦主於藏。故元御醞釀之也，至成亨處盡發。越知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盡其厚德之所藏，非發越而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節專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只是引起之詞。柔順即順承天施之義。即此便是坤道之貞。須隱隱着收斂時說。當云坤之順天。

此辭行二無疆句正以明德合無疆意兩而徒意不重柔解利貞兌牝帶在君子身上說

以生物者直至各正保合而後已所謂順而健者如此君子攸行
而只是說君子體坤之德下節正是攸行處○陸庸成曰坤總利
貞而曰牝馬何取也由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由牝馬行地
無疆可識柔順之利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
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附解 唐凝菴曰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夫地隤然順而已何能承天
之施而合其無疆正以牝馬與地同為陰類其行於地中原無疆
界則地之配天者乃坤之柔順合德於乾健也此其所以利牝馬
之貞也藉非柔順之德足以承天則生生之機或幾乎息矣可退
以順從陽乃坤道之正以柔順為利貞則君子之所行也

附說 傳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
止也

喪朋慶是牝馬之貞○道字應家對馬說失道之道求出理言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南喪朋乃終有慶

先則迷而失坤之道後則順而得坤之常蓋乾本統天故體乾之
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得朋
喪朋而語正相叫應西南其類也東北非其類也知朋之何以喪
而思所以善其終則亦有得朋之慶矣君子求其多助故事不可
以孤立理不可以偏主居不可以離群動不可以遺衆○項平菴
曰乃終有慶一語乃孔子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地之交乎天臣
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傳主坤道說

按諸說有慶已從喪朋來與本義異

附說 先後 別解 揚慈湖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為迷迷為失道
為臣之主夫為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
序是為天秩是為天常坤後為順是為得常得常則利○經繹曰
失道由於先迷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乃為得常道自有常順
斯得常故曰知常者明

附別解 喪朋 傳曰東北陽方離其類故為喪朋惟離其類而從陽則成
生物之功故曰有慶鄭孩如曰無成代終坤之道也與類行者共
效其能以司造化之後終有慶者獨任其勞以終造化之功乾主
始坤代終坤之承乾臣之承君其道一也○金汝白曰喪朋猶泰
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則有得主之慶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之訓即從上文看出安貞與守貞不同即不習無不利意彥
陵氏曰安貞之人不曾倡先做事似乎無才能的聖人直以應地
無疆許之蓋此等人不是小可的大凡無才能的人安分而不敢
倡先者有之稍有可見之才孰不欲據胄爭先乃有才而能斂藏
不露安於分之所在無成而代有終決非輕浮淺露所可到也德
器深厚真與厚德載物者一般故與地之無疆相應○丘行可曰
無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無疆則地亦無疆君子能法地之無
疆則君子亦無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無疆
而已矣

唐疑菴曰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子為之主本於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而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也鄭孩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法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勢字作力字解

〇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李氏閑曰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〇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騰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無疆與地何異〇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諸子相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荊棘並生封山濬川者不以為德

薪山埋谷者不以為怨地之厚德也不屑屑於賢愚貴賤之間不總總於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至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之君子之厚德也

此爻只是要人防微意

〇初六履霜堅冰至

潘雪松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徵坤始何以象履霜陰主殺也履霜即知堅冰之至其初不可不慎也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〇蘇子瞻曰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他意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字壞了許大字說文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彥陵氏曰履霜堅冰四字不可忽過當云坤之初象止履霜耳而即繼之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凝也漸積之而至於盛則為堅冰而不可制矣危之之辭

大即乾直方上見

〇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姚承菴曰直方雖分內外方又本直來人之生也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無不方直方則大不習無不利矣此是一串語傳曰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

道也〇蘇紫溪曰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是之謂聖學

唐疑菴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圜坤則效之以方德合無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而無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楊敬仲曰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不習無不利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蘇子瞻曰夫有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矣故曰不習无不利〇馮厚齋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

道總言德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葉爾瞻曰直以方者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於內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性體全在動處見得地道光是贊聖德之妙亦承動字意說來陸庸成曰直者順之極也稍不順即枉如其枉而出之則加直方故大不習者大而化也化故光地道含萬物而光化○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知無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無不利夫無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居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六二純乎坤道則天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章字舍字重此二字一又之全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按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則露才揚己最是薄德章美而能含厚德士也含章則是可貞與利貞不同或從二字俱有意或者時至而自發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謂無專成正是含處代終乃無成的作用總是得含章可貞意陸庸成曰无成有終非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也無成即相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都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也
○三有陽德為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為含章
鄭孩如曰含章非韜其章而不用也乃善則歸君而不有其名耳故象曰以時發也非不發也含章之道若何無成有終是也創始

光大渭見浮明大渭見浮大此二字已替其

由我結局由我是之謂成君主其始我代其終是之謂無成有終
○按成字上加一專字為訓未自然蓋事全局俱由我造則成功獨歸於我若他人開端我受指揮而終事焉則功歸於人不敢居始之名而以歸之然是謂無成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托名於韜晦而生規避之念也故特以時發二字表之發與含似相反而不知以時而發義正是善含處或從二字正跟時發來蓋其所含之章昭灼赫宣故以知光大解之要之惟知光大者乃能含晦淺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含之則為章發之則為光大程敬承曰象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總之重含意也
呂東萊曰傳云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雖强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關防加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按陰虛能受有囊象重陰閉結有括囊象无咎无譽都是好處惟無與故無咎○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則有時而發括則無時而出矣老子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括囊不徒在言語上緘默一切經綸俱韜藏
不露王輔嗣曰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
程敬承曰无譽非是惜之之意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
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
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疏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
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陸庸成曰陽宜在上故乾以初
為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為無用之地曰潛曰括其乾坤
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柢是者與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彥陵氏曰君子身處亂世不求有功止求無害惟愼可以不害囊

之所以不得不括耶術露其華光人得而物色之矣榮我名者安
知不殺我身乎象止言无咎以此李除山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
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德而中德之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夫天玄而地黃黃
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裳原是坤體故六五雖以陰居上位而寔
不失乎坤道其獨稱元吉以此○按中順是一意非以中為能生
順也五只是個中帶順以為言者坤體本順而五中德故合而言
之曰中順非必以中貼黃順貼裳若曰五有此中順之德必不自
恃其尊謙沖以為理云耳游雪松曰黃者坤土中央之色裳則法

坤為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蓋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
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
德之至元吉之道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蘇紫溪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
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
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此所謂著履霜之禍於其終也不言陰與陽戰而言龍戰于野與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曰龍戰非陰

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當度也畢竟陽為
主陰為客夫陰而敢與陽戰目中已無陽矣然而既至於戰勢必
至於兩傷而玄黃莫辨矣陰亦何利之有哉

馮厚齋曰以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
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陳天德曰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
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
○或曰其道窮正明所致龍戰之故陰道至於底極龍自不容已
於戰矣然而馴致其道者誰也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高明者易亢故無首則吉沉潛者易弛故永貞爲利永貞者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而不息便是永貞即牝馬之貞是也善用其剛曰用九順而能健曰用六

胡雲峰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彥陵氏曰終不與始對衡言結果蓋陽大陰小定分也然未有合於正而不大者若能永守此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更無分別其結果處豈不與乾一般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終不失乃順承天之意

附解 別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爲首是無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無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爲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程沙隨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本所以大終

提論 吳因之曰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稟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始終一毫不起如這事未該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輪到自家分量上便會趁時若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種異人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爲統坤重貞以貞爲要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爲貞故曰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斂明矣

文言準旨 胡雲峰曰乾文言什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

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陸庸成曰坤作成物故文言從坤貞說起然亦不必泥定看節釋貞次釋利又次釋亨及末釋元也坤德維厚凡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總是承天之施故特剔出一時字至柔至靜坤之厚德也有常者柔靜之不變也含萬物者柔靜之所蓄也時而動剛德方時而後得主利時而化光則此至柔至靜者順馬無拂惟是承天而行可以盡坤道矣坤道盡於一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無專成曰柔柔之至者具有個剛在承乾而動氣至即散更禁禦

他不得。此就無專成中能效用者，言無作為，曰靜。靜之主者，具有個方在。承乾之施，因物各付，更移易他不得。此就無作為中有完則者，言剛即柔中之剛。剛乃見柔之至耳。方即靜中之方，方乃見靜之至耳。蔡虛齋曰：此是什北馬之貞，須切成物時說。動非動闢之動，氣之入機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是柔靜之至處，不是柔外又有個剛，靜外又有個方。

附蘇子瞻曰：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員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為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

無專成處，即是後得。無作為處，即是主利。曰後得，曰主利，何其柔且靜也。然柔靜有常，而不變，則剛而方矣。○利竹山曰：坤何以後得主利耶？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陰不得而專主。居後有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主利也

附辨　經繹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湘足。彖著先迷，不著主利，不正言後得，獨以後順得常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入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渊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剛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躍然

此說後得主下不必添利字

含萬物而化光

此什坤之亨。重化光一邊，而必先之以含萬物者，不翕聚則不能終散也。伊繼山曰：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含非斂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耳。若說是靜翕，則涉利貞時了。而以亨接利貞，把元放在何處？○含萬物，貞元之交也。坤之所含者何？乾之氣也。以其所含者而為化光，故曰坤道主藏也。○氣機未到，含藏不泄，何其柔且靜也。而氣到則光著，而不可掩，則剛而方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節將順之一字總結上文，而承天時行正是坤道順處。彖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健，而隨天之時行，正與彖互相發。○坤道無成而代終，不可先乾而倡始，不可後乾而不應，時字內兼此二意。蘇紫溪曰：健順者，天地之大分也。時者，天地之大機也

天氣未行，安得而先之？天氣既行，安得而後之？然謂之承天，則甚柔且靜，而謂之時行，則甚剛且方矣。蓋地道也，臣道也。○彥陵氏曰：靜柔坤之為體，順者坤之道，道即坤之效用處也。坤元亦統四德，故究竟只一順字。

諸子相曰：柔靜剛方，順而健也。以其柔靜，故居後含萬物。以其剛方，故有常而化光，順承天而時行，則剛方者不失其柔順，而北馬之貞，亦守其順以為健者與。通章只一意。

附辨　慈明曰：得陽而動，布施四方，剛方則健在順中，是北馬之貞也。坤不為先而居後，其後也，乃得乾為主而有常，是其利也。坤靜翕而能含，其含也，乃含萬物而化光，是其亨也。然則坤道其順矣乎

此說甚明　附以待考

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時未至弗敢先也時可乘弗敢後也是
其元也順之未嘗不從此坤之所以合德於乾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
氷至蓋言順也
彥陵氏曰聖人說是一漸字然根苗俱本於所積故又分出善不
善而務以提醒人不徒曰辯而加一早字蓋待臣子萌不肖之念不
然後去辯其辯已遲惟在自家身上辯其所積者果是善果是不
善則慶殃分矣夫不在自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
其弑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嘗有而聖人特戒於初者甚

小人之罪也而歸本於善惡之積其所以戒君父者深矣
呂東萊曰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鑒則蟻聚醯酸則蚋聚
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無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
彥陵氏曰餘慶餘殃必之於所積而特發於坤初德莫大於陰禍
亦莫大於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二句是說六二已成之德工夫全在敬義二字上
其正其方解　按直即是正方即是義聖人特借正義二字形出直方之
妙不分兩儕無所回互之謂直指其動念處言也而本體原無回

互立亦違如其本體而已故曰直其正也纔然不易之謂方指其
應用處言也而本體原自有其裁制之宜方亦違如其裁制而已故
曰方其義也此只據見成說○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
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
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
直內方外解　按敬義功夫不是直方外又有所添設亦不是以敬去直
內以義去方外內本自直患在私意為之壓撓敬則本體自是當
握直者不失其直矣故曰敬以直內外本自方患在成見為之偏
執義則妙用神於時措方者不失其方矣故曰義以方外○不惟
以字不着加即敬義二字亦不着加如云內何以直只主敬而內

自直矣外何以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
而曰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
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寸區處停當毫不差謬
是為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
德盛矣
不孤解　按敬即義之在內者義即敬之在外者敬義原自合一的放
倒一邊不得所謂立者不徒內外夾持更自有術理道理不孤二
字解大字即在四字上看出○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
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腳不住內直則勢引不沮外方則移
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朱了

曰、二者相夾持、要放下處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疑字解　按疑即疑滯之疑。行字即六二之動的動字。學習功夫。專為
未見本體者說。若功夫到純熟地位。則本體毫無隔礙。直還其直。
方還其方。大還其大。何疑之有。○鄭狹如曰方其敬義之初。敬有
矜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利。惟工夫夾持。日純
日熟。至於不孤之地。敬然其意。義然其迹。從心所欲。任運而往。行
何有疑礙。而何有不利也。
附錄張陽和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個。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
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個克己復禮。語仲弓。便有兩個敬恕。
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无成而代有終也。
按弗敢成三字。正原所以含之之心也。當以含之以從王事為句。
若依胡雲峰以陰雖有美含之為句。則以從王事上。反費轉搭。○
弗敢云者。非其才之不足。乃其分有所不敢也。文言有終。此曰代
有終。則併其終而亦非坤之所敢有矣。所為弗敢成者如此。
楊誠齋曰。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
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弗敢成者。有懼心焉。成
功而能懼。可以為臣矣。而之不矜代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故兩若曰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
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陰遇陽則為泰。陽遇陰則為
否。陰遇陰則為閉。陸君於曰。天地變化而猶言草木蕃者。草木得
氣之先。蓋無情者先通其應也。天地閉而猶言賢人隱者。賢人見
幾明決。蓋有識者預覩其微也。賢人難進而易退。惟其難進。故當
其治也。草木既蕃而未出。惟其易退。故當其亂也。草木未凋而先
隱。
呂東萊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
氣至即應。間不容髮。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
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
賢人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
按三節是一意。極是贊中德之妙。不是前分後合。亦不必拘定中
順二字分貼。正位句貼根黃中通理來。言有此中德。則其正位自
不居於驕亢。而居於下體也。美在其中節。又和上二句來。言中德
具於內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莫非是物。則其美誠至極而無以
加者。總是一氣語。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德在內。無可名象。特著通理二字以表
其蘊。通理黃中處自通理也。通言其有脈絡。即應周流無滯。理言其
品節分[illegible]然之中有燦然者在。○按通即貫通之通。言其圓融

以化無拘滯也通疑於混淪而又脉絡分明總之是個黄中之德也

蘇紫溪曰黄土色居中是欲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正位居體

穰正位多不能居體以勢分在我易生驕亢也正位而能居體矜爵自修之意絶不形於動復之間為上之體宜如此也有此中德自能以此為居此正帝王執中之治

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主而不御下有體者體乃條條件件恰好正

當之謂亦居中之體也本義下體下字不必泥陸君啓曰中德之人雖處位得勢而熨帖妥當不居於首不止於貪而居於體猶語所謂體貼體恣皆此義耳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節繇和上二節來黄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精神森然其經綸森然欝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無美為美乃為至美○是國之曰四肢事業皆發於心心既中心之所發據者何得不中其暢其發自不容已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心貫德業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至哉葉爾瞻曰坤以順為中中德自順非有二也中順豈

即傳文中石達于理之意

所在中一般美

可分内外言美為中德即是順暢發為順亦是中美曰至此坤德之至合乾之大矣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盖内直外方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黄中通理本於内直外方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内直外方是内外夾持而致其力到五黄中通理則内外貫通無所容其力矣

附異鄭挨如曰象傳曰文在中也以在中不自炫耀為義此則言其有文在中終不可得而閟曰通理通理者通於脉理也中者虚也虚中含靈晶光内輝豈竟埋沒終隨其脉理而通顯於外暢於四

肢發於事業即通理也美在其中美即文也陰麗於陽是謂文章六三含章而曰陰雖有美含之六五文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中也乃人之根本命脉處也人身之正位人心之真體也黄中是為正其位而居其體矣美在其中而能暢能達所以為美之至也舊說添順字來解而以正位居體為釋裳義於居體二字之間又添個下字似支離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張雨若曰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黄雖明陰之無利於抗陽玄黄分見

陰陽定分。終不可淆。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

按此節當以首句爲綱。道其變也。而末以天玄地黃句收煞。見淆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疑者相似之意。玩爲其語意。無陽如無君之無。當屬陰說。鄭孩如曰。謂不曰戰。陰與陽交戰也。交戰而獨曰龍戰者。是時陰處其盛。目中已無陽矣。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獨稱龍爲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爲敵也。彥陵氏曰。故稱龍。不是存空名之說。蓋世界原不可一日無陽。即當重陰固結之時。若無一點眞陽。如何收斂得住。如謂止存空名以扶其衰。則與之戰者。當是何物。○陰而敢與陽戰。忘却自家本等矣。故聖人以未離其類點醒他。謂之曰血。則受傷者反

在陰矣。○血曰玄黃。是陽之正色。爲陰所汚也。故曰。雜。天玄地黃句正要本雜字看出。當其雜也。玄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卽雜之中。玄者是天。黃者是地。斷斷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所以欲無陽而陽亦不可無。欲自離類。而類卒不可離。止可冒其相似之迹。混亂宇宙耳。陽得以申其罪而伐之矣。

胡雲峰曰。上六六三皆揭以陰之一字。蓋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爲鈞敵矣。天道不可無陽。故稱龍於戰。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辨也。

拙論　按天道有陽必有陰。原相爲用。然陰之爲道。利於逆陽。不利於

抗陽。坤道可謂至順矣。而順之變反爲逆。故聖人深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大防。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亦不可不知坤道。

上經說統卷之一終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二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按卦震動而遇坎險動而遇險動而未暢故為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闢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夫險中能動自不為險所束縛故得元亨而聖人又慮其躁動妄為僥倖以圖萬一特設利貞之戒勿用有攸往所謂寧靜俟時即此便是貞處無而昏蒙然治屯之法莫先於正名定分故曰利建侯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正所以善用其貞屯之所以得元亨者以此

傳曰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楊誠齋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張中溪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胡雲湖曰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亦猶蠱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陸君啟曰貞所該者廣或行或止一經一綸皆用貞勿用有攸往則直戒其無輕動也吳因之曰不貞非獨自有此苟且以急躁不能寧耐皆是胡雲峰曰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

彥陵氏曰既曰利貞又曰勿用有攸往此語要看得鄭重蓋屯難之世庸愚固束手待斃乃豪傑自逞其才往往急於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人以勿往二字止之正當英雄馳騖之秋而忽

收其壯心猛氣於寧靜之中有不動動固勿滅矣此是濟屯的第一義陵所謂利貞在此所謂元亨亦在此勿輕放過

附餘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正天下之不正也鄭彼如曰開屯之道必具四德而後可也既開矣當靜以綏之故曰勿用有攸往以元氣未完也

外建 按卦爻建侯之義有謂卦詞通論一卦侯乃他人爻辭專言一爻侯乃自己不知卦爻所謂利建侯者俱指初九主建侯者即主濟屯者也此侯當草昧之初即是濟屯之主不曰君而曰侯者尚有九五在也猶泰子嬰未降而漢高猶稱沛公也然則無論卦爻所指為建侯者一也顧筮者為何如人耳若是自己為君者得之則謂建已為侯亦可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謂建人為侯亦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按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中溪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此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

陸庸成曰泰者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則剛柔始交而難生何也當天地絪縕萬物初生未有人焉以經綸之故天造草昧險阻多端如洪濛世界蕩蕩懷襄之際是為難生曰屯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亨貞[illegible] 見不可以 動呢亨以 居中呢貞

全重一動字在險能動只其才足以有為矣而惟其動在險中則
有才之士正慮其苟且以赴功名之會故大亨而必利於貞蔡虛
齋曰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耶
吳因之曰屯難之世正可見聖人大手段人情值此時大都事求
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一個守正別無奇謀秘計據其
在險能動豈不是那掀天揭地變化若神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
苟且了分毫終不落權謀套裏所以異於功名之士者以此
附解 別龔汝修曰乾坤始交而人道立焉人心惟危難所由生也一
陽初動則乾為君而坤從之危者平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可
見道心只在人心裏面道心動處俱從險裏出來雖堯舜能無兢

業乎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句只就本象說天造句方從象說到世道上滿盈只是鬱塞
底意思屯而未達之象此正天地始造之時草雜冥昧無主乃亂
宜建侯以為收拾人心計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
為安寧可也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事也事業所當竭心力輔真
主以爲之不可如漢將一立更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
後可以大亨貞
按震象雷坎象雨若使雷一而雨下動即宣洩惟雨在雷上一滴
不滿故其動也而意充塞於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也鬱結之氣
未通是以名屯
姚承菴曰雷雨之動滿盈只形容得個天造草昧的字不曰天運
曰天造造者始初造出之謂也象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
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按經綸俱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絲之意潘雪松曰經者
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為以解世
之紛結者雲雷也則醞釀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綸容則謀
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稟而政
馮文所曰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發綸者理其緒而
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經綸之事豈一人所獨就哉所以利建侯

也
要得此意
呂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
經綸時節洹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
也也○郭子和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也在下為雨故雷雨解

[illegible]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姚承菴曰初九陽居動體本是能濟屯的人但在屯難之初動乎
險中於理於勢有未可輕遽為者故周公教占者且須盤桓莫輕
於自試方可有為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如此居貞的人眾共
建為侯則可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出險就夷之功故利此爻詞一

盤桓即是貞字本之習來矣

措說可從矣

氣說下利貞勿用有攸往是亨也第一義利建侯是亨也第一事

初陽在下為成卦之主故特發於此○按盤桓難進正是不乘利擇便的念頭即此是貞居貞二字聖人正從盤桓點出示人而習辭以為盤桓則易失所守故又利於居貞反多一轉利建侯正指遽筆忘貞的人衆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濟屯難而致太平而習辭又以為初自建為侯所以與卦傳不合不知卦所謂利建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所謂利建者其人也初之才德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

程敬承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

呂東萊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驟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桓說謂以剛為戒乎

陽貴陰賤一陽在二陰之下故曰下賤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彥陵氏曰按行字正對居字說然語意却從磐桓來據初磐桓雖進似乎無志於天下的不知迹雖磐桓志在行正故不得不居之以待時耳下賤即從志行正處看出天地間至貴者德德既在我多挾之以自尊自重自私自利而初志在行正則未嘗一日不在斯民民心安得不歸於我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之時則易然也

虞字有兩解此解作虞人之虞

六二也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與五自是君臣正應但乘初而受其制其勢不能以自遂故為初所難曰屯也難而不得進曰邅乘馬班如正申屯邅之意然初之求二不是要害他欲為己輔以濟時艱耳此是人情所難却着着此句見如了不字之難着十年乃字句見如了不字之堅○吳因之曰乃字十年字俱要玩蓋人情意氣有而激一時纔能守正至於時日既久一邀懸懸不改一邀奮無餌合之期如何不要絕望了轉趣念頭故言十年乃字以堅之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剛不是論他德只是據二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應本是常理為

初所難便失其常了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固然幸之也彥陵氏曰夫理之所在雖十年必反君子第患守正之弗堅而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彥陵氏曰大都君子志在濟屯要本領好又要人幫助然後可以出身犯難以圖成功六三正犯此戒不自量度而躁於進非惟無益於屯而身且不可保矣猶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者然夫當此之時利令智昏即將害在前而莫覺然妄行漸以取困其幾不在既即之後實在未即之先君子見幾止有舍去一着若不舍而往徒取困窮然則往而得吝何如舍而弗遂之為得也○吳因之曰此爻一幾字最緊歸幾字與辯之不早辯辯字相似幾正是辯處

此解虞作虞人之虞

三爻既困於林中其着者也當其無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迎其微物也幾不在着而在微邪正路口全在乎此然此幾原非難見只為心有所迷當面挫過故象從禽二字點醒他

趙汝楳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無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鹿善走險逐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於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迷於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胡雲峰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利居貞循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則喜其不輕動三不中正上無應而妄動取困必矣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如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之謂從字重看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雖無應而不免躁動此正無虞之由從禽便是即鹿鹿者功名富貴之喻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吝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彥陵氏曰四已入坎體身任濟屯之責矣然且欲進而不前者病於才之不足也夫濟屯之必藉陽剛明矣初為正應居貞俟時我不能屈己以求之彼安肯為我用乎惟求婚媾而往則吉无不利大臣正不必諱求之名而求乎以待賢也○此一爻要緊在求之

一字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象曰求而往明也

呂東萊曰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彥陵氏曰惟求而往方可謂明君獨任以冒險遭見其愚而已矣

此解大小作大人小人上說本之楊敬仲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鄭孩如曰九五坎體有膏潤之象而當屯之時為屯其膏者也乃吝嗇而不施非欲施而不得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人君之宜也故小人以此為貞則吉大人以此為貞則凶言無以亨屯也初方以貴下賤而五屯其膏寧不益成初之為屯主哉○程敬承曰君

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之屯膏之九五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民心為本膏既屯矣則何以收拾人心而能濟大事乎程竹山曰小者必貞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不可為也

此解大小字貞字作常字

陸君啟曰膏不可屯也其於節恩澤塞寵倖小處為之可耳印刑赦不忍與人卒以此失天下鹿臺瓊林之積竟何有哉以此為屯而施之大未有不凶者○姚承菴曰九五本有可施之膏而屯歛不發是所謂聚財殖貨之君也於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來無而意

又是一解

倪伯昭曰此爻傳引魯昭為貴卿公之事明之謂威權已去而欲[illegible]正之求凶之道則大貞如振綱常正名分撥亂反正之事小貞

是政事之小無關於成敗吉凶者

彖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未光全本屯字來膏澤不下民與其道大光者異矣夫有膏而不施乃人主之自為屯耳○張中溪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為二陰所掩如雨為密雲所蓄故施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呂東萊曰亂極則當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又曰何可長者蓋也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而件更不容停待○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

漣如泣貌蘇紫溪曰四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邅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才不足濟也徒悲何益何可長備云豈是久計

總論 按凡卦之所以成者必有所主此卦之所以成為屯者以動乎險中而初為震主乃其所以動者也故此卦以此爻為主五雖陽爻不為主矣惟主在於初故衆利建之為侯而諸爻之不從乎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婚媾而往則吉無不往也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凶已此屯卦六爻之義○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於子地

此童蒙之所以言也潘雪松曰蒙者人之初其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故下個求字初筮初字最重蒙之初心惟一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不告亦非不教正所以發其憤機貞是童蒙原自有的教者但養其良心勿使壞於邪耳

附解 別楊誠齋曰未達而求達也一問荅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荅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知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

楊止菴曰坎為水為瀆瀆者衆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有所混淆不能如初之專一則再三矣故曰再三瀆

附餘 胡雙湖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爻蒙在坎之二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按此二句程傳作一意看謂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本義作二意看卦象山下有險上既峻絕難棲下復坑坎不測這是蒙的象卦德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裡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這是蒙的意

彥陵氏曰細味二句山下有險句正是引起險而止句故下句緊頂上險字說來要貼在蒙者身上去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

𠩄於丑人生於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為混沌之民故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也故曰草昧蒙非私鋤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也故曰童蒙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鄭玠如曰物生必蒙有蒙稚蒙昧二義蒙非其無知識也混沌未鑿純一未散而一點真明固於其中可以養者此時而不可以不養者亦此時明者之知識非能有加於蒙也人性具足真明不乏元有可亨之理而九二剛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往教迎機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利於正教不以正則亦不可亨也正者啓之以真明不散其渾一之樸而益之以外至之照也山下出泉方其未有所之可以疏導若其支派既定不可以復反矣蒙而未明固有時明明而用之於非正遂與聖人分途謂作聖之功在此詎不信我

初筮再三只是形容誠不誠

按亨字雖說蒙者不終於蒙然寔在發蒙身上說匪我以下皆發蒙事蒙之上加一童字便見蒙是好的所謂利貞者只是保得蒙之初體而已貞固也固守得這點真心便自可亨之理○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於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

蘊而內艮為止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所陷溺故成其為蒙而蒙字要有着落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按本義可亨二字最有味蓋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蒙自有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下文俱是以亨行時中處

時中解 馮厚齋曰當其可之謂可陸庸成曰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求其辯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淺深而各隨其候之所至下文養字正從此時字看出

應只是五之志應

志應解 呂東萊曰蒙之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剛中解 陸君啟曰不徒剛也而且中未發之體無心之機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則應固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也故曰初筮告

[illegible]蒙 洪覺山曰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反曰瀆蒙何也凡人

泰巳指發蒙若說功只功夫不說功效

初心旣誠再三之心即瀆心也心有所混淆如能靜以待之術亦可清之理彼既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之於一矣故曰瀆蒙呂東萊曰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之則彼將入於擬議測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吳因之曰再三亦告則不惟目下所告者不能領畧從此便只指望從耳根入終不發憤終不精思

養正解 全要重蒙字發揮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特於內異說交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

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總是聖功○程敬承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陸庸成曰就童心可詔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

王龍溪曰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撓雜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人愈遠矣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廢絕從混沌立根充養純氣

果與育內外交養功夫行之亦得於心則是德

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脈絡

張南軒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游廣平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必行雖險必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

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

按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真體已如人在赤子時節故曰蒙

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蔡虛齋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王伯厚曰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有味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刑人即朴作教刑意

此只擬蒙之初論個教法訣如此初字最重○彥陵氏曰發蒙者
發其初心也以六居初稟質雖非強明而世味未深真心猶可開
豁發之之道者不儆戒他一番終自流於玩愒既儆戒之後又必
從容以啟其自悟之機利用刑人又用說桎梏方是以亨行時中
處若徒執刑人以往則失敷教在寬之道矣故吝蓋君子不能化
小人終是教法未盡善耳
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
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所說觀
其後則養之意自寓於法中矣○鄭璞如曰用刑人果行之道說
桎梏者育德之道

納吉字只是無人不被其教意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周用齋曰正法者明刑以弼教也使之有所嚴憚檢束而不放於
禮法之外也謂之正者懲頑而不縱弛之意○程傳曰發蒙之初
遽用刑人然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
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當發蒙之任其德剛而且中正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
發蒙全責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是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
之言道也納婦者又從包蒙中抽出一項言正所以明包蒙之意
天下至難教者莫如婦即婦亦納之於化誨中真所謂有教無類

克家只在致君上說與常解異

曲成不遺故而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君子能包容天下之蒙方
盡得敷教之量能造就天下之蒙方盡得設教之心克字要味
楊誠齋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
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胡雲
峰曰此爻取具三義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
與納二處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
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者二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立而善人多接不但
禮貌直是順以巽之之謂此正見五之志應處○質卿曰人之至

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
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蒞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
蒙者之不能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彥陵氏曰人生而為氣稟所拘則蒙之真體猶存故可發可包甚
而可繫以利欲汩其真心則不成其為蒙矣故曰勿用取如下文
正明所以勿取之故納者無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蘇紫溪曰蒙卦凡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
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

乎。性。者。也。

六四困蒙吝

陰。質。陽。以為明者。六四質既柔暗。又無師友開發。困於蒙者也。不曰凶咎。而止曰吝者。蒙體猶存也。此是開發語。要他交求通困之法。張中溪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質卿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餘亦字妙　餘用字妙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彥陵氏曰剛明之也有實德足以開發人。故陽稱實。夫惟遠實。而蒙始困。知其親使之遠哉。大凡人情狎則相近。畏則相遠。聖人提出一獨字。以振其恥。

六五童蒙吉

陸君啓曰、童取其未失赤子之心。非言幼也。目以點障。耳以挖聾。混沌以鑿竅死。故有知不如無知。漸開不如未發。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顓鄙夫之空空。希聖希天。全在此處。故吉。○楊敬仲曰、六五象童蒙。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柔正應剛。是志相孚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艮為少男、故有童象。○此爻以沖幼之主而聽師傅之訓。如成王之遇周公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所以為童蒙處。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人。爻言其未雕琢之體。象言其能聽受之妙。不得將聽於九二意混入爻中。附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無可成之理。六五兼巽順之德。所以成其為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也

治蒙過剛、為擊。非必真加擊也。夫不曰發蒙而曰擊蒙。已是為寇了。聖人欲轉移他。又發出禦寇一意。為寇者責以所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者。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為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有利有不利。顧所擊何如耳。

附 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象。細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耆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當嚴刑以懲之者。故利用擊。擊則有所畏而不敢縱惡。是不利為寇也。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不然。懲之不畏。治之不悛。禦寇者又何利焉。如成周所謂移之遠方。終身不齒者也。然則以禦寇待蒙。豈司教者之得已哉。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雲峰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之順順在施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在受弟而還其所本有或曰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而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係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總論 陸庸成曰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具而領知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習之源即止之處蔽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滑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故狀蒙之象則曰山

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流於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程敬承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喻養之弗入則用擊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機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漓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按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經繹曰物始生為屯天之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王伯厚曰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徼蓋徼者去其不善而徼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需者寧耐之意大抵陰每躁妄而無恆剛多沉毅而有守故卦以乾遇坎而成需夫勢到不得不需地位常人亦自束手坐待但其心不能實安於義命即此計較趨避的念頭本體便為障隔故必有孚然後光亨而行險徼倖之事斷在所不為矣何貞如之貞所不妄動以乘危時至機來自然可濟而得吉而涉川亦無不利也涉川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鄭孩如曰坎體中實實有孚象凡世人所為需者只為勢不由我實心中怔忡非出於情須實能需者不但看得理數破亦自涵養得到實自脫然無累故曰光亨蘇子曰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此句極妙凡人不能光亨者只為個些子在不能脫去脫得去則以此身置之華堂枳棘無所不可豈有不情願意思心不為物縛則形不能拘此所謂光亨所謂出於形器之表也心非閒暇智計不生光亨原有利涉之道然人事却又當盡故亦必貞乃吉利涉大川是吉也坎有大川之象利涉則乾之需者於是乎進矣

蘇紫溪曰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夷

靜剛健極是

然忠雖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乃所以能需處一真為主篤感不入光亨者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者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點出險在前三字見得時所當需然非剛健則不能需可見險非能困人躁進者自陷於險耳惟能需故不陷惟不陷故不至困窮聖人以義斷之卯非以智功為規避也此句正是說需得妙處却不動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

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吳因之曰聖人之濟變人但知他後面一段功業非有許大力量者不能辦却不知起初難端方發時豪傑皆奮臂從事聖人挾了冠世經綸又切痌瘝乃身心慮乃獨於洶洶擾擾之中凝然不動此非有拿龍縛虎手段如何按得定故曰剛健而不陷見非陰柔者所能

附陸君啓曰剛健之人氣厲志猛本是想他犯難而此卦却能需而不陷則無困窮之義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剛健故不陷也玩而字語氣可見此係什卦名義見不陷處方是需只是不得不止不名為需

正中不必說此乎貞

需俱在君子懷才德而未施上說更高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道盡於乎貞惟剛健者能不陷正中正所以善成其剛健也點出位乎天位一句見得人之能需的多是勢不在我位乎天位則勢足以自逞却有中正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囂此其所以能乎貞而善其需耳利涉雖就乾健取象然其意寔承乎貞來本此乎貞而往自不至於犯難而有功矣有功正在能需處見得

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乖重孚

貞者俱謬○蔣仰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方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彖曰雲上於歟君子以飲食宴樂

傳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鄭孩如曰繫詞曰需者飲食之道也五爻曰需於酒食而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皆以治道言分田制產予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陸君啓曰雷迅風遠電閃雨驟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係

者惟雲而已故以為需之象陰為腹坎腹中實多取象於飲食宴樂以言其飲食之安樂猶所謂飲食衎衎者也凡人利害得失迫於其中經營趨避皇皇常若不及一飲一食俱不自得能需之人從容閒靜無營無係朝饔而夕飧胸寬而胃平梁雉嘆其時哉羔羊讚其委蛇其為飲食衎衎宴樂如之特借此以狀其需徐自得景象耳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安取義哉

項平菴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吳草廬曰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尚遠於坎故稱郊置身於利害之外者但恐其自信不堅終始易慮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用恒只是寧耐到底之意无咎總不偏於難也郊字從初來恒字從九來葉爾瞻曰恒字即乎貞二字需之時實能需為恒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故皆用恒字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耶我常者即吾心乎貞是也行不犯難則乎貞到底不失常固常變亦常矣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難字作難易之難解

附賀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便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易而行之無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雖犯難而不顧耳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是虛象小有言正是需于沙的正意二去險漸近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以其剛而得中寬裕自處能寧耐以待其自定故雖小有言而終得吉彥陵氏曰自古豪傑有志於用世者其心未嘗不急欲見功往往因一言之不平逞意氣於一擊而奮不

顧身者有之故聖人以小有言一語點醒他見得在沙而能需即或議其無能或罪其坐視甚不可因人言而自動其心也蓋群小之議論正不足惜而吾惟寧耐以俟時終可以成涉川之功而得吉矣何必爭一時之是非耶○惟其需於沙所以致有言語之傷謂議其束手以待斃也而習解為小有言正是需於沙猶未分明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優險者最忌中無定主寬衍自如而中常不躁則自可保身名於而全矣故雖小有言亦可以吉終伊繼山曰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為寧耐也中即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姚承菴曰凡人一履危地躁急求免之心多寬裕自得之心少守義

安命而不急不躁便是實能寧耐之亦未有自蹈於險者初曰恒
二曰衍即卦辭孚貞之義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
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
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豈可需之地以泥為需終於陷溺而已病在過剛不中不能寧
耐之故則寇定自致之耳玩致之一字罪在三矣東漢之陳寔是
也
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

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迫之是水不溺
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
故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
為愈乎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
柔正或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
挽回之勢顧人力何如耳
閒敬慎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
敬前面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四居柔得正則能因
勢利導雖在殺傷之地亦能自然在穴中得出不止是束手聽
命其間必自有委的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蔡虛齋曰剛之能需知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
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只是從容安靜之義心無所躁競而聽時之自然所以雖入而
能出也就陽剛說需則能寧耐就陰柔說需則能順聽胡雲峰曰
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

與慎固處險之要訣

雖中需于尊位精求其為君耳不必置

九五需于酒食吉
陳天德曰九五陽剛中正需於尊位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其
於君道當為的已無不為矣至此惟恭脩玄默優游宴樂以俟教
化之洽風俗之美而已此五之貞也所以坐致太平者也何吉如
之

陳說為正

崔子鍾曰無為而需庶政之理無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為
需也貞也者去健羨黜聰明之謂也吳草廬曰萬物需雨澤人需
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
需於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取養天下之義成康文景得之

貞字即從欲作方出

徐進齋曰五為需主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為哉惟出而位乎中正之位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胡雲峰曰需于酒食惟貞乃吉防人欲之橫流也此亦是濡首之意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人主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則棲心於淡遊神於虛所以需合於貞而得吉中正即乎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處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彥陵氏曰陰居險極才與時俱困已入於穴矣此時更無別着惟得識明守定之人相與從容寧耐庶可望其自出耳註中需極並進四字要看大凡禍亂到極處豪傑無不奮發以圖功名但恐我不能推心置腹以相結納則不得其力敬之則自可藉其才力以出險故終吉敬是真心一意相與精神意氣自可傾倒一世豪傑

○不速之客即剛德不陷能需之人也欲速者不需能需者不速二字亦可味

別姚承菴曰三與上應是矣何以三人俱來曰獨不聞王公引類以報國乎上入于穴三自然引類而來此情也亦理也然何以下一客字蓋世間應為的事是吾所當專主而機非在我者皆客也人惟認主作客先之以慢心却認客作主乘之以亟心故兩失之盡其在我而不亟其在外若初之未失常二之衍在中三之敬

慎不敗非不速之客而何

○象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按以陰居陰實是當位然不當從陰居陰極看出如云才與時不相當也故能敬則位雖不當未至大失如之何可以不敬耶○或曰天下惟至健者不躁亦惟至順者不妄不當位是反言以與其位之當也言能致以待助已者則雖不當位亦必無大失而況六之當位者乎

總論　按此卦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濟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陸庸成曰乾之剛徤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賴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蘇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乃古之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中正本體稍失其守則貪好功利潛入而奪之矣方寸之地便成塗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然則險何足為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洹詞曰夫需豈不決之謂哉以之遭阻進若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為徒罔無足咎

謀人國家抑又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山就智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反蚩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於時者以此較之不次之需又大相遠已

☰☵ 乾上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彥陵氏曰聖人以訟名卦只是要人無訟之意蓋凡具血氣都皆有爭心欲使天下盡化於忘言勢必不能及佛他遠默好勝的念頭亦知機轉他故替他分別個吉凶出來使知趨避通節以有孚窒一句為主惟有孚見窒然後可訟猶且要惕要中方始得吉若終訟以求全勝則必凶矣況非有孚者乎見大人則利涉大川則不

利蓋大人之心同公曰明如果情真必能見白君存大人之前而篤虛以倖勝反并其真情而燈之矣非所謂有孚窒也何利之有

○按有孚窒者理在見枉情真受誣也惕者不敢以理自持也中者辨明即止無必逞之念也要之惕故能中止終訟以求勝都不惕故也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處是非之莫斷故見大人以求伸即此便是惕若欲逞虛詞以希倖勝即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客氣的良法

陸君啓曰以下卦言之一陽中實而陷於二陰以上下言之坎為中實而屈於乾剛所為有孚窒也惕中之中即剛中之中能以競杭自持而不過也見大人者抑險以從陽入大川者以冗而從陷

立行可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楊誠齋曰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訟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所不相下所以致訟在一人則內險外健不逞以相濟在二人則彼險此健勢足以相制所以成其為訟呢

嵩山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

陸君啓曰上剛下險則險而健矣是訟之道也一串說與家象語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按剛得中正與健險相反剛來為柔所掩正是有孚而見窒而惟其得中則必能藹惕存心不主於求勝者得中內惕中二意俱要見出訟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二字重看所謂德度業態深禍結是也尚中正對入于淵說是訟者尚之也淵字從大川生只取駕虛之義入字要看冒險求勝如即家來按入一般○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

自訟焉斯得之矣

附錄　蘇紫溪曰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之心不可無。夫訟不過爭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無他吾事本寔而是非之端一開禍有不可勝言者惟用惕以自懼則偏陂好惡不作於中而能置身於不爭之地如是則吉○黃葵峰曰成非結局之謂乃成心之成以逞志為快也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入於淵者上無明王下無良民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如淪胥於淵而莫之止矣其何利之有楊龜山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乎或曰尚中正正道德齊禮之化所以使民無訟者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主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

彥陵氏曰作事謀始不事為絕訟而絕訟之道亦在其中謀字承上文違字說來蓋人情必相違而後有言凡事違於人情者先杜其隙則爭端自絕矣凡立朝不分朋黨講學不分門戶是也然則謀始之道如何曰平其心和其氣無是己非人之念如是而已矣

○項平菴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覩睚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忽起於談笑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王龍溪曰此即臯陶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謀始之道非但慎交結明契劵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無爭知耻而能讓皆此義也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於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健復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大抵有才有勢者為之初陰柔則無才居下則無勢故

為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小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到底是好事故以終吉與之夫終可以得吉何必永所事哉胡雲峰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之有言在人訟之有言在已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張雨若曰訟不可長全以理論非特屈於才勢之不足也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辨自明終訟何為哉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也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爲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也不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逋而不敢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徐進齋曰退處小邑示屈服之意也苟猶據大邑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郈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

吳因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曾發出來然止得无眚九四已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於勢乃歸逋竄他只爲免禍計耳他心下只是不乾淨故止於无眚四遜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潔淨淨了故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逋竄句正釋不克訟之意自下訟上二語全以勢不敵言正明所以宜歸逋之故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曾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傷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災眚哉坎爲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三陰柔不能訟由常人視之則爲怯由[illegible]觀之則爲德也食舊德只是守舊不以勝心改其素一味仍舊與人無競即此便是貞此等人未免見侮於人然寬柔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得吉无成句此只諭其人如此非是鄙其才之不足也仍是守舊厲貞之意

附參　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人臣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能忘競於利祿易忘競於功名難故聖人因訟而并示其訓○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功成而不居赫赫然以分自守即此便是貞厲處

項平菴曰六三以無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無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無矣

附解　唐凝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爲險六三在二既歸之後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即坤之貞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爻可見○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爲吾舊三百之邑可也苟非吾分鞶帶之錫何美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按從上正是食舊德處凡訟主勝人不主從人一於從上而不自主其事則客氣雄心消磨盡矣是爲食舊德所以得吉者在此與從王事無干○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總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彥陵氏曰此爻先要明一命字又要看一安字天命之初人我原是太虛如何有事凡勝心客氣皆是有生以後添入的氣習惟其訟而不克把這點爭心克去自然渺還太虛的本體故曰復即命

然曰復曰即不是強制於外的實實落落把這點好勝之心一變而安於貞了命之所在即是貞若貞而不安則雖強制於外勝心猶未消磨惟變其欲訟之心而安於貞則物與我共遊於無競之天矣何吉如之○按註中以剛居柔只是觸事有知反之理不作遷惡不遂者看

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慾即為後念之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争心於是乎絕矣陸君啓曰君子安於理小人制於命榮辱得喪利害之交有主之者亦將窮而自止而方其行險遷徙之時命亦不足以圉之訟者徼倖而強争也而幸其居柔

故能瞿然自反知命之有所制以自歸於正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附條胡雲峰曰四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於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或曰能復能安這纔是不失不復而安其所失多矣惟克己者能之

九五訟元吉

按此爻據本義主訟者說與彖利見大人一例然既已有訟元吉二字說不去胡雲峰主使民無訟說甚是但訟之一字無着落惟楊敬仲說妙得解俱錄備參

胡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楊敬仲曰訟誠不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凶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無非道者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呂東萊曰九五聽訟者也夫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個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正犯終凶之戒周公設為之詞若曰凶不必論設使終訟而勝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朝三褫之矣夫錫帶出於或然見其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

蘇子瞻曰二與曰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無眚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吝

今世之訟大都反在讀學廣者愛之

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
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青止訟之道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歸震川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
矣若思其所以見褫之由甚於三褫○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
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則是訟不可成之意
總論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
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
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
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

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個作事謀始之君
子不若論後遷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楊誠齋曰止
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
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之禍始於其徒之相
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
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
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
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易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
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蔡汝柟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
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

䷆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彊驅之耳
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統師摠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
人心之從故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
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如方朔趙充國等之輩是也
貞者伐暴除殘兵出有名也丈人者諳練老成才猷素著也吉者
戰勝攻取克奏膚功也无咎者無驕貪窮黷之失也通節又當以
貞為主○吳因之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必不可以德懷必不

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適降若兩
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
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
兵乎○
楊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
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
道師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
而不言元亨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主王天下說本之釋將

按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然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將以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彖不同彖屬君以師出有名為正此屬將以節制為正○胡雲峰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依春秋書法謂五陰皆為所以所謂閫以外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儆有不正則為伯者之術

吳因之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肅王者之心如天地之好生其募不得已而用兵總為天下除殘賊而已惻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是禁擄掠止屠戮僅僅節制之師何以可王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二句說得有抑揚

揔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以衆正處剛而得中是仁勇兼行恩威並濟此老成之將也而且得君之應則信任又專夫德既足以壯其猷而權又不患於中為所掣雖曰兵凶戰危而不為暴虐秋毫無犯可謂行險而順矣以此安天下正所以討安天下也民心安有不悅從之理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此也吉又何咎矣好處即在民從上見得

雅得悟星

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句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單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應須不重予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齊對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分明跟上御險平○胡雲峰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所以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乃何咎卑指人人說與卦詞不同

容畜教養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有兵於農意故久師容民即是畜衆便在平日說容字最重陸君啓曰人但知選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不使窮也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比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而聲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氣在民家而衆畜矣不知田治而田容樂利之寬和田用而田富窮饑之悔也

吳因之曰足兵本以為民若民自民兵自兵則割民以養兵如割肉

以充腹天下未受兵之益而先受兵之害矣且此兵未用則無事而食多生不義之心及用則輕於叛離初無世業之慮故惟容民畜衆為萬世久安長治之策○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學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於農之意況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為不預何待刻畫兵籍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府騎至隋之為患

蘇子瞻曰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李隆山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只據為將之始說個道理如此以律如賞罰嚴明行伍整肅是也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胡雲峰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附錄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附考律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謂不和吳草廬曰聽吹律之聲以占師之或臧周官春官太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此以坎為黃鍾之本故云凡師克而和人和者即師之正紀律在其中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有紀律即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失律代否臧都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哉而勝君子不謂之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按九二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並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哉

伊繼山曰凡言三者頻數之辭不必定是三次只是恩禮優渥有加無已之意彥陵氏曰玩在字真有不動聲色威望足以鎮服三軍意命曰三錫只是隆其權柄以率衆未是賞功時事此句是推明所以成功之由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天字作王字解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此句是推原所以成功之故未有委任不專而能壓服衆心者懷萬邦句又推原所以錫命之故蓋王者之心視萬邦為一體而有一人敢自外於教化王者所不忍也故不得不隆閫外之權以責成功不言威而言懷此王者用師本意○彥陵氏曰奉行天討故不曰王而曰天懷萬邦句正是錫命中事蓋王者隆閫外之任似乎好大喜功而不知其心以萬邦為一體當其推轂授鉞之始若曰非好大也非喜功也稱今萬邦在吾懷保之中而已此正王者所錫之命三錫云者再三吁嗟之意蓋兵以不殺為威戰以攻心為上此正王者如天之德若怒作封不庶而威不執猶是第二義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亂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

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
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举四十萬
之衆。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
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附按輿尸。程子、主衆主。說為其統任不専也。六三上乘衆陰。故有
此象。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
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至輿尸。不徒無功而已。胡雲峰曰。此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
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五決退守 此令也
兵家尚右。故以左為退。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
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故特以无咎與之。傳曰。惟取
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彥陵氏曰。知其不可進而能退。
非有料敵之智。獨斷之勇者不能也。故曰未失常。賀卿曰。兵事呼
吸安危之際。最易失常。一失其常。則方寸已亂矣。何能審強弱之

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傳曰。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
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
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
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出師固貴有名。任
將尤不可不專。故特設輿尸貞凶之戒。○黄蔡峰曰。田有禽利執
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
尸。是假設之辭。猶噬嗑之例。貞凶只承弟子輿尸說。
執言曰所謂有名之師不可無也 守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
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
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胡雲峰曰。二三四皆將也。
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
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
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衆之不可不審且專也。
長子即象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
皆長老之稱。象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
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所為老成持重能體君不為兵端之心者見其當任也輿尸而曰使不當則非中行之罪矣胡雲峰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按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故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国承家賞見爵必稱功報必償勞意無僭差無私吝是王者公天下之大端也然用師之時小人或戮力其間苟治定功成之後而用之以預國政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又戒以小人勿用非是不賞其功只是不使之共謀議意○朱子曰開国承家一句是公共

一說為正

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盡滿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按開國拓其疆土之謂承家世其德業之謂是一趣事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自錫之王朝言則曰國自受之私邑言則曰家楊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爵賞之時終無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又進一步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倪伯聆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有功而不賞與賞而不當其功則倖倖怨望之心生矣正也者分別其功大小所以杜天下希冀之念也小人挾功以逞其勢必至於驕橫專恣不可復制故曰必亂邦張雨若曰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心乎為民如此

附錄　蘇子瞻曰夫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

師休則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象義曰以正功者說遇獲禽所不取也唐凝菴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

總論　李隆山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靡所不識雖後世兵書之煩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略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舍此而他求哉潘雪松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

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
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
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
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甚喜之
後杏其用於悖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陸庸成曰聖人論
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
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征誅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
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
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
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

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丈人
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原故象慈加初之意以示當學訓之求益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来後夫凶

按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乃亂卦以一陽為衆陰所親輔故曰
比夫德足以致比吉可知矣又說原筮元永貞者何蓋人主無德
不成其比然或念急於晚節志雜於多欲終不能如其始者有之
一念少懈便開天下離馭之端原筮者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
察也元為天德只是一個仁無少間斷廢便非永不為姑息廢便
是貞和貞正而以成其終元耶必如是始可以為天下比而无咎

夫我言哉

夫我德既備人之應遠又何暇逆詠自是来若自来後者自後吾
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来比吾不問也吾只是保德
元亨貞而已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
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不寧者人不得所歸心不自安也
方来是来而未已之意後夫凶明不足為我病也如萬國朝禹而
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来是也○吳因之曰聖人不會責
人只會責已故萃之匪孚固益修其元永貞此為人所親輔矣又
自審其元永貞後夫雖自取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
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歇當是正法

附錄鄭孩如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約言之則曰元貞故乾彖曰
大明終始而已天有四德而後能宰萬物君有四德而後能宰萬
民元者仁也永貞只是貞固的意思不該分三項単舉元貞以包
亨利四德在其中矣非四德不足以克君而為天下比也不寧方
来不但一方来比也即不寧帷只之不寧得臣無家之意

如是解不寧亦可矣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衆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
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

抄元永貞與剛中不是兩件王道本於天德之說非也且禾貞即是元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只是渾見為妙不可判然以剛屬元中欽永貞天德之剛本中有體之未必中者故虞舜以惟精惟一名執厥中乘訓未發之中即是元不息之剛即是永貞陸膺成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非比之善物乎永貞者元必永於貞而後為統天之德也取元於乾取永貞於坤非九五之以剛中顯比其孰能之剛中即元永貞之德蘊於心而本無居撓曰剛不無偏倚曰中○上下猶言遠近應字最妙蘊一元之德人所即而我握固有以為偏而萬靈之精神命脈自相繼係而不可解知即上文所為順從是也其道窮即在上下應看此當上下順從

之○而一夫敢自外於王化其道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楊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遠道也眾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眾也違眾反道是謂道窮蘇子瞻曰窮而後求比誰其親之

剛中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動而無揺剛多沉毅而有執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病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貞無疑

彥陵氏曰後夫凶一語亦不宵商量若謂王者只致之度外此等人亦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豈不足以成王者如天之仁所謂道窮而自取其凶者何以故蓋王者之心固不以民心之順逆攖情乃上下俱應而一夫敢為作梗則政教必有壅閼處王者不難斧鉞之誅所以開通治化以成吾一體之仁也後夫自取其凶於我元德又何傷即此便是元永貞之作用○要看得後夫凶處無妨我之仁又適所以成我之仁方是王道方是剛中方是元永貞方是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當重看一親字親一體而分親親則合為一體君與民亦一體

而分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堯舜急親賢親字正於此體出諸子相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眾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也○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率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之世也○張雨若曰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吳因之曰侯矣而無以親之則吾與諸侯先自間隔彼又安能尚體吾意而忠心盡慮合天下以為一體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所以比天下之大

又字要看 而

從始至終之說非

遒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曰初六比之初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缶質素之器蔡虛齋曰有孚是今日初比之亦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按人臣以心事君止有此孚豈分初終而念盈缶只此有孚之心微表微衷便見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御戲覽素只便藏與誠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吉而曰他可見臣子精神亦只是盡其心而已吳因之曰臣子感格君父至於簡在眷顧此本分事不是分外但論臣子之心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故謂之他周公說一他事勘破萬古純臣心法他字正從有孚生來若為感動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大欺罔處彥陵氏曰他之一字要看如云自外來意而以來乎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我於初已卜矣彥陵氏曰吉在終也而聖人即在比之初決之欲人臣[illegible]此初念而勿失也
吳因之曰人臣終身立朝心術其根基全在筮仕之日起初念頭拿不定後遂世味日濃汩沒日甚豈有能復反於忠誠者惟初能

內外二字□滑加旧作內卦外卦者太濱

有孚根基先好故能至盈缶而有他吉○方獻夫曰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上之道貴乎誠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姚承菴曰此內字雖本內卦來然周公下自內二字若曰此自內之所有者比之云爾正所謂達不變塞者也自內即是貞直已可以行道得正則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所謂達不離道也兩自字正相應狗人者失己自內則不自失矣○彥陵氏曰道義自之道德也名節自之名節也我不自失孰使之失耶
六三比之匪人
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家知比他吳因之曰要得聖人不言凶咎之意非若他處猶待於別白指陳耳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胡雲峰曰爻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惜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自外卦而比於五致身以比朋主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贊襄左右以道事君得比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按二曰自內謂由己而不苟於比上也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於比下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伊繼山曰賢即五也不曰五而曰賢明五之爲賢也曰外比于賢而又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姚承菴曰有天不可無地有君不可無臣當比之時明從上之義此致身以比賢弼欲自領其內也以從上正其可以比賢意所以宜比外而不恤其私

蘇紫溪曰古之人互相固結互相協恭只是一心以事君而已二遠臣也而與內臣相孚四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遐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於借交而失己故以不自失嚴其守以廟堂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於樹黨而營私故以從上定其分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按顯比只是一個大公三驅不誡上下妙於兩忘模寫顯比的意象如此只是成其爲大公○鄭孩如曰顯者晴之反凡用智用術以要結爲事者闇昧之道也本之以至誠濟之以大公衷曲洞達可與天下共見其道光明故曰顯比擬其象如王者三驅之田雖前禽之失而不恤焉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智術以要結之不得則又刑威以箝禁之此皆陰伏彼諭之私故其民易德而機械亦易以生王者以太公待民民亦化之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邑人亦諭上意聽其自去不相警備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其顯比爲如此何吉如之

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誡衆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諭王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田不誡人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項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智巧捐棄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陸簾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於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民知識於大順者狀皞皞之王化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彥陵氏曰正中舊分心與事按傳所居之位得正中正中俱以心言正則無矯拂之念中則無偏係之私中心恬淡無欲故能顯比而得吉舍逆取順正是正中之作用處所謂無所作好無所作惡是也然非真有順逆亦非真有取舍只是王者無心之妙失字只從不必於得上看出中者民之恒性私意皆生於有我上與與則下皞皞矣若或使之而然故曰上使中此正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氣象

程敬承曰王者之心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無計慮則有

若不盡民而取之誰故取象如此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書卦於五後故卦謂之後夫○彦陵氏曰王者之民何順何逆王者之心又何取何舍惟不必其順者見以為有逆者不必於取者見以為有舍者故曰失前禽

上六比之无首凶

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為人所比是无首也眾叛親離凶何如哉胡雲峰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

諸子相曰上為群陰之首而居五上不能以義斷而比五此比之无首也後夫之窮不免矣故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惟无首而不足以比則必不能保其終矣此所以凶○唐凝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無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無所終此其為後夫之凶也

總論　張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亦眾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朱子發曰凡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又若為甚故比而吉諸卦六爻貴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馮厚齋曰萃與比一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illegible]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而比無二陽以分其比蓋元永貞言於卦○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馭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馭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眾陰比以九五一陽為眾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按此卦畫三義然玩彖辭當以一陰畜五陽為主從巽畜乾說起見巽為卦主能畜而不能固正本一陰之力量言亨屬陽說吾道所以得亨者以其畜未成也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深為君子幸之之意然此二語却不是所以得亨之故蓋陽道所以得亨全在健巽剛中此只見陰道未行君子猶可有為要分曉

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陽還有可亨之路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能善為之耳弄到不好田地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則陰和陰倡則陽不和故不能成雨雲之畜聚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姚承菴曰陰氣畜得陽氣固然後成雨雲自西郊而起畜之不固也小人

得位亦須兼此說

剛中二字只是第一

制涉君子定然後可以加害巽以一陰之才勤制君子而不足者也自我西郊是密雲不雨之故
陸君啟曰聖人之不與陰也以陽畜陽則幸其天衞之亨以陰畜陽則幸其密雲之鬱鬱而未行雲而不雨所以止譏之畜言制陽而尚未剥陽也故初二皆遂上復雲下蒸則氣合而雨零上騰則氣散而未雨以小人言之則所謂彼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按柔得位句說者謂小人得權用事上下應之句謂五陽皆受其羈絡如此則世有趨權附勢之君子矣大九剛柔之小人以勢焰御迎絕之而柔媚之小人以情意相縻絕之難此卦以六居四柔

得其本位善用其媚能使君子不悟其為小人而應之也如美疾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於牢籠之中故曰應○彦陵氏曰夫以一陰畜五陽君子可為衆矣衆君子中豈無一人見幾明決何以皆甘心為之應然應之一字正聖人罪衆君子之辭也若曰君子滿朝而令柔媚之小人善藏其用而巧售其奸似乎諸君子皆有心悅樂從之意矣然則小人何得以畜我而甘為之應自為小者之所畜耶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是乾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縝密不憤激於外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是也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

要中不中德

而得中得亦有辨

只言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心尚有可為之機也乃亨者難之之辭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彦陵氏曰剛中二字備主居中用字說則中字說得牽強不知正跟上文健巽來正是君子妙用處蓋徒而濟之以巽則君子所以用其剛者是操縱得其宜疾徐中其節志乃可得行也向使剛而不中則矯激於意氣而逞一擊者有矣志何以行亨即在志行處見得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按尚往句指陽說未行句指陰說意實相承陰陽和則成雨今曰不雨則陰畜陽未極而吾道已亂猶得發舒而尚往惟其陽氣尚往如初是以陰之設施未究曰尚曰未知其詞卽幸之其意全是危

之吳因之曰此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王輔嗣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施未行即是未雨之意○胡雲峰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猶未得行本義兩循字專為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附計彥陵氏曰密雲二語傳註俱有宛案愚何敢冢第愚所不能釋然者我之一字耳若據本義指文王說則與小畜意似牽強若據

傳謂攙四兩言則周文必不肯代小人而稱之曰自我想忘此二語自是兩意密雲不雨正是說小畜的光景正所謂陰氣固結之極彌漫充塞於天地之間而則其氣洩矣惟其不雨所以醞釀最久當此之時正小人道長之日君子斂德避難可也故曰自我西郊蓋君子時向陽明則思發布時向陰晦則思退藏周文代為君子計故曰自我○或問攙此解則尚往施未行如何說曰世惟泥不雨二字謂其畜未極故以尚往為陽明不雨之故不知尚往正指陰之氣絪縕騰漫自下而上止過不定的時節所以密雲而不雨若到雨時則陰氣一洩即止矣施未行句正謂君子之設施不能展布所以該斂藏以待時耳非謂小人之施尚未行也細玩本文其意自見敢附以証高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洪覺山曰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潘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柢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姚侃目曰文德是德之發而為文也懿是修飾之以示華美之意

鄭狹如曰小畜大畜象傳皆以畜德言大畜者潤大其心胸包羅無外之意小畜者深潛其志慮研入精粹之意以巽畜乾巽者入也深入於浩浩之天而縝密之廣大者不空疎矣懿美也不徒細不謂之美文王之文亦此文德也其認定在威儀言動上做工夫所謂別為文所曰君子非不能大為畜也當小畜時澤既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致美於威儀文詞細行必矜使小人不得議我之失耶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咲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蘊不能出之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無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己

道義為趾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釁可攻何咎之有求人得而畜之乎故吉○鄭狹如曰所謂自道者自己之道也自己原有進身之路若扳援小人以進則出他途矣何當於義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按曰復其辭直曰自道其理正故小象擇義而斷之以吉而也堅君子知正之念也程敬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德

九二牽復吉

按二漸與陰近易與小人比而受其寵絡以其剛中耿介有守能復自道者牽連而從不為陰柔所畜夫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復矣故吉也彥陵氏曰小畜之時君子最患於勢孤二陽並復其氣壯矣故其吉與初爻同

游讓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輿脫輹善其能止而不為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彖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按復而曰牽似乎借交植援以為進身之地別出在中二字見得

以剛在中實能耿介自守故能與初自道而復者同其不失也云耳自字正與自道自字相應○彥陵氏曰中字亦宜玩惟道乃可以善用其復惟中乃可以用其道見非矯激於意氣者之所為也亦字仍初之詞蓋復自道者之不失易見惟曰在中似乎有所依回調停於其間故以亦不自失表之見得與復自道者一般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廣小畜初二以之復之彖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也而說之也陽無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皆失之矣而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為夫妻已極可鄙況又至反目邪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其如我何行義不堅故能動以利守正不固故能誘以邪始不能正而後與之爭爭何益哉○彥陵氏曰三亦剛健君子故聖人以不能正室罪之自復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然亦歸之自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按血與惕二字不平血去則惕出矣然必先之以有孚可見人只是個真誠雖才力不足也成得功

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

附異鄭孩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牽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合乃四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即剛中之志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從居中來富鄰又從處尊來然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蓋有孚上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爻相攣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姚承菴曰謂之不獨見得不專以力服人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自古賢豪誰不傾奔走驅馳以為世用然其要在人主推心以置腹不在區區威力間也彥陵氏曰不獨二字常說輕帶過如云不獨以富厚之力不知獨字是着力字蓋世主之失人心專在自私自利之一念故聖人提出不獨二字所謂不專利於己正有孚之實驗處○惟其不獨富所以謂之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彥陵氏曰九雖陽然居巽體自乾視之即是陰陰陽不和相爭而和於相和到畜極而和的地位則陰氣日盛陽氣日微所以不雨者而不處者處也向所謂密雲西郊今而至此一變究其始寔由君子馴致其道所致故原其積漸之所自而罪之則曰尚德載要之不能防即是御不是君子真如何去尚他然此特論其變耳若小人而自認以為貞吾甚為小人危之夫小人不足責也以君子而尊尚陰德成其為幾望之月當此時而欲尚往必為小人所

籠絡矣凶何如哉○按此爻轉折寔多然反覆只一意月幾望句不是徒說個陰盛正要本尚德載來征凶二字亦要玩蓋君子所以與小人牽係判斷不下者其意未嘗不主調停之說為吾進身之地耳不知小人之勢已成及身之禍在所不免然則與其悔之於後孰若防之於微也正是儆戒君子之意蘇子瞻曰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

陸君啟曰自古無術以處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其時之不祕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即或而潔若不許入而亂群夫蔵君子之鋒者幾也避小人之鋒者權也不入小人之黨者介也不忘小人之間者本志也雖曰龍潛蠖伏

然豈有一時處而不進哉一謂之曰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譬之黑白同器不盡黑不已又如鴻溝之約項羽既退一步則沛公必進一步此處豈容通情於乎夫知壯之凶而不知和之害者矣是以當小人哉

按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胡為尚之是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縻人君子亦希為其所縻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以至於盛耳

孫質菴曰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貴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

乎詞矣○程敬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冰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幾望之時總之扶陽意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扶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陰德歷積不載積是漸漸蓄成令人不覺到盈滿處罪君子不能防之於微○疑字有三解或在小人上說則疑忌之疑君子而進小人疑其權相傾勢相軋所以竭力相為排擠故凶或作疑碍之疑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碍而不通故凶若據程傳作疑慮之疑在君子上說曰小人勢成恐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若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論操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卻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當便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為君子謀至外三爻則又從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蘇子瞻曰陽之畜乾也厲乎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張南軒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

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援係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胡雲峰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剛只解得履字履危而不危全在說而應乎乾上○剛強之君威權赫奕象虎尾之難履然卦德以說應乾是人臣能本柔順之心循天澤之分惟禮可以化暴雖危不傷得遂其進矣不咥即是亨然惟能使之不咥纔是亨胡雲峰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

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故九卦履憂患以履為首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定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隨其所履無非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徙曰悅而曰和悅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己者順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惟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以至柔而履至剛則我之勢易陵彼之暴易逞履非所履也名之曰履危之也而下言剛德之善又幸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惟履剛則不得更任剛也而剛必至於相戾乾剛而以兌說應之則心平氣和强暴自化雖危而不傷自有可亨之理○吳一源曰所謂柔非委靡也所謂悅非狗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或問柔剛說乾四字何別黃葵峰曰柔剛且以各人本等性質言說乾則二人之所以相與者也柔履剛且據履字立意且虛言彌其後而進也悅其所以躡之而進者開其心而披豁吾誠以事之和其氣而暢達吾真以與之有以感格其剛果質直之性而動其慷慨見亮之心是以雖危無傷得進而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彥陵氏曰此節若依舊解只是發明亨而不傷以明亨義與上文何涉愚謂此正見虎尾之難履處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也履帝位三字不是說如虎尾之難履正欲其以履虎尾之心履之也不疚全從戒懼中來吳一源曰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是有為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無夬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何咎之有○按君道貴剛而中正正所以善用其剛建中表正乃禮制之所自出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光明說開一步德與位稱為不疚禮樂制度昭著赫奕為

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潘雪松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為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為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即此在矣○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於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於心非有所強之謂也

按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須重看一定字蓋生民之欲無厭若非

以有定之分嚴為節制這點僭擬的念頭從何底止把上下之分辨別分明纖毫不可假借則民自安於分之所當得而不爭矣即此便是定

鄭孩如曰有公卿之德則居公卿之位有大夫之德則居大夫之位有士之德則居士之位無德則無位而但為農工商賈是位各稱德固所以辨上下也為公卿者有公卿所享為大夫者則有大夫所享為士者則有士所享為農工商賈者則有農工商賈所享車馬宫室服飾器用之類各有限制而不可越是所享有限亦所以辨上下也如此則有位無位皆不敢日志於尊榮貴者賤者皆不敢日志於富侈而民志定矣必如此說意方不漏不可以位稱其德屬公卿大夫所享有限屬農工商賈

初九素履往无咎

傳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無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胡雲峰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素者無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本義未為物遷一句已含此意蓋以為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為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楊敬仲曰九湯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碩宇就心言即平素所有之志也獨字對功名富貴而言有確然不為彼所移之意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陸甫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其敝為靡為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厭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鄭孩如曰九二雖抱剛中之德亦以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坦坦自由不蹈危機蓋所謂居易者也此惟有幽閒澹泊之心者乃能之故曰幽人貞吉幽非以人之幽隱言以心之幽靜無欲言○一嬰藩紱便蹈危機即為行乎憂患之途故士以無應得完其貞○貞吉而必曰幽人明非多欲者所能也

按天下惟道為至易亦惟履道為至樂順性而行安往而不自得我坦坦就是形容履道的景象幽人是目其人這樣履坦坦人品喚做幽人貞便是履道坦坦初是達不離道二是窮不失義

附錄唐凝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
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閒之人不以矜功衒能爭名奪利自亂則雖
日履危機皆坦途也雖有猜忿機械之人與之久居亦當不覺其
化而入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孫質菴曰惟其有中德則吾道自足而無傾外之意故能不以富
貴利達亂其心傳曰履道在於安靜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程
敬承曰自字最有味外物何足亂我吾心自為之亂耳志定而安
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附錄楊誠齋曰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礙無阻而人自亂之者因

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胸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之心無
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彼昏者自不
明自擾擾自為謬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按眇能視是自恃其謀意跛能履是自勇其斷意受病全在而能
字上正與悅而應乎乾相反武人句不是不仁在高位之謂此等
剛愎自用之人強要硬做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終歸咥人之
凶而已聖人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此一句以廣其象
○病根全在志剛二字志剛只是不量已力妄欲有為之意
胡雲峰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
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
不咥人而六三則書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爻說體自與
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獨相應履
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而自
以為能有為於天下者也爻之辭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
繼以武人為于大君須看而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免人道之患
者必滑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示戒深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彥陵氏曰眇自為能視跛自為能履只是自以為能便是不足處

咥人而曰位不當罪其自取也志剛又本不當來才德不足而自
恃其謀自勇其斷安免咥人之凶正是自以為能處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按九以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懼之地以陽承陽威足以震主此
正危機所伏也故象履虎尾幸其以剛居柔則能恪守臣職罔敢
自肆都夫以小心謹畏之臣事英毅剛決之君忠順一念自必見
諒終可免於危而得吉
陸君啟曰三之所履者剛故咥人四之所履者柔故終吉胡雲峰
曰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
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張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

言啞人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即申終吉意言其得君之志行也愬愬而後志行可見大臣欲行其志者全不可炫才使氣耳葉爾瞻曰志匪保位須激謹以感格君心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所欲為凡事必行無所疑礙雖使得正亦危道也蓋下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恃五所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正者聖人正慮其恃才而過故為此戒彥陵氏曰厲字不在凶悔吝例只是危之之意不是以夬履而至於危聖人正危其履之夬也加一貞字甚危之之辭危者使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正在此
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常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胡雲峰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拜只至好二遠説為是

彥陵氏曰人主那有無位的提出位字正見他才與勢兼是以果於自用而無持重禎畏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夫位一也既以正當而厲象何以又曰履帝位而不疚蓋以履虎尾為履有難心矣故曰不疚以夬履為履有易心矣故曰貞厲人主可恃才妄作乎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按考祥正是視履處絕非倆個到考祥時節縱欲修補已無及矣須向始念謹慎直至終局無少欠缺方是視履考祥方是自考工夫大結果處元吉全在考裡面事是考祥之例也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加纖好有不敢自寬之意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吳因之曰視履考祥此是聖人寔際語是天地間寔際事蓋善惡禍福總是一個善惡正其所以為禍福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者其旋之視時其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都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樣看常人撇却善惡專論禍福於是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潘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

居履之成德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
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臨終之旋則
祭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
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與眇能視正相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質卿曰人心斯行初心易厲末念難持元吉在上則彌高彌卲愈
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已大字正從在上生來吉莫吉於無悔慶莫
慶於克終
附錄 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者何也蓋與人事合
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

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
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
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
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
總論 丘行可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戒履
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
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
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
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輕於行六
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鄭孩如曰履者禮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此上
天下澤履之謂也禮所以辨上下天下無涯之心志皆於禮而定
雖有剛強很戾之人不可以甲冑威力取者而往往帖馴於五等
之禮所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也繫辭曰履以和行有子曰禮之
用和為貴禮之體嚴而用和也和者說也嚴者乾也體嚴而用和
故曰說而應乎乾亦曰柔履剛也所以不咥人亨也剛中正履帝
位而不疚此制禮之君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大人舉禮樂則天
地將為昭焉光明之謂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初
之素履二之幽獨得禮之本矣素者太朴幽者無欲禮是以興愬
愬者小心恭謹其旋者周旋無厭皆禮之善物也獨五之夬決剛

寧先物火雖容退遜之象三不中正無幽素之本志剛不下柔戾
恣睢武人為于大君非守文之主也言武人者以見其非禮容也
故於五言厲而於三言凶然則礼之為用大矣○蔡子木曰人踐
履一世謂之履無地非實踐故無地不戒懼履尾不咥人戒懼之
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為幽
人以履天位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皆勃急行只是不戒
懼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上經說統二卷終

☷☰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来吉亨

彦陵氏曰、泰者通也。主世道說、正[illegible]貞元會合。太[illegible]小往大来、正跟泰来說。蓋世際其盛、則陽明之氣充滿世界、彼陰暗之小人、自不覺其[illegible]退避、而居中主事者、必剛健之君子矣。小自往大自来、如一條通衢大路、任人往来其間、不必互相排擊、不必互相援引、方是泰通的世界。君子當此時、不特身得遂其進、而吾道亦得以通達無礙、吉而且亨。深為君子慶幸之意。○或問據子辭往来二字、恐與否卦往来字有礙、曰往来自是一般、只要論往来之人何如耳。泰先言小往而後言大来、是以小之往、成其大之来也。故其路便通達而無礙。否先言大往、而後言小来、是以大之往、成其小之来也。故其途便阻塞而不通。

秀[illegible]升妥澗此為思往来二字解只從此遺出

蘇子瞻曰、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而後為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必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夫字本乾下坤上来

此節是彖傳中變例。聖人覩此世界、不覺為吾道踴躍稱慶、所以把卦辭一口吐出、直恁通暢。玩則是二字口氣、則天地交等語、正是從泰的時節看出這許多好處、不是釋卦詞意。○丘行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内外什往来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什大小之義。

按内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潜伏也。内健外順者、剛救為主

而柔懦不行也。内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内、踈而遠之則為外。或欲俱主君道說、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君子小人以用舍言。或欲以内陽二句屬造化、正與天地交相應。内君子三句屬君身、臣與上下交相應。俱不若歸重君子小人上說為妥。張雨若曰、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内是為内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小人、而小人道消矣。

三陽下天地[illegible]本之[illegible]也上月可[illegible]

陸庸成曰、天不能無陽、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内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来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互相排擊之禍起矣。豈泰之時所宜有乎。○游

謙溪曰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爲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爲君子懼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爲泰若小人在內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脩人事者其本也

附馮厚齋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蘇紫溪曰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無所以間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者以小人道長也有所以間之故也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爲君子而無小人也

彖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洪竟山曰屯蒙之世風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蓄至履而泰而後九功備和衆美畢聚裁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宜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爲氓氓然無知之氓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得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蔡節齋曰道以氣形全體言宜以時勢所逢言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漠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辨剛柔燥濕之宜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林次崖曰裁成是個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個器具如圖圈一個既定裁成一件衣服相似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爲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左右夾輔使之植立也○朱子曰裁成者所以輔相也

裁成輔相屬聖人即是左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以其彙爲上句讀

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彙者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

征吉在行隨上說

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茹者相連引之貌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然不曰往吉而曰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志在於爲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潘雪松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鄭孩如曰九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主乎泰能以中道維世者故聖人於此發其義謂主泰者若能包荒之量用馮河之才不

朋亡主朋黨說爲長

以包荒作主而下文四包荒中行用

消雖遠而入能絕私朋則庶幾哉可以維泰運之中而不廢其過矣尚庶幾也如尚亦有利之尚○吴因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昭其微細不察見淵魚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為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滂隅蒼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亡

按太宰之世人情安肆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變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夫馮河與包荒似相反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為得其宜也畧其苛細而又不流於因循則精密之思更無一事遺於外公忠之念更無一人係於內所云不遐遺朋亡蓋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用字貫下三句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矯之君相配耳尚即尚主之尚正與帝乙歸妹相應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按馮河不遺朋亡總是包荒中作用故小象把中行只頂包荒來夫荒而曰包似乎優容太過其得尚於中行者何故正以其心體之光大耶心無所不洞徹故光心無所不容納故大心惟光大則無所偏執故中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猶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果斷之難包容之難也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盈保泰而存大體也

附解 別居凝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陰避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陰而避非包也以避而謂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重在包荒上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主泰說則曰平陂主否說則曰往復只是個天運循環的道理即所謂孚也周公說此二句不是諉之於天正是要人盡人事去回天運耳艱貞二字連綿說內存兢業之念而外所為者復詳審慎重不以勢盛而後盈成不以時平而萌好大人事已無可咎自是而天運默回平者常平往者常往即一定之期不必恤而太宰之福可身享之矣可見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慎毋以天藉口而漫不事事也○彥陵氏曰此爻前解已盡然思細味語意無平二句不是天運循環之說正見得平陂一機往復一道人當以兢業存心而不可恃勢安為也艱貞二字不從上文脊說亦不是說人事當盡勿恤其孚句正是點醒世主語蓋世主處盈成而忘戒懼彼未嘗不以天數藉口不知天命靡常之說正存之以自懈非僅之以自觧也若勿恤其孚則於食有福矣如之何可以不艱如之何可以不貞

无往與他爻異

附孚字別解　蔡節齋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丘行可曰孚即六四不誠以孚之孚

附餘　徐古為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於天運以為無預於人事則易可無作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提出際字正見得人當及時挽回再運庶不濟　陸庸成曰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於早斡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漸不久矣知能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周用齋曰翩翩者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其象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安得安然而已乎以者四以之也　○吳因之曰聖人化工之筆只在翩翩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如觀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翩翩

象曰翩翩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按三陰下復是陰復來主於內耳夫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九陰在上亦非其分故曰失實唯其失實則此心惟恐君子議其後故擁然交合以謀害君子塞乃其中心之願故自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下二句是推小人之心以危君子○胡雲峰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節小人之心也夫始以失實之故而恐不見容於君子既以欲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其情之險如此君子可踈其防哉

彥陵氏曰舊解失實句主嚴陰陽之分說愚意此句正是推原他翩翩之故實如厚實之實見小人一向居外失了厚實而其心則未嘗一日忘者故時時可來不必戒而自然孚也出於中心之所願故易集如此夫害君子而曰中心願何等樣狠毒心腸○否泰二卦以內卦為當權用事之地居外者為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柔君而委心於剛中之臣如婦之委身於夫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降其尊貴以從賢九二保泰之福不自享而專歸柔中之君矣故曰以祉元吉二曰尚五曰歸正所以明交泰之義福之所止曰祉○陸君啟曰祉言其福元吉贊其大善以祉者以此受祉也治以好善為優德以下賢為盛君以知臨為宜揭歷而圖之彤覩而濟之雖治定功成然而非有餘之化可繼之理也可謂之元吉耶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

復隍不專在天命

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任賢以保泰主素願然有願而不能行者以讒邪貨色之爲累耳五有中德則清心寡欲之主自能克如其願其所以享泰寧之福如此○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爲賢者婦家之君願爲賢者重中孚之君願爲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平日積累之功廢於一旦其象爲土崩故曰城復于隍勢已至此而用師以爭衹益其亂耳但當反身自治修其政令以俟天命庶可以漸圖恢復然不能預防於未然而乃欲收功於既壞雖貞亦吝況可不圖所善後之計耶○鄭維如曰根本先撥而後枝葉從之城復于隍雖曰天運而亦由於命亂故重告命而不重行師非謂行師之不可也不告命即行師無益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故能保泰政令滋章能無否乎命之不行也自近者始故告命自邑也近順則遠從矣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聖人貴未然之防如此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張而若曰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耶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脩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爲乎告命所以治亂也

論吳因之曰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故不勝惓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疑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微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陵逼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漸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並進有方興之勢而無極盛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中可爲陽道慶者莫盛於此○楊誠齋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玄德書契禮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馮厚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按泰不欲極以中爲盛二五皆中一卦之泰莫甚於此人心一念天下治亂從此而決二之中行以光大只是一點公心五之行願以泰也只是一點虛心三之于食有福以艱貞只是一點憂心

䷋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

按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所為三綱淪九法斁之時也無復人道君子之貞何所利矣究其致否之故實由於小人故以大往小来明之見君子之貞之所以不利也小人非人哉徐進齋曰泰以天運推之人事否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開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附解 別石介曰為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内陰外陽有匪人之象胡雲峰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滞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内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来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呉臨川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閉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為泰若君心不下逹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絶不交天下雖有邦與無邦同矣所以為否也林次崖曰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天下無邦○蔡節齋曰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廢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立行可同陰陽以天道言柔剛以地道言君子小人以世道言

附餘 楊誠齋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乗而入之矣故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内陰外陽内柔外剛惟陰召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唐凝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倹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按天氣不降地氣不升正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君子當此非韜光晦迹勢必蹈小人之所忌而難及我矣昔班固説龔勝為薰膏是也故避難莫如倹德不可榮以禄正成其為倹處不可二字宜玩猶言不可得而榮知幾明决之辭也二句只是一意唐凝菴曰非欲天下不可欲之跡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故曰倹德辟難至於世不可以禄榮之倫之至矣坤之無咎無譽乾之遯世無悶俱舉之矣

施逵泉曰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俸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斂不密人皆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

不從曰吉而且曰亨以利誘之也

胃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子藏鋒歛鍔，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明哲保身之智也。○程敬承曰
超然於榮祿之外，乃可以運斡旋之樞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爻要得聖人引誘小人意。蓋小人道長之日，互為援引，勢已不可遏矣。但初惡未形，聖人就中生一變計，君曰君子小人無定止，不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惕然悔悟，以從正，則否之初猶然泰之初也。泰詞之所為吉亨，即此在矣。初亦何利而甘從邪以害正也。陸庸成曰，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此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子之都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都欲化之使貞，始卻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為貞，改外為君，蓋一切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與。

也而由即君貞不也生一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周用齋曰，九小人之欲傷善類者，祇為身謀耳。故以君之一字破其自私自利之念。蓋小人而為君謀，必為君子謀，而愛惜善類矣。君子者天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

亦承遇其以人好處其不好處亦究其極而害之耳

楊止菴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凡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六二包承是包、謀、詐、多、承、順的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能集君子處。君徠、既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以善承君子為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則以安守其否，不亂於小人為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蔡虛齋曰，陰柔而中止，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吉也。

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脩己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於羣宜好試之本之斷君時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家易為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乎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不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

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蓋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所不安。故謂之羞。張两若曰。聖人看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正未可測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蓋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為君子危之之意。○呂東萊曰。人無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按有命是個機會。即無往不復意。无咎主人事說。全在不極其剛上看出。蓋否終泰初。正是元氣初回之日。此時若矯激以逞。不惟事不可為。反將好機會俱弄壞了。惟不極其剛。則善為調護。人事無躁急之咎矣。自是疇類三陽。皆因我以獲福。離祉之否四變為援茅之泰初者在此。信乎天人之交成也。

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自天。人惟知其可以有為矣。不知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可行。[illegible]以濟一遲者。安能轉否為泰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五久否將盡之時也。兼之德位俱隆。為能興衰起敝。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事也。不曰否休而曰休否者。重人力也。所謂休否者。暫息其亂。未能盡傾也。病加於小愈。可不戒懼。故必時懷警惕。若禍亂之無日。則為世不拔之業。即在其亡之一念基之矣。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不是兩意。○傳曰。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於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潘雪松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而復來。只轉眄呼吸間耳。唯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鄭伯兼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胡雲峰曰。九五休否之大人。即六二否亨之大人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德無位。安能休否。見責重人君之意。姚舜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周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

得喜又是一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則時可傾而陽剛則才又能傾然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唐凝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傾則從休而來喜則從懼而出

附解 別 游讓溪曰先否後喜謂以否為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為後毋矜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毋忘在河北時郭崇韜謂毋忘戰於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彖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傳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

總論 吳一源曰聖人每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於剝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剝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況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異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防之可無預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蹢躅乎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於三陰內固乎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儉德辟難乎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亦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是謂機會○又曰否泰天運在泰思否在否思泰盡人事以斡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崇寵祿志在濟時

豈為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群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 乾上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彥陵氏曰羲皇以同人立卦只看人之一字便見大公無私之意曰于野曰君子貞只是同人裡面事○按同人之道只是公與正而字然正正所以成其為公處此全要認得同人原頭乾父坤母

最得此意

天下原無物非我人只多是軀殼上起見便分爾汝于野只是一個無我這一段貫注的精神何人不聯屬何處不周到空洞無外故曰亨亨即在于野上見得涉川亦利甚言無所不利耶貞字意已包于野內聖人却怕人流於同流合汚故又點出君子貞來見得同必合於貞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貞必屬於君子正是與小人分別處

孫質菴曰君子之與人同也豈必其盡人同之然後為大同哉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故同出於正則雖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不然則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蘇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

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拖出于野來只一層意不必將公與正分開說

人字偽不必泥君位者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彥陵氏曰卦止六二一陰乃成卦之主故彖只據此爻以發明同人之義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正下文中正而應也此卦之名同人者以其五陽而同一陰也不曰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人之道止在同德相應不必以上下俱同為同也然又不曰與五應而特備乾之一字明無私之義則利君子貞意亦可想見

項安世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從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

姚承菴曰此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以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又曰中正而應二乾字正相照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按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蓋人惟爾我一念非大勇者不能去以乾為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我此所以謂之于野而亨且利涉耶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得然

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方明以健行之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者如此夫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吾能得其所謂正即得其所謂通而天下之志流行於方寸之中矣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正處即是通處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要分曉

程敬承曰乾即吾心太虛之本體乾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總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物也

吳因之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illegible]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岐可以多方雜出[illegible]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閒惟通其志纔謂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而已

卦之所以相應者猶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而同之也而名之為君子之正使其盡同則亦無貴於二五矣二君子也三四皆欲同之而聖人以為亂天下亦有小人而附於君子者蔡京之於楊龜山是也不得以其附君子而君子之其與君子同亦私也故聖人必曰中正而應然則同人之所謂人者非其人之謂也心之謂也心曠洞而無私併焉謂之于野非其野之謂也吾能為之野不論

野之人多與寡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曰天下有火不曰火在天下而曰火與天者蓋天與火合則以無所不覆之體兼以無所不照之用物物皆在其照臨之中知故曰同人○類族辨物其說不一主名分說為是族以尊卑貴賤言類之者各自為類不相混淆也物以車旗服飾言辨之者各自有辨不相假借也辨物又承類族說來類與辨俱是審異功夫然名分定而使天下無參差不齊之念即此便是通志處吳因之曰唯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潰擾侵害穆々

熙熙乃是大既同處

蘇子瞻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類族辨物陸[illegible][illegible]曰喽異也君子之異出於同同人同也君子之同所以異因其類而類之類固自辨矣因其族而族之族固自辨鉛與初不同善同者不混附異濁去非曰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獨照吳臨川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無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鄭孩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於小人之黨故必類而辨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季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出門同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蓋門以內則心有所係門以外則心無所係也故借言之以明其公○唐凝菴曰初何以能出門同人也蓋

明之初未蔽於欲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馮縉雲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亦阿黨之戒○胡雲峰曰二往同五後成離五來同二後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同人于宗似不失其為六二之正也較之于野之同則亦係於私矣故吝

附鄭孩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為吝何也吾以為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者也其在君臣之間則未免有顧其親戚朋友之意而未有決焉捨去之勇此其所以為吝也然二終能勝其私以遇於五故有先咷後笑之象○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得也戒也二承乘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內蔽窺伺之心升其高陵外起恐陵之志然以三求二則理既不正以三敵五則勢又不敵故至三歲而終不敢發懷惡而內負不直此夕深見小人之情狀○胡雲峰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吳因之曰此二句是聖人就他地做想他情景特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興言理勢不敵也須索罷了此句渾是觀他語氣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恐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然二非所同五非所敵雖三歲之久亦安能行乎此雖理勢俱屈而理實非所顧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蔡虛齋曰乘其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讓與三以二自是與五正應義不可攻而止三歲不興者屈於勢乘墉弗克者屈於理聖人喜其克己之勇也故以吉與之正與訟之九二九四同○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夫曰乘墉力亦強矣攻何以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非屈於力而實屈於義也夫義有所不可而恃力以逞祇見其為

反字要看若困而不反便是凶也

由咎之歸耳其吉則在困而知反義即同人之則困於不義困反於義則改過之勇知幾之哲而得之矣故吉於此見知困為善機而不遂非之為貴也○張雨若曰點出一義字堤聖人提醒人處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此是義即此是法則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既困心衡慮處困而知反方是真能復義之人胡雲峰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咎非真情少至號咷此是既同之後追論之詞不必以先異後同入解

彥陵氏曰卦名同人專取二五同德相應為義乃取象於號咷後咲者專為三四間隔故也同德而為讒邪所隔而人情之念各不能自由故取象號咷情而至號咷情莫真於此矣然心同則一時雖為讒邪所惑而真情久必自明遊勝得合其合也反覺其欣慰而不能已故又取象於後咲○頤去讒要在勿疑向非人主持獨斷於上則小人未免窺其隙而中之故又曰大師克相遇所以明其後咲之故也○質卿曰不用大師何以克三四之禦不至於必克何以遂同心之遇不至於相遇何以慰號咷之情曰克曰大師比小人於寇敵可見去之之難矣夫小人而可持以優游不斷意哉楊誠齋曰師莫難於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

中直二字不知推中敘直

附錄馮厚齋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爭於大同之世而乃私係所應是以擾弗友之徒號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耳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為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暱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句不必頂號咷亦不必補後咲意只是論理之詞蓋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詞其理之直有在同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耶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所以勸之斷也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間之意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夫有所同則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無得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丘行可曰周公於爻以不繫於人者吉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和而與通知下之志耶柳反

總論吳因之曰同人二字道理極精細有同而不同有不同而同有

同以天下者有同以一二人者有耳目所聞曾未之及而隱然門與之同者有窮海內莫與同而同於萬世之後者有終古莫之與同而同以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者惟頤其理之何如耳紂有臣億萬心億萬心其同也亞而以爲惡也唐虞三代之盛此同以天下者也商侯靡然從紂而精勝亡者三仁孔子天下莫能容而七十子信之此同以一二人者也考槃在澗獨寤寐歌雖絕世離俗海內必更有過之逸士不相頤而相合者此隱然自同者也夷齊叩馬寥寥宇內誰與同心然而萬世忠臣義士之勝此其首倡不同於當時而同於後世者也至於古之至人值時勢之適然求此心之自盡有不可共爲於人又不可明言於衆亘古亘今誰則諒之

此意惟與清風明月晦明寒暑同運並行於天地之間此雖記載所不及然豈可謂無是人無是事哉須把彖傳通天下之志一句參解卦名纔是李隆山曰天下之理爭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二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皆名大有○彭山曰大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之

健與六爭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也故大有元亨丘行可曰一陰居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爲善之長故惟元爲能有大而亨○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矣因之曰所有既大元亨又何必言蓋大有只籠統據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無可議矣而猶有一事稍未精粹即此一事規模要領亦粹然無以議矣而其中曲折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揖臂相使威靈所制無弗遠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壅塞處

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徧圓滿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間有之而元亨者絕少有大與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人一身元氣貫徹更無一毫壅閼勢莫盛於此

○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按大有衆也正在上下應處見得而必先之曰得尊得中蓋必一人建極於上而後衆人歸極於下也柔字亦不可忽傳稱居尊執柔衆之所歸是也大中即是柔之妙用處位與德雖並言然惟其居尊而有大中之德上下所以歸心於我耳要重德上○五德位兼隆之地故位曰尊位中曰大中與同人六二之得位得中者不

其德是統論君德非標休之德

同吳因之曰中而曰大中猶正而曰至正大中中之極也
而無不中之謂也下面剛健文明應天時行便都包得了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彥陵氏曰提出其德二字見得以德成其有之大非以勢成其有
之大也剛健二句總本其德二字一直說下剛健在內則廣運而動
不息文明在外則並照而無私所謂明斷兼用者然健防其過
明防其好察其妙全在應天時行上蓋天之道張弛異宜晦明迭
運所以其健不息其明不窮而君德與之相應則時乎斷時乎以
不斷斷時乎明時乎以不明明便與天道之時張時弛時晦時明
一般故曰應天時行當其可之謂時應天即是時行不可分而截

上經說統　卷三　二十九　石鏡山房

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群威行海內而
不知所以運量裁握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未接是以二
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上下之應應乎此
耳
項安世曰先剛後明秉天德以照萬事也卦雖主柔而以言其德
有剛健文明之體則以剛為主有應天時行之妙則得剛之助此
大有之所以元亨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
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
保有其衆元亨也〇唐凝菴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二

並生是解大有

德字正相照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唐凝菴曰火在天上則所處益高所照益遠一切善惡何所不有
然未嘗不並生並育其間此之謂大有君子以此見天之休命即
天之大德也今日索其善而賞之日披其惡而伐之雖謂之天命
天討非其好生之初矣故惡不待其著即遏而絕之使不作善雖
隱必揚而顯之使樂於為善者蒙其利惡者亦不至受殃與
本來秉彝協一而不相違故曰順天〇程敬承曰天命休美原來
有善無惡遏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
是奉行天命天討之說

上經說統　卷三　三十　石鏡山房

不以己意與其間即是順

附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
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
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吳一
源曰遏惡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浸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
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
矣知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按豊華盛麗之時易生廣侈初之所以无交害者好處全在初之
一字曰剛曰居下曰無係應正明所以明无交害之故俱要本大

有之初說来然初雖無交交從此始矣無交故無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人之欲心易發而難制故聖人說出艱之一字特把個制欲門路指點與人○慎終如始便是艱

附解 別傳曰九居大有之初處卑無應未有驕盈之失故無交害謂未涉於害也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矣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所以有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揚止初字心危其終而惕之以艱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於侈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九上

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大有焉始不忝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普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無不載者本大車而往則任重不危致遠不泥自可以勝其任而免咎矣楊誠齋曰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通天下之至遠堯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有攸往无咎也○尹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當之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傳曰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按傳中字作虛字解大車二字是着力字或曰中即剛中是也積是充滿之意具文武之全才所以克壯厥猷耳着力又在中字（二說俱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胡雲峰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占皆臣職之當然也○湍雪松曰人臣而居高位為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為天子之盛蓄育人民為王之屏翰豐殖貨財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附辨 按此爻藍王貢獻說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彥陵氏曰小人弗克非罪小人也正責其責於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爻言小人弗克象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於害矣臣之事君只有兩路不以嘉謀嘉猷獻則以蠹國害民之術獻出此入彼更無別義

九四匪其彭无咎

按彭本以鼓聲遠聞為義盛多之貌匪其彭不極其盛也盛字泛

剛上來是功德之盛不極從處柔上來是不自居其功德之盛威福不敢擅名器不敢逼小心翼翼以事一人如是乃可以免咎○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勛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晳者當局不迷○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辭使去已

附徐經繹曰臣之作福作威玉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焉知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臣勞崇勛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也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處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眾志悅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彥陵氏曰註中大有之世四字不虛見得正是人

主勢處其盛最易負勢而不與下交誰肯虛己下賢然必寔寔的虛己下賢方能激發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交於我故曰孚曰信夫天下之心不自發由我信賢而發可見任賢圖治是係有的第一第○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遏惡揚善斷然行之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

附翁清雪松曰六五大有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處中而執之以柔心恍下賢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無威而五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無威嚴則玩褻易生處群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己任賢之君往往以優柔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通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本心之發見者言真懇之心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與發見不同其所以觸發其真心而使固結者全在人主至誠之一念而何可以偽妄參也○按上交者下之志下交者上之孚五虛體有孚故能發信從之志而成上下之交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按太平之世人情易流於玩惕苟徒有以孚之而無以威之則慢

度其有易心也故要成如此說為妙

易之心生。而畏倫者少矣。故信又利用威。則啓發中心防檢也。或曰此句重釋一威字。若曰君當此時見上下交孚多以易心處而無倫也。所以必威如而後吉。此易字全照初爻艱字來見處大有者。自始至終斷宜艱不宜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按此爻舊沿尚賢之解指六五為賢而上能下之所以得天之祐。不知此卦五為主不應上九又有君象蓋卦所以成其大有者。專以上下應之取義。上在五之上。其象為天。其位為師傅。惟六五尊而尚之。所以克當天心。而為天所佑耳。天佑正指五說方與彖傳上下應之之旨合。詳見後

唐凝菴曰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故五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無不利。斯其所以為大有與。此非五之應天而時行何以得之

吳因之曰大有之世。皆天所為。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運將衰之候了。韋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之。○思若啓而行若翼曰吉推則準而動則化曰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彥陵氏曰提出一上字。便見盛極當衰了。所以推本於天祐。然不徒曰天祐。而且曰自天祐。明天祐之有自也。所以表人主尚賢之盛德也。○項平菴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之無咎。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提論　吳因之曰處有之法只有大者不可盈一語道盡。初當有之初全要此處立定了腳跟。所謂縱放肆則日就曠蕩繞檢束則日就規矩。故言無交害以勉其始。上居有之極。正天人交伺之時。日中月盈稍驕亢便犯亢龍之悔。天命靡常。故言自天祐之以勉其終。嗚呼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持盈守滿之戒盡是矣。楊誠齋曰

八卦乾為冪。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倫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無一敗亂之小人。無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在二。大有之主畫在五。二卦皆以離之一柔為主。然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天。又曰順天。同心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彥陵氏曰吾人托身宇宙。即有蓋世功勳。返之本體原不曾增加分毫。只因自家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知不覺炫

擢出來。此卦以坤地載艮山。自人視之。則有地有山。自地視之。則
高。山卑。地總。只一般。此謙之象也。傳註俱以有而不居解謙。有字。
固要看。不居二字最細。不惟無誇張之念。真見堯舜事業。如浮雲
之過太虛也。故曰不居。曰亨曰有終。只是形容謙德之妙。自其行
無不得處言。則曰亨。自有成就結果處言。則曰有終。不必將目前
日後分兩截。○按卦德內艮為止。是其心收斂約束。外坤為順。是
其行溫醇柔順。此猶未見有功德而不居處。況但云謙意。卦象以
卑蘊高處正是謙。燕爾嶸曰。君子非為保所有者意卑。屈其一念
太虛不見所有。自然著謙遜氣象。皆從涵養純粹得來。只謙字是
至德。元不曾屈元常伸的道理。傳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

退讓而不矜。
有終解 潘雪松曰。謙為美德。由中而溢。惟君子能焉。謙能令終。逾久
而通。惟君子有焉。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升人已而忌
一江河之能納。歸之下而終無溢亢也。謙功讓能。自處於不競。而
升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斂之無而終靡盈虧也。功愈高。心愈
下。頷首有几。几之安德。誦盛禮。誦恭既耋。循柳柳之戒。君子之有
終也。○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味道者觀近。知道
者考終。於其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於謙者矣。
附錄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象之
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

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
已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
讓。溫恭允塞也。

○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傳曰。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濟。故能化育萬物。其
道光明。濟當為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
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按下濟是天之氣下交於地。而與之共
濟。不在濟物上說。光明是化育之功。昭著而不可掩。卑以居後代
終言。亦不指形體。上行者其氣上達。配天以成光明之化也。蔡虛
齋曰。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光明上行。即在下濟與卑
處見。濟可見謙之必亨。天地本無此謙。此是聖人覓出個謙意來
說。

乾本在上。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艮其道光明。坤本居下。其分也
故卑。今居上者。其氣也。坤承天時行。故上行。

○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三句。起人道句。逐句語雖平。而意則重謙。這邊。四者非有心
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者。天地人。運用處俱是
鬼神。○虧盈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流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
害福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好惡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曰尤曰

不可踰統承上四句說來見滑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皆萃於此隨其居尊居卑斷乎理決他不得所以為君子有終朱子曰尊字光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恭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蓋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也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

附錄 刘府銳蒙曰君子居尊則取法乎天道謙而抑之以為光居卑則取法乎地道使其上行而不可踰則君子所謂有終也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無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愈歛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無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蘇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附錄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無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於彖辭於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不曰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以卑蘊高之意夫深山大川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此可以知謙之說矣今人大病只是把人已兩念橫於胸中於是驕矜之念不勝多謙抑之念不勝寡所以施之於人已間者而不得其平君子損那驕矜的念頭去益那謙抑的念頭則人已兩形渾於大公之內如持衡較量而無偏輕偏重之患水不波則水平情不崎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自無不平矣裒多以益寡已所以稱物以平其施二句一氣貫下

彥陵氏曰此須先認一物字明白夫所謂物者非即人與己也耶乃聖人渾人己而言物者何也蓋謙說人己便分彼此對立之形罷吾身把萬物之中作一個稱則種種不平之念所從此化矣裒曰益初非君子作意其間多自宜裒寡自宜益亦適其所謂平者而已矣非謂傲不可長而故以謙持之也蘇紫溪曰裒是全然損盡益是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

附錄 問人己一體今矯之便偏勝恐反屬私意吳因之曰有意矯人則私也君子無意也此處須理會個大源頭益寡無工夫工夫只在裒多上裒多工夫又不在裒多上討來君子一心欿然歉然常見滑自己小了便自然有匹夫勝予之慨然又不是有意故自

謙亦是

損緣進德修業之心無有底止只覺得前邊有許大深遠許本境界自家些小強不濟事雖欲矜誇不得若止是人已上起見則一點驕心如何制縛得定決有發露時節馮厚齋曰稱物平施則無一物不得其平矣此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柔而又居下故疊用謙謙二字見其心純一無閒斷也謙則人所樂與即用涉險難亦可得吉況平居乎甚矣謙受益也不曰利涉曰用涉者謙謙君子用無不利特借涉川以形其妙 附錄 胡雙湖曰涉川貴於持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

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失一故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敬承曰人心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馭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張南軒曰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吳因之曰牧字說得極細心中一片精神漸漬浸灌於謙卑之內有薰蒸透徹行住坐卧渾不相離之意○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

六二鳴謙貞吉

吳作自鳴其謙者非

履此說貞是戒詞

九三成卦之主

按鳴字傳以為見於聲音顏色本義以為以謙有聞總要見積中發外之意○二柔正居下體之中其謙也充於內而見於外有不期鳴而自鳴者此非有矯飾而然也故曰貞吉貞即在鳴謙三見得出於中心便是貞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鳴字別解 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倡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

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疑於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乎吳因之曰人惟無謙之實心只要假此以取悅於人故巧言令色足恭無所不至若中心所自得之謙只據此真心發越出來足矣又何必粧點圖套側媚便辟為哉故得其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按勞不是別處功勞即對五陰而言卦惟一陽五陰皆待之而底績其勞多矣有勞不居是為勞謙凡謙必有其終而況勞而謙乎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所謂有終之吉者。即是此義。○胡雲峰曰勞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

附異解 有終 傳曰有功勞而持謙德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吐哺握髮。可謂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況有功勞可恃乎。若矜負之心未忘。雖知謙之善勉而為之。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吉必要之有終。有終必歸之君子者以此。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此可以見人道好謙之公心。

○六四无不利撝謙

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無不利也。無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況四以柔乘剛無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按撝謙不在形迹上表白。真有一段不敢自安的意思。發揮於辭氣容貌之間。撝者由中達外。暢達盛大之意。徐晉齋曰九三勞謙本無見忌之嫌。其在於四自當如此。 潘雪松曰四在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所謂下濟上行者皆於此取平焉故可以立萬世平施之則。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恐人疑撝謙為諂。故特言不違則以表之。吳因之曰君子處世只論心上安與不安。四之於三功不及而位過之。自家心上原過意不去。故撝謙以自盡。此尊賢尚功自是理上合當如此。若直為畢免疑忌之故而務表暴其謙則衰世之意諂媚之術違則遠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按五之謙只在不富二字上看出。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不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也。利

用侵伐二語此是極言謙遜之得民心處。謙為美德爭為逆德。侵伐似乎與揖讓相反不知人主誠以不富而致臣民之樂從即侵伐亦利他無不利可知矣。特舉此為例註中猶有未服一轉較呆。

胡雲峰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張中溪曰威武乃又德之輔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張而若曰侵伐非謙。征不服。亦不害其為謙也。若非不得已而征

之毋乃外謙而內好勝乎舜治温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微柔而不免密人之征聖人豈輕於用兵哉不得已也楊止菴曰以師伐國乃謙所不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益加所以成謙也彥陵氏曰吾有謙德而彼自不服彼自犯人遂之所惡遠物之所忌吾之所以不能已於征者蓋人主合天下以成其謙而有一人焉謙德所不能服不得不用侵伐以征之侵伐正所以成其謙也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降崇皆是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姚承菴曰上以柔居謙極人或有陵慢而不恭順者必用威以服之然其心本謙故術為文告之詞以鳴其謙若書所云予未知獲

戾於天下者斯豈不足以動衆哉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四句一氣說下惟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姚瓶昌曰得衆利用謙服遠利用威謙德雖盛而才力不足則懷德者多畏威者寡故曰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

附辨　彥陵氏曰上之鳴謙與二之鳴謙一也世因象中志未得語謂其與中心得者異不知上以謙鳴非謂其不本於由中也玩志未得語意正所以發明鳴謙之故蓋君子之志原欲合天下以成其謙有一人焉自外於教化不得不行師以征之此所以不得已而發於鳴耳玩象詞自見二曰中心得見其本於中上曰志未得見其出於不得已其為由中達外一而已矣

總論　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無凶上三爻則皆利而無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慫以易陵易忽易慫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無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無所疑於我而我無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翔翔呐呐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韶風致頌式歌赤舄至於征苗

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衆多者益之則衆物無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衆皆平而無有於爭亦無有於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吳因之曰謙者天地人鬼之所與故論其效則以大川之險而亦可涉以侵伐行師之毒天下而亦可用論其理則謙之又謙疑於過矣而益見其為君子然謙者多患作偽故曰卑以自牧曰中心得以防其偽謙者多易卑諂故曰貞曰不違則以防其諂若偽與媚則謙之賊也又何亨通有終之足云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以和樂取義即所為樂以天下是也然人心和樂以應不是矜幼說謂須中和位育之世則有之霸者雖虞似之而非順人心而動無求不應無為不成特挙建侯行師而大事以見例深明其無所不利之意彥陵氏曰惟其順動故利建侯行師而要之侯以聖衆心之愛戴師以衿人心之公憤即此便是順動即此便是豫○建侯取震長子象行師取坤衆象若檃張中溪解地以静鎮故利建侯雷以動威故利行師俱不若章氏合說為妙○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衆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按剛應志行句只是說個豫的光景其所以致豫之故全在順以動上此句遂為一傳樞紐○劉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志行全本應字生來而順以動者正明其所以應之故也順字實動字虛彥陵氏曰動何以言順自其動於一身者言之喜怒哀樂皆本之於復中導和自其動於天下者言之禮樂刑政皆出之以大公至正㮣乎人心之所同然而不攖其性命之情如是而已知

兩順以動不著落

楊誠齋曰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詳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之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知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的根源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上文言天地如之謂其如吾之順動耳此節則明所以如之之故以天地之動原無不順也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便刑清民服與三光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順動的道理原是三才合一的豫之時義豈不甚大○按天地順動只在五行二氣之流行上見四時不忒日月不過正是天地之順動處過謂失其度忒謂愆其期也聖人以順動謂其見於禮樂刑政者皆同民心以出治而未嘗參以情識之私我以順動民自以順應又何事刑罰而後民服哉刑罰曰清正可見不知亂紀清字對繁字看獨言刑

時豫之時最忌于和者殺機也可見豫者時也以順而成其豫而豫也。人只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此義而已。豈不大哉。兩吳氏曰。人之一身。觸頭則尾應。觸手則足應。一體受病。渾身不豫。何也。其血脉貫也。宇宙間只一個太極。天地與我。大家在這裏出來。一根一派。畫為三才。與人身百骸總爲一脈。何異。然則人一呼一吸。一喘一息。如何不與天地相呼應。故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懷怨。六月飛霜。人哀亦哀。人怒亦怒。哀怒如此。喜樂可知矣。民如此。天子可知。故其順其道。無不如之。此係寔事。非獨論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陽氣漸萌地中。及出地而奮。則鼓天地之和氣。發萬物之生意。故有豫之義。作樂。是制作之作。作樂崇德。不是用樂去崇其德。樂作而把吾功德心德。闡揚先大出來。即謂之崇。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者。冬至祀帝於圜丘而配之以祖。尊尊也。季秋祀帝於明堂而配之以考。親親也。此所以洽神人之和。蔡虛齋曰。先王作樂。本非為崇己德而設。然樂既作。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府也。姚承菴曰。曰崇德。曰薦配。總是感格天和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為豫。

附崇德別解　潘雪松曰。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什。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聚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殷祖考。

附禮樂解　呂東萊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經繹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　故樂由中出。以爾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興。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偽。為其經。豫止於介。介樂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為其情。樂至無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末已

初六鳴豫凶

按豫之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夫以小人之和。患藉寵貴其所恃。溺意而不勝張大者。即其所為。知恐不勝追悔者也。即見於鳴之時。知噫豫與謙對。謙之初即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人心之動。可不慎乎。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按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當豫之初而即以之自鳴志已窮於此矣安得不凶彥陵氏曰志窮即是凶士君子不可無自立之志立志如何亦曰其自視歉然而已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按當豫之時初與四應三與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無所附麗有介于石之貌無欲故也夫人心之初本自虛靈本自覺悟只為欲念汞洗把本來面目都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唯其淡然無欲本來之靈覺如鏡未蒙塵水未着泥見幾明決不俟終日矣不終日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貞字從介于石來吉字從不終日來

經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雖二以坤順之中正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也繫詞所謂吉之先見者以此○邵子曰寶鑑造形難隱妍蚩刃迎以斷容絲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介石意推明所以不終日之故姚儀昌曰私欲淨則義理自然漸次極則幾先自炳注咸池曰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脫利害之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依附權勢只是仰面看人聖人下一盱字曲盡其情狀夫以盱而得豫其悔可知但當乘此悔之一念速為改過可也有所留戀而不忍割其悔有不勝言者矣夫既已悔矣尚可以遲而成其悔耶遲之一字是聖人喫緊為人處彥陵氏曰小人依附權勢以希富貴專是仰人鼻息然其良心不死必有一段不自安處甘心為之而不覺者勢必托言於其事已成無可奈何耳故聖人不言凶咎第借悔之一字以動其良心而特發遲之一字以堅其速改之心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四何傷病在德不足以自守耳可見豫非能溺人人自為豫所溺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卦之所以成其豫者全在此爻故以由豫歸之大臣身致天下和平之福則天下之豫皆其一人之豫也豈不大有所得然所賴以共保天下之豫者實在天下之人而天下之才非猜忌嫉妬所能致故必先去其疑之一念而後同類之朋皆樂聚而為吾之用矣所得不更大乎所謂勿疑者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是也

吳因之曰、由豫與勿疑非兩件、大臣身致天下之豫、必非獨任之功、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但人情當未底功之時、推誠任賢、惟恐不及、功成業就、則驕忌漸生、故周公揭出疑之一字、點破萬世大臣膏肓之病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即、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彥陵氏曰、合天下之豫為豫、通體之。精神亦覺為之一暢

六五貞疾恒不死

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已去之義。按五之疾、成其貞者、雖本乘剛然本義必從沉溺於豫說來、見得已惟耽於逸樂、權臣所以固勢以竊其威靈耳。國有強臣權相、君必不能以自安、其過於柔弱與本柔而躁動、必不勝、六五得中、故恒不死。或曰、先王之遺澤猶存猶可藉以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曰乘剛、便見得在已、是沉溺不振的、以失位之柔、乘得時之剛、疾之象也。其所藉以自存者、僅祖宗未泯之德澤而已。亦危矣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張中溪曰、上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體能動、則有渝終之理、猶能知逸豫之不可溺、惝然而安、安知冥冥者之不昭昭乎。故聖人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無咎、胡雲峰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無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諸子相曰、冥者、陰柔、渝者、動體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陸庸成曰、志窮於中、則口不勝鳴、神亂於中則目不勝冥、聖人於三之悔猶懼其遲、於上之冥深冀其改、所以出入於人心之危者何如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大凡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在上而冥於豫、豈是可久的道理。聖人危言以動之、深冀其改之速耳

總論 黃卿曰、人心得意而欣、卜合而喜、宴樂而飲、揆皆一人之私情不名為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衆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汝吉曰、豫通全體以所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又止一節以所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言一而已、可懼也夫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尊、士多以慕富貴變其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履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事、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繇爻極著戒之

以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謙以三為主爻，故以象之君子有終與之；豫以四為主爻，故曰由豫。又象曰劉應志行，而象曰志大行也。然余謂謙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以征不服。知侵伐之皆為謙，則知天地之變盈流謙，正是天地之謙，不是天地之盈。豫有四之由豫，不可無二之介石不終日。知介石之吾處豫，則知天地聖人之不過不忒、刑清民服，只是天地聖人之順，非是天地聖人之豫。謙可鳴，豫不可鳴。謙之二處中，則由中之鳴，故曰中心得。上在外，則從和於外，故曰志未得。豫之初應四而鳴，恃其配以為樂，故曰志窮。鳴者心志之間可自欺歟。

䷐ 震下兌上

隨　元亨利貞无咎

隨以陽動陰悅為義，主王道上說。○按隨字內本義兼人已相隨二意。然必已足以致人之隨，而後人自隨我。意貫一則五者急果，是以致人之隨則治化洋溢，更無壅閼不通處，其事大矣。然隨主於悅，悅則易涉於私，故元亨而必合於貞，乃可以得无咎也。蓋惟天理以為動，說無而不假私情以為要約，乃為王者大公無我之道。必貞而後可為天下所隨，此隨之所以為難也。

胡雲峰曰：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震動而兌說，易失於不正，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壞生矣。

易於隨之以无咎，有深意焉。李隆山曰：君子體陽剛之德以主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不期人之隨我，而我自為一世之說隨。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按此彖傳與豫彖傳同。豫彖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所以致此豫者，故下就順而動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說，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隨時之義之大。[illegible]卦變剛來下柔，只是解隨之義，不必泥定九五身上。本卦原無柔忍也。此句剛字不着，加柔字看；加動而說句，動字不着，加說字看加。○吳因之曰：剛者柔之所隨，今柔而能致剛之隨，何也？自古君王奔走一世之豪傑，大抵皆以謹悌和易得之，能下人，故人下之也。彥陵氏曰：剛下柔，隨義已盡矣，而歸本於動而悅者，見其如揆精神之所給，非出於名分之束縛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彥陵氏曰：隨以悅而致，聖人恐世主認作私情相比昵，故點出一貞字來哉。貞者，天下人同然之心也。貞正所以為時，處所謂時，即是窮變通久的道理。隨時二字最妙，蓋時之所會，人情已有必趣之勢，王者因其勢而施變通之權，則風會人心不覺其一轉，故不

曰天下隨我而曰隨時隨我則猶屬私意而因時以為隨則公心公理於此可見○楊誠齋曰孰為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跡

潘雪松曰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濟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彥陵氏曰隨有四德而聖人置利於不言以見大亨處原是貞不是以貞為利而後可無咎也隨必貞乎貞而後顯貞必因乎時而後神時必托乎天下而後妙其用於不窮提出天下二字便見非可勢要利結而隨時二字大亨貞元咎意俱包在內

○隨時之義大矣哉

時出於聖人天下所不能違時成於天下聖人所不能外故即跟上文隨時說下以贊其大明其非貞不可也○按時者妙夫隨者也貞者宰乎時者也施當其可之謂時達諸勢之謂時協於義之謂時審於幾之謂時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蔡節齋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公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程子曰自晝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只是時有所未可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雷藏於澤中也雷當蟄時隨時而蟄故名為隨以先天閒闔觀之正在大寒雷收聲之時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宴息雷藏澤中不輕泄其元氣以養來春之生力也嚮晦宴息不過用其精神以養來日之作力也息必於晦從閒然處用功養來發之中也息者自心也心自有息息必歸心綿綿若存為天地根外若藏息中則生息息之為理微矣

袁了凡曰晦者明之反對面為嚮人之神明出入皆在面前曰嚮晦則舉吾之精神意念皆收斂而歸於閒然寂嘿之中也宴息從洗心藏密來放下身心安閒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魂猶在擾想加絕不得謂之宴息○程敬承曰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寧神於定養氣於懷而於其中滯萬慮進衛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附按雷藏於澤為隨雷入於地為復嚮晦入息所以養陰也至日閉關所以養陽也一身之夜氣培於息天地之先氣培於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按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然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

之心非廓然無主之心矣故曰渝夫虛心從人亦受益之道也
退所隨者不得正耶得正則吉聖人即從有渝處加一砭亦只是
要他不失其心之初也然心之初體廣大無涯若斤斤持揀擇之
念則和兒獄小了心量故聖人又以出門交有功廣之此句只是
出上六貞字意不是把公正對說○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守
宦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
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須隨
時之義何如耶能不入於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
以為群則一出門皆有功之交何失之有
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為同人於野此爻惟出門然後

為貞心之勁原廣濶若有所私昵臨而不廣即此私心便是不正
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為貞然後得吉而以有功
林次崖曰官有渝三字聖人下得鄭重見得隨非小可連心體都
變換一番豈可不慎出門交句玩本義不私其隨語只是擺脫得
開不阿其所好意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渝矣必須從正乃吉戒之也出門而交不牽於私其交必正
矣正則無失而有功或曰不失聯失丈夫看來知云天下皆吾友
不失一士之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蕭曰遠著德比碩重正合此爻義繫之一字專是比昵私情夫所
繫者小子所失者乃在丈夫豈不可惜爻詞雖不繫凶咎然特用
小子丈夫四字正見從違之失且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因之
曰才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二陰柔質地先不好了故因與切近
而相繫繫者臭味相投而眷戀不舍之辭失者情之之辭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繫剛有以自立而
柔不足以自立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彭陵氏曰德望若大夫人孰無仰止之念然有所繫則必有所失
亦擇之不早持之不堅耳欲從正而不可得所繫不可不審矣
吳臨川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嚮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繫

纏若繫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
因為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
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隨有求得
句是疑之之意防之之意非幸之也言四陽當任而已隨之其權
其勢盡可有求而必得然如此只知有勢知有利而或以有求必
得之故而反自失其守驕大非擇繫之初心矣故戒於以貞自居
賢其道德而不利其權勢可也居正對邪看居貞則利深明利之和

利耳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也志舍下是遠近不兩立也在二則固繫初
明其弗兼在三則固舍以堅其所繫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於隨有獲雖正亦凶有獲謂
得天下之心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
心從己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
以明哲處之則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何咎之
有

彥陵氏曰凶字跟隨有獲說即所謂招權植黨是也然凶而出於
貞以貞得凶君子正不必生規避之念也但要處之得法耳有孚
在道正處之之法也在道又本有孚來然所謂在道者亦不是毋
敢作成作福之說本之以忠誠而凡福國利民之事知無不為
無不力此之謂在道然人臣心力俱竭或自恃無他信手做去不
顧主上之所安者有之故有孚在道者又必濟之以明則體國之
忠與知幾之哲兩得之矣又何咎○要知人臣精白一念非專為
避凶欄然當權勢極盛的時節內盡其心外守其節非胸中光明
洞達有大識見者不能故指之以為明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主腳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

時文若心皆投左右或是暴白心跡以自明無他聖人一切不用
所居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若慮威權太盛而解使去已則
衰世君臣互相揣摩之術也豈大臣體國之忠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彥陵氏曰義即所謂貞也不凶於事而凶於義義之所在君子乎
不必避也當此地而能以有孚在道處之非明者不能也不惟可
以保其身名而國家亦得收忠蓋之益天下歸功焉○大抵人臣
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系字故爻象特提出明字以為處
盛者箸鑑
九五孚于嘉吉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
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膽相照無毫
髮之嫌疑也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程敬承曰六二繫小子者
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
賢臣不免在明主稍其形迹什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
其吉可知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所謂取人以身是也
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黃葵峰曰上在卦上人臣勞盛之時也而居隨之極則驕放隨者

也勢力維盛而忠主之志特之益堅故周公繫其詞曰拘係之乃從維之所以形容其忠誠之不可解也此念可通神明而況君臣一體者乎今上文則主人臣從便於作之

存疑蘇紫溪曰此爻當以程傳為是拘繫二語只言其民心固結之極耳上六居隨之極是君之誠已通於民而民之維繫於君莫有若或結之而不可解者也太王嘗用之以享於西山矣太王去邠之時民之從之者如歸市而王業之基寔始於此非民心維繫之大驗耶

○象曰拘繫之上窮也

窮字作好字面看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庸疑奄曰隨

道至上而窮惟恐不得所隨不特如二三之繫而已故又加拘字存疑矣因之曰隨人之道正與乎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乎誠之義蔡虛齋曰隨道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備矣○陸庸成曰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亨貞爻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只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也隨無故也無故而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畢止則聖人宸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按序卦蠱者事也雜卦蠱則飭也合彖方盡蠱義此卦不重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元亨以天運言涉川以人事言先甲後甲亦從涉川說鄧潛谷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蠱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為蠱蓋積漸使然也世至於蠱天運必有元亨之期時至元亨人事必當效利涉之用是之謂天人相待之理利涉者不避險艱不恤流俗奮馮河之勇以求必濟也先甲以原其始不固襲前人而悍首事後甲以慮其終不苟且目前而幸偷安此乃所以善用其涉而元亨可當矣

彥陵氏曰此卦利涉與他處不同是聖人要他打起精神幹事不可畏難苟安的意思此一語最為喫緊慮其有所退托而不敢前也先言元亨以鼓其銳慮其狃於目前而不為長久之計也再言先甲後甲以善其謀無非示之以利涉之道而已

傳曰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處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

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謂有所變更也○御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為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吳因之曰先甲後甲是一時是一件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為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的道理

彥陵氏曰卦變剛上柔下上下兩不相交矣所以君日驕臣日諂只是因循苟且過了日子坐待其敝而莫之救信乎上下不可一日不交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舊解卦辭從天運說向人事去傳從人事說向天運去不知聖人言人不言天卦詞曰元亨隨着利涉等詞要人著加去治蠱不可後事乎因仍彖傳付元亨隨中有事天行等語要人上緊去做不可不必自失其機會此皆常人治蠱之術○要脫淨聖人說天處治是鼓舞人知所補的意思

按元亨未便是已治言蠱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知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治蠱至於元亨者蓋亂極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蠱於不治自得元亨者玩本義至於二字可見蠱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往有事正是治蠱之法諸卦俱言往有功蠱獨言往有事正是要人打起精神幹事往字就有加須如救焚拯溺猛力向前一毫迴避不得先甲後甲本是人事而乃曰終則有始天行者恐人畏縮不前故以循環之天運動之○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於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

復有天故曰天何也即指人事為天是不盡人事便是逆天

吳一源曰蠱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於癸而復始於甲也終則始者天之行始慮終者人之事所於未治之先而審於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無畏難無忽易大善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以民風言之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類者起矣而己德未成作新無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非徒一奮勵而輒止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己德

之也振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周安曰振民若
所以起其畢巽之痲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痲
[illegible]玉堂深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日鼓日舞無廢惰自安之習
於己務涵養其德使日新又新無逸豫自止之意
[illegible]溫習於日民心之蠱以玩惕頹廢未知所振作取振都鼓舞興
起之夢故曰作新民育德者淺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啓
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若不在條教號令上得力蓋治其本也譬
之良醫治病振若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按舊解則治己
治人平對程說則振民在育己之德諸說則振與育俱在民風上
說俱以待參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在初未至大壞極敝治之猶易初六以陰居陽得治蠱之道故
為有子而考得以蓋其愆而无咎然既謂之蠱則亦危矣不可以
蠱未深而忽之也必知乎此而危以處之然後能經畫萬全整頓
蓋藝故曰厲終吉○不曰君臣而曰父子明其無得委爾人子能
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此人子始事可以無憾然幹蠱
終非易事少涉意氣必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又戒之以厲厲正吾
成其幹處
彥陵氏曰有子考始得无咎然則考之所以不免於咎者皆人子
成之也明乎此者可以子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張雨若曰蠱雖由考致然其一段望後人替幹的心何等緊切不
承其事而承其意所謂善繼人之志者此也聖人只要人幹蠱治
他以傷厥考為鮮故特地說破○楊敬仲曰不得已而幹父之蠱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
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
承因仍蠱弊殊為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林次崖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可自恃以剛
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illegible]不可正也不可

固執以為正也傳曰母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
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彥陵氏曰不可貞正是幹母蠱之法蓋事英主與事庸主不同英
主喜於有為一轉頭便隨我去做庸主極怕事的必委曲周旋方
克有濟若一味亢行己意反啟其畏難苟安之心了如何能幹其
蠱姚承菴曰用剛以振飭是治蠱之貞然事當巽順有不可執持
其術者是謂不可貞不可貞只是用其貞處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彥陵氏曰得中道即在不可貞看出蓋蠱以幹為貞然蠱在母而
自認以為貞必欲亢行己意未免失之太過不可貞處即是中而

渫中以幹母蠱乃所以善成其幹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按三過剛不中立意失之太銳所以更張無漸不免形親之過故小有悔然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則雖做得快卻是幹所當幹不至於不詭其卿故無大咎要見得能幹雖小悔亦無咎斷不可有所為於便不去幹耳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彥陵氏曰提一終字見得人臣為國家革弊當為久遠計不當為目前計終可无咎便必邀如之悔哉聖人只是要人立將的意思姚承菴曰論到周旋無虧處則過剛不中不無小小之悔故周公

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劉習齋曰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彥陵氏曰治蠱當如拯溺救焚惟恐緩不及事乃用裕以養成其蠱為人子者能無汗顏故聖人借吝之一字以儆之然不徒曰往吝而且曰往見吝者謂往即立見其吝也往字有過一日偷安一日之意

朱子曰此而父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卻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卻未免有悔其他諸公且欲寬裕無事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卻憂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彥陵氏曰裕父之蠱者彼必託言於不忍彰親之過更張不如安守之為得也而聖人直曰往未得破其規避之念也故君子寧為三之悔毋為四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幹蠱貴剛柔相濟二五正應主臣一心相與勵精剔弊以光先王之令緒所謂中興令主也善繼善述之名洋溢中外矣故曰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傳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其德在臣其譽在君也彥

陵氏曰承以德雖屬九二然其所以使之能承者必定有一段精神契合處臣雖有德而君不用孰從承之

別解　鄭狹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於親矣幹蠱而親不失其令名此為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也象曰承以德也既曰蠱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敝而曰承德若不知其為前人之蠱然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不以王侯之事為事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而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

君臣不在事中事外看

爲史所以聖賢之心無日不在天下當蠱之終而曰高尚其事非徒爲高爲潔自保自重而已惟不受世累之人然後能濟世也〇高尚即在不事上看出

胡雲峰曰初至五皆以蠱言父子上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巽之權而不爲而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法艮之止而不爲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陸君啓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則也正是高尚其事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思無事功之人難事功習勝人好爲且以擬功名此風漸不可長上以不事自高欲以節槩其衰也宋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〇吳因之曰聖賢處世前後無而截上之高尚正是辨華釣渭時事一當事任便會涉川於蠱先甲後甲所謂志可則者以此

總論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名爲太平無事而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偷而衰亂之萌起矣蠱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起故又皆以父子言之明公養其疾至于而發也陸君啓曰治可仍也亂可反也蠱之時外貌而内蠹潛鮮而陰消以必不可仍之時而無可措手以不容不變之勢而相與溺安治而亂亂而後治之難無如蠱〇按蠱以裕爲六以幹爲貞曰悔曰厲積漸須漸惟尹化戒太速也然意寬承考雖厲何傷有悔非咎〇諸爻中說爾身字最有味木之有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之有幹蠱之所托而治者也是把自家身子擔當天下蠱壞之勢盡力向前如一條擔子挑了一般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彥陵氏曰卦義以凌逼爲臨非君子真去凌逼小人二陽浸長逼一陰陽而大之稱如初出之日光焰逼人小人自抵當不住似乎有凌逼的意思元亨以勢言幸之也勢不可恃故又設利貞之戒貞者以理自持而不恃壯妄爲也八月有凶句不是天運循環之說是浮陽方浸長而浸漸之漸已而自前信步元亨不是恃而以理維勢都無之何可以弗貞〇吳因之曰元亨來是實事只攙他浸長之勢可以元亨貞正所以維其勢而得之亨也凶字正與元亨相反不直曰凶而曰有凶不知凶而知凶也元亨利貞是言目下纔臨卻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見其不可不貞救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夬不言亨復與泰言亨

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之浸長方興之勢也。故盛莫盛於臨○傳曰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無及矣。

附八月辨 胡雲峰曰、八月有三說。臨、觀、反對。觀八月卦、一說也。歷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陰。凡八位、八於數為陰。於象為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為陽。於象為日。二也。復下震、震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三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徐進齋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按浸長內包二意、有漸而

長不急驟意。又有方來未艾意。

說而順剛中而應

按此二句、俱要承浸長來。言雖挾剛長之勢。而又有和順之德。有剛柔相濟之美。此所以善其為臨。所為元亨者在此。所為利貞者在此。故下文直接大亨以正之辭○內悅者、心氣和平、不以矯激自負也。外順者、舉動合理、不以意氣自逞也。剛而曰中。則天德自強。而不過於亢厲。又上有君以為之應。其志得行。皆所以明利貞之義。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按大亨以正句是占辭、此句把上下兩頭、天之道句。即天道以明利貞之義。上下各自說。不相蒙○吳因之曰、說而順內外一正矣剛中而應人己一正矣。卦原有正之義。故其占不徒與之以大亨而又戒之以正。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蓋造化當陽氣方長之時。發育之氣漸以除盛而肅殺之氣漸以消落於此者、天初非有心於[illegible]之不期其然而自無不然、一一而已矣天道不外於正。而臨小人、[illegible]可不正乎。故觀於天而利貞之戒益[illegible]

孫[質]菴曰、天道不可一日無陽、無陽便不成個世界。故其心未嘗[illegible]小人與都只在正不正之間。使君子[illegible]矣。故大亨而必以正。方與天之

道合。以天道原無不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不久危之之詞、使君子預為之戒耳。趙汝楳曰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此際已恭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細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謹於未亂也。

[illegible]成曰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繼之、凶立至矣。○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按澤之上有地只取地臨澤義然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
至於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無垠也君子體之以臨民無一人不
欲復其性無一人不欲安其生也故為無窮無疆之義胡雲峰曰不
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
度量如坤土之大
蔡虛齋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容保二字一串說
群黎百姓皆在吾納受之中都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無或失所
都保也只是極言其仁天下之心吳因之曰無窮無疆要玩味凡
教令科條一布不患有所及有所不及所患者民德貴與日俱新

上之人若見百姓稍稍向化便自息了念頭只是自家意思易窮
之故自古教法詳盡勞來匡直肫肫不能自已只是此念自無窮
盡耳又是空有這意思定有個運用處則所謂又從而振德之者
是已容保不專是足其衣食凡使之樂其樂利其利皆是遺樂利
不患其易窮所患者風土不同苦樂各異也若精神運量不到不
能一一與他調度規畫則其容保便有遺而不及之處矣無疆者
天下無不被容保之民也

初九咸臨貞吉

彥陵氏曰咸字本義作皆字解若據傳作感字解愚意臨而曰咸
者謂以咸之道為臨所以而君子之廣大也此卦以初二為主皆
以咸臨為辭明君子一體之義然初當君子道長之初聖人慮其
恃壯妄為故戒之以貞則吉要知君子原無不貞勢值其感應其
有所恃而易逞故也不為小人所中傷即是吉
附李隆山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
又亦謂之咸章氏曰三陽在下為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
下為咸臨陰陽之氣潤感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行正不對榮身肥家說正對好剛使氣
說君子之志只欲行其正於天下而已若欲乘此機會植黨求勝
務洩不平好逞私氣一有此念則邪也何以為貞何以能咸臨而

說○看說君子欲行正於天下故不得不以貞是君子之貞全為
防小人非以自治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按二與初同一咸臨而二獨不言貞者以其剛而得中是秉道嫉
邪而不傷於過激者也即此便是貞且上進之勢較初又不同小
人自是阻尤他不滯故初必得貞而後吉二即以咸為臨而已吉
然不利後謂其不知別小人以為臨則小人自不敢萌中傷之念
所謂吉也吾道可以大行而無所阻遏無所礙處所謂無不利也
○彥陵氏曰君子最惡勢孤初二相倚而成其為咸臨然初之咸
臨謂其與二協力以為臨也二之咸臨謂其率初同往以為臨也

又當以一爻為主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諸子相曰未順命三字正明所以咸臨之故小人黨邪害正未順乎君子之命不得不進而臨之豈恃勢哉石子所欲命於天下者而行正而已○蘇子瞻曰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無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漸喆陽與其欲而陰免於害故無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按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時當剛長自度不能見容故以甘為臨和媚逆以自結然君子不受非道之說何益之有為小人計也不

用甘臨惟用此憂之一念改行從善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之矣然則何必以甘為臨自取罪戾哉○彥陵氏曰憂之一字是聖人開示小人處小人不得已而以甘為臨其心惟憂不見容於君子也今又曰无攸利則小人之情窮矣故特借他憂之一念去撥轉他若曰既知所憂則自有無咎之道正不必以甘為臨耳蓋小人而能知憂即是良心萌動處即是可與為善處聖人所以與之以無咎廣自新之途也

項平菴曰六三以甘媚臨而無攸利見君子之難從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所心矣

附辨 按下體三爻咸主臨民說然此卦乃陽長陰消之卦主君子小人說為妥上三爻只是發明君相之道相道在任賢而勿貳故發至臨之義於四爻君道在知人而善使故發知臨之義於五爻君子用而小人退則無疆無窮之治成矣故發敦臨之義於上爻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不是德不足之說為其居二陽之上所以用甘為臨以冀免耳聖人不言所以免咎之故而咎之不長即在既憂上潮欲小人深思其故而速憂也

六四至臨无咎

楊龜山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姚舜昌曰六四柔正大臣得初九正應而與之意氣相投如膠漆之固不以勢位拘不以疑貳間也相臨之至者也如此則得為相用人之体又何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凡人之相與惟與味相投者兩下精神自相為凝結若非同德則浮慕下士之名而外親內疎者有矣如何有這一段懇切諄篤的意思隨五之爭嘉亦此意也故兩處小象一般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傳曰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

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天下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則任之以臨下乃所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〇按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悃愊而難合舍甘臨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為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附解 胡雲峰曰六五自是柔闇之主何為以智稱蓋謂之臨爻是以已臨人五處中下應九二不任己而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皆出於此歟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

光大言於坤用公爻辭獨於臨之坤體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於內坤以藏之故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項平菴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為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徧知也〇按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不自用而任人就是行中之謂二字是點醒語如云所謂大君之宜者在此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古稱明目達聰而獨以作聰明為戒正是此意

上六敦臨吉无咎

按敦知敦篤之敦只取厚意主王道說正所謂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是也百年必世久道化成其吉可知必如是而後毋負君天下之責故又以无咎足其意若主下賢說表裏如一之謂至終始無間之謂敦

附解 吳臨川曰坤之上盡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地厚而載物上六陰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此爻取載乃臨卦之正意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〇按志在內即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若把天下國家置在度外即有些小德澤終是淺薄〇主下賢說志在內即內卦二陽尊德

樂道之念若不本於中心之誠則其終始無間最難故象獨原其志

附解 吳因之曰二陽之臨也非二陰之避正逆聖人就向此處凜凜憂危如可立待何也蓋君子當碩果既食之際玄黃戰敗之後悉喜喪氣無聊不平已非一日至復亨剛反其氣稍振然如久病之後一脈纔延未思馳騁及二陽浸長物勃方興能不可當如出匣之太阿所向來許多不平之氣最易向此處發洩便要做得乘[illegible]獗田臨所以聖人慮之不得不切而其幾不得不危〇金貴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無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王與二

應問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臨夫亦敦
篤其成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張幼于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
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君臨莅小民之道也
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
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二咸臨下臨上剛臨柔
也甘臨至臨知臨敦臨上臨下柔臨剛也諸爻無不言臨者既憂
之者及甘臨而為至臨敦臨也兌終為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艮終
為孚敦臨者君子之德咸者臨之體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容也
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之賊言邪也

䷓ 巽坤上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按自下觀上曰觀讀平自上示下曰觀讀去卦名為觀正在為人所觀
仰上見渾然本義推本到中正上去惟其可以為人所觀仰纔成
其為觀以本於中正本體原是精微第謂之觀便有政教之施聖
人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揭不薦顒若淵微玄妙處示人以觀
之精也觀者顒也不薦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也有孚其
於盥顒若寓於不薦總是篤恭不顯意○吳因之曰此八字只是
觀字註腳將祭而盥盥而尚未薦這時節恰是什麼境界凜然
肅然一毫妄想雜慮也是容着不得為觀者其心須常是這樣光
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斂愈細愈收愈密無一息不似盥

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無斁
亦保正是此意
辦胡雲峰曰諸家謂盥者祭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
也本義但以為將祭而盥手盖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也非盥也
諸家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盥之時本義則謂盥豈有不薦者
孝子之祭豈皆有至薦而誠散者獨就觀示上盥而不薦之義
以喻五陽在上無為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
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
顒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蓋不待觀其
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蓋與未占有孚略同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按舊解大觀主位說順巽句主德說中正主作用說不知卦所成
其觀者只在中正二字若中正止在作用則所示人者亦有形迹
之可按矣非盥而不薦之意愚意順巽是說他性情中正即其德
成也德也至若大觀二字亦要着落不徒曰在上而又曰大觀合
巽順中正以為觀而後成其大也若止是說位何以謂大觀
様欵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為天下觀也中正則其所以為
觀者通章全重此一個順巽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為
巽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
陰陽以示人於恭與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

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巽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也故謂之神○吳因之曰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無躁動決裂之狀巽不是入於理其心收斂退藏沉而不浮潛而不露之意所以養到中正田地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按下觀而化句不是申釋上文正看着上文說來推出一層語徐進齋曰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彦陵氏曰中正者民之本性也各率其性之自然而不識不知是之謂化不顯篤恭之妙也

胡雲峰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同朱子皆以為是聖人不犯手做底盡盥則必薦不薦是喻聖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喻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按神字緊頂上文化字生來只是形容中正以觀天下的妙處夫下觀而曰化其中不知不識之作用皆本聖人精神心術中鼓鑄出來不落形迹故名之曰神神無可象故借天道以形其妙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即此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教教之所在即是神所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下觀而化故曰服彦陵氏曰天之神道無可觀觀其四時不忒者而已此之謂貞觀非體察於無聲無臭聖人之神道無可觀觀其中正以觀天下者而已此之謂大觀其機妙於不識不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耶盥以默顯神非以神為教正與思天下以神有辨天道變化而無心聖人有心而無為此可盡二神字之義

吳臨川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妙天道於不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程竹山曰天道聖人其化育皆無迹者也無迹故神然其所以為觀則皆中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彝物則各順其情天也聖人也一而已○彦陵氏曰以神設教故用觀所謂目擊而道存也若以言設教則不用觀而用聽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潘雪松曰風行地上遊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風滑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僿以庶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樂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劑焉則以大觀在上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

按記曰脩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即此便是聖人之設教處然要歸於使民中正而已此與上文神道設教語正相發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按傳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九五大觀在上初雖童亦得被其餘光只是自家淺遠大的見識在小人正所謂遵道遵路者何咎之有君子當此而不能光照聖化翼贊感治不有負於明時乎識者羞之之彥陵氏曰觀乃陰長陽消之卦初爻聖人還他本等名色欲其安於小人之分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彥陵氏曰道属於小人則非君子所宜可知然提出一道字正見小人之分當如此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是此意使小人而自安於童蒙常之則矣故曰天下難治以其知多

六二闚觀利女貞

從門內窺門外曰闚

彥陵氏曰初之童局於才二之闚短於識○按童觀是茫然無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知以管窺天一線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所為可知已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大夫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亦可醜是激之之詞○彥陵氏曰此二爻正見神道設教之妙自上及下由外及內無人不陶鑄於中正之內童觀雖是小人之道然不以小人而不觀闚觀雖為大夫之所醜然不以女而不觀吁神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王童溪曰我生者我之動作施為也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三處進退之間觀我生以決其進退耳○吳草廬曰生者人之神明所得生者即仁體也非內心自後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光總在觀光處立腳

彥陵氏曰此爻意重在進上聖人把進退並言者不是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之說蓋士君子進而觀光上國其意專欲贊襄聖明以圖不朽自反生和其才德不足以大展則必退而修其所以進之則學益不敢苟且以趨功名之會也若謂不可進則退則退反為苟拙之地矣豈君子所以自處者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彥陵氏曰進退而本於觀我生則其進其退我得而主之矣進固可以行道退亦所以脩道也何至進退而失其據哉所謂未失道者以此○道者生之理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按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名物燦然明備故曰光觀莫明於近四最近五故道德之光華幸得於親炙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闚觀已也此景併千載雷膺之希覯於此儕高不賓之節得毋有負於明

將乎故跡遊之臣利用朝覲草莽之士利用仕進作賓王家同慶
觀光之會可也
傳曰夫聖明在上凡懷抱才德之人皆須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
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賓於王古者有
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胡雲峰
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指五之自觀則曰生出於我
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曰達於國者也不曰君之光而曰國者觀
其達於國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徐舊菴曰明君在上以人為政則必賓禮朝覲之臣賓興賢能之

士相與商治而為之臣若士者亦各從而尚之以故向宣之職而
成建道之功非特為寵遇之故而已○按爻象而賓字不同用賓
者言用作賓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禮而獨正明所以用賓之
說
附解 楊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
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
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
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己所
以重道也
六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中正為觀在上之君子也故觀已所行果能執中守正一如
九五之君子然後可以為大觀之主可以使下觀而化何咎之有
附錄 李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
感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
觀我生君子无咎也孔穎達曰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
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著已乃无咎所謂難乎其無
咎也
附注 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民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
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
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懿以道如五所僅曰九咎觀未易盡我柳

觀我而曰生謂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後可與人並生也我之所以
生者中正而已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亦只是觀我生以內意王者通天下為一身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潘雪松曰處廣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為人所觀者猶九五為人
下所觀之地雖曰無位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其生[illegible]
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為非
已咎哉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觀我因人反己則曰觀其
[illegible]無所[illegible]

平竹史峯師

此論甚有心領神識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雖無位而其爲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已故曰志未平蓋君子以垂世立教其一體萬物之志原自如此

附餘 崔子鍾曰上九無進退之跡無賓主之利但觀已所爲蓋憤世嫉邪其志未平武王垂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西山采薇焉蓋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楊慈湖 項平菴曰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寔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蘇紫溪曰國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大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徵惡者衛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大虚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蓺也適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内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心

閱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上經說統三卷終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四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按此是去閒之卦。如舜之遭四凶。周公之遇三叔。孔子之值少正卯。到了盡頭路處。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單單說個用獄。要想聖人大不得已處○吳因之曰。治化惟有所間。故不通。噬之而嗑。便是亨通處。然其噬之也。非用獄不可。蓋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若強梗為間之人。復從輕恕之法。優容之典。未免養奸而縱惡矣。故須用獄以痛懲其罪。去間的道理。合當如此○獄之一字。與刑俱包在內。

傳曰。不云利用刑而云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楊誠齋曰。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彥陵氏曰。亨固在噬嗑上見。然必噬之而嗑。然後得亨。此所以不容已於噬。[illegible]故曰利用獄。附蘇子瞻曰。道之衰也。而物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楊敬仲曰。君子在上。有小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奸間之。則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執不服之國。則除之。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嗑。勢不容已於不噬矣○彥陵氏曰。物在頤中而不噬。則人君之咽喉塞矣。梗在要害而不去。則王者之教化塞矣。刑罰所以濟德禮之窮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按卦辭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便見必噬嗑之而後亨也。下文正是噬嗑所以得亨處○按舊解剛柔二句各自說。雷電二句交互說。若據鄭孩如解。把剛柔分句做主。而以動明二句屬剛柔得中一句屬柔。詳見後。吳因之曰。剛柔分句。固不是交互也。不是截然兩開。要把兩件相並相較說。見得逈別。相等而無偏重之弊。故

曰分。

解蒙 此卦震剛在上。離柔在下。㧾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強禦而燭奸偽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即上文動而明。但此重合。而相濟意。剛柔分已是得中。此又云柔得中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重卦變說來。然又當以柔字為主。得中處。見其不流於姑息耳。不當位有三說。一主未能致天下刑措說。一主遇難治之獄說。一主單承柔得中來說。

附參 鄭孩如曰。剛者執法之義。柔[illegible]矜恤之仁。剛柔並分言。其有仁有義。並行而不廢也。明者精察。動者決斷。明合動而明發。顯動合

明而動益神。雷電合而章。此剛德之善者也。柔進上行當折獄之
位而得其中。柔而有制。不至廢法而長奸。此柔德之善者也。是雖
以陰居陽。為不當位。而利用獄也。○按剛柔句正言其有剛有柔
漫說剛柔不過意至下文動而明二句。乃言其善用剛處柔得中
句乃言其善用柔處
吳因之曰。剛與動有別。剛者。不姑息假貸。法有所必伸。刑有所必
用。動者。剖決能斷。宜入即入。宜出即出。無猶豫淹滯之意。陸膚成
曰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
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重輕。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
施上服下服之刑。蓋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

小司寇曰登中。無非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威明之
善。從非五之柔得中孰為刑之主哉。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按雷電相合而益彰天威之章著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
明。則明罰勅法見焉。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警之意。罰
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明罰所以勅法也。○彦陵
氏曰。此先王刑期無刑之意。奸宄之敢為梗而罔忌者。以法之可
玩也。然國家未嘗無法。而恃法不堅。則奸民或反借法以行私者
有之。故法不可不勅。而勅法必本於明罰。辨別其輕重大小之等
而毫不可爽。法度自然整飭。而民自無所玩矣。未間而預為之防。

先王仁愛之心溢於法外者如此。
馮文所曰。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之於先。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
而言勅法。勅之於初。使人知所畏。蓋不得已而用刑。而必不欲用
刑者其心。所謂柔中也。○潘雪松曰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誤而
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
故言明罰。而法以制刑之中。或縣之象魏。或讀之黨州。凡以嚴示
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弄智。故言勅法。利用獄。是臨時
明罰勅法。是平日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按趾。乃人之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之道。楊

誠齋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
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小懲
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故曰无咎。○卜子夏曰戒為治者。不可以不
禁其微。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止之於初。故知所懲誡。而不敢長其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按舊解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謂二自滅其
鼻。如云貫心力之意。其貫解息意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都二有
中正之德。心無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

所忿者剛暴之人非嚴刑峻罰不足以服其心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咎矣滅鼻意正與噬膚相發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陸庸成曰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附解 呂涇野曰去惡不嚴是長奸也克己不力是習欲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淺其鼻根株悉拔矣於咎何有書曰除惡務本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楊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無有服從者能不遇毒乎然彼為間而二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為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無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明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也陸庸成曰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知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己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己無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於以合一卦言之則為間以六爻言之居大臣之位則為去間者大司寇掌邦刑者二三皆刑官也以陽剛居柔有果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雖遇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金矢可得矣然死不可復生斷不可復續故必艱貞然後得吉○艱在存主上說其難其慎惟恐有不[illegible]之情也貞者無黨無偏不狥情不畏勢也吉者天下無冤民也

按金矢有兩說一主訟者說詳見胡雲峰說中若據周用齋說謂其用剛直以為斷也以剛克強以直理枉故曰得金矢主聽訟者說

立行可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為主以利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即慢易偏私之心是也應聽訟者之心有所未光故以艱貞為戒大畏民志意却不動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天子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太柔則又流於姑息五正所為柔得中而上行者以此用刑即難治之獄其情無不輸服故曰噬乾肉得黃金然獄成而獻之王無更生之望矣故必持之以貞而其心

尤不敢忽。罪即與法相應。而常若有未悉之隱。慄慄自懼。貞而含之。以厲乃得无咎。○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柔噬。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王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言朕言多懼是也。

按貞厲、即艱貞意。但在人主身上說貞。所謂不狥左右。不主先入。不任喜怒是也。四先艱後貞。五先貞後厲。詳見李衷一說中。但厲字較艱字更痛切。有深加矜憫之意。○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詘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艱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附金矢黃金辨 胡雲峰曰、九四金矢。五獨得黃金何也。訟獄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矣。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承貞厲來。夫以柔中之德。必兼以貞厲。方治獄而得其當。信乎獄之難治矣。○歸震川曰、威明中正。治獄之道。艱貞貞厲。所以治獄之心。

上九何校滅耳凶

此罪大惡極。怙終不悛之人。校既滅耳。非可懲改、凶莫甚焉。傳曰

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無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其耳。誠聰之不明也。○彥陵氏曰、罪一人以警千萬人、所為明罰勅法者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錢麓屏曰、王者明罰勅法、所以示天下趨避之途、無不明且盡也。上九玩法而聽之不明。故何校滅耳以罪之耳。若能聽於屨校戒趾之時。又何至今日乎。

附解 桑翁曰、耳之聽也。其心接乎物。其為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弒父與君。皆不聡者之以漸而積之。故耳所以罪不聡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為心聡。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止塞、更無開悟之日矣

論括 吳因之曰、薄刑加於小惡。極刑施於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無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中明利用獄之意

蘇紫溪曰、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飭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叮寧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懇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憂聰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噫是可以深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噬嗑者刑罰之教也。賁者禮樂之化。

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按賁者飾也。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實。柔之體。二而虛也。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離明則達乎時宜。故亨。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矣。又艮止則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蓋襍行於文質之迹。而病於虛文之徒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泥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小有所利者。明其大無所利也。只是重本意。

鄭孩如曰。物相映之謂賁。賁文也。天下無有尊一而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往一來。交錯成文。此賁之大也。而其道則殺於天。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寒暑晦朔之變是也。故以剛來文柔。柔上文剛為賁。

附參吳因之曰。當混沌之初分。渾是太樸。到伏羲劈掌說出賁字來。遂個機關道破。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節而趨。相知也。易自文而返於質。難。如王一說到賁。便憂其有滋勝之患。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看來文王時。歷唐虞而夏商。宇宙人文宣洩將盡。恩留不盡之功。以還造化。故設此戒。○按卦變柔來文剛而離德文明莫掩。則無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然有本之文。不可無。無本之文。又不可有。卦變剛上文柔。而艮德止而不過。皆有不盡飾之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為盡之飾。以成賊其本真。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為主。故彖傳並用文字。有謂剛上文柔乃文為主而質補之者。非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按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文在去來。質無離合。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之合結於内。柔自外來而文之。質極文生。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得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飾。即減一分真誠。故小利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

胡雲峰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内。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蘇子瞻曰。剛不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

○天文也

剛柔交錯。即在上文者。此不必添入。○按文者交也。交而錯焉之謂文。凡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寒暑晦明之變化。皆交也。蔡紫溪曰

倬彼雲漢。為章於天。柔來文剛也。月星無光。借日為光。分剛上文柔也。○彥陵氏曰原文於天以明其所自始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胡雲峰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蔡虛齋曰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體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各止其所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分守嚴而後人道之綱紀立即此便是卦德的道理故指之曰人文

朱子發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

觀昧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彥陵氏曰有此人便有此文非增飾於人之外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按二觀字也不是閑字卻不甚着力察字化成字要着力又不可說得費力二以字要看得省力○彥陵氏曰觀天文觀人文即就卦爻中天文人文觀也文出於天不過剛柔交錯而已文成於人不過文明以止而已可見世道文質之運天開之人成之也質而文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總皆時之所趨處剛柔交錯的道理細察其變自可以因時以施其挽回化成天下正與察時變相熟時變既察則世運的主張在我質極則濟之以文文極則又救之以質使天下不知不覺範圍於文明以止之內故曰化成時變即指文質之運說不指四時

屠疑菴曰天文者文質遞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責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要得維持世道意文以濟質質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司世教者奈何舍其本實而徒事浮靡為也故曰與其過於文寧過於質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乎

附錄 胡潜齋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晨昏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

此是化成實作用

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天下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曰山者草木百物所聚生也火在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賁之象也君子觀此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敢折獄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吳因之曰要看無敢二字全以難易論不以輕重論鄭孩如曰明庶政者法火之光明無敢折獄者法山之鎮重○蘇紫溪曰庶政也與庶物之庶同不宜作小字㣲

附錄 逌詞曰獄貴詳審而忌明察苟恃其明察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是之謂敢敢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其無敢折者非不折也慮

須字有兩解

義字從此出

明之心存於中而憂患之政行於外於無敢而見庶政之旅瑣也
於明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潘雪松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初剛正則不屑於從離體則本有
其賁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
以為趾之賁也可稱爲不失義者矣○傳曰君子在無位之地無
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
脩飾之道正其所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
寧走行乃衆人所以爲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
所賤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賁也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則以義為榮不
以車為榮矣明非以隱為高也
附傳曰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
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故曰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按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故特發相須之義
於二知謂剛柔相須以成賁也須如詩所謂卬須我友之須離大
附所附則光粲然而成章故取須義
附朱子發曰毛在頤曰須三在二上順乘二在三下須乘二附三
而動如須附頤而動吳臨川曰須之賁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
皆文不虛生之義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附上而後興正明相須之義附唐凝菴曰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
柔之主賁至於二文明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以過故須上
而與之偕興不敢獨以文勝所謂文明以止者正合此義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潘雪松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賁然而
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
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陰所

陷溺未免有文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胡雲峰曰能永其貞則
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此爻好處在
濡其受病處亦在濡姚承菴曰此濡字即吾濡之濡陰柔最善承
迎人亦最善沉溺人須永貞方不為所濡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蘇子正曰陵生於卑三能永貞二陰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上陵下
乎陵尊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
○終字正與永字相應其守少踈陰得乘間而與之俱溺矣乃危
之之意陵如侵陵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說並曾詳指人情相與看

按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而為三所間故不獲其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然四之不遇於初者安求之閒四之必求於初者無已之情狀其心雖飛翰之疾不足以紓其急者夫三非與我冦也實欲與我為婚媾耳求在彼而應不應在我固守其初念也吳因之曰九三陽比於陰得所賁者也濡而賁者恐其溺於賁則以永貞戒之六四陰隔於陽不得所賁者也不得而賁者恐其安於貞則以匪寇婚媾防之（按匪寇婚媾句據傳解則曰若非九三之冦則與初為婚媾矣據蘇子瞻解則曰不與三之冦為婚媾也較本義更妥）

附蘇紫溪曰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初

以寔心而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寔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其非所以相撓而乃所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於狥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撓何尤之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冦婚媾終无尤也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然位雖可疑而志不可奪彼又安能以勢加我當位疑雖之也終无尤壯之也

附蘇子瞻曰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為四也四可不以潔吝之乎是以潔其車馬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為冦而莫之媾也此四處危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卒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之無不貞者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潘雪松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賁飾之時而儉嗇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吝何足惜吳因之曰賁

於丘園說也好處束帛戔戔說也過處然不是兩意如這一件事據他不事浮華而尚本實則為賁於丘園說其尚本寔之中也忒過了些又為束帛戔戔束帛何卻專就用度上說

胡雲峰曰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為無咎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節豈不甚可喜乎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潘雪松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以剛居之其

本色也本色無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穎達曰白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唐凝菴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无咎謂無忝於綱維世道之責

附餘 胡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騖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真心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汩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大樸之真心故曰得志○鄭孩如曰人心之初原自純白無染

反本復始還得初心也故曰上得志文勝則入於偽矣

附錄 丘行可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皤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須三之賁濡為得其貴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皤如固不成賁而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戔戔則以丘園之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文王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得不然不曾以己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取丘園取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六爻精神歸結處在五上兩爻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群陰長盛消剝於陽君子自當異言晦迹以避其禍不宜有所往也此戒君子語直截警惕○按剝字當屬陽說謂五陰盛長陽氣

將剝落而無餘也然推其所剝落之故由於陰長故以陰剝陽為辭若直以陰剝陽解剝字者非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上剝字主上九以受剝者言下剝字主五陰以剝陽者言○丘行可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始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者謂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辭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陰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

順止正是之妙用也○非全身有得

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葉爾瞻曰變如變換之變柔變剛謂小人深謀巧詐漸漸盡去君子而純用小人之黨也姚承菴曰今人受人之害曰遭變此變字宜主此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按此節總是發明不利攸往之義上文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已盡變為陰而陽道幾無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攸往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一步分要他順止故從中解一斷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剝字便惕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無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順而止之句即承小人長來論理該如此觀象句然後說卦德天行句正明所以順止之故孫質菴曰君子之行止每觀時運之盛衰陽息而盈陰消而虛則尚時而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則尚時而止若此者正以天運使然非人所滑而違也在剝則消虛在陽而息盈在陰能不順時而止乎

潘雪松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衛命不犯乎不觸時忌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韜世避訕知剝之時循隱約委地物小人之閉靜處事外如怪攸往存吾之

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哉○按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當剝之時陽氣正當消虛何以與盈息並言蓋惟其順時而止則尚今日之消虛後日之盈息正在此時培養出來此天運循環之理君子亦默俟其天之自定矣

附解胡雲峰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李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安字作住 宅字即知家 宅之宅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按山附於地習解以山勢傾頹取象不知此象正反剝立義以明治剝之道見得山托於地君托於民地惟厚而後可以載山下惟厚而後可以安宅信乎下不可剝而剝下正所以自剝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李陵氏曰厚下正所以安宅可以見君民一體之義厚下乃可以安宅可以悟君民相剝之機

附解孔穎達曰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虞翻曰君當厚錫之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安其居○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撫綏以為宅厚下

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
君子所以自剝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姚氏曰在初猶為剝陽之始雖未便逐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
侵其權尼其道其勢必至於蔑貞而要之小人亦何利而為此祇
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蔑貞則凶小
人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照無不利與剝廬例蔑貞之凶屬小
人說為正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是小人肆惡之始也為君子危之之意楊止菴曰蔑貞與滅下滅
字不同蔑蔑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滅浸浅也初柔雖微而剝消
此起其消剝有不可測者故滅下之為凶也○洪覺山曰初在下
陰德未勝剝至於五以漸而極皆初陰為之故曰剝足滅下咎其
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傳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
也凶益甚矣經繹曰床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楊誠
齋曰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
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
九齡用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即黨與之與未有與者於危之之中有幸之之意似教君子急
避他的意思
六三剝之无咎
剛非能材 去衆陰以 是不黨邪 以害正
王輔嗣曰群陰剝陽已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無咎孔穎達曰上
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遠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
廬之咎
附錄 胡雲峰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
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
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
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指出上下二字聖人恐他繫戀同類而不能勇於從正也上下而
曰失勸之以斷也○趙庸齋曰三以失上下而無咎猶坤以喪朋而
有慶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吳臨川曰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
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胡雲
峰曰正道終不可滑而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
凶哉○陸庸成曰初二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辨貞猶無恙可反

止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禍已及身切而且近此是說君子去之不早的意思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張雨若曰剝至於五極矣聖人不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成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聽陽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以其禍亂既成不得不重利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能變化君子御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丘行可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illegible]可制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蓋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為君子謀者如此

附錄楊敬仲曰魚宮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之也皆順而止之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知貫魚寵宮人則無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是堅小人從正之念也蓋小人慮禍之心特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不知改行從善君子終不汝尤汝何心而甘黨小人以害

正耶小人不知義理只知利害聖人所以施變化之術正在分剖利害兩途以示趨避若曰如彼則凶則咎則剝廬如此則无咎則无不利則終无尤此等處要剖斷明白

陸庸成曰剝至於五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蒸存陽之計曰寵曰无不利聖人以聽為君子之心於明為一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而君子之量所以深誘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夫剝之時衆君子俱已淪謝凋落獨一陽在上是天若不忍世道終亂特留此一君子以為發生之地所賴以開太平而昌善類者全在此取象於碩果不食謂其絕而後生也得輿句承不食說來正見君子所係之重而小人剝廬正見其無利於剝陽耳所以戒之也語意須抑揚○彥陵氏曰天運絕而復續之際其所以回生意於如綫者止此微陽而世道亂極思治之秋其所以挽末運於將造者止此一君子碩果不食之君子正衆心所承載以為吾道主者也其可剝乎如小人必欲盡去之以為快世安有君子既去而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剝其廬而已然則君子者正小人所藉以為庇者也剝陽所以自剝可不戒與

唐凝菴曰全乾剝而止存上之一爻不特全乾之元盡歛於是而再生為復貞下起元亦於是乎發矣無窮生機咸在於此則此一

爻之果而民之成終成始生生不已之果也豈非碩大之果乎生機斷自不息安得而食諸朱子曰衆小人托這一君子以為庇覆到這裡時把這一陽一發剝去了此是自剝其廬舍連自己亦無安身處○胡雲峰曰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揔是發明君子不可盡剝之意一陽在上其勢危矣而曰君子得輿蓋君子徳孤民心愈服也夫民心既屬君子乃小人必欲盡剝以為快豈惟民失所依即小人猶自失其所庇矣究極於終而後知剝陽所以自剝也小人亦何利而為此故聖人以終不可用戒之○彦陵氏曰民所載三字最是聖人吃緊為君子語蓋當剝之時天行尚有消息小人且乘勢以剝君子乃民心所屬望到剝極而愛戴愈服故時可以俛上天之幸而權不能制也民之心然民心正天意所在

總論 胡雙湖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詞其實各原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二之蔑貞其漸之時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元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而五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於陽為利焉至上九直

象之以不食之碩果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孫質菴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拔人心旦晝牿而夜氣不息故天地之心見於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七日而已在於碩果之不食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按復取窮上反下之義天道不可一日無陽卦名為復還其所固有也亨即在復上見得下文言人言天揔是發明亨義而復之所以得亨處全本順動二字為樞紐人氣失其平之謂疾出乎剝入乎復之關最忌燥氣害事以順而動自無躁妄的病痛所以朋來亦得因我而无咎二句不平反復其道猶云反復以計其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來復此是追論其未復之先利有攸往則逆計其既復之後以為吾道慶也所謂復亨者如此

張雨若曰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來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游讓溪曰七日來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此亨義為大術舉廢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

附解 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個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個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名之名義。凡乾健坤順。乾君坤臣。可並言之哉。○蘇子瞻曰、自坤為復謂之入。自復為乾謂之出。鄭玄如曰、疾則不順。順則不疾。疾非疾病之疾。乃亟疾之疾也。

彖曰、復亨剛反

厚疑菴曰、他卦皆曰剝來。此卦則曰剛反。蓋來則猶若自外而至。惟曰反。以見初本陽位。若從此而徂。即從此而還也。剛反即是陽德亨通之時矣。故曰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按剛反處即是動。然一陽初復。正元氣初回之日。此時少有忽激之意。則其氣一洩無餘矣。欲速助長。即此便是大病。惟動而行之以順。則自能相時度勢。不激不緩。乃所以善其出入而无咎。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是以二字緊頂順字轉出。○程敬承曰、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得伸。倏反而事。未有不銳焉思逞者。惟動而執之以順。則可以即前日之生機。弗可以養加和之全力。所為剛反剛長。機括全係於此。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附解 楊龜山曰、一陽復於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難之將至。身且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厚澱菴曰、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無止息。故皆以天行明之。○彥陵氏曰、天行者、天之運行處也。剛反之期定於七。可見無不復之陽。亦無驟長之陽。天為陽德。猶不干時。況人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

按剛反是方復之初。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剛長已復之後。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自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自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附錄 董鄱陽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無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言出入無疾。而後朋來無咎。而後利有攸往。蓋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為幸。而以人情之難測者為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按天地之心。只是個生生不息。而是合動靜。貫終始。歷四時而不[illegible]。乃見其心專屬一陽之復。非天地之心至是始有也。蓋坤復之

交。里。幾似乎滅息矣。而生息之端。正於此中。啓其端可見一元生生之機。果無斷絶。較之發育生長之時。其心更覺明白。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為剝不復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矣。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於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天地生物之心。無無滅息。至復而見其果無滅息。不是生物之心。至復始見。

傳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張子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發乎微。情發乎顯。○蘇子瞻曰見其

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之謂情。○吳臨川曰草木不欲其泄則不能以敷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潘雪松曰復者。己之心也。而定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己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己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無窮之門。微矣哉。○鄭孩如曰梏亡之後猶有幾希。方見人心之不死。窮冬之後忽有陽生。乃見天心之不滅。○楊誠齋曰孰為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楊誠齋曰雷陽地陰。冬至之日。固陰錐冰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脈。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蔡氏曰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為事也。

陳潛室曰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無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饒雙峰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根固蔕。而無所泄於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無所不至矣。

附解　吳鄭孩如曰雷者動也。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於地中。此之謂復。陽雖動而忌發泄。故冬雷為害。君子養其陽氣。不欲輕為發泄。故有閉關之道。人之精神。所以發達於外。皆有關竅。使之無泄越也。商旅行者。欲有所求者也。中無所欲。則無求矣。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欽神內視則無見矣。去情欲去意見。閉關之學也。閉關所以養仁也。○馮文所曰商旅不行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內者不出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人淨而天完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按復之初。知即乾之全體。當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下。其體震動得正。為五陰之主。此乾道也。貞而元無斷無續。無間可息。故曰不

遠復在人心念起即覺念覺即消初不待於形見而後復也无祇悔即洪不遠復看出元吉即洪无祇悔看出○潘雪松曰陽本天地生生之心自剝之反為復也如寐而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震无外者存乎悔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祇悔則初陽之復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耶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體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吉之先見者也故曰元吉

楊誠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脩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楊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

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點即成過矣微過即覺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即坤元即人之道心即謂之天地之心○沈德培曰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觀元吉之說伊川為有據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唐凝菴曰人身所由來全是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復俾其生機渾乎無間而後成其為身故曰以脩身也一陽為主形色皆天○楊敬仲曰明乎脩身者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

凌人心由私而得復其脊察克治之功不知費了多少心力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親賢樂善以成其復較之剝苦用力多少安閒自在故曰休復吉休者美之之詞成其復即吉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字要看得重仁惟其能下復所以成其為休即能下處便是二之功力便是消磨勝心客氣的方法張南軒曰克己復禮為仁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復其見天也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按復乃惟一功夫如何着得頻字曰頻復則頻失可知矣然聖人

言復不言失亦是逆他好逭逸誘過來人欲惟危故曰厲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聖人危其頻過故言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言无咎以勸之

附解別 潘雪松曰頻頻蹙之貌蹙而求復蓋徵聲發色而後喻改者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無咎復貴於速曰頻復則去而迷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以其震體有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或曰厲字作惕厲之厲解復之至於頻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

仁與道雖不必分析意自寸求

一復永復矣何咎之有

六四中行獨復

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此專向故發獨復之義○按此爻舊解復字與諸爻不同諸爻指善端說此爻指善類說與衆俱行獨能從善即所謂不受習染之意新解附參○鄭汝如曰中行即中途也迷至中途忽焉獨醒獨字有慄然獨覺不迷外滑一悟大悟永無迷失之意

附中字解 蔡節初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是人所依歸從道而不他適正發出獨字意于安國曰非謂從初九便是復謂從初九之善道而行乃謂之復○唐凝菴曰仁與初近餘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雖正應與初遠但見率由之迹故謂之道

中順二字要細體貼

○六五敦復无悔

彥陵氏曰人心渾然天理原無間斷止因情生境隔未免受染於情識所以把未發之中漸雕漸薄五以中順居尊夫敦而順所謂本性上不加一毫雕琢造到至誠無息地位故為敦復不遠復的工夫做到了渾然天理流行不徒曰無祇悔而直曰无悔施達象曰卦名為復皆是善端既失而復反者敦復無悔雖是聖人但由工夫得來

胡雲峰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無轉移可無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時考字作考　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彥陵氏曰中以自考即誠者自成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中落在自身內何嘗有一毫欠缺只因自己工夫間斷所以有成有虧造到敦復无悔的地位渾然太虛之初體天地全而賦之我全而歸之矣故曰中以自考蓋生身之初有中加成其自善復之後惟

敦方能中以自成

時考字作考之書乃解

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情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遠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復則是不迷迷則不復矣上在卦之終迷而不知所以復者也凶何如哉災眚即所為凶用行師即迷復之象不知反求其本以致真心而用行師以驅逐外務終為不勝而大敗及其國君十年不克征矣甚言迷復之凶如此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鄭矦如曰、反諸其內為復、馳逐於外為迷復。○蘇紫溪曰、絕天之道、則仰愧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

胡雲峰曰、十年不克征、正七日來復之反。乾無十、坤無一。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張南軒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至、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已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反、背馳也。心為天君、君得其道、所以能役使群動。馳騖而不能自操其主宰之權、正與君道相背馳矣、安能有開悟之日乎。○王龍溪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愈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總論 薛敬軒曰、卦辭有言造化之復、爻辭言人心之復。蘇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於繫辭、則曰復以自知。有自知之知、然後能見天地之見。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頓可以為遠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為庶幾也。○楊止菴曰、張子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滅矣。故達盡即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朱子以陽氣既往而來復、夫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不窮、豈假乎既消之氣為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蔡虛齋曰、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而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閑氣胸中一點無。至哉言乎。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彥陵氏曰、乾剛震動、而體相合而成卦。是本乾之剛以動、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无妄即是誠。誠者天之道。然聖人不言誠、而言无妄、要人在念慮上識取天命之本然耳。元亨即跟无妄說來、所為誠之通是也。无妄原無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則自以為无妄者、正妄之根也、故又點出個貞字、示人貞正所以成其无妄處。其匪正一陡、一正一反、只是深明貞之為利意。○鄭矦如曰、无妄則何不正之有。其曰匪正有眚者、戒其於无妄上加意也。○按有眚二字極下得好。目病生翳曰眚。人心原无妄、稍着念即便是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无妄之念亦不可着、如眼中不可放些金玉屑。

附錄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或問既無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其辨最細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此等處最宜着眼〇或問无妄若據史記作無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〇按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陽既復而无妄四德全矣然在天必無不正之理而在人容有不正之心故文王又以匪正申戒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彥陵氏曰此傳只是把无妄與正合一的處分剖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正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故合於天命之初則主得其主推準動化惟我變通而參以人為之擾則主失其主情生境所動成障礙此无妄之不可不貞而盡人以合天者亦反之天命之初而已矣〇按剛自外來三句舊分三平看來當以首句為綱无妄從復而來故分個內外內外二字全不重只重為主二字天德之剛原是吾身之主吾得其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自無邪妄之雜矣健從動處見得所為不屈於欲是也剛中從應處見得所為不詭隨是也〇上二句只是解個无妄而貞意已寓其中故此處止用大亨以正一句承接指出天命源頭來示人然止言正而併去利之一字正見无妄與正只是一個天命亦只是在自家身上說若曰此无妄之理是天之所以命我者於穆不已之中原無所容其安排造作本來原自如此而人心稍有不正便是違天天命安得祐之〇陸庸成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為知命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焉則為巖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焉即為困窮故匪正之眚亦云无妄而不利於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

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〇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為主於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濟之濟也曰无妄則自無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實無所旧互而於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寔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〇別解楊敬仲曰道心無外內外心即內心惟人心自蔽不省乎內馳逐乎外是故姑設外內之詞覺則復而為主于內不覺則放而為

客於外。唐凝菴曰人之妄悉由於動惟動而健則其動以天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傳曰雷行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忒物與无妄也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張中溪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地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按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若篤實感發之意自聖人心上說如肫肫其仁無有間斷的意思

程敬承曰茂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薺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無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茂育者先王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胡雲峰曰彖從天命上說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亦自然之天也

我程說淨　主本

淨教

初九无妄往吉

按所以為无妄者震也所以為震者初九也此一爻可當无妄一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無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無不吉在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處見得

唐凝菴曰夫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不知於穆之（往字別解）運原是不已吾人之心原無停機至一陽初動生機勃然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往即是至誠之無息安得不吉與能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敬承曰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之正也大凡有應則有繫無應則無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利順為愉快也○汪成池曰君子素位而行固不願外而行有不得皆反求己則亦有不安於心者在也无妄而往則在在可行何志之不得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彥陵氏曰此爻主聖學說只是形容無為而為之妙不耕穫不是不去耕不菑畬不是不去菑只是他盡日用當做的工夫前念不生後念不起無穫與畬的念頭就像耕與菑都不曾有的一般故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字最緊切謂本不耕穫不菑畬之心而往方利耳大凡精神係於計算即本體靈明之內頓然藩籬得失付

於而忘即日用感應之間自成通關與卦不利有攸往相應正有意無意之辨

蔡虛齋曰六二非全無作為只是言其始終一無計較也蓋六二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為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有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無所冀非無妄也無所為而有所冀亦非無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有此之謂无妄○春耕曰耕秋收曰穫初墾曰菑三歲復種曰畬故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凡有耕然後有穫有菑然後有畬世乃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加一而字於中與无妄之旨未合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楊敬仲曰未富者虛中無寔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陸庸成曰富者附也附我而有者也外來之富有原非吾固有六二未富之心與九四固有之貞正互相發

附錄游讓溪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之剛有主而寔不耕穫不菑畬坤道也二之柔無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纔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罹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繫之牛彼無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無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無故而罹也無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為之必也行人之與居人兩不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因孟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焉得而避焉亦順受其正而已矣○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或然之數不齊故云或

彥陵氏曰聖人恐人泥定无妄往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尤之念特發此爻以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蓋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諉之於天我無所以取之惟當盡其在我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此象意在言外若曰得牛者行人也而邑人乃受其災此之謂之无妄之災也事有出於意外者君子亦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貞即无妄利貞之貞蓋誠之存而不變也四得乾體之剛天德本其固有而與初敵應而不相與無所係累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无於咎謂其無二三之雜也可字是着力語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蘇紫溪曰固有非固守之謂也天以正而立命人以正而立心是乃我之固有者非有待於外也○潘雪松曰乾初體乃寔一陽所自來是貞其所固有者此所以為可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正彖所稱剛中而應之爻君臣道合內治修矣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於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靜以養之則疾不勝正而疾自平矣舜不治有苗而有苗自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自服正合此爻之義

附參 鄭獬如曰二五中正相應非有妄也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无妄夫妄疾也有意於无妄則无妄亦疾也一念横於胸中亦自碍了太虛之體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如漚從水生亦從水滅勿藥而自愈矣豈可試乎藥以去疾無疾而藥是反以藥生疾夫固無疾矣而以无妄為疾疾已非疾其以為疾從而疾之從而藥之又生一疾也渙然氷釋各復其故且不知疾從何生而又何藥之有〇楊敬仲曰起意於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彥陵氏曰勿藥即是藥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君子治天下雖治身急則攻其外邪緩則固其元氣若藥既无病而輕試之則不免於因藥發病矣故爻言不必藥而此言不可所以為生事者戒也楊誠齋曰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求富強為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疾未愈而身從之矣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泰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興師虛耗自此痛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自恃无妄執一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行即妄矣象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此爻當之程敬承曰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行便匪正何其躁而不知處窮之道也唐凝菴曰三猶可諉其災於天上寔造其眚於已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山也曰災曰疾曰眚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接行與時偕極故曰窮窮之災即在行處見得夫无妄之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

総論 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眚無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洪覺山曰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逆乎无妄而已矣〇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後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

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馬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馬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馬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賊性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知二之未耕穫不菑畬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係而妄者也上之眚也窮而妄者也皆子之助長無異揠苗尾生孝已無取硜硜嘐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取止畜蘊畜二義辭專就蘊畜上說貞正所以成畜之大謂不禩異端不流伯術也不家食與涉川俱跟大畜來此體用合一之學所以為大也○潘雪松曰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傳曰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季彭山曰有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無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門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腳縱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這卻是本領不濟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時辭如此看此卦詞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按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於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庸德慥慥闇淡日章者也重在篤實上光輝即篤實內見剛健為主而踐履篤實內外夾持胸中所得自然日新月異成其蘊畜之大耳○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

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活潑鼓舞鳶飛魚躍暗地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篤光萬頃乾艮合是

附異 季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於中形於外日有不能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王輔嗣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姚承菴曰此節舊分三段一曰剛居上位要正一曰尚賢要正一曰止健要正上下文俱不相蒙愚謂此皆以畜德言剛上之剛即

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準成說
御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若曰用此本
體之剛爭向上去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於天行之健此方是真
正大工夫真正大學術故曰大正也上下文意本自貫串而中間
一而字一能字俱有着落
附參剛上指上九說人臣進居師保大任也正即直己守道是也尚
賢指九五說是人君樂道忘勢大節也正即屛欲斥諫是也止健
合兩體說明法制而禁戢强暴大化也正即道德齊禮是也或曰
三句相承說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
為而能化天下之强暴皆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大正○或曰

發揚者戒於太猛精進者戒於太銳故健而歸於能止乃見其為
大正耳

不家食吉養賢也

彥陵氏曰卦言不家食止就君子身上說彖傳推本養賢一義以
明之然其定而跟大畜而見得國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
初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於家食必無致用之才者
也此畜之所以貴大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吳臨川曰涉川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利涉大川吳
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

方是有[illegible]學問

注厝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曰利涉大川○彥陵氏曰
君子以天為學畜所以成其大然必徵之以涉川者蓋達權通變
非應天而時行者不能也然却只完得乾德的本體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按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非氣亦無往非天山之虛處皆氣則
皆天也雖謂之天在山中可也多識處即是畜德不分兩層○人
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前言往行皆古人精神所在若踐以觀其用察
言以求其心散見於宇宙聚為吾心之故物而德斯畜畜斯大矣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
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王龍溪曰山之體小而能蘊
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
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初九有厲利已

張中溪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初若恃其
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遽往則為所畜制而有厲矣故利在已而不
進也卜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才曰大畜
明體適用之時畜已成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意
以明之

附按程朱解初二則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三之為所畜為小人蘇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即是災不犯災者初自不犯之也此君子明哲保身之道

九二輿說輹

二為五所畜剛而得中心無係累時止而止若輿自說其輹而不

進可為知幾之士矣

附錄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制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萬夫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按輹車傍橫木與輻不同行則縛之止則說之輿而說脫暫止而可以旋起之義非若小畜說輻之毀其輪也且小畜之脫輻在人而大畜之說輹由己義亦不同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无尤者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於中中則不躁而能相時也或曰宜說而說中無怨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按良馬逐謂主三上而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良象也所為逐者三上同德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比德協力並驟驅之象馬不受其不良愛其輕亟易道以致遠軼也故又有艱貞之戒謂其不可以易心處而苟且以趨功名之會也日閑輿衛正其艱貞與象所以勤器具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是而後利有所往難之之辭○按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曰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處之意與艱貞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胡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艱貞閑習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復

閑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異已者見忌同志者弗疑勢不相畜而德又相信何往弗利○彥陵氏曰必上合志而後往即此便是艱貞潘雪松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傳曰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如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況六四能止惡於未發

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季彭山曰童牛未角之時而即牿之牛習於牿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胡雲峰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張雨若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彥陵氏曰有喜在元吉上看此點消天下之惡而不煩刑誅此心為之一快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傳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要道矣○薛氏曰畜天下之徒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豶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遂其情則徒不至爭故衣食足[illegible]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illegible]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彥陵氏曰化桀強暴使之不敢為惡天下受其福慶矣○蔡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附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牿之故至於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牿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牿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爻主治化說本四五兩爻來謂其反側盡平大道為公之世也

何者驚喜之詞傳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無有蔽阻也

附按三爻良馬逐看宜主君子行道說仕路無所阻塞如馳驟於天衢之中其亨可知彖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胡雲峰主畜德說鄭狹如主廣開賢路說附後

胡雲峰曰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通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亦是此意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

鄭狹如曰牿之積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而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之得以馳驟於通衢展其良

焉之足而不爲相制蓋四五之畜之者非故畜之也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不畜之者非故縱之也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閑可無虞於罣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

象曰何夫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即無思不服意彥陵氏曰蘊於吾心者謂之德顯於政治者謂之道大行亦本大畜來所畜者大而後所行者大也此之謂乃應乎天

總論 馮文所曰大畜六爻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三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無遠距者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曰居臣位其側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側邪也崇其要上處畜極則通剛明之賢進無阻塞如往來於天衢也此云其濟天下之險則涉大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輹曰艱貞能以止爲進艮靜也曰牿牛曰積豕曰亨衢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浦雪松曰畜以止爲義以養爲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之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輹止也閑與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爲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看此六爻要得相拂而實相成之義不必把上下兩體分截看

艮上乾下

養衛治身原無兩項功夫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按頤者象也養則頤之義也頤中虛夫有物以實之故文王亦以養德養身之道必得正始吉謂宜擇其所養而不可苟也頤而曰觀口實而曰自求皆獨知所自証不假外求之意養其功夫全在此處着力○孫質菴曰自求口實只是觀頤裡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不正遂而養而爲累矣故又別出以示人○陸君啓曰觀頤之說即所爲考其善不善是也自求口實之說即所爲於已取之而已矣是也口之所究善惡可以自知已之所養得失可以自考

附解 別 張中溪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於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爲實惟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於己也主中四陰言陰爲虛惟虛故自求口實頤養之道當以靜爲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爲口體之養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說則字最活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矣然觀其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如此兩句一串說下兩是解養正則吉○集義以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養德者宜作如是

旅之三頃不知何也全一

晉自乎異

觀窮不屑離蹤達不屑素飧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養身者宜作如是觀○陸庸成曰諸欲以詔義理之性即人心以辨道心之微而貞吉可知矣麻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体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視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養矣

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体順也必虚中静止與一毫所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内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附辨胡雲峰曰觀頤二語本義主養徳養身説傳主自養養人説樂

潤董氏嘗以此質於朱子朱子沉吟良久曰程説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体三爻皆養人先人後已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按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渾推出來便是無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無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程言養道之大而贊之也楊龜山曰頤之義養也而以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養物聖人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正

詔順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以為養慎言語以養其徳節飲食以養其體張守溪曰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陸庸成曰言語慎其出飲食節其入惟口出入之關也言語敗徳然身欲愛護亦莫如慎飲食傷生然徳欲淡泊亦莫如節

附餘真西山曰順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

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謂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遠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餓當其可則操薇不羨林卿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徐進齋曰以順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虚離為龜惟虚故靈故曰靈龜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者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静而為養

朶順以動而為養初陽本足以自養而居正應四動念於欲
生平之所守以殉之矣是以凶也○王輔嗣曰安身莫若不競脩
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禍來居養之世不能貞其所履
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自養之正
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胡雲峰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
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
彼者反為主而以我為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
為我則彼為爾爾我二字理欲内外之分如此其嚴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亦不足貴者見其本貴也指之之辭亦激之之辭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鄭孩如曰自上求下曰顚君養民民亦養君父養子子亦養父其
順何病六二之顚頤不若六四顚頤之吉者失在於非正應也丈
夫無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人不求我而我求人又無平昔之
驩相知之素無謝在內在下抑不可也求之下獮曰賜畫一類而
己若拂正應之常理越五而求於上于丘頤必且斥逐而有凶矣
六二之丘頤何以異於六五之從上五頼其養以養人二頼其養
以自養己人自養則其品分矣士亦有遊大人以成名者豈未同
按謂乎哉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按行字對守字看惟行故失類堅自守之節可也凡養道以靜為
吉以動為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按養正宜靜而三居動極所為縱欲敗度恣情戕性者終身沉溺
於利欲之場而已聖人用貞凶二字以破其惑見得日用飲食之
節不慎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拂頤則不止於拂經○
紀聞曰初之示戒欲其自貴而不從欲二之示戒欲其行不失類
必求正應三之示戒欲其不狥利害義縱欲傷生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即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是也○賀卿曰拂頤大悖於頤道如以
藥石養生梁肉伐病以嗜慾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
世之人心皆拂頤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按上三爻皆由養人為義六四何以顚頤而吉也蓋初九陽剛足
以養人四柔正與之應惟其所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顚而求非
為自養所以為萬民養則雖顚而吉耶恐下不專而求不繼耶故
又借虎為喩只是要他純心下賢○信任不二曰專終始無間曰
繼○按荀九家以艮為虎虎惟求物以為養眈眈逐逐正指其求
物之狀蓋精神常注於目故言視降屈曰下純一曰專合衆方是

耽耽精神亦注於所好故言欲虛心曰求無已曰繼合來方是逐
逐施及於民故設道盡於已故無咎○逐而又逐饜其飢渴之情
也在養民上見求益無已之意
附錄 吳草廬曰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故初九六四以
此二物為象蘇紫溪曰二顛順而凶四顛順而吉何也二狥人而
喪己者也四舍己而用人者也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狥人則為
欲心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道心顧所養之正與不正
何如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下有為君養民者而君上之
德施光於天下矣上指五艮有篤實輝光故曰施光○人臣無
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則歸之於上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傳曰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若也然其才質不足上有陽剛
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以養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
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必居貞則吉以陰
質陽正也居貞而不變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程敬承曰
程朱俱謂居貞為守常涉川為濟變蒙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為
涉險試詳味之倚賴剛賢而尚不可濟變耶蒙引說來是○按人
君養賢以及民拂經正是貞處但慮其有自用之心工不居耳居
之即吉矣不可涉大川正是要居貞之意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也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以
順字發明居字見得此心樂從無彊方是居貞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傳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
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
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
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
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按由頤是言他責任未論到

成功上要本六五委任說見得人君把養天下之任托付你則天
下之養俱由你一人便有己飢己溺之意故必厲得設所謂一夫
失所時予之辜也利涉正是由順中大經濟處見得任大責重不
是小小德澤便可補苴於萬一耳無而獻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就澤被生民說然全本厲字來總綸從統業中出也○夫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於厲之一念信乎大
臣一心乃天下所托命精神一息不運天下必有受其敝者矣
總論 趙汝楳曰順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順本虛而下猶動故動
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

異常解，亦知此意，棟撓句方有着落

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止厲，故皆吉。陸君然曰、初違激泝枕之心。二極乞播登攏之態。初二處下，以上交而凶。四五處上，以下求而善。四純陰，嗜善之專，比於養虎。五居陽妄動之戒，類於馮河。三雖貞而凶，不善自養者，有性養之憂。上必厲而吉。善養人者，不忘衛疴之微，養已養人之道備矣。〕陸庸成曰、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撓大過主棟說，說不主人品說，四陽居中過盛，只是借言時事之過乎常也。上下二陰，亦不足小人，只是無能為的，分量譬當不起耳。信乎剛之過之任者，非剛不可矣。剛知剛則抑此卦剛過而得中為制，其所以善剛之用者，又巽而行之以說，則以剛得過者過以剛濟剛矣。故曰利有攸往亨。○此卦以剛為主，大過所以得名者此剛大過，所以利有攸往亨者，亦此剛中者，棟撓一語正見大過之任，非二陰所勝，而其能勝大過之任者，止在君用其剛而已。

李隆山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無力，是上無所附，而下無所寄也，安得不撓。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無所附，小者

君子[illegible]說不剛是其大過

弱，亦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屋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傳曰所謂大過者，常事之過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者，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彥陵氏曰、愚解卦辭以剛為主。其說本之方孟旋。細味語意，攸往句承棟撓說來者，正見勢重時危，因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為之計也。不是兩意。其說已寓前辭中。今特摘出以証高明。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吳因之曰、凡作事，雖以英明果敢之人為主，然巽順委曲者也不可少，須用他來相濟。今純是果敢之人相聚共事，卻沒有了那一不過參酌扶持的人，是為大者之過。

辭附 潘雪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剛愎太至，不能調劑柔和，平懷處已，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

棟撓本末弱也

姚承菴曰、凡木之能勝大任者，全在本實而末堅也。故當大過之時，承大過之任，自非根柢誠實而才幹堅強，其不至敗壞公事者

本末作兼弱

剛過即強過人之過

幾希。此卦上下皆陰。本末俱弱。是旣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無撓乎。○按本末只主一人說。非兼初上之不勝其任。正見任大者之不可苟也。蔡虛齋曰。棟撓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夏官明曰。此一段是聖人於過極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有可爲斡旋處。利有攸往乃亨者。難之之辭。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撓。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幾於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於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流於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濟亨。崔子鍾曰。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

陸庸成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爲巽。其和順外宜爲悅。則靜無不察之變。動無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

大過之時大矣哉

按大矣哉句內含二意。此時不敢更不可爲。而非大過人之才。如所謂剛中巽說者。亦不能爲也。彥陵氏曰。大過人之才。識在過而不過。上見得盡。時當大過。實是驚天動地。無才者固束手無策。若恃其才而徒逞意氣於一擲。則頃刻之間。禍敗立見。當此洶洶擾攘之際。而能平其心。和其氣。妙斡旋於聲色不動之中。而坐收其效。信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矣。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潘雪松曰。旣曰棟撓。又言利往而亨。是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患無大有爲之才也。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大過之時大矣哉。正君子有爲之時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按澤者滋養於木。澤水高漲。木反爲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懼。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遯世無悶。

彥陵氏曰。君子所以大過乎人者。全在獨立遯世上見。然其不懼正處君子之能獨立。無悶正處君子之能遯世也。若謂獨立易至於懼。遯世易至於悶。則與懼矣。何獨立遯世之有。○此處全不是藉氣魄爲撐持。直是見理眞切。所以利害迷變。是非交攻。不惟一毫不爲動。而生死學力識力反借此磨練一番。何懼何悶之有。

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不免有悶心。元陽不支。故無定見。無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无不利句數上加

按初以陰柔在下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柔不能慎在巽下尤能慎慎則不咎何咎之有〇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為白故云藉用白茅〇彥陵氏曰用以為棟則撓用以為藉則无咎慎用之者何如耳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則有安靜之義居巽下則有沉潛善入之思所以能敬慎而不敗〇潘雪松曰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亂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撓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按二剛過之始亦不免有英氣害事處幸其與初陰相比則能補偏以劑過所謂高明柔克也楊枯矣而生稊夫老矣而得女妻何不利之有蓋陽氣復於下則生機不息陰氣滋於內則生意不窮天下事尚可為也

胡雲峰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楊枯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楊敘仲曰楊者陽氣之所感其發生也早陽過則枯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取其剛過而濟以柔之義〇附 呂涇野曰言其相與之過非常夫婦之可及也故在難之君而獲撥亂之臣其情甚於魚水孤寡之夕而遇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是枯楊而生稊剛而能柔分言之錯各過合言之則共中也

九三棟撓凶

傳曰九三以剛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于中和而拂眾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

卦言棟撓太柔則廢爻言棟撓太剛則折〇李西溪曰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撓凶言下弱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體分看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傳曰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肯求人輔助平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〇按不可有輔有輔指應上六柔弱說者詳不可字義還主九三剛愎自用不肯受人輔助立說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傳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陰相應是有他也有他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〇張雨若曰

之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賁初柔以自輔此說啟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不橈乎下只是解隆字意○傳曰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鄭合沙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貴以本為重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末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焉淂不隆哉三所居不淂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太柔無能之臣輔剛愎自用之君所謂振天下之神氣而寔索天下之元氣者也无咎无譽言其不足以濟事也重無譽邊○李彭山曰枯楊至五而後生華則陽氣盡發後無結寔之功雖其起於九二而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於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淂女妻者老夫為主所淂在陽故有生道焉淂士夫者老婦為主所淂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說陰反淂而乘之故稱老婦淂其士夫

胡雲峰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淂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老婦無復生道矣陸君啓引坤以枯[illegible]之而始金過以隆棟為能伴食畫諾并其無咎者而可醜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已非可久之道況復生華是速之也吝老婦士知終不能相濟以有為矣亦可醜也深鄙之之詞○蘇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薛畏齋曰大過之極非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之才

而為九五之所尊尚資其道以救過扶偏任過其力矣如涉川者過用其力而至於滅頂殺身而無益於濟也故於事為凶於義為无咎○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重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附錄吳因之曰徒死而無益聖人之所不與也但死於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於過周公繫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楊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已

利[illegible]志矣
[illegible]質卿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凜凜及其過也遂至標榜過高釀成黨禍大之不可過也如此在卦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是大者過也看來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也甚易相勉而砥於勤礪也甚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時大矣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正為美○蘇子瞻曰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

外謂之大過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過之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無臣之世也易之所貴惟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朱子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小過自有小過時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豈是常人都做得的事故曰大過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而重則平險之勢紿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無可避之地智愚無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偉○按乾坤與離皆重卦名無重義此獨言之者危之也處險之道只宜實心案研而此卦陽寔有孚之象有孚則心亨矣亨者通而不塞之意○蔡虛齋曰中實似只為有孚之

象而以為維心亨之象者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寔為兼有孚心亨之象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於義命而無僥倖苟免之心也行有尚正跟心亨來胡雲峰曰此心微有未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為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常亨而無病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重字正解習字○蘇子瞻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

不失其信能不失其平之性也与常解異

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字當讀斷流而不盈而句皆指水說蔡虛齋曰卦詞有孚以人心言本義內実而行有常正做水說出人之有孚處水流而不盈何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不盈以見其不失信蓋盈科後進一坎而後一坎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也○鄭玹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濱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或曰水流不盈即已盡取譬不失其信直解坎之心亨就在人心上說

辭信字妙

蘇子瞻曰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為信而以無常形者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為圓曲者可矯以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為信也如此今夫水雖無常形而因物以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無常形是以遇物而無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拠本此

不盈別解　丘行可曰坎為水流水也兌為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静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中字作內字看

盧中菴曰心亨由於剛中往有尚由於心亨剛中則道心為主天德常存於利害變故不能撓而心自亨也人能心亨則静觀[illegible]而妙轉移之机故坎窞可平幽谷可出耳往有功都謂其本心亨而往也

別解往字　唐凝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溢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到而滑中彼其心自有不与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机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滑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到雖為正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程敬承曰君子不悪險而悪

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如我何語曰入水不溺入火不熱心乎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丘行可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功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吳臨川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固有形之險為无形

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按有形之險即城郭溝池無形之險即紀綱法度蘇子瞻曰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強暴而不敢犯此王公之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按德行曰常即學不厭意教事曰習即誨不倦意仲尼之所以有取於水也附餘蘇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按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剛[illegible]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坎坎中小穴傍入者曰窞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按陰柔與剛中正反故曰失道凶不可盡諉於天也所謂道有常是也一失其守載胥及溺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亦稱剛中知出乎一陰之上而擒乎一陰之下不能脫身於險外故曰坎有險人情值此多至束手待斃而二惟剛也為能因勢利導善用其斡旋雖不能出險猶可求小得也然才可為而不肯不屈於勢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於二何尤○剛則才足有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坎三句相承說無非言其險之至也只緣他才既弱時勢亙艱故來往皆坎前既是險後又枕夫險祇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矣安所用哉○大凡君子當時勢不可為只索靜以觀變待去出頭做事非惟無益而反至身名俱困故聖人以勿用戒之

附解枕字 蘇紫溪曰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於險猶有出險之日

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用之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聖人慮其不自量而輕進故以終无功醒之身履重險即命世之才猶難況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

附解 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得位不正時不利皆無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無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無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用缶另自一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張雨若曰、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故無咎。樽酒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
傳曰、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夫欲上之篤信、惟當盡其質實。不尚浮飾。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推而及之。則易悟也。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
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際。在坎險時。和也。凡人情共安樂。則情疑之際易生。共患難。則猜防之情自切。當險之時。臣固切於上交。君亦篤於下應。剛柔自是相濟。所以不必在儀文上着脚。

程敬承曰、坎之納牖、之遇巷、皆時艱也。一則正應而遇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無咎拘焉。不然為曲為枉。險未必可濟。睽未必得合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胡雲峰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平、則無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胡時根曰、坎不盈二句一串說、言九五雖在坎中。然德位兼全。而時亦將出矣。正如坎陷之中。雖未至盈。而出也。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楊止菴曰、先儒曰、天下之平。莫平於水。平即五剛中正之象也。水以中正為平。平則不陷於險矣。○朱子曰二五雖

陷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故至於既平而後無咎也。
附程敬承曰、坎不盈。舊說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不盈為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溢之象也。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得無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毛滋川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於既平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盧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阨於時勢。而未得大有所施也。○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
附程敬承曰、人生涉世。無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

視陰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傳曰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繫縛之以徽纆困寘於叢棘之中陰而陷之深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三股為徽兩股為纆皆索名繫之徽纆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衆手掛徽纆按足踏叢棘才與勢俱困如俗云縛手縛脚一般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張兩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繹曰失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陰之情狀焉其懼也夫

總論 丘行可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履陽外而陷陰若寂凶是以初言入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無功四則得位乘陽而無咎也洪覺山曰六畫相值無所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為本以能漸出為節以陰陽相比為義○管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亨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矣亦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坎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李陰山曰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薪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契於中者易之妙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按離以麗為義主臣道說人臣麗君無先於正而順即所以成其正也利貞者陳眷閑邪不為阿諛取容是也惟正則亨矣然或涉慕詩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惟涵養沖和克全其巽順方成個貞故畜牝牛乃得其吉二句相承說○約說云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人之[illegible]德由養以成故以牝牛吉而曰畜○唐鶴徵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則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順德所以消其火燥之用也
附錄 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一養之於中也坎水潤

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一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附參鄭孩如曰明貴於正不正則穿鑿用智之為也火之明也惟因物以為用故明不窮中虛而無私焉物來明麗之麗盡而熄不求明於物之外順其固然畢照而我無為此畜牝牛之道也明之正也今訓離尊以麗言者以彖傳為據不知日月以麗天而成象百穀草木以麗土而成形聖明以麗正而成明重在明不重在麗也麗者所以為明之用專以麗言失其旨矣然則夫子不言明而言麗者何也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因物而照謂之正明無所麗而為明者謂之穿鑿謂之逆億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麗者附麗也火無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而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按重明專主君德說不兼君臣說正字亦不作位只是明得其正意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楳曰明者易流於察亦易昏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

附錄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火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之績吾明者衆矣蔡節初曰龜山云火無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按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不隨不激即此是貞貴之以柔麗二字即繫之意已包所以致亨之故全在是故拈其卷曰是以不必將中正與柔分貼正與順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陸庸成曰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非有二明乃相繼之謂也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於四方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蓋古人之明明德於天下者洪覺山曰明兩作以繼明之義言繼續其明漸照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無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繼明若湯之日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傳曰陽固好動居下而離體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

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咎即錯為之也胡雙湖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彥陵氏曰聖人只要人做事業恐怕悞認敬之一字有所推諉而束手故說避咎二字點醒他見得履錯而必曰敬者敬正所以慎其履而辟御耶豈是教你辟事

六二黃離元吉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彥陵氏曰本義得正即

在柔麗乎中看出只重中字中即所謂不激不隨不偏不倚是也以此麗君民君之德而不見其功盡己之職而不露其迹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者君明臣良渾無節義事功之可見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就是黃離不可分中外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胡雲峰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有道也缶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

葉爾瞻曰自樂只在安常所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斡旋變通之計已漸圓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以自速其斃者故聖人以歌與嗟示儆焉

附解 蘇子瞻曰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張子曰聖人不言天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當在和易以前斡旋耳到了已是地位止有脩身以俟一法

附解 揚敬仲曰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

其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非血氣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聚散愚者執氣血以為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己也明者知性之為己性本無體不隨同自不立己私不執血氣為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盛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陸庸成曰火性最躁而銳故前明之終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按突只是更張太驟之意突如其來所謂飄忽閃爍狡獪而不可方物也夫成傾勢壓觸之爛靡之焦燎之方揚真有不戢

自焚之義。此非咎其来也。咎其来之突也

附録 鄭汝如曰、前明将盡。九四以剛迫之、火性炎上。衝突而来。焚灼大過。神太用則竭。死棄之道也。金水内光。其光不歇。火日外光。光有時滅。是以君子居晦以用明。忌於太盡也○火之所麗以明者薪也。火未嘗息於天下。而薪有盡。當其薪之燃也。無所不焚灼。及其竭。化而為灰而已矣。而空中之火。以一火傳千萬火而不窮。以無而用有也。三四者火之所用也。能為用而不能久。而二五獨以無明用天下之明。故離獨二五為善也。二五者空火。三四者薪火也。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洪覺山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悪之極。而見其無所容。○賛卿曰、觀四突如其来無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蔡虚齋曰、柔麗乎中。是個立心端正的人。但其所處不正。况又迫於上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己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故憂懼之甚。所以憂懼者。恐不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得保其位而吉矣。

傳曰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三之歌。佚命而非樂憂。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若安其位者也。經繹曰、夫王公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潘雪松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敷王所懷。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胡雲峰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兵戈。征伐之所資。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總論 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虚。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説。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離縱。而其用行。○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姤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

離則出征者作者過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災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於進四急於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明之極也○陸君啟曰無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知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撓則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知

上經按畧　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終尤有深

意蓋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陷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石鍾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五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栻　校

下經

胡雲峰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首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既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惟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

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恆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

☱☶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按咸以交感為義然有心為感便非大公無我之道故感去心而為咸所謂心無其心也亨字即在咸字內見出彼此兩情自相浹合於太虛之內本體毫無障隔故曰亨此已是正的了但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聖人特慮人以不正為感故又指出貞字來說感之所以得亨者全在此耳非是亨了又要利貞感通莫大於取女特舉此以為例意却在貞字上來要分曉吳因之曰通節全重一貞字交感決是亨通的但其所為感者稍着一毫私愛情昵便非

可止為咸君涵之識

本體必須直從天命人心上發出來我感人不着一點感的念人應我不着一點應的念全是這般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己彼此之間蓋為理使而不為情役者也取女句是深明貞之為利意

趙汝楳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為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此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屯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脢股與輔在人身皆不屬應故也○陸君啓曰絕感曰灰感而無應曰孤感而不應曰睽感不相當曰乖妄感曰濫交通正對曰咸

彖曰咸感也

感字便對着應字無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為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丘行可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兌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剛柔以質言剛柔中感應以氣言主造化說感應以相與連看剛

此則柔多感應又是一體以二氣句或靜亨止而說句辭貞男下女句辭取女言再斷之

之氣下感乎柔柔應而與之柔之氣上感乎剛剛應而與之相感相應便是相與止而說在而情上見止則感者專一不他說則應者樂從無強男下女尊言男女之相感句句要合交感之中而不失其當然之正亨貞不平要重貞上交感若此則彼此精神流通浹洽情固甚乎却俱是道理合當如此理亦何常不正是以二字方轉得來　附蘇紫溪曰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太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氣通而情通亨也止而說重在止字感主於說然必止而後不妄說說以動者有心於動以邪感者也止而說者無意於動以正感者也取女垂承亨貞來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然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止說之正矣故曰取女吉

以山澤言極切卦言

卑指止字極妙

附別辭　丘行可曰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陸庸成曰剛柔之升降指其氣機之訢合也而本體則不動故卦德之止而說止體也說用也說由止出所為居靜以運動寂然不動而感自通此所以為感之道也

○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天地聖人之感俱見無心之妙即此便是貞廓天地以氣相感

見生有若淳

從止而說內看出和平從和平內看出天地萬物之情妙

本無聲臭即在萬物化生處見淂化是氣化生是形生人心本自
和平聖人以心感心更無有餘不足之憾如以子應母自然感動
化生而曰萬物和平而曰天下不但見其神速而又見其廣大此
所以為咸也所感二字即從上文看出蓋天地感二句總是言其
感乃其所感處皆真精自為流通必非偽妄之私所淂象者故曰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附蘇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感順人心而無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則無所不邪一念正
則無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心
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
程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

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而然
人心恬愉更易而世道和平矣和平二字即在止而說內看出蓋所
感主於說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和平者人心
同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天地位
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
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〇洪
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
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萬物間而寔不可已
其不可已者無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人字作虛和不共人我之分

胡雲峰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
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離也上經首乾彖傳言性下經
首咸彖傳言情後之彖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者於此當有悟
矣張中溪曰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　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
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
能受寔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
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按虛字是人所淂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中之妙無所不通

者也人心本虛原無不入自實以有我之私始有拒而不納者君
子之虛只是全淂此心本體使胸中空空洞洞無纖毫私意障蔽
任事物之自往自來而我未嘗生將迎意必之念故曰以虛受人
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
當受便是君子虛受處
王龍溪曰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
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
辨色矣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別聲矣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
能通變矣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故曰寂於山川陸庸成曰
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

不與物接。應其自徃。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汪咸池曰、無我因虛。有主則寔。咸主中虛。乎主中寔。虛非淪於無者。故曰虛者寔之因。寔者虛之根。虛而寔。寔而虛者。感之門

初六咸其拇

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卽兆有所感。故曰咸其拇之象。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喩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寔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諸于相曰、象中咸拇不曰心而曰志者何。志者心之動。心體無私志有偏向。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矣。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卽曰感曰應而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卽未應未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艮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動凶居吉。不是教他賊却感應。而一於靜。蓋靜者感通之本。而主靜正所以為感。不要把居字看得死煞。附楊誠齋曰、鍾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有不感而動者乎。故以居為吉。雲峰曰、咸艮皆取身象。咸六二卽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卽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葉爾瞻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以順言居。見非徒局守者。順應則於本体不害。豈能遲使倆其間。第無害而吉。多矣。彥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我惟順其自然而無所容心焉。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靜其不流於二氏之枯寂者幾希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鄭孩如曰、咸拇者欲動未動。咸腓則已動矣。然猶以己主之。若咸其股則一於隨人。己亦不得主矣。所謂從風而靡。与世俯仰。品之最卑者也。咸其股是執其隨之象。執其隨是咸其股之義。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吝深鄙之之詞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張雨若曰、亦不處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夫君子立志。常使我常足以自主。則我者貴。所志止於隨人。日流於汚下矣。自立之謂何。詳玩文義。真令人惕然汗下[illegible]安身而動。所

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随矣又曰執其随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知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張而若曰咸以無心為義柰何有思貞者去其思而復於無心之謂也貞与憧憧一正一反無心不是尽絶知慮只是一個静虚感忘感應忘應渾然太公本体自然感無不通而反之此心亦快然無憾故曰吉悔亡若憧憧於往來則思也非貞也即非心也即所從亦止於朋耳何以能感通天下乎曰朋從爾思可見遺於思之

所不及者多矣如之何可以不貞鄭孩如曰不曰咸其心而曰貞吉悔亡者咸去心即貞也心虚故也不惟心字不有脢咸字亦不有心無其心感無其感斯真感也已陸君啓曰四之不忘生於思朋之不忘生於往感豈惟要無思非要無惟無惟乃無思之實証所謂上使中也○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晦菴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絶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唐凝菴曰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楊誠齋曰九四適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處心而任思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害字從感字生來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感害要於朋從爾思處見滯人心本至虚何等光明正大若以計較之私横在胸中則晴昧狭小亦甚矣故曰未光大

也陸庸成曰虚生明旋光虚能容旋大附唐凝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為思一涉於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静之人毎苦於此故有随時起照之説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静五静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夫心之體不可膠以為有亦不可絶以為無如一無所感而置其心於枯槁雖無悔矣其如感通之正何陸庸成曰艮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兑体為説説宜感而五失之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林次崖曰晚玄寂而守苦空便非君子天地萬物一體之志志而曰末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唐凝菴曰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萬物者非感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潑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胡雲峰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董景孟曰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

下經說統　卷五　十

也備附程新安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葉爾瞻曰凡言者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柔媚者感人以言便是其欠誠實處象云滕遣滕字多少不情滕是馳騁意說文云滕張口騁詞魏彥陵氏曰咸之為義去心而不去口以明口之即心也頤咸之為口止一而舌之為口也且千矣象曰滕口說謂其所感者以說而不以心也故蘇子瞻曰夫亦以為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情口以為咸則不可

總論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忘也在卦者咸之全也文配一體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方其為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以則不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王龍溪曰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咸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

下經說統　卷五　十一

愚周之靜皆是物也魏彥陵氏曰貞之一字正其所以為虛處此又老易之辨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此恒之所自來也此正道也以其恒而恒之造其極焉至誠無息是也初學之恒只是工夫有常無或作輟持有悅心通貫之妙而無扞格生辛之屢亨而无咎矣提出一恒字則貞字意已包然世如楊墨等類據他執得定守得牢何嘗不自以為恒只因起初決擇不精便仁非其仁義非其義故聖人又點出一貞字正所以成其為恒處所謂亨无咎者在此而推之事

標傳則彼註句主變難說

按陳說只貞字演作往句看

掌亦無往不利利往就發用上說
附參傳曰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陳紫峰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徐進齋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張中溪曰恒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胡雲峰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

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咸亨不以正徒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也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剛柔得位如天上地下君上臣下皆是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巽順以順為體動無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相應正在相應處見其可久附胡雙湖曰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皆卦所以有取於恒也
蘇紫溪曰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有作輟須是雷厲風行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是恒久之學所以名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傳曰恒之道可致亨而無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於其道不是貞外又有個道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蓋天下無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二句緊帶

如始只指學問不兼

上文總道字內不必說正而正自在不可於中間用正字又不可於上下用正字只渾淪作一句講此以天驗人見不可不利貞意
唐凝菴曰天下惟道為正惟久於其道為恒所貴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彥陵氏曰天地之道二句聖人正揄出道之本原以示人正與久於其道道字相應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從來俱在覆載生成上說不知何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到極處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所故曰終則有始葉爾瞻曰始本終

終始二字從不已看出

之所有示往非難，要在貞也。貞乃恒道之結果成全處，故曰終其開自有妙用造端，而不可窮者，曰有始。在天地之道，貞元循環不息，亦是此理。唐凝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終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於一始一終，終則無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無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附傳）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故恒非一定之謂也，惟隨時變易，乃常道，故云利有攸往，懼人之溺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節不是極言恒道，即本終則有始來，發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以成其為恒處。日月之照者，其常也。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照之常。四時之成歲者，其常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終始相生，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歲之常。聖人久於其道，其中闔闢變通，經權迭用，未始常也，而不失乎其道之常。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乎。正者，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乎。甚矣恒之貴貞也。觀其所恒，所字正隱隱指定正字之意。鄭陝如曰：咸以感為義，而要於無感，天地聖人皆無心於感者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於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者也。觀其所咸，觀其所恒，其以此觀之乎。欲人得於其所立義之外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恒久之道。道不可見，可見者惟情。如風雨露雷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往來盈縮，循其經度，便是循天理之自然。蔡虛齋只作附麗於天看，太淺。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主歲功說。程傳謂其生成萬物，亦可用。聖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
（附餘）楊敬仲曰：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無所不通，無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姚承菴曰：理所一定不易曰方，方原是不可易者。君子立不易方，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即是久於其道。然要知此方，立本不易，却又變通趣時。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為不易方也。○蘇子瞻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王龍溪曰：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遯卦是論

心字諸爻俱在心字正說亦可

初六浚恒貞凶無攸利

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凋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說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痛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淺而遽以深求之豈常理哉疎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附錄蘇紫溪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効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按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是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故能補偏救弊變化氣質內省之疚吾知免矣彥陵氏曰二之悔固從居陰來然二之所以能悔寔本於居中也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能悔乎悔之一念即是二之好處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中中字即未發之中中字不作中德解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息這便是久中所久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能字有工夫

陸君啓曰有悔中便間斷悔亡則能久於中矣舊說久於中故悔亡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郭白雲曰可久之道無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張雨若曰观一其字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在不恒上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無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其羞如之何聖人不說凶害却說羞吝深鄙之以動其心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然而巽為進退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承者猶言人送羞辱與之也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己外愧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無所容無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所謂楊墨之仁義是也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矣〇按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田取震動馳騁之義喻有事也然震雖好動而脫巽之位則無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安得二字正是提醒他處若曰以有

用之心而用之無用之地大是可惜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姚承菴曰剛柔相應常德也而君主於獨斷有不可泥執以為常者乃五恒守此德以為貞一於承聽無敢專成則以順從人之義而非自制其命之義矣為一恒字累了曰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之凶陸君啓曰以貞為恒可也以恒為貞則失之矣 附李彭山曰恒以性變所適為貞五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已豈利往之貞哉胡雲峰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無取焉唐凝菴曰恒以夫婦為義夫柔婦剛

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於此益明久於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義之所在確然自為斷制更不靠人做主張正與順從者相反陳紫峰曰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語氣若平意寔直下此正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此爻如王安石新法紛更誤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皆其流禍 附薛紫溪曰振作也飫也恒久之道宜順無孫宜漸無驟上九居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矣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著意亦不可着力著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於終也 洪覺山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述也豈謂常哉震終動極以振為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騖盡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

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鄭孩如曰振恒以為功矣而不知其無功之大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
總論 蔡節齋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嘗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於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唯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猶

能久中無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恒道豈易言哉。張中溪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與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而無弊者，其變之謂乎。○陸庸成曰：貞者咸恒二卦之樞紐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為咸；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二卦六爻皆無全德，何也？蓋咸之所貴者虛也，諸爻各執一以為感，則不虛矣。恒之所貴者方也，諸爻各隨地以為恒，則不方矣。故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亡其悔而已。丘行可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

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諸子相曰：遯者退也，身退●以亨，得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也。若身中小人之禍，道亦與之俱否矣。曰遯亨，則不遯不亨也。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林次崖曰：既云遯亨矣，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條，是如何？恐君子繫戀不知去，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遯也。○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至否直云大往者已往也，於觀剝坤皆不言遯，誠不必至此而後遯也。若小人則靡之不去，直至無號而後已，故臨而泰而壯，氣息奄奄，尚不忍去，必至夬而後去，而猶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附解出自程傳）（潘遯峯妙）

附別解　遯與剝不同，遯者造化之所以妙其機，君子之所以藏其用也。藏其用則不窮於用矣。故亨。陽為發舒，為大；陰為收斂，為小。當遯之時，與時而行，其貞在小。○按遯者，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非退避也。二陰在下，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遽爾退避，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彖第曰遠小人，彖第曰與時行，則不當退避明矣。程子謂甯武子能沉晦以免難，即是此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林次崖曰：加一而字，亨正在遯上見。此句只是論理，下正遯所以亨處，全重在與時行上。剛當位以德言，言君子行己立身，無些須瑕玷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小人方且包容承順乎我，此正可遯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飛冥舉，去得恰好，此所以得亨也。時字最好玩味。或曰：曰剛當位，君子尚操有可為之勢，曰應，小人尚有包承之心，若可以無遯，然及此時而遯，則見幾明決，與世之戀功名而迫於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遯豈徒為隱逸者哉？遯而亨，非以退為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

（若依此解，與時行各一轉）

附別解　傳曰：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陽剛之德處

就應看出時行更妙

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尚當隨時消息。苟可致力。無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袁了凡曰。亨義全在行處見之。時為當遯之時。與當遯之時。而遯易能也。與當遯之時。而行未易能也。馮文所曰。剛宜不與陰應。剛而與陰應。屈其剛以就柔。與時行之義也。迹不示異。心不求同。君子所以與時消息而用其權也。遯之妙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吳臨川曰。小者利於貞。以其浸而長也。於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遯乎。附別傳曰。小人雖有向長之勢。未便驟長。必

且以漸如水之浸物。未便濕透。猶可維持挽回。不可大貞而猶可少施救正之功。所謂小利貞者。扶持使未遂亡也。聖人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其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

遯之時義大矣哉

吳因之曰。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遯之時。以遯為義。凡事到面前。只消臨時趨見者。還着得一分從容。雖累遲緩。不致害事。惟遯則須在釁端未萌。禍機未着之先。便有一段了了之見。既見了。就如拯溺救焚。決流勇退。此非有先見之明。勇退之力者不能。故曰時義大矣哉。此不是贊其大。是提醒時義之大。以儆動人唐疑

此義二字剖析極明

蒙引曰。君子之遯。唯其時能當。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否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附辭別陸君啓曰。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遯時也。天地之不窮於剝。世道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於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非以處之之難為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蔡虛齋曰。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或以為山遯天。皆非也。據下句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

是天遠乎山之意。不惡也者。無大聲厲色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嚴從不惡中看出。要說不惡而嚴。不要說嚴而不惡。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曷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逾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彥陵氏曰。要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吾立身於無可議。小人自不覺心醉神服。而不敢近。此不遠而遠之法。附張中溪曰。天之與山。勢本遼絕。自下觀之。山之顛即天也。及登山之顛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此遯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衆皆決去而彼獨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
如是故繫之以厲危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身矣况可用之以往
乎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
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不往何災可見災即在往聖人提出一災字所以止其欲往之心
也附錄 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後
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尾而必求
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於義尚淺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
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為也商山茹芝之叟不留

祖龍之阱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晰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蔡
虛齋曰就隱遯上說知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
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守二字
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內取出與執用黃牛非兩意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游讓溪曰凡人外面堅固却本自中心來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
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按
遯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兩爻皆小人無疑何以反作君子解

初爻取象於尾者蓋初與四應四既遯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
謝事之後尚且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其勿往也二與
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特慮其為衆所搖惑曰執曰固志因
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謀也鄭孩如主此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徐進齋曰繫戀也比乎二陰宜遯而繫故曰繫繫遯是為小人私
情所牽繫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
繫而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孫質菴曰疾者行之
病厲者身之危無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乃可無疾
厲耳蓋出處大節與豢養私恩不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施於此

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附錄 蘇紫溪曰畜臣妾吉示之
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惑
人畜之法止有個不惡而嚴嚴以杜其狎邪之妬而不惡以柔伏
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象曰
不可大事臣妾不可與共一家之事況小人而可與共國家之大
事乎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
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止之也今九三見繫於二陰將為陰柔所
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
不往乃吉也雖然三亦宜自度果其能使二陰甘為我臣妾否也
不然繫遯為灾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周公但曰有疾厲夫子於疾下又添一憊字形容其疾之甚也蓋係戀之久正氣消亡若不勝其困頓者然只係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大事以出處去就言或曰大事謂大奮乾綱以盡去小人為事備以待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德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蓋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吳因之曰原無所好遯亦不難惟絕所好以為遯此是第一等果斷剛决的人品第一等光明灑净的心事故周公曰君子吉小人否以致深嘉樂與之意諸子相曰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不能絕所好也既謂小人亦何必遯蓋言有好不絕雖號為君子亦是小人耳附鄭獬如曰九四於初六有所交好而能絕之以遯此君子之吉而小人之否也小人以中傷善類為滑計吉在君子否在小人矣言其計之不行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中正又能善其遯且下與六二為應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險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得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胡雲峰曰非正應而相呢曰繫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之孚于嘉蓋因六二之係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遯亦因三之繫而見也　陸君啓曰當位而應與時偕行遯之不至於閉固𦂳塞惟此爻為之嘉亨也此是亨遯者也象曰遯時宜遯而却行非卓然志不可亂主持世運之人其不以為營私適世者幾希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尾者志之溺也繫者志之私也惟九五能正其志把功名富貴爵祿榮名的念頭一齊拋棄略無沾染故能嘉遯作推原說○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游讓溪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按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陽亢而無位則不攖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無罣礙者也俯仰天也間有一段優游自得景象真所謂

無入而不自得故曰肥遯无不利甚快之之辭耿希道曰陰道常
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爻超然處外不累於陰無有疾厲故稱
肥馬陸君啓曰陰近則收歛之意近陰遠故行藏之義寬此雖以
卦名遯而不斤斤於遯者也故無不利无不利豈一於遯之謂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此心寬裕自得於内曰肥對外物言毫無所凝滯於念曰無所疑
無所疑須知他去的胸中灑灑落落真不受一點塵埃染着胡雲
峰曰三有所繫則疾上無所疑故肥楊誠齋曰上九以剛健之極
居遯世無位之地遯之最高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澤
安能去之無不利决之無所疑乎

總論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為隱遯哉聖人無心於忘世亦無心於
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唯時而已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
則和好遯則節固志則莫之掛失時者窮故尾則厲繫則疾聖人
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意有滯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遯
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御亦遯也無滯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
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按遯者聖人
抱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言難為拘方者論也舜與共驩同
朝旦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偕驩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無
頭腦無主角蓦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有對面相遯而莫測其所
以然者斯真能遯者也故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
此之為遯則不言遯亦可若勢已及而始思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張雨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
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消又教他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
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思以取敗慶曆之壯躁元祐之
壯激躁與激可不戒哉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
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
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個固字鄭孩如曰大壯不言元亨
而言利貞欲保其終也雖壯而不可有恃壯之意故爻之恃壯者

皆有戒辭也不恃壯者貞也

剛動二字宿鮮平看者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按本義陽長過中過中二字便帶憂盛危明之意大者壯也雖以
勢言然提出大字不徒以勢壯可知剛以動正所以致此壯者本
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故字有加便
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已隱
然在矣剛動二字不平○楊敬仲曰天下之乘者不能壯惟剛故
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
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剛應
酬交錯變化云為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故又

曰壯三者名殊實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彥陵氏曰大者正也或曰大者自無不正或曰大者却要正二說俱可但世未有不正而成其大者自無不正之說較長正大二字不可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即在君子身上說蓋天地無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惓惓屬意耳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如在覆載生成上看與利貞之旨不合○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體耳知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

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於情者則可見丘行可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為心清之別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其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傳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為强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吳因之曰非禮弗履全要發自勝二字意假如擇百萬强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邊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直須從念頭起處斬絕淨盡制縛得定消鎔得淨方始不形於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强○程敬承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須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禮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陸庸成曰非禮弗履總歸一貞禮者貞之矩也所以攝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丘行可曰非禮勿復者復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無待於勿故君子以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履者則自不為矣鄭挾如曰雷在天上陽氣伸於萬物之上此之謂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按初以剛陽處下事權全不在我乃因君子勢盛之日恃壯妄為不量勢力而遽欲去天下之小人不惟小人不能去而中傷之禍必不能免故曰征凶有孚征往也謂其本壯於趾而往其凶必矣

附蘇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爻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擧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眞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敎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困何必事後只始壯便是窮極田地其孚窮正在壯於趾上見

九二貞吉

二乾之主君子之領袖豈可以不正處壯哉必貞乃得吉此所謂以禮從躬善維其壯者與楊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髮已私焉故吉○蔡虛齋曰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於進而終無不遂其進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指事中指心心者事之主內有中德則無爭無戾自不至血氣用事矣不必主因中求正說韓來仲曰九二何以貞吉也蓋由二

而上三則羸其角矣由二而下初則壯於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裁初二之過於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也歟故曰貞吉也

以肩壯刑中而謂獨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蘇紫溪曰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為小人者正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狀是小人方用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為無能為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小人原非為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亦危道也蓋小人陰蔽機械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好羝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孚其毒耳然

則君子亦何取於用罔為哉洪覺山曰義理之強無所用其強用則為强暴為威猛為無禮之勇是壯未為病用之斯病也姚承菴曰君子用罔不是全違義理義理上着一毫意見不得総着一毫輕忽之意便是客氣便是罔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無也狀及用於小人故無

附異　鄭孩如曰卦全體似兌有羊象藩四也觸近也觸藩與四忤也夫九四者衆陽之藩也一以防陰使不得入一以閑陽使不得輕進三獨觸其藩而往不合衆君子之力其罔視小人甚矣所以羸

角○三而觸藩君子已自相戾矣何以擊小人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曰小人用壯無忌憚者君子而亦用罔所愈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鄭孩如曰小人之用壯以君子之罔之也蔑之以為不足戚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於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附異　馮文所曰四之為藩陰為藩也三之藩陽為藩也以陽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復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正也道則未盡也其待小人也以壯陵之而欲擴其上其待君子也以網羅之而使出其下故不特小人發之

按藩決則彼康已通輹壯則此進甚便而象似異

而君子亦且誰之進無所與則為羝羊之羸角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此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滑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滑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無失。錯悔亦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蓋群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與木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與之有輹矣。以此大輿之輹。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按卦以剛動得名。九四震主。所以動者。故此爻為成卦之主也。於諸爻中最得力。輹與輻同。語云三十六輹共一轂。衆賢合力之象。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無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是滑遂其進之意。唐疑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趙汝楳曰。羸角則厄吾行。藩決則尚於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妄動乎

按易字木義作經易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無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無攸利。不羸則無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鄭孩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無所施矣。是為喪羊于易。聖人蓋教小人遜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擾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項平菴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狠。故無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當。每惕於所恃。位不當。明其無壯可恃也。姚僞昌曰。以柔居中。何為不有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解傳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無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則壯矣。然其質本柔而才弱。不度其力。恃壯妄為。才不足以濟志。進退而失其據。猶羝羊觸藩。既不能退。又不能遂。

不能遂一塗此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於事機而艱以處之則善用其壯而終得遂其進矣故吉則字要看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而不能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於易心之萌故特著其辭若此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無據而後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揭不詳二字見艱只是謹詳者此心自審之悉無疎畧也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

補論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無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王輔嗣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彥陵氏曰陽壯之日正君子有為之時也然貞也者壯之坊也中也者貞之幹也禮也者中正之則也故壯以剛動得名而至其所以剛則又不在勝人而在自勝始知天德之剛原不涉一毫意氣世乃有自恃其壯而輕一擊者猶之非時而震之雷其氣洩矣何以固其神而合德天地也與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錫馬二句重在三接上

謂康侯二字雖是

張中溪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於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不惟錫馬蕃庶錫予之厚而正晝盛明之際乃三接其臣尤見親禮之至也○按用字作虛字看如云康侯承此於天子也若據徐進齋說則是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大君之寵禮用字又作實字解揔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

胡雲峰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康侯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徼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為大明之暱乎彥陵氏曰康侯二字最可玩蓋時當明盛生事邀功者不乏矣而王朝所寵遇者惟是以安民者居上功明不欲以多事擾天下也故君以柔道致治而臣以順德承之明良一心上不以長駕遠馭逞其才下不以好大喜功開其隙安靜以養和平之福世道亦幸矣哉○按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為文為衆之象

彖曰晉進也

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illegible]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illegible]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無所不照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所謂小心
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
故能虛心而禮賢張兩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
故順字重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
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為順麗也○鄭孩如曰臣欲
見功利於君之明故雖有順德而尤以麗明為善若夫君之待臣
卻不喜於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哉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
曰柔進上行者非純柔也明務於柔也胡雲峰曰康侯非順者不
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詞盡可見
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徐進齋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增損也蔽與不蔽
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illegible]其明
德袁了凡曰綦議論發揮非自也綦聞見充拓非自也綦[illegible]見窺
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非有待於外也○潘雪松曰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
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程敬承
曰自昭明德有日新又新之意即光四表格上下總是自昭之極
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晉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欲進見摧未免易喪其
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於上得遂其進也然此
論其常故守正而猶不見信亦當以寬裕處之庶可免躁妄之咎
耳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
也何以成其為貞哉胡雲峰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
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詞也○按貞只是以道自重
不干進之意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於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一
躁急之念則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
成其貞也君子識得此裕字息多少躁妄之心養多少道義之心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彥陵氏曰獨行正諸說俱作戒辭如云晉如雖摧如矣却不可因
摧而失其正如此解獨行二字終牽強恐意獨行正正是原他所
以見摧之故喚醒他大凡君子處世枉己易合直道難容舉世俱
隨波逐流而我獨欲以正行世上如何容得你可見惟正所以見
摧又安可因摧而自失其正語意方貫把未受命句一看方知此
象正與爻互相發明耳○傳曰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
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張
兩若曰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樣
恐未妥須云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汲於求進正其
所宜也否則辱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按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盖道之不得行也孟子不豫色時却有多少愁在此貞字亦與初少異所謂不階左右以先容是也然具既在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介福之來各自有以受之矣受字要看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方承受得起受茲介福正是貞吉處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爭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原其所自受也

剝衆允方可進之意[illegible]

六三衆允悔亡

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繹曰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即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諸講皆作無德說夫無德何以衆允而悔亡薛畏齋曰三居下之上無應於上雖有左右者無其人宜有悔矣此說知

上作向上又上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姚承菴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此志之立而已三志上行則此心向上其進脩必力而卓有可觀者所以衆允而悔亡張中溪曰明出地上循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

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於大明矣

[illegible]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之[illegible]由盡歸于[illegible]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失之心原自如此雖貞亦厲若[illegible]之謂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為貞或曰以此人而晉高位若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故曰貞厲 附 許慎說文曰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張中溪曰詩以鼫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於進也

胡雲峰曰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九家易坎為狐解自初至五互重坎上下三陰故稱三狐艮為鼠晉互體艮上一陽故稱鼫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取象各有攸當況晉晝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王童溪曰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進之義於貞為厲於位為不當呂涇野曰位不當已之德位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釋有車馬以居徂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原非純德之主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之主諸柔皆進而順附故其悔可亡然英明之主毋多喜

功。承乎之時易生好大。故又戒以失得勿恤斯吉無不利彥陵氏曰既云失得勿恤矣。又曰往吉無不利無乃以效動人主乎不知此正所以破英主之惑也。蓋英主所以膺心於失得者。專是好大喜功耶。孰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無不得耶。何必計功謀利爲也。

附解 蘇紫溪曰此一爻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幾微少偏不能無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是靈覺內照精明常惺至於一疵不存其悔亡矣顧明德本體原潔淨精微稍参以計較之私其累不小故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不惟勿恤其得即失亦無所容心焉。則中心無私本體呈露即明明德於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利如之○傳曰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無不利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而至於察故以失得勿恤戒

附辨 袁了凡曰。五本明體而居不正。當晉盛之時挾長駕遠馭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這便是他有悔處。以其明而得中。故又戒他失得勿恤能勿恤就是亡悔處若以大明在上。下皆順從而亡其悔悔原在心。何故就過上說。陸庸成曰。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失得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尊承勿恤言也。況五本爲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爲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

爲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伯之辨乎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有慶明以終于天下之故

彥陵氏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然不徒曰有慶而必加一往字謂本此失得勿恤之心以往也。夫萬方之慶乃在主心之純與不絕。嗚呼嚴矣。附鄭孩如曰六五柔順虛中委心於康國之侯居晦以御明不自用而任人得聰明之實即有小失固無傷於明而反以養成大渾厚之氣故曰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是貪名位不止的人此道無適而可惟當用之以伐其邑伐邑就已私說克己甚難故云厲極剛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无咎然不能防欲於未萌而欲制私於已發雖得其正亦不免於吝矣况溺而不救縱而忘返乎未要緊已私不可不伐之意。傳曰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然極於剛進終非安和之道復云貞吝以蔽其義。

蘇紫溪曰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於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着

貞字妙

質切磋琢磨，化其氣質之偏，而就兢危厲，庶可以吉而無咎，
自以為貞而執之不變，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
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而
去之也。○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
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
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譙六五伐不言邑，
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維用
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無所利耳。

伐邑在寔義上諸與本義合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姚承菴曰：以極剛治其私，終厲，強制而非質任自然者，蓋力以遏
折於其外，猶有隱伏於其中，內外未為瑩徹，於自昭明德大殊，故
曰道未光也。附楊龜山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
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無思不服矣，尚
何伐邑之有。
附論陸庸成曰：處進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
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
競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
則無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
也。蘇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
思其光，本體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
即自邑之伐，不以為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必
為恤。至於進亡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明德於天下
之效。○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在也。
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
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日之明為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為陰邪所傷，故為明夷。然君子之
處患難，擬離不得個正道，但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可得，
故須艱難以守正。艱貞連綿說，貞在艱內，隱忍委曲以自靖自獻。
着一些直遂不得，是為艱難之貞。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
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
是艱難之貞。艱貞二字，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要
分曉。張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協之則
順，反而辭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豈有時虧，掩但為地所掩蔽，是明見傷之象。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節只說得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
夷也。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六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

此二節不重在文王箕子身上只是把兩聖做個樣子

及不用明乃家也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善藏用之意文王以之
只是見有德而遇難所以為明夷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也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明且見傷豈
容自露其明一晦字多少艱苦心事內難猶云家難見宗臣無可
舍去之義正其志謂行不得[illegible]遂而志未嘗不正也何言志忠君
愛國之心是也晦明而明在內這便是正其志箕子用此道是為
艱貞者法云姚承菴曰晦其明正其志何別人臣惟此明德耳本
此明德顯行於其外志與行固有不正者其常也不得已而晦其
明而箕子之佯狂暗黯污濁於其外其變也然其中卻持之以正

伊晦其明乃能正其志見非聖才智所至用者所能也徐宗義節

以俟其君之悔悟是晦其明所以正其志也無而昏
彥陵氏曰利艱貞如何說晦其明大凡昏主在上國勢已危人心
已亂為人臣者心中惟不明白所以昏亡憤亡過了日子一明白
便要去做事一做事便失於矯激直遂有明而不晦非惟不足以
挽回國勢人心而身且不可保及至做不來時節卻又說吾力已
竭無可奈何把忠君愛國的念頭都改了故晦其明者正忠臣萬
分委曲萬分不得已之至情即此便是正其志故曰利艱貞張淑
正曰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張而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於善用而貴
於善藏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
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程敬承
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
晦而明取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照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
晦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
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
用晦則不善用明矣
傳曰明所以照然用照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
度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羅一峰曰蒞眾

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王輔嗣曰藏明於內乃
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呂東萊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
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君子得君行道猶鳥之飛以翼初九居明夷之初雖未有貶削之
加而諫不行言不聽如鳥之飛而垂翼失此時而不去後雖欲去
而不得者知幾之君子當行則行三日不食可也夫見幾明決或
有訝其去之速者然義所當從即主人有言亦聽之而已寧不食
而不可不行寧有言而不可不從總是要他決去之意馮文所曰
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就約則膚者怕未夷而先遯則愚者

疑況以夷暗之世忌潔惡正宜有言也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

傳曰見傷之始事未顯而慮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辨也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此翼二解俱妙

附別解 鄭狭如曰垂翼猶莊子所謂若垂天之雲言翮羽以高飛也

蘇子瞻曰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摩也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

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楊敬仲曰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君子初未置己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矣

此解更妙看主人有言更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孫質菴曰夫子剔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特厄於時且決於義矣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爲未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用拯馬壯以佐其速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

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爲於時也孫質菴曰楊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常忠謂褰裳而避之猶恐波及[illegible]皆知用拯之義者

附別解 蘇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之臣故取象左股但時當明夷於無元首之明即欲畢謀効力而動輒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彰存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國事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按象傳曰柔順家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

故能速於拯救而得其則盧齋分順則爲兩意則以字覺無着落

附別解 項平菴曰明夷六二用拯馬吉象曰順以則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順文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渙之初六在下無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至剛至明而正應暗主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故有南狩得大首之象不可疾貞非較計利害誠以君臣之分不容造次苟能化暗爲明亦吾志也

也。吾寧待之馬耳。不然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豈南狩之所忍為哉。吁此可見武王觀兵孟津心事矣。孫質菴曰先曰南狩而得大首。所以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所以嚴人臣不軌之防。

附錄 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聖人豈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葉爾瞻曰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為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大得矣。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姚承菴曰六四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不見信任。徒言無益。從死無益。見幾而作。可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獻於先王。故其辭曰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爻正微子之事。○居明夷之時。其心皆欲去傷害而無及。得超然以遠去。大獲我心矣。入字與出字對。已入左腹矣。得出門庭。乃獲明夷之心。

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為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為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害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濟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胡雲峰曰坤有腹象。入於左腹。自離而入於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附錄 傅曰坤為腹。左者隱僻之所也。六四進居坤體之下。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交之深。故得其心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按象有專言心者。有專言意者。此獨兼言心意者。見當此大不得已之時。得意遠去。甚快之之詞。彥陵氏曰此爻作微子看。則所為獲明夷之心者。非徒為一身遠害計也。實為存宗祀計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象曰箕子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張中溪曰爻言利貞。即彖所謂利艱貞也。

胡雲峰曰士大夫處今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

去死也極歸于貞

要見晦明正是不可息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父獨以箕子言之也王湘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姚承菴曰貞一也曷以云箕子之貞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一日不可息者也不可息而又不可露必如箕子之艱貞而後可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可保而其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個宇宙故不可也不可二字甚重○呂涇野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無非是委曲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蔡虛齋曰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得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胡雲峰曰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矣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故曰不明晦言其寔晦非有托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寔晦此其辨也○按明夷不取五為君位而取上為君位者能傷日之明者地也地積至三爻而愈厚故以上為主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并無明可夷直不明而晦矣陸君啓曰不明晦直是晦了不必云至於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古亡國敗家極明察才辯的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四國也只是失為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懵懂的人本義以位為照不然失則即是不明晦潘雪松曰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雖明而寔晦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總論　丘行可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槩論上一爻極暗為紂之昏暴五近暗為箕子之囚如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為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魁暗為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於晦為文王之受羑里初去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薛是齋曰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無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終三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囚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無傷於明者也○張幼于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難則為文王與箕子明而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為蒞衆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

物彥陵氏曰明良取股取腹心取首繼在亂世亦可以見君臣一
體之義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按一家之中須是內外各正方成個家道曰利女貞非女子自正
是齊家之要乎正之也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
乎女陸莫東曰天下之化未有不始於近而達乎遠者況門內恩
勝之地婦順不彰其為陽教之累也多矣君子慎獨之功刑於一
家而女德已正則無出閫之言私謁之事而男得正乎外矣男一
家之主也由是一家之人正而可以及於天下此女貞之所以利

也陸庸成曰巽德為巽離德為明通卦諦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
之地也文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
非巽有齊之義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
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
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按內離而外巽曰家人外離而內兌
曰睽關朗子曰明於外者物自睽明於內者家自齊故知用明而
齊治之道得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按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意可見位着內外字有不相
侵越意又有一體相成意不獨曰位內位外曰正位乎內正位乎

揔出大義三字只是見男女不可不正耳

外男女各有位位不可有一毫假借苟且其間正位者止其所也
女子巽順而不預乎外之事男子制義而不牽乎內之私男女正
則剛柔之義明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
大義附葉爾瞻曰男陽為天女陰為地男女正位即是天地大義
天地定位萬古不斃正也此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欺然自以為不
足與於此者邪俾之習錮之也夫曰天地大義其關係為何如而
內外之位信不可不正矣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天地之
大義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
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首功女而貞則男

之貞與家人之無不貞可知矣卻二象曰男女交天地之大倫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於父母之嚴嚴與正無
二義正即所以為嚴也舍正以為嚴則嗃嗃矣

治家止得一個嚴字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按此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外嚴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了語
意從上轉下若云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焉正此
父母之謂也二句只作一句讀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
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說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說則曰父母
卻三象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矣
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惮故稱嚴君丘行可曰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忝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龔汝偁曰家人親也不患不寬患不嚴國人疏也不患不嚴患不寬故治家如國稱嚴君焉治國如家稱父母焉

趙汝楳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內外一體於正家之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姚承菴曰此節緊頂上嚴君來見惟有此嚴君故父子兄弟夫婦

各止其所而家道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矣句不重天下定見一正家而天下之定即在於此則其所係極重大極緊要不可不嚴肅以正其家耳然其正卻自宮闈始所以必先利女貞也故曰家難而天下易不作效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張中溪曰巽爲風離爲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風之母也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物猶不誠無物之物如云事實恒謂有常慶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言而能行爲有物行而不輟爲有常象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脩身爲本之義也

孔穎達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還復生風内外有似家人之義唐疑菴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楊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

一氣相通識見尤妙

○初九閑有家悔亡

齊慶氏曰正家之法莫重於始始而不閑後必至於相瀆相夷悔不可勝言者秉衆志之未流而豫防之明長幼之序慎男女之別

惟能閑於方成一個家故曰閑有家有孚宜玩閑於始終必無傷恩敗義之事矣何悔之有○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尊制之責故其爲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胡雲峰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僅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本有家之始來玩一未字見當及時防閑之意胡雲峰曰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趙庸齋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游鍜松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雖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

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無專制但主中饋紀事而已蓋女不言外中饋之外無餘事則中饋之外無所主也以正道也關雎桃夭之化由此而出矣何吉如之
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於無所不能而在於能其所能也彥陵氏曰不徒曰无攸遂必曰在中饋者蓋婦以無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如徒曰无攸遂而已猶未足以盡婦道耳 附 楊敬仲曰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開邪正也故曰貞吉

胡雙湖曰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無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象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與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德惟順順故能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者在閨閫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洪覺山曰不徒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之道尚嚴九三剛而不中是未免過乎嚴厲使一家之人畏而不敢犯有嗃嗃之象此雖人情所不堪而不免於悔厲然法度肅齊人心祇畏畢竟是吉若以悔厲之故而一於寬致使婦子嘻嘻笑樂無節則敗倫瀆理終有不可言者矣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 ○傳曰在卦無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與其過於放肆寧過於嚴也 姚承菴曰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維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似失之太嚴然家法因之以整肅未失乎正家之道也若婦子嘻嘻則以恩掩義失治家之節矣家人骨肉之情最無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 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為開劑於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張中溪曰六四與初九為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滑剛以虛受寔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其一家之要與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 ○按諸爻俱直言正家惟四則由富家說到正家蓋既富方穀理之常也所以大吉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本義在上位如云主家政者云爾
附 張雨若曰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

楊說順在位不止是四合一家之人說

居上位是能開源節流而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於富足仁讓之風成知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豈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蔵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附解 常張兩若曰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故能富家而得吉蓋一順字可兜理會算斂之術皆遊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游讓溪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無假無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於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離離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無不治矣王者之說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無所事開矣故曰勿恤

附解 兩楊敬仲曰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為一家者也

或者往往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撫愛天下如一家不知假大之道自吉故曰勿恤孔子又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家爾言其心也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書曰不自滿假詩曰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

蘇子瞻曰假至也王至有家則吉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於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於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君臣欲如其父子父子欲如其君臣聖人之意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傳曰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

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楊誠齋曰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凡父子兄弟俱在內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閧可以責其貴者定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者

附解 別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

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傳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自化為善然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其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乎威二者而已彥陵氏曰孚與威無二道威正所以善成其孚也終吉猶云好到底蓋孚而濟以威則雖傳之永久人心亦常振肅而無和勝之流矣故曰終吉夫吝曰終吝吉曰終吉計及於所終而後知治家者不可苟且於目前嚴之一字可為萬世法楊敬仲曰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

德威無他惟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辨一信服之效久斯見矣故曰終吉

唐凝菴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而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其實有諸己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葉爾瞻曰威原是振肅人心之具歸之反身謂非求人者也正身便是正人自反嚴正不威之威也陸庸成曰曉言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於反身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

鄭狭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閑也三之不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己曰嚴人嚴之曰威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於情之謂也關雎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道成矣

總論　李西溪曰卦中六爻不惟男女有定位即剛柔之位亦不可易上父道三母道貴嚴五夫道貴義故以九居之四子道二婦道貴順故以六居之初女道安用剛蓋女子之未從人也當以理自防

故亦以九居之剛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義陸君啟曰如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無不即是順六二止於主饋德思乃為威上九專於反身威之過為高高順之似為嘻嘻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即令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蘇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就人心說本義釋睽字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亦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徐以俟人心之定耳曰小事正對他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也張雨若曰此卦雖當與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為打頭一睽字壞了然非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 附丘行可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卦而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則猶可得吉也程沙隨曰火水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無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附馮具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衆志猜疑扯竊導卻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劓四之交孚五之厥宗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家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讓子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衰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過視其事遂全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先天之象則為物性之睽後天之象則為人情之睽要知睽者本同也不同而後異所以為睽○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illegible]二女之睽於志見之既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illegible]乃有合者天地萬物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附錄或問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二女同居其志各有所歸此自然之理也聖人以為乖異而名卦為睽何也黃葵峰曰火上澤下以其不交也離上坎下為未濟亦是如此二女不是未嫁者家人女正位乎內已嫁者亦謂之女此如妻媵娣姒之類陰性多妬人各異志故謂之乖異

二女解極有理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謂心不暴戾明謂通於事理二字兼重但要得麗字意有其具

也柔進而上行謂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位重上行字有其位也重君臣說得中而應乎剛謂虛心下賢而賢人樂助重應剛字有其輔也故雖不能大有所為猶可小有所濟鄭孩如曰緣不和說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以合矣是以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傳曰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

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
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聖人
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處睽之時合睽之用
其事至矣故云大矣哉
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無人但知睽之為睽
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理林次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
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
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曰睽
則無以為合也○蘇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
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

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
也大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言異中之同象言同中之異只重在異字上異同之間亦只是
一理同於理不同於俗便是同而異不可以異而異而曰以同而
異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
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黑白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
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
彥陵氏曰以同而異異字要從同字裝出兩字須說得相關譬如
一條大路人人同走得的惟君子只從大路上走自與旁路曲徑
迥別非異以異異以同者也要見得同中之所不得不異處
傳曰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
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
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楊誠齋曰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
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
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水
火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君子身濟天下之睽必得人以協力乃克有濟初與四本非正應宜

有悔者幸其同德是情不相投而德則相濟終可賴以濟睽而悔
可亡也其象猶喪馬勿逐自復者然同德相合正異己者所忌嫉
分別太嚴未免為讒邪所構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
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妙在一見彥陵氏曰註中居睽之時亦要
看大凡世難方殷正智勇並爭之日有一才一藝者那個不思量
出去立些功業所以同德相應自然勿逐而自復全要理會此意
○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
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
則失含弘之義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
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陸君啓曰睽是不好時節故初與五皆以悔言馬陽象在下馬為人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而遥則喪馬矣雖然不可逐也揭揭然奔而追之方駭而益遠靜以聽焉彼將自至處睽亦然情之疑者辯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辯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變姬公不辯故自明惠帝之爭子房不爭之以口舌故自定況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我○惡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為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迫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後迹有避之而不可得者款以折其虎處睽之用微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絶惡人而勿見不將衆仇於君子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洪覺山曰見惡人所以辟咎豈恚為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絶耳龔深父曰見惡人乃所以避惡人也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楊敬仲曰言止於避咎則可苟有利心焉則不可項平庵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遂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相應本存君臣之分而當睽之時情意相隔若欲執堂陛之常矩如何得遇必多方以開悟之懇誠以感動之其悃愊款款委曲而有投合在尋常孰徹之外者故象之乎遇主於巷耳夫下有遊巷之臣上豈有允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潘雪松曰合睽之道必能遇主於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獲中能緩其剛迂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循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巷者委曲之途也不期而會曰遇所謂委曲者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己枉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非遇主之地其迹可疑故特以未失道明之全在正應上看出張南軒曰或謂諫君者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以當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二與四皆欲求合於三者二從其後而曳其輿四從其前而掣其牛所以誘搆之者百端三於是乎不能自白矣是以上生猜疑見其髮而劓其鼻焉然三寔無他終必得白故曰无初有終○彥陵氏曰見輿曳三句皆是睽乖之象一氣說下曰曳曰掣只是居二

陽之間凡其如此所以積疑成猜擬其狀曰天且劓註中後爲二所或二句看得太死故又二字多一轉見字指上九言或曰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危而不進若見其如此

陸君啟曰見之爲言三見之也初二何曾見三四何曾掣三掘之三之初心與上相疑徘徊而不進故生出許多妄見耳三上兩見字相應六畫卦以三爲人其人御車服牛之人也天去額之刑劓去鼻之刑兌爲口而額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爲毀折故有是刑胡雲峰曰三上兩爻皆提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無輿曳本無牛掣本無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耶其見如此故無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自見之說亦妙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葉爾瞻曰位不當迹有可疑明其所遭之不幸遇剛遇字著力看剛字見上之英察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終耳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於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循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彥陵氏曰遇剛要把無初有終合看大凡剛的人性最躁急見你形迹稍可疑便放下臉皮拿出最狠毒的手段來處你然心中寔無他腸心迹一明便如氷消霧解所以始睽而終必得合若遇著一個性柔的人畢竟是個優柔不斷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

爲字看得好

郭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彥陵氏曰大臣而欲濟睽必先得同心之人而後可協力四無應故曰睽孤然初陽在下乃元善之夫也不遇則孤遇則不孤矣遇字正與睽字相對曰遇元夫全要四去遇他交孚全在以心相信然當睽之時嫌疑易生故必以危厲處之然後可保其孚而無咎孚乃所以成其遇厲正所以成其孚既說交孚又說個厲聖人何等深慮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畏禍之心未萌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惕慎其舉措以杜其嫌隙則終合而無咎矣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讒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無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無咎

暴又在聯於開說見惡人上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是濟睽之志得人則睽可濟故志行然必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清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雨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潘雪松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爲文明之體應剛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於己無憾而睽有可合之道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

疑而決其往也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無悔而後往所謂乎以
志也厥宗謂二也五乘居尊頼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二曰厥
宗二依五以為主五親二以為宗同心相倚之機其合也猶噬膚
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
胡雲峰曰二五言君臣之睽二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五言合之易
者君道也故二言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
當以情親下也楊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附 李隆山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
之時精神交際志協義從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而
而間隙相疑而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

以通其相應之至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無時可合
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趙汝楳曰爻止言何咎釋遂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
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入情可以大同變睽可以大和
豈止何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上四皆言睽孤者四無應故孤上有應自猜很而至於孤也本然
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適遂生疑心見豕之負
塗若將泥已而不可近也豕猶有之鬼無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
怪妄並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
弧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疑釋見消乃不與為寇為婚媾往而
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為雨則疑盡忘而睽可合矣唐凝菴曰
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其家難合
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
程子曰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
變為惡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
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鄭孩如
曰上之視三也以為塗豕以為鬼以為寇也非人也種種惡業皆

文字巧合

由見生迫其後也妄去見滅匪但人也而又媾也以為豕負塗者
疑其污於二陽也且將污我也以為鬼者疑其變幻幽眇不可捉
獲也在與背人而以為鬼也恐其祟我也以為寇者疑其操戈反
外於我也三至五互坎有豕象弦木為弧本取諸睽上居睽極有
張弧說弧之象三兌體澤水有雨象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張兩若曰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
無可疑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載鬼等類只說
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諸子相曰
疑曰群疑見疑之深也遇雨而曰群疑亡儻一疑未釋猶未能合

務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羣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楊論唐凝菴曰凡睽皆起於陰遇皆先於剛初四兩剛則孤於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離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於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訓之複者豈無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於睽阻纂弒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謗竟成單騎見虜之勳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睽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知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與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六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無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陸君啓曰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體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蹇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胡雙湖曰睽取目有所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西南東北辨附　鄭孩如曰文王卦圖坎位正北居下漸轉而東而南而西南由艮而震而巽而離以至於坤不與坎遇則無蹇矣惟其不上轉西南向坤乃退北遇坎遂成蹇難故文王戒之以止不利東北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蔡虛齋曰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遽進也怕能止加能漸漸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崔子鍾曰

不用二字有者落

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
其所以為知知者艮之光也○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
止之也時用出處置身於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也
形從違之嚮背張弛之略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附別 鄭獬如曰以文王卦圖觀之順序而往由北而東則險在後
惟艮轉身過坎故險在前若益往則陷於險耳能止而不往轉上
而往西南則可出險故贊之曰知矣哉止者非止而不濟蹇也乃
見險地不可往止而不往而往於平易之方云耳艮惟遇坎不往
轉而向東則遇震而難解矣由震而上便是西南坤方太平之地
○洪覺山曰蹇卦於家反而義與需合家貞坎內險外止則中明

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智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
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
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由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得中道窮俱主形勢說往得中是進得其安所謂可戰而可守者
其道窮即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蓋見利西南之為利耳天下無
治也有治人故當蹇而見大人可藉其才德以成功當位解貞字
正邦解吉字五以當位居正而五爻各得其正則可以撥亂反正
而得吉矣蹇稱時用謂蹇時必擇地必擇人必守正用此三者乃

克有濟故云時用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若道時應有的道理時用
者道時應有的方法
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決不可往
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
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
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
其道窮矣益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
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
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僭為
比肩邦之不正甚矣廼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繳人心收

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啚故能正邦○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
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特於口則期期踸於進則
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冒險以前固有陷
溺之憂倚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
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啚
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於正聖人之用蹇
者其大有如此哉
附 蘇紫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
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泣
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蹇

浮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諸子相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上下險阻為蹇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捻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剗除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脩德德脩則在在可行矣〇張中溪曰反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胡雙湖曰反身如山不動脩德如水之滋潤乎山之象

鄭狹如曰處難之道只在轉身一步溪澗絕險在前進無所之退卻一步便見寬路尋向別路出頭不與之爭則難不能困我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過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來蹇來反來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也楊敬仲曰懼己德之未善也懼己德之有缺也懼己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脩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沙隨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孔穎達曰初居艮始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則是來而得譽故曰往蹇來譽〇唐凝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無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負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來往二字辨附　傳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來項平菴曰初六之來猶上六之往也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〇鄭狹如曰九卦爻之例上進曰往下反曰來然往來字亦要看得活蹇之彖傳於利西南則曰往得中也解之彖傳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可以謂往亦可以謂來蓋後天圖位從左

旋言由艮之坤為往而以之坎為來若從右旋言又以由艮之坎為往而以之坤為來此卦艮前遇坎乃是右旋則彖傳之所謂往即爻詞之所謂來義固不相妨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若終於止而不行何譽之有王輔嗣曰既往則遇蹇宜止以待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諉者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相機遵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此二句并涉蹇要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
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
甚矣〇唐凝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
之蹇為蹇則盡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
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
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之大
臣五為大君之正位後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胡雲峰曰坎至坎
蹇蹇匪躬以其背不獲其身之象九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
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〇蘇子瞻曰初三四上或遠
或近或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

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無往無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
為不智者以為非身之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張雨若曰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夫此心
果無愧則事之濟不濟不足論矣故不曰有功而曰无尤程子曰
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
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潘雪松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
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故欲附之以求濟
三亦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於險矣反者既往復反之辭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孫質菴曰陰柔不能自立喜得陽助內喜云者非但喜其來亦將
因之以得往也彥陵氏曰當蹇之時知謀勇畧之士從往相傾相
角而不相下夫子慮三之懷疑忌而不反也故以內喜慰之以見
宜反之故內何以喜也二固所謂匪躬之臣也非為一身計寔為
王朝得人慶耳
六四往蹇來連
徐進齋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有為惟下連九三
牽引以進乃克有濟彥陵氏曰連字要看天下之英雄豪傑不少

皆是要建功立業亦要人來幫助但我之意氣不能與之相結納
則不得其力連者傾心相依比而後可與共有為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明雲峰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
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楊誠齋曰六四居二陽之間求
之已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為義以得陽
為實以失陽為虛如剛剛不當皆失實者無陽故爾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
陽恐過謀而無能為也陰為內陽為實
九五大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家治亂宗社存亡所關非他人之蹇之比故曰大蹇其五之蹇者其朋之功也大蹇非朋不濟五居尊而陽剛中正是不惟勢力足以招來而信義亦足以感動故朋皆來助之而蹇可濟矣當蹇時而收羅豪傑是第一策陸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為義故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翕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

附錄 張中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遭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我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

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眾賢於下而來哉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集說 蔡閑瞻曰中德在蹇時則為中節節者節斯可以激勵天下忠義之志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遭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張囊東曰五之中節群賢所景慕上曰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鄭孩如曰節是氣節節操之節結定不動十分堅硬是其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位不可更諉其責於人才智之人視之以為進止君臣畏難蓄縮豪杰解體矣故諸爻言往蹇獨二五不言上卦為難乎難在艮二雖忠才不如三以能內喜乎三五者豪杰之望也故諸朋翕然從之而蹇可反矣蹇反為解者全是三之力三成卦之主故也

附錄 蘇子瞻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無往無來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鄭剛中曰以中節者群策畢舉未定所向非陽剛中正之大人何能節之酌其才品謂之節取裁其機宜謂之節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己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

象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 艮之大人與夬此不同

附錄 丘行可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為下與三應即其助也惟不往而來與三同力則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為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趙汝楳曰蹇之道既蹇窮壓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既蹇者解窮壓者紓有碩大之象故云來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處虛至從貴方能出蹇

德有位故曰貴惟從貴所以利也附張中溪曰三內卦也德之
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從貴
附解蘇紫溪曰蹇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皆說皆謂犯難謂之往
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為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認爻之所謂來
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
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來反而曰內喜來連而曰當位實來碩
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固結真實之綢繆有難於形迹之外
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附論在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衆
人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

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患
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
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故
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
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
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
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
大旨也汪賦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
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
剛以濟上之見而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不常
而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
即止已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按卦德居險能動全妙在動字夫居險之中人皆束手無策居險
而能動非大幹濟者不能自能出乎險之外故名解大難方解元
氣初復之日正宜培養休息故利西南取平易也無所往有攸往
正是利西南處蓋解則無所往矣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
也若尚有所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而
吉字揔是安養天下之意孫質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

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本義兩著
字是未定之辭看解後時事何如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
之既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開腑維
持元氣也賴震兌者賴坤以安坤靜也○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
處安而思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
無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為吉者無所往之時也苟有
攸往非夙不可
胡雲峰曰蹇來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
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
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矣蘭聽曰西南一也蹇得之為朋亦之

[illegible]解得之為休息之妙用復字宜玩西南與夙皆是要訣這後□彥陵氏曰既云無所往矣又云有攸往夙吉者何也蓋世徒知煩擾之爲民而不知優柔之養亂難方解之時餘孼未必盡熄如徒狃休息之見而憚於一舉則後日雖欲寧靜而不可得矣故必大奮神武掃清中夏庶幾可與天下又安於無事耳聖人特發夙之一字正是來復之妙用

附錄　傳曰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有攸往夙吉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鄭獬如曰濟蹇者必盡反蹇之所為蹇一反為坎遇震向西南之坤來此其利也蹇之諸爻忌往而喜來蓋往則遇坎往無所之惟來復於西南焉則吉夫方其未復也前進無所是無所往也及其復也轉身有地是有所往也有所往當速往不可反之遲也聖人切切欲其背東北而向西南也如此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傳曰坎險震動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除山曰以盡觀之四陽二陰坎險有前爲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爲解以卦體之

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故解者屯蹇之反也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也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洪覺山曰蹇以能止而稱智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無二道皆一易之流通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當解之時民命方蘇正不欲苛擾今卦變四入坤體坤為平易之地而其畫又為衆是所為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得衆只就所行平易說不可就說到得民心上中字宜玩過中者喜於有為而不中者又不能自主今卦變九二得中是內無喜功之念外中事機之宜故能來復而吉往字承得中來惟得中而往所以早往早復不至於窮兵毒民而有功矣有功在夙上見得方伯雨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往得衆又曰往有功

郭白雲曰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

崔子鍾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illegible]若[illegible]雖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將險難之[illegible]以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葉爾瞻曰和微[illegible]之

贊解之大正欲王者法天行解命

中道乃者直指之詞附與傳曰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無所往然後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

往有功解 往有功謂其本得中而往也有功即位不煩擾亂也得若窮兵黷武安得言功彥陵氏曰往有功功在於往耶聖人慮其優柔以養亂也夫不憚一時之勞而貽萬世久安之利功莫大焉矣行可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無事自怠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傳曰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

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諸子相曰在天地解處截至皆甲坼然後見其為解雷雨是解底事蓋陰陽之氣收斂鬱積之極至於解則舒散而敷暢矣於是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生意發達始而萌芽為甲繼而開展為坼矣甲坼二字不平說甲者坼也

徐進齋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胡雲峰曰解上下體易為屯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文轉一層

陸庸成曰在險而動者於造化為屯故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致於險外者於造化為解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甲坼者始出未中正也之際也坼則萬物出於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張中溪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洪覺山曰赦者舍也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當也難之時民有以過誤不幸犯法深欲悔解於中而不得自達者故與之解焉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蔡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罪

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

陸庸成曰雷合於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足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於罪故過小則赦罪大則宥○丘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

顧恭二字說得低卑

○初六无咎

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頓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醒庸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援亦不弛所以无咎○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

旧解剛柔只主初身上說如此解主初四兩剛說

以示意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以無為為得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重柔得際乎剛不然初能先於废事之咎哉

附解 陸庸成曰當蹇之時人心濟蹇故反者連者朋来者剛柔不相期而相求所謂同舟風波胡越一心解者散也天地初解易於不交人我初解易於不合六與九應剛柔交濟盖得雷雨作之大義焉故獨云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傳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

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謂能变化除去之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行矣○潘雪松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来復中其道在開群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群邪疑惑之情也三為成數舉三言之被獲備尽之意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其志者三狐獲則中直得知外大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故吉

附楊誠斋曰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黄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来去小人而不宜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二者盡矣又能以貞固守之則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好悪不偏為中舉措得宜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按得中道在獲三狐得黄矢而在九二自身有正無邪說大凡小人雖去而君子又難合者非大臣心無邪曲一中自秉烏能取舍不謬如此附陸君啓曰亡矢者器也然須蔵器待時不激不露方得中道不徒象矢而又取象於黄故象以得中道聨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難之来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禄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怙然不顧者恃己之爵禄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此貞吝與晉九四貞吝同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亦可醜言就不見事還為識者所鄙之意又誰咎言無可歸咎深明位之奪非奪自彼奪自我也於誰咎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紧紧相應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

傳曰拇而曰而拇者覚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繫

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以成解難之功傳曰必解拇而後朋至盖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所謂私情之交也使溺而不解則受累多矣故曰解而拇程敬承曰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若當位復正即不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惟有解去一着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言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側是實未解也盖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餙辭以欺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闡導如此○孟行可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潛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朋孚小人序之盖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詞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會有進矣此歆動之使必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此乘墉之隼有以三言而上射之者有即以上言者照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例宜以上射六三為是陸君啓曰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悖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後解之時用莫利於此龔汝備曰解至上六然後射隼高墉使見其藏器待時久矣夫解之道莫急於去邪而決之易未有如夬者而夬初以壯趾得凶時之不可不待也如此

傳曰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無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三居內外卦之間故有此象胡雲峰曰易於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無不利自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亂邦故謂之悖本文一以字要重看有與衆共棄之意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不容不解耳李彭山曰當解之時至於六五已能化小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慝民之雄鷙也則公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庇無不利焉解之盡也射盖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風在其中矣言隼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似論陸君啓曰蹇解二卦正反對不同其義也蹇上坎下艮解下坎上震震艮之畫亦正反對雖以陽濟以陰静蹇之五解之四皆陽也卦俱賴之蹇未出險故喜其往而中解既出險故喜其來而中往得中言九二一陽離艮險以入陰而適據其要往得衆言九四一陽脱坎險以入陰而多得其朋總以二陰為坤體故皆云西南程敬承曰解雖之散也國家作難莫如小人豈容緩解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獲其首悪而止而未嘗株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無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静即是利西南勿謂赦過宥罪與屏邪逐奸有二道也○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於君側方

且援引於庶位此非依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狐者小人之夭媚者小人之賤革者小人之黨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絶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冦戎無寧日矣夫卦利於静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無妨於來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悪難恕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按損益皆内外卦本乾本坤上者來也惟正之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變故大典革用度不足不免於常賦外有所料歛者方謂之損

[illegible]若止損所當損亦未盡

蘇川說則有不在心之徵

君子言[illegible]仰天側[illegible]從極是

解曰貞極是信曰非可貞之道不宜行也與此所異

蓋不得已之計也民諒其不得已則無怨讟而樂於輸何以得民之孚亦是乎日節用愛人之心素著了故臨時諒其不得已之意也損非善道宜有咎宜非貞宜難以利往惟有孚則大善而吉無有過咎可以為正民樂於輸而利於往也程敬承曰損儉以云有孚也知淨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聚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於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孚也二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蘇子瞻曰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生我也

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為之則其利必有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故可以無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使然哉我益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無咎黄葵峰曰相天之時度地之利形民之力以為取之之節中而不過均而不擾和而不激安而不驚斯免於咎過也可貞不是後日有此例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無常名色屢更故戒之曰可貞貞固也屢得盡善了尤須持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數數變易斯乃攸往而利民乃從矣聖人於損下之道其謹如此○朱子發曰損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不謂之損何也益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

盛矣非益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胡雲峰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必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昔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為中二為簡○傳曰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

程敬承曰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

于有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悃愊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正是有孚處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無所用之矣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只即下文所謂時是也如此道字方說得去不可作利歸於上說

劉執中曰古之為人上者無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納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

取布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陸君啓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丟去元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洪覺山曰有孚以下彖詞備矣夫子何以不釋而止加一而字於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於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然二簋惟損時可用聖人恐人泥以為常故特以應有時發之下二段正以發明時字之義損剛益柔在卦畫上說損益盈虛謂損其盈而益其虛復釋損剛益柔之義彖傳三提時字想見損道之不可輕用耳葉爾瞻

曰損而有孚謂當減省之時而有實德施之便是與時偕行之義

損剛益柔解　彦陵氏曰損益二卦本乾坤來諸說甚詳但二卦皆損剛益柔傳所謂剛為過柔為不足是矣然剛柔之損益從何處見得蓋合二卦全體論之損以三上為義益以四初為義乾分去一爻則不成乾而損則三四五益則二三四合來猶是純坤是柔則有增無減剛則有減無增故曰損剛益柔此可以見其義

損益盈虛解　蔡虛齋曰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彦陵氏曰此二句舊解泛論物理與上文卦畫相對馮厚齋則謂復釋損剛益柔之義此說為是蓋上文止從損益處指出時字不曾指出時的緣故示人故此處又顯出盈虛二字見得盈者所以

虛者所以受益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故曰與時偕
行上文語意重在時上此處語意却重在偕行上
附蘇紫溪曰二簋應有時此句正好玩味文質之用惟其時耳上
古之時汙樽杯飲故其俗醇末世之時雕鏤文章故其俗偽時至
於損聖人蓋憂其時之敝而不復返也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
而隱然太古之思乎損剛益柔三句但是不可過盛之意人身之
氣稟不欲其有餘故損剛益柔者高明柔克之中也時也造化之
氣運不欲其有餘故損盈益虛者屈信相感之利也時也有餘則
損三才之所不能遠者孰謂二簋之用而非時哉
丘行可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由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

補不足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然則不
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游讓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
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餘者收之
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而非時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一意懲忿窒欲要在心源上
理會忿怒覩理太公順應皆懲忿之學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
窒欲之學也王陽明曰懲心忿窒心欲此禁於未發之象楊誠齋
曰觀兌之深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
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

[illegible]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消
而一性復矣○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
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窒亦非是真有個孔穴去塞
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於怒時遽忘其
怒而觀理之是非懲之謂也又曰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窒
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附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立
行可曰忿欲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欲難蓋
忿為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
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無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

故窒之難懲忿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欲不唯用剛非見理
之精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按已事非已進脩之事只是速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酌從
處自酌其宜遄而酌猶忠告中又要善道意不在交淺言深之說
酌字在遄字上來聖人既云遄又云酌見忠與智之當兼盡也吳
因之曰已事曰遄往極說得鄭重語脈全是損上益下生[illegible]然
已事亦只是形容其急於益上意要看得渾融言孰使莫要所已
之事亦姑且已之而速往以益上也酌損之正是教以益之之道
非不可則止之謂只損所當損便是酌損胡雲峰曰量其所受隨

[illegible]酌之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按尚合志如云上頭的人與我合志不是說我的志与上合也蓋四之志正欲損已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相合何嫌於遄哉彥陵氏曰爻有酌損之說聖人慮觀望者有所藉口而不往也故以上合志激之或云必合志而往酌損意已含要之酌損正遄往中事此意自不重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按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即此是貞正志潔身儒者之高蹈也若征則非貞矣志降而身辱矣能免凶乎弗損益之正見利貞而征凶蓋士不變所守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而起懦便見益上處可見弗損正所以益之也何可以征而取凶哉○程敬承曰象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遄損為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為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往益上則反為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變則於已無損自於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益之大者也

附餘 蘇子瞻曰九二之於六五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損益之言九二以無損於已者益六五也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為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

[illegible]向而已故曰中以為志也夫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無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無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無損於已者益人以其無損於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點出志字亦確然不可拔之意中以為志所為不染於欲不囂於象者推原九二所以利貞之故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立行可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陸君啓曰下卦本乾三陽同行忽把六三損去然損一亦何妨正可以致一耳二人行則得其友從損一人而幸之也此爻只是發明致一之意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道義之交孚三者倫類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共朋不失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亦相與不失為三

附餘 項平菴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illegible]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illegible]

說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淂成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雜極天地男女之義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既曰三人行矣何必又使一人行君子之交相合以兩而忌參以三三則學術異而議論乖疑而不相入矣三則疑解所以一人行之故疑者疑忌之疑程敬承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祛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於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信通則轉危爲安而益歸於己

附錄胡雲峰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

六三損則三於上爲淂友上於三爲淂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楊誠齋曰物不淂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淂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〇彦陵氏曰使字要看疾是自己的病痛全在自家做主張來損我疾者尚且用遄而我且玩愒優柔何以能去其疾故「」使遄有喜疾能損便是喜便無終迷之咎〇王介甫曰偏乎陰者禮之以陽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常失之緩故遄乃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啟之要玩味亦字見淂無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亦不美之質以爲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人君之益莫大於淂賢故楚書以善人爲寶孫威以四臣爲寶〇玩本義虛中受益四字於受善更切以貢獻說殊無味〇傳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

故或有益之十朋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燭幾決疑〇或益之十朋之龜言能淂衆賢之助也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爲慮智可謂大善之吉矣

王樵嗣曰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〇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故曰或〇蘇紫溪曰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遺無不受則何遺之有〇質卿曰土寧版面之益益之點點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之小也總知明通之益益之脈脈之中其益也不可見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爲元吉附陸庸成曰惟虛以處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以六二[illegible]

十朋之龜乃兩朋之神物禎祥之先告此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
益之惟德動天故曰元吉亦惟天祚德故曰自上祐
蘇子瞻曰六五君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
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者我不知
其所從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龜之益人也豈
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所取之哉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於九二
無求也自上而祐之而二自效其智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
以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意者何上祐乎
思君敬之行君與之其必有默成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傳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
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三爻取自損以
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
損爲義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也不損於民乃所以益民故无咎
然非遺道以干譽者也爲得其貞當吉而利有所往矣在上能不
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故曰得臣无家無家謂無遠近內
外之限也

拔弗損益之只是個因民之利而利之即此便決貞但沸瀆句且
縣說貞則申明其爲純王之政耳无咎言其不負君人之責也吳
因之曰若能弗損益之則无咎蓋惟其弗損益之則是其所以益
之者制田里教樹畜蕩蕩乎平一皆帝王至正之道而非驩虞小
補之私吉且利往矣得臣尚可家計哉而又何咎之有下段是申
明上段意要看得渾融
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
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無家方獻夫曰損
不難於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難
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崔子鍾曰上九乃受益之地彖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不動而比者應者咸
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己益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
益無方矣益不自益故無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咸備
於斯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滿
總論陸庸成曰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賦中邦也繇言損繼之以益損
有四善惟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窒慾之主
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
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至

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胡雲峰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
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
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
極必益洪覺山曰純乾過剛純坤過柔損其剛之過以益柔之上
而後六爻上下得中以相與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
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損則不及柔待焉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
則欲其自損損則致中龔汝修曰物固有即損而得益者故損言
弗損亦有即益而得損者故益言莫益○唐凝菴曰損益一時事
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損
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爻皆言弗損益之三

則兌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後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
有益雖損之而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
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以知損之道矣故以
損卦先焉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
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往不利以益涉難理絶險阻故利
涉大川○按攸往句已包得涉川但不時之益不見益之大故從
中抽出濟變來說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與薄賦歛之類涉川如
除殘慕恤災患與哀煢獨之類

胡雲峰曰九卦以內為本惣以下為本國以民為本損下之謂損
益下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重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
益無之蓋益以興利也孔穎達曰益者增足之名下已有矣而上
更益之聖人利物之無已也

謂之大光已與[illegible]者耕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衆以上下體言自上下下又言其所謂益下者乃自上
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則是上之恩澤流至於遐方絶域窮陬僻壤
莫下之處而無一處之不被其道大為光顯非若覇者之所及有
限狹小卑暗也○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

制民常產之外如鰥寡孤獨等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下雖
生於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
下故民說無遠弗屆故道光洪覺山曰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
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
下而通體似離也王者無私之大道夫豈人人而說之者哉

無疆只是德之無已非無界限之謂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彦陵氏曰有慶必本於中正都全要從君臣同德看出蓋國家止
君臣兩人使其各懷異意則上恩或不下究下意或不上通今二
五同德則良法美意自無壅閉之患而生民之利溥矣故曰有慶
木道二字是影用文法濟川必以木濟難必以材卦具大材則許

九益之道二句宗說俱是淡論只理鄭說

鄭孟民說

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大道乃行○按有慶即民悅道光之謂木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配為才者也震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木乃字宜玩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通節要重一時字動巽要合看動有奮發之意而巽則沉潛体会如此交修則其進也將與日俱新而不自知矣何界限之可測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萬物自然並育於其閒而生生化化無有方所矣夫學到淂功夫足處進自然無疆物到氣化足處益自然無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字見其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即是時此二句看看上文推

闡去說

附參 鄭孩如曰動而巽重巽邊天施地生重天施邊何也此卦損上乾以益下坤損乾成巽益坤成震故也巽以順訓未是乃是沉潛深入之謂其益無方雖由天地合德然非天施地何由生畢竟重在天施上動到巽時學便日益天到施時生便日益以此推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民到說無疆時道大光時便有攸往涉川之利也亦其時而已矣

彥陵氏曰無可淂而增減者一定之理也有可淂而增減者無常之時也以無常之時合於一定之理斡旋之妙全在乎人一增一減之不先不後各當其可此與時偕行之妙也趙氏曰損益盛

時字三[illegible]

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無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覆仍在也先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附刻 唐疑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時偕行也益有一時不行則待命於上者竭矣陸君啟曰損之道獨不利於損下益之道初不待於損上因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圍其時之去能為不盈因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時之不來患其欲速胡雙湖曰震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聖人體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無刑威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己者見善則遷無係吝之心有過則改無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陸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無留念改無停機

洪覺山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所疑二可謂大勇者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於機初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陽之始生幾之謂也

附刻 巽汝脩曰聖人與時推移其推移處便是遷善改過或曰聖

人無過夫天下覩聖人則無過聖人自覩則常有過程敬承曰善
何以謂之遷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一轍見善不速遷此執
彼塑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人臣雖不為利祿效忠然荷非常之遇當必有非常之報初受上
益比諸爻為最故利用為大作又必須幹得十分盡善然後可免
越職犯分之咎不然其不以新進喜事見誚者幾希○按利用為
大作是教初大幹事以酬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
能善其成亦有姑藉是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又接元吉无
咎之訓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
初故當為報稱之極酬也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
上壅益之初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
偕行其理可通於此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葉爾瞻曰下是始進之臣不厚事謂其不經練重事故必元吉自
慎若云分不當任厚事何以為之利用初報君而酬功善其始見
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虛中是誠處下是敬懷此誠敬以事一人便是臣道之正即此精
白一念便可與君相通而寵渥之來有辭之而況渥當承守此
貞而不變耶曰享帝吉者益以明貞之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
也
張爾若曰損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龜者人君以得賢為寶人
臣以得君為寶也君如六五天且祐之況民乎臣如六二帝且享
之況君乎
附解異　鄭孩如曰損之六五君也以虛中受衆賢之益益之六二相
也亦以虛中受衆賢之益賢人明於義理若靈龜然得賢是得靈
龜也以其陰柔故又戒以永貞王用享帝楊誠齋說為是言王用
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程敬承曰自外來與比有他吉同二虛中本無求益之心而益自
出望外故稱或駢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內來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當益之時雖以陰不中正之爻亦當得益但益不以美事而益以
凶事如救之艱難寘之盤錯欲戒而震動之之謂也動忍正所以
增益故凶事亦謂之益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
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復正
奉公合於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於上處告公用圭非是有
孚中行了把此去陳於君前只是盡其道於已以慰吾君願望之

積係流則
求字土與
因訛故蔡
訛則求字
王民說

心便循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禮之用圭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為賄所以致信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益下以大公為德耳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孚與中本人所自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故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固守本有之德非無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益下之事原非一端必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為中也中行則吾所欲行即君所欲行告之無不見從者雖或遷遭其變而至於遷

國亦无不利舉此為例只是串明中行告公從之意洪覺山曰動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而能有成者告公從則民心之從可知

張中溪曰初本坤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所不利蔡晉江曰國者社稷宗廟之所在宜乎不遷矣而至於遷者要在於下益耶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志謂益下之志要見得主上無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則告於君而見從矣程敬承曰中而曰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為行據也不然偽為中非真能行中也焉在其告公而公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潘雪松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已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於膏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煩問我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出至人者熹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為大善而吉者矣有孚惠

我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按德即是心自施之者言曰心自受之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所謂粒我烝民莫非爾極者與民說無疆同

洪覺山曰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衆而在聖人惠人之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無意於惠人之事者大道也大道出於心而見於事者德也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如勿問屢見得問則計得計知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龔汝脩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孚也益而亦曰孚者何也益非孚則假仁義也故有孚惠心無心之心也有孚惠德無德之德

鄭狹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斯惠之出於有孚者也。然上雖不問元吉。勿望德於民。而民固德其惠矣。其德其惠也。亦由於有孚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矣。全本惠心來。惠施於政。而有定可得。而即惠出於心。而無方。又何問焉。惠天下者君之志。至於天下皆懷其惠。是我之惠實足以及天下矣。故曰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周公見世主有以殖貨志國者。特發斯論以垂炯戒。求益不已。從居益之極看出。正是人君剝民自奉而不知止者。故以莫益或擊危之。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恆。益下者君之恒道。不務益下而務自益。凶可免乎。凶即或擊之也。不惟危以或擊。而又惕以必凶。聖人示戒於專利者嚴矣。傳曰、利者衆心所同欲。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

附參 蘇紫溪曰、上三爻皆當益下。曰中行。曰有孚。撤表撤裏。自始涉終。無少粉飾。無少間斷。人之所孚。天之所祐也。上九不以益下為心。而以自利自私為心。故不惟人莫之益。而冥冥中已奪其鑒。而[illegible]之殃矣。非或擊乎。然其端始於立心之勿恆。一念之逆。便為禍胎。豈待擊之而後為凶哉。韓康伯曰、夫虛已存誠。則衆之所不還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勿恒者凶也。然于三乃謂益之用凶事。豈上所為。知此真足為三益哉。三因上之逆而震動其固有之良耳。信乎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林次崖曰、偏辭猶言一偏說話也。究言之一定有擊之者。乃危之之詞。自外來。歸咎在致其來上。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恆。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總論 潘雪松曰、按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不與焉。草木之根。牆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后稱損益盈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定也。上定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聚。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言也。山吸澤之氣。風動雷之威。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蘇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象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能為天下之益者哉。龔汝脩曰、人地自然之利。乃可長久。故恒與益皆取象風雷。

居以義實以聲天地間聲氣皆當屏也而萬物橐籥於其間怒生不窮非造化自然之機歟惟自然而恒惟恒故益故曰益長裕而不設上六立心勿恒則設之而求裕彿天地之自然其或擊也宜矣○損益不是兩項能懲窒自然能遷改忿慾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便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總之皆孚誠所貫耳損爻稱或益之勿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何曾判然兩截哉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胡雲峰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彖爲危懼儆戒之詞不

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林次崖曰君子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無辭而心服哉實欲暴揚其罪於天下使奸人無所逃掩耳有厲從孚號説來尤見危之不可已也○揚于王庭爲小人滑志在君側

徐進齋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爲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

決而和之王在決上

居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於夬設戒之意甚深何伯宗曰於彼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和於夬欲察君子之微故其辭危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曰剛決柔名義便凛凛不可他徒説二句正發其決之道相承説健謂强毅嫉邪非柔媚可惑而説則平心易氣不傷於忿激以此決而發皆中節曰和和乃事合機宜動中肯綮之謂非柔和之和所謂不緩治以失其機又不輕動以激其變後世不明此義徒爲黨錮説爲調停和乎否也○鄭孩如曰虞廷之去四凶也去之而未嘗怒也罪在於彼不動於氣何怒之有此之謂和即不即戎不

壯頄是也

蘇紫溪曰光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易於剛乘柔不害柔乘剛則害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此其罪之所以當決也而曰其危乃光者小人雖決雖顯明其罪猶恐陰伏其姊故必危其心以決之和後陽剛不爲陰柔所黜而光矣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已正而又曰不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務筭尚威武則疾之已甚亂也必取困窮矣剛長乃終謂剛復

一長則為純乾陽道已終君子滿朝無一小人之丑矣往何不利耶末二句一直說下蓋快之之辭也○徐進齋曰君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寬固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衆剛逆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廷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鑄々賢才之盛無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夬決之義而勇於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

程敬承曰孚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尚矣自治先

焉不即戎即自治原無二義君子之於小人恃吾自有道以勝之而非徒與之角力以勇於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為純乾豈一決之力哉唐凝菴曰以攸往為利者以往則剛必尽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敢輕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攸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附錄胡雲峰曰小人有一人之未去尤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尽尤足為天理之累夬之陽必至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此條要味三個乃字終指乾對姤始生說孫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為剛不能無桑中國不能無戎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能尽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

居亭青貌　乃是之長

一一之尽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言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勢必潰決是天之所以仁萬物也君子体象以仁萬民祿予加於君子樂利及於小人使德惠旁達苑澤之潰決道便是王者如天之仁若居其德而不施下不蒙其澤矣故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也以四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

附別李衷一曰澤上於天万物被其澗澤君子待小人之法上則決之下則养之事權雖不使與而祿有所及小人所以既畏其威復懷其惠惟吾之決而無不如意若居其德而不施則小人絕我幸望思之想安知不徙而相關乎故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質卿曰初九當夬之時見勞在君子而可乘衰在小人而可決卻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养既未充見又不定輕舉妄動逞於一擊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衆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程敬承曰決之道其尤乃先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勝以希必勝尤防太銳況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丁易東曰四陽為壯五陽為夬大壯之初曰壯趾故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前趾者

前日所壯之趾也〇胡雲峰曰夬五陽由四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而壯于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宜矣夬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楊誠齊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處中而象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當之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可勿用憂恤矣蓋小人心術暗

昧陰謀不測變常出於意外故云莫夜有戎即戎之戎在已有戎之戎在人惟惕號而不即戎故雖有戎而亦勿恤○質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無小人也然尤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中道就惕號上見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決而和○彥陵氏曰世或病其畏慎故以得中道明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釋出遇字雨字重看者夬夬二字係得頭腦

看獨字最需

衆雨若曰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耳使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若狐瞋目直視見必殺之勢雉將驚而遠逝矣君子要決小人豈可一味剛壯形之面目祇挑禍耳有凶此下是聖人教三如此言君子但要有真實決小人的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又何必壯頄為哉夬夬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迹有慍是因迹而疑其心而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以累之也○葉爾瞻曰妙在獨與之遇乃壯頄對症藥必先夬夬云者惟志果決方能獨行其密計至迹濡見慍於衆所弗惜也彼壯頄者其氣浮淺其志寔未能堅決但隨衆意行其剛暴耳故獨遇必以夬夬為主曰若濡則非實濡也

附別解　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雨可也若濡可也有慍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淺也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葉爾瞻曰曰終无咎者起初有多少宛曲在前而以夬夬之心出之究竟無一可咎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鄭孩如曰與其

之白於迹而見凶孰若其終之白於心而萬全也深避形迹而不顧國事者亦非忠智之士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其行次且二象一意只是欲進而不能進君以牽羊之法行之其悔可亡周公代為之計如此又策其必不信以至於悔者蓋深激其信吾言以濟事也或曰牽羊只是牽引同進行止與俱非先人後己之說○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二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他聞言而決不能信也時之能

兌人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章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

鄭東谷曰羊之性很居前而力挽之則怒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矣○牽羊之說按本義謂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衆君子之象若就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觝所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很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頑有凶之意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姚承菴曰當決之時君子道長何以次且而不能進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之不足也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矣而又不能信者蓋其志昏於銳進而聽之不明也惜之之辭亦激之之辭伴曰闕蓋而能用克己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按小人感陰氣之多故取象於莧陸柔邪狐媚最易蠱惑君心聖人懼心有所係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夬堅其必決之志耳知而又夬始為中行始不為小人所染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夬夬上見非夬夬而又合於中行之說○彥陵氏曰人君之去小人與人臣與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傾忌故必從而悅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且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夬夬為中

馮文所曰五最近於上勢接則彼易狎情昵則此難斷所過於決其於中无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為中者五之中行是也丘行可曰夬五陽爻而三五皆稱夬夬者蓋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任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繫累於柔也又皆以剛居剛亦有夬夬之義

附人君與小人狎昵已深信任既久一旦除之太速多生意外不測之變所謂癰疽既潰大命隨之者往往有焉周公所以有中行之戒要之中行二字又因夬夬生來蓋有必決之心者多逞於一擊以快其忿故其戒如此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爻於中行，必曰夬夬，而象復破其未憮之心，故曰未光正，以小人之易染耶，可見去小人非難，難於去君心之小人，楊止菴曰，自古君子於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絶，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夬未終而姤已萌矣，故惓惓以未光為戒。○程敬承曰，此光字與彖光字義同，前以心之無所肆而光，此以心之有所係而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馮文所曰，上六以一陰處極，其黨恃盡，而恃三為應，恃五為比，則或號咷以求免，故絶之曰无號，爾之終有凶，其宜也，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號咷，彼之終當有凶，不能免也，蓋小人計盡無往

不求合於君子，君子或忽其孤而不變其處，為調停包荒之說，使其餘孽尚存，未有不為所復者，唐之五王不除三思，其鑒也，或曰小人亦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盡於下，不可使不盡於朝，盡之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於外，然則必至於刑，曰獲猍曰射隼是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林次崖曰，小人方互相黨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到无號之凶勢終不可長，聖人若曰，藉小人而早知此，何敢來剛以自恐，使有是醒小人意

鄭孩如曰，夬決也，決有二義，有決去之決，有果決之決，決去之

然，水澤之氣上通於天，必潰而決於下，亦卦所取義之一端也，陽已盛矣，陰已微矣，君子至此，皆以為不足介意，有優柔而未肯決者，如五王之於武三思，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此不忍決之禍也，故須果決，聖人於三五爻皆曰夬夬，上夬果決之夬，下夬決去之夬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軍，而卒以釀禍，呂嘏結朱温之援，而竟以啟灾，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蔡子木

曰，夬決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頄，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於陰為近，君所狎昵，不無係戀，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戀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言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盡而乾，方喜小人盡去，而一陰忽生，寔出意料之外，故曰姤，有憂駭之意，陽之性介而易孤，陰之性牽而善媚，以一柔而遇五剛，則能借其勢以為壯也，陽藉其勢而陰滋其類，自此為遯為否為

剥坤不至於消陽不止也曰勿用取女者恐為所乘也此[illegible]人所以慎其遇也

[illegible]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曰遇不期其來而自至駭之之詞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五剛無心於遇柔而柔之取於遇之也便見其為女壯意焉文所曰陽來為復內之也陰生為遇外之也○李恭重曰夬之一陰不能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蘇紫溪曰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其初必有可愛為君子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悅之說至與之相為比周則奸壬得志嗟滕無及是豈可與之長處哉○程敬承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有君子以引之如馴致堅冰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戚君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女壯以淋慝之陰陽言此以相須之陰陽言天地相遇[illegible]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李隆山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謂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君德之剛合於中正而大行是與天地之化並隆者○按剛遇中正程傳以二五君臣相遇說本義只指九五以中正主位說俱可從傳曰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也蘇子瞻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始無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始無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為無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幹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遙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此遇也姤於時為夏至之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無陰況世道也惟頑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隨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墜茲其遇也不亦大哉

姤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賛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當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咸亨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冰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鄭孩如曰天下方歌舞太平而已有孔壬小人潛伏其中而不自覺故聖人亟之有形之患能使人畏者未大也無形之患能使人墮者乃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趙汝楳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不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林次崖曰要知四方既洞吾情意而吾相成遇即小人有物咈之姤亦無所庸矣此雖聖主遇下之道亦是抑遏小人第一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陰始生其勢易進故聖人設為一吉一凶之辭使之自擇蓋在止一邊繫于金柅小人自止而不進也不進便是貞此但論其理若以勢言則一陰方生其勢漸長故又以蹢躅曉君子使豫為之備備非退避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貞之謂小人極污濁亦善跳踉故取象於豕之蹢躅云蔡汝楠曰姤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淟涊其甘如醴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孚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張雨若曰九二是個得時君子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我得而制之為包有魚之象能制之則陰邪之禍不及庶可免咎機會一失欲制而不可得矣貽禍可勝言哉是以有及賓之戒包有魚只是說有可制之機制之還在无咎上寇準於丁謂是不知及賓之義者胡雲峰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包魚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姤未有魚將為剝之貫魚矣吁可畏哉包字剝解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己要豎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

[illegible]然則不視小人為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遁之使[illegible]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附纂〕賓解 姚承菴曰此當先辨一賓字賓客也非主也凡我同類皆主也胡以賓稱蓋初陰始來求與剛遇柔媚取容未敢即還君子因非而加賓禮焉亦人之常情不知此小人不可擡舉一擡舉跳踉即在眼前故周公繫包有魚之辭後着不利賓三字若曰包之則可賓之則不利也夫子因以義斷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不宜以賓禮及之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張雨若曰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專與責於二也○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所以包之故也四與初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取之必見凶所謂不利也則夫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不利賓而使之不及賓義之所當然也故曰義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蔡虛齋曰無膚次且一象一意既不能安於不進又不能自遂其進性躁而勢孤也然得藉於陰者往往亦受累於陰故小畜九三亦致脫輻之虞而夬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遇耳與孽自己致者異矣故無大咎經繹曰姤之三反觀之即夬之四夬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前姤三覔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之象同

〔附參〕蘇紫溪曰姤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甘心與初遇者故論其心固不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惟惕惕危厲庶可以无咎耳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所牽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未牽謂未得牽引偕進之人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而無德以維係之乃遇於二而不及於己也民心既去國勢將傾厲階從此起矣故曰起凶言難將作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又言民之遠己象言己之遠民非上之失道何以致民之遠○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於非分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教以正應之人則小人亦民也不可無也故三爻猶幸於遠而四遠之則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按魚陰下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甘美又皆善潰然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陰陽消長之機自有天數時方在陰吾安得與天為競惟是含忍包容以俟其潰是善承天以制小人之術故假以杞包瓜之象而累接含章二字含章云者不露才

九五不作人主看

華聲色而靜以制之之謂正上也所謂包也包說也即此可以默回造化而吾貞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信非五之含章不能儘姤之轉而為復也張陽和曰夬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

胡煦湖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之進昔之潛龍化為飛龍為面須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制而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存齋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是衆君子之領袖也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故象以杞包瓜謂其才足制陰也然有勝之之志而又不可露其勝之之迹須是含晦章美深密其謀而潛攝其勢不動聲色然後謀出萬全天命可挽衰者倏而盛消者倏而長依舊又是陽明世界矣不然露才揚己祇取覆敗安能挽回天運也哉

附識 按本義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高大堅實之木豈可以包瓜故蘇子瞻以為杞枸杞也亦之至庳者也包瓜者蘿而有之也瓜之為物得所附而止九五委二以制初猶以杞而包瓜用杞蘿之不使其蔓延別處也蓋以初為瓜而以二為杞此說與彖傳剛遇中正君臣相遇意合如是則有以勝之可以含章而有隕自天矣凡陰中之陽為章含章者能保全善類不令陽受陰殘也須果自天而隕將後生可以鋤初陰為陽也於理亦通又黃蔡峰曰杞固高大堅實之木然不可以包物包者蔽蓋包覆之意然杞樹之大而包一瓜之小既有餘矣又何俟於含章以聽天命耶蓋非指瓜言指瓜之藤蔓而言瓜然蔓延無窮實非杞所能包故必含章以俟之此說亦通○喬樹之下無雜木以被蔽覆不受天陽露澤故也獨瓜能引蔓出於喬木所包之外故以杞包瓜有包不過之象○姚承菴曰凡物必得日之暄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見食於世杞高蔭大包此瓜於下即蔓延必不實而自潰此影君子包容小人而使不逞極妙且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以杞包瓜使之自潰於取象之中又深合其時是周公文字妙處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二字推原其所以能含之故夫人涵養不深則英氣必露德惟中正則所養深厚非如世之識淺慮近悻悻然自欲表見者故能含章而靜以制陰也志不舍命全在含章內看出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舍命即是志不舍命舍則不含舍則不含念念茲在茲緊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今人不甚切心可以放舍之事便放膽發露出來其容容含於中爲者必其放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何宗伯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於形跡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必其一念獨貫之中真有潛爲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夬之壯頄幾於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字從上字生來惟其在上故窮於遇而滑吝然與其苟而遇無寧窮而吝乎

總論蘇紫溪曰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無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顧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況於世道乎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兜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跂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撻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戕於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聖人凡以化之於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慝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〇王世貞曰剝亂成姤亂萌故聖人不憂剝而憂姤邵康節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臣聚澤上於地則萬物類聚此意却輕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敬宗人人皆知所本是久聚之道故首著王假有廟之辭教王者聚己之精神以假於有廟重在王者身上人聚則當有主無主乃亂故必利見大人亨即人心有統屬不敢散亂意然必以從王為正不立私黨方可見信於大人而得亨耳用大牲承格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蓋萃之時正民物豐盛明良道合之日故亨祀宜從其厚不宜從薄事業宜建其大不宜小就時該如此聖人特舉此以見例

鄭孩如曰此卦當以比卦參看比地上有水萃澤上於地據一卦觀之則是主上之比乎下萃乎下而言也據六爻觀之比者比乎九五萃者萃乎九五又主下之比乎上萃乎上而為言也他卦皆論應獨此卦不論應盡比五陽上六不比五則為後夫之凶此卦諸爻亦宜盡萃於五而有九四之陽在分五之權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故諸爻有萃五者亦有萃四者夫萃五正也萃四不正也卦辭曰利見大人蓋恐人之萃於四也天下無二主初雖與四應三雖與四比却宜合之以從五以明從王不趨權門之義不得以它卦比應之義論矣陽者陰之所附也此卦有二陽聖人欲其擇於所附故諄諄以利見大人為訓

附 黃葵峰曰萃王者大一統之時天下既萃之日也故名為萃夫王者天下既萃則當宗廟以祀祖考朝覲以親諸侯吉禮以事鬼神典禮以同邦國此必然之理也○舜典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即此王假有廟也舜典四岳日覲羣后四朝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受命於周即此利見大人也舜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武成庚戌柴望即此用大牲也舜典命禹往平水土命棄往播百穀命契往敷五教命皐陶往明五刑命伯夷后夔往典禮樂武成修五教舉三事並信義行官賞即此利有攸往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彥陵張曰君與民之勢常懸於萬里而君與臣之情常隔於九閽民欲順而君先悅道君推誠而臣切上交然後得聚故字字極重要見得順必本於悅應必本於剛中貴成到君知其類知句

附別解 陸庸成曰人心不順以悅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剛中之主故所萃而享利集焉○張中溪曰萃之所以為聚者以其坤順而兌悅也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林次崖曰孝享是一事謂人之享祖考皆是孝心所形故謂享為孝享備思親曰孝思也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能致之者也萃之時人物繁多無主乃亂須擇一人焉君長之然後可以一天下曰聚以正者明以正為聚非各植其黨以亂天下者也即此便盡利貞之義天理之自然為命禮隨時豐功以時建皆天命所宜然故曰順天命○蘇紫溪曰傳曰天命之謂性忠孝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天也人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故曰順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有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之會合而不相睽絕方成個天地萬物故觀其所聚而其情可見陽唱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徐進齋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附別解 蘇紫溪曰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地自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然不相屬吾之精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吾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蘇子瞻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從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管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萬物滋茂。有萃象。然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
亂。或有意外不然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
其萃也。張中溪曰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當簡治而
除其敝壞也。除戎器正所以戒不虞。周公之克詰兵戎。乃公之張
皇六師。正是此意。○丘行可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
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
如秦王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
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附解鄭孩如曰水澤之氣上於地則萬物無不發生滋長萬物之萃
萃與比相似。比地上有水。萃澤上於地。然水流而澤聚也。水之滙
聚處為澤。○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在於地上。是水盛有潰
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唐疑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
戒。洪覺山曰萃天下之人心者。莫若于敬畏。彖以王假有廟為言。
敬之也。大象以除戎器為言。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姚承菴曰本義解極透。但有孚不終二句說殺了。既志亂而妄萃
是失節之人。如何又能從正渾。蓋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

萃之時易萃而萃其萃。故周公為之戒曰初四相應。此心本自相
孚。但孚誠有欲為之動。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而乃萃矣。萃其所亂
矣。[illegible]若能號於四。不能免一握之笑。但念有孚之當終。勿恤衆
笑而能從之。則正應可合而可無妄萃之咎矣。點出一握為笑句
正見人言不足恤。而守正不可不堅也。○洪覺山曰號者涕洟。皆
無所歸之辭。陰柔之態也。一握猶一抹。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
說之象也。或云棄衆適而就疏遠則笑。昧本始而愈悔則又笑。
畢竟號者是正。笑者是邪。勿恤是聖人決其當自信也。
附解鄭孩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比六爻參看。比初爻言有孚。此亦言
有孚。皆孚乎九五也。比無他陽以分其比。故初得以專孚於五。萃有

四陽又為初之應。故初於五孚不終而亂萃於四。夫四雖正應而
乃權臣。五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不終孚於五而萃於四。非利見大
人之正也。若號一握為笑。蓋嬋媛纏綿之見。勿恤而往從大人則
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不自亂。其雜濁而亂之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間在二陰。未免背公植黨。二乃萃引二陰上萃於五。劉元
誠所謂至公引類。以報國是也。集思廣益。國享其利。而吾身亦不
受朋黨之害。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非畏罪。亦非徼名。寔本於

乃字有着　引即是孚從常解也宜截　足

悉愛之實。念自靖自獻而臣只此一念自足以見信於君。又安事用於飾為。故曰孚乃利用禴。傳曰孚乃者謂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此用禴之義。○彥陵氏曰。天下之材一也。聚之私門是為植黨。薦之公家是為徇君。故周公以引勉之。然薦賢為國也。便是臣之孚。可以獨鑒於君。處夏禴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

附蘇紫溪曰。引即引君當道之引。二九剛中而應。如一體之相須然。頤五有匪孚之悔。君道未光。必引之當道。而後於臣職為無忝也。然臣之引君。豈在口舌間哉。惟精誠以感動之。則不事虛文而

一德一心。有驩然相得者。所以引吉无咎也。

○彖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有中德而未變。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於朋比。不奪於私交。所以能引二陰而萃於五也。不然其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升吉。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相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蔡虛齋曰。陰不中正而求萃。則無以取重於人。上無應與而始求萃。則無端而自御。故人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不得萃也嗟也。然

初三俱加往字亦自有意

上下俱六。雖無相偶之嫌。而三之與上。實有相應之分。往而從之。庶可免嗟如之咎。但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不得已。復得陰極無位之爻。即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要以熟所當為。小吝不必恤矣。所恤者其見不早乎。

附立行可曰。萃初三兩陰皆欲萃四。有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次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聖人慮其有[illegible]度之心。特許上巽。以勗其必往之志。姚承菴曰。兩

陰相應。本無利而有吝。周公必教之往无咎。而夫子又推本於上巽。其惓惓勉人之聚以正。蓋如此。

以周備解大字妙之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大為周遍之義。無所不周。然後為大。無所不正。則為大吉。游讓溪曰。貞以觀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叢孽之萌。謹度以防僭偪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大吉而後能无咎。按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為得所萃之說。則下比衆陰者儼然。的不知四非君位。而擅聚物之權。正如齊之陳恒。魯之三家。故聖人以大吉為戒。此說本之大全。亦可從。張中溪曰。四處近君之位

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大吉盡善乃無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逼未有不召釁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郭白雲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胡雲峰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曰九五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矣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脩其德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

也為君德首出庶物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而匪孚之悔可亡矣○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不能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居說體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此時也一真為主物感未交正有孚之本體也人惟求此真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始終渾然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附彥陵氏曰德與位稱故曰有位有孚要歸即位乎天德之意已是人無不孚而匪孚一階不過做民情以濟漸其德耳如苗民逆命帝所誕敷文德是已志曰未光即舜猶病之心伊尹納溝之恥也

爻提出有位二字止見其切到

附馮縉雲曰卦二陽爻所以聚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故也五行可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有匪孚元永貞之戒胡雲峰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非此三德未必始終盡善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君當天下之萃萃有德耳徒云萃有位其志自歉而未光言其不足以孚民也操未光之志則元永貞必有真脩矣未光是不快活乃鬱塞意不是病民乃病已德之未洽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極則散勢之危說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齎者特咨涕洟而已自口曰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周用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於君親則怨然則號咷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微戒脩德意所以无咎○此爻照後夬上六側看則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者故其憂懼如此

此正所為孤臣孽子也

○彖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張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陸庸成曰上之未安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求萃於下。憂注以示未安。未敢安然於四五之上也。趙汝楳曰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比惟一陽。故九五為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或二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如。以見下之萃於上為難。五之永貞。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為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蘇子瞻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盍取其爻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於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其為萃也。大矣。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未必正。不正者。爭非其有之謂也。故彖特發聚以正之義。唯以正聚而後天下之勢歸於一。彥陵氏曰、人之真情莫真於聚散。曰號曰笑曰嗟曰咨曰涕洟。此皆真情所發。見故惟歸於聚而謂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卦名升者以所遇之時言。賢人俊乂離疏釋蹻而登廟堂也。元亨且處下二陟正見元亨之實。勿恤者一見便相揜也。所謂日隔之疏與不尊之患。但不用憂恤。正在方升時說。吉者得遂其進而道德顯功業彰。乃見大人後一步事。然要看得一串。得君所以行道也。○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傳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為聖賢。○南征者離明於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於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彖曰柔以時升

柔升何謂以時。本卦變言。變通趨時。時宜上進則為時升。洪覺山曰柔謂巽。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鄭孩如曰以順而升。不躁不競之謂時。即漸卦漸字之義。○賀卿曰升非難。難在於知時。時非難。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林次崖曰君子之升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進也。卦德內巽是深潛縝密之人。非欲速躁進者。外順是又能從容審勢。非冒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

也。卦體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剛毅正直之臣。遇明揚汲引之志。又可升之會也。其德與機會皆利於升。是以得大亨。

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彖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逢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姚澈昌曰。慶莫大於得君。志莫切於行道。古人相見。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幼學而壯行。是為不負所學。豈非志行乎。慶即是解勿恤字。志行即是解吉字。當一直說。○蘇紫溪曰。利見大人南征總

是一事。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亦慶於得君。既慶矣。奚用恤之。南明也。征行也。上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之升於大猷。可必也。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此志來行。安得謂之有慶哉。

附解　崔子鍾曰。初為升主。位下而中隔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近九二之大人而用見之。與之同升。以上事升階之主。何用憂恤。而君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亦主巽言。由巽位而達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上升於明聖。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敬承曰。地中生木。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也。慎德工夫。全在積小上。德本高大。原於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於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於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繇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蔡虛齋曰。要味積小二字。語錄云。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為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積小以高大。正是慎。不可把積小高大做效說。慎字是徹首徹尾工夫。

附解　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積則其進德也孰禦。○張山溪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干霄。長而不已。升之象也。蓋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

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大可以蔽日。其高可為棟梁。未見其忤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順德自微小積之。可以至高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楊敬仲曰。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卑而名為高。本無大。因人之狹小而名為大。曰順曰積。皆設為之辭。

○初九允升大吉

允信也。如晉六三眾允之允。初九為巽之主。不為躁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蓋之萃從泰之拔茅。其升也必矣。大吉即是允升。即彖所謂勿恤南征是也。蘇子瞻曰。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

巽者初也故曰允升胡雲峯曰晉三衆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彥陵氏曰大字宜玩凡大作用大建立皆在此大字內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志遂是二陽之志初乃上而與之合也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彥陵氏曰能合志而後允升見士君子之相抑援引不可以虛聲動也附陸君啟曰巽主入天下入人之深無如信初以信而二陽與之合故吉

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於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不為援孚於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紳約無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與五為應往必見任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耳不假外飾也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可用以格神明惟其孚也程敬承曰惟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誠齋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黄則從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

吳子沙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遽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乃孚故宜玩曰孚乃利見不孚未有能格君者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於一體者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只就孚字內看出所為郁俞吁咈會晤於一堂之上是為有喜唐凝菴曰喜即南征之吉也象自五言言有慶慶君臣之會又自二言言有喜喜升志之行○潘雪松曰所謂有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澤可及於天下矣獨二之喜也與哉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德當可升之時而進臨於坤德乘乎時前無阻礙其象為升虛邑猶云如入無人之境耳黄葵峰曰虛邑非謂空虛無人之邑也所謂禮讓之國以謙虛冲讓相尚者也以推賢讓能為尚而無嫉婚屈曲傾陷之風真有虛邑之象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張雨若曰疑礙也无所疑正什升虛邑蓋人無可升之具與有其具而無可升之機則未免有所室礙有德有時何疑之有或曰疑是已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於德無疑事於時無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故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吉格心之效无咎者不負所職也俱本精誠來精誠意寔有順字內看出或曰亨即四之升也朱子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善

附剔　徐進齋曰王若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下順之

至之以順道而升岐山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也或曰升卦二五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蔡爾騰曰順事言以順從事也臣道恭順便是一點精誠可通神明者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耶

○六五貞吉升階

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五以陰居陽未免見小欲速故戒之以貞貞是念慮猷為粹然一正而不襍於偷功詐力之私顯比之

治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雍熙太和之盛可不勞而致其吉如升階之易者吉與升階渾者在治道上見

諸子相曰貞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上疑天命下係人心豈可以不正哉奸聲亂色淫樂慝禮蠱聰明而壞心術不可以不慎也

實得以下應九二志貞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王者以致治為願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願治之志大慰矣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却歸重貞上蓋貞本正其志也以貞而吉升階大得所志亦內省無惡者

附錄 蘇紫溪曰五之貞是從出閒中來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所謂積小而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故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陰柔居升極蓋沉酣於利欲而不知止故曰冥升周公意思分明說道這心力費於利欲之途有甚好處若移此用於不息之貞則可耳蓋孳孳為利者作狂之機孳孳為善者作聖之機冥升之不利與不息之貞之利可知已張雨若曰上六冥升本是溺於利欲聖人却就把他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腸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於不已以求之工夫即在利字內 附錄 蘇紫溪曰

心之靈明無異於日有以蔽之則冥無以蔽之則虛虛已之與冥升正可互觀

此是聖人提醒世人話頭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姚承菴曰彼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在上猶冥升而不已則立見其消而富不可保是則所謂冥而已矣東坡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壁上枯此可為冥升之戒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於升則冥用之於貞則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乾不息故不消升不已而冥消之道也項平菴曰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下為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

丘行可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上升而為四也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無繼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疑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過故亨而順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循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陸庸成曰上經為臨觀下經為萃升臨之反則萃觀之反則升四卦俱以坤為上下而巽兌迭處焉然而陽在臨之始則成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済則求為无咎而不足所處

太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蓋四自觀時已為用賓於王至於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是文王翼翼小心為用享岐山之象

亨即是無入不自得無所怨尤之知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七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彦陵氏曰窮不足為困困在不能自振上見蓋若子無所節但小人勢雖盛而吾身不受其籠絡則正直之氣猶足以發舒惟剛為柔掩則正道反為邪道所遮蔽即欲少吐其氣而不能所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蓋此卦以坎之陰不失兌之惟真有無入不自得的光景何亨如之困而能亨即是貞這貞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故歸之剛中大人吉无咎揔即是困而能亨意有言不信即反言以決其當亨耳有言是曉曉自鳴而

發為憤世嫉俗之談者着此一句正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胡雲峰曰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此卦剛柔自乾坤往來於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程敬承曰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定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於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於禍則身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录曰困剛掩也

剛中兩意並重

胡雲峰曰澤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所以為困也劉調甫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者無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蘇子瞻曰困者坐而見制無能為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無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illegible]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怨其為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沈德培曰險以說即是困而亨但就卦德言則為險說就人心言則為困亨不失二字妙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適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氣荏柔荏則治戀治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施故貴中剛與中合則淘洗淨涵養純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耳乃字要看如云困何足窮我惟心失所亨而急於自明乃至於窮窮字正與亨字相對○張雨若曰君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無所尚耶

焉之所曰顧廚俊及標榜之議滅於一時而黨錮遂起君子不能俟振則道尚口之戒也所以為君子之吉在於貞大人口何為乎坤之象曰天地閉賢人隱坎下兌上天地閉也身隱矣焉用文之哉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彥陵氏曰人生在世不幸而階窮阨良心不死何嘗無盡忠盡孝的念頭但此身稍有顧忌未免苟且遷就把本心都屈抑而不顧君子見得究竟守得定撇了一死去幹事可生可殺而此志斷不可奪事之成敗利鈍不可料而此心快然而無憾志豈不遂所謂遂但成就一個是而已致命未必都死只是他肯捨一死便是○程子曰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洪覺山曰不曰明志而曰遂志遂吾心之義以得所安焉非以求名也是兌說之義也

附陸庸成曰亨莫亨於志之遂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王伯厚曰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株木之有刺者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以出於困而坎為溝瀆為隱伏又有入於幽谷之象夫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於困而已三歲不覿三歲數之成久也

附餘鄭■沙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變

草木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在初六在次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廖陵氏曰。濟困之法。全藉識力為主。始能察幾而觀變。入于幽谷則入者終不可復出矣。惟其幽不明。故耳。幽故不明。所謂驅而納之罟擭之中也。幽指本心昏昧說。不明指暗於事變說。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諸子相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時。是英明果決之才。當百職之交萃。若困于酒食矣。然二雖懼其不勝。而君方倚之以為重者

若朱紱方來者。馬夫君臣大義。原無所逃。況聖明之簡注者。又如此之切。為二者。惟當竭誠以赴國難可也。夫當此多凶多懼之日。欲以報國。而反以誤國者有之。似不免於凶。然臣之可盡者鞠躬盡瘁。而成敗利鈍所弗計矣。又何咎。○按朱紱方來。正所以困於酒食。蓋寵命愈隆。則責任愈重。總是困於所欲之多意。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所為多寵多危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効。雖凶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德能濟時之困。其福慶及天下矣。身困何論。爻論時事則曰凶无咎。象論德則曰有慶。皆嘉與之之意。

游泳溪山雲於汀下。若安常以待時。困於酒食者。居常皆憂時也。憂時之患。固臣時之節。所由成也。故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於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大夫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嗟老嘆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此之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堅重而難搬。蒺藜芒刺不可據。前不能推四而進。退不可據二以為安也。故有入宮不見妻之凶。蘇子瞻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而求配於上六。上雖六之應。而以六配六。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

其始相與締交。而終擠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曰乘剛見已是柔。不祥者不善之徵。總是三德不足之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困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祗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間之。終必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胡潛齋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覿九四之心。未覿未來。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覿者終於覿。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剛而御侯如曰此爻與五同見掩於上六者也上六掩之故不得
進而來從其所然以剛居柔處位不正未能勇決於退其來徐徐
困于金車者來徐徐之象也凡人久坐車中亦自困倦惟來徐徐為
故坐車日久而困也曰金車者四兌體兌為金當困時以勇退為
善徐徐故吝然既退終不受挫於陰竟得以合於五而有終也象
曰志在下也言雖來徐徐其志固在於避陰而下來也是以雖不
當位終得以合於五而有與也困之時君子自為朋與蘇紫溪曰
四與五同為上六所掩進而見摧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
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
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入不敢自以為貴而犯於難也然

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小象喀四之和言四之志人患無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
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不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為陰掩是上為近習所蔽下則乘剛是下為強臣所迫故象劓
刖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無所用而反為刖故
象困於赤紱循卒剛中說體則資性英明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
色制縛近習駕馭強臣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故曰乃徐
有說然小人因君心為進退此念少有沾滯猶得乘間而入故必

聰明以肅其心紀一以潔其志無二無襍如享祀然則小人永不
得倖進而國家有無窮之福矣何利如之彥陵氏曰英主見制於
群小多不能靜以鎮之輕鼓而敗故此爻徐字極重

附 見鄭孩如曰九五以剛居剛忿小人之掩我也刑威以逞掩我
者我剝之掩我者我刖之反激其變為其所制有劓刖困於赤紱
之象蓋其說體故能反而徐圖之知其不可力爭從容和說靜俟
機會如此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而可以主宗廟社稷之祭矣
利用祭祀者不喪七鬯之意○張曼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
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翼也
二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
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林次崖曰重志字五本志在濟困特狃於強梁而劓刖未除故志
未得中直區處得宜為中惟中為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得去群
小而有說受福者君心之純真如祭祀則啟寵拔奸小人無自而
終可免劓刖之困這便是受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彥陵氏曰困不自振之日全賴陽剛之才上以陰柔處困極欲有
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做要歇不得歇是
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動輒有悔矣所以然者病在陰柔無振拔

之才。故至於此。然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非。一旦奮發有為。則這一段震動的精神。主張在我。豈至為困所束縛。征則可以得吉。豈可坐待其困而不悔哉。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而復與之以征吉。○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卼。動搖不安之貌。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

程敬承曰。兑口自言為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無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彥陵氏曰。未當。全本陰柔處困極來。可見困非困人。人自為困。所困耳。動悔而能有悔。其吉全在於行。大凡人心動一自悔之念。必不束手以待斃。日後之事功。不必論。而即此能悔一念。便不為困所束縛矣。吉即在行上見。聖人正要人打起精神幹事

擬論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揜。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於四。三困於二。四。六困於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臲卼。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困於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於剛。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遂而已。為之柔何聖人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悔於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而改。其揜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祐。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旨微矣。龔汝修曰。朱紱金車酒食。浮世以為榮。而君子以為困。蓋沉湎濡首。一生束縛於富貴中。與蒺藜幽谷何異。是不困而困也。知不困之困。則困之不困。固有道矣

蘇紫溪曰。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機。故曰困德之辨。莫辨於此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此主養道說。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也。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即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先王之舊章。不敢稍為變更。則斟酌損益處。正所以善其法於不窮。而天下皆被其澤矣。雖無喪無得。往來者無不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設守之未幾而遽逞聰明。亂舊法。欲畜其得。所喪實多。前功盡棄。而厲階從此起矣。汔至而羸其瓶。凶何如哉。○按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不可改實就守法而能不改者說。往來井井。從無喪無得說來。正見常道足以宜民。而不可改耳。汔至一段。深戒守法者不可不敬慎以保其終意。

彥陵氏曰。守法者。曰無喪已矣。曷以云無得也。得與喪原相因。世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好大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

[illegible]其始欲求其得究且所得不足以償所喪安能使天下後世
[illegible]得也往來井井即從無喪無得來然則世主苟患不守成法
耳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柰何不敬愼以要其終也
附陸斗南曰夫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
體自如無加無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無喪無得而往來井井矣
然敬又爲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弗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
恆非汲井之無成功乎○李除山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之所在
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也不得泉難以立邑邑則當改邑以就
之是之謂改邑不改井孔穎達曰井以不變爲德終日引汲未嘗
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井井絜淨之貌也不以人有往來改其

洗濯之性也丘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無喪無得井之德
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
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胡雲峰曰澤無水爲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
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
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無喪無得
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於
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綠質菴曰井之爲井本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乎
坎水之下而上其水則是木之根荄下着土膏故土之潤上達
而爲木之幹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爲井是井也不動
而及物何以爲烹飪灌溉之所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無有窮盡
井之爲用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只在井上說○按程
傳以巽木爲井桶汲器巽木入於坎水之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
象朱子謂草木之生津潤上行直至葉尾皆有水珠爲木上有水
如水在井底却被人汲上來一般爲井之象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姚承菴曰德性未堅雖於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而得

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
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汔至亦未繘井未要其成正其所當兢兢
焉者於此而羸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爲害不可言矣是以
凶也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致以底其成也蓋如此○蘇子瞻曰
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繘井井未嘗有得喪
繘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爾
附錄 蘇紫溪曰井是個有淵源學問象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
凡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
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
有剛中是天德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居安則資深

徃來井井此以上言井之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勞身以養民也制田里教樹畜凡所以養民者盡心力而為之不憚其勞也勸勉也相助也勸勉斯民使相周助也鄰里宗族有無相通互相賑恤之義○孫質菴曰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者萬民之所賴以養勞之不已又從而勸之此愛人無已之心容保無疆之治

附馮文所曰木以德言非以器言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木為之紀木為之行故水木之為用相通也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於水下而井為溫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於水上而井為溫木氣之出入惟井為可見而坎之為卦又自巽而成故曰木上有水水獨言井者惟井之為德不失坎之真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汙不可汲食是廢而無用者也曰舊井無禽甚言其不食者知此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無禽胡雲峰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則為舊井矣

附蘇紫溪曰人心物欲之汙其井之泥乎不能強於為善而惟安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在一井之底人品之[illegible]可知已為時所舍而不用又將盡

尤徐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徐於為善無用於世為人所棄鄙之知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德本足以及物但上無正應則汲引無人下比初六則暴而無助雖抱經濟之略僅能獨善而功不及民其象以井言則為井谷之泉僅下注於鮒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甕水反漏於下也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陸君啓曰德孤於丧朋業廢於分黨恩逗於鄰谷射甕漏可不慎乎

附楊誠齋曰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谷之水以注而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在泥之上井之下不為井而反為谷功止可及於蛙鮒且不及魚鼈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水下注而無養人之功何足為井哉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象以無與惜其遇所重在上應也○程敬承曰井不為井而為谷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與之故若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周用齋曰九三剛陽得正有濟時之具者也居上之下未為時用

義淺才拙而見之識者徒使輿論興嗟知己稱屈而已然君子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其具在我舍我其誰我惜乎不遇正明耳王明則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於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食而卒期其不終於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劉明之君子也設為此詞報見為我心惻之意○姚承菴曰不曰明王曰王明者惟明者能知其才德汲而用之也○楊誠齋曰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並受二字按本義以施受為解則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或曰並字虛如曰天下並受其利之並或曰士君子之心無日不在生民生民受其福即士君子之福故曰並受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可用而不見用三自遺際之窮耳於行道之人何與而亦為之惻耶此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以不遇明王故不見用耳如有明王出焉則身用而道行矣上下豈不受福求字作旁人為三求是期望之意○程敬承曰井不渫誰為惻者王不明誰為汲者二則惜其無與三則望其王耶遇信有時也

○六四井甃无咎

洪覺山曰四居上體正巽木出坎水時也唯其陰柔防禦少疏汙穢或乘之而入故必用日新之功嚴加脩戢庶幾於汙可禦而清淨之謹不自損壞耳日新而不已寒泉之食不窮矣何咎之有井道有體有用井甃所以立其體也功不及物意不必入項平菴曰甃所以禦泥而進泉有閑邪存誠之功○六行可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渫則汙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汙此君子內外交脩之道也

附蘇子瞻曰陽為動為實陰為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其正故曰甃甃於井所以禦汙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張雨若曰井甃是就已成的說脩井似着工夫脩有除去不潔不

使浼已意○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於脩何也四不患無水而患無井四非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潘雪松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渫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冽寒泉乃浮汲而為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諸子相曰象獨提出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

泉之寒而寒故飲然未可以盡他言其井養從心源而出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丘行可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消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繘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為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繘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蔡虛齋曰上出為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掩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處傳曰他卦之終為極為變惟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元吉

附參鄭孩如曰上六以五為泉五之寒泉食者上之勿幕為之也大臣能導君利布下承流宣化之象坎體中實為孚正指五爻君臣一體五之孚即上之孚孚乃水之性有孚者源源而出不失其常也葉爾瞻曰主澤多為近習有司所擁蔽收而勿幕便是元吉王道本於誠意也一毫不實便與天下不相流貫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潘雪松曰上則水出乎井矣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邵國賢曰井至於渫君子脩已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於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夫井之成成於德也不遄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被之氣象

擬為李除山曰坎者天乙之水見於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惟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寔上中二陰圍其外營之陽氣初回煖伴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脈不失其本真交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然後有向來一陽之溫矣故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涙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涙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鄭合沙曰井以陽剛

為泉巽二陽一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甃上也所以收井養不窮之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按革去故也主變法說已日乃孚見革之難乃字可味此元亨與他卦不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無礙曰元亨而元亨又必利於正然後為人所信要革之悔可亡稍不停當悔有不可勝言者悔亡即在乃孚處見元亨等語正所以已日乃孚也故○王輔嗣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

不孚已日乃孚也屈用翁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
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而利貞
耳其悔亡者即已日乃孚也內革之盡善也胡雲峰曰離明則灼
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
蘇子瞻曰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則不能無相攻攻而不
已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
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無以乾爲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
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
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
四德全方可以革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陸君啟曰坎離相爲用之水火也故即不相當止云未濟離兌不
相爲用之水火也一上一下則睽矣然相睽之與相息不同所以
必至於革袁了凡曰睽中女在少女上則其分雖順而其心不同
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心既不同而其分又逆故志不
相得不相得甚於不同行也既不相得則宜變通故革楊誠齋曰
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
得已而不已耶
胡雲峰曰卦以相違爲睽相息爲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
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然水在上

辨睽與革甚悉

而火炎上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
息亦有後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大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而信而字正發明乃字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夫革何以
得人之信卦德內離文明則能照微乎義理外兌和說則能不拂
乎時勢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必然大通而且至正
矣夫大亨以正則所革者必是當天心當民望自無不信不通之
患妄革之悔乃可亡耳當字即是貞字乃孚故乃亡乃者緩詞也
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
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況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

也若夫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
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睦翁曰到
這裡須是徹底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姚承菴曰此節發明上文大亨以正之意重時字上天地推遷寒
極不得不變爲暑暑極不得不變爲寒向使天地不革便不成四
時了湯武在桀紂時天人皆欲去其暴不得已而革其命正是順
天應人可見事到極敝大壞處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
非聖人意也時也不先不後耶是謂大亨以正故提出時字以贊
革之大○按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天地革處便

是時成湯革命處便是順天應人俱非兩時事天人無二理順天
正在應人處見得〇馮文所曰時勢所至即義理所在也義理所
在即天地之心也即天下人之心也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天地革而成時聖人因時以革時者天之理而人之數也聖
人順乎天而應乎人惟其時耳革之時大矣哉游藤溪曰時之所
秘不變則窮道之既隳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
人莫之違也
楊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
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
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

命字別解 蘇紫溪曰命即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
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變者然非以已
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猶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
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王承紂之後繼亂世者
其道異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〇按治曆
明時者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經次時即所謂春夏秋冬是也
治曆正所以明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贏縮有晦朔弦
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
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於是在上者得以欽天而勤民在下者得
以因時而趨事〇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
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
生殺之期而名信書之節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發瑞於始
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附 黃葵峰曰澤中有火其治意只言水滅火也彖傳水火相息乃
兼言而者相滅與此不同然傳於澤中有火亦謂水火相息者非
彥陵氏曰水火互相勝其常也澤中有火宜火為澤所滅矣而此
卦反以離火革兌澤何也蓋夏秋之交正火伏之時也水雖足以
勉火而兌為正秋全是金體故還為火所勝然不曰金而曰澤者

何也蓋言金則直勉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惟以澤為言則金又
為水之母水又足以勝火相克之中復寓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
息傳所謂兼滅息生息者以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初法未大敝時猶有待無應上不委任權不在我拂時違上而
變天下之所難此必不可也離性上而剛不中故戒之以中順自
固不可有為〇彥陵氏曰居初備觧作不當事任者非蓋聖人最
重改作法到極敝處方不得已去更張惟居初則法猶未敝事在
可仍所以教他去謹守成法觀象不可有為自見
按中順只是不妄革與不驟革意不可革而革便不是中不可革

而強革從不足順○鄭獬如曰革之為義變改之名而名皮為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焉皮雖從革之物然牛皮堅韌難變故以為固守之象又離有牛象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當革之時人皆喜於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故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

可矣位得矣才足矣猶且從容慎重擬議於已日之久然後從而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無紛更之失耳甚矣革之難也○按已日言事雖當革而姑且停止一日遲疑詳審之意也與彖傳已日異然詳審而未嘗不斷故曰征○胡雲峰曰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已孚矣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要從已日看出已日而後革自可以去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矣要在慎其所行耳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才妄作居離之極過察傷明躁於革者也夫變革原非得已況以輕躁往乎故占當有凶雖貞亦厲者甚言其凶也然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特病在不審耳苟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於三番成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不然以弊易弊雖革何益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個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言三者只是詳審之意亦非泥定三次也）姚承菴曰同一征也二三易有吉凶之殊革故是天下極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於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

全在一征字於此不加審慎焉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詳審之極更無別去處也彥陵氏曰革之弊莫大於輕躁故聖人往往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矣而復狐疑不決則人懷苟且之念事有叢脞之虞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矣皆所以勸其斷也

附餘鄭獬如曰火之革水也胄而犯之反革於水故征則凶惟貞正其所而自危厲徐以攘之坎體三爻皆從革而信從矣此亦一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鄭汝諧曰、四已易卦曰離、而爻是已革矣、革非得已者、承變散陸本有悔、而四剛柔不偏、革而當也。當則悔亡、而人信之矣。以命而必然也。上不疑而下不驗、吉〇按悔亡有孚一直說下、夫既曰悔亡、必是革而當、欲本義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反多一轉。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蔡虛齋曰、悔亡、但不求其事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與、而永收來日之功也。〇彥陵氏曰、此爻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者、聖人慮當事者於言於悔而生規避也。夫人臣之所自信、止此為國為民之心耳。此念既真、上下自必見信、即改命亦復何害、豈可避其悔而坐視不改乎。

胡雲峰曰、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而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疑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為秋令之時乎。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積孚之素、故未占有孚。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袁了凡曰、信事者、孚在事後、信志者、孚在事先。彥陵氏曰、志在幽獨之中、毫不可欺。此念果然自家信得過、則天地祖宗亦且見諒、而況一體乎。象曰信志、欲四自求之心而已。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為革之主、以大人之德尊天下之事、無不當也、無不時也。創制立法、煥然可觀。故象虎變。變者、革之成也。大人成德所謂、天人集命、動成變化、豈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虎變就大人身上見、體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太矣。此所以為大人之革也。〇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在焉、故曰虎。

潘雪松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

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而達之外也。胡雲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其文炳、即在虎變上看出。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即所謂煥乎其有文章是也。彥陵氏曰、湯武本征誅得天下、聖人不欲示人以蹟、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重熙累洽、化行俗美之意、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亦換一面目矣、如是而何適求哉。故征則凶、而居正則吉、安靜樂

而已張幼于曰天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項平菴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 加此語從此在順從合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鄭筱如曰君子道德積中而英華發外固是涵濡聖化之深者若小人革面前之頑梗化為順從已是遵道遵路之民蓋小人朴魯而子之色氣象自好但未若君子之秀而有文不必將格心來相於○蔡虛齋曰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王湘卿曰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從論 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是故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於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於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孚是不敢忽於所易故先言革而後言有孚有孚改命未占有孚是不苦於所難故止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陸君啟曰天下莫安於仍舊莫善於更新莫急於因循既久而不為振刷之謀聖人以蠱幹天下之弊禍莫禍於瑕釁已萌而倚為調停之說聖人以革撥天下之亂然而一規

隨庸人是以諸睽三甲三庚聖人不免駭也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欲與衆人同之則利不長不與衆人信之則志不行故革莫重於孚孚也者聖人之所以消懼而免駭以行其志者也然乎而不待其孚則變而不覺其變殺不忿利不庸遷善而不知變革之道於是為極故以虎變之文當龍飛之造均稱大人焉○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鼎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鼎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焰

䷱ 離上巽下

鼎元吉亨

上卦以火革金革金所以鑄物象也此卦足腹耳鉉具備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合是二者而鼎之名取焉在人事則革命之後創立新制法物以養天下此鼎之義也此與天下更始億萬載之基業在於始創故專言元亨之道即春秋重元之意

葉爾瞻曰自包羲氏神鼎一統而天地萬物俯仰惟一黃帝作鼎三三才也大禹鑄鼎九九州也武王遷商鼎於洛為周周衰至有問鼎輕重者故天下有神器主鼎者不可不慎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

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者鑄金為之而始成也初陰分植為足二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横亘為鉉亨飪句則本卦象而指其用巽字作入字解木入火然可致烹飪見得生人所賴其用至切享上帝二句只是形容鼎用之大不可不慎所以保之耳蔡節齋曰亨飪不過祭祀賓客而祭之大者無過上帝賓客之重者無過於聖賢

鄭孩如曰鼎一烹飪之器耳何足為重鼎所以為重者以國家始建既立郊廟必有鼎以為祭祀之用此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郊廟也聖人享以享上帝此正言其立國造鼎之由以明鼎之為

重聖人以為已承天命而為天子故立此鼎為烹其以享之此祭天之器所以凝承天命重器也器不可以無輔故推此享帝之義而大之是為大烹以養聖賢大烹句不與享帝句對蓋享帝之鼎有國者相傳為主器養聖賢而曰大烹者推廣享帝之義以養賢共維此器而長主祭焉耳此鼎之所以為重國祚在焉非一飲食之故也若日用飲食之鼎何足為輕重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孩如曰此節正言所以保鼎之道巽入也心思沉潛能深入於幾微神妙所謂思曰睿也耳目聰明即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也離為目而五為鼎耳故取象柔進而上行重柔字不重上行字或謂上行主鼎之位非也主鼎必君位何待於說特患德不足耳柔即舜之不發不厲湯之克寬克仁是也得中而應乎剛虛中以下賢也有德而委心賢輔所以能盡元始亨通之道而保此鼎配天無極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必正而後可以凝鼎實君位必正而後可以凝天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項平菴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養民於下以豐其液視鼎象則當恭己於

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

桉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也鼎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陸庸成曰湯武革命湯以顧諟凝之武以敬勝凝之故正位者正吾心之位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偶畫在下鼎趾象然何由見其顛其曰顛趾者蓋由應四意上取也鼎初履未有實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

顛而蔽命亦非過不利也此與得妾以其子者何異天下之因敗
爲功而得漸濁尚大率若此舊染之污不足爲累矣何咎之有君
子可以觀焉爲不幸哉○或曰陰柔上應才力不足以勝任便是
顛趾
游誠溪曰下之於上湛無樂乎其前從也而之覆餗由於應初初
象顛趾蓋覆餗之漸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徙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未悖恐其過之辭內雖含出否之利未可說出下從貴正發明所
以未悖之故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然只重取新不
重應四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鄭瑛如曰鼎

賤穢而貴新出否之所以爲利者以其可取新而從貴也舊不出
新何由納
附餘 蘇子瞻曰夫鼎聖人所以正位凝命烹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
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故及
其未有寔而顛之以出其不善猶爲未悖如待其有寔則夫不善
已污之矣夫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無寔聖人
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鼎以出否爲利
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無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衍矣
其子之爲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於二以剛居中寔抱經綸康濟之略者故爲鼎有寔之象所患者
與初相比夫陰柔小人欲借交剛明君子以自重從往善用其媚
以求親此非愛我也其與我爲耦者正欲借我以行私而與我爲
仇者也敗德喪名其受累不淺豈可認他做好的幸二能以剛中
自守則正足以勝邪小人自窮於無所緣而入矣如是而後所有
之實可薦上帝可享聖賢可飽天下何吉如之君子愼愛吾鼎可
也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葉爾瞻曰初陰方求比應聖人
直指以仇仇則有疾疾可使即乎而着我字聊二自爲主也下曰
使之不我即所謂不惡而嚴者與○或曰有疾

當作疾惡之疾如先卦介疾例故象直承以終无尤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彥陵氏曰天下有實德者往往自恃而忽意於小人故聖人教他
慎所之夫慎於始方能无尤於終不然妄能使我仇之不即乎无
尤只是不能浼我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陽居鼎腹而上承文明之鼎本有雉膏之美足以食天下者也然
舉鼎在耳行道在君今三越五應上性既過剛時復變革是孤獨
者誰令可事之君而從避世之士雖有膏澤不下於民此所謂懷
也然猶幸其得正亦非果於忘世者若能守正以待時則君臣道

合而悔可斷矣始之不食終必為人所食是以吉終也然則絕世以為高孰若濟世之為大也

孔穎達曰鼎之為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鄭伯奚曰九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失其義即不仕無義意虞陵氏曰高潔之士意欲絕人逃世然原

其初心必有不自安處故周公動之以悔而夫子又曰失其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柰何可失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大臣任國家重而狎昵柔邪必至敗國家之事而罪無所逃矣蕭宗任房琯而琯任劉秩以敗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按程傳解形渥為赧汗言大臣任用匪人至於覆敗可羞愧之甚也與本義形渥解異却自有理

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李鼎祚曰餗者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遵其私故曰公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諸子相曰薦賢為國大臣素所期許者故以信如何三字動之四只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或曰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居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二是其貞也利貞戒詞或者為陰柔說耳種敬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

按金鉉本義兩存其說切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王畫溪曰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馮厚齋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粹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與允執中之中不同中以為實言其虛已之誠出於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耳實字方有着落鄭汝如曰鼎非鉉無以舉耳耳非虛無以受鉉耳虛而鉉寔鉉之實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以位五以出淵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輔鼎以剛而太剛則折令以陽居陰則渾厚精明合而為一矣剛中有溫故比德於玉大臣業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无不利○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渾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
附新刊 陸姜東曰五耳也虛以待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剛以為質柔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蘇子瞻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覆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若節而不過之意專主剛而節之以柔所謂縝密以栗者此也雖說德亦在治理上見葉爾瞻曰主鼎者柔而中輔鼎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於不傾矣
總論 汝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柳初柔失用二比之為疾四應之為覆餗賤陰也五柔得言三越之為耳革上舉之為鉉玉貴中也李西溪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而耳而無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無耳故九三之鼎耳革楊止菴四六爻皆以行為善以不行為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後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後動行斯正也○蘇子瞻曰象以鼎為象夫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見既生而剛強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正位凝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所受於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有危動之義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震有亨道震來以下揔明震亨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震驚二句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震來是震未來時常若震之來耳虩虩所以形容震來之意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和○崔子鍾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是於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

莫大焉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衆格無言時同也
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傳曰震者所以震陰而達陽也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
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蝿虎謂之蠅者以其周[illegible]不自寧也
人之致其誠敬者莫如祭祀盡其誠敬之心則雖[illegible]之威不能使
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
之道也

按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
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
誠敬於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愛動於
先事之日則中有定幹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彖曰震亨

彥陵氏曰震亨二字聖人不添註脚亨字全從震字看出見得人
不可不常存此心耳然其中却含二意震則自亨是一意惟震故
亨是一意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致字要重看安寧之福惟恐懼可以致之倖福不可以倖
獲也然此只是論理則句正明恐致福之故蓋人心恐懼之
後觀理已精處事已熟隨他變故之來自然裁處有箇法則所以
語笑自如耳然所謂則者何在只此恐之一念而已彥陵氏

人生以無事為福言笑得以自如便是莫大之福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可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
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曰遠驚而邇懼而曰驚遠
懼邇此足振天變說來人情當此易喪所守而主器長子獨能不
喪匕鬯焉則精神之凝定主得住守得牢宗廟社稷之靈有所憑
依而不失矣故曰可以為祭主主宰衆守都由其所以可為
之主耳正在變故時看出鄭孩如曰此節本後有則來一直說
下蓋惟其有則是以雖有意外倉卒之變即如雷震百里驚遠懼
邇然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以不喪匕鬯九廟之靈賴以安也

而為祭主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原無脫○易以乾為
君象震為太子象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以法乾之德
能動則健矣

附別解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
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匕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
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
甚而懼有所忘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丘行可曰兩雷相重故洊雷震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
不恐懼而君子不徒恐懼必以脩省繼之都所以盡畏天之實也

恐懼是敬天的實心，脩省是敬天的實事。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恐，變已而休，即喊嗟、徽樂亦文而已。何以拜其變而回天意哉。楊止菴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動，然以興之謂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按恐懼固以脩省為運，然世未有不恐懼而能脩省者，則恐懼二字亦不可太輕。

附錄 鄭獬如曰：洊雷未足變異，然天之威也。君子無往不敬，畏視無形，聽無聲，即洊雷示警而已。恐懼矣，已脩省矣。此即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意，所以能弭天變耳。若待夫彗孛見、山崩川竭而後求所以挽回之術，不已遲乎。

初九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一爻可作一震卦，故悉仍卦詞，而特以笑言啞啞上加一後字，下承一言字。後字正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如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初字最重。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生全出於憂患，暇豫得於精明。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傾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六二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彥陵氏曰：二柔弱而乘初之剛，初為震之震，剛動而上，鄰其危可知。知昔處此，惟有退避一策。然禍害迫於外，而利欲牽於中，將有避之不能者，必也度其勢不能敵，即所喪有弗惜，而飄然遠出，以避其鋒。喪貝而躋九陵，庶幾可免其危。夫其喪也，世見謂一失不復得，不知心不為利欲所昵，則默為挽回。其喪也，乃其所以為得也。然則與其競一時之忿而相角以力，孰若効善後之策而徐俟其定乎。勿逐二字正是妙用處。

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喪者。勿逐當連上為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於勿逐處見深。吳臨川曰：有墮甑不顧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柔剛，故厲明，非德之罪也。

六三 震蘇蘇，震行无眚

人心正則出，不正則蘇蘇。以不正而遇震，所為行險僥倖者，與恐懼脩省正相反。中失其所主，故蘇蘇而不自振也。若能因懼而奮發激勵，行之以正，則猶可無眚。此句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辭。上震字是震驚之震，下震字是震動之震。程敬承曰：蘇蘇亦緣乎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重，即恐懼脩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便謂之无眚。彥陵氏曰：處震之初，遇震懼則貴能守，欲震動則貴能行。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

不當，大抵是行險僥倖之訟。

九四震遂泥
震剛德之首。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然以不正之陽而陷溺於重陰之間。終無振拔之日矣。一味沉溺到底悲夫。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傳曰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次吉曰震行卽心亨。如需行涉重陰而出。葉爾瞻曰三毀當字猶需之貞。四發光字猶需之光亨。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以柔而當震時。是方弱而處危。往來皆厲。人情至此。易至於恇怯退避。五惟得中。既不至躁率以激變。亦不至委靡而失機。以昧度之。不惟無所喪。而且可圖恢復之功矣。震時以能震為中。劉玄德似之。○胡雲峰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程敬承曰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遂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安。賀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變。無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無喪有事。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事而興邦。易道從來如此。楊止菴曰事卽恐懼脩省之事也。惟有事縱厲而亦安也。○楊誠齋曰五震之君。當震動之世。聖人慮其憤起奮發。妄動以激天下之變也。故設往來之戒。謂其往亦危。來亦危。甚矣不可輕為而嘗試也。必深思焉。長慮焉。度其無喪而後有所事。斯可免於危矣。然則與其動而喪吾有。不若靜而不喪吾有之為得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危與行會。此正宜勵事之秋。一着失當。所喪大矣。惟中德以善其事。而脩省之密。大無喪也。

何患於危。○姚承菴曰震時以震動為中。其事在中。則必能奮動有為。故曰大无喪。周公因五得中曰億无喪有事。夫子恐人不急於所事。而惟覩其无喪。故先舉其事中之言其事在中。盡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爻象辭之相發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志氣消阻之狀。矍矍。傾瞻皇惑之狀。此皆陰柔之故。以此而往。胸中先自亂矣。安得不凶。彼惟不能戒之早耳。若能儆戒預備。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則庶乎可以无咎。然猶有意外之變。卽婚媾且不免於有言也。柰何不防之早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是聖人示前一着議論。婚媾有言。卽舟中皆敵國意。益見其當豫為之備。

涇若啓曰當之洊入耳不入目今懼之深則不但隨之而驚視矣
矍然不寧矣勤極而當止故征凶卦凡四陰爲鄰皆陽所震
然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之義上六獨居卦外不比於陽有遠
離事物以免於震之義故震之不于其躬于其鄰夫變至而圖之
則無及變未至而圖之則見小者以爲迂遠苟安者以爲生事故
震于其鄰者必婚媾有言然非所恤也上與三應婚媾也三方蘇
蘇而上乃虩虩然無笑言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未得之得乃中心有得之得有主故也中無所主則亂得須從畏
和敬畏在事先曰畏鄰所戒諸子相曰畏鄰戒非眞有所謂鄰者

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
之則必不入於畏矣此豫之道勝也○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
於其鄰而於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江亡而秦穆
懼吳亡而晉國恐其知畏鄰戒者歟

按通卦凡二十一震字義各不同洊雷震之震以雷言實指天變
說震驚百里之震亦以雷言實指事變說震亨之震不雷之象言
是有震動之義卦辭震來及爻辭開首一震字則皆主變故言而
示人之當警震行无眚震不于其躬二震字則又皆主人之振動
奮發者言蓋雷震之時宜有此震盡人事所以承天變也辨得此
諸震字震之義自明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戎伏患藏之
發在事不在心戒兢惕厲之寔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
可無憂矣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不愧天
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汪都山曰震恐懼
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慮臨事知
愼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無患而弗畏入畏也然君子
之震愼非怵於禍福利害之私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寔心
脩省者又畏天之寔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吉存之有主
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眞可守社稷宗廟以爲祭主祈天
以永其命矣陸君啓曰震之吉在初不在終震之凶不于鄰于躬

震之眚不在行在泥震之有厲也而未嘗無得震之無喪也而不
可無事震之笑言在恐懼之後恐懼在脩省蘇蘇似啞啞而非啞
矍索索似虩虩而非洪覺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
端雖以上六之索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乎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按背字只當個止字看艮其背猶言止所當止蓋人一身四體皆
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此句內已包動靜不與行其庭句相對
夫心惟止其所止則靜時自不襍其身動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乃艮其背之驗然不見却又跟不獲來我見既除人見自無而無

宜一所不見之說朱子以絶物為止非之然安理亦可互發

形立反之人生而靜之初更無遺憾何咎之有。

艮背 孔穎達曰艮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則無見之物也夫無見則自然靜止止而無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淨无咎

傳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不獲見辭 不獲其身求其所以為身者而不得也凡人種種嗜欲割不下者為吾有身身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併耳目口鼻四肢都像沒有的此身在空洞無着之中了故曰不獲因身有欲無欲無

身惟有己見乃有人見己見既無人見亦盡外邊好惡毀譽又不是言矣不為形骸所拘累是謂不獲其身不為世情所勾辣是謂不見其人○朱子曰不獲其身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蓋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自家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陸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程敬承曰艮非離行為止止非絶人求靜於行庭二字見得

蘇紫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為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為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為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無動靜

有宗必知辭方不是物為

獲其所當從即所非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無獲也見其所真則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無見也○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困所見以馳驚有心不能無我有我不能無人人我交紛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為不動故以背取象背能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為之輸是以無用為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淨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而忌言心心活物也着認心不淨然誤認背亦不淨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艮背非離身但無獲心耳亦非絶人但無見心耳故艮兼背心名

卦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敬承曰艮止也艮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徵而之真止不遷而已矣止之不遷在我之念不起念不在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卻無行無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為障其道豈不光明○只緣艮義為止聖人怕人泥着個止字便墮落頑寂境界去了故特拈出個行字來時字更妙行止不以時依舊有個行止的心了卻不是止行止存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寂然不動方纔盡得止字義兩則字有圓機旋轉頃刻下留之意行止即是動靜緊承上說來其道光明就在不與其時

上見渾渾全六字示而天光發之說太非
蔡爾膽曰時者心之圖機道者時之定理心妙乎時而道光為止
非膠執空寂之謂也行止對待言二之也動靜連綿說一之也易
行止為動靜者太極全體也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動靜合而
時在焉故可行可止皆時也如行為動止為靜則有行止可見
皆動也而未嘗淨靜也行止因時心體無纖翳瑩淨虛朗何光明
如之○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
鏡空空洞洞的意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無事上見淨若心
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
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寔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寔不知行知

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為光明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為光明而後為滑易之道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艮其止止字即背字下所字即是上止字是言本體止其所方是
功夫時在即止之道道在即止之所所與止不是兩件止之時所
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止便是止其所了所謂艮背之義蓋
如此不相與即從敵應看出蓋止非與應相絕但有應即有與應
而曰敵只是主乎理而不為私意所牽是以人已各止其所而無
心曰光明之本體依然不失耶所謂无咎者以此○袁了凡曰不曰

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八純卦六爻皆敵應獨
於艮言之者蓋艮之象兩人相背而立兩不相見故有各止其所
之義初四不相與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與故不見其行之
人身止於內不涉外境事止於外不入內境內外而不相與各止
其所故无咎

附別解　鄭孩如曰卦不言艮其心而曰艮其背以見艮不在心也
彖傳不言艮其背而曰艮其止又以見艮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
發明心學無方無體之妙楊敬仲曰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
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其所者止於無所也無所則無止無止之
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倘有我則有所矣汪都山曰艮其背

是本體虛靈天理自中涵也着了個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樣
在心中便有色相矣

附敵應解　項平菴曰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惟艮則上下卦陰陽各正
其性而無外求之情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皆天下之定理
不可加損故有不相與之義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
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
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
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王龍溪曰兩雷而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

不拂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照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着於無思即為沉空。着於有思即為逐物。無思而無不通。千聖之絕學也。○按位字與所字只一樣。從定理而論曰所。從見在而論曰位。不出者。固不驚馳於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的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鄭莎如曰。中庸素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彖傳動靜亦是位時。若思之行乎其間也。思者以時而行乎其位也。近謂一身而外非位亦可。謂天地上下莫非吾位亦可。謂非位也。近而身。近而庭。無見無思。莫非位也。無非吾眼孔。無非吾思。不謂之

出位。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也。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艮之象。止之義也。

艮趾即是初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潘雪松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內欲不出。外情不入。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用力者也。故以永貞為戒。唐凝菴曰。止之力在終。故於初而欲其永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靜乃吾心本來之正。人多緣妄動失了。艮其趾。則能止於方動之初。故曰未失。然究咏之一字。亦可見終難持而易失。須永貞方得。○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歟之如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以中正自守。在己固無妄動之失矣。然君子之心。必人己兼成而後為快。三為二所隨。而過剛不中。專主自是的人。二體柔弱。又不能於自家學問之外。更為一種道理以救正之。故其心不快。觀此爻。可想見仁者欲立立人的心胸。彦陵氏曰。君子不能化導人。必竟自己的本領不濟。故其心不快。或曰。心之不快。生於有所隨

行止不得自由故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亦安能如之何。誠思所以開牖其聽乎。必當有善拯之妙用矣。退聽猶言下從。

此與種傳不拯而推之說合。從當從則不拯其心

附蘇紫溪曰。不拯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義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九二艮腓則不能拯而反隨之。則行此心終日役役。安能快然耶。象曰未退聽也。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為主。則百體從令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體固不可妄動亦不可以惡動而求靜故時止時行此正安心
的訣也三居上下之際正屈伸所係而過剛不中一味強制限豈
是可艮處而以此為艮則上下判隔不相聯屬如列其夤一般夫
原他的本心以為盡絕感應可以息心自養不知惡動求靜此心
已動了其中必焦灼而不安矣危至於薰心危之甚也此是聖人
點醒九三語
楊敬仲曰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
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厲薰心矣言其心
之病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
無不通也胡雲峰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

遂通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艮能從於有動之心三艮限係
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艮背者心以道宰者也
鄭剛中曰限謂束帶之處夤謂夾脊肉附脊則身有上下而可立
分列其夤則百體無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
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不薰灼及其心也○按艮限如人血氣
攢聚一處成了風痱的症候列夤限艮限來只是上下分為兩截
舊說為左右裂非是蘇子瞻曰限者上下之際所以俯仰之節也
夤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艮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
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說了凡以人知厲薰心然列其夤所致而不知艮其限即所以厲
薰心也甚言惡動之當戒也艮取止義而爻特發艮限之論其意
較時止更顯矣背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性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時止而止之道此爻得
之正所謂不獲不見者也故无咎鄭康成曰四當心之處不曰艮
其心而曰艮其身何也心無乎不在者也有在則為血肉之心矣
趾也腓也而心在焉限也背也輔也而心在焉即艮其身而後見
心之大全即艮其身而後見心之不滯於一處此所以化形色而
為天性者也陸君啟曰艮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即從身

處止之職言非稿其身以為寂幻其身以為空也夫凝神於身猶
凝水於盎未聞盎壞而水亦壞豈有身亡而神靜哉聖賢之學與佛
氏不同全在此
楊敬仲曰千愆萬謬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
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
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名本
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為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
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

論理自宇可謂千古絕學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只是不妄動工夫動靜皆有只緣說了一個艮字却係是

雖動求靜的所以又說止諸躬人生有身便脫不得應感只是動靜兩用而皆止所謂靜亦靜動亦動耳他只在自身上平御止若彼流於枯寂都墮聰黜體是從身外別求個止此豈四所謂艮其身者哉○楊龜山曰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屈伸在我不在物無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功言所以妄發而不中理者只是心無涵養若心上養得安易時自然言不妄發而發必當理所以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謂仁者之心常存而不放也艮其輔言有序作一氣看有序只是合於義理如此則無躁妄之失悔斯亡矣葉爾瞻曰

輔在頰而處不待動之頰和而先艮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止止非緘默之謂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也故言自不妄發中者心之靜專安易是也若心不存時欲訒言得乎

上九敦艮吉

諸爻皆取象於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稱許其吉夫艮而曰敦渾身皆心化形合神艮之身御有移持之迹在執則不依形而立知是之謂不獲其身是之謂不見其人是之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吉○按艮體篤實故曰敦無本賜剛居止極乘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無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終以終其始厚終何始至終本體無間斷若加厚然故為敦艮而吉楊敬仲曰敦有厚義人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也此其厚固何若也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唐凝菴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於惟上得止之終則適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

總論　蘇子瞻曰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皆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也則動之先也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為順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為大畜今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此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為靜者已見於卦矣所以為耗者為輔也所以為防者為水也今也不然為輿為耗為山為防不亦近於固與鄭孩如曰艮與咸皆心也咸

去心而艮言艮背不言艮心心不可咸亦不可艮也艮既不可言
心與心相直而近莫如背故於背言之夫背則已止矣而又何加
止焉止不在背也心既不可止許故言其近心者以見非心非
心心貴止而又恐以止累心故言止於所不用止者以見非止非
非止也心之神妙於感者也有心於感則心馳故貴艮感無其感
也心之體妙於止者也有心於止則心非又貴咸止無其止也不
知咸之道者妨艮不知艮之道者病咸知咸善艮知艮善咸嗚呼
此心學之妙也在行可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
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固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僅无咎悔
亡而已獨上爲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

聖人以爲非形之可擬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辭獨異方獻
夫曰無心之感爲咸反身而立爲艮〇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
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於始也
上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
於最下則無力止不於最上則不至

䷴ 巽上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未進則止而不妄進進則巽順而不驟進故名漸
六禮備而成婚漸進莫如女歸君子莫重始進進如女歸則吉其
進也不茍則其出也可以有爲不然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也

貞利貞與字說異

按此說貞又是易爻即子已進者

有不正而成其漸者故必教廉恥持禮義篤勿茍且以赴功名之
會惟貞乃利也此之謂漸此之謂女歸吉漸與貞只是一套事說
不得漸即是貞說不得漸了又要貞須个曉
蘇紫溪曰惟艮故漸蓋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
麗者未有不撓於富貴功名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女歸
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歸男以禮義廉恥
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內之正已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
變而已〇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
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是也
附錄 胡雲峰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

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按漸不是進漸乃所以進也女歸吉句正釋漸進之義看曰進而
如女之歸則吉矣利貞意已包在內此聖人釋經隨文變化之妙
〇楊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躁則近利則不
正如女之歸則吉楊龜山曰聖人於漸以敦風化乎孰此道仕進
則無干祿慕位之恥無假途捷徑之患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下二句是中上二句意無而應進以正即是進得位正邦即是有
功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有功之驗朱子說曰位者待用之器

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〇按此條主卦變說三五皆得其正只是解貞字意不必將君臣撓入見得正邦之功惟進以正者收之君子之進所以不可不正耶然玩可以二字即是正已可以正人之說不是以正邦為進以正之效

其位剛得中也

按上文進得位四語只主君子說却即提出其位剛得中來見得

為之君剛秉天德之剛而無躁急欲速之累正所為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有君君此正邦良道合之時君子之進豈可不以正乎此節正發明君子所以該正之故不是將卦體來釋利貞〇剛得中舊主政治上說陸庸成主下賢說　陸庸成曰其位與進得位不同專指五也剛得中君道以下賢為中有君如此可以出而仕矣此進之所以得位而以正也止而巽者漸進之德其有功正邦乃動之所以不窮者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按此節正發明所以為漸之故蓋上文止說漸進未見其所以漸處故從卦德指出止巽來止則恬淡無求巽則舒徐不苟此所以能舒其動而不主於躁耳所謂得位者在此所謂正邦者在此止巽二字不知卦之所以成其漸者在艮而巽必本止也蓋上君子欲動所以躁妄而不能容耐俟時者皆競進之念為之也動不窮只在止而巽上看出不在日後論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德猶育德是寬以居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曰居則無欲速之心俗必漸摩而後化曰善則無暫責之意居德者進之以漸善俗者善之以德胡雲峰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訂存潘雪松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

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粹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始進無應是個新進之士名實未孚而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吾甚為小子危之安能免夫詆毀之傷耶雖然輕進見擯斯不免於咎附進之以漸者也躁妄之咎吾知免夫无咎即在鴻漸上看來咎莫大於競進既能以漸而進雖不得所如於我何尤〇游謙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艮止之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在不可得咎也則厲且於之知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氷泮北徂[illegible]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粱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潘雪松曰鴻始進於水涯近人多驚故鴈驚則鳴故有言○鄭孩如曰鴻本漸進之鳥漸字帶鴻字為義乃是鴻漸而至於干耳不可言鴻漸進於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提一義字明所遭之不幸非有以取之也君子亦可以自解矣

彥陵氏曰漸之一卦君子以漸而進可謂動不窮矣乃自二而外初且厲三且凶四僅得无咎甚矣仕路之多險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姚承菴曰凡人臣行道濟時要在安其位然後行其志不得所安如何可展舒得二有德以居位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正合此爻之義志所自遂可以成正邦善俗之功矣何言如之○飲食衎衎只是足上文于磐之意不可分祿與位對看此爻是明良會合居高食厚而委蛇自得者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illegible]于相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慶安也不然以才行之即據居要地醉濃飽歸而無益於國家之如古所稱伴食云者亦足羞已○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illegible]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與而共成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illegible]

飲食衎衎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以止巽為義凡漸進者皆宜兼明此義三過剛不中而艮於上是知止而不知巽者故其進也止非所當止之地若鴻之漸于陸者是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其事內孕進意而不得遂其懷凶如何哉此道惟用於禦寇為利禦寇之道豈所施於漸進乎甚哉剛止之無所利也

附不復不育解 陸君啓曰進貴漸而不貴驟貴和而不貴亢三與上應而皆剛任剛以動所謂好勝者必遇其敵強陽者不得其死是死於敵應也故云夫征而不復婦四也若近而比陰陽說矣然而非其

應也故孕而不敢育鄭剛中曰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無應而奔三[illegible]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

彥陵氏曰若主鄭說則禦寇句是教三以待四之法也蓋夫婦而出於正應則為嬪夫婦而出於私情之比昵匪嬪也而寔寇也惟以禦寇之法禦之庶幾不受私情之累乃為利耳傳曰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以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

程敬承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
也
黃爾瞻曰漸時士君子類從漸進之道三獨過剛不中是違衆躁
而爲行失其所進之道也豈非偏於剛者爲心溺乎利用禁止之
則剛歸於中乃爲順德而與羣類相保守其漸進之道亦可以遂
其進矣
附鄭狹如曰三無應而與初二同體有兄弟之義初在干二在磐
而三已離群醜而之陸矣上比於四非應而相暱溺而忘返故曰
不復與四非相應而相比合不以正婦失其道矣由何如哉夫三
既離群醜而之四則不能還顧夫二與初非其類者得而寇之矣

愈非偶之野合而忘同保之兄弟非義也故莫若還而禦初二之
寇順以相保其類斯為利耳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然柔而乘剛是所遇者強梁難制之人能爲害者
宜不得所安矣然幸其順巽爲能謙和自處能平其氣和其心於
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則彼雖暴亦不得以加矣又何咎无咎
二字即從或得其桷生來○鴻趾連不能握木枝故木雖高非其
所安如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
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則和易謙沖而與物無忤巽則深潛善入而對出萬全故雖衆
剛而終得所安韓康伯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
所以進而得安也楊敬仲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
得乎安之道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遇剛不利於進惟順而止
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於進惟順以巽可以免咎彖曰
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乃是高亢不下接之意夫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
婦以生育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無輔而處勢危夫以遼絕

之勢而加以讒間之言相酒雖殷而相遇則甚疎也有三歲不孕
之象然邪終不能勝正上下交則德業成故吉○胡雲峰曰五以
二爲婦正也三與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爲夫婦婦雖孕而
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不孕而
三四不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乃人君之所深願者但爲讒邪所隔而情所以致睽
隔耳惟終莫之勝則明良道合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郭鵬海曰上九陽剛其德非不足以羽儀清朝黽贊聖主而居卦

外高舉遠引不懐止於犀寵利達之途而獨翱翔於遼廓之外蓋賢達之高蹈遯世之逸民也以彼抗志自高於世若無所用然其清節高標確然卓絕乎一時而廉頑立懦允矣表儀乎斯世譬之鴻飛冥冥雖不與雝雝喈喈者儀於帝庭而實漢羽毛高出塵寰之上亦自為儀而可象也節槩著於當年清風垂於後世何吉如之然則無用之用不乃為大用者耶○當漸之時不少事功而少節義故周公特表之以風世

胡雲峰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羣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滓而亂又安可用為儀哉巢由脫迹首陽高眠看他何等胸襟何等氣節

胡雙湖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無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卑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補楊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為辭則女嫁之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為辭則士進之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於止巽之象焉巽為進退艮為止於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彖俱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毋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胡雙湖曰嘗合卦爻詞觀之卦詞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詞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謂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可見於言外矣○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偶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按漸言女歸此言歸妹見所歸者在妹也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宜家之所宜更無所攸利○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存疑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身女必六禮備而後歸君子必君求而後出也卦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而情又以悅而動所歸自妹是士貪躁利而枉己求富進身者必敗名喪節凶必然矣何所利哉六十

四卦中繫辭全無好處惟否與歸妹已否是小人肆志之日歸
妹是小人進身之時故聖人深著其不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陰陽交感天地大義今歸妹男室女家即此就是陰陽施受道理
故曰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類不興若男女
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是女道之終而生育之事
所由造端寔人道之始也所以為天地之大義姚承菴曰夫婦乃
以人合以人合人生出人來相續不窮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與天
地生生不已一般這纔是天地之大義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本

義終屬女始屬生育不必泥
附辯 唐疑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於坤之始下兌乃坤交於乾之終
坎艮巽離皆包羅於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萬物皆六子之變
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
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於長男歸至
於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後生則又未嘗不為始也故曰人道之終
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
按上文點出大義二字見得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只為說
以動所以為歸妹謂其以情相說而動不本義理之正也說動著
在女子身上說病在一所字朱子曰道理本是極大的只是說以
動帶累他
蔡子木曰動以說為歸妹止而說為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
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
征罪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徐進齋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
理
晁嵩山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
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
以六五乘九二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

故為无攸利○傳曰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夫男女有尊卑之
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
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從欲而流
放淫邪無所不至豈人理哉故凶與无攸利之詞俱備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之可挑而動者故為歸妹凡男女相從
須是始以正合後來方保厥終但若為情之相說而動則時雖苟
合而其後必至乖離瀆亂敝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始刑家之道君
子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必要雲石曰知字重知久後有敝而
始必合之以正矣重在謹始意蓋終之有敝皆由於始之不慎致

之也

賀婦曰天下事但襲取於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有真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慮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於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與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徐會菴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無正應則其歸為娣之賤而已身既為娣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遠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征則吉○按吉字承跛能履說

來只是因分以自盡之意蓋跛者不能以專行必須有所倚傍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不然犯分凌節雖正亦凶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孫質菴曰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長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歸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也

程敬承曰凡事惟得其恒者為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卦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娣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楊敬仲曰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為心當有終其身為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吉者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

上行可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無借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與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矣惜其所備者陰柔不正之五窈窕淑女配非君子何以大成內助之功是以有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蓋幽人無賢君猶女子無賢夫也故幽人占此抱道守正而不出則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為耳姚承菴曰幽

人之貞[illegible]幽獨之人樓遲衡泌之間無一外羨得入於胸中是為貞道女子安分守常永終不變是為幽人之貞○楊誠齋曰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密而不可喻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姚承菴曰女子耳易以利幽人之貞幽人以終隱為常女子以從一為常守分居正持之終身未變常也幽閒貞靜原是女德故以幽人為喻

孫質菴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附錄 蘇子瞻曰歸妹以陰為君有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有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曰跛能履二曰眇能視已有能視能履之才不以自行安為之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耶故初之象曰以恒也二之象曰未變常也九二因初初九之辭故不言娣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與已有能而不自用使無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爻居下卦之終為兌之主而與陽比説而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剛其行不順女子之最賤者須待而終不獲終其身於可賤之歸而已故曰反歸以娣須即賁其須之須 附陸君啓曰以説而動以少女從長男正三之一爻三之所謂衰男而説之者四也然而非其應也媒妁之不通兼吉之不納徒以情不能舍妄意待之而匹配有常豈妄待所能定也哉不得不反而歸於上上三之應也而皆陰又非以夫相敬待者也蓋一失其節歸而已賤矣

附別解 蘇子瞻曰古者謂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為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為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足以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而歸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急於從人失女子之正道故曰未當○陸君啓曰未當言其所須者四也豈匹偶之常婚姻之正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歸得其時何必常期孟光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胡雲峰曰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

三陰柔不中正為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而行者待時也時有所未至寧愆期而已其守正之志如此此所謂動必以正不以説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提出一志字見其由已而不由彼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

月幾望與
才叔解異

少尊尚之熊也猶滋以容飾為事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不事容飾以悅於人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

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猶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陸希成曰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胡雲峰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貴女之歸不以其飾為尚者何哉歸妹以禮降為中其位在中降屈以從禮正以貴德行耳尚安事飾哉○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而許多艷麗侈大的輕肯須是內而有個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刲牲所以承祭祀也古女歸廟見乃成婦承筐刲羊皆謂祭禮女無承筐之實士廢刲羊之禮則未嘗告廟而夫婦之禮不成也胡雲峰曰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蘇子瞻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無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夫婦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危存亡之勢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寔亡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備其凶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本上六釋无實謂陰柔無承祭之德也所承者虛筐則婦職廢而不脩矣豈歸妹之永終者乎

提論　傳曰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屈己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薄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巔海濱之壥往往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蹤公車之薦往往為買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則為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無懸期之待哉終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八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鄭孩如曰此卦雷電皆至轟震閃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間豐大之象以卦德言以明而動宣哲之識英斷之才兼資互用亦所以致豐也夫雷電並作固所以鼓鬯幽結宣通蔚寁也是之謂亨然過甚反成晦冥混塞之景王者至此是又有可憂者聖人以為勿用憂之但揭日光於中天而宜於霽而彖傳亦曰宜照天下也雷雨交作則日失照日復其照雷雨霽矣豐而宜日不可過動之意日而宜中又不可過明之意

孔頴達曰彖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盈足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無所不容財多則無所不濟無所擁礙謂之為亨○按王假之句本義但以王者至此解輕看却備則云豐為盛大極天下之光大者惟王者能至之便覺有尚大意方跌得憂字出宜日中正是保豐之道不以勢盛而萌侈大不以治極而啟紛更常如日之中而不過則豐亨可常保矣要得聖人憂盛危明意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兢兢業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曰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程敬承曰勿憂非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正其憂之實也

彥陵氏曰勿憂二字正是周文點醒世主語蓋人主時值豐[illegible]殫勢遂彼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起[illegible]只足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借勿憂二字去打動他人主而能知憂自然兢兢業業不至逞多欲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妙用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處豐亨之會故不能憂重煩聖人致戒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曰豐者盛大之義明動相資而豐大蔡爾聘曰君德莫先於明明以動所以致治功之盛大也下文照天下亦只是這個明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言豐者大也王者值此時凡百事為都在大底一邊了正如那日之正中便藏個可憂的意思宜照天下只是常尚大意照天下從日中取來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願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日惟其中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情隱遺於所照者多矣曰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侈而侈此即憂遯也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常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

似盈之意上云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危之也若曰日中正恰
好日中便當昃此處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此又極論盛極必衰之理發明上節宜日中意夫日以中為盛月
以盈為盛盛極則衰故日則昃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
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況於人
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此節不重盛極必衰時不能常盛正
見豐不可恃而貴先時之防方可保其盛也如聽命於時之無可
柰何則又非矣故曰勿憂宜日中○按天地舉其全體而言鬼神

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如風雨雷草木之類皆是時即在氣機
上見盈虛二字不平只重天地且不能常盈而不虛王者常須謹
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揚止菴曰日月得天附地觀日月可知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
毛瀘川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
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
之戒蘊子瞻曰宜日中者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
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
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雖聖
人之事也○陸君啟曰照亦日中也節亦日中也昃亦日中也盈

則必虛息則必消為昃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為節知盈守虛知息
持消為照
附錄 蘊紫溪曰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
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
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尚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古
聖人所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
化無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
不為造化用而為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

致刑者以威其奸惡惟斷乃成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
揚止菴曰折謂剖斷致謂行而用之於彼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
之已成折則摘伏無有隱情致則禁之無有罔法
蘊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偽微
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
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姚承菴曰
世道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慝所以必折而致之者蓋繼豐之盛於
不知也遏惡揚善以防繫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銷奸究
之氣所以持豐聖人總為世道慮也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
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

從配字看出无咎始

均只取敵之義十故以旬為日者非

既雖字得口氣與常異

在下而麗於咸飛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以往遇字合也明與動配合兩相應則兩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既配矣雖旬何咎往而相濟則能成其豐蓋明動相資致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與四均敵而以為配主是自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功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人之心可乎
傳曰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陳天德曰初與四雖旬亦何咎哉但不可過耳蓋臣皆王臣也事皆公事也降己以相從協力以從事則可儻置畛域其間至欲憑陵其上則兩賢相厄不獨一身之災其如宗社之慶何哉○蔡晉江曰雖旬無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爲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潘雪松曰六二為離之主日中象而應五暗主震動於上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覩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往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欲其明彼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無疑乎得無疾乎惟積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保耳故曰有孚發若吉○按豐其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明不足以照天下矣故繫接日中見斗句往得疑疾以下是教二所以善開其君之術
附錄 傳云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蔀周匝之義如用障蔽之物掩晦其明○來了九曰二應五為麗天之日離之中畫在二為照地之日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敵應障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為日微則為星

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而遇蔽則疑隨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敬承曰發如推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心自有真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以舌爭也故曰信以發志姚承菴曰所謂有孚發若者謂積己之誠信以發君上之志也可見君心無不可開患忠誠之未至耳發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按此說專空四以其為動之主故也詳見象外別傳中

○大事如大事去矣之

沛之蔽甚於蔀沬之見甚於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三雖剛明亦安所用之故又象折其右肱然而非三之咎也姚承菴曰肱臣象也三之明輔上之動以為用如左右手三雖明極而遇上之瞉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明與動相資而明之輔動為尤切故取象於右肱

附餘鄭孩如曰日中見斗見沬者言不見日惟見斗與沬耳日君象斗大臣之象沬即斗槩斗之輔星太陽無光斗沬獨明群物皆不蒙照大臣近君壅蔽其主之象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姚承菴曰明動致豐曰大事豐其沛安足以共計大事哉明藉動以為用非動則明無所用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潘雪松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無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則不可用如去無所措足

附餘蘇子瞻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暗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暗雜者火用人則不[illegible]用則不起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襍以為無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上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輔嗣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助不能也葉爾瞻曰夷主之明可資以開君心之暗全在遇之始為吉○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此又如王安石之於宋神宗

按此解注不當句有叢茶

附鄭孩如曰惟四豐蔀故二豐蔀惟上豐屋故三豐沛大臣好動喜事而君信之則君明障而群臣之明亦無以自達矣四陽剛非小人只好動喜功而暗於事幾五與同體為其所惑俱入於昏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四維有剛德終能求夷主之明以自助故吉吉者四之蔀撤而五之蔀亦撤也象曰位不當也居動體而為動主故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近暗主惟幽故不明謂明德為暗主所掩此雖君之過而臣亦與有責者惟求同德相協贊乃以吉行猶行者在幽暗中

汝此說即大臣殺君之意鄭說承此

而得明者以邪自可免昏迷之患耶吳臨川曰豐蔀見斗六二爻辭已備象傳不釋而獨九四致其詳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爲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人君不患闇於德而患闇於用人無道如衛靈尚且以用三臣而保其國況非衛靈者乎慶者享用賢之利也譽者成用賢之名也彥集於身譽流於天下所以吉也質卿曰豐時許大氣數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章遂有慶有譽爲保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爲妙

彥陵氏曰來章是聖人叫他來致章義註中若能二字要玩曰來

章自有所以來之者不徒曰吉又曰慶曰譽聖人只嘗以用賢之效歆動他所以破暗主自用之見胡雲峰曰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游談溪曰文以有慶譽爲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爲天下之福慶也蓋天下之明爲明總天下之動爲動慶莫大於此者傳曰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惟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其屋安自尊大自處於高明之象蔀其家塞則陰暗家設郭節

無人指三極是不覿如云與也於觀西

以自掩蔽外大足以拒人內暗無以自通是以窺其戶闃其無人三歲而不覿也豈不有九三爲之應而折其右肱矣與無人同自恃而不能用人窮大而失其所居凶何如哉○蔡虛齋曰世上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秦始隋煬其人也

附楊誠齋曰豐其屋者適以掩其家而不光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家之掩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可爲小人掩蔽其君之戒

按五上兩爻舊俱主人君說鄭孩如則以天無二日豐正當盛時豈有二王之理五君也四上兩爻正是大臣擁君之明者若主此

說則四爻如王安石上爻如李斯趙高愚意五上兩爻只是聖人設戒之詞若曰如五之來章則有慶如上之豐屋則得凶然則世主可自恃其豐而不守日中之戒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如詩所云如翬斯飛之意要模寫他矜高自恣無所底止的光景藏曰自藏可見非人闚之而不及乃自己深藏而與衆相絕也○蘇紫溪曰照心本人所自有自有而自蔽之故曰自藏蹊霞川曰天下之所謂大智乃大愚也○蘇子瞻曰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闚適足以蔽其身三歲不覿其自以爲明者窮矣故凶

經綸

惕止菴曰易言治者四泰者通豫者和萃者聚豐者大通而後和和而後聚聚而後大大者治之盛也然泰變而否豫變而謙萃變而升豐變而旅旅日中則昃之所致也故豐如日中可慶也亦可憂也聖人以憂勤惕厲為心而以晏安為懼時當豐大正人情狃於晏安之際故卦爻辭皆重致謹守保持之意蔡節齋曰豐為多故難以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皆剛故有配主之無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覿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占此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斷也○質卿曰彖言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異明之遇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蔀而憂豐者以此五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自昃時矣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柔順止明此即處旅之正道也可以得亨旅而亨故亨小道原無大小也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處旅雖貞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彥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羈旅之中志識卑靡者故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自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日流於放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字正是君子素位而行的學問

季彭山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今按旅卦爻彖之詞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按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於持己矣加一外字明其為旅也順乎剛見所依得人以剛強之人吾能順之正見柔之得中處止而麗乎明此正得中之妙用也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而自無不宜矣所謂小亨者在此所謂旅貞吉者亦在此故揔以一句釋完○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柔在外承衆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用柔之道以剛為本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主在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不足以為累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

按麗明咸主麗人之明說麗明哲不與昏暗為侶所謂因不失其親是也○姚承菴曰貞者正也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旅之時在順剛在麗明而其本在柔得中而能止源只一正己而已故曰旅貞吉

旅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素位而行即在逆旅間自有當盡道理故夫子贊其大以見處旅之難非貞不可也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焉斯已吉矣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益著也

附解 別陸君啓曰天地萬物皆寄也自少至壯皆寓也因是而有窮

通得喪利害憂喜寓之寓也世俗之所營營賢者以為鄙賢者之所警遣聖人以為小聖人之所隨順至人猶以為拘懷土之情認糞壤為生命觀化之達以天地為蘧廬旅之時義豈不大矣哉游謙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回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止行可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明象火之獨物慎象山之靜重○按明慎二字連看慎者謹乎成法之意其要全在明慎正所以善用其明而不留正所以善成其慎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不同此無什宥一邊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故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為治獄之善耳傳曰明不可恃故戒慎

鄧伯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附餘 姚承菴曰聖人論事推本於人情旅時僑寓大抵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莫如就理刑獄羈縶而不得歸者之為甚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逌詞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於訟終於中孚賁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無敢折獄懼乘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濟禁之瘦也銚

謂自旅以前聽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無訟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處旅全以氣識為主志卑之人既處旅困則氣識淺狹鄙猥瑣細無所不至所以致悔取厲皆由於此要看斯其所三字○瑣瑣猥細之意張中溪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窮即是災無遠大之識而瑣瑣屑屑志窮於此則旅不足困我而我自為旅所困矣故曰斯其所取災○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

災者自取之耳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旅貴順巽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以柔居中承剛承柔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處旅之最善者也○傳曰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既得童僕然後即次懷資皆無所失故終無尤[illegible]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不能得是我之尤也終無尤蓋嘉其德之辭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行過高而性驕亢以之待人則不巽以之御下則寡恩非處旅之善道也故旅次而曰焚言失所安也童僕而曰喪言失所賴也此雖心無私邪而正然失依寡助能免危厲乎○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

貞字屬童僕亦可見得貞者亦喪之意僕之不貞者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夫次者所以安其身者也旅而焚次則身所庇亦已傷矣況又喪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剛不中則其所以與下者可知矣其義當喪也又誰咎哉

彥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無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旅貞者如此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不快從于處看來福是

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忤物雖不能如二即次懷資然旅於處猶不至託身無所也得其資斧亦不至受人侵侮也在旅為善但所處非可久安所與又非親厚安能伸其才行其志乎故心有所不快也蓋其志不在於處資斧也云我者據四而言○趙汝棋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言處旅於此困處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

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終不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

參附鄭孩如曰下體士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體士君子之旅求功名者以九四比五而用柔能下適途旅處之間得有所依可無不虞之患然不能賴其薦揚未得其位而行其志故未快

此作羈旅之反[illegible]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不是什於處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當歸重未快句君子之志要在得位以行其道耳位既未得則其志不能自伸雖得其資斧其心能快然乎哉○按心未快不是以得資斧為未快惟其未得位所以雖得資斧其心猶有所未快

以詳出自蔡承齋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游讓溪曰人君無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
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無應於時在旅親寡不能遇合
不無一矢之亡然守其柔中之德內無躁競外無驕吝將見才不
終勝身不久旅終以此而得譽命一矢之亡何足惜哉聲名遂播
曰譽受爵於朝曰命
附錄 或曰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故有射
雉之象即古者旁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君臣皆失其所不惟君
擇臣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
則所獲多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主羈旅之臣言則上逮為君命主人君之旅言則上逮為天命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上逮此蓋
見旅道之貴柔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
剛心烈氣不能消磨先咲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
之地也鳥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罷明何怪甚
焚巢而號咷哉喪牛於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生惟客氣最
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齊節初
曰離為科上槁有巢象而火附焉故焚洪覺山曰旅焚其次猶有
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所容其身矣位愈高心愈亢則禍愈
烈矣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姚承菴曰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
喪牛於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卽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
此亦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灾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
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況處旅乎
總論 吳應回曰旅凡客於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於

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
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
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蘇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
四方而童觀闚觀且以外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
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
子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
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自有道矣
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
乎夷狄總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與各
殊其一于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

瑣瑣不休其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哉即終身可矣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雖二陽而所主在陰不者之卦也陰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當大故所亨在小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夫從陽而後利往則所從不可不擇矣故又戒以利見大人大者陽也為衆陽之宗而德望足以倚重故利從陽為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畀也順也伏也入也畀以其下

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無所不順也○陸君啟曰陰陽不同分而亨利亦因之所謂卦有大小也鼓舞奮迅用陽而外拓者亨之大者也沉潛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陸庸成曰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陽而兌以剛中

彖曰重巽以申命

按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兩番命則是丁寧反覆之意巽風也至柔而入人深者莫如風故命者君之風也○程敬承曰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我故曰重巽以申命與入也

重巽深入也崔子鍾曰人心惟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下文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只是申明其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為無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為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其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利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按中正二字舊解主建中表正說在位上看不知中正善用其剛處只主德說為是是以小亨三句舊分頂上文以小亨二句頂順剛以利

見大人句頂剛巽不知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柔去順剛而剛巽句正見大人之所以該順處只宜一讀說下鄭孩如解剛巽唐凝庵解志行順剛俱有特見今附後

附解 鄭孩如曰剛指九五巽字承重巽巽字來即命也九五之命令以中正出之其命善矣故天下無不奉命唯謹而其志行柔皆順乎剛正其志行處也出命而以中正之德非徒令也此之謂大人○按此說剛巽巽字承上巽字來極有脉但以順剛句正是志行處未妥蓋此卦以陰為主只是要陰去從陽剛巽句總起說正見剛之所以該順之故若以順剛為志行反以陽為主了是以二字貫轄摺

知此看利九方妙

唐凝菴曰巽性柔志常失之不果而不行以二之剛猶居柔也必巽乎五之剛中而且正者以為之主而後巽當其道而巽之志斯行巽志行而攸往之無不利可知矣柔雖有得位不得位之別要皆以巽順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其為利見也何疑

附錄陸庸成曰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又實以剛為主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狹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陽畫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風者天之號令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踐言於申命之後

行事也要看不然只是空言

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無其心而徒鋪張千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亂雖申命何益耶○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責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是已張雨若曰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於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於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則不治志治則不疑志字極重天下事無不從心上做葉爾瞻曰曰貞曰治皆本義理而言與意見執定不返者迥異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宋衷曰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不安所處過於卑巽者也然九二剛中其心之戀戀意之丁寧無非欲通其誠於上非過諂也象構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祈至於紛若之多此只是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吉又何咎說吉又說無咎正恐有議其為卑之已甚者耳陸庸成曰巽之至也其反為兌兌為巫

彥陵氏曰此爻看一用字則巽在牀下正是用史巫紛若處蓋人臣忠愛一念出于真心實意然或意氣有所矯激何如感格得君

心必須小心翼翼不敢自用自尊這一段講積的精神自然由中
達外如用史巫紛若一般二句一意相承若謂牀下嫌於過卑又
要用史巫以道達誠意似分兩截
附參姚承菴曰用史巫紛若句周公之意恐二之過巽未必中心之
誠故曰此個巽于牀下須是出於此心之誠如用史巫紛若以對
神明者對君父可吉而無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上見疑而
諂媚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意之自通本義謂欲自通其
誠意俱未得旨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彥陵氏曰得中正謂其本於中心之誠耳不在不諂不亢上論周

用齋曰夫人之過巽者非諂諛則懷詐耳二有中德非為邪也使
巽由中出惟求通其誠以行其志則無惡於巽矣陽在中中實之
象
九三頻巽吝
楊敬仲曰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強而
行之故曰頻巽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是可吝也
唐凝菴曰三剛而不中居巽之中有巽之疑無巽之躁時躁時巽
故謂之頻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蔡虛齋曰夫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以為哉三雖強巽非其本心
則巽態復露矣故曰志窮也汝吉曰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
有吝而已　○王童溪曰前倨後恭勤而易窮豈其志歟
附錄　蘇紫溪曰九三之頻巽非勉為之而失也則習為之而過也
夫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
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
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反得剛之助且用有獲焉田武事有剛德
之象於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介甫曰
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

正而德所附也
彥陵氏曰二陽不是暴小人只是負才使氣不肯受人籠絡者
此輩而欲以意氣相加則反為我之敵柔其心平其氣不知不覺
入我網羅之中非惟不為我敵而且反為我用矣故傳曰悔或可
以為功此語最宜玩見大臣不可不虛懷下士收天下英雄豪傑
以為用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
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彥陵氏曰有功要在獲三品上看出群才畢舉皆相臣調停之力
也故天下歸其功

得到先庚之庚上與辭實

上命令上心木之經道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五尊位而居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德剛健既能更而中正則又善其更故能補偏救弊得變更之貞而吉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無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然貞豈易言哉大凡任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不能算前算後所以前弊未除而後弊已兆先後二字最宜玩不徒在臨事上補前未變之先再三丁寧既變之後再三揆度孰思審處必求無弊而後已方可謂之貞其吉可知矣吉即悔亡無不利程敬承曰此爻全重一貞字先庚後庚中正之道貞之謂也巽以行權故當巽之時以變更為貞

姚承菴曰居巽體何以當更巽有順習之意天下事日狃於順習則不覺其敝是更之所不免者然更貴得貞乃可以有終即使得貞而又必致其丁寧揆度之意乃可以善其更而得吉○鄭孩如曰九五一爻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巽有命令象又有蠱壞象巽為風風字從虫虫生則物壞矣凡虫生處皆緣風也五居巽體有蠱壞之病故有悔是承敝襲弊者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悔亡而無不利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正是貞處然所謂先後者只是再三籌畫深致其詳審慎重之意不必泥

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無初有終何也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無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初終之慮也

中正蓋上見故言正中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德本正中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率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為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雖忌驕亢然卑遜中亦自斷制者在所謂資斧也九

居巽極過巽而失其剛彼必自認以為貞而不知志氣卑靡萬事廢解矣凶何如哉○鄭孩如曰資斧者武人之所持以斷也初有之而未知所以用故且進且退上則喪之矣一味軟弱根之不起矣以恭之勞入乎慎之葸也貞凶二字正是點醒他處

附餘楊誠齋曰上九位極人臣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喪資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

彖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洪覺山曰巽在床下與九二同而吉凶異焉何也二得中而上上窮故失其所以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弗審乎正乎凶者於理為必凶也○上窮句承上起下語

正乎凶 附錄 傳曰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斷之曰乃凶也

總論 胡雲峰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乃指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張氏曰巽與謙相類而不同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己蓋有時乎巽而不可過也丘行可曰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也與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孔穎達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莫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故利在於貞正

○按兌亨內貞字意已包利貞之戒特因柔外而說見得說必本於正所以致亨不分兩截書曰無拂民以從己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即此義

胡雲峰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無心之感兌取無言之說

彖曰兌說也

張雨若曰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語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心感應感定有一段浹洽意思此即為說後面文中所用皆是此意○胡翼之曰聖人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卦去其言而為兌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通條是釋利貞之意剛中柔外俱要看說見乎外柔外說也而本以剛中誠心出之便是正故曰說以利貞這箇正便是天命人心與我同然自然之說而以正自然順天而應人忘勞忘死只是借兩件人情所最難的事形容說以利貞之妙蓋天理人心所當勞當死

說之如見不可以貞邪

的民自然欣欣踴躍此就是相忘處然此非有心親箇說去先民犯難只是道理所當然耳末句說之大承順天應人來民勸承忘勞忘死來然要看得渾融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怍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

附評 按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尊為柔外而設故虞翻謂剛中輕柔外重不知說之易沒於不正者莫在柔外而謂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本剛中本文原無亨字亨已在說字內見了似不必更以剛中釋亨如以利貞尊戒柔外則剛中二字又無着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合來見得箇說以利貞此說為妥

身重時中此說本之楊敬仲

民勸二字亦要看

陸庸成曰王道不令人喜纔說悅便涉驩虞故必利於貞貞者何也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悅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　諸雪松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者三才一道故也　楊誠齋曰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且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去之

此是近節旨象

胡雲峰曰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忘其死皆所以為悅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按講兌象兌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程敬承曰兌取無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輟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洹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

明友講習固似象麗澤無要見相化的光澤

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

徐進齋曰天下之至可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細繹無得即所得者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矣豈能有得於心乎故且講且習用切實體驗的工夫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按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故吉余四明曰和非和悅之和乃發而中節之和即

所謂悅以利貞者也程敬承曰人情一着於世故則不和和說
體發於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附解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無欲於三無應於二是樂易君子謙
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按心之初體有未發之中即有發皆中節之和有何粘滯只因入
世漸深本體漸失惟陽剛居兌初則情識未嘗接入其流行處從
本性上一直發出來更無些兒拖帶故曰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
行
附解鄭孩如曰和兌即君子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無繫應故也

信心信理而出行之於外者未與心疑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疑
於是而又疑於非不覺流入於同而失其和矣不曰無疑而曰未
疑者以初九所處得地不與陰比九五雖中正而不免乎於剥故
着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姚承菴曰凡以說相與必有悔九二剛中其所為說者一出於中
心之孚則至誠動物而終可無悔矣張子曰私繫於近悔也誠於
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潘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說體宜有悔也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

道不悅也所以吉而悔亡○張中溪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
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
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潘雪松曰志存乎中者也說由中孚於己為慊於人為當雖下說
者亦信而莫之忌矣大都誠實之人難說而易事其志無纖芥可
疑而亦無不信之者○游讓溪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
信之矣
袁了凡曰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
二之誠在中固信志不信事者也

六三來兌凶
抑己而從初二曰來上無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己曰引下有可動
也和兌之初孚兌之二豈可妄說者哉則說人之計窮而所求說
於人之事違矣故凶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悅於人即此
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按九四近君之臣而下比六三柔媚小人若以其說己而說之繫
惡其私則事上之心分矣四於此未能如初九之無疑也今知其

非正而實樂其易說故有商兌未寧之象然體本陽剛能介然獨
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如是則進於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此爻當與渙其群馬匹亡參看也
質卿曰商度未寧和決與不安之心合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
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
心也徐進齋曰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
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無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
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
附錄 蘇子瞻曰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美疢
不如藥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

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
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楊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
則澤及民矣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
能無喜乎

有慶所中有喜焉

附錄 楊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
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
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潛室松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然所比者上六
陰柔之兌主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匿其情以為說非若六三之
兌顯然來說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害
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說蓋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
能動而不能不狃於匿情嬌偽以不求說為說者故九五有孚於
剝之戒
姚承菴曰不曰孚於兌曰孚於剝兌固其所為剝者下字特妙卯
冀愉黨以障固吾聰明褒聚凶德以斧斤吾仁義簸弄威福以消
鑠吾風采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詞嚴義正陰來比陽為兌陽往
比陰為剝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陸青成曰夬之九五有夬之厲兌之九五有剝之厲俱以位正當
之故崔子鍾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體恃其剛
正有孚剝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丘行可曰三柔居剛為下兌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兌上柔居
柔為上兌主靜而誘陽之悅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言
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游讓溪曰上居說之極窮說之巧
九五近之而正其名曰剝者甘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故於夬莧
陰兌戒孚剝聖人說以行險防之最嚴而尤不忘法家拂士之助

者誠懼人心之易危也

彖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周用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之心術亦可畏哉

總論 趙汝楳曰卦以象得名說者彖之義坎沉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他卦異

假廟要收拾人心一

涉川要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渙雖有散義散有聚之機卦變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濟渙之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是使人知反本而有繫屬誠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人心既收何渙不可合而卦象又有濟渙之和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蠱同正叫他奮馮河之勇去幹事不可畏難苟安耳然僥倖終不可成加以利貞以申戒貞單承涉川記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因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離心所以為招攜之術皆所以統

攝民心而堅凝之也胡雙湖曰渙有二義有因民渙散而萃之者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文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按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為安不致窮困地位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四固渙其群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為之助可與共濟渙矣此渙所以亨也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按此節舊分三段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不必割裂舊解只重得位外字不重今照上同看來四本是渙其群者三惟能渙其躬無內顧之念其志正與四合

故曰上同上同正從外字看出甚不輕

附卦變辯 按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為變故剛柔專主二三說若據程傳則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此說外字上字俱有着落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在意思不然假廟亦是虎文陸君啓曰王者之假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他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游謙溪曰當渙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己之精神已哉昭假以揚謨烈之盛哀痛以作臣民之思而後大義布昭羣策畢集蓋濟渙

是以有廟句作主得大頭腦

之首務也渙與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無如假廟
孫紫溪曰在中非在廟中乃王者之心渾然在中也不齊之孚
無言之奏眞有出於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曰假廟曰在中此雖仁人孝子之事亦是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曰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險之功洪
覺山曰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無所艱難多事之詞也不見今之
乘舟楫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爲險矣十
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彥陵氏曰當渙之時聖人只
要人去奮力幹事謂之乘木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楊敬仲曰假大也惟王者大有其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
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
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
於下是爲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
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爲離也有王者作繼之
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
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川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
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
道而已大其有廟之道非他也即慈愛恭敬之心乃人之本心乃
天下同然之心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掛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
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
於此不至渙散也○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
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
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李彭山曰收拾人心無如
宗廟祭祀之報出於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
以爲統一人心之本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

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
也爲救深矣馬人所托也初之柔順而托於剛中之才往以拯其
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
鄭孩如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
岸用壯馬以拯之則吉矣去風濤之舟楫而務康莊之良駟出險
之象○胡雲峰曰二有剛中之才坎爲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以濟渙矣功何如
自己出哉但要爲之於早耳○葉爾瞻曰匪順則未免相猜亂矣英
雄豪傑安肯爲之用

渙躬作自私故不曰悔亡而曰无悔

鮮照則穆紫溪曰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渙然後縱因循而不如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馬馬壯言其急也彖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姚小登曰此爻須味一奔字奔者急來之謂也濟渙首策莫先據天下之險要九居二似失其故居矣然剛來不窮急奔而得其所憑藉則全勝在我可以漸圖恢復雖有悔其亡之矣蕭何計取漢中鄧禹計守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是此意

傳曰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二與初雖非正應當渙之時兩皆無

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合力以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二之就初為奔机或以五為机非也張中溪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崔子鐘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於險雖有一陰阻隔不為遲疑猶豫故言奔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按得願正在一奔字上可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驅馳險阻今既得所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為人臣者無以有己夫人之所以膠執故固滯不能自脫於險者自私一念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何也渙其躬而後可以明匪躬之道也潘子相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必須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故渙其躬可以無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羣得元吉也悔小而吉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正推明所以渙其躬之故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己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

己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無內者也惟無內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按天下之渙常由人心之畔上而締其私交然後王命壅而下擅場六四當渙之時下無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而尊心事上者也故元吉公道既昭則人心自有歸屬渙有丘雖本渙其群來然世又有一等孤立特立的人止能渙而不能聚者亦有之註中能字儼字最有力匪夷所思深贊之之辭〇彥陵氏曰夫大臣之必欲渙其群者正慮士聚於私而朝廷有孤立之患也然止為一身明心迹而因使才知之士懷疑避嫌而不敢進則雖免招朋植黨之

議猶是尋常識見若能於既渙之後首以尊王大義激發人心使人人乃心於王室方是第一等事業方是第一等人品故曰匪夷所思

穢老泉曰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

附錄 楊止菴曰語曰君子為群小人為黨夫子曰君子群而不黨是已然君子為羣者以其羣然而處雖有小人在中則亦化為君子所謂非無小人難乎其為小人也羣而化之謂也渙之為道正欲

散小人之黨又欲散君子之羣又能盡化小人為君子是乃大群如君子自能群置小人於度外而不散之反欲以其散者聚於己是亦黨也大道為公異乎此矣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游讓溪曰九四下絕黨與表正群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巽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夫朝廷德意宣發之號令則民心之壅結解矣然實惠不下究即大號亦空言耳又必并其居積而[illegible]無屯膏獨肥之患乃可救天下之心咎可免矣○按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於人心而人心之離由於財聚發散財之詔於四方正所謂宣鬱導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彥陵氏曰三居王宇極妙世有散財之君矣而即散民間之財則深於欽者也非能渙者也所渙者王居則不徒散民間之粟而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徐酉菴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程敬承曰正位只重陽剛中正居尊位位字不動蓋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

者耶彥陵氏曰位而不正則借位以營其私者有矣安能散財發衆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陽剛才可濟渙極時易散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渙可以濟故无咎

附錄 按姚承菴謂逖字為遠字義若曰渙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上九以陽剛居渙極能渙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遠出於湯火之中則於渙有濟而於理於分為得无咎耳故夫子申其意曰渙其血遠害也言遠出於湯火之害也後儒以惕字易逖字者誤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遠害是申明渙其血之義然止云遠害而已虛應甫奄未敢言功
諸孫紫溪曰渙之為義渙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氷
釋而水流盈也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杌以就五皆渙也
三渙其躬四渙其群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
除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倖澤
之民而後關節脉絡無不貫通茲渙也固所以為聚與而本原於
假廟在中之一誠則至誠一念尤王者收拾人心之大機括洪覺
山曰彖詞因渙以來其聚爻詞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
以供養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己私以成濟
渙之功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按川與澤皆水之所在川通而澤止水在於澤即止不行者也故
坎兌合而名節夫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無弊故亨
然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亦非中也拂情逆性
大不近於人情豈是通行的道理故曰不可貞謂不可以之為
貞也彭陵氏曰節非矯情之過而一於偏實所以調有餘不足之
情而歸之於中也節則必亨即所謂中節之謂和也若有意於苦
節則反必至於不節矣此亦勢極必反之理故聖人舉太過者以
示戒所以維節道於不窮也○不可貞不惟世上行不去即自身
上亦有許多病痛
周用齋曰凡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甘者人情之所共適苦者人
情之所不甘先王之制度數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為之也朱子發
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
物不能堪申屠狄之絜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附別解 胡雲峰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
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固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
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
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逸卦體剛柔均分是豈儉適宜也而又以
剛得中為言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剛
得中以明節道之善蔡汝楠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
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無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
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吳應四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
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鄭孩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非[illegible]

省之謂乃節制之謂也竹之有節前後長短適均則其所謂節乃其所謂中也合於中故和亨即和即甘有意節省便於中字加此子失其節之本矣便苦便窮苦與甘與和反窮與亨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此節總見節所以亨而苦節不可貞之意亦寓人情說則易流遇險則止卦德說以行險是節其易流之情而不使之溢為節之義節所以得亨也其道全本於中正而必從當位說來蓋世未有不操節天下之權而能行其節於天下者德借位以顯耳此二句不平九五居尊主節而其道惟中正所以能通通者坎流之義窮之反中正以通即所謂剛得中者是也節之所以得亨者以此

附按說以行險句若以人情易流遇險則止解則行字无着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在兌今反謂遇險則止與卦旨不合特附諸說

姚承菴曰說以行險句特繫在當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蓋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限以關制之與險何以異然其所以節險者以和說之法行之故曰說以行險○陸庸成曰夫人之情發於性而中節為和故節宜甘和者達道故必甘始通和發於中故必得中者能甘中正以通非即悅以行險昔通之乎與險而能說因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於苦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才不害民

按此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原無所謂節節正在四時成上看出蓋氣序之推遷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若有限制而不過此所以寒暑不爽其候此便是天地的氣化中正以通處聖人制度以為節所以法天地之節也蓋國有制度則出入自有定額無濫用以傷財則不至於廣誅求以為民害即四時寒暑溫涼之宜也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制度二字內便含中正意即所謂悅以行險者而不傷不害正是通處然不害又本不傷來節用而愛人正是此意

陸庸成曰天地之節即以兌坎見之兌金肅殺坎水凝斂惟秋冬之藏閉固而後春生發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滙衆流水之所止不泛不溢謂之節因數而起度萬用皆有自然之限由德而為行百行皆有自然之限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

王童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隆殺存乎其間一定不可踰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存乎中而見之於行則必求其隨時合宜无過不及而後已曰制曰議無非求合於中正之則而已

楊誠齋曰民像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無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納民於制以為節也先民於身以為制

也故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阻塞在前未可以行故為不出戶庭之象知節之數能謹於微可免於咎矣
蘇紫溪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闢其兌塞其門則當知時二以剛居中戶値其闢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兩爻時字最重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胡雲峰曰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知時之不可出而謹守不出此初之所以中節與○彥陵氏曰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象兼通塞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固通之理寓焉傳所謂中正以通者是也蓋塞當其時則塞即所以為中正也然則其塞也乃其所以為通歟○洪覺山曰初九何以知之也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於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前遇剛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前遇柔門既闢矣二又居中不應固滯乃高亢自賢以隱為高所以致凶而不出皆固節取義○按初前遇陽陽奇故為戶二前遇陰陰偶故象門
蘇子瞻曰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而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為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失時極惜之之詞張南軒曰處節之道惡知時識時之通則出為是其不可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徐進齋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無所歸咎故曰無咎劉牧曰節之義唯處中得正者能立節三當節而不節有悲嗟之嘆項平菴曰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楊誠齋曰三處說之極而位人上挾其說豫充盈之勢極侈太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豫然後感嗟慨歎亦何及矣
附餘胡双湖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人今自三爻觀之坎水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

後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附洪覺山曰此蓋自咎之詞
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未有不懲艾嗟嘆而思反其所為者
故聖人以無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六四安節亨
四柔正其德忠順不犯而九五主節於上又無俟於經畫造作之
勞者節而安之昭法守之宜明無成之義卦之所謂節亨者全備
於此○按安字照下承字看是順而無所造作之謂或曰節本人
情所難安則自然而無勉強亦可

蔡晉江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甘言中安言
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楊誠齋曰九五之君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
承其道此天下所以家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
天下之亨也彥陵氏曰道之所在順而承之非徒安於為下之分
而已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按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
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在天下則說從矣

可知矣節本甘而往則無道窮之弊化行俗美恭儉廉讓之風
矣故曰往有尚
[illegible]胡雲峰曰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無攸利在節之五則
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
情故守節為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
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以中為貴中則不過而至於苦九五居位得中節之所以甘而
吉也葉爾瞻曰節而甘即中節之和推本於居位中即未發之中
也

[illegible]節貞凶悔亡
胡雲峰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
之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蔡虛齋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
曰無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
也○彥陵氏曰苦節不可貞貞則凶矣凶故苦節者所自甘也又
何至於悔乎夫凶而不自以為悔節之所以成其苦也已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道窮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於一人而未
可公行於天下或可勉強植立於一時而未可通行於萬世[illegible]
之凶也○楊誠齋曰聖人惜其節之苦而哀之若曰斯人也云云

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焉以道而窮者與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乎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義〻之高可以共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總論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於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於五之甘塞

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二受焉○彥陵氏曰聖人之制節所以防人情之流也節雖苦正足以懲世驚俗乃察聖人之意又若慮其太過而深為之戒者何也蓋節為矯偏救弊而設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於中也士君子徒懲不節之過刻意勵行於世道非無所補然不折諸情理之極則一偏之弊勢窮必反則恤淫縱恣者反得借之以為厲階矣譬之於水泛濫固失之橫然壅塞坊閉而遏其宣通之性至於窮無所之亦將有潰裂四出之患故節而苦聖人非不取其節也慮其以苦為節而反令不節者得以藉口也

䷼ 兌下巽上

此中毫不為動其生平必有所恃以為無恐者也此豈從作為勉強得來故揔歸之於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潘雪松曰中孚〻在中也三四以柔在內是中虛所以受信二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之義說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和則無往不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万邦中孚之德也彥陵氏曰到孚乃化邦也倘然後完得我的中孚〻乃億兆人之本心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有未到者耳不是以化邦為中孚之效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

之體中虛為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唯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按柔在內句只形容得一箇虛而剛得中正見得虛之中寔理俱實意實一串虛之一字是通章血脈

楊敬仲曰夫孚何取乎柔也人心非血氣無體狀至虛至柔雖有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偽是謂中孚豈不甚柔而又曰剛得中也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無我為至柔故外物不得而干使巳私微立則外物擧得而轉移之妄得剛至剛至虛至虛至實孚而歸之於中無所偏倚惟意不作故無偏無倚惟意不作故無偽無詐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說而巽者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按中孚兼中實中虛二義然不是兩件自其內欲不萌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則曰實中字亦要玩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夫孚存於中何嘗有一毫外飾而正惟至誠所動不分靈蠢即無知若豚魚亦可感化而吉況其他乎此是實象涉川亦利亦只是舉一件至險難事以和例見得中孚無往不妙耳中孚原無不正聖人特慮硜硜者執小信以自堅故又點出貞字示人貞正所以善成其孚處

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萬理俱備便謂之實積子瞻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化也然內無陽不生故羽蟲之孚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郭鵬海曰豚魚吉是假象或泥本義致豚魚之應語謂實有事非也貞即在孚中不是孚之後又要貞陸君啟曰豚前仰而貢意象兌之說魚下泳而深潛象巽之伏陸之無知者無如豚水之無知者無如魚

彥陵氏曰聖人論中孚而以豚魚見意說者為其無知而難感是矣不知吾之孚所以感動得他正妙在無知耳惟其情識不生故真性自相觸發若一涉情識則真偽自不相入矣利涉大川一語正是中孚得力處蓋凡人之情當平居時則巧偽百出自謂出奇應變及到險難地位失其所恃真情不覺畢露當風波洶湧之際

無我和說自生自柔巽不忤有微立己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說不巽者矣中孚之全明白無欺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者豈雜以權術較計揣度之所為哉純然一誠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虛即柔在內之道也惟虛故柔惟虛故無所忤即說而巽之道也惟虛故不可移奪惟虛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到得中之道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一點至誠真個到彼所以信及豚魚而得吉感格豚魚意已在上句下句只叫起一信字說自然而及物甚穢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忘機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相忘於無執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矣○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偽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

附解潘雪松曰中孚為何豚魚亦吉蓋聖人在上天地鬼神亦莫不孚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為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為主隨在為物之主則隨在為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孔穎達曰人主內有誠信雖隱微之物信皆及之莫不得所而獲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此節只重一虛字把乘木說來者實才內蘊多自恃而不能虛故也分木與舟為二者非○蘇子瞻曰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無心者也舟虛者無心者也陸庸成曰孚乘才而出虛其中以運之也

蘇紫溪曰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遊於水心惟虛也則可遊於世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理在心其本然者為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故曰應天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與人相合處則曰應

彭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其本然處只是箇太虛人得此以為心原無一毫偽妄之雜何嘗有不正其不正者實之以有我之私也完得此太虛之體則情識不生意見不執反之於天命之物無少差謬矣故曰乃應乎天中孚原不出於人為應天止適合乎本體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兌為什利涉而曰舟虛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天無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附錄楊誠齋曰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技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無所不入而澤備受焉以其虛也情所最可矜憫者無如獄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念必悉其情而後已曰議曰緩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何等懇惻的心腸項平菴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按議與緩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大抵議生於疑疑則當緩緩死亦只是欲求其未盡之情緩正所以待議耳不是姑息

附錄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矣鳥巢可窺兕豚魚乎無他不殺之心孚於鳥獸也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與故四凶無赦法少正卯無緩理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此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箇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也凡孚信之道貴乎審初初所可信無如六四能度其所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志定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孚得燕而安矣袁了凡曰有他非謂合四而有

他也謂既從四而此心復有他也然是心中安裕處忽分兩路便
不開適虞吉欲其審之於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之於終也
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
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變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初念最純繫心於一則二三之念未生故曰志
未變要之惟初難未變其志於終可也楊誠齋曰邪不開不
可與言存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而防心在初
故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吉皆見於初九虞之為言即書儆戒
無虞本戒不虞是也一身之外無非妄一誠之外無非僞不及其

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挨曲而探決而隄則無及
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君都臣俞
鶴然於賡歌喜起之間猶鶴鳴而子和之天機自動欲閒之而不
能者此易故於君臣之相應和乎也而所以相孚德也懿德良爵
人所同好故二有懿美之德而五亦同察之有相為繫戀而不能
舍者古明良一德之孚其自然契合固如此○按兩象一意上二
句言彼此之交孚下二句正明其所以交孚也曰子曰吾曰我曰
爾正見胞與形迹之外○彥陵氏曰細味吾與爾靡語意不是好

爵同好之說二不欲以好爵自私正欲君之與我同好也曰我曰
爾私心所自期望者如此此念正是幽隱之誠故有在陰之象
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微於幽隱猶外飾非中
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
出於中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程敬承曰天下事全憑自家作主六三陰柔不中正無定操守居
說極亦無定性情而乃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敵夫謂之敵原非配

而必我者我不能自主而准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無常度而
顛倒錯乃爾象曰位不當也正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本言得敵外無類而實行象言失當中無主而妄動敵而為應良
順物而無心應而得敵孚牿物而喪已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傳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
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
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
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乎

繫於一而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
馬匹亡則无咎也
潘雪松曰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體之虛而承剛實
如幾望之月於日光無所不受以位近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
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驟有牽繫之意四則惟知上從於五而不
下繫於三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儼正承尊絕無私累
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
方蛟峯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大臣而處盈植黨
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
韓退之不污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之類而上信於五所謂義無私交乃心王室者也絕字下得
重惟絕故能上世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胡雲峯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
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在九二則曰
靡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姚承菴曰說而巽孚乃化邦
正在此爻有孚攣如當從君臣之孚說到化成天下方見其一德
之所致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崔子鍾曰人君之孚當洽於臣鄰而後貫於億兆為孚乃化邦之
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諸子相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
剄律中正居尊位則雖有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孫質菴曰天下事理與時勢常相上下不可一槩取必上九居信
之極務執其信往往膠於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不度之時可否
勢之順逆故有此象以是為貞而不知變則必拂於時而忤於勢
反以信敗矣故曰貞凶
傳曰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
外颺故云翰音登天胡雲峯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

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袁了凡曰鶴有實德則鳴在陰而遠聞
雞本卑棲則音登天而無實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傳曰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蔡虛齋曰如宋襄之
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於信也○或曰誠於中者可久飾於
外者不可繼楊誠齋曰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於千仞者鳳凰
也怒而九萬者鵬也雞乃樊籠之物耳乃挾其聲之善鳴欲一飛
而登天有是理乎
總論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
孚攣如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

四陰二陽之卦共十有五此卦獨名小過本在內在外求

人名中孚之義如此。韋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音亦然。二居兌澤、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於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乎於外也。則翰音徒登於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為卦四陰在外而得勢、二陽在內而失權。陰過於陽、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陽、而用柔得中故亨。然勢有時而可過、理無時而可過、必安守其分義之正而不越、乃為利耳。可小不可大、正是貞之所在。不宜上宜下句、又從小

大事即是常保其事

事中抽出以申戒、揆之所以成其為貞。○陳紫峰曰、卦詞許多說話、總不外利貞二字。曰可小事、曰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惟為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小事又必收斂退抑而不至於過甚、宜卑下、不宜高上、乃得大吉也。○孫子瞻曰、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四陽於內、謂之小過。

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輕重、時須損餘以補闕、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復以不正為過哉、即夫子所謂寧儉寧固、速朽速貧、進之退之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姚承菴曰、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謂其過於謹密周慎也。此却是好事、故聖人與其亨、或恐不安於陰之分、故又戒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飛鳥遺音句本義但以其禁下而不上者立說、不知鳥身甚小而張甚大、故彖曰有飛鳥之象、此飛鳥二字是不好字、非小過之所宜者、乃所遺之音、則不上而下、為小過之宜、見得陰柔的人僅可小事、又必持下人之心、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則可以大吉云爾。飛鳥句方有着落。

看遺之音三字有見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周宴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唐凝菴曰、因其過而善

用之、故亨。傳曰、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所以求就中也。故小過自有亨義。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房陵氏曰、不徒曰利貞、而又加過之一字。蓋小過之時、得亨在小者之過、似乎不必守利貞之戒、不知過而不貞、則失分、則罔上、則犯義。過以利貞、正是過之時、救行的道理、小者過而得亨、好處全在此處。時則不祥矣。重看過字行字方得時字、不當以理字代○

陸君啟曰、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者乃中、中與時、所以宜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分訓甚明

小過之時柔勝剛矣柔能得中小事以之得吉剛失位則權不能自操而行俊偏頗不中烏可圖大事從而詰其不可亦見柔之不容無剛 姚承菴曰小事在日用常行過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陸君啟曰可不可以爭個中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

按失位不中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 附鄭孩如曰柔而得中不過之意是之謂安於小事而吉也剛因於陰既失位而不中權已去矣為臣者當挈

君權以還之不可專行大事以過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作福作威是行大事也行小事為下為順行大事為上為逆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卦體內實象鳥之身外虛象鳥之張兩翼上逆下順句看着飛鳥推開人事上去蓋小過之時惟謙抑可以有為而過亢非所處事挾一上人之心則忤時而為逆持一下人之心則合時而為順惟上逆而下順所以宜下不宜上而大吉

稼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彖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

小過作經竟有兩層然不[illegible]

下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國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朱子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反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三者皆是宜下之意吳臨川曰山上之雷震於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於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

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謟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適於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附餘丘行可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為大壯今在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項平菴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蘇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
卦有飛鳥之象鳥之權在翼翼之權在翰初與上皆其翼之翰也
故皆言飛鳥翰擧則身從之以輕䟦重以臣逼君之象○以致也
言其自取之也不好全在飛字此是小人倚勢自進而立致禍敗
者可為依附權門者之戒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青鳥不宜上
之故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猶言無可奈何也○蘇子瞻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
皆以為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

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
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以家之象言之三為父四為祖五高而陰者也則為妣矣以國之
象言之五君也二三四皆比肩而為臣二與五遇則非惟過三并
過四矣為過祖遇妣之象似乎絶百寮離群類以當尊嚴而君之
分不可及臣之分不可過二又居中處順雖功高位極而執卑守
恭仍與三四一等故云遇其臣言无以異於三四之為臣也○按
祖妣只作陰陽看陽亢而陰順也過祖遇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
而從順非實以三四六五為作兩樣人也如此則不費及於[illegible]

逢當臣道之常矣无咎相過之謂過凌迫之謂及逢相當之謂遇
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正順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提出不可二字所以立臣道之大防也游環溪曰臣過其君非坤
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逼之禍故不可也或曰此與不
可大事之不可同所謂宜下者○張雨若曰及即遇春秋書法我
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張中溪曰凡事不可過然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當
小者過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反遂

之防檢一疏傷害在■或者不虞之意也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
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
不知易○胡雲峰曰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
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經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從之一
字有乘間抵隙巧以入人之意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二字此危之之詞所以警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秀陵氏曰初特始進之小人耳聖人已曰不可如何惕之以必然
之禍欲其謹之於微三乃剛正之君子也聖人又曰凶如何動之
以意外之憂欲其防之於早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寧安於下而順毋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過故有厲而當戒戒其上也然而剛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無時可用剛也烏乎貞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
蔡虛齋曰周公繫此爻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弗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
陸君啟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

以過而過之者上是也陸庸成曰三四俱剛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儆其防戕則召殃四戒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反以不當位為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乃為不過遇之蓋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終不可長言不可長用其剛也剛柔迭用勿用永貞意已包此爻繇是要他善用其剛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孫質菴曰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陰亦將極矣欲其經綸運量於天下其何能為故為不雨西郊之象然已雖不足而或得陽明之佐猶可望其濟也乃弋取六二之陰柔若以助陰柔才弱濟得甚事天下事可知矣密雲而終不能成雨者以此 ○潘雪松曰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於高墉而言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

以求好賢說經是

附姚承菴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甚矣乃其所居者尊位也挾勢自亢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自我西郊故耳當此之時欲沛膏澤於生民必須求下求巖穴之士以為輔乃可也故又勸之以求助挪之以下賢 [illegible]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發其自尊之心也彥陵氏曰天下未嘗無才特患求才之道不至耳六五過高志滿不能下賢故雖有膏澤而不施所得者僅阿諛逢迎如六二等輩豈能大有所濟乎
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胡雲峰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無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無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張爾若曰是謂二字有味無妄之災君子以為獨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眚耳

彖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夫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況可至於過亢乎宜其犯天人之所共忌也此亢字即彖辭逆字

總論 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君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許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大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於小事而安於下之宜則大者吉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蘇子瞻曰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其取象飛鳥者蓋飛鳥之制在翼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困於內其腹背也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猶遺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無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

此卦子特解甚奇許見到傳中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佐力有人位各得正施為停當事之所由濟也

名既濟張兩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此何以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叢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無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雲峰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發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林次崖曰小者亨與彖同主天運說不作小事解蓋時以濟名若無衰亂之形然太寧既久瑕類漸生所亨者亦小耳在天運正過中之候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陸君啟曰國家當極盛時總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小者亨若說補偏救弊便像未濟

附解 別洪覺山曰既濟六爻不惟皆相應而剛柔無一之不當其為既濟豈不大哉而彖以為小者亨焉何也初之吉與終之亂皆由於小也夫天下之事陽主之陰成之其成其敗未有不由於陰者故觀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豈但濟極則小也哉○按小亨若亨而漸微之意見亨之大者既通而不足恃也此時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貞只是憂勤謹畏即下所謂正此中着

二字印在[illegible]當處看[illegible]繇兩節

而惟其初終有兩念故治亂無定時人豈可以天藉口哉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事既濟之後太剛則過於掀作太柔則失於廢弛而此卦六爻剛
柔無偏勝之患而其位當矣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
以釀禍柔當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困循以滋弊所以善保
其亨者以此○彥陵氏曰剛柔正句要合說來方見保治之長策
真有上下同此憂勤彼此互相儆戒意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按卦辭初吉終亂主天運說故彖傳特推本人事以明之○彥陵
氏曰上文釋利貞兼剛柔而總而此處單提柔得中來蓋創業之

主事要做事故勤勵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柔則小心謹畏
自能持盈守滿矣柔且得中又不是因循的人初所以得吉止者
苟安偷惰之心全無謹飭的念頭正與柔中相反此乃困窮之道
取天下事焉得不亂張溪中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
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
丘行可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
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
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
治之所由興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按思患以心言豫防以事言然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患而不防
之不豫思亦無益當一串說程敬承曰既濟本無患正恐無患乃
生患患生於無形隱而不及覺故貴於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
忽而卒而不及掩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無患矣
豫防不過是守貞蔡子木曰只要勤便是豫也天下原無必可防
之法
附錄 項平菴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
火之為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止
矣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永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蔡虛齋曰此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亦言其
凜凜之心有若此都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
能濟矣只是其亡其亡之意无咎謂能保其濟也○按曳輪取任
事之慎重濡尾取慮患之周密兩象非重複朱子曰曳輪濡尾不
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
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鄭孩如曰輿以輪而行有所牽曳則不前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
其尾則難涉胡雲峰曰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此句甚妙
蓋車閑策勁而常有曳輪之慮彼岸已登而常有濡尾之防思患
預防之意故無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然要初字上看出明幾慎始以大才
而操小心義得无咎豈倖免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彥陵氏曰臣之行道在得君如婦必得茀而後可前行也二五君
臣正相應反謂婦喪其茀者全在五居既濟之時向恃太平不肯
下賢以行其道也然士君子無志濟世則已志在濟世而不復見
用則未免以得喪動心從物而失其素守者有之不知時當既濟
我若急於求合未必不以自小而動君之疑惟靜以待其天之自
定則其既在我舍我其誰邪故曰勿逐七日得得全在勿逐來逐

則未必得矣君子濟世之志雖若不能頃刻待者故聖人定之七
日之期以慰之
胡雲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到中反
為中彌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
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
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失哉先自失烏乎七日得文
凡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
附解　樸子瞻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
於爭爭則動動則無所不至君子居之以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
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illegible]

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慝之所謀而六
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
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
怒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吾之
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宴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
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保濟莫妙於中中道在我舍我其誰又何必逐而後得乎語中要
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按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illegible]既濟之時
故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
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
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啟多事之源
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
胡雲峰曰三代之兵未嘗[illegible]一小人用小人是乎一亂而生一亂
也聖人此意甚微張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為陰類戎狄之禍遠小
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既
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丘行可曰三年而後克之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此言兵不可輕動也傳曰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二句皆取象於舟蓋自濟字上來作一串意看蓋有偹患之具而猶存慮患之心不以有偹而或弛也大象思患在預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黄蘂峰曰繻註疏作濡程傳亦然今當從之然其語意非舟已漏而後塞之謂也蓋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以為之防耶終日戒常恐其滿至不知而吾之衣袽不及塞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

蔡張中溪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偹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胡雲峰曰乘舟者不可以無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偹遂恝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偹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憂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彦陵氏曰疑字宜玩蓋人心所以苟止偷安不為終日之計者只是自信得無事故耳若此念不敢自信則何事不為難識何處不是瑕隙安能一刻忘戒懼乎疑字正與止字相反陸庸成曰朮能疑舟亦能覆舟安得無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於心終止則亂能疑則濟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潘雪松曰五以陽剛居中正當物大豊盛之時而位在險體中而易濟旣備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而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沼毛可羞是以東鄰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豊也蓋借兩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

附解 姚承菴曰此爻傳義泥一時字俱以文王與紂之事明之不知易中言鄰者凡數卦如小畜六五如泰六四如謙六五皆以所與者言本爻何以為之鄰大抵人君當既濟詩書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實受其福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教五以祈天保命之道非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

存疑 胡雲峰曰文王與紂同此一時耶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則無受之之道耳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鄭孩如曰殺牛盛祭用之於冬至禴祭只用聲樂用之於盛夏惟其時耳當盛夏而用大牲失時之宜便是褻神故曰不如西鄰之時也今執泥此一時字遂以二五為解所以窒礙難通○陸君啟曰萃以用大牲為吉物之初聚極其豐即濟以禴祭為時豐之既極尚其朴吉大來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然而難得而易失者時也為人君者可不知所以持守之哉

附蔡虛齋曰象傳提出時字而文義自明吉大來也此正在時上見得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則亦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全體為濟極本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濡其首即載胥及溺之意即此便是厲楊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無風濤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無宿舟求涉而無善游蹇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洪覺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於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之濟世必須以身在濟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援於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蔡丙曦曰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於淪溺不止矣濟不可久所謂終亂也

總論 蘇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相為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既濟也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茀可喪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言平之不可玩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蘇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者何蓋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維之以人濡尾不戒必至濡首終止之亂人自為之天何尤哉雖然猶憂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竇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於逸樂動色於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交人心不協三爻各失位人謀不臧

按水上火下不相為用而三男又皆失位故曰未濟未之為言非終於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所謂亨者必其慎始敬終乃克有濟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無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無攸利○狐尾蓋於身濡其尾則身隨以溺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於濟勇於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周用齋曰凡事每成於老成練達之和而多敗於少年剛銳之輩故聖人以小狐象之

鄭獬如曰水上火下二者交相為用亦可互制其過火上水下不惟不得其用且水不能制火則火之焚至於燎原火不能制水則

水之滔至於滔天故為未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按卦辭亨字爲天運上說彖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慎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程敬承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未有不自一念謹畏中畫面者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中與不續終相叶應見得未出坎險之中則將濟未濟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畫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曰濡其尾无攸利者則敬慎之心終與始不相續也然則天下事終於不濟已乎雖然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其終耳○按不續終謂其敬謹之念不續於終也或云首濟而尾不濟或云濡其尾則終不可濟俱非○不當位者已之才德雖偏而剛柔相應得人以制其過而輔其不及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終可濟項平菴曰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意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亨重剛柔應閒說妙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無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

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無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無不可濟之事

附解別 洪覺山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燥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也故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經繹曰既濟敬終未濟亦敬終大易貞勝以敬勝始終敬萬世無窮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曰按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也而不相侵犯故君子觀象於水火而慎辨之因器以命名緣分以定物不使一毫僭差則萬物各止其所而不爭矣慎字最重不慎則不能辨也物字該得廣君臣上下俱在內

附錄 別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遂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附錄 鄭孩如曰此卦火上水下火之炎上水之潤下為得其方矣得

方而反曰未濟此君子之所辨而尤斷於慎者此也辨之不慎則有居之於方而反為戾者貴其分又貴其合水中有火之位火降而居下得火以烹真水水不洩越而真水歸垣火中有水之位水升而居上得水以伏真火火不飛揚而真火司局此之為方大方而有無方之妙辨之可不慎乎若未濟之水火其在人身精濡洩於下將致枯火飛騰於上將致焦其在世道君日亢於上而不下達臣日卑於下而不上通是以居方而失其方者也故辨之宜慎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卦詞所謂小狐正指此爻新進喜事不度勢不量力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孰甚焉不言凶咎者聖人不欲以始進而竟其終局也○或曰未濟在初時正可濟而以陰居下逡巡退縮而不進終於不濟矣有好機會而不能乘時有為豈不可吝

徐進齋曰既濟初濡其尾無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矣而無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事必敬始而後可善其用於終初所以致尾之濡不是時不可為心不知敬慎故耳潘雪松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績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或曰此極字從未濟生來亂之極正是將濟之始在智者必能因時有為而初六只是退縮而不進所謂不知通變之理故曰不知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敬承曰坎自有輪曳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無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慎濟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

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
得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五以柔
處君位而二乃以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
足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當艱危未濟時尤當盡恭順之道斯
所為得正而可保其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作推原說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
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事而守正道耳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挾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正當大難方殷之時獨力以求濟冒

險以行不足以濟險而反甚其險矣何凶如之此其凶不在時事
之難病在自己之才不足耳三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誠能當事變
不容他委之日資英雄之助以權陷廓清何不利之有○既云征
凶又言利涉何得與相矛盾至是蓋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
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己力此自用不足之象洪覺山曰征者自征
涉者兼物也征則不能而利求得所乘以濟此在夫三之自審之
而已蔡爾聘曰利常存涉大川之心以養其才謂宜慎也人情當
涉大川未有不知畏慎者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而不藉陽剛之助而欲以濟險難矣故償

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吳草廬曰未濟諸爻皆位不當而獨
於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一志
欲有為而不免於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肩一心
不辭於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貞也
況當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勤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之
心作其震發之氣奮然為國家揚撻定之烈壯安攘之猷殫厥心
力乃克有勲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斯所謂貞也斯吉而悔
亡之道也○揚誠齋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

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云者未濟時志存必濟以其貞故得行其志鬼方之伐正四
之所為貞也○九四病在居柔故奮發有為即便是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彥陵氏曰此爻審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
正是與其天德之粹美不是矯不正以歸正之謂也蓋五為文明
之主其本體之虛靈不昧且虛其心而陽為之輔則切磋琢磨形
氣之累盡融而本體湛然無纖毫瑕翳矣故曰貞吉无悔自是而
暢四支發事業正所謂闇然日章之君子也本性之靈光自然誠

則形形則著。煥乎其文章矣。何吉如之。此吉字在治功上說。與上文稍異。○提出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又點出有孚來者。見其光之非外襲耳。不是光又本於有孚之誠。然有孚從何處見得。以其本之於貞也。此二句只是申贊之詞。總只完得一箇貞字。

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本无。不待於亡也。文明之著。發輝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昔光。而衆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已。○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備三吉而無一悔。其盛於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用賢佐。故諸臣發力。大君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臨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燿非有殊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二字重言。君子便見光之本於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妙也。蒼渠菴曰孚在內則光有德。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照發。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無事以待天命之自至。有孚於飲酒之象。即需所謂飲食宴樂也。无咎無欲速僥倖之咎也。然謂之有孚飲酒。非是盡諉於天命。正是人事已盡。而以信得過耳。若放縱不返。漫不事事。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有孚失是。亦不是過於自信之說。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是也。飲酒二字亦要看得好。只為所當為。不為行險意。

馮文所曰、上九才過乎剛。勢居其極。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惟明哲之士。則能不與物爭而待時為濟。孔明所吟嘯於先。子房之辟穀於後。皆有得乎有孚飲酒之義者也。若過於自信自樂。則為劉伶阮籍之濡首矣。以身與世相為陸沉。豈徒無濟。且有害焉。有孚失是。易戒深哉。

附異鄭孩如曰、此爻舊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為既濟矣。豈至上九。猶有未濟。此爻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惟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無為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無節。至於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黃葵峰曰、昔者文王觀遊於靈臺。君民同樂。成王游歌於卷阿。君臣同樂。真心實意。共安太平。優游泮渙。寬舒順適。正此有孚於飲酒之意也。

附錄 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洚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洚水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不知節即是失是葉爾瞻曰節乃有孚中自然定限但貴知之知節者神明不自昧其天則也

總論 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展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扶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三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重而不急濟未可語

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茲矣李除山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無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順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捄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捄小過之弊也〇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無用為用而卷舒操縱捴歸於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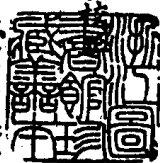
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節即所謂中也尭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全經總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〇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九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軾 梓

繫辭上傳

傳意 鄭孩如曰讀繫辭傳者不知孔子所以作傳本意其曰繫辭者非傳辭也傳彖也其傳彖又非傳六十四卦也傳乾坤也其傳乾坤何也蓋周易首乾坤明以乾坤爲六十四卦之祖矣所以獨精於夏商之易夫子既於文言逐節論之猶以爲未盡故上下傳二十四章言乾坤剛柔天地者十有七皆所以發明乾坤之理文王以乾坤綱領全易而繫辭傳隻標揭言之此孔子所以深於易也

天尊地卑章旨　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都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大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可無作矣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爲聖賢以與天地參耳胡雲峰曰此章首言天地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陸庸成曰易首乾坤乾坤之始止是剛柔二畫而乾坤交錯不窮亦總是剛柔之變化此便見易簡之妙矣易簡者聖人於剛柔變化中剔出精與以示人也故下傳首章亦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繼之曰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也 附 鄭孩如曰繫辭傳中之乾坤皆指其一畫者言非三畫六畫之卦也此二畫者一名爲乾一名爲坤六十四卦者此二畫之所生也而坤又乾之所生也乾者一而已矣一者太極之道也其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者得一也簡其易之道坤成乾之德對言之曰乾坤精言之曰乾而已矣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爲簡若曰如何爲法乾之易又如何爲法坤之簡則支離矣非所謂得一之妙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節是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原有易也本義乃會意解不必泥易有乾坤等名色這不是聖人杜撰只是據六合中自有的模寫一番出來易雖未作而許多物事色色都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是也鄭孩如曰通節只重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吉凶二字外未嘗有是名目皆夫子彖傳標出蓋六十四卦總是一個乾坤而此乃其中所具之物件夫子闡論乾坤而并及之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陸庸成曰乾坤之於易爲門爲縕是剛柔變化所包含而從出者也故乾坤定乃列貴賤之位此位非剛即柔斷

不相混故辭各指其所之而言凶生焉揔之剛柔變化其間假令變化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之易理原在天地伏聖人仰觀俯察而得之耳

解尊卑 統一部易書只有剛柔二字耳剛柔具健順之能曰乾曰坤此乾坤非聖人之強名也天尊而上便有健的意思在地卑而下便有順的意思在則乾坤未名之前却已定在於兩間了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按天地只重健順不重形體恐礙下卑高也錢融堂曰無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

解卑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為高為卑自然成列於兩間則卦爻中

內者賤外者貴乘者貴承者賤各有定位不可移易故曰貴賤位矣按卑高兼天地人物陳者鋪列有等級也位者以序而相次體統自不容紊也卑何以先高卦畫自然之序也

解動靜 動靜云有常可見亦有互變處但非常性耳凡剛必動凡柔必靜斷有判然不相混意貫陰陽言剛柔質可見氣不可見也季彭山曰動靜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靜中亦有動靜藏於內而動中亦有靜此動靜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靜動而無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靜而無常則易靡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解方物 方者意見所向往自成其為端隱始一念而萬念會合將來曰類聚物者品格既立各成一件器局則彼此各自為異味而但以群分所聚善惡之漸積也所分善惡之異震也即此便有個吉凶之理在如草木有根荄乃枝葉所由發出故曰生 附葉爾瞻曰方即物情之效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品友如東西南北諸極有定所故言其聚物則良楛堅脆珠質而相對偶故言其分所聚者類方之種彙即情臨岐各判而聚正以分聚也所分者群物之朋伍即方所分曹角立而分正以聚分也天下相攻相取相感之機皆不出此而吉凶之貞勝有出於其外者乎蘇子瞻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群則其勢

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解象形 象者乾道之流行故屬天形者坤道之結實故屬地象形即變化所在不可說象形有變化亦不可說變化而成象形蓋變化流行不得不托象形而現實非因象形而始有也變者動於既窮化者泯於既往此正陰陽之莫測處象形皆有陰陽則皆有變化不可分屬天地蘇子瞻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 附張常甫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無往

春星辰無顯晦山川無得伏潮汐人物無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黃勉齋曰此言有天地則乾坤貴賤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 附 吳因之曰首節不是畫前之易只是造化即易意故易一作而造化之象形無不具於其中朱子發曰乾坤貴賤而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以橫圖言正聖人作易之法也玩是故二字分明跟上說來聖人見得天地間只乾坤二義而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故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而剛柔立矣奇偶兩畫以剛柔言者正取其欲乾坤之體質所以效天地之能者也摩盪皆假借形容字只是一每加二而已摩是兩個物事相摩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圍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剛柔二字直貫下八卦連八卦亦是剛柔所成者相摩是二畫卦相盪是六畫卦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始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

摩盪 附 朱子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交意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逐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鄭孩如曰六十四卦固因摩盪而成然既成之後亦自有摩盪之妙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按此兩節當主易書既作造化在易說蓋天地間千變萬化總不外一個陰陽聖人本此剛柔二畫相摩相盪以成易則凡天地間之鼓者潤者運行推遷無非是物之流形生出人物之散殊來故易未作而造化一易也易既作而易一造化也可見聖人作易是本造化所自有的道理與首節一意故曰相發明註中變化二之字當易字看即上文摩盪是也雷霆四句俱在造化上說二之字將不宜着物葉爾瞻曰雷霆風雨俱連綿言雷霆餘聲鈴鈴所以

説分開説一説兼男衆日月説行來俱可用　雷以配合為支離却是主理與聖人作易之事合

是出萬物。風速而只言潤。和氣所合成澤也。行曰運行。轉徙不息也。日為暑。月為寒。而一字亦循環不窮之意。吳草廬曰。震為雷。離為電。霆即雷也。巽為風。坎為雨。今看伏羲圓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不能潤。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為日。坎為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為寒也。曰鼓曰潤曰運行。曰一寒一暑。此正相摩相盪之妙

成男成女解　孫質菴曰。太上渾淪。一團陰陽之氣。起初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物。何有男女名色。及至二氣渾淪。變化不已。因自分陰分

賢人物説此是賓辭　男女二字實從萬人物説來[illegible]

陽。於是有天有地。而為一大男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分於形化。形化衍於氣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男女各以類分矣。所謂男女者。亦只當得陰陽兩字。蘇紫溪曰。要玩二道字。又玩二成字。乾以健為道。男而非健。形雖男也。而不得謂之成男。坤以順為道。女而非順。形雖女也。而不得謂之成女。即此便見人之道。一天地之道。賢人體天地。人以作易。易作而天地人之道。盡在其中。則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姚承菴曰。在人形質為男。女德性為易簡。夫子要人形質上識有易簡之理。故先説成男成女。隨説知始作成為易簡云。別解　彭氏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

兩析男女極微

言。則生於陰也。陽生陰中。勢必豫拗。故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中男。得乾三爻為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三爻為少女。男女雖同稟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徤。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徤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徤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神奇之論可會成字

蘇子瞻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相造作於其間。雖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

之妙　即此便是易簡　存此以備[illegible]

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之德為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心著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上文男女就易上説。此則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知始作成都無男女。上是乾坤各成其形。陰陽對待之義也。此是乾坤共成其功。陰陽相須之義也。袁了凡曰。朱子謂知如知州知縣之知。則知訓主宰。有照管之意。蓋神明內蘊。而能宰物之謂也。此處尚未著物

天始即在一物上見出極是岩正爲男女普成大字兆未進

乾含元氣以待施運於無聲無臭之先物綱蕃便質之以始成只言始不言物作是作用之作不是振作之作乾處其逸而無為坤任其劳而有作蓋受乾之施而隨其生長以成之也蔡虛齋曰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即以一物論之方受精之時雖曰輕清未形凡內之所為臟腑筋脉外之所為象貌支竅者已無一不涵其中但未至於效法而詳察可見耳故不但曰始而必曰大始也惟坤則一一為之育受培養化以成之使臟腑成個臟腑筋所成個筋脉象貌成個象貌支竅成個支竅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故曰坤作成物○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易簡只是一個健順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就知始成物處而出他一個易簡非功本於德之說而以字甚輕若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甚煩矣乃乾坤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乾之德健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要生便生更無凝滯更無繫術故曰易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那乾的生将物出來便見得是能簡只順從而已若不順如何能配陽而生物張甫淵曰事莫難於造始而乾以易知能常見於多故而坤以簡能尤故厚於力者力不費周於才者才不勞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顯故功成而人不知焉伊繼山曰制於物者便不能作於己者便不簡就有系去之柄不制於物者也故其知始自易坤有順承之德不作於己者也故其成物自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蓋人自有生以來易簡之妙莫不含下稟受即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此良知良能者何人不可知何人不可能只因世人撇却本來自生情識所以生出無數艱難險阻來故從易知易從說起直說到有親有功可大可久無非形容易簡之妙微則字承接甚緊然

俱是本體備證工夫不是向外桑討都表了九曰易只是主乎理而無所容心簡只是循乎理而行所無事所知所從雖在人所以致其易知易從者實在我故講易知只在此心明白處横竪講易從只在行事要約處横竪順萬物之情便是有親通天下之志便是有功久即至誠無息之久大即善與人同之大

易知易從辯　諸理齋曰人人同此易簡性體無差異處故我能易簡就是易知易從此正即易知易從證易簡之妙然所謂易簡者正即其易知易從者是也非謂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也

有親有功辯　蔡虛齋曰所知者即是親那天下本然之情與我常相通非以作此之迹論也所從者即是功歸天下當然之事與我常相

合非以拮据之力論也故曰不此合性體自希之機括也
程敬承曰本義云有親則一於內何也蓋易知之心既天下共知則一而不貳其精神更無今古當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當時而在也千百世而有親者此心即後世而在也所謂堯舜與心至今在者故曰可久若說因人之信而自信益堅則遯世不知不悔自悔乎有功何以可大也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原如是耳可久日新之謂盛德也可大富有之謂大業也匪察識暴力勉助方能建大功業此說不是
蘇紫溪曰賢人御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按此說良是下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句只是足上之詞而即繼之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知蓋言即此易簡而可以得理可以成位也易簡二字一也因賢字生出聖字作對太繁膚解為二可字所誤不知此可字正如文言可與幾可與存義之類附項平菴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說一易簡即知天知地知理已盡非謂易簡之外別有理可得也此節即從上轉下不必添出聖人來表了九曰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從是充滿世界的道理亦是天下所公共的道理然皆性分所有的本是現成人不信其在我反從明白內自起疑惱直旋中自生閒跙惟易則坦任乎懷不勞擬議惟簡則應緣併都順事無情無邊妙義總現目前千頭萬緒之理都在此一毫端上收拾盡矣得字最要理會在我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
陸庸成曰知始作成天地之大業也易知簡能天地之盛德也夫變變化化之內而易簡之精竅焉乃知人之良知一易也良能一簡也法乾坤者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易簡在聖人故凡乾坤所知始而作成者莫非聖人所容藏得貴賤之理於高卑得剛柔之理於動靜得吉凶之理於方物舉變變化化者一以貫之矣夫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作易以與天地準非成位乎其

中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沈竣門曰成位乎中要體貼成字蓋太極初分妙合凝成者此位也天惟易則天成個天而位上地惟簡則地成個地而位下吾人無體易簡則人成個人而位於中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此地位只說一個成人還了人的本等而已
蘇紫溪曰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之未始不為人也終曰成位其中言人之未始不為天地也大抵繫辭之作只是發明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首篇俱特揭出言之求之於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不求之於易簡則窮天極地總屬虛幻識破此關一部易書何待外求

聖人設卦章旨　上章言聖人之畫卦此章言聖人人繫辭然辭實不外於象象實不外於道象之所在即道也聖人繫辭全是借象以顯道道之所在即天也君子學易全要得道而忘象從象字剔出一道字從道字提出一天字見君子與天合一方完學易工夫程敬承曰上章言先天之易原始於剛柔摩盪而歸諸易簡之理至論君子體易而不言工夫曰久大德業曰理得而成位亦從先天論也此章言後天之易究析於辭占象變而歸諸三極之道至論君子學易而不廢工夫曰安居樂玩曰言无不利亦從後天論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聖人專指文周設卦與設卦以盡情僞之設卦不同此只是就伏羲所畫之卦一一陳設六十四卦重繫辭上卦內兼爻言象之所該甚廣究其要旨不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而已吳因之曰凡有易以來吉凶之理雖具卻未嘗明白說出來自文周聖人觀象繫辭而吉凶始大明于天下要發吉凶得詞而明意葉爾瞻曰不曰理而曰象器與道一象是義理可見的影子辭表乎象妙在觀字上見得觀是文王周公心印義皇之易處

此卦位如之

字重看是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按此節是原聖人觀象繫辭之由蓋易之所有剛柔而已然是剛柔二物迭相推盪非剛推夫柔則柔推夫剛絶不是拘泥執定的此變化所由生也若死煞的東西從何變化出來相推句全要發出活動的意思與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自不同推是自內推出外的意思非有兩物對待而相推也如陽窮於九自然有個八隨後而來陰窮於六自然有個七隨後而來此只據卦爻中現在者說相推處即是變化無兩層諸景陽曰剛柔無迹豈有為之推盪而前之所移若迫於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趨若根於此故因而謂之曰生朱子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變

胡雲峰曰易之道不外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

辭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象由變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要知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詞而其原寔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吳因之曰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此語最妙是把得失憂虞解說繫辭焉而明吉凶把進退晝夜三極解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象非彼此相像之像只是形象之象猶言形體時說知把相像像字解了謂辭占合於人事象變合於造化者非

四個象字全不重只要見得吉凶由於得失悔吝由於憂虞變化具有進退剛柔具有晝夜六爻之動具有三極之道

吉句之解　鄭孩如曰只得就是吉之象不必繁祉駢臻然後爲吉只失就是凶之象不必六極而後爲凶此聖人不以禍福爲禍福而以人事爲禍福也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氛厲鬼故下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即合乎易理處便是吉便是无不利不必更向外尋討

悔吝句解　姚承菴曰失得分貼吉凶是矣若憂虞二字恐不宜分貼悔吝蓋此虞字非虞樂之虞乃虞慮之虞也凡人行到過當處憂思虞慮自然憧憧於中然何等懊悔行到不足處憂思虞慮亦憧憧

於中然何等羞吝蓋悔吝俱在吉凶之介而憂思虞慮皆其所不免焉者故云悔吝者憂虞之象　解別　龔括蒼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无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按憂虞如分貼則虞字作娛樂解鄭孩如曰方其娛樂時方自得意豈自謂可羞而聖人必爲可羞也故曰吝

變化剛柔解　變化剛柔不是兩件從他相摩盪處活看之爲變化是一進一退的光景從他相摩盪處然看之爲剛柔是一晝一夜的光景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本體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氣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候未有晝夜而不進退者未有剛柔而不變化者

二句解　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爲剛柔動之一字即從變化看出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爲道非把六爻爲三極也虛齋引一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透動不對靜看對窒礙死殺看三才之所以各一其極者惟其運用處變化旋轉不可捉摸若窒礙死殺何以爲極程紀曰剛柔變化曰象不曰道惟是六爻之間一剛一柔變變化化周流不滯則動也動即道也道至極也極一而分布於天地人爲三故曰三極蔡虛齋曰易中語道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流行則謂之道葉爾瞻曰象

與道非兩物道如於象之中而象皆道之實跡此學易者所當深玩　註所到　蘇紫溪曰六爻之動總括上文蓋易有太極至一者也太極分而爲兩儀爲三才至動者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晦地一息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有六爻而太極分布於其中矣有六爻之動而三極流行於其中矣此易之書所以兼三才而順性命之理也舊說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則六爻板定移動不得何以爲道鄭孩如曰極字不訓至只訓中意書曰皇建其有極又如屋極南極北極皆中義也大文之動變化進退皆所以隨時往來而取中也此所以爲三極之道也天地之道惟其變化進退故常不過乎中人惟不知取中之義故常動而[illegible]

齋中幽冥至極之理所以極協法道

過而凶。悔吝生焉。故悖乎極。聖人於是乎示以極之所在而指其過乎此者之為失為憂虞。蓋非以六爻之動為極而以六爻之動自有天地人中極之理在也。方其動時本以窮極不可復反欲往就中反因動得過是動之不善耳而其中之理固自在也故統六爻之動而皆可以為三極之道。而聖人以此取衷繫辭焉。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孫質菴曰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繫辭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在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其躬行心得只是一個易理。○按序即時宜之理以其理當然

本只是一斷字即上文象變是也切不可泛濫見惱理等語

而又不得不然若有品第等次於其間不容一毫差越故曰序居安亦非繩趨墨守之謂只是循理而動即千翻萬變而合之時宜一卷一定而不可易便是居安爻辭雖不如彖辭之約却一爻自為一義一事自為一理其圓轉推移周流活潑處愈玩索味愈無窮故曰樂玩蓋易道趨時而趨時之教尤盡於六爻苟得其辭真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耳居斯安匪安不成居矣樂斯玩匪玩不成樂矣蔡爾瞻曰居安樂玩只據見成說言君子之心一易也其工夫之詳則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剛柔變化不違其時故不曰象而曰序得夫憂虞而盡事變故不曰卦而曰辭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居字與居安居字不同上兼動靜此則對動而言四其字俱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辭占即在象變裡不可平朱子曰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詞筮有變老陰老陽然後有象占其變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詞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詞而決焉其示人詳矣故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詞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而凶則止是以動靜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非真個如何來祐只是依理做去更無阻礙便是天祐蘇紫溪曰君

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為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為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胡雲峰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無非天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又言无不利到此方是君子學易之極功蔡爾瞻曰易道一天道也居動渾是易理便是與天相周旋天祐之吉利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是也道分為三極統之一天而已學易至

天祐乃能會極於我天休命原只示人吉利一途作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凶咎也只是要挽轉到吉利處匪吉利不見學易達天故說君子
學易到吉无不利止
彖者言乎象章旨　程敬承曰通章重辭是統言卦爻之辭之通
例也彖詞言乎象爻詞言乎變自吉凶悔吝无咎之詞繫而卦爻
之精蘊闡矣要之聖人繫辭其言吉凶甚辨其憂人實深其震動
人實切其指人以所之之路最明無非欲人識其介而防之於初
知所悔而改之於後所之者向易不向險向吉不向凶而歸於无
咎耳此卦爻之詞之通例也繫辭之功大矣哉其實辨吉凶一句
足以賅一章之旨指其所之即辨之以示人處而憂悔吝震无咎

無非言凶與民同患意也○陸庸成曰此章屬於觀象繫辭之後
是即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析之也故統論卦爻之辭發明象變
之精蘊以覺人耳旨其所示曰言旨其所言之包含處曰存提是
固貳以濟民行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指卦之所之正以指人
心之所之也須知此章非徒敘列通例全是發明聖人憂世覺民
之心陸君故曰只一彖言乎象爻言乎變便盡通章意思辭王不
出彖爻之外舊以卦爻辭分三項看者非
彖者言乎象者也文者言乎變者也
孫質菴曰須把羲皇畫卦說起方與卦有小大節相應羲皇畫卦
所謂象立而意已盡矣邪百姓之愚豈能得意忘象文周兩聖人

天海[illegible]璞山人[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

不得不繫辭以盡其言○六畫備而成卦卦之德方以知只是一
個頭項故曰彖言乎象彖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六位分而
爲爻爻之義易以貢千頭萬緒故曰爻言乎變變者隱顯貴賤當
否比應之殊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語意峻
緊而渾成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條理精密
而疎暢
○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上文彖爻內已包了吉凶悔吝无咎等項此處不過指出示人要
歎聖人憂世覺民之意其字俱指象變言失得指時有消息位有
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內生悠艾而成

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內咎尤叢而成吝無咎者本是有
咎的在時位不當上見或因位轉移或隨時斡旋反從不叠處看
出一段妖處故曰善補過善字作與字看不重如云善卦爻之得
過便是既有吉凶又有悔吝又有无咎許多說話不過要人寡過
而已○胡雲峰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
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
訴人自新之意切矣
[illegible]表了九曰易道不離人事故吉凶之得失悔吝之憂虞皆在人
事上說洪覺山曰悔吝憂虞吉凶攸繫而但曰小疵何也言小疵
以見其可爲也楊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吝者長惡之膏肓

貴賤大小
以主陰陽
說亦是一
解

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之辭也。程敬承曰。善補過善字極重。人既有過。即如玉有瑕疵。衣有破碎。非磨淬極工。則瑕疵未淨。非彌縫極巧。則破碎之痕尚在。不得謂之善補。善補者。又之早。救之力。改之又改。以至於無之謂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爻。以卦申象。以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亦是。但此章專重辭上。列貴賤二句。只是引起下三句。見得有卦爻。斷不可無辭以辨吉凶耳。列齊辨憂震五字。皆指易言。貴賤小大吉凶。及介與悔。都着易上看。

葉爾瞻曰。貴賤主內外乘承說。列謂以次而分布也。大小以陰陽

分齊。謂以類而分定也。貴賤大小雜陳。則自有得失之報。此有吉凶之理而未著。所以辨別之者。必待辭而後明。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楊龜山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小大。天地間名分之不容混淆凌奪者。而位卦以列以齊。故易教可以定分。乃名教之大坊也。蘇子瞻曰。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孫質菴曰。介與悔都是易中所有。憂之震之。須着易上看。存乎介存乎悔。易之教人憂之震之的機括處在此。憂危懼之意。震奮動

介是理欲
分路處不
只是吝介
路處

也。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別路頭。猶未形於悔吝。於此憂之。則必遏惡充善。不至悔吝矣。此處一失。挽回甚難。故曰憂。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勢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即良心省覺時節。大凡改過必從悔中來。於此震之。則必舍舊圖新。而咎可免矣。此念一萌。只是因循過了日子。故曰震。介在事前。悔在事後。附黃葵峰曰。憂悔吝震无咎本是人事。而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個道理耳。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無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形之時。着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而去。亦不得謂之介矣。如屯六三陷入於林中。便是吝。其所謂即鹿無虞者。妄行也。惟其妄行

故吝。使其能不妄行。則不吝矣。其妄與不妄之間。方動未形之際便是個介處。都冊陽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其始震而無咎者。必恐懼脩省而省過於其終。

胡雲峰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痼而不自知也。○姚衡昌曰。易辭摠為吉凶。憂悔吝。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夫有辭以辨吉凶。而吉凶未判之先。又有憂悔吝之介。吉凶既成之後。又有震无咎之悔然知欲人有吉而無凶。轉凶而歸吉也。聖人憂世覺民之意。何其

趨亦字通以指字皆事爻說與不必補出

至哉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文卦爻吉凶悔吝无咎逐一說個通例此則摠言卦爻辭原是合一的非卦自卦而辭自辭也上二句平小大以陰陽別也險易謂顯晦殊也蔡虛齋曰辭之所以有險易者蓋聖人之故為是險易找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情則有險易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只是大槩說楊誠齋曰讀謙後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爽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慄也其辭艱險而

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所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附吳因之曰此可見聖人繫辭無非示人之向往當由乎易而不可入於險也不險其辭則使天下懈怠而無震攝之心不易其辭則使天下危疑而無自全之慕險易自當兩存而不廢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鄭孩如曰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者皆易小者皆險蓋大亦有險情小亦有易情也辭也者各隨小大之卦所向之情險易而指言之耳指是指引之指隱然使人知所趨避意

大小俱有險易極有也

易與天地準章旨　陸庸成曰彌綸天地之道是綱下三節至晝夜之道而知摠是彌綸處故每節必首曰天文地理曰天地相似曰範圍天地道即天地之道通知即彌綸者而會通之也此句是聖人用易小結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句是通章贊道之大結正見所以與天地準也○程敬承曰易與天地準於聖人用易處見混聖人用易以窮理盡性至命亦只是一套事　附蘇紫溪曰此易字不必靠定卦爻是言易道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易者三極之道也天地間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具之人身有生生不已者所謂易也準則也所以為平也人身之易與天地之易同一準則故人身雖小而天地之道舉彌綸於其間矣或曰何以知易為人身之易

曰以下文知之曰觀天察地觀之察之者人也曰安土樂天安之樂之者人也曰範圍天地範圍之者人也至末曰易無體知無體之易在人心則知與天地準之易在人心矣仰觀以下正見彌綸天地處首節言知天地次節言似天地終則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孫質菴曰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死生鬼神仁知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摠不出乎陰陽之變而已準是準其道非準其形兩句一直說下故能字要看滑省力彌是種種周密綸是件件分明易只是陰陽而已蓋陰無陽合萬為一無少滲漏便是彌分陰

分陰陽下賓萬分各有條理便是綸二字不平彌是就其中包括滑
盡說綸是就其中各有條理說不但彌綸天地而曰彌綸天地之
道直幷天地所以定位之理聯合而分理之非精通造化者不能
也○按以包括滑盡解彌字即程傳編也之義若依朱子解作彌
封之彌取其無縫罅空隙合來方盡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以盡天地之道曰幽明曰死
生曰鬼神揔不外陰陽曰故曰說曰情狀揔不離陰陽變化鄭煐
如曰聖人以陰陽之理觀察原反推究乎文理始終精魂之際因

見幽明死生鬼神之理揔一陰陽而有以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
狀而體蹈之則天地之道彌綸於聖人之一身而與之相似不違
矣○三知止是一知幽明死生鬼神一物也特天地間有此名色
隨在而言之耳若論其實則知幽明之故一句便了揔之聖心中
太虛瑩瑩淨淨會陰陽之靈變而無所遮蔽於幽明便知其故於
死生便知其說於鬼神便知其情狀良知之分量原是如此

文理解　陸君啓曰天浮陽上運皆其粲然可見者故曰文地則形質
之中更有脈絡故曰理文易見故可觀理難知故用察故字與說
字側看非所以然之故吳因之曰夫人視幽明為二途以幽自幽
明自明聖人却於天文地理中看出互根互換之妙故曰知其故

積此說幽明分屬天地

鄭石厝所定知其說

解反字妙

荀爽曰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幽謂天
上地下之不可觀者明謂天地萬物陳列於耳目者朱子發曰天
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
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於地凡天之成
象者莫不具是理

原始反終解　葉爾瞻曰陰陽之變有始終着於體質則有生死始終猶
云起止原反是起頭一直看到底朱子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
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
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
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但窮溯終始則自知死生之說

不須將死生更做一個道理求　楊止菴曰始以未生之前言終
以既死之後言說者究竟之謂始必有終終必有始死生究竟如
此而已故曰死生之說鄭煐如曰反者歸也即反身而誠之反原
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不但空原空反
而已陸君啓曰死而更生日月是也古人言死生似不獨專以人

物變解　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為魂精
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
是魂魄相離此雖獨說游魂而離魄之意自見矣○按本義聚字
不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魂漸漸散去無所
不之故曰游蓋魂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的物本是精血所

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遊則為降耶死則謂之魂魄空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的謂之鬼神

吳因之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只是尋常事物為物為變此人道生死之常非有怪異而鬼神盡於此矣故聖人以此知鬼神之情狀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揚誠齋曰鬼神無聲無臭何為而有狀且無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而物存魂游而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以物變分兩樣鬼亦是一

陸庸成曰其聚其散可知鬼神之狀其倏聚倏散有所以聚所以散者可知鬼神之情情即狀而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非物變便是鬼神也鬼亦能神神不離鬼鬼之伸即神神之屈即鬼也（附異）陸君啟曰天地間有一等精氣凝結有形有聲的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又云頗有物憑之者是也有一等肅然悽然隱隱默默游移往來似有奇異此是游魂非精氣所結可謂之變而已鬼神情狀盡於此兩者若如常說非惟仍是死生抑且情狀二字無着落

鄭孩如曰為物為變二為字有工夫道家以精氣為人身藥物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在聖學則孟氏養氣之說不敢暴泄使其完守

成個物耳游魂為變者游戲神通之謂此動靜闔闢屈伸往來之妙鬼神為徒者也然則觀察而知幽明之故豈是空知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上文三知字內便見聖人心通造化全體太極知天地與我更無彼此之間故曰相似相似便不違此句承上文來是此節之綱且虛說知周等項正是與相似處葉爾瞻曰天下之理皆具於性中天地生人之始原是完完全全付托與人有生之後情生境隔失却本然之性所以天地自天地而我自我而不相肖了聖人完得性之初體則天地與我渾然相似何違之有不違非我不違天地

天地自不違乎我蘇紫溪曰知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無所違於天安土而敦仁則益無所違於地○楊龜山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無體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無間聖涉有為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

（附知）周程敬承曰知周即上知其故其說其情狀之知無物不知是謂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也道濟是有道以濟天下萬物也隨知周之所到而處置得宜非增非減無偏無陂何過愆之有蓋道本無過道濟故不過也道濟似不必把把仁字代他道蓋合仁知而一之者

旁知旁通之旁非旁歧也

旁行　葉爾瞻曰旁行對正行說委曲旁出不拘泥常途而行沿流
如水之流蕩不循正道也旁行原只是正行之圓活無滯處然流
向邪妄者迥異旁行不流所謂權不離經也不流只在旁行裡○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本是旁行却又不流於變詐蓋於圓活變通
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經權更無兩樣本義以旁行為行權只
是於旁行處認權字更親切耳非謂處常可無權也權字只可貼
不流不可貼旁行須善會

樂天知命解　吳因之曰天與命雖分屬理數然命非一身之數乃宇宙
閒盈虛消息之數宇宙變態紛紜不齊總來無出於理數之外者
樂天知命則任其所值但以理之當然者付之數之必然者處之

又何憂之有樂天便該得知命知命也該得樂天須善會葉爾瞻
曰樂天非以我樂乎天我所樂者一天也樂原是心之靈明活潑
潑地知命正是樂天真意天之所以為天惟命之流行不已也知
並在見解與命相冥契此念自得直是神理舒暢知即樂又何憂
憂不必愁苦稍着一念滯礙皆是憂不憂正樂之真境界

安土解　葉爾瞻曰安土謂安於地道猶言下襲水土意猶言安貞
之地意安土正是敦仁地道載物只是一元生生之意安土不遷
此念渾是元善始終無息為仁之最篤厚處仁便能愛不外論其
愛而内論其能愛即坤道之厚德載物
朱子曰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純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

有個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吳因之曰安土只是無所累之極
此如太空晴雲纖翳不染碧波止水纖塵不着故能敦仁○程敬
承曰到無憂地位覺在在自得處處皆安何土非適何適非仁故
曰安土敦仁安土乃所以敦仁也辟如桃仁杏仁必安之土中而
後能厚培此生意生意浩得厚自然暢茂條達而無凋瘁之患所
以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

彥陵氏曰此節承上與天地相似來可以似天地而不違即可以
範圍天地而不過無而屑但似天地處以本體言範圍天地以功

用言耳萬物天地之生成晝夜天地之顯晦曲成通知正是範圍
之實事若據庸成解又當以通知句為主蓋晝夜二字是總括上
文而無方無體即在通知內看出神易二字有主聖心說者有主
易書說者俱備參

陸肅成曰範圍是天地位也曲成是萬物育也固知仁之極功與
天地相似之實驗也非其透徹天地之道總為易之道而通知晝
夜何以有此析分之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合之則通晝夜
之道而知此莫非易之彌綸具有天地之道故易之神以方求之
不得易之易以體執之不得而易與天地準也神即易而寫故無
方易即神而化故無體

範圍〔解〕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是他節限似乎有過處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個春夏秋冬地有個東南西北正如一爐金汁鎔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自各有其節而不過不過只就氣化流行處有個限制潘雪松曰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龔蒼括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纂言曰如範模在外圍遶得天地之化在其中也即此就是不過鄭孩如曰莊周曰易以道陰陽天地許多大只被易這兩字籠罩盡了更不走作聖亦只是兩個字籠括天地便自有芥子納須彌之意

曲成〔解〕葉爾瞻曰曲字最重物有萬不齊欲就一法徑直去成就他不免有遺漏處曲成是因其性而各使之自得有多少委婉微妙

在內同有是性者自不能外之更何所缺遺此聖人造萬物之命也惟曲成故不遺鄭孩如曰萬物各得陰陽之性陰陽之性難得直遂故妙在曲成如金木相尅水火使各遂其性便不能的全且亦有因相克而乃成用者是曲成之道也○吳因之曰講範圍要得主張天地意講曲成要得提挈萬物意言範圍則曲成亦在其中然範圍實際處畢竟在曲成萬物上範圍曲成不徒經制作為此是性命上感召得來如中庸言盡性贊化的能事一般

通知〔解〕張兩若曰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凡幽明生死鬼神俱包在內自其循環互相根換處言總只謂之晝夜晝夜二字即陰陽二字正蒙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於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於此可見蘇紫溪曰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非自晝而為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為晝之根道固然耳于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為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後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龔蒼括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

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神易〔解〕姚胤昌曰神易存易上看正見與天地準處易不外陰陽自其主宰言謂之神自其運用言謂之易或在陰或在陽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無所不應一物而兩體謂之無方忽為陰忽為陽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變化圓融謂之無體○葉爾瞻曰曰通知可見範圍曲成全出於聖心一片虛靈境界因說歸神易神言聖心主宰處而在不測易言聖心流行處千變不窮神自無方易自無體無方無體只是形容神易之妙楊龜山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無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無體無在而無

□亦在無爲而無所不爲也
李陵氏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晝夜者天地之化機也曰幽明曰死生曰鬼神曰仁知其散見於天地者總不外一個晝夜而其中變化之妙莫可揣倪天地之道一神而已矣故以神爲道者天地也運晝夜於萬物而兩在者不測故曰無方與神爲一者易也通晝夜於天地而周流者不居是曰無體天地有無方之神惟無體之易可與之準故曰能彌綸天地之道神易二字宜如此解不必在易書聖心上分疏

胡雲峰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見聞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無方所易無形體也嗚呼深哉

一陰一陽章旨　此章大旨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個不測來不測即是一字而神則所以贊道之妙非道外別有神也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須融會看始得蔡虛齋曰此章陰陽大抵以流行者言程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第言彌綸天地之道耳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第言神無方易無體耳此則兼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謂神生生之易無體也不測之神無方也總之見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爲至妙也故首章一句是通章之大綱

陸廓成曰自天尊地卑至於天地準逐句言道則逐句都是陰陽卻秘此二字並不說出至此乃點破示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止言陰陽似屬乎氣一與一爲迭運便是道兩個一字乃剔出道之所以然處天即此而賦予爲善人即此而稟受爲性是人人具有一陰一陽之道雖爲偏見不知者言也夫天地以陰陽鼓萬物其德業之盛大能使人各一性而不能使之全其見於其知故覺民以資化育者惟聖人任其責而天地不與焉於是列乾坤之書開占事之門而易作矣知易非他也即一陰一陽之道生生相禪而生變化者也然即此生生處道行其中而人不知故謂之易安得執易之無體而測之不可測非有外於陰陽也一一循環無體自無方所謂神而已矣易即作易之易神即蓍策之神其易其神即是天地間一陰一陽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兩一字最添迭運意全在兩一字上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爲道而失其所爲形而上者之意故以理氣別而言之正所謂當離合看者是也葉爾瞻曰氣之迭運道機之最顯可見者故夫子指以名道道便着在氣運上非又添一層另

有個道理。

楊止菴曰道者一也即太極也一不可言即此一者静而生陰是為一陰動而生陽是為一陽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太極之體所以不偏也一陰一陽一陽一陰太極之用所以不窮也此其可言者道之所由名也故曰之謂道王伯厚曰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静而動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就天人賦受處指出道的源頭來把人看得一陰一陽之道即落在人的性中人不可不體其全耳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疑成有主之意繼之即是善成之即是性不可分而截繼善是天

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還人物去了姚承菴曰令人解繼字曰繼静而動不知即一陰一陽看便有繼的意思在陸庸成曰陰陽揔是一氣氣分動静而循環無端故說一陰一陽隨說繼之者善繼字還是兩個一字所謂天命不已也成性則所謂物與無妄也元統天而為善善生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絶曰繼其陰陽稟受各涵生理曰成故夫善者性之原也性出於善而性則已落於質中矣○吴因之曰善字是對静時說若動時已有作為運用此理似有所操雜不知雖偏於動其於至静之本體原未嘗揆紙然太極之本固自如也故曰善

潘雪松曰繼之者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人性之淂於天命自然吾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此太和渾淪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陰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彝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間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淂性之本體而不滞於意見之偏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纔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纔落氣質便有偏全纔有偏全便分仁知百姓故君子之道鮮然仁知雖偏偏亦知道百姓雖不知不知即道乃知斯道無所不在矣重在道無不

在不重鮮能上張雨若曰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之見其之字正指動静非謂道也下二之字方指道謂之二字須看淂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之止於此也非謂名此道為仁為知也蓋仁知二字亦自從旁人說淂若彼以此自名則亦自見其偏矣胡雲峰曰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知與仁分而為二道無陰陽本自無滞仁者之見滞於陽知者之見滞於陰百姓則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君子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

喬陵氏曰見與知從何分別知者從本性上發出來的靈機見則落於意識了道不可以見見未始不可以知知自為見者既不能

知不知者又不能見合一之妙非君子不能體其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因之曰學者之病莫大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蓋未到之言猶可詰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直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有知不知之分耳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卻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伊繼山曰仁者非惟不知仁外有知亦不自知其所見為仁知者非惟不知知外有仁亦不自知其所見為知至於百姓則日囿於斯道之中而全無所見固不知所謂仁亦不知所謂知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就化機上見一陰一陽之道承上文繼善來見成性之後有偏而繼善之初則未嘗有偏也顯仁正元亨時藏用正利貞時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何以曰顯蓋時當閉塞萬物皆歸根復命及至春陽發生時陰陽五行絪縕交密皆胎著而不可掩故曰顯用即造化之功用何以曰藏蓋萬實告成之時陰陽之氣收歛伏藏而後生生化化之機皆由此出故曰藏諸用顯仁即德之盛處藏用即業之大處天地盛大之至於顯藏三句摠見滿不必於盛大外而別尋個至也不與聖人同憂此以聖人之至表出天地之至總是贊其妙不重聖人身上○張常甫曰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其理燦然無隱而所以然之妙不可得而測是以鼓動萬物泯然無

心非聖人可得而同也而天地之德業斯其至矣

衷了凡曰顯仁藏用不可分元亨利貞生物謂之仁收物謂之用造化乃是時時顯著時時退藏其顯也仁恩普著而機緘之妙卒未嘗形其藏也大用寂然而造化之功終未嘗息故能鼓舞萬物而動其發育之端不與聖人同憂謂無心也惟其無心則天地之盛德大業不涉思惟不落擬議而運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贊之曰至

附辨　陸庸成曰仁曰顯用曰藏正是陰陽之互根故點出以破仁知之見也聖人有憂所以天地無憂聖人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之憂也偏見不知者多而憂乃滋矣德業二字生於首章知可久之

德可大之業從易簡來則天地之盛德大業可知就蘊蓄探其大就發揮徵其盛猶是互根之道乎生生之易以下乃聖人作易之德業所以釋其憂也

胡雲峰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一在費中藏在顯中者天地賦予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生萬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在聖人者則有仁與知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用發於聖人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用者造化機緘之妙鼓萬物而無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運天下以心此造化之所以不與聖人同憂而為盛德大業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以富有什大業以日新什盛德此二節全要見顯藏送運意是一
章之脈藏用宜謂盛德而謂大業者用根於體以其內之富而知
其外之弘也日新宜謂大業而謂盛德者體以為用以其外之顯
而卜其內之存也葉頤曉曰就顯論業皆屬分派論所藏富有乃
造化作用大源會處故業曰大就藏論德似涉空虛論所顯日新
乃造化真元常流行不息者故德曰盛
徐子曉曰造化不自以為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自以為有此其
富有吟矣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新者物耳蔡節齋曰富
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無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與
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與

生生之謂易
史南泉曰此句一章柱下與一陰一陽之謂道相照應上五節是
分言陰陽動靜之無端此則合言陰陽動靜之無端也易者交易
變易之義以此生彼剛柔互換曰交易以前生後陰陽迭運曰變
易蔡虛齋曰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
則為動靜榮瘁之類其變皆無窮也易字該得廣
吳因之曰陰陽何嘗有意於生只是陰靜之極了此氣過抑不住
不得不發散出來這發散便是從陰靜裡邊生出及發散既極了
自是消歇不得不收斂入去這收斂便是從發散裡邊生出生生
是只管相生只管交易去程子曰天地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
纔有一二便有三已往更無往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
謂易理自然如此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是萬般安排也須有
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趙震潛曰此節之意徹前徹尾是中間
一個大關鍵處若專就本節論兼造化人物相生之理立說若兼
上文言則繼成之相乘仁知之相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兼
下文言則法象之相禪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
附錄陸庸成曰兩個生字即從前兩個一字內看出易即道之變
化也未畫為陰陽以其陰陽之生生者擬諸形容而畫以象之為
乾坤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是以有蓍策之數有數乃有所值之
變占者占卦之占事則事業也所謂功業見乎變也此便是聖人
憂民之所托而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處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易
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道則一陰一陽之謂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舉物之乾坤見天地間無物而非陰
陽之生生舉筮之占事見日用間無事而非陰陽之生生蔡虛齋
曰法象就生物言二字有微著之分象只是一團氣耳法是坤元
資生之後乃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余四明曰乾坤即陰陽二字
成者物之端倪成也效者物之形貌見也不是乾成坤效也物初
出時朕兆依稀曰成象以其輕清未形者之乾及其漸森發而形

蘇氏曰效法以其重濁有迹名之地○朱子曰乾只略成一個形象造化方有些顯露處坤便都呈出許多法來到坤處却細了故法一齊出見則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的意思○按法字亦是借用法者法則法度之法有許多曲折度數界限纖悉最精最密最移易不動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就人事上説極窮究也窮究陰陽老少之數以知未來之吉凶占[illegible]此擬議未定謀慮方興所謂問焉以言的時節故謂之占既決之後占之所決者而或趨或避以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成既定以後如所謂成務定業者在此故謂之事程敬承曰生生之

上第六節

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數乃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非實指占筮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者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未及畫卦筮尸以後事

附錢滿雪松曰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無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數為可極則來物為可知此占事也楊止菴曰數極則窮窮則變變而通變通者通之變此生生所以不窮極數知來即是占通變即是事故曰之謂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係通章收合血脈上文正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句相應而[illegible]即一字而神即道之至妙者以其主宰言故曰道以其變化言故曰神趙霖潛曰而在不測不可謂道在陰又在陽只是陽而含陰不可測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為陰不測處便是神綱維於繼善成性之中運用於顯仁藏用之際變化於陰陽生生之內流行於乾坤占事之間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矣陰陽不測就而起初而一字内都出姚承菴曰論道不論到易不見道之無體論道不論到神不見道之無方論到無方無體處然後見道之至妙至妙終日言之而不盡也

在行可曰上章言易無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無體

上第七節

上章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夫易廣矣大矣章旨　按此章三節一氣相承説首一句是冒頭以言乎遠三句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推廣大本於乾坤而末節遂承之曰配天地至配四時日月至德皆配天地中事也姚承菴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矣然不説到四時之運行日月之照臨則天地之所為廣大處猶未見得不推到易簡處則天地之所以為廣大處猶未盡得故究極言之見得易之廣大原本乾坤廣

大而來而其理之精微實通極於乾坤之所為乾坤蘊非直配天地形體之廣大已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大皆易理也廣謂其涵畜之無遺大謂其統括之無外三以言乎皆形容其廣大語說不外陰陽遠邇無時與地不禦謂其充彌貫徹無可必禦靜是無所造作安排意正則各正而無所偏缺也天地之間猶云六合之內備謂色色具足無少欠者孫質菴曰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該無一不在其中矣關宇愛翁經繹曰無體無方而無體非其體無方非其

方也安所不備

附錄　陸庸成曰靜而正即不禦中之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不形而萬物咸賴其遠之所磅礴塵纖悉呼吸種種各足故天地之間何不備焉是易之廣大也胡雲峰曰靜而正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無非此真實之理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易本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上文天地則以形體言此專直翕闢即是乾坤之廣大而曰廣生大生者與動而生陽之生字同非謂乾坤之廣大從此而生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生物全在動上而以背先者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中是天包乎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一之氣是地容涉天之氣故廣生蘇子瞻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深則其靜也斂之無餘而其動也發之必盡絕意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斂之無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張常甫曰專而後動則進前無地迎鋒鋏解故直而後動則如源泉未洩一瀉滃然故闢龔康伯曰乾統天首物為變

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姚承菴曰天地總是一個生理天主其施故靜專動直先地而主始地主其受故靜翕動闢常後天而時行

盧中菴曰上言易之廣大此言乾坤之廣大到廣大配天地卻合攏來也乾以專直而大生坤以翕闢而廣生此乾坤之廣大也易不過摸寫乾坤之理而已故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節以廣大配天地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廣大配天地即易與天地準意配者相[illegible]

對而無饒減之意李彭山曰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
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於
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贊之曰易其至矣乎○按乾大生坤廣生
則論廣大莫過於天地矣易道陰陽無非發明此乾坤之理則其
理之廣大真有與天地相為匹對者故曰廣大配天地一陰一陽
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配四時以流行者言陰陽之義義字乃
名義之義配日月以對待者言○易簡極是純粹道理故曰善至
德者人性所自得即天地之實理而四時日月之精凝成焉者也
或曰至德以天地徤順之德言　附蘇紫溪曰配至德即乾易知坤
簡能之至德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廣也而未嘗不簡此天地人

之至妙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
取於廣大之虛器
張南軒曰乾之大生以資其始坤之廣生以流其形此廣大配天
地也闔闢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復言七日以陽生為
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為戒此陰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庸之德中人
以上可俯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胡雲峰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
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不徒在乾
坤而在於吾心之中矣
附孫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
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翕所謂靜正也直
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專而後
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德則甚易簡夫人心之靜正如
乾之專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足与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
則自翕是所謂靜正也

易其至矣乎章旨　蔡虛齋曰此章當以首一句為主夫易句又
一章大綱知崇至末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易之所
以為至也本義雖以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其實德崇業廣至
道義之門處方完須先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等名目看得融貫
成性是見成的性道義即是性中所原有的發出來便喚做道義

就這道義已成的說便喚做德業其實一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
眼做工夫看
程敬承曰此章承上易簡至德說來故曰易其至矣乎易理之至
於聖人崇德廣業處見得謂以易而崇之廣之也以乾之易知為
知故知崇如天以坤之簡能為能故禮卑如地易知簡能即吾人
已成之性也成性存而道義出非即所謂易簡理得者耶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之至不可得而形容故即聖人用易
以見之知崇禮卑正是崇德廣業的實落處四字已道盡聖人知

禮了其曰效天法地不過形容其知禮也禮卑效法二字不着力
蘇紫溪曰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為人道聖人所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為德業也〇按知即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即業之矩鑊成於外者知崇者聖心神明無私欲障蔽也禮言卑卑下方成個禮方踐履皆着實而無虛浮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彌綸於象數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針不走一線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陳潜室曰知崇即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禮卑即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尋着實則窮賾索幽流於清虛而無執守依憑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禮者履也即人之躬行實踐也楊止菴曰禮即理不曰理而曰禮以其有實地可據也〇孔穎達曰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無不覆故以崇為貴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為用韓康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物之用象地廣而載物

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涉陵氏曰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四字承上轉下此語最有力蓋上文所云效法者不是德崇如天業廣如地之謂也工是聖人用易以崇德廣業處故以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句接見得天地者易之原也聖人所以效之法之也蓋天地開變化之理皆在吾性中惟聖人能用知崇禮卑的工夫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千變萬化皆從此出矣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在吾性外所謂效天法地者如此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會得此意天地設位一語方有着落歸震川曰天地位而變化行變化即天地之用也知禮成性而道義出道義即知禮之流行也只是知禮熟處自別性本皆具出則不窮
程敬承曰易之行有變化不窮之妙而曰行乎其中是天地崇卑之外無易也因以知知禮崇卑之外無道義夫知禮一也以性之本體言則曰成以率性之功夫言則曰存存存而又存即在知崇禮卑中見得蓋非以一知見一踐履為存以知與禮合知禮與天地合而謂之存存也葉爾瞻曰性本渾成其存存在心存存者聖心不已之純也性率而行之為道道有自然不易之宜為義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只任意發出來都合着道義了曰門者即時出而不窮意性存而道義出是德業之賁賁落落處
附解　鄭孩如曰易以乾坤配天地天地之道即易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一乾坤之變化耳效法天地即效法乾坤也
馮常伯曰德崇業廣上節說完了下節即抽衍言其性澀神流之妙耳總此個知禮中具許多縱橫變化見得德業崇而且廣非謂到此方崇廣也盧中菴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

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
蔡爾瞻曰德業崇廣只完全得性中道義而性之常存以聖心之知崇禮卑也夫性即知禮之昉於天地者道義即性中之變化也聖心知禮同天地便是性存而道義出吾性之天地位矣此聖人之德業皆其心易之妙而易之至不在易而在聖人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旨　通章重擬議以成變化一節上三節引起正明易之可用下雜舉七爻以為例金汝白曰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尊德性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道問學也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惟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而合一者也程敬承曰道義之門有無窮之變化變化之成即道義之時出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節主伏羲立象說天下之賾雜亂不齊然不越陰陽之變化擬諸形容者擬諸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形容含有物宜在物宜裏出形容來物而曰宜不獨欲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鄭狹如曰象與形不同形則確定象則依稀影響鏡之花水之月皆象也天下許多物形若不一一模寫何以能盡只是個意思以影照之○擬諸形容擬之在心可知而不可言象其物宜象之在畫可象而不可執郭子和曰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

看禮字義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賾兼天地萬物動則專就人事觀字承見字說去會通會中之通也典常也禮者人心本然之天則也行是推行之行謂體驗也合禮則斷其為吉悖禮則斷其為凶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謂之爻○王臨卿曰按本義解會通二字譬之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極說得好至於典禮二字亦有分別典為常法謂萬世不易者禮以義起可因時制宜者○沈鼓門曰觀行二字最妙觀有照徹無遺意行有活潑不拘意聖人教天下只在典禮二字與禮不即會通來如何可常何得文畫中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不可

為典要總只是一理然有宜如此行者有不宜如此行者有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有不宜如此而中間又有宜變通者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何所據以為定法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吳因之曰首節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於陰陽二節不重繫辭全重繫辭本於一理蓋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張本全在此處二條有以二字極有力從有以二字一氣直說下來與是故二字正相應
附解　蘇紫溪曰此言聖人之作易自其真見中來也本文有以字却要玩味天下之賾與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賾所以動之理錯見猶無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

鬼知天下之至靜故存以鬼天下之至動則晦與動不在天下而在吾心矣此之謂真見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兩言字是著出之意與發動以利言言字同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滯散之物象雖至賾而不齊而合諸陰陽則至所而有定準之人事雖至動而不已而要諸典禮則至一而有常適雪松曰象自賾之不可見處名之是言天下之至賾即變之不可窮處通之是言天下之至動至者理之極至處也賾之至處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動之至處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蘇紫溪曰此二句只是見易不可遠之意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賾不可惡至動不可亂易之言動却是何等變化擬之議之是融會易理於心非逐言動去求也擬有比倫詳度意議有商榷裁定意言動隨時合道曰成變化猶兩若曰變化擬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以字有力不可以成變化為擬議之效

○蘇紫溪曰擬議不在言動上着力只在自心上求聖必所以立象繫辭之理則能會動於靜會靜於一故曰成其變化論言動之變化可與天地相闔闢與鬼神相屈伸論言動之擬議則不出乎此心此理是不變也乃所以為變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舉七爻以見例所以發明擬議成變化之意項平菴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慎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密負乘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朱子曰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蔡節齋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郭鵬海曰善不善只是誠

與不誠動天地兼善不善言可不慎括上文數句○按居室既在陰則凡言行俱是隱微處緊要的以命令政事講非是言出而天下屬耳便是加民行發而天下屬目便是見遠此二句是承上轉下之詞只是形容感應極速不必入應遠即此見得是樞機主榮辱處

○質卿曰戶之運全在樞弩之發全在機樞運而戶必闢機發而矢必遠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一發動自然加乎民見乎遠不可已也榮與辱為言行之實言與行為榮辱之主主善而實自榮主召而實自辱識榮辱者先要辨其主遠近皆天地之心榮辱皆天地之遞識其主所知動天地者誠是此言行夫焉得不慎○楊誠齋

本義初終二字不必通

斷金偈主謂斷此非形迹上說

曰在陰若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若君子隱微之地也蘇紫溪曰

中孚謂誠積於中而信孚也慎獨以脩其言行所以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處語默迹也各以兩者反對故下云二人迹異而道則同是以謂之同心心同承君子之道來四或字正見隨時盡道意其利之利堅利之利也兩心同而堅利可以斷金言金石可斷而二人之心終不可間耳同心之言即承同心斷金說來不平對凡人情參差不一莫如議論言臭如蘭謂其味同自兩相浹洽也吳因之曰同心斷金蓋兩人各各歸到理上去信理愈真則兩人相知相信

亦愈篤其交如膠固景象是割不斷截不開故曰斷金同心之言兩人各自說個道理理中之言極耐咀嚼極耐涵泳我所言正彼所欲發而彼所言亦我所欲發故曰如蘭

楊誠齋曰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同道則禹顏同一道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別臭味同故也

附錄　蘇紫溪曰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翻翻

[illegible]語而從者日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真可斷金然此離朋講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慎之至只是於慎字做得到家非過於慎之說也要形容出他慎之至故用可矣字慎從用藉上見得薄物用重妙在所用耳以往謂兵濟大過之事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重善事之術論故不言成敗而言得失

[illegible]敬齋曰天下事類成於慎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

心稍有些子不到處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蘊中菴曰茅之爲物至不如著臭不如蘭至微薄也然用之藉物將致慎之心賴以將顛覆之患因以免其用不亦重耶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慎之至而得无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謂勤勞動事功之所由成也伐謂矜誇於人不德不自爲德也不伐不德乃若無若虛的心事故贊其厚之至蓋深贊即下所云德盛也謙是下人意勞謙凡以其功下人禮之恭也惟德言盛故禮言恭而言字皆從傍人口中九三之辭孫質菴曰德試標恭字

樹承希大凡薄德之士恒以所滿自滿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欲以所得凌人不自知其禮之當降惟德欲增而日進則禮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也○致恭存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欲以存其位也總致恭乎位以之存耳存其位是有終意張南軒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雖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平辭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

吳因之曰以其功下人句要體貼口氣九三是何等樣功業非惟

不以驕人反因此而益加貶損是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推勞謙之心正見其為厚之至大抵自古豪傑所難者不在萬世之勳猷而在胸中之德量德量須有大涵養大造詣全在性靈中淘洗淨潔精微渾然無迹勞功特其剩技矣

附斷蘇紫溪曰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沖然而天下之事功一無所與在外者嵬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為德大非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持盈之道貴變而通之以時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丘行可曰文義主出處之節言此及於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至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楊誠齋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欽若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按事曰幾事正在可成可敗之介此而不密是宜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

有五寇而冰衆不與焉三曰謀泄不密之謂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者真見盜的情由在一致字上玩所謂招也非盜之咎咎其招致之者耳小人君子就其德而定其品盜本欲奪小人所有然必執小人之罪而後可奪慢上暴下此正小人之罪可伐處若似小人誨他的慢藏二句其喻也兩誨字正與兩思字應曰盜之招罪小人之自取也冶如陶冶之冶謂粧飾之美也即荀子美麗姚冶意○楊誠齋曰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

[illegible]成教之也盡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欲盜以盜己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冶如陶冶之冶謂習其容也

陸庸成曰即以七爻之静聚者觀之或類取於鶴鳴或義燕夫號兆或繼及白茅而喻同剛柔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定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自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如此

上繫說統卷之九終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

天一地二章旨[illegible]按此章舊解都把數法平對不知法由數以立數由法以顯首論數所以起立法之原也末總歸之神正從法與數合處贊其妙不是把數法對說姚承菴曰首兩節從圖上說天地之數大衍句正見蓍策之數本天地來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言揲蓍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相照應肯綮在變化鬼神四字

程敬承曰此承上章擬議成變化說来大意謂人之用易不外揲蓍求卦之法而蓍法之變化即天地之變化盖大衍之數原從天

地之數而得揲蓍之法時大衍之數之用也夫圖數只一陰陽蓍法亦只是陰陽之變化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引伸觸類變化之極畢能事而酬酢佑神變化之妙用也總皆天地之數也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蓍亦得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是神此指蓍法之變化為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張而若曰此兩節逐句逐字都是說河圖上指天畫地說個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郎是河圖的圖說也。河圖五數原即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来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中圈子。歷歷指點區別。說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奇。故凡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仔細論来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究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個欲忘天地意思。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上面把河圖分別明白。此則總而两之。曰天數五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而旣雖有分積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成而行鬼神。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故以位字替數字。相得以序說。奇先偶後。而其序不紊。如兄弟一般。生成之功。各專其一處。有合以配說。奇施偶承。而其交無間。如夫婦一般。生成之功。妙合以两處。然有合。又相得來。○上面分天地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來。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來。五十有五又是[illegible]之數[illegible]

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所以分了又積。積妙處全在五十也。從又都五。蓋五十是成數。五是生數。五十數之極。而又起五。生成而不窮。故相得有合。便有生成變化。復積天地之數。而奉其凡。正見五位摩盪之全數。中間有無限運用。為造化樞紐。○此而以直指之。節非更深一層也。天地間。陰陽變化。皆鬼神所為。而自然有分限節度在內。則歸之於數。各正保合曰成。流續無間曰行。成變化便是行鬼神。故着而字脈。本義五行就生。物上言。物物有個五行。其生出清濁微着之序。固然者。五行便變化。變化全是鬼神。不變不化不名為鬼神。鬼神只着在變化上見。

吳因之曰首言河圖之數。皆天地之數。正見圖數即造化。蓋此節

相得有合。成變化行鬼神根子。全在上節。先要把上節意思看得好。言憑他左来右去交錯互見。却是天地却是造化。

相得有合　吳因之曰。相得有合。重有合上。相得特原起之辭。耶言這五位。原是秩然有序。陰陽各得其分。於是陰得陽以為偶。而不患於獨陰不生。陽得陰以為偶。而不患於獨陽不成。兩相配合之妙。出乎其間矣。惟相合。則天數合於地。地數合於天。天地之數。已完全大備。而無遺。舉天地之全數。而不出於有合之內。豈不足以成變化行鬼神。

五十有五　葉爾瞻曰。五者。數之中。數以五紀。即五行之妙。分布其間。故統為五大數。天地自相符合。而五其五。則為二十五。六其五。則

為三也五之有十數之全也五行絪縕胎為五也五行絪縕又旋
五其終始無窮之玄機乎五者互也謂天地交互之所成也天地
間本有五數五數有生有成故合成十數五十數之極而又起五
天地生生不已者以此

變化解 程竹山曰成變化非以此數能生成水火金木土也生成
者陰陽而此數所以著陰陽之義者故能成之註中生成只在奇
偶上見消屈伸往來只在生成上見得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
伸也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方生方成為來既生既成又
為往來者向有而為神往者向無而為鬼郭青螺曰變化在陰陽
似無成迹可見而盈虛消息之機可驗於物生之榮枯生悴故於

變化上着個成字蓋究其所以變化處屈伸往來有迹運而莫可
端倪者故於鬼神上着個行字成變化而行鬼神全在相得有合
上天地間惟兩故化惟一故神

附說 變化辨 王臨卿曰按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之說遂以此解經不知周子此說是論五行生成之序非
為天地之數成變化行鬼神說也謂成變化之在水火木金土者
不過據天地之五數而為言耳天地之五數是即所謂五行也五
行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五行因變化而成也鄭孩如曰變化二
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鬼神則變化之屈伸往來
者非有二也變化鬼神俱就氣機言不可以生成萬物言蓋此只

言圖數中具有成變化行鬼神之理未說到生物處也

附五行解 蔡虛齋曰五行物物都有質始特為水故為一旅形時為火
故為二向於質則木故為三質之成則金故為四舉全體而言則
為土故為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
副耳天一生水陽生於子也地二生火陰生於午也蘇子瞻曰五
行蓋交相成者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
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
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
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
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

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 凡言五行有
二以氣序流行言則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以萬物生成
言則水而火火而木木而金金而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按大衍之數承上河圖而言此數之祖也數得五十者取其中宮
曰天五乘地十之數而大衍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是也此句
是綱正指蓍策下正是揲蓍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以象太極
也太極無為而實天地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由是而分二則其
用有象於兩儀由是而掛一則其用有象於三才由是而揲四則

許此說則十之數河為精言去五亦天地數并不是中宮天五地十

其用有象於四時由是歸奇而再扐則其用有象於閏五歲再閏已包上句乃聖人怕人不明再扐之義故又着此句後掛意不重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再閏只見揲法無往不合之妙

大衍句解　二　張雨若曰衍必從中宮起者圍從中起之意衍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算推積數無所為小衍大衍只是從一個十算到五個十耳五十即是蓍數蓍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張炸正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為蓍數於天地之數去其五者存本也五者五行各一其本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又去其一以為本也止於一者致用之時五行合於一本也致用者必存其本有用者必有待於無用也

陸肅成曰五位是生數是參兩之所以定位也為天地之正數五十者皆五所衍故天地之數總之五十有五併五位亦在焉其大衍之數則除五位而止同五十又聽一不用者數生於一就五十之內又以一為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至於為三百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無非生於一然一不化而為十百千萬也故一正用之所從出豈曰置之無用之地已哉

掛一解　蔡西山曰歷一掛二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各在性命於天地也在天地則歷其一而為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為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然其掛一何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無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之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為用也

揲四解　歸震川曰四十有九渾用處在掛一掛一得用處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必揲四者四十九之數去初掛之一則為四者十二以四數之則變也故蓍策以四為二也

五歲再閏　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為中數每歲天行疾於日五日有奇曰氣盈謂二十四氣常有餘也月行又緩於日五日有奇曰朔虛謂十二朔常不足也就日定為歲一歲餘者十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置一閏月尚剩六日後加二歲有二十四

日湊成三十日更足一閏月是五歲之中閏月有再也余西明曰歸奇於扐以象閏一句扐字已兼初扐再扐閏字亦包三閏五閏但混言未明白分配故又言五歲再閏二句以申其意也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五者之中亦有再扐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扐後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姚承菴曰分掛歸奇皆已用之策其揲過去的似皆無用之策然就此過揲言乾坤之三百六十可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可當其物之數數象之符會處真是極妙○伊樂山

曰此二節策數皆生於四象者也蓍數生於河圖之中策數生於河圖之外數各有所象者數法之妙也期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合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萬物亦舉其盈數言郭白雲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

陸庸成曰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四二變三變皆三則十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十三除十三策故其揲餘者共三十六策凡過揲曰四九者九個四也老陰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三變皆七則二十二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二十五除二十五策故其揲餘者共二十四策凡過揲曰四六者六個四也其云三奇則九每一次奇作三筭也其云三偶則六每一次偶作二筭也乾爻六每爻有三十六策坤爻六每爻有二十四策通二篇乾坤之爻各有百九十二爻則亦各得此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沈德培曰前篇剛柔摩盪之變化一出乎易簡剛柔相推之變化一準乎三極然則今之蓍卦所象所當一一與三極合者夫孰非易簡自然之妙乎三節總是四營之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是故二字揔上三節來說個成卦的次序以明筮法終始蓋揲蓍正所以求卦耳營營度也分二揲四掛一歸奇經四番營度則或五與四或九與八成了一變故曰易易即十有八變中一變也自此一變而積之十有八變則內外貞悔具備成一卦矣易者蓍法之始成卦者蓍法之終

○八卦而小成

蔡虛齋曰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句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也故溯言之以此句既言成易成卦矣又言八卦者有內體而後有外體由小成而後為大成蓋其序也

程竹山曰此兩條似重一變字四營而成易者一變也十八變成卦者十八變也八卦小成九變也變之所由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節又是成卦之終考變占也

附參郭鵬海曰八卦而小成是九變既言十八變却說回九變語氣似倒時說俱云補出九變成內卦方不遺漏尋意四營二句自一變直說至十八變為一卦之變化八卦小成以下自小成說至大成為六十四卦之變化天下之能事畢變化之成也可與酬酢可以佑神正所謂畢天下之能事而變化之極功也酬酢者以蓍卦之變化盡人事之變化佑神則通於神矣故嘆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語不滲漏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觸類都是成卦後變占之法卦既成六爻定有變動因爻之變不變以推卦之動靜即此道彼引其端以伸之則一卦可變為

六十四因變極蹟觸類以長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通神之用易貢之道已無一毫遺漏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知天下能事依放蒙作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吉凶悔吝便是天下能事不作成天下之務說郭青螺曰天下之事已知何以云天下之能事盡天下事卽是人所能知聖人成能而妙與能於謂之能事盧中菴曰引伸擴一卦之變說觸類是觸引伸之類而長之比度擬議推廣將去則卦卦皆可變也本義四千九十六卦要活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蓍法功用之妙吉當趨凶當避乃自然不易之理曰道趨避之明皆滑之心而見之行事曰德行蓍法所變占昭顯其道以示

人而鼓舞德行之盡神故可與占者相酬酢而祐助鬼神之功用此正是畢天下之能事處周用齋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道一而已順則吉逆則凶是其所以順逆之而成吉凶者為道非吉凶卽道也神德行卽鼓舞盡神之謂如或吉或凶因蓍推出來自然一趨一避脚輕手快行淨順便故曰神德行

附葉爾瞻曰德行者道之實跡神德行乃顯道中不測之妙用酬酢借字眼謂如賓主之交應所謂問焉以言受命如響也顯滑道出便是神那德行處此就是可酬酢祐神者無兩起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按此章點醒人處全在成變化而行鬼神句天地間無非變化鬼神之妙用總天地之數其成之行之究然可見聖人卽數以用之蓍卦天地之數默運於法中故能成易成卦引伸觸類其顯道神德行處便是天地之變化鬼神蓍亦滑天地之數而成之行之矣故遂歎嘆而贊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蓋指蓍法之變化卽是神之所為見其不外天地之數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按蓍法卽是變化變化卽是道道卽神只是贊蓍法之妙此節語意正與前不固聰明聖知節相似只重變化雖知不重要人知變化上陸庸成曰神妙變化而為言故知鬼神之行卽在成變化處蘇子曰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變化之

用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程敬承曰通章節目雖多其大綱只二語可盡前言天地之數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後言聖人本天地之數而大衍之有以盡天下之變化而祐鬼神成變化乃所以行鬼神酬酢乃所以祐神中有不可測識之機故直贊其妙曰神

周用齋曰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啟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作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大抵天地數一原也尸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聚也河圖則所以洩天地之秘而開尸卦之先也此皆一神之所為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章旨　按此章分明說易有聖人之道須從易

尋倒聖人之道者若如常只在用上說都舊只是易之道聖人之道只一個神字而分之則有四耳知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又不出神外精變神又不出聖人極深研幾外則易之所以神都正聖人有以神其神也故結來在聖人身上○陸庸成曰前章言蓍法生於河圖之數而變化一歸於神則神者非人之所能為也聖人之功戴民矣不知易之神實賴聖人而著也故下三章隨繼之曰聖人之道曰聖人以此洗心曰聖人之意每章貫之以神俱是從神之所為句出來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別出一個道字神字已埋伏在內然辭占象變即是道以其本之陰陽之變化也四者一之之為也有者無之歸也

按以言不是空言是欲擬議其事也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制器器字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也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故曰制器卜筮是假借字只取決疑之意卜如卜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

韓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陸庸成曰擬之後言尚辭也議之後動尚變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尚象尚占也○變指七八九六象指老少動靜

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蔡虛齋曰人之發言處事自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吉凶者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為剖析者則當尚占以決其疑○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用商量經度全在隨機應變故尚其變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是以二字承上文來直貫下節為在身行在天下以言據本義在人發言上說不知抱蓍問易故曰以言即下文所云命是也其受命至來物作一句總見其速也遠近兼時與地幽指氣數深指人心吉凶來物謂將來之吉凶即在遠近幽深中者純粹不雜之謂精故古人以玉為精天下之至精謂易具至理無一毫人為之雜也精非精細精密精蘊意俱在內陸庸成曰至精渾融合一之妙遠近幽深所不得而析亦不得而滑者也朱子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窮定待處存體應用可味至精之意

沈恋培曰二將字有味天下事有未然者有其機萌而未然而將然則離於寂而已向於動有已然者其機露而將然而猶未必然則

法於顯而尚屬於微故須用抱著問易如嚮言其應至速也在
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受命如嚮
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葉爾瞻曰凡有遠近幽深可名皆謂之
物惟無有遠近幽深自無有論乃謂之來物易不從有處知從無
有處知無象無始直窺其原知來之妙何所不周到乎曰遂知遂
字承如嚮意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
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看參伍以變就一變說四營而
成易卬此時止有個多寡之數故曰變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

此時三變既成奇偶已定故曰數○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
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矣文即老少之文遂成謂即成於
通變之中錯綜只是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
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遂定謂即定於極數之中至變者變
之無以加也只將不變來相形自見此圓轉屢遷之妙即在為奇
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不可測識上見得程敬承曰天地間陰
陽變遷本無定在之可拘而消息盈虛自有至理於其間象變本
此至理來所以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參伍錯綜解] 朱子曰參伍如去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
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
而會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以彼數參此數而數參合方
看得幾個成數○或問錯綜之義朱子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
如織底綜一上一下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
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潘雪松曰按
本以交互解錯以挈解綜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已定以一變
互於那變以那變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番看是之謂錯
把這三變提起來看或三個通是奇或三個通是偶或是一奇二
偶或是一偶二奇那一低一昂打攪來看是之謂綜

[附異] 朱子發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
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

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
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張南軒
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

[文象解] 沈德培曰天地之文如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總是陰陽老少
之變變既通則奇偶錯陳老少間雜究如天經地緯燦然成章天
下之象不過陰陽動靜數到究處則動靜已著究如人事紛紜而
天下之象遂定文曰天地以附麗者言象曰天下以數見者言
按天下之象包括甚廣非卦爻動靜之象也如乾初潛二見三惕
四躍五飛上亢天下之象備矣所謂象其物宜是也鄭玦如曰能
參伍得能錯綜得能通變得能極數得即此是變若死殺不活的

無思無為不必添心字

議俱似在人心上說

物便推不去了。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
上數遂字已節有神字節了非精變之外別有個神無思無為相
同都總只是無心也無心故無思無思故無為此句意在寂感之
上不可把此也看做寂一邊○夫子欲形容其感通之妙故先以
無思無為起語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是易之本體其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妙用耳妙在寂而能感上究極
其所為感通處直是無思而無不思無為而無不為卻原歸於無
思無為耳故曰至神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

原常靜洪鐘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
嘗息
姚承菴曰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以曰通天下之故任天下之
萬感萬應莫非所性之故物故者天下所固然也不動也其動者
事變之日新耳龔汝修曰惟其故則以故合故一感遂通若非故
雖感亦不通也惟遂通是以寂然陸庸成曰神全在寂然內推勘
體惟寂故能無不通其無不通處常是寂此易之神所以無方
也○程子曰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只是自內
感不是外面將一物來感於此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
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孔穎達曰夫非忘象者則無以制象非遺數者則無以極數至此
者無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至神者寂然而無不
應斯盖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
於斯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上已發明聖道之妙此處承上點出聖人字來以中章首之意來
物隱於無形所謂深也極深即在辭占上吉凶悔吝之未形都因
辭而顯因占而決深者推究到底故曰極爻象隱於未形所謂幾
也研幾即在象變上陰陽老少之未判都因變而彰因象而定幾
者研審出來故曰研極與研俱本聖心之精變來○陸庸成曰極

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淺也深無
不濬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無不中之謂研惟深惟幾即是
至精至變自聖心言故曰深曰幾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曉得至深雖見底道理都就易中
見得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幾
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個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
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茫昧時都處置
了○姚承菴曰易何以極天下之至精極天下之至變極天下之
至神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深可通天下之志成天
下之務便是神夫子本意謂聖人極深而研幾所以至精至變而

至神朱子却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倒了
陸君啟曰聖人作易時擬議形容物宜觀會通典禮定用當氣
力故曰極曰研辭占象變總只是這個道理不用分看但就其雜
淵而謂之深未判而謂之幾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吳因之曰此節要得歸功聖人意言惟易為聖人所以極深研幾
故能通志成務而其所以通志成務者抑且妙於不疾不行使非
聖人惡能有如是之功用○吉凶悔吝之理若不能究到極致處
人看了他只好粗粗得個門徑志慮隱微處終未能惟深則凡

細微曲折無不備具一玩辭玩占便較若發蒙胸中真是明瑩透
徹故曰通志天下事若執定死殺做去多少窒礙縱竭盡心力畢
竟不能成就惟幾則陰陽老少惟移所定以此做事活活動動如
珠走盤毫無執泥豈不可以立業而建功故曰成務凡局於方體
滯於一隅都惟移轉動須周貫加易道惟神何等員融活潑故尸
一爻掛一象詞占象變流水跳出叩之即應觸之即覺豈待絲毫
用力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疾不行言其不用人力也
朱子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奧幾雖是微畢竟
是有那事了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蓋彼如曰極深以義理言故
能開通人志研幾者研其兩端之幾使歸一是使人彼猶豫而成

吾畜故能成務○不疾不行即在通志成務上見之程子曰神無
速亦無至須知此言都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蔡汝楠曰若思
為在感通之前則感應皆思為之擾便觸途成礙
楊誠齋曰易何為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
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
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
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為治未亡知亡轉亡為存自一心而成
天下之務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與變也是故範圍天
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疾而後速行而
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

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用章首語作結全要得此之謂三字此之謂內須着神字為主詞
占象變皆易之道必本於聖心之精變相研出來其中不可知之
妙真非思慮所可及者故不徒曰易之道而必曰聖人之道夫子
論易每每歸之於神聖人之神在易易之神在天地天地之神在
太極太極之神不可得而知復歸之天地天地歸之易易歸之聖
心知得聖心方可知易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
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然非有寂然感通之

神則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而□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
所為也
夫易何為者也章旨　按易道功用之大尊賴卜筮然所以能致其用於天下者聖人也故首節推聖人二字便有歸功聖人意次節言聖人先得乎易理而不假於卜筮見其具作易之本也三節提出前民用三字正見聖人所以制卜筮之故四節叙神物始末以申上節興神物之意〇太極節舊主伏羲畫卦說所謂立卜筮之體是也時說作揲蓍求卦之法良是然此二節主意承上接下全在定吉凶生大業上為下文蓍龜功用之大作案耶天生神物節見其本於造化之自然所為明天之道者以此末節正所

以前民用也與首節意照應
程敬承曰通章只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上章言易道之神皆聖心之神此即接上言聖心之神寄於神物之神洗心退藏興神物之本也其始則造化生之而其體則太極主之者也定吉凶成亹亹神物之功用莫大矣合而觀之神物之興也上因乎天而為則之象之效之下利乎民而為示之告之斷之總所謂明天道察民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者也乃其本則聖心之神智先之矣
蘇紫溪曰此章書看層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

所為者也一章精神全在諸聖人字提掇轉折處全在諸是故字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言易道之大所以佑民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焉為卜筮而發也開物三句正是易之所用然且就易上泛說個道理是故聖人三句方著卜筮說
吳因之曰天下之物乃蒙昧未明其甚者至於父師之教不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聖賢之言不能化易書聰明凶吉之報如憂悔覺故曰開天下之務自建侯涉川以至纖悉不可枚舉易對酌從違之宜吉便趨凶便避不至有頭無尾竟沒收殺故曰成天下之

道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及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曆不能記自卦爻一設便都收拾在裡面不消逐事逐項開出自然纖悉備具故曰冒道如斯而已言易之為用如此已包卜筮不可不作意下三句以字要重看作為卜筮全在三以字內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節是聖人心易之妙所為作易之本也首三句經引起易所有蓍卦爻耶蓍之揲也成易成知數無定體圓轉不滯而神妙不測蓍之所值為卦得失勝然如方不易而獨照事理卦之所生然

通章主卜筮說故先從蓍而後於卦爻

隨位隨時。各因其一節而變易。吾人此易之妙也。以字洗字須活看。不是眞個把蓍卦爻去洗心。只是聖心渾然易理。未有蓍卦爻而蓍卦爻之理已瑩徹於胸中。略無纖埃點染。却如把此個易去洗濯其心一般。心知所密。其瑩徹之妙。退藏及神知。寓分動靜。不知知來藏往。正卽退藏於密。出卽來。其孰能與。嘆其不易能也。古之句深贊其妙之詞。聰明睿知乃神武之本。須武不假殺。所以為神。

閒神方知陽廣解 羅康洲曰。卦何以下個德字。爻何以下個義字。尸得之為尸之變。卦得之為卦之體。爻則因時之宜以為動耳。義者德之用也。葉爾瞻曰。圓轉不滯。便神不可測。圓神只一意。故中著而字。卦爻句中著以字。都蓋方所以知。易所以貢也。貢取貢獻之義。

謂把此獻出與人看也。○潘雪松曰。蓍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卦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體。變所蘊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憂患明聖人。淨以洗濯其心。退藏於密矣。

洗心辯 蘇紫溪曰。聖人以此洗心句。是易書大本。須想像洗心一字。恍然如見羲文周公之心。入於太一而不為虛。通乎萬象而不為遠。一部易書俱從此發揮出來知。退藏於密。正是此心本體。人心與天地一般。天地不翕張則其發必不大。人心不收斂則其用必易窮。故必斂之又斂。存之又存。洗心之學。至是而淡為密也。朱子曰。密是主靜處。萬物出焉。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也。退字藏字俱有味。如人退入去藏在密室中。誰能窺之。

言六民之患妙解

同患辯 聖人視斯民之吉凶。知我自家事。故曰與民同患。非趨避與人同之說。孔子國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

知藏往辯 程敬承曰。聖人妙處。惟藏之密。密卽寂然之體。神知之會也。德合天地是神。而心涵宇宙。民物民所患者吉凶。聖人隱隱通之知。乃其間幾有先。而未兆理有定。而可據。惟取諸此心密藏之。神知一一坐照之。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卽圓神也。知卽方知也。朱晦翁謂用神而不用尸。用知而不用卦是也。陸庸成曰。夫

言神知二字來往字俱此解

神內欲知。故言知來知今。於神。故知來之知。卽以藏往。蓋知出於神。機可坐照天下之來。而知不離神。其未來之理。在退藏中。莫非往也。是感遂通而通未嘗不寂。聖心與蓍卦之易一而已。與於此者。指伏羲也。○朱子曰。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蔡虛齋曰。神以知來。卽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卽象事知器。

神武不殺辯 程敬承曰。神武不殺。承聰明睿知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睿知不以思慮。卽神武之威不以殺伐。神其武也。神武不殺是妙其神武之用。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

以吉凶戒民而窮不殺刑故曰神武不殺

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下節方是作用之處斷陸君啟曰聰明言其哲睿知言其聖神武言其斷一樣是贊歎受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生其間何處不是殺機惟聰明睿知神武者有吉無凶有利無害有得無喪所謂神龍不臨聖人無死以極狀其知來藏往之妙舊謂神武不殺是矜者非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是以二字承洗心來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尸卦爻之易也明察即上神智之用是自然的非必如何明之察之也興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故興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

承天心也○齋戒神明正與上文以此洗心相應潘雪松曰有思則與物競故欲齋齋者所以齋不齊之思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人心本神本明本與鬼神合其吉凶非自神明其德何以啟神物之靈非自齋自戒何以能神明其德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蓋以此教天下也

天道民故辭　龔氏曰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伏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明察者聰明睿知之符也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聖人作易以先之

神物辭　按蓍植物而知數龜動物而知象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矣是之謂神物前民用即上文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妙頗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耶前活字猶言先導也歸震川曰天與人一故神物通於民用

齋戒神明辭　程敬承曰聖人以此齋戒諸說謂聖人自用易恐上下不與相貫愚意是言神物之興非徒以卜筮推測而謂之神也以聖人齋戒神明而謂之神耳聖人之心豈待卜筮時齋戒聖人之德豈待齋戒後神明想其洗心密藏皆自湛然肅然無念不與鬼神通亦無息不與蓍卦之神知合其吉以此之神助我之神以我之神啓此之神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凡卜筮必極其慎重精嚮以此齋戒言以此卜筮而齋戒非卜筮時致齋戒也季彭山曰

以此齋戒又以此洗心之符也神即知來之神知即藏往之知項平菴曰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按此段正與神物前民用之事先言乾坤變通見造化氣運之精粹處所以能乎就得神物出來次言見象形器見物生之有漸而神物之生之不偶然者又次言制用之法又次言利用咸用之神則見與神物以前民用畢有功於世道之大者陸庸成曰乾坤以

乾坤只作闔闢二字

象器從指生物說

陰陽言户。生生之户也。同一户而闔闢便分陰陽故變者一而二通者二而一也。二不能一則往窮於伸來窮於屈知乾知始僅及為象坤作成斯乃為器是闔闢變通之機生乎蓍而蓍具之則圖神之用包含而未剖耳在制用者立之而有法故為法在用之者由之而不知即為神至是則乾坤闔闢變化之妙在斯民日用中而齋戒神明之用自聖心而通於天下萬世矣

闔闢解 韓康伯曰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朱子發曰無闔則無闢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先坤與

變通解 一闔一闢謂之變以闔闢而對言往來不窮謂之通闔而又闢闢而又闔往來而不窮則氣常流通而無陽亢陰戰之患吳因之曰要重看不窮二字造化之氣一息不流則陰陽便已隔絕惟往來不窮循環無已則此氣常自流轉無礙故曰通若只是往來來可言通

象器解 葉爾瞻曰此二句專指神物言謂陰陽變通之理無象無形而不能不孕其精於蓍龜蓍龜見乃為象即乾坤變通之象其象也形乃為器即乾坤變通之形其形也此物之所以稱神而可制用以利民者

制而用之句 吳因之曰制字要說得重尸列四營龜分五兆此闔闢以來所未有聖人特起義例創制開先定為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與夫雨霽蒙驛克之五兆使尸龜有以制之於用制用正所謂興神物也游潛溪曰制而用之謂定陰陽老少之象卦爻尸數之法本於乾坤化育之理

利用出入句 朱子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個龔汝修曰夫法何以謂之神也惟其成用是以謂之神也制用成用利用三用字應前興神物以前民用一用字此節若據胡雲峰蔡紫溪說作揲蓍求卦之法亦極有理詳見象外別傳中

○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節言畫卦之序吳因之曰前後俱言卜筮中間突然提起畫卦之事都蓋卜筮全憑著卦畫全靠那八卦之中原有預定之吉凶所以能形見於揲尸求卦之際不然縱有卜筮亦何所用○太極者有其理而無其形是萬象萬形萬變萬化原頭處○說個易字已含兩儀四象八卦在了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名目而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兩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是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應影字眼卦謂以此理掛而示人也三生字都在畫卦時說

附參 鄭孩如曰此二節乃其制而用之之法之實也蓋闔闢變通等

皆易也有太極而後有易而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即闔闢變通象器的影子故伏羲橫圖以此為序而揲尸之虛一象太極分二揲四以至成卦生爻亦由是也是皆所以效法闔闢變通象器而為之者也所謂制而用之之謂法也○按此二節是言卦畫所自出不可分此節為卜筮之體下節為卜筮之用潘讓溪曰闔闢變通易之流行太極者其主宰也承接極妥

羅近溪曰此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也夫子指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成個混沌東西也李見羅曰有字下得重人只知有兩儀有四象有八卦曾不知從何來故拈有太極教學者之所歸宿也蘇紫溪曰生生之謂易凡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生生也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則所以生生也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象之而無象名之而無名故強而名之曰太極猶所謂大初太一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八卦即六十四卦之全體不但三畫大業未便說到趨避只言事務此二節專論卦不可指揲尸時說陰陽消息便具淵懸之理吉凶曰定所以通天下之志得失之報明便可利用出入大業曰生所以成天下之務吳因之曰定吉凶句重不與下句平言聖人既盡成八卦則吉凶已定而大業亦生於其中矣蘇子瞻曰入於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附解　吳姚承菴曰此二節分明是揲蓍之法易者揲蓍營度之易也太極者儀象之宗兆闔闢而存所謂混沌之初也兩儀則乾坤從太極之户出矣四象則由儀而見矣七八九六僅見其端也八卦則又由象而列為形器矣是於蓍之圓神內取出卦之方知也定吉凶則制用有所值矣生大業則出入咸用以之矣是蓍又於卦之方知內取出爻之易貢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郭鵬海曰此一節歸重聖人蓍龜二段備物制用二句不止與神物前民用一項然論致用利天下之大莫過於此講莫大乎蓍龜處須粘著聖人說下仍要於定吉凶成亹亹處補出致用利天下之大方得此章之意蘇子瞻曰天地日月四時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尸龜決之徐進齋曰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此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備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隱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

是二言者各有所合也
附楊誠齋曰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蓍龜其爻吉亨其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
物器按物是天地見成之物如五谷六畜之類器則聖人以意而待制者也如網罟舟車之類而句對說或曰立成器在備物致用

內做出
賾隱深遠解張而岩曰賾者散於物象探則討而究之以歸於一隱者藏於事幾索則考而求之以淺其微深者藏於不測指性命理數說鉤則曲而取之以使之淺遠者遲於未來無比勢世數說致則推而極之以使之近李彭山曰賾者藏於隱之奧故賾與隱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也探如以手入內而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深者發於遠之源故深與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也鉤如以鉤垂下而取之致則極其所至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也成亹亹所在定吉凶內朱子曰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決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此節見易非聖人所強作也造化有自然之理不過則之效之象之而已神物二句作顯變化吉凶正蓍策卦爻中事而圖書則易之原也故并及之胡雙湖曰神物謂蓍龜則之而四十九之用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余四明曰則容於象象顯於效效則彷彿之而已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

姚承菴曰世謂河出圖聖人則以作易洛出書聖人則以敘疇不知此圖書相為表裏無非易之理也則圖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於合而其序主於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於離而其序主於對圖著其方以象而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用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虛實其中恍乎太極也離合進退究乎四象也析其四正補其四隅依稀乎八卦也故曰聖人則圖書而作易張南軒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

也

陸庸成曰、尸之神、天人參焉者、聖人又因天地者也、用蓍以筮、卽則天之所生、蓍策之變化、卽效天地之運、蓍卦之吉凶、卽象天之所見、蓍數之大衍、與參伍錯綜、卽則天地之圖書、於是揲蓍求卦之後、民得以見所示、聆所告、知所斷、而天地之用無不前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此節據言卜筮所以前民之用、正與前通志定業斷疑相應

游讓溪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立象以盡意、故曰示、卽上文示之究理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卽上文裁之典禮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

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卽上文立之大極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也○錢氏藻曰、有其象無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吉曰凶、皆所以然而之意也、無非欲人趨吉避凶、以奉若天道而已○朱子發曰、易於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言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似貞勝而不已、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陸君啟曰、則之象之效之、所謂明於天之道、以示以告以斷、所謂察於民之故、陳紫峰曰、統而觀之、可見聖人作易、本於一心、原於造化、以立卦爻之法象、而裁尸策之變化、都無他道也、不過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而已、故曰易為卜筮作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天人只是一理、須看兩所字、天所助順、則助不順、天順人所助信、則助不信、人順信只從自己信順處、便決其為天人所助、此是實理實事、履信思順、非履那信思那順、所履皆信、所思皆順也、又以以字不可忽、謂以此信順尚賢、尊尚賢德、無非信順之所為也、又○信在心而曰履、履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履信思順、就他下六五處看出他立心制行來、自然而無矯揉為順、誠實

而不偽妄為信、俱是論而不滯、要在大有上九上看出

書不盡言章旨　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許多話、只是立象盡意一句、後三節則言學易者貴於得意而忘象也、根而君曰、忽按一部易書、只乾坤兩畫包涵、及論斷極處、則又乘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點神明中會之耳、竊謂易至此亦精之精矣

程敬承曰、前數章贊易之神、曰無方、曰不測、曰不疾不速、利用出入、蓋詳哉其言之矣、而尚未及用易者之以人而神也、故語立象盡意、而歸諸神、諸變象而歸諸神明之人、不有其人、而易道豈能自神哉、故神者、道之入於無形者也、神明者、德之體於不言

者也人之神與易之神合之其為至妙至妙者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先以兩不盡字喚起數盡字總歸在盡意上言不盡意緊頂上句言字說謂書所載之言也然則句謂聖人之意非終不可見用反語喚起下文○通節以立象盡意句為綱程敬承曰聖人何意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此意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天下默喻吾意則有立象以盡之而已情偽象之淑慝也言象之精蘊也變通象中摩盪之機也鼓舞象內自然之用也鼓舞不出變通之外盡利而至於入神此正盡意處

主象解 象以最初兩畫言即下文所謂乾坤是也鄭玠如曰傳說以為聖人之意在濟民行此亦何難盡言此所謂意乃模寫道體之意耳惟道雖正言言則為人執泥而意病象者如鏡花水月非不非無聖人仿象以顯道賢知者滌之可以悟於形上即愚不肖者亦不至因言生見擾之以窮盡之端此意之所以可盡也蘇子瞻曰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盡之

情偽解 設卦者即所立之象為因重已是六十四卦人之善惡以情偽言者性本善而見之為情其不善者偽也非情也卦設而時位之消息當否即世間情偽的影子故曰設卦以盡情偽朱子曰不

這聖人胸中有情之不偽何於卦上有這情偽

盡言解 蔡虛齋曰書不盡言繫辭亦書也如何能盡言蓋易書是個稽寔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個道理在隨甚樣事都說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楊止菴曰自卦設情偽可盡而未有辭則情偽不著故又繫之以辭鄭玠如曰辭蓋因象而繫者也所以盡言也

變通鼓解 變通字是聖人立個變法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七八九六之類通還是此卦通到那卦上這便有個變通有個活動底模樣有象有卦有辭而無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不能相通其不足與適用也明矣何利之盡利是便利之利無適不順也言

隨時變通而適於用也鼓舞是振作底意思神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既有象詞以立其體又有變通以遂其用民之不果於趨避者因卦得占皆趨之避之而不能自已神妙莫測無出於此○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人心無疑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蘇子瞻曰孰鼓之與孰舞之與莫適為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按上文立象盡意但說得一個大略而立象之所以盡意處未為

肜脈。故復提乾坤其易之緼以申釋之。以見乾坤二象之不可不立也。張而若曰緼與門別。緼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易之緼即誠齋所謂乾坤而象乃六十四卦之爻三百八十四爻之貯藏是也。乾坤成列以下。正見其為易之緼。乾坤那有毀的時節。乾坤的變化那有息的時節。只是見易不可無乾坤則乾坤斷不可不成列耶。四易字皆主變化言不必分書與理立行可曰易未嘗無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無以見其變易之理併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胡雲峰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無由而自

見也。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陸君啓曰立言其附而著也。見言其發而形者也。易托天地。問變通往來何時可息。而非此二畫為之體骨則似乎散漫而無所依着。曰不立似乎滅沒而莫可索撲曰不見聖人立象以示人而若使人觀象不足以見易則象之用或幾乎息矣。又曰神明之人見易者也。若設卦之人不見易者也見易者以有知神不見易者以無知神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文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夫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毀則形而

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不是一物。若舍此一字只言上者道。下者器。便分而截矣。陰陽有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於其盈虛進退。其變不可勝窮。故曰變。惟其變則有自陰推而行之陽者。有自陽推而行之陰者。隨時所適。流通無少窒礙。故曰通。此俱以聖人立法言。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正是趨避處事業者。聖人身上說。開物成務。而聖人之事業溥矣

道器解 葉爾瞻曰形即乾坤二畫是也。曰形而上。元不離於形。特起於形而上之。是乃太極本體之真。故謂之道。下對上字言器者。成了一個體質也。提出道字見聖人之意實落精蘊在此。而合之於器。器以載道。則象以見意之謂也。舍形外別有道則象而虛器也

何足以盡意。○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明道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個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張南軒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也。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道托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也。

化裁推行變通解 姚航昌曰化是陰陽本有的。已是漸次將變的了。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推行者推其所得之變而行之。於趨避間也。韓康伯曰乘變而往者無不通也。張幼于曰謂之變謂之通者。變通之義理存乎變存乎通者。變通之功用。其要在於通不通不足以

成變也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所以無悔便是通
舉而措之句華陽曰事業者道所蘊而非舉措則不就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舉此變通之法而措之民用也此正聖人稱器以利
道的實事事業連綿字胡雲峰曰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
附錄 蘇紫溪曰此節正見畫意處聖人之意不過一個道道不離
乎象亦不倚乎象寓於象之中而實超乎象之外所謂易有太極
乾坤之精所以不息者也道也若自有形者而言不過在天之象
在地之形種種可見者謂之器耳化乎器而裁之以道則不局乎
器矣是乾坤之一闔而一闢也變也推乎器而行之以道則不滯
於器矣是乾坤之往來而不窮也通也至舉是道以措之天下之

民人人而變人人而通人人而由於其道是聖人道濟天下之事
業也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夫象立而意斯盡可見象之所在誠非形下之器而已都形上之
道實具於其中是故夫象四字擬極妙不曰是故夫爻者爻因
象而繫不得與象並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程敬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之
皆道也惟見道於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惟見道於動而繫
辭故辭可用以鼓動胡雲峰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
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洪覺山曰極者極數之極
鼓者鼓發之鼓道無可見可聞辭以鼓發之使聞於人人也正義
以鼓發揚是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作易言也存乎變
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後施也以用易言也○極賾四項只
是引起下文之語須重看神明句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有主

宰運用意明有精融昭晰意此句虛說默成一句正是神明處其
人即德行之人無所作為而渾然完具則為默成無假言說而真
實不疑則為不言而信張氏曰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
之囿神無不通何象之拘化裁推行不過吾心之用耳理以神協
而實得於心道以神合而實體諸心者必不事於言說也此以成
德為行故曰德行陸庸成曰成即成性之成固有之謂說信乃信
心之信合一之謂也德行得於心以為行所謂知來藏往之人歟
夫極賾於卦鼓動於辭化裁於變推行於通即所謂以會聖也惟
神明所成而歸於不言則道得而化乎此為器知是謂得意而忘
象

孫承曰默深潛玄邈之謂聲臭俱無之境也默則神完而德全故曰默而成之不然稍有滲漏便有虧欠矣信何以不言也人心疑則有言不疑而何言焉見之真而行之篤得諸心而體諸身不徒言也亦不容言也直還於默而心通於神所謂神而明之者其人如此 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二字合而參之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而終之曰神而明默而成不言而信則易果非書言之所能盡

而人當得其心當求之身心之外矣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一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栻

繫辭下傳

按上繫發陰陽之理下繫多言吉凶之情

八卦成列章旨 楊誠齋曰此章在貞夫一處截前一段是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後一段又言聖人用易之道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為帝王之仁義○按此章以吉凶貞勝句為主通章大旨只貞夫一三字道盡蓋易有象有爻有變有動無非吉凶以詔天下而所以吉凶非他本此理之貞一

者治亂禍福此理都從何來從乾坤易簡得來爻象剛柔不過如像此易簡之理則其所變動處即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事業而聖而以易聖人之情都天地生物聖人生財民趨不出此易簡而是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在天地不為大而變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政其功用一而已

程敬承曰繫辭上章言易之剛柔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爻吉凶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設易書之蘊畫於吉凶吉凶原於爻象故先把六爻說也成列因
畫說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自
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只是說卦之奇偶[illegible]
體猶言模樣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
義非六畫完具未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
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
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
有六九而爻在其中矣○朱子曰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
天地雷風處王童溪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之
象則象在其中

附異　姚承菴曰象文不止以形體言象即象也者像也象字為有所
像故曰象在其中文即爻也者效天下之動文字為有所效故曰
爻在其中下文效此像此正發此象爻之意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節從爻象說到吉凶剛柔相推二句言吉凶之所以生繫辭焉
二句言吉凶之所由明相承說來爻象中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
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見成的說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
之所推而變自在矣發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爻與相推而生
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
繫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據卦爻晉
只有辭那見其動乃其繫辭而命之內要深思遠惟恐人不知吉
凶而趨避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故曰動在其中以還未
動乃豫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亦可想見聖
人作易自然處

附異　龔紫溪曰動在其中廣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
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人
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
之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
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
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孔穎達曰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
吝生在乎所動之中也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
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揲卜之所值者如元亨利貞必因
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止菴曰動以
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所謂生
乎動者也林次崖○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斷
爻相成也○此句依上下文宜如此解若論道理凡人之吉凶悔
吝皆生乎動動不可不慎也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未可以
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研幾者

正在此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按立本二字因動字說來以見本之未嘗動也下文一字與易簡二字俱從此看出易中所有不過剛柔而已剛柔雖或錯居而剛自為剛柔自為柔並立而無偏枯分立而無淆亂如木之本根植立不移故曰立變通就立本中相推處見剛變而通於柔柔變而通於剛皆時所為蓋時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然從之時則不容停留故曰趨變字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着揲蓍時說○按變通趣時不專是好的剛柔之變有變而善者有變而不善者乃時勢之相趨相激使然不能自由故有吉凶

趨時承立本說來不淨

鄭孩如曰動而吉凶生則錯揉不一矣反其本而觀之剛柔定位立本原是靜的原是一的惟變通趣時而乃至於相勝故貴反其本而貞夫一彥陵氏曰卦爻中吉凶其妙全關乎變動此處提出趨時二字便是易道之大綱領

雕立本趨宮說異

○吉凶者貞勝者也

按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此節提出貞勝二字見得吉凶本乎一理耳周用齋曰夫剛柔而妙於變通則吉凶見矣知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亦豈曰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字極妙貞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葉爾瞻曰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尅者曰勝頗非偶湊而勝有箇正常之理提衡其間順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凶迭勝為正常說貞字不透潘雪松曰貞者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無有於凶守此貞常之理則雖紛紜雜擾而要歸於吉故曰貞勝

貞字分存下節或曰以貞制吉凶又深一層

韓康伯曰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游讓溪曰以上言卦爻吉凶皆生於剛柔之變化下文則推言吉凶之故皆定於乾坤之理所謂以道義配禍福也

千古名言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貞勝的貞字說來以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見得貞之為正自造化而來者也天下之動便是卦爻吉凶底樣子貞夫一所以為貞勝一字即從貞字生來非深一層○觀即天地之貞明即日月之貞加一道字從其運用處指點出來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故曰貞觀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故曰貞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故曰貞夫一

源質菴曰天地貞觀不止謂形體如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與夫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顯道以示人

吉夫一與之勝只是一章不只在勝之中又貞夫一

繫象引此而見推本

卦爻所由出不見中貞觀之義

者尔爾瞻曰貞勝謂勝之中有貞在在吉凶曰勝在天下則曰動動豈非吉凶相勝者而貞之於一一直指貞之原而云隨他勝而貞自在故曰一沈德培曰天下豈有兩路並馳之理堂堂正正止是一條大路只得一箇吉那凶不是與吉抗衡的乃吉之反耳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要見有箇獨而無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

彥陵氏曰從吉凶之中指出貞字從貞之中指出一字聖人開示人心使知有一定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二句正指此理之貞一處乾坤天地之性情已包健順在內確

然隤然則從其健順以狀其易簡之妙易簡只在健順處見得無兩層事隤與頹同下墜貌乾坤化機昭昭在人眼前故曰示人○按易簡就生物上說與上繫易知簡能同示人易示人簡即所謂貞觀也此正天地得一之妙

陸庸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隤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因重之所以有爻而成列之所以有象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做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實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陸君啓曰此二句正應上文爻象在其中之意爻雖至變而典禮不踰象雖至賾而義類不越爻象豈徒體天地之撰實所以摹易簡之德也故足以盡聖人之情而貞天下之動吉凶之生在動動之貞在時不失其貞者趨時而已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按此節承上文說來正指揲蓍說有爻象則可因蓍以求卦矣爻

見合經妙

象一動於蓍卦之內吉凶便見於蓍卦之外二句一氣相承不可平蓋爻象原本易簡來只此一理理順處便吉理逆處便凶所以一動而即見也功業二句雖分承上二句來然語意實相貫串蓋爻象動而吉凶見則據其變動處趨吉避凶功業自此其可見而吉凶之辭實出于聖心之惓惓則又可即辭而見其情者知象致用全在動者聖人命之辭而通志於務者也內外猶云先後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者耳

附經敬承曰此節緊承上文為此而來大意謂聖人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無非欲人速於趨避而欲人利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

功業不同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章擬議已故能成天下之務之意

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於是而聖人之情見矣吉凶貞勝之理托之乎辭以闡明於天下使人得以占爻象而成事業而其情始釋然矣如此說覺明妥因本義著卦二字而逐云通節都在揲著上看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論卦爻吉凶到聖人之情已悉聖人作易之功此節復舉聖人經世事與造化同德者蓋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詞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無非所以為斯人而已陸君啓曰有噓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凶皆正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濟天地之生大寶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以正聖人之位

大德不外易簡

蔡紫溪曰此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焉斯其德之大乎然天地有只生生之量而成之者在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藉以行者在天位是所寶在位何以守位曰仁正與大德曰生相應生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義只是仁之作用裁制得宜處論到義只完得箇守位之仁○陸庸成曰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

仁字不作人字看正見義字相關

義只在理

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為義亦生也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為之寶而仁育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

孫質菴曰天地無德大德云者歸德於天地之辭也天地只是箇生到推拆剝復處總之欲固其生理耳○郭白雲曰天地只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德位以承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聚人謂集合人心不使攜散也或曰聚者謂畜養之使其蕃庶財者百物之總名理財承聚人曰財來而必及於正辭禁非者財既以富天下使溫飽以正而防其非皆經世之道所不可缺理財者料理其所為生財者以布之下也正辭者正名定分使辭必稱其實[illegible]於有終也禁民為非者教化以禁於未發刑戮以禁其已[illegible]也○鄭氏曰斂聚有經費出有法無弃無所肆其開闔邦國不[illegible]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也書法於象魏讀於鄉黨著之話言布之[illegible]上音之以為令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者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怠[illegible]有以勸其[illegible]此之謂禁民為非

禁止處惟得合宜便是

此說分得好者

蔡子瞻曰夫理財者非理其出入之道使不[illegible]爾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道之世惟不正名故上有愧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illegible]用樂必與其畏若得

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可得而禁也民不為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

按通章樞紐在吉凶二字其關脉在動之一字其綰結在貞夫一三字其究竟在易簡二字其轉折在立本趨時四字其眼目在爻象二字其精神所歸宿在聖人之情見乎辭七字程敬承曰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繫辭繫辭者原本於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而準之乎貞惟貞則吉匪貞則凶故曰貞勝信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之所以一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

初聖人立象繫爻無非像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凶也功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也讚聖賢之辭因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下萬世於不窮耳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聖人以仁義生萬民秒使天下知所趨避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為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下傳只此一句意貫到底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章旨　此章大旨言聖人作易本天地人物之至理知故先後聖人創制立法皆不能外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也言庖犧而繼以神農言神農而繼以黃帝堯舜便見五帝之授受為道統之淵源而數聖人心法之傳不過易理而已○蘊

于勝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節只把陰陽二字陰陽中便有消息不可和潘雪松曰聖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通神明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顯微無間此易所以為易道之書也○天象如日月之代明星辰之交錯地理如

山川之流峙陵谷之變遷鳥獸之文如柔毛而剛鬣希革而毛毨地之宜如高下原隰東西南朔各有所宜不可執定取諸身如形氣之動靜呼吸性情之健順條舒取諸物如本乎天者則有應求變化本乎地者則有飛潛榮枯榜之不外陰陽而陰陽有交易變易則易理寓乎其中○蘇紫溪曰德曰神明即所謂形而上者是也本無聲息可擬曰通者謂卦畫立而有以畫陰陽變化往來之妙萬物之情是物情不是物象正在相通相感處見得曰類者謂卦畫立而有以畫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鄭孩如曰卦畫本是硬定的物而曰通德類情則其所蘊在象器之外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矣

罔之總名 白晉

大吳 離不作麗字解

附別解 項平菴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地之所宜謂地產之物水陽而草陰也洪覺山曰觀物而及於鳥獸者伊川所謂觀兎可以畫卦朱子謂魚脊鱗三十六龍脊鱗八十一具卦氣之類兆也鳥獸之觀與君子居則觀象之觀其心一也故予嘗謂觀察法取是洪範終身之學以天地鳥獸為書初非專為畫卦也其畫卦者不得已教人之志有八卦而後人之學假于象矣〇彥陵氏曰羲皇畫卦立象是開闢世文字之祖故十三卦終之以書契此是王天下的大結局

〇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胡雲峰曰民以食為先自古未有耕稼則鮮食乃其先也潘雪松

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〇離取二義兩目相麗而虛其中網罟之象也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物麗網罟之象也朱子曰蓋取諸離乃模樣是恁地〇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為網罟以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〇彥陵氏曰民生之初其自視與禽獸無異天生聖人為生民主不過欲人異乎禽獸而已故始制網罟所以制禽獸也中制衣裳所以使人自別於禽獸也乃飽食煖衣之後人欲橫流詐偽百出則人與禽獸何異聖人易之以書契不欲人相欺相詐自甘與禽獸同歸故網罟取象於離者謂人與禽獸至是而始相離也衣裳取象於乾坤者謂乾坤至是而始開造也書契取象於夬

[illegible]以[illegible]決小人[illegible]即是禽獸

者謂如此則為人如彼則為禽獸斷斷乎不可混淆[illegible]聖人人類之滅久矣

〇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潘雪松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者耜柄也屈木之直而為之利字內有百谷用成意胡雲峰曰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況為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〇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市是市易之市

如此解[illegible]方是

民有魚鹽之利有穀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易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為市都册陽曰五十里為市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〇按上古人質而自守其用力作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為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有無相易各得以遂其願而濟其所用也彥陵氏曰市人惟利是嗜必噬而後嗑者爭多寡權子母之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

更道久止
久易非是
易有窮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通其變四句就暢指衣裳之制所謂易因陋而文明是也變在世道上說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為者宜之正是不倦之故黄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會太古朴陋之風當變矣聖人因時通變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正使民宜之也神化即是通宜則自不倦兩使字不着力以下使字中明上使字此是易理之必至而聖人弗能違者故緊接易窮數語易理即天道也天祐吉利即在而民不倦上見得垂衣裳句正是通變宜民之事通變不止衣裳乃禮教日用所易見者○姚瓶昌曰易窮則變三句泛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在世道看大凡事物之理終始相

仍衰敝之極其行不通處便是窮窮則數盡必變勢重必反豈容變故定然一變了變則可乘而通之通則法宜於民自然守之豈不可久變化無為俱在垂衣裳裏面○盧中菴曰只一衣裳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無為處
潘雪松曰變者時而已矣通其變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神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使字要之天地間變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張南軒曰垂緌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辟衣幅為裳其色纁而象順
○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負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無為六子自用○蘇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黄帝堯舜言黄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黄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闢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吾發義裳之精蘊也
附別　陸庸成曰嘗考衣裳之制矣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繡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已無為山之鎮也難名莫測龍之變也含

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六府九脩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貳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黻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吾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鄭孩如曰取諸乾坤者非以垂衣裳取諸乾坤以神化取諸乾坤也所謂神化不在器物上理會在風氣上理會○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辭與木在水上異

張南軒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險阻則舟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枕目能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蕪紫溪曰渙之卦當以睽之義[illegible]之渙之為言散也不通者濟而散者一矣○刳木剡之使中虛[illegible]刳木削之使未銳也

此辭與木下動上說異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李氏曰舟楫因植物之材而用通馬牛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於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於致遠引以有所進為義致以有所至為義○董鄱陽曰牛穿鼻馬絡首雖人為也亦名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程子曰胡不乘牛而服馬

手理之所不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象一陽在丁擊柝象三陰安於內說豫象○按城門郭門為重門柝者夜巡行所擊之木也未然而有以防備其來曰待司馬氏實曰豫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惰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有杵臼以精食養生益備以濟者言萬民由此而濟也○徐進齋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彥陵氏曰人欲無極聖人以小過見意具防其于忽豫之端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為弧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吳臨川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為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姚承菴曰弧矢即器也即以利言威即以仁其良也張南軒曰外有門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無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徐子與曰冬穴居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

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為帡幪故棟宇不可不閑大壯之意也蔡節齋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姚承菴曰上文着數為字始為之制也此下着三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者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厚衣以薪積薪以覆之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也不樹不樹木為識也喪期無數無袝練祥禪之日數也張南軒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無害也○鄒聖與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

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徐退齋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知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夬取明決之義蓋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葉爾瞻曰書文字也契合約也書以記而更有以契為信者百官用之各理其職萬民用之各辨其事曰以治以察是官民俱相安於書契之用也或曰百官以此而可治萬民以此而可察就治天下者論

姚承菴曰結繩而治何必書契易之以書契必結繩之不可為治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書契之易而自治自察猶皆結繩之治也是為近古徐[illegible]楊誠齋曰夬乾下而兌上乾為天為首兌為口舌揚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為天之喉舌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張南軒曰器用利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易以書契書契可代忘言之兌乾天可防書契之偽十三卦終之以夬聖人之意深矣

鄭氏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敝不更則敗故通其變者使民不倦

[illegible]

而困非常之變黎民懼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川行而陸行而生也為之舟車以通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為之宮室以居之為之棺槨以易藁埋之陋為之書契以革結繩之敝為之衣裳以辨上下為之弧矢以威不恪患至而為之備事來而為之應法之所未知聖人不強知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彊凡此者所謂通其變也如天之運如神之化在而不示其所以在之迹有而不示其所以有之事其效至於民無所施其巧智也日用飲食而已此之謂使民宜之物則備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通也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通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

者天也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龍紫溪曰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神道知變知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而息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漓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易者象也章旨　徐魯菴曰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

□以全體而言，所以明象之無所不該也。材者象之質，動者爻之變。而吉凶悔吝則象之消息得失也。葉爾瞻曰：易始於象而終於是吉凶悔吝呈露而易備矣。易教只是以吉凶悔吝開示天下，非象爻則其理未明，而開物成務之道無所寄矣。故夫子於此詳舉之，見三聖作易之功，先後一致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諸子相曰：昔言伏羲畫卦，以陰陽奇偶言之。易只是陰陽奇偶之畫而已。三畫具而八卦之形體成矣，六畫具而六十四卦之形體成矣。然奇一以像陽之實也，偶二以像陰之虛也。三十二陽卦像陽息而陰消也，三十二陰卦像陰息而陽消也。陰陽無形而以象

知，蓋以其理之似者而言也。蘊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違者罔似以識真，不違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葉爾瞻曰：象實而虛，虛而實，凡乃理之像。不即不離，可默會，不可直指。由像有數，由數顯動之理。是先天之立象以盡意者。

朱子曰：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彖者材也

材作材料之材看。卦具德、體、象、數，如木之材料也。彖則據一卦之才力為之判斷而已，所以明象之全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道有變動，曰爻。可見爻以動為義。動亦爻中所具者，如愛惡情僞利害得失之類。動本至煩，故辭亦至悉也。效是也，謂據其理而模寫出來，曰天下之動。便有會通典禮在，故云者呈獻以示人也。只在消息當否上見。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顯設在象爻中者，是故二字緊頂上來。有象爻，繫卦象之辭，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所以能貞天下之動也。葉爾瞻曰：吉凶已成曰生，如草出土。然生者變化不

窮之辭。悔吝未成吉凶，涉於隱微，曰著，則昭昭可見矣。蔡虛齋曰：易所以作，只是要明吉凶悔吝，故此章終以此句。

陸庸成曰：聖人因二以濟民行，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吝也。當立象足以盡意，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具於內矣。乃彖以言材，則德體象變總舉其體，方以知也。爻以效動，則消息當否各顯其歸，易以貢也。故吉凶悔吝，其隱於象者，發生顯著於辭，而天下之民何志不通，何業不定哉。

陽卦多陰章旨　胡雙湖曰：此章專以陰陽卦畫分別君子小人之道。○按此章雖論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蓋天地間陰生陽而陽成陰，有數存焉。其陽統陰而陰受陽，又有道制於其間

[illegible]而知道陽當統陰以為主而治其事陰宜從陽以為君而
隨於一而陰陽之大分即定於奇偶之大數矣
邵堯夫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故治世
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朱元晦
曰聖人論德行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扶抑之
意亦嚴矣
陽卦多陰陰　陽
震坎艮都是索於乾而得都故喚做陽卦巽離兌都是索於坤而
得都故喚做陰卦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此何也是自相問答之語

張叔正曰陽卦奇以奇為主陰卦偶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得
不少以少禦眾者易之理也姚承菴曰五畫四畫誠非是吾聞畫
一以象陽畫一以象陰未聞此一之可分為二畫也
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
乾以奇為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也偶坤道也不附
乎陽道之尊不能成乎偶者也陰卦皆坤以偶為主則陰之依附
者自在故謂之陰卦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

卦畫所在即是德行

從卦畫上看出德行而見卦畫不是細故乃宇宙辨名定分之説

二只是多寡不限定兩箇

蓋陽大陰小陽貴陰賤多寡之間便關世道之升降德行即道之
別名以其有吉凶悔吝驗於奇偶之上而不滯於形也故曰德行
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成世界不成世界之説也君權出於一而衆
歸之陽明用事成箇世界故曰君子之道政分柄雜民無定主此
陰獨用事不成世界了故曰小人之道○按一君二民二君一民
尚在卦畫上說君子小人方始推開在世道上去蘇紫溪曰陽德
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彥陵氏曰論卦則陰陽亦迭
相為主論分則君民斷不可易此即天玄地黃之意

以一二字作奇偶看標有限分二君相二分

楊誠齋曰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
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正而君民之分定故曰

[illegible]

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如此則陰陽
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
偶畫數之多少蓋實有義存焉夫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
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
權也○周用齋曰數則有奇偶道則有淑慝奇偶是粗迹所謂
易者象也君子小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憧憧往來四節旨　彥陵氏曰通章只明理之自然以破憧憧者
之惑語意相承大凡好用思慮的人只是驟希神化反丟去日用
精切的工夫故首節把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直指出神化的源頭

汁節下以造化屈伸相感之理明無所容其思慮尺蠖四句不是
只說物理自然來說也知有下學的功夫不到而抑能上達者哉
看尺蠖必屈以得伸龍蛇必蟄以存身神化的功夫正在精義物
用上做也此正要人指點他實落下手處即將到神化地位不過
精利功夫漸進漸熟外精利更何神化世衆何遺却日用隨意玄
虛以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知說同
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
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
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
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

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
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總只是爻內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
如何廢得只不可着相繼着便是憧憧便不是貞了而所覧入宿
和無字知下節何字徵何字即正如想出是自然光景來同歸二
即正明其不必思慮也程敬承曰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
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天下寥廓盡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
可容吾思慮我歸本自同矣從從於塗之殊致本自一矣焚營於

慮之百々弟因天下慮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矣而憧憧思慮安
所用之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

陸蘇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無不一焉
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名從無起有皆由心
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妨交錯萬一中何碍因應彼憧
憧之思慮所為迷其歸一之原祗迷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
下故冥會於一與同之體則宇宙神化飛揚盡露太極可使人
心造物通為不二真力於一與同之宗則心極內圓神變化總完
太虛可使下學上達共為兩忘天下何思何慮

同歸一致解　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殊塗即在同歸

中百慮即在一致中要在同與一處見出殊與百來不要把殊與
百轉到同與一上去姚浤昌曰理在天下若論到歸宿處更無差
別但事至物來千變萬化逐條逐項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如只一
條路分來却有千蹊萬徑是為同歸而殊塗人心之理反而說到
至約之處從來不過是這一箇歸宿更無二致但自吾心應事接
物依他路上走將去逐項把念頭去應付他是謂一致而百慮
別前鄭孩如曰同歸一致是何物即下文神化二字神化者易簡
自然之理萬事萬化俱會此箇中故曰同歸同歸者歸此易簡也
致極也極處更無兩箇試看赤子無思慮時有何差別故曰一致
不知其同而至於殊其塗不知其一而至於百其慮此憧憧之過

也知同可以反殊知一可以息百蘊子瞻曰四海之水同一乎也
胡越之經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
因說憧憧往來故就日月之往來說往來就序上言序在外其可
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
重屈之感伸意張爾若曰日月相推便明生寒暑相推便歲成非
相推後然後生且成也屈伸相感屈感而伸應也不可轉說伸感
手屈也其曰相感者蓋屈所以感乎來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

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
故曰相感利猶功也即指明生歲成言
附蘊子瞻曰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
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
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明一也張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
龍蛇尺蠖是引起語見得尺蠖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
存身然後神化地位安可無精利功夫求伸存身都要順物理
自然不着加另一源曰人皆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
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移靜以一動無感
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蘊紫溪曰精義二句重在人
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即惟精之精神即合一不測之神精義
而至入神則往屈來伸不見其迹只是箇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
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無心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
用即不習無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也利用而致安身則其神不勞
其形不擾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中來
無心於崇德而德自崇矣○按此二段解辭平精義二字是綱領

精義正於一致處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致會至神而不窮
思慮都無不精到是為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乃一致之
用自致也義以致用此用之所由利者精義非空寂利用正其實
體認處利用緊粘致用用字說來二以字不着加
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
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
件判作兩邊去姚廠梧曰利用安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
用不利豈能在在皆如而處之泰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
將去也身之所處自然安閒順適蘇拭曰精義而入於神乃所
以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皆通自

無適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務用自然歸體體用俱存動靜如一身安而德崇矣

附錄 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蘇子瞻曰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致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其心閑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身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鄭孩如曰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相感天地之神化也尺蠖龍蛇之屈伸蟄存物理之神化也若以凡人之耳目論之亦常事耳至若吾人日用間應酬之義又豈不為常事然其中神化之妙無以異於造化物理何必憧憧潘雲松曰上文以屈伸發日月寒暑來往之義此節以尺蠖龍蛇證屈伸之義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往字就是下窮神知化境界然理無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那窮神知化則無待於思勉耳神化只是一理特以存主處言神運用處言化德盛不是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德盛方能窮神知化要分曉潘雪松曰德至於崇即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而自至也朱子曰此德字即上崇德德字德崇後便能窮神知化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亦只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

只把德字後來粗是血脈

附解 神化蔡虛齋曰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脗合無間張子曰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姚承菴曰窮神之窮非窮際之窮窮極之窮窮極其神則神由我主分明是箇神知化之知非知識之知知契之知也知契其化則化自我出分明是箇化德之盛者養到極盛處德不可言神化亦不可言也究竟此

始前知二字極是

神何神此心之神明通極於天地之神即精義入神實得而主諸內者何化此心之變化妙合於天地之化即利用安身實體而形諸用者

未之或知即是神化妙解

附解 別葉爾瞻曰此節一氣說下過者境轉而不留之辭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反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識俱忘是為神化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之自殊自而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蘇子瞻曰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為窮恐天下相

進於無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以為藝極

程敬承曰、咸九四、心學也。無心之心、至一也。一之體微、而思慮於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懲小而懲、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之。故曰知幾其神。正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無危也。吉之見於先、一之乎吉而無凶也。若顏之庶幾、亦以其心還而一於善、而其行反而一於吉也。一於吉則用利而身安矣。故知幾者致一者也。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

子擧十一爻、以明事物之理、而以無心之咸始、以立心勿恒終。益可見咸恒一道。一之乎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楊誠齋曰、君子有不幸之困、無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張雨若曰、知彼知己、身名兩全。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按隼者禽也三句、只據字義解去、不是譬喻。器與人不相離。既提出器字了、又何必從出人字來。此人字、非對無器的人說、正對有器而不能含藏者說。下文藏器待時兩意、俱從此人字生出。藏與待而意並重。動而有獲、全在時。動而其妙、尤在能藏得來。曰成器而動、時御時之意、已寓其中矣。困之曰一節精神、只重在時字上。藏字與待字、正緊相呼應。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都何嘗不須一一才略。只為悻悻自見、急於成功、不以時動、故

敗。乃知妙處全在能藏。天地藏諸用、聖人藏於密、君子藏器於身。邵子說、人之精神貴藏而後用。苟衒於外、鮮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廉不劌、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敬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器於輕試也。諸子相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悖之德、又當小人可解之時、故其動和動利者。動而不括者也。是以獲之而悖可解也。有禽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愼動。彭山曰、括、結礙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於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謂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葉㳟曉曰不恥四言寫盡小人心事懲者恥畏之極也威[illegible]
利勸小懲斯大誡矣懲追咎其已然之心誡預防其未然之念
人之福聖人之欲成全小人也天下不見小人之足躧舉世而
為君子亦可矣潘雪松曰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
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干冒三尺禍害
迫膚而後知痛矣必待於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
勸與懲者小人之福階也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
自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無咎蓋小人重禍福更甚於重仁
義也

焉傷二字正是小人辭釋處動

鄭孩如曰此節時解止就小人說還要說出聖王使民遠罪意方
得懲誡是聖王懲之誡之非小人自懲誡也小人之福便是聖王
為民造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
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張雨若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者惡起於微禍成
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無傷耳小人只為無傷二字做成
許大禍胎洪覺山曰小人之初為不善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
以為是小惡為無傷也及其無所懲誡果於無所傷而後浸淫不
已敢為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為之也小懲而
大誡所以使之不敢也○程敬承曰小人弗去弗為之心即不恥
不畏之心也鄭孩如曰此節重積字尤重二小字見君子慎所積
而不可不謹於微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洪覺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世言君子身當休否
之時既以自處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之機循環未已
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林次崖曰
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
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三不忘字可想見兢兢業惕意
易戒苞桑詩戒桑土憂治世而危明主大抵皆然○彦陵氏曰身
安二字最宜玩身之安正在國家可保處見得夫人主所最愛者
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人主即不為國家
計寧不為身計乎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
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
之有是以亂朱子曰保字說得較牢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
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程敬承曰前章言身安而德崇

此章言身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云云易則利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朱子發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幸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責者本於不自量而已項平菴曰德之薄知力之小皆限於稟而不可強聖人豈厚責以所不能哉責其貪位而無厭過分而不能自量焉爾

彥陵氏曰自古悞人家國者不在無才知的人反在小有才知自衒以為能者故無德無知無力者不足責而聖人所責正在德之薄知力之小者耳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至不俟終日言君子之知幾易曰至可識矣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知微以下正言知幾之妙幾字本文明說是動之微則是諂瀆之初萌為幾不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也下面微彰四者亦是在四者初起處為幾須認得細知幾其神神字衍神則神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上交容易諂而不諂下交容易瀆而不瀆是必能於諂瀆初發念慮之早絕之力耳故曰其知幾乎知幾者動之微二句言幾之難知也君子見幾而作二句言知幾之速也作有斡旋意知幾必本於介石者靜而後能明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箇幾在不可說微彰之間剛柔之際是幾也萬夫之望深贊之辭只是知幾其神之意

知幾其神解　蘇紫溪曰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知幾就是神只完得吾心之靈明而已○按幾字當指恭與諂和與瀆

初分處為幾今因恭知二字添出只指諂瀆初起念為幾不知不諂不瀆只是形容知幾之神惟其知幾所以不諂不瀆只據見成說正不必在瀆不瀆諂不諂之間看加

吉之先見解　此是夫子解幾字之義幾本此心之發動此心只有箇天理在天理發見處最微而事之所為吉者先見於此是之謂幾耳幾是吉之介辨於凶處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則從凶蘇紫溪曰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像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隱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按微字當說在事上說與惟微之解異朱

子曰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
見作幾 而 按動而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雖云吉之先見而實兼
向作陸 此處便須理會正好及早回頭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
微 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幹旋轉不善而就於善不俟終日之
久之 亦用字斷字何等與察此從介字上來程敬承曰見幾而作
疏云此幾之速是也謂君子既見事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姚承菴曰此心之天本極靈明而守不堅定便有混而不明處觀介於石不終日全是素養之定露出本體之靈明和

附微彰柔剛辨 葉爾瞻曰四知總是一念靈明隨時灼其可而無所昏滯也君子動念即知幾微彰柔剛內總是一幾所動發而未嘗發者得在韜晦曰微顯設曰彰在事幾上見退避曰柔勇往曰剛在作用上見鄭孩如曰此正詳其知幾之事見幾而作微彰柔剛無不適中此知幾也非以微彰柔剛為幾

附辨別 孔穎達曰凡物之微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穗子瞻曰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為進退之候

陸庸成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確疑定心當如石之介心不疑定則靈明自生知微不知其彰非知微知柔不知其剛非知柔也潛亢無二義霜冰不二時困剝在姤壯夬在復非超凡入神者其孰知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蘇紫溪曰幾字與上知幾幾字同看兩知字即上知幾之知知不善而不行此心常知不自瞞昧所以進於知幾之神也介知幾無動而非吉之先復庶幾動無悔而卒歸於吉知幾者貞吉庶幾者元吉貞元之渾成而元則貞下之所起也陸庸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守之耳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按復必從剝來故不言善而言不善顏子之有不善亦最細只在起念之間知不善亦不在不善上分詠只是渾體皆善故一萌即覺一覺即消如洪爐點雪一入即化朱子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不行正是知處若知而復行端的不叫做知 蘇子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知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附庶幾幾字意作虛字辨

殆訓危猶言險也子意庶近也幾將及之詞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氣之交構精形之交氣化者得天地之氣而醇厚不漓形化者得男女之精而發生不息朱子發曰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所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男女曰化主者言有兩則有一也○姚承菴曰絪縕構精統言其合一無間處化醇化生則其兩相與之益也人心總是這箇一纔著一異已者在便生間隔夫其間[illegible]極到無間處是為致一鄭孩如曰此節雖指交道言但承上文幾二節來不為無意蓋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一而不使分則有吉無凶

附解 丘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為少男下乾變兌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姚承菴曰君子一身全是以理為主而養之有素其身自順適而安閒其心自坦夷而和易其交自聯合而無間其動其語其求蓋此理自形而莫之知者所以說君子修此三者修此云者修之於平日也修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無不得矣故曰全全是完全無欠缺處郭鵬海曰故全兼人己言在我者施無不宜而於人行無不得是謂全而無失也事不順理從欲惕危而悍然必行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而強人從令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而驟使之輸財供役為無交而求○項平菴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而黨與之與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潘雪松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或云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先以恐嚇之言感天下也崇中行曰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無交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接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

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為妄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解危亡之相踵然此十章之旨也

乾坤其易之門耶章旨 按首節是伏羲畫卦先天之易也二節是文周繫辭後天之易也三節承繫辭言易之無不備而四節又抑揚以贊易中所備之妙無非以前民用者也或欲以三四節總承先後天者亦是但彰往察來及稱名取類等項大抵都着辭一邊故只須後天為要之所體所通即撰而不越之理而彰察微闡當辨正斷無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先天後天其揆一也陰陽

二字是通章骨子。因二以濟民行一句，是通章主意。陸庸成曰：天地間至賾至動，無非陰陽變變化化，究歸只一。人圖其陰陽，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情偽錯出，趨避皆迷。聖人像其理以立象，復闡其象以盡言。衰世之意，即是無言之蘊，不過於陰陽道理，剖決示明，則窮獨聖人之情見乎辭哉。體撰通德，意之示人固已深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門句，處乾陽物至剛柔有體，正見所以為易之門處，而天地神明二句，是說其有以肖天下之道也。曰陰曰陽，言其判然不相

混也。兩者交合，然後成易。陰陽合德，只是奇偶相交。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蓋卦爻剛柔，只是一箇陰陽，千變萬化，出來故謂乾坤為易之門。撰，何以下箇體字？德，何以下箇通字？天地之撰，陰陽之迹之可見者。易有剛柔，則其撰悉備於其中，若合體而不殊者，故曰體。神明之德，陰陽之理之無形者，易之剛柔，本陰陽之合德，來則其德和順於其中，貫通一而無二者，故曰通。

解門字，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邪？為取闔闢之義邪？朱子曰：只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按闔闢言戶，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乾一而奇，全是模畫其所謂健而動者，故為陽物。坤一而偶，全是模畫其所謂順而靜者，故為陰物。凌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合德　從蘇紫溪曰：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箇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箇陰者。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為神明哉。

葉爾瞻曰：以體根本上有體體字來，以通即體之所通也。撰，猶事謂造化作用事。辭撰出以示人者，天地之撰，無非神明之德，以體天地之撰者，便以通神明之德。德通神明，乃見陰陽合德之妙。以[illegible]

庸成曰：陰陽合德，其門內之絪緼，總是一機為互根，而剛柔有體，其從門而出者，則犖畫之變化，遂成諸卦而不窮矣。乃知風雷山澤，皆乾坤之無盡藏；健順止悅，皆乾坤之無二道。雜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禪之機。撰者還陰陽以效質，德者妙陰陽而寫靈，此立象固已盡意也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謂卦爻辭中所稱物事名色。稽類，就所稱而稽考之也。類即萬物之情類字。蓋上古之時，民風淳朴，未有許多情狀變態，聖人亦不曾着這許多思慮。後世民澆事煩，聖人經歷萬變，思慮不得不詳，言辭不得不切，故曰衰世之意。○盧中菴曰：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雖假乎物象事變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故雖雜出而未
嘗差謬如牝馬稱於坤本其順而健也牝牛稱於離本其柔而順
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頤之中虛而曰口實其在象辭如此
羸豕稱於姤取其陰之必長碩果稱於剝取其陽之復生困[illegible]之
居下而曰咸拇因艮之居下而曰艮輔其在爻辭又如此蓋皆本
陰陽以立論而於理又何差謬之有
陸庸成曰有種種之物各有種種之名不包羅悉舉則所以道陰
陽者不備要知於體撰處立名即於通德內示意此非聖人要深
慮遠據衰世之風復上古之盛則立象足矣亦何事於煩稱乎陰
陽之義雖無餘蘊而聖人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意字可玩

附錄 朱子曰稽考其事類蔡虛齋曰文章亦有關於世類知治世
之音和以平亂世之音憂以思亡國之音哀以怨此所謂類也○
按朱說則類字跟稱名句來蔡說則類字指衰世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易二字只承稱名之易來天道已然之迹曰往人事未來之幾
曰來本人事於天理是微其顯發天理於人事是闡其幽當名謂
實稱其名如貴賤上下之屬辨物謂名從其類如飛走服用之屬
正其是非之訟斷其吉凶之辭此皆備於後天之辭者也則備矣
總承上數句即易冒天下之道之謂也○葉爾瞻曰往寓乎來未
而出於往故彰往察來着而字聯往來有顯有幽故更着而字聯

微闡所謂彰察只在名物言辭故又着而字聯
彰往察來 姚承菴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
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往是理之已
定者來是事之未至者未至之事總不出已定之理彰明其往而
昭察其來故曰彰往而察來
微顯闡幽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雖是揭底
然皆出於道義之蘊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故之知得如此微
顯所以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楊止菴曰微顯即神德行也微者顯之謂推本其所從出也闡幽
即斷辭也幽者闡之謂究極其歸處也 附 陸庸成曰惟以往兆來

即來藏往故顯著處却是淵微幽深處却又闡發
當名辨物 正 徐魯源曰天地之間名各有類物以類分皆不可使
亂於尊卑貴賤之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
實於動植飛潛用之物則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至
其辭之所告則是非可否皆本陰陽與常之道以發之而無偏曲
回互之言其占之所決則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以判之
而無兩可不決之辭
附異聞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以
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為不
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幽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
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蘊紫溪曰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
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
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論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二以濟民行二句
亦與衰世之意相應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其俗淳其事簡有
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
愛惡情偽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知聖人因民心之二而
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而使天下
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陸庸成曰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名小而類

大矣觀會通以行典禮則旨遠而辭文矣中以曲者乃樂玩之府
隱於肆者乃通變之門民雖貳失得雖殊天下之動不貞於一乎
哉○胡雲峰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
吾易也其示雖邇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說吾易也言雖
委曲而又皆中於理豈高遠之書哉事雖橫陳而實本於至隱豈
淺近之書哉須於拗揚說方盡其妙
文辭字張幼于曰文者道之顯對遠字說只是顯出其理以示人耳
非謂本旨渾朴而詞却文彩也
報辭字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
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

之安吉之地也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葉爾瞻曰報猶應也吉
凶乃失得之報應也不曰吉凶而曰失得之報見吉凶非偶致
也而禍修為有得無失此易教也賀卿曰君子修身治行得失之
間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至於言報而世事可知矣報明而猶然不
信至有前因後果之報累萬言而不盡聖人之心感矣
蔡子木曰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是天地之撰因貳濟民
明失得之報是神明之德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章旨　陸庸成曰聖人無憂憂德之不脩
不以所遭為患而憂所以處患者無其德自發而下錯舉卦名其
首節即序有不容紊者次節則贊其德之妙於數而字見之末節

則發其德之用於數以字見之聖人所以獨憂患者獨至而所以
與民同憂患者誠預也此易之興於中古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蔡虛齋曰此節言易之所由興而因著作易之情也當中古之時
世態日新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其操心也危慮患也
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無所不用其至耶易卦之中多是處憂
患之事陸庸成曰上曰衰世之意夫世衰而易興則世之衰者道
之隆也非有憂患易未必作則遇之難者天下萬世之幸也○陸
允清曰憂患乃憂患天下之多故也若聖人則樂天知命而已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用也損德之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要指次第之序復讓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養上說損益脩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物上說○葉爾瞻曰比循其地禮平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立脚實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基謙何以為德之柄驕心傲氣始[illegible]持也謙卑則知敬謹而此心有所持循故曰柄本根也復者陽之始生良心為道之根也恒德之固者物莫能傾也恒立不易方故曰固脩謂治其惡懲忿窒慾以脩身也裕謂克長善端有餘裕也德至於裕工夫已到非困安所驗之處困而亨養之見也故辨德必以困也地取安止之義安貞無疆地德也井為德性之靜定曰地制裁制也巽順而入所以制也象利刀之裁制布帛隨其長短而裁之無不如意

盧中巻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程敬承曰履為德基亦是危機處憂患何可驕亢自高須當執持此謙故以執言而曰柄○損益以見成言惟懲忿窒慾故能損非以損為懲忿窒欲也益亦在遷善改過之後德所以能充長而優裕○蘇紫溪曰困以辨德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是也人情慮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此所謂辨也孫子潛曰困則真偽別○孫子潛曰地者所在之謂也無喪無得動靜常定廣博之深所由出也故曰地○張常甫曰損益交養[illegible]方有實地可據地者合衆德而承載之存體以待用也○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知順他道理方能治粗只從皮膚上綽過如此便錯了又曰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節贊九德之妙須一抑一揚說禮緣人情非以強世見其和然實乃天理人情之極一毫加不得一毫減不得謙本自卑自晦然未克理從不得尊而且光復乃一念之善雖甚小而至微然理欲界限自是分曉終非衆欲所能混應感紛緜襍交於前容易失守恒則心一於善獨覺其意味之深長克己最難所謂推山塡壑到後克治既久則人欲易退自然一劍兩段下手不難故雖難而易遷善改過互相長益然初無安排造作曰不設困窮而通處險而說也窮其身不能窮其心心超乎困之外不謂之通而何遷者移此及彼之謂泉之用也惟不動之為動者故曰居其所而遷特就全體內預許其能待天下之用耳未便說到井養不窮上因事制宜輕重不爽曰稱取以其深入之義理而妙用於一心不動聲色不露機緘用雖彰而機則隱也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陸庸成曰復何以云小非來復者使萬念之一念也齊曰惟微證
子曰幾希此心全體自是小而不容溷也所謂聖狂之路人禽之
關鄭鵬海曰道心惟微動以天不淆以人故曰辨於物○蘇紫溪
曰匪若久於其道也人之一身萬事異形萬物殊狀紛然雜出其
間而此心則貞於一心外無境而心不移於境是之謂不厭獨獲
如曰避囂以求靜非能靜者也處雜而不厭雜真定者入囂而不
碍○張幼于曰損以去惡用力為難先其所難以待其自得不計
功也故曰後易後易猶言後獲也益以長善改過功夫日新不已
以求其自裕不急用也故曰不設猶言無所設施也陸君曰設者
後張也不設則無修張不誠之意乃所以為益也鄭孩如曰忿如

尖颺來不及捍欲如粘絲刷不可去若非得箇悟頭只在懲窒上
努力到底是難心在後恒之後忿欲之勢殺矣漸向於無矣故易
益之妙全在不設疑如毛髮在人日長而人不自知所以為妙充
長而待於設豈可言充長哉○朱子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但
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張幼于曰巽為權故能稱
隱者委曲善入而不露形迹所以為德之制

復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根上節來須在以字上着力用復以和其行有節文而不乖
戾知用謙以制其禮有遜順而不激亢要復而惺然者有獨知[illegible]

[illegible]得有綜變違損以遠吾心無形之害益以興吾心自然之利
用困之通可以寡怨尤用井之遷可以析裁制用巽之隱可以達
變化
程敬承曰進德以行始却非可矯強為者嚴和而至故用之以和
行耶制節制也何以言制人情驕亢多違制而失禮惟謙則早以
自牧可以制伏驕亢之氣而歸於天理自然之節故曰謙以制禮
謂謙乃得禮之本然非謂禮過於矯強而用謙以制之也或曰制
如制作之制外邊的節文度數皆從內裡識界一念發出耶非制
其太過制其嚴厲之謂○自知之知即知大始之知主也善念既
復則中常惺惺而自家有主矣故知或曰知即良知之知揭孤燈

照破衆昏自有其知知不外借以自知自自即是知此曰自知大
學曰獨知自與獨一也王伯厚曰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
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程敬承曰害之遠遠其有害於已者
非修到易處未必遠也利本已所自有自有自裕無待外索故無
不利也強求其利利未必興矣○孫賁菴曰得處困之道則樂天
知命而無所怨尤其曰寡怨者亦以困窮時節人所易動非學力
之至識見之定者未能太然無累故不曰無而曰寡亦以見無怨
之為難也○程敬承曰物不照於流水而照於止水井之所以能
辨義也此是即其動之體而許之非正應用時也重在所以能辨
義上巽在辨義之後辨到精微委曲處細心以入自能從心以出

[illegible]之行權陸庸成曰非以辨義惟至靜者觀衆動而不亂
[illegible]以行權惟善入者妙出機而不詭 游讓溪曰行權者大過人
[illegible]居憂患而能拯天下之憂患者矣乃其為德則曰稱物之
宜[illegible]隱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哉
陸子靜曰九卦之陳履謙復恒損益所以豫其內困井巽所以利
其[illegible]以復而先以謙履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
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抑使精神之聚於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
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
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
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左右逢源蓋至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

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矣○程敬承曰處憂患之道非必身當憂
患乃以是道處之觀德必辨於此則平時脩德工夫在未處困之
先可知九德稱制者兩巽曰制所以制英心銳氣而取衡之平也
謙亦曰制所以制矜心傲氣而歸禮之節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章旨　孫質菴曰通章重變字易一變也易
之有靜而變也而為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不在易而在我矣此
章如臨父母總截是明易之不可遠未節則以不遠易望人而致
甚責望之意

沈德培曰此章要看不可為典要與既有典常二義融透便無碍
了不可為典要者因此卦爻之變也既有典常者亦此卦爻之變

上下剛柔六爻至一卦看為是

按此說止于論理性要詳夢人尖用功夫

[illegible]卦之因承始有定爻而爻實未始無定理所謂會通典礼是也
易中言貞神易真即言方知言貞勝即言貞一言立本即言趣時
此理原是做不定的却是定的做是定的又却是不定的此易者隨
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雖變所適

首句一章綱領不可遠謂其為載道之書切於民生日用耳屢遷
句正見所以不可遠之故又是一節總頭屢遷謂易道變通而不
滯乎物變動不居以下正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非雖
六位而剛柔交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曰虛○其於易也或剛

上柔下或柔上剛下此以六虛中對待言其變易也剛可易為柔
柔可易為剛此以六虛中遞久言不可為典要即在無常相易處
看此典定也要執也各爻改頭換面不可執定一個義理惟變所
適正是不可為典要處爻在上則上爻在下則下爻為剛則剛爻
為柔則柔爻之所在即道之所在道之屢遷如此

不可遠解　楊誠齋曰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不
可遠於易君臣父子無非易也視聽言動無非易也治亂安危無
非易也取舍進退無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違易則亂姦亂何归
不可遠言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可須臾離此也

附无常相易解　楊誠齋曰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遂為

剝坤之上六怨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爻為姤此易之爻上下與坤本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爻剛柔相易者也

蔡氏曰以典冊載事名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今典常訓為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要約也

魏鶴山曰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蓋之見者又為位爻之爻者又為虛故曰爻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大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

辨異　蔡紫溪曰六虛猶言六合上下四方無非太虛境界也易之道充塞乎天地而莫知其端流行乎四海而莫窮其始所謂爻動不居周流六虛也謂其形而上也則未始不徹乎下謂其形而下也則未始不徹乎上似乎有常而實無常也謂其一於剛也則未始不用乎柔謂其一於柔也則未始不用乎剛似乎不易而未始不相易也其實上下剛柔之間無一非道上下剛柔之道無一非爻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

上文說一箇適字便見適之所在無定中又未始無定即此二句緊承惟爻所適來適出適入即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淆[illegible]以定則言而已矣[illegible]之所在順之吉逆之凶一毫不可淆越雖欲不懼而不可得者若或使之也○按其字指上易爻言在易為爻顯說此道以程世則為度內外與出入二字相連要看著易爻推到人事上去如云出而作外入而作內是也知之一字亦要玩正在獨知之中點為提醒耳

此節并憂患即總是明屢遷之道只承上條易字說來不必露出辭字然辭實在其中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獨提出憂患言者聖人作易重在濟民行一邊故於憂患尤喫緊以示人耳又字承上文言不特外內懼

而已也又明於憂患與那所以憂患之故是以人之用易者當懷恐懼雖無師保在前而常如父母在上矣師保父母互言以形容其敬謹也○蘇子瞻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憂患之故楊止菴曰憂謂終身患謂一時即聖人與民同憂與民同患二字明於其事欲人知其為憂為患而避之也明於其故欲人知其憂患所由致而得其所以避之之方也所謂故者何在在乖出入之度而已○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身也此以禮法繩於外者言臨父母以以敬愛本於天性者言以明知懼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非生於外之戒懼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所說在卦爻無常而辭有常故聖人教人沿詞以求卦爻之義
似此則爻與詞有二矣不知易之詞寓於爻易之爻显於詞詞之
所借即道之所遷要分曉○彥陵氏曰夫易以屢迁為道則其不
可為典要者似乎不可模捉不知詞正所以闡其爻其始也弟當
因詞以揆其道之向則凡所謂相易無常者盡數皆有一定之成
法其變遷處正是典常也不是兩件夫至常而至爻非達爻之人
不能盡其爻有方而無方非通方之人未免拘於方道其可虛行
哉
按典常即在惟爻所適處看出易雖千变万化不可為典要然皆　石鏡山房

唯變所適是其常與也○又方字舊作方向之方觧楚亦曉解作方術
之方如術家良方事事可收其效者
陸肅成曰易之為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也道不可離也然人不
能遠易而亦鮮能行易者何也至爻而至常人但日鼓舞於易之
中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為常則亦不可為度其
可以為常則必不可為爻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
者爻也不可為典要者也爻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然
三極之道於爻動之際會貞一之理於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
附訂彥陵氏曰非其人看做泥詞拘方之人非也蓋易道之妙全在
爻動不居然至爻之中實寓經常不易之至理世有一等崇尚玄

可参

虛的人以爻為教以詞為煩把先聖經世微權盡欲掃去自以為
神明變化矣不知此正小人之無忌憚處故稹子曰此二語是戒
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無所不至矣此節極[illegible]
○或問虛行之義彥陵氏曰易之為道妙於周流六虛至其所謂
以行於世者有變與詞以質之也苟非其人必且自逞意識却把
變詞俱看做了粗迹日流於玄虛一途去了舍變詞以求道之行
道可以虛行哉愚意此章變字固重然聖人從變之中提出度字
又提出典常二字見得變之中出入內外一毫不可踰越無非提
醒世人高點知覺的念頭敢附臆見以証高明
原始要終章旨　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　石鏡山房

却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物相雜
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申為質意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時謂上二句是論卦下二句是論爻不知爻不出於一卦首舉
原始要終以為質正論爻之所由成耳原要字不著加猶曰舉
頭到尾照惟其句自見質謂全體六爻各具一體合之乃成全體
也卦既以始終而成便是六爻相雜以九六該陰陽皆稱物而以
時不同故稱時物時當剛而剛便是剛之時物時當柔而柔便是
柔之時物此節揭一箇質字以定其大體又揭一箇時字以贊其
妙用體有定而用無定也時字與趨時之時不同彼主而卦[illegible]

主於卦中爻說姚鼐昌曰六爻相雜非是剛柔之位相間在畫上言如初爻剛居之柔亦居之便是時即六位時成之時物即陽物陰物之物胡雲峰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無定用故曰時張氏棨曰六爻相雜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於干於磐於陸於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分列本物二字未詳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按此節承原始要終來難知易知就後人觀易說初辭二句亦從人說擬聖人之繫詞如此本末句則解上而起下惟本末也故料得聖人當初初繫辭時必擬議其當假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詞至於上爻之詞不用更著心思別立主意只消用初爻之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文所謂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個徹首徹尾的道理○蘇紫溪曰初上之本末即卦之始終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卦始於初猶萬事萬物之所從始立天下之本卦終於上猶萬事萬物之所由以因本而之末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

郭鵬海曰易知難知就人觀易言或欲指文義說謂聖人知之有難易非也初辭擬之二句乃追說聖人繫辭時亦自有難易明所以難知易知之意時講云惟其難知故聖人初詞擬惟其易知故聖人卒成之終非也此一節是教觀易者緣本以知末即始而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二字承初上來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雖有三項意自相屬雜物即相雜之時物也德者妙乎物者也或為剛或為柔或為中正若於時物之中撰而列之也有德則有得失有利害而是非辨於其間矣非中爻不備以初上之爻合之中四爻而後為備也○按雜物即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即所為通神明之德然然即物中所以然之理是非即物與德之是非所謂辨者即時位中之消息當否是也○潘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止節漢儒多以互體論朱子曰此說亦不可廢今附後

附互體蔡虛齋曰如震下坎上其體為屯雜而撰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為地有順之德焉自三至五互艮也其物為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以陽居之則當位而吉固可辨其是互陰位也而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非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存亡就氣運說吉凶就人事說而總具在時位之內時有消息則有存亡位有當否則有吉凶然位之當否即本時之消息來居可知云者即可坐得之之說也末二句不重在觀彖上只要見卦知如不可不備之意蓋觀彖而知存亡吉凶此惟知者能之而下然之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有貿貿焉者矣故末復以中四

爻盡其義○潘雪松曰要與要終之要同辨是與非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要中爻之終也要者得其要也以辨是與非為要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無待於動也龔蒼梧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也故智者觀之無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附錄 韓康伯曰夫彖者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彖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義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善字極當譽與懼隨其位而自盡其事皆人臣之善物也善因位異方是義其用柔中正明所以無咎之故蔡虛齋曰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淩逼之嫌也然而柔之為道非得陽剛以為之依附則無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無咎者以其用之柔中也知二之無咎以柔中則知四之懼又不獨以近矣

附參 郭鵬海曰柔不利遠者何柔靜的人非有恢廓之才而處踈之勢名譽難於上達故遠非所利或謂柔道必依剛而立不利於

遠亦非也柔本不利遠而而多譽者以其[illegible]而所以無咎者以其柔而得中以為用也時說或以無咎為[illegible]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貴賤之等以君臣之分言貴則權獨操而職其要有命天下之功為一人之功者賤則聽命陳力不避艱險而常任其凶是貴統賤賤不抗貴之定分也其柔危其剛勝則又論才德之克堪處蓋君臣任有天下之重惟剛德可堪負荷不然未有能免於危神此則三五之所同也然收結卻着一耶字則其意又活○蔡言曰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為善矣故不言善別遠近貴賤必歸到柔中剛勝見德重於位也○郭鵬海曰二四皆陰三五皆陽故曰同功以力量言也若以事任言臣如何與君同或曰君相總以天下國家為事故其任大責重同

蘇紫溪曰位之分遠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也曰柔曰剛所謂德也而多譽多懼多凶多功或無咎或危或勝所謂辨是與非也此觀彖辭者不可不玩爻辭也

廣大悉備章旨 廣大悉備首節已盡次節第著易中所以見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通章一道字貫蓋天下之理三才盡之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是三才物爻與吉凶也莫非三才文者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吉凶者三才之貞勝

[illegible]悉備

胡雲峯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張雨若曰廣大是統論其體悉備是就廣大中細論其詳前道字內已含陰陽剛柔仁義等意至後六畫更當分曉耳兼字與兩字不同兼猶通也謂通此三才而分而之也天下道理盡於三才今驗易中八卦求端起初只有三畫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易之小成一三才矣通此三才而各兩其畫故六然道六者又非

別有他道亦只此三才耳五上即天之陰陽三四即人之仁義初二即地之剛柔易之大成無非一三才知其廣大悉備也如此

吳臨川曰一而不兩則獨而無對天獨陽而無陰地獨陰而無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然後其道全而不偏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為六畫者此也

辦　楊誠齋曰重卦之後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為兩三才也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

方魯岳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才也希聖人

[illegible]天地人然後於不才也已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葉爾瞻曰夫六畫俱是三才畫之所在便是道之所在聖人正恐人認畫為滯泥不化特揭道字為其有變動而名之爻爻有物等有文雜又有吉凶總不外於道之變動也道字直串下一節意○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差等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雜則為文若有陰

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不當二字非謂當則吉不當則以不當內自有吉凶之不同也不必兼當位說汪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或時當相濟也而不當者為吉或時當以正也而不當者為凶吉凶於是而生矣

按爻以位言等以畫言物以名其爻之等爻亦為物非以物比爻也物皆品級懸判不可混淆之謂　鄭鵬海曰不當二字作不得其宜看道在得正則以當位為宜道在相濟則以不當位為宜爻位之相雜有宜有不宜而吉凶生矣不當如云不能皆當也兼當不當說為是若據本義以當不當分吉凶儘有當而凶不當而

平使傾在詞上

吉凶於易就不當論吉凶則又道了當一邊矣
附錄蔡虛齋曰此節見三才之道無所不有而易之書無所不備也
道即三才之道也天之陰陽消息無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常人之
仁義迭運不居而爻以効此也故曰爻有爻則上下以類貴賤章
差是三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柔文采
柔來文剛小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
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
吉凶生矣備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按此章重在其辭危一句危者憂惕之意即下所云懼也使平使
傾合兩使字正是可危處上危字為辭一邊下危字屬人心一邊
點出一道字見得也固無偏至之福亦無倖免之禍理所必然聖
人不得不危其辭以儆人心也百物不廢正是道之大處懼以終
始二句正指出其辭危緣故末句要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
紫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非盛德則易道無自而興
盛德備九卦之德也當紂之事正處憂患以作易也聖人之情見
乎詞其詞危正是聖人用情處蓋當其時人陷溺放逸為非皆由
不知天命之足畏故特示以危厲之意使人知所警而不陷凶禍

易傾要歸到危平

非謂遇禍而始懼也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危使使之平
易使使之傾詞何等危危其詞正懼人以終始使不敢生一易心
綜要歸到無咎處此其道之大而百物俱不能廢也故善用易者
存一懼心而已
鄭孩如曰不可謂文王遭紂之厄而作易故辭多危懼乃是見紂
逸樂肆志將有傾亡之禍以其不知危故也故為此危詞以儆天
下後世使之懼以終始要於無咎○陸庸成曰危者平之幾危
言之不足則反其辭而為易傾益以惕人之危也夫福莫大於平
平莫平於無咎故曰其要無咎見得辭雖分危易言危者正欲人
危以致其平言易者正恐人易以致其傾也葉爾瞻曰懼則不以

易心分其危心只有致平之理更無招傾的過端○周用齋曰常
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難故不曰
懼以始終而終始○馬常伯曰章內二道字相照應看平傾事也
所以平傾由於危易此精蘊處此之謂易之道也道字方有着落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章旨 按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於易
而能知吉凶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者為斯民計也首節言聖人能
前知吉凶次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妙三節言有可知之
理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便是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入
卦至情遷句正作易之事愛惡至悔且吝是申吉凶情遷句而未
條則即人之情遷以明易之情遷張兩若曰上傳言聖人立象盡

意為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此傳言聖人自家無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

程敬承曰易節知險阻是此章骨子說之研之者易簡也定之成之者易簡也象之占之者亦易簡也成能與能所以使人就易簡之歸而出險阻之途也至末段反覆發情還之義蓋情即險阻之情而天下古人恒如其辭者叛者慚者誣者疑者失守皆險阻之類也吉凶情遷無非教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耳易簡理得則聖人作易以教人之本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易以知險比簡以知阻多一轉

張雨若曰此節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乾坤言人健順言性情易簡言他所行知險阻言臨事變歸重在臨事變上而實則健順內已包括了乾坤雖分兩聖人然聖人固是陰陽合德者易跟健來大凡性剛健的做出自無艱阻故恒易有易心者多冒險前進而茲又事變當頭復長慮却顧敬以待之而知險簡跟順來大凡性柔順的做來自不至紛擾故恒簡既謂之簡自然安詳雖有事變必是小心敬慎的然且益致其慎更用簡約而知阻知險知阻全自易簡中得不是看意去知之也易簡以知以字何等現成若要去知便不是易簡蘊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也

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畏起用險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

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象乾之德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承坤之順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衆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

彭山曰健之極而不見有健之跡謂之至健順之極而不見有順之跡謂之至順恒者久而不已也若乾不知險其為易也不能恒坤不知阻其為簡也不能恒易恒簡則亦非健順之至矣

險有危懼不安之意阻有退避不進之意或曰健則遇險亦易是謂恒易順則遇阻亦簡是謂恒簡

[illegible]妙解之一將

闕異 黃蘊紫溪曰知險知阻非知事之險阻也知吾心之險阻也禍患之險非險也而莫險於一念之私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於物欲之間蓋理本至易而出乎易則險矣理本至簡而出乎簡則阻矣未有易而不知險者未有簡而不知阻者亦未有知心之險阻而不知事之險阻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又推原知險知阻之故說心以無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說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愷悌愷悌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定吉凶須說心來成亹亹但研慮來吉凶無形故以心言而曰定定者剖決之意亹亹則有迹

故以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意而能字及定字成字俱在聖人
身上說天下字不必泥
葉爾瞻曰知險知阻之知皆心之虛明而應之審也心體本自舒
暢而應無不精者惟聖人平時能悅諸心及臨事則能研諸慮悅
者此心自得之真趣研慮則其通泰悅豫心地自有一段靈光謀
畫詳密莫可參雜者着兩能字所謂惟聖者能之也有此心自有
此慮故定吉凶而成亹亹者皆心之所感得之也聖人所圖維樹
立依關於天下之大故兩着天下字
附錄 盧中菴曰悅心研慮究吉凶而成亹亹知是曆象乾坤之能事
正見知至從至順者知險阻而不陷於險阻處非推原其所以然也

下文方是所以然處鄭孩如曰悅心研慮原是易簡之妙心不易
簡煩擾苦惱矣何如能悅煩擾即生障塞矣何如能研朱子發曰
天下之吉凶藏於無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
也定之成之皆易簡而已 蘊紫溪曰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聖人
之慮慮乎天下既自知險又慮天下之不陷於險既自知阻又使
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總是易簡
自然之功用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不是用蓍揲
測得來朱子曰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就理上知得如此

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
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然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
未然之事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林次崖曰變化云為其
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人即是事而觀象之則
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於胸中矣故曰象事知器吉事有祥其吉
凶之理雖隱於無形然其勢所必至而無可疑者也故曰來聖人
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其將來之理已豫知而不惑矣故曰占事知
來此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程竹山曰象是比
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比方而可知占是考驗之謂以其事
應未至其幾甚微故必考驗而後知即所謂知以藏往神以知來

也
附錄 潘雪松曰變化即乾坤闔闢往來之變化變化顯設於人心則
云為也人心應感至神云為無供機無滯迹如天道闔闢往來變
化之自然此機之萌之先見而為吉端者故言吉事有祥祥未有
形而已見於心故謂之象象之所見即事也事之所成為器故云
象事知器占者因象而占驗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也
事應未至其幾甚微必考究而知故曰占象事占事通所吉事有
祥說而說事而神則說變化云為中見之本義分項非
姚承菴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
也背了吉方稱凶事耶吉事句不必增入凶事胡雲峰曰在

人謀亦在易上說極

為變化在人事為云為人事與天道相參則吉事有祥焉而知字不是空知。便有斡旋的意思在。故提歸到吉事上去。

附錄 蘇紫溪曰此節言聖人所以定吉凶成亹亹也。天道之變化無停機也。人事之云為無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祥者則在吾心焉。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萬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萬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適於聖人之知。知聖人而知器知來。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與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亹亹。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簡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夫知器知來聖心中原自有一部易書。何消得假卜筮以為趨避。然使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終是聖功缺陷處。不得不制出卜筮來。天地乃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天地設位則陰陽消息內便見險阻器來之理。欲奉此理告人。即天地亦窮於所不能。聖人制為卜筮則天地所不能者得聖人而成其能矣。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雖百姓之愚亦得以與其能。此正聖人之成能處。彭山曰天地設位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天地之能也。但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定吉凶耳。聖人體乾坤之德而定之。是成其能也。人謀以聖人之設卜筮而定吉凶者言。鬼謀以天地之生神物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幾乃人人之所同有。有以開之則人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歸而天下無事也。故曰百姓與能。○楊止菴曰百姓之智愚賢不肖不同。而皆得與聖人之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附錄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一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並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之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條與下節正是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提不外象辭變占四項。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以象告者以奇偶之象告也。此句是象。指先天聖人說。以情言者以險易之情言也。此句是辭。指後天聖人說。此二句且勿露吉凶字。剛柔句總承上二句說象告而剛柔之辭。而雜居不一含有吉凶。則所謂情言即言象之所告耳。○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為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及百姓之愚。遂能知險阻之情也。惟有爻彖之辭乃始以情語情。亦象中所具。爻彖所言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揲蓍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是變動雖無利之可取而教人趨吉避凶却在於此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者故曰變動以利言情遷之情即上文情言之情情具卦爻中消息當否屢遷而不定即本上變動來此句承動愛惡以下正是情遷之實悔吝利害總不外吉凶愛惡遠近情偽是情而其中有相攻相取相感不相得其情不一故曰情遷項平菴曰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詞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相感者

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言悔吝相攻則其事極矣故言吉凶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摠以相近一條明之

愛惡解 愛惡以德言中正相與曰愛其情便和諧而得吉不中不正相與曰惡其情便拂逆而得凶攻專也如攻乎異端之攻或曰攻如攻擊之攻或為所愛攻所惡而吉生或為所惡攻所愛而凶生〇蘇子瞻曰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紛者生於愛惡之相攻也

遠近解 遠近以位言非正應而以私情相求者謂之相取此句專言不好蓋遠相取則或至於遠實近相取則或至於妄求皆足以致悔而取羞也〇情之合者不宜遠而遠相取則有悔吝情之睽者不宜近而近相取則有悔吝

情偽解 情偽以應言正應而感情也不正應而感偽也 相感以情則為道義之交故利相感以偽則為私邪之合故害〇 攻情欲入而中之也取情欲致而得之也感情有所觸而動之也

近不相得解 按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是論其大槩中間儘有近相得而善者有遠不相得而無害者惟是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偽相感凶或害之悔且吝耳故又看此一段以發明則識歸或害間看或字見伏於不可知而發於不及料也悔吝間著且字尤甚其不

畫之憂而無咎之辭也

附錄 邵寶曰觀變動者存乎應應遠者也陽唱陰和是謂相得故屯六二之貞君子取之否則為比之三矣變順逆者存乎比比近者也陽乘陰承是謂相得故復六二之休君子取之否則為姤之四也雖然感莫大於正應而比不與焉應有正矣而苟焉以求相得可乎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之謂也故遠而相求有如睽之三上者久而相待有如屯之二五者變而相守有如同人之二五者難而相濟有如蹇之二五者此所謂相得也如其無正應也則近有相取之道焉如賁之二則以承而賁頤如復之二則以乘而下仁此亦所謂相得也其不然者反是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
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辭之以情遷也此理在人心最明
白。蓋將叛去此理言與實相指故慙中心既疑故不敢說殺枝者
如木之有枝分而岐知養定的人其中安以和其辭簡以默無暴
的人急遽而苟且不傷於誣則傷於支矣故以吉躁分多寡本等
是善却誣為不善其辭便浮游而不根故下隨游字失其守者屈
於理者也屈於理安得不屈於辭此一節宜參孟子知言節看
項平菴曰六節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屈與五所以吉凶悔吝
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五也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

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
附別解 吳臨川曰上文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又以人所言之人之
辭亦由情而生也虞仲翔曰將叛者其辭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
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
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巽人
之辭也
沈德垣曰先天只說簡易尚未經險阻如何有許多情後天既
云以情言又云以情遷種種愛惡情偽遠近攻取之類皆痛發世
上奇形怪相崎嶇險阻聖人雖處變而不失其常憑他變怪百出
吾心只是平常所以謂之易簡而知險阻也默成不言此易之祖

而後面只管不能已於言情轉多險阻愈甚其能忘於無言乎發
怒相攻一節皆以發明末世之多情多變此險阻之途所以滿天
下也聖人到此烏得不盡言也
汪掬山曰繫辭之言易簡者其義一而已矣上篇言天地以易簡
而生八卦易之原也中言聖人以易簡而具為德行易之本也此
言聖人以易簡而模之文象易之實也天地也易書也聖心也一
而已矣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與其易節之能也
程敬承曰作易以道陰陽成變化是聖人前民本古而實非
聖人杜撰之書也乾坤變化之理先見於天地而妙於自然自然
者易簡是已在天地為無心之造化在人為率性之知能成位天

地惟其易簡理得也而此理之得失分則吉凶悔吝之途界矣聖
人觀象繫詞繫此者也而象因乎變變妙於動動即為道道有三
極而合之為一天歸於吉凶悔吝而君子體之惟一吉此一者易
簡之功也出乎易簡便入於險阻故詞有險有易豈別有精耶無
非教人發惕恐懼無咎以趨易避險云耳因知易之道盡於易簡
本於天地而用於聖人聖人以易而知故合天地而無不知以簡
而能故與天地合而無不能範圍也曲成也通知也聖心之所易
以易道故自神易而能彌綸天地也夫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乎一
陰一陽之道也無體之易乃從陰陽生生而名易無方之神乃從
陰陽不測而名神消矣易為道陰陽之書廣大而易簡者也故曰

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易其至矣乎豈非聖人之所以德崇業廣者乎存之於心則道義之門也擬議之於言動則變化之成也而爻化之道何以知之觀天地之圖數知之也聖人衍天地之數於蓍而致天地之用於人故蓍數之變化無窮而天下之能事已畢酬酢祐神即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而易道之所以神則聖心之神為之也易非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而神通志成務之用者耶向非本之乎洗心之神知何以明天道而察民故何以興神物而前民用而所謂立象設卦繫詞變通鼓舞誰之功乎故曰此聖心之神為之神盡則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盡而會其意得其神是在神明默成者耳夫神明默成知變

化者也即能成變化而無庸擬議者也所謂易簡理得斯其人乎吾固謂易道只一易簡盡之故下傳復原象爻以論吉凶而歸之於貞一一即易簡之歸也象像此爻效此此外別無造化功業別無神明物情別無通變神化亦別無所謂吉凶悔吝而辨君子小人之淑慝者與於理之一而不容二也是故咸感憧憧一致故也豈獨屈伸感應之致一而動靜一也小大一也安危一也微顯損益亦一也小人失此一如困三四噬嗑初上均凶之屬也君子得此一如射隼荏桑知幾而後損一而益均吉之屬也乃知聖人作易後天不若先天之無言者爲故貳權衰世之民不明於理之一而其心二其行周濟不得已剖吉凶報失得令不罹於憂患

耳是故九卦皆處憂患之道也道之屢遷又以明憂患之故懼人一心也而統一卦之時物則是非辨而吉凶決無六爻之變動則當否異而吉凶生大哉易道來有危不平易不傾者此何莫非懼人以終始而免人於凶咎乎總之盡心本易簡以知險阻知以理之一也繫爻彖以決吉凶情遷雖不一而究歸於理之一也其惟辭寡者乎斯之吉人耶前所謂默成其人而易簡理得者乎嘗總為之說曰乾易坤簡天地之所以成化也是天地之易也亦聖人之所以成象爻也是聖人之易也易簡而理得聖人即天地也易簡而知險阻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之得以與能也繫辭二傳以易簡始以易簡終嗚呼盡之矣

石鏡山房周易說統卷之十二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甫輯

男 懋忠 師栻 校正

說卦傳

胡雙湖曰說卦首論生蓍立卦次論伏羲文王卦位次論八卦之象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檃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幽贊神明章首　陸庸成曰此章由生蓍推數由數推卦由卦推爻而通德性命之奧無不具焉則知易之作也原為道德性命而作使非蓍數卦爻何以洩其藏而盡其蘊乎故下章遂言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按通章只敘蓍數卦爻具有道德性命之奧足知不必專重蓍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聖人專指伏羲幽贊句是原蓍所由生天地之主宰處曰神明與相贊有不假於禮樂刑政之迹者故云幽贊就至近上頭不是聖人要蓍以起數如何去幽贊而生之也聖人以一為務存顯而至誠之感格自有默贊於神明者蓍從此生焉自足徵

而生卦爻此方是聖人之功化○胡氏曰蓍之為物其莖長丈其叢滿百莖以祥雲而與天相合義以神龜而以類相從備圖神之德顯天地之數自非聖人致中和體信達順孰從而肇生之哉蘓子瞻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為之介紹

附吳　蘓紫溪曰生蓍當以生爻之例推之乃制用之法所由生也蓍本是神物而聖心之齋戒與之相為流通故明以前手民用而陰以助乎神工是蓍之所由生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原數所由起見聖人以理定數也參天兩地是見成之數未

是說蓍倚數之數方說蓍數參兩二字不著九天圓圍三三原自涵三之理陽數則用其全而曰參地方圍四四原自涵四之理陰數則用其半而曰兩倚兼也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二少之數則參兩之交蓍數一本於天地故曰數即是理

陸庸成曰河圖之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為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為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蓋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為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取奇於天取偶於地故以參兩為目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數迭於蓍而卦爻則蓍所揲之卦爻也俱在揲蓍上說觀變發揮乃揲蓍已成之卦爻不著加變謂陰陽之變指蓍數之奇偶也卦以所值者說觀是大槩看幾畫陽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者又是逐爻細剖開發明白出來剛柔即奇偶之老少爻即所值卦中當動之爻也葉補勝曰由蓍起數則有陰陽之變觀其陰陽純雜而所值之卦已植立而不移矣卦立則六畫備有剛柔之變發揮猶云闡揚細察剛柔之動靜則所值之爻若生出者然而逐節有可見也卦爻本具於易中曰立曰生由蓍數而後著都觀變發揮自聖人制筮法說

潘雪松曰陰陽即所以為爻矣後言剛柔生爻者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葉蒼括曰剛柔之為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楊誠齋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畫爻無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爾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為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為柔聖人無與也特發揮之爾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辨　吳廬中卷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數之變說卻是用易了朱子謂未用說到蓍數處是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變化之道象於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畫或上或下徵細闡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一句正見卦爻具而理無不備和順等字俱要就易上說則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統謂為道德其中間條目為義而其散見於天下為理稟於人物為性理性之從出則為命其實一也但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命則顯微言之耳和順即是擴形如道德皆一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無少爭差無少拂逆就其中消

長進退之義却又種種分曉曰理窮與盡亦是包括無餘之意至則與天命渾融脗合而無間矣○按道德二字本不可分人類分吉凶消長為道德使順易簡為德不知此使順易簡人得之為德而率之為道者也故統言之曰道德通人所共由之則也得此道於心之謂德道德中逐件有箇時宜在曰義理義只在和順道德內自有條理故著而字耳○道德義散之為事為物莫不有理理之義之體段也故說到理於義承接以窮理此理皆根於生生之初所稟受者曰性窮者究竟而無所不極也盡者完全而無所不了也窮理盡性乃所以至命以字有力理具於性而緣原於天命流行不已只看在理性上見得

姚承菴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之事也卦爻一物耳易必窮盡
而至之曰卦爻中陰陽剛柔盡天下之物則盡天下之物理皆關
發於斯矣是窮理之謂也盡天下之物理關發於斯則盡物性之
所具模擬之殆盡是盡性之謂也理性皆天命之精微也既窮理
盡性便到天命之極致處是卦爻之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附錄陸庸成曰道即三才之道也德則易簡之德也義即道德之時
宜燦然各別者也陰陽剛柔之在卦爻者既有以彌綸之則於天
下之理無不窮到而理統於性無不由盡且至極於天命之精微
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如哉道德與義只是一理而敦性天道德蘊
之門也命又性之原也

附錄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如
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若實窮得
理則性命並了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之太
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以去盡性盡性以去至命其有當下
便理會得○按程張之說不同朱子獨以張說為是蓋理性命
豈有淺深次序其次序只在窮盡到見得然世未性不盡命不至
而謂之窮理者亦未有理既窮而性不盡命不至者程說較長
徐進齋曰如乾為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
則其義以一卦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析言之所謂理也蓋
總易者推爻義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

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張南軒曰義在
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
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
不知義命者設也鄒國賢曰義命二字人事天道具矣言易於是
生焉而天下之大業成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
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楊止菴曰上言窮理盡性至於命此遂言性命之理以明上節易
中具有性命之理之意○按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移命

者流行而不已性即是命命即是性非有二理也立天三句正是
性命之理而兼三才以下則分合以言其順也陰陽以氣言剛柔
以質言仁義以理言立字不着加蓋謂非此不立如車之兩其輪
缺一則不立也兼三才兩句是統體分陰三句是分體成章處畫
在迭用上陰陽剛柔俱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當相承
說不可平○蘇紫溪曰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
人道以兩而成兼三才而兩之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
者在易矣亦自交相為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天
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
又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之

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燦然之理此易之所為作
也

林次崖曰有陰有陽然後天道立如有寒無暑有晝無夜如何成個天道有剛有柔然後地道立水火土石南北高深剛柔之顯然易見者有仁有義然後人道立如有慈愛而無斷制有慶賞而無刑威有靜而無動如何成個人道朱子曰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動其實則一太極也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

蔡言曰立者兩相對之謂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性本於命一也陰陽剛柔仁義兩也理者條理自一而條分為兩也道以兩之行蔡言書蔡蔡曰合陰與陽為天之道合剛與柔為地之道合仁與義為人之道性也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仁一義循環無端命也

余子華曰分陰分陽只是說三個陰三個陽然使三陰挨做一處三陽挨做一處不見得有文雖三陰三陽間雜迭用所以成章成章全在相間上柳丘行可曰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互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之緯經緯錯綜燦然有文故曰成章

程敬承曰上章第言立卦生爻耳而卦之六畫全備文之六位分布尚未明言其所以故此又發揮之謂三才之道原以兩而立故易兼兩而為六非聖人故為之兼兩也三才之道亦交相為用故易迭用而成文章非聖人故為之迭用也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

陸君啟曰性命之理既兼而會其全又分之而極其細所以順之

胡雙湖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三才之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具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

成性其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止言陰陽柔剛而不復言仁義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陸庸成曰天地總以氣為升降者也人得天地太和之氣因象天地一中之理而為性性之本原即所謂命也性命獨屬於人以參天兩地者人為之也三才曰立者須遞以撐立不跌也必立而後運行不窮耶天雖以陽為主必與陰而參用故通復無端地雖以柔為常必與剛而迭行故翕闢無斷人雖以仁為心必與義而並運故喜怒哀樂即是陰陽剛柔之循環而性命不二分陰分陽而剛柔為之迭用是道妙之中有錯雜之妙故曰成章蓋陰陽剛柔

相通而一而仁義在其中謂之六位成章即三才之章正是易順性命之理處

天地定位章旨　通章專解圓圖兩條一為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和定位等帶說不重八卦句正見大圓圖不出此小圓圖耳非上四句為對待此二句說流行也後條正解圓意必舉逆數句都聖人當初將横圖規而圓之本欲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指其生出之序總之曰逆數

附錄 鄭氏如曰上章言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聖人以為使人知其順而不知其逆將至於沿流而忘源逐末而忘本故又指出逆之一字以示人還原之宗而得其所歸宿也凡自內而外者為往往者隨流而出其勢順卦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由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六十四是也凡自外而內者為來來者遡流而反其勢逆卦之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由六十四而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而四而兩以復於一也一者性命之宗也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藩衍於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無以冥合乎太道易以太極為宗乃斂入逆收之數非生出廣衍之數也數與倚數數字同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南上非下天尊地卑其位定知在天地間者不過山澤雷風水火之功用通氣謂以氣相感受也薄正訓迫又附蕩也謂勢相迫而成震蕩之功也射犯也不相射相濟為用無相犯害也此先天圓圖對待之玄理也相錯互相交錯也相錯便是六十四卦所由成此圓圖横而為大圓圖者也○林性之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聖人作圖圖何嘗擬其方位而填八卦於此只是因八卦横列無以象陰陽消息之理故中分八卦左右圖列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於安排布置者耳此先天之易所以為妙也

朱子曰澤氣之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個之氣相通不相射即下文不相悖之意項平菴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横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粲然有倫是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無以見相與變化之理

附錄 蒼括曰陽而輕清者為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為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為體也雷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為用也以止為體故其相絕也為定位其相屬也為通氣以動為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射其定位也故其縱為上下其周為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為泰其塞為否其通氣也故其蒸為雲其降為雨其凝為水其泄為雷其離此以感彼則為咸其除上而救下則為損而相薄者反相

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違也相違則相致不相射則不相入始則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為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濟則為既濟然則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為用若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矣縱橫相為用而六十四卦條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無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兼神知者也此所以於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節承上八卦相錯而往來分順逆而易總出於逆則相錯者所以相生之序逆正以成其順也圖從中起故以震巽中分為往來以數計也以數往順形起知來逆順只是逆易逆數逆只是機難遽逆易卦生出之次未有不逆者逆數則御無窮而變化之漸生生不窮易理之自然也

按此節有數解俱備錄　陳潛室曰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兌之間為春分以至於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為秋分以至於坤為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明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則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或曰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歛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陰之歛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歛靜則所謂逆數也　安公石曰已往而利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向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　楊用脩曰易畫自下而上易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自上下下曰順自下上上曰逆左祖右曰順右祖左曰逆

沈德培曰此章按圖說義此八卦八方排列便是世界中千古一箇大局當其作圖時圖從中起雖則有順有逆其實生生者皆起於未生總一逆入之數耶逆者言其未生而難知也故曰生生之謂易經數來曰震歷乾陽之舒也出向前為往順而施之者也巽歷坤陰之歛也入退後為來逆而收之者也有來而逆者是為用復之仁貞下之元而後往而順者旋轉無窮也故圖圖乾後不能不巽而坤後始有震大闔圖夬後不能不姤而剝後始有復皆逆之所以為順此易理之自然不易者也聖人之心易退藏而神知亦逆而入斯順而出也逆之玄機妙用天下之理盡之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主方圖言前章起天地間隅從中起也此章起震其方圖從中起也八之字皆指物說自動至睡物之出機自止至睡物之入機出無於和氣之行也故以朱言入有於無貫之具也故以卦言

潘雪禧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無為後言乎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進言六子非乾坤無以主之藏之也

按天地之變化皆從中起震其居中其居左而向於東南震居右而向於西北震巽齊其象風是乾坤初畫之交易動則物萌其生散則物發其華二者言生物之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來而離象日是乾坤中畫之交易潤則物以滋煊則物以堅二

者言長物之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德止兌德說是乾坤三畫之交易止則物以成說則物以欣二者言收物之功次艮而位極於東南者坤次兌而位極於西北者乾於萬物無所不能覆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主故曰君坤於萬物無所不容巽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藏故曰藏心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又言藏物之功此主四時流行之序故分配如此其實六子功用俱是乾坤為主宰

金汝白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以功用言也程沙氷曰坤之藏也入以收出之功也而藏取於坤者靜為物府也而歸藏所以肯坤也艮之成也入以儲出之機也而成取於艮者止為動因也夏連山所以首艮也要之坤之藏即藏其生出之根與艮之成終成始亦無異義

帝出乎震章旨　此章卦圖乃文王特伏羲圖而更置之所謂後天之學也卦位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東北坤西南乾西北起震而終艮大意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為造化流行之序故說先天主對待後天主流行其實不外先天卦氣之運也上節言造化之序具於卦圖下節正言卦圖所以合造化之序上重氣序下重卦位此二節相承之意

蔡蒙溪曰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東北移巽於東南豈無謂哉

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寓焉可見易之書縱橫進退無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繼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以主宰言謂之帝朱子所謂太極者萬物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所說帝出入只引立上卦錯從卦上數明所以入之故

也邵子曰太極不變夫變者陰陽也帝言主宰則不變而出若謂陰陽從此變動而出也太極初分陽始於震陰始於巽變動之始一陽生一陰之下故出始震出者發露之謂出則必齊齊者畢達之謂一陰順乎二陽而與之並行以畢達於外也齊則必見陰積於中而陽獨盛光輝發於外故曰相見乎離見則必後坤陰盛代陽有終也致至之也後猶使也養則必說兌陰將收斂以從陽自為析洽也說極則必戰乾純陽當亢極催折陰將生日盛陰將疑之故戰也自其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戰則必勞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畜藏於中為之休息既勞則有成成者完全之謂艮陽止於外而陰在其中前變從此完後變從此起故曰成

伊雖山曰此節統以造化之主宰言不可以物雜揣亦不必言帝之主宰萬物只主方位說帝無為而無不為其畢卦位出入無待而帝有節機相值也卦位其帝之臣工代帝有為者乎昔人云四時者天之吏也入卦之分職亦然孫質菴曰出而齊齊而見帝之出也至於後則出而入之端說而戰戰而勞帝之入也至於成則入而出之端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節不是將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蓋上節將卦位以明帝之出入則一歲流行之序統是矣然不將卦位分剖明白則不見帝之所以出入之故故此節把入卦方位次第推出分明四時更代之義則帝之出入於此可見而文王所以更置伏羲圓圖者一出於自然之理而已○入卦或以方言或以五行言或以時令言或以德言或以卦言蓋交舉而互見之

項平菴曰後天之序備五行於四時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

巽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坤土在夏秋之交故為西南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為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旺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為說故言秋而不言西

[illegible]張兩若曰震居東方於時為春正青陽景使萬物始生之時故萬物於此而出巽齊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乃南訛之候也故萬物於此潔齊

二字要連講。潔齊者，辨潔而均齊，句萌甲拆，無一參差之謂也。
觀離也者，明也。此句只空空講個離之德，其所謂明者，正在於萬
物相見處，而所以相見者，則以其在南方之卦也。南方於時為正
夏，故物皆相見，相見者條達暢茂也。光輝發越，彼此交相映也。聖
人二句相承說下，只帶說南面而聽天下，只是個嚮明而治，所為
明目達聰，察百官治萬民，皆是最取諸此，只取明一邊。程叔承曰
聖人撰乾而兼坤，震巽坎兌，皆取以為治，而獨於離言者，重明
之一字也。沈德培曰首提震而中忽說出聖人，體離之治，可見文
王全重出震繼離，明以動之義耳。乾之乘龍御天，首凡宜嚮明振
作，以大其緝熙之光，方能剝落其浮華以收之本根，而為包裹地

耳。要見先天首乾，與後天首震若合符節。
之地非天地之地，只當一土字看。坤在五行為土，而於時則為夏
秋之交。故萬物皆致養者，坤以一身為萬物之依，悉其力而無所
靳也。土寄旺四時，而獨旺於夏秋之交，故養必歸之坤。○楊誠齋
曰坤於帝言致役，而萬物言致養，何耶？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
於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役物以養
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夏秋金火之交，物之生意全賴土
涵育以向於實，故又地言而曰養。
說兌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為萬物之
所說，說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戰乾言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故陰陽之氣自相搏擊，而物亦因
之。天者色蒼者，葉脫也。陰陽相薄此理，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
形求。其實到此時候亦自覺宵有個戰的景象在。○姚承菴曰西
北，是秋冬之交，陰氣極盛，正與陽氣搏擊之時。陰陽何以相搏擊？
化育流行，總束是陽之主宰，到陰極盛時，陰既不肯服於陽，陽又
不肯為陰下，則其勢自必至於相搏擊矣。
崔子鍾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實皆成，實在正秋，不特在
西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產於地也，而土王
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為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
實在於此，所以為生物之根也。他卦皆言萬物，乾獨不言者，戰不

繫於物也。他卦皆無所取，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南面
之位也。
坎水乃五行之水，非地中之水也。正北方正是申說水字意，蓋北
方為冬，正水旺之時也。勞慰勞也。說者恬然，戰者寧定，若安存而
慰勞之者，萬物之所歸，又申勞卦意。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命，保
合太和，以歸休於此，故曰勞乎坎。
成東北，乃冬春之交，次然既因，則今年生意於此而終，明年生意
又於此而始。艮本是終，然終則必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也。成始只在成終，內無兩截事。
胡雲峰曰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

馬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木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緜紫溪曰震而巽而離皆春夏之時以生長為事帝之出也而夏秋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所以為入之始兌而乾而坎皆秋冬之時以收藏為事帝之入也而冬春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所以為出之始其實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帝為四時之綱而萬物則生且成於四時之內帝為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於五行之

中此化之所以無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天之主宰謂帝其妙用謂神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六子之為即乾坤之為也乾坤無是六者故曰乾君坤藏然則神者其乾坤之妙用與

葉爾瞻曰此皆後天流行之用而推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也其實推本先天亦是發明後天之妙耳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

不測者神曰妙萬物則神即從萬物上見下文六萬物字皆神之妙也不消另補箇神說曰動曰撓曰燥曰說曰潤曰終始一歲氣機之運為後天固位流行之用此正變化成物處然天地間功用惟一故神非兩不化若無先天對待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故先天之六子各得其偶者所謂兩也兩者體之立也後天之變化成萬物者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兩化之合一不測處即所謂神

程敬承曰雷以發其生意風以散其鬱結久濕則腐故火以燥之火日也久旱則枯而物不得成故澤以說之澤天澤也雨露之澤也水北方水德用事之水也說者生意向內由澤之沾濡而始也

潤者根柢既堅由水之凝息而始凝也元氣一番而物隨以動盪氣一發而物隨以撓故俱著個疾字終始萬物惟艮兼主其事故獨下一盛字惟尊一其用而又互合其機然後陰變陽化為動為撓為燥為說潤為終始而既成萬物也此非神之至妙至妙者然

黃葵峰曰此章以後天本先天立說者牽合非旨況故之一字乃承上接下之詞其語意蓋上文只著六子之各司其用至於相逮相通不相悖正是六子相須為用處乃見合一不測之神所以能變化而盡成乎萬物也初無許多推本層數鄭孩如曰六者各司其職而莫疾莫熯莫盛者固妙六者又非單行之物而相逮相通不相悖者又妙行神之官有六而神之行惟一一故神也

附論孔穎達曰此節明八卦生成之用六物並行乎天地之間乾坤不用而神行焉動橈燥說潤終始所謂相逮不相悖而通氣者也張南軒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無不在八卦各有所為也而神則無為而無不為強名之曰神者即其妙萬物而為言也程沙隨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俞仲翔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陸君啟曰雷動章六子統於乾坤見乾坤之廣大此章乾坤寄於六子見乾坤之妙繇天地定位章六子出乾坤之門見尊卑之有序出震章乾坤錯八卦之內見變化之無窮

附譯水按坎為流水屬陽之動兌為豬水屬陰之靜澤水乃地下原有之水上滲乎物故謂之說坎水乃天上所下之雨下潤乎物故謂之潤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性以本質言情以發用言都只就卦畫上說乾純陽故靜專動直而健坤純陰故靜翕動闢而順震陽起於下故其性奮發其作為果決而動巽陰伏於下故其性沉滯其作為婉轉而入坎者陽陷陰中也中藏不測而外示險難者陰麗陽中也內體文明而外露輝光艮陽極於上則止是靜亦定動亦定也兌陰見於外則說是內固和外亦和也胡雲峰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故先言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

附解劉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前後皆陰之污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震陽動於下足則在下能動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艮陽止於上口開於上兌陰拆於上

余息齋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君腹藏天地定位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竅水火相逮口與鼻通山澤通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姜鳳阿曰此言畫卦說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如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大抵男女分於所得之陰陽少長列於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雖六子又長幼之有倫務誠正名定分之書也○按乾坤六子原消父母男女名色夫子傳其義如此玩故字自見

胡玉齋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俞玉吾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三女之卦以氣言之則得坤一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為氣二爻為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

廣八卦旨　張雨若曰孔子讚易廣八卦之象乃至瑣屑然其中亦自有至理莊子所謂道在瓦甓微見其旨矣善乎關尹子曰一物也眾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見其天不見物不見道一道皆道不執之皆道執之皆物程沙隨曰八卦之象皆物充其類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可以類萬物之情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純陽至健圜天體圓而動君尊而在上父知大始玉純粹金堅剛寒冰俱位西北而冰則寒之所凝也大赤盛陽之色或主位南良馬純陽之德老馬老陽最健瘠馬健之最堅強者駁馬健之最勇猛者木果圓而在上

胡雙湖曰乾無所不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爻剛位間柔相濟為玉爻純剛為金金故為寒金生水水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故發其義○余息齋曰乾為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吳臨川曰坎中陽為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於坎也或曰寒冰本後天西北之位盛陰之氣也大赤本先天正南之位盛陽之氣也○胡雲峰曰馬加老良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崔憬曰骨為陽肉為陰故瘠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有威猛者○程沙隨曰為木

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為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
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厚德載物母作成萬物布柔而平廣釜虛而容物本靜翕
不施也動闢而廓子母牛純陰至順大輿所載者廣文三畫皆偶
衆偶畫之多柄窄成物之權黑地極陰之色
余息齋曰玉金自然之寶黑者極陰之色而釜皆出於金然變
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為效法之坤歟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
功○潘雪松曰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是
也或以泉貨為布取廣布流行之義進齋以動闢為說豈以布有

散布之義與姜鳳阿曰釜所以化生物為熟物者乾生坤化故坤
為釜以為虛而容物者似非吝嗇者不施化之斂也其時之利貞
乎均平者不偏化之廣也其時之元亨乎○陳定菴曰睟乎動而
闢也敷布其發生之澤則謂之布而含弘光大德合無疆與釜之
容物者同其量也睟乎靜而翕也收藏其化育之恩則謂之吝嗇
而賦形有定性命各正與均之平施者一其宜也○胡雲峰曰上
文乾為馬此則為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
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為牛此則為子母牛取其生
生有繼無取其賸也○楊止菴曰坤以中黃之德出精華之氣自
下而昭形於天為文偶畫多如物之生於地上者衆也俞氏曰

一作納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勢方而直故乾圓坤納相反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
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
究為健為蕃鮮
雷陽氣奮於地龍陽性奮於淵玄黃乾坤始交雜色旉陽氣始
施大萬物畢出長子一索得男決躁決陰而動躁竹蒼筤蒼東方之
色筤竹之節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善鳴陽在內為聲上畫偶則
開口出聲也馵足懸起為馵陽之起作足騰起為作陽之德的顙的
白陰色顙在上反生稼反陽動於下究健蕃鮮究陽之長必至於乾而
為健既變而乾則陽氣盛而萬物莫不美盛矣為蕃鮮

蘇紫溪曰為旉為大塗物之亨也其於馬也四句是廣
震之象於馬無非取其畫之陰陽也為善鳴是合陰陽之畫而取
也為馵足三句是分陰陽之畫而取也其於稼也至蕃鮮上是因
剛反而取下是因剛長而取○吳臨川曰旉字又作蘤與華通花
蒂下連而上分為花出也胡雲峰曰震為旉乾為木果震一陽花
之數乾三陽果之結○朱漢上曰萑葦震之餘氣發已過者故竹
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也的顙古皆訓白與震色不同吳
幼清訓如射的之的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
○胡雲峰曰乾為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為大輿藏於下而方震為
決躁巽為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然震之一陽，望其究歸於乾，巽之一陰，望其究歸於震，則扶陽抑
陰之義可思矣。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
躁卦

(木風)皆取其入。(長女)一索得。(繩直)如繩紏木之曲而取直。(工)工引繩之直而制木。皆本此德之制物。(白)少陰之色。(長)風行之物。(高)木生之物。(進退)從多遲疑。(不果)心無決斷。(臭)陰鬱而不散。(寡髮)陰血不升。(廣顙)陽氣上盛。(多白眼)白眼陽。又反離之中畫。(近利市三倍)陰主利。巽陰為主。而性善入。(躁卦)震為決躁。巽之究變而為震。

木取下入。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吳臨川曰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凡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坤主利吝嗇，而長女得母氣之多，原肖其嗇利，故為近利市三倍，深於人情而算多也。○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皆有究極之義。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
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帝
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溝瀆)所以行水。(隱伏)陽匿陰中，有韜光之意。(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誑制。(弓輪)矯揉所成。(加憂)陷於陰中。(心病耳痛)心耳體虛中實，必疾。(血卦)水為人血。(赤)得乾中畫之色。(美脊)陽明在中。(亟心)剛躁在內。蓋脊與心皆馬之中也。(下首)上畫之柔。(薄蹄)皆下畫之柔。(輿多眚)多陰陷。(通)水之物。(月)水之精。(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木堅多心)剛而在內。

姚承菴曰，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不獨曰溝曰瀆，曰溝瀆云者，言天下之相灌注相流通者，皆坎之象也。○孫質菴曰陽匿陰中，光炁不揚。在人則心，微微隱事，機藏伏。鄭正夫曰，陽居中而無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

包之，故為隱伏。○姚觀昌曰，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弓輪者，矯揉所成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皆從中一陽取象。鄭正夫曰，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兼於憂，故為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張幼于曰坎心亨而此為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胡雲峰曰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為善鳴、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坤為大輿，坎輿

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無力也姚承恭曰多眚有三
說進齋云柔在下而不任重雲峰云坎中滿而下無力臨川云坎
險陷而多阻礙○沈德培曰盜字要說得高妙即陰符天地萬
物之盜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其為用也陰矣所為疑鬼疑神
即偷取日月之精陰竊木蠹之功若季子之揣練揣摩也者此得
天地之殺機而陰用之者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
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火內暗外明 日火之精 電火之光 中女再索得 甲冑陽外堅 戈兵
陽上銳 腹人 大中虛 乾卦 火烜 鱉蟹蠃蚌龜 皆外剛內柔細分則鱉陰
而靜蟹剛而躁蠃善麗蚌中虛龜文明 上槁木科 科空也中空則
上槁中虛之義

姚承恭曰日秉陽精何以屬離而中虛月秉陰精何以屬坎而中
實曰惟陽為明而陽中有陰含光以為明惟陰為肌而陰中有陽
借明以為光此日屬離而月屬坎固陰陽互藏其宅之至理也○
胡雲峰曰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
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心病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
大腹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一陽降於坤地之上雖一陽橫亘二陰之上如山小蹊 小石
一陽在上如山頂卷石 門闕 上陽橫下陰闕 果蓏 剛在上小而圓
閽寺 皆掌王宮都闕止外之不應入寺止內之不應出 指 前剛
止物 狗 外剛止物 鼠 前剛 黔喙 鳥之黑喙者鼠喙亦前剛 木堅多節
陽在於外

郭子和曰坎之隱伏在君子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剛則狗害則
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項平菴曰震為敷為蕃鮮草木之始也艮
為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為切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
妾為羊

澤 坎水而塞其下流 少女 三索得女 巫 口悅神 口舌 悅人 上
折之義 毀折 金氣始殺餘枯實落 附決 柔附於剛為剛所決 剛鹵 二
陽在下地之剛者方有鹵不然則鹵水虛漏矣 妾 陰小而居
羊 內狠外悅

胡雲峰曰震為大塗反而艮則為徑路大塗陽闢乎陰無險阻也
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
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艮為閽寺為指陽之止也兌
為巫為口舌陰之說也○姚承恭曰為附決者以陰柔之容悅蠱
附於剛決之君子耳兌六三曰來兌上六曰引兌是也○項平菴
曰地之鹵非不潤也暫潤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

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霜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鹵之疑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徐進齋曰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鹵者地之死氣也

鄭孩如曰夫子廣八卦之象正恐人之泥於象也周公以乾為龍夫子却取馬象而以震為龍文王以坤為馬夫子却取牛象而以乾為馬其餘多周文所未取以見止此八卦天下之物無不可象也泥象求象非善易者也此夫子廣象之意也○陸庸成曰首論八卦之性情所謂通神明之德次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所謂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次乾父坤母而六子男女之序定焉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復取八卦之象而廣之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顯萬物之情

序卦傳

吳臨川曰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盖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序其先後次第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六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乾坤者天地之法象此明周易所以首乾坤之意干寶曰盖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葉爾瞻曰天地開闢萬物得天地之氣以生生者變化不窮之貌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

盈者窒塞填滿之意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於天地之間鄭孩如曰鬱塞何以謂之盈盖發則散矣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此即盈意盖物始生時看若未有而元氣盈然已遍滿世界發散皆從此出豈不是盈○項平菴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盈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伊繼山曰物生必蒙如孩提之童雖有良知良能然未加學問則明未開純一未發也此句緊承上句物之始生說受之以蒙謂蒙卦即蒙也之蒙應物生必蒙○楊止菴曰物之生天聰明中具必有所以開發之者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稚不可不養二句主養蒙者說朱子發曰物稚而無以養之則夭閼不遂寓德養才者亦然程敬承曰物稚可養貴在乎開世覺人者知不徒孰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脈也楊[illegible]菴曰

需者需於飲食以俟其自得之有不容強求者故曰飲食之道需
不訓飲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欲之而不得遂則爭爭則訟朱子語曰乾餱
起爭氷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飲食日用之常不
慎則為爭端吁可畏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衆曰起則騷動多矣師為兵衆自有所比言則為萬民之衆○程
敬承曰爭奪起必師以平之以衆起還以衆定也○游讓溪曰飲
食者生之道也然人欲之流從此始矣小爭以言大爭以兵非顯

比之聖人其孰能定之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無由息必相
親比而後得寧也衆必有所比只是衆須統於一意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
履
比必有所畜聚而富也物畜然後有禮富而教也伊繼山曰觀然
後二字正謂禮生於人之既聚物畜則必以禮教之而後不近於
禽獸意楊止菴曰非曰履比曰禮踐履有實地可據之謂禮項平
菴曰履不訓禮身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按
自訟至比一段所謂導之而生養遂畜必有禮一段所謂教之而
倫理明禮達而分定泰平可致知此為王道衆必有所比一句是
此段中關紐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而有禮則相接之際自然有別群居之間自不相逾彼此各得
其分而相安矣故受之以泰泰者安泰之義所謂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是也　朱子發曰禮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之大道
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
楊誠齋曰乾坤天地之太初也屯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
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
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治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
哉故曰古無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通也屬上句則人事之通屬下文則氣運之通張南軒曰治
亂相仍如環無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
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胡雙湖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
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會處處
此者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按不可終通不可終否之類以勢言不可以盈不可以苟合之類
以理言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
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所以通也物通則大有矣游蘇溪曰同人親也所以傾否程清溪曰與人同者仁也仁以物之體也天下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朱子發曰認物之歸為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自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以盈全以理論惟理可以維勢鄭伯㷆曰謙者居有之道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次謙而必從有大說來惟滿而不溢然後見其能謙耳豫之為

言所謂無疊惟無疊惟休都葉爾聆曰謙之平施便是順動故天下必從

姜同人至豫一陰見致治保治之道歸到君心上知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有大者不可以盈一句是此段中關紐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此豫以下之悅豫說與上不同民心悅而後從之故受以隨而以喜隨人不是出於勉強驅迫正欲相與以有事耳有事從喜生以來附朱子發曰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

蠱者事也

項安世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按有事當主好一邊說古所謂明良喜起以成功者又有謂以喜隨人依阿苟且其勢必至於壞而有事者亦通游蘇溪曰隨生於豫和樂之應也蠱生於隨宴樂之漸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故因蠱之事而後有臨之大彥陵氏曰宇宙大事業大經濟必非陰柔委靡者所能建臨以二陽浸長故以可大之業期之

臨者大也

項安世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與豐者大也之大異○張南軒曰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荀爽曰陽稱大以人品言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物大之大指功業上說陽明主事巍然煥然天下之耳目一新矣豈不足以動其瞻仰○吳臨川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為在下四陰之所觀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以天道臨人所以大而可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姚承菴曰臨以陽勝有光明正大之義凡政治光明正大便足為觀於天下故曰物大然後可觀政教足觀於天下天下胥歸大一統之治誰得而間隔之故曰可觀而後有所合

彥陵氏曰功業至於可觀然後終有事者之局然窮其始君必以豫而後能致人之隨臣必喜於隨而後能樂於有事信乎欲大有為於天下者要在明良道合耳○按豫必有隨至此為一段蓋俱在治功上說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一句此段中關細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此主文質說苟合二字妙凡物之所以不散者在合而所以保其

不散者在合之不苟苟合則瀆而易離必以賁而飾之賁者所以約情之流而使之合以禮也蘇子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易離賁則難合合則相敬敬則久矣故觀而後得合又不可苟以禮飾情合斯不苟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姚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飾也此飾字是人之所不可少者不好全在一致字亨即亨嘉字亨本是極嘉的禮之實也致飾甚文則禮之實漸瀉而無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以剝鄭孩如曰亨者通也文者所以行吾之意而通於彼此之間者也徒文而無實則亦不能通於人而亨盡矣物極必反氣運固當自復而所以轉移其間者則聖人亦有微權焉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文勝滅質故剝質極反本故復姚承菴曰剝者剝也句屬上文是禮實之剝屬下文是陽氣之剝窮上反下枝葉摧而根荄萌也徐魯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按自賁至復為一段蓋主文質之運說質勝則宜濟之以文文敝則又宜救之以質致飾則亨盡矣句是此段之關細○自屯蒙至泰是聖人整頓初闢之乾坤自否至賁是中古以後聖人整頓再闢之乾坤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復則不妄要味一則字復就是不妄所謂排抑物也真妄必無相雜之理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敬承曰德誠為本无妄誠也故可畜聚其德而至於大朱子發曰前曰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惟無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閒彥升曰所畜在德故曰大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可字極妙聖賢要在所養中心有妄所言皆非即欲養而成其爲聖賢也得乎沈德培曰畜不過一塊朴誠更須調養養乃勿忘勿助之功彥陵氏曰玩然後二字可見養又從畜來聖賢無空虛之學問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無悶要自涵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也游談溪曰復以誠之識以畜之頤以養之曰畜曰養皆誠也本末兼焉者也夫然後誠與才合而大過人矣彥陵氏曰畜本於大君子何患無運用之才聖人且戒之曰不養則不可動動又必本養來信乎才與養合而後成其大也不然躁率以

運不缺則抑其爲才也亦小矣

撥自復至大過爲一段落專主聖學上說聖賢無支節之學問故始於能復而後其體立聖賢又無空疎之學問故終於可動而後其用行此一段當以復則不妄矣句爲綱領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姚承菴曰上云大過由所養而動世視之爲大過而事實中也此云終過則惟求其過而不反於中是過之大者○撥此主行事說過字作恃才過動看人若過於恃才畢竟做不去而陷於險矣故君子貴中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癸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游談溪曰陷必有所麗而後才有所施可以扶危極弱而不終陷也彥陵氏曰麗作附麗解如云亦所憑藉而後險可出耳不是依附於人之說

附餘沈德培曰坎離相資水火共濟此天地間一大局也故爲上篇之包裹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此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有父子則生齒日煩矣於是有統治後使而爲君臣上下比君臣又廣蓋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緣分而定在

在皆有箇上下之制矣上下既明自然有禮義以節文之禮義非所緣上下而始有實因上下而後行故著錯字男女以上敘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明夫婦之所由致總是見夫婦所繫之重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楊止菴曰萬物凡雌雄牝牡莫非男女非生萬物之後方有男女也男女者謂交道以成形化之始自是以形生形是爲父母楊龜山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上經終曰離者麗也咸恒陰陽相麗而合合則父母之道生焉故咸受離離始乎下經也一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楊止菴曰下經首咸陰陽相麗為夫婦夫陽主倡婦陰主和陰陽倡隨之義象天陽地陰相交至久不變而後陰陽之大義以立故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揭出一道字可見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恒者久也物不可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於祿位則有取禍之機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楊止菴曰久居其所者必至於亢一能以變通退也者是變通於久居之後者也此是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彥陵氏曰壯從遯來故是吾道盛衰循環之運然既遯之後其氣淹鬱不伸非陽明剛正之君子不能發舒其氣而昌其運也惟大故壯此大壯所以次遯之故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終字作徒字解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謂進而相與以有為建功監績斯不為徒壯也姜廷善曰大壯在遯之後

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止而未進者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蔡虛齋曰進而不已則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盖消息盈虛天運然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按自遯至家人為一段落主仕進說中又分二段晉者進也截上是因君子之退而許其必進下是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止　附別

鄭孩如曰夫婦之終為父母父母既老乾退西北坤退西南矣此亦不久居其所之義父母退避長子壯而用事大壯者震長男承乾之卦十既壯當晉代父任故受之以晉恃壯過晉必有傷必反其家欲其修身齊家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咸至此一意相承以後方推出別意而亦自家道說起蹇難必起於家道之乖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把家道說起推開世道上去家道之窮由治家無法來身不行道則家法蕩然情義必然乖離雖至於父子夫婦不相親愛矣所以次睽也姚承菴曰有孚威如正家之道孚與威不立家道之窮也法不能行之謂窮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人心各懷猜忌。則必至於互相戕賊而後已。所謂乖氣致殃也。彥陵氏曰。夫以一家之乖異。遂釀成世道相戕相賊之禍。君子柰何不謹其所始。○項平菴曰。屯曰難。蹇又曰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特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以經綸治之。蹇以反身修德治之。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患難必有解散之日。此天運也。責在乎解之者耳。程敬承曰。反身修德。正已可以正邦。難直可迎刃而解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彥陵氏曰。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用其解者也。何謂必

有所失。蓋緩用於難未解之先。是謂和緩。之緩可以平天下煩擾之害。緩用於難既解之後。是謂怠緩。之緩適以開天下叢脞之端。損字作損壞之損解。跟必有所失說來。或曰損之法。使遄有喜。故可以治其緩之失。更詳之。

游誠溪曰。遇險難則思拯溺出於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君子畏之。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彥陵氏曰。損益二卦。俱加不已二字。蓋損益盛衰之始也。惟到不已地位。損自有受益之地。益自有必決之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朱子發曰。益久則盈。盈則隄防必決。○鄭孩如曰。益損夬三卦。如以理學言。人欲日損。則天理日益。益而不已。宏中肆外。溢決而流布矣。以國事言。漢文帝日減省而國家富庶。此損之必益也。唐德宗瓊林大盈日盈日益。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必決也。姜廷善曰。損繼以益。深谷為陵之意。益繼以夬。高岸為谷之意。

按自睽至夬為一段。落主世道說。可以見盛衰循環之理。然必從家道說起者。天下國家之本在家也。此段當以此句為綱領。○或以損而不已二段。主理學說。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本是不好卦。此只借箇遇字說耳。郭鵬海曰。夬者。以君子而決

小人也。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故受之以姤。○按夬者決也句。屬上文。則沛決之決。屬下文。則決去之決。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按決主關遇主合。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群。■君子既聚其勢自然上進。乃聚不謂升。必聚而上。乃謂之升。所謂升世道於大猷是也。乃知君子之升。不在身。遂其進而在濟世安民。所以善其聚也。不然即互相援引。其不貽朋植黨立之誚者幾希。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困乎上者必

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下井字方就井道言妻廷義曰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或曰不得乎人而反諸己循之滓無水而濬井也而解俱有見按自始至井為一段論主君子進退說彥陵氏曰夫始必決小人而後成遇何其難也而繼之受困反在於刑則又不必小人為之中傷而諸君子有競進一念則互相排擠之禍起矣君子可不善其遇乎○此段當以聚而上者謂之升為關脉上是叙君子所以相聚之故下叙君子所以受困之故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此主變法說朱子發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如鼎故受之以鼎

變易成法非操天下之重權不可故以鼎次革○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按鼎者宗廟社稷之重器主之者將以事天地承宗祧不可不慎擇必主之以長子然後人倫正而天理得可以致天命人心之助苟廢嫡立庶則爭端起而大亂作矣此天下國家之大計故於此發之○提出長子二字所以正名定分也

按革鼎震三卦自為一段落從革說來者主繼體立極之君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句又是下經一大綱領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氣機之運如環無端動靜相生乘承之理故震而繼之艮動極復靜也艮而繼之漸靜極復動也此以造化流行看程敬承曰以艮為止止於其所所以養其動也以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也程清溪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終於艮始於艮也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天行無息不止乎哉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天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沈德培曰學問最忌躐等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家方有住處假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再無去處了這便是得其所歸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或主仕進說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必有歸者先以艮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學問得所歸宿則德業至於自然盛大矣此亦借歸字以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或主君道說朱子發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大本於得所歸可見學問要在源頭處探討若只將意見去跳蕩反將本來固有的失去雖借名理為托究終非居之安的道理故受之以旅○或主君道說窮大者尚大也失其居謂喪其安止舊業也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亡失其所有矣唐明皇宋徽宗是也諸子相曰得所歸者必大得人者昌也窮大必失其居羇寄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中無實得必杌而不安如涉獵者無味自然下沉潛工夫故巽巽者入也人心既能深入於理則理與心融而說矣故受以兌兌者說也夫既說矣則根心生色而睟面盎背故又受以渙

挑儹呂曰義理不深入不能得其趣苟能虛心遜志以入之則不覺意味深長旨趣雋永而說矣說不過與義理浹洽久之將天機泮渙舊氣舒暢直到手舞足蹈而不知地位了故曰說而後散之說即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程子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韓康伯曰說不可偏繫故宜散渙者發暢而無所壅滯

按自漸至渙為一段俱主學問說彥陵氏曰此段頭緒甚多當以意會若只主學問說曰以得其歸者必大一句為關紐漸是推其致大之由旅是防其窮大之弊巽而後入入而後悅正指出學問歸宿的功夫在沉潛上做起不在虛偎意見到說而後散地位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總見有源頭的大學問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此段主治法說渙者離也人心放逸而無所統紀則離惟制節防閑可合其離而為一節非徒制其外而已也誠實之念溢於制節之中使天下亦誠信於制節而不過是善合其離之道也故受之以中孚然事有權宜信難執一若自有其信則以信自負而果於必行則與人情未免拂戾而以小信妨大信者有矣故受以小過

姜廷善曰受之以節謂有以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也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項平菴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程敬承曰此過字在有字上猶論語所謂硜硜也韓康伯曰有其信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踰之具者用必周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又以氣運說既濟物之窮也然物無終盡之理為古此天地則

萬古此氣化萬古此氣化則萬古此人物不以既濟窮也故受以未濟未濟則未窮有循環不已意生生之謂易也故以此終焉終首篇乾坤之義也傳曰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無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以未濟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程敬承曰以未濟終畢竟是無終意所謂終則有始也愚觀六十四卦始於乾而乾却無首終於未濟而未濟却無終未濟還須濟留此一段未完之局於天寧此易道之最妙入神處

陸庸成曰昔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次坤泰

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極反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家稱須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

胡雙湖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為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為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為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為終焉

雜卦傳

張敘夫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有不雜者存焉項平菴曰有序必有雜序者天地之定儀雜者天地之大用也有序而無雜則易之用窮矣故以雜卦終之此既濟之後終之以未濟之意也

乾剛坤柔

此主造化言純陽故確然而剛純陰故隤然而柔或曰乾剛德用事君臣皆主健以御天坤柔德用事君臣皆守順以應地

比樂師憂

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預測故憂閻彥升曰比順動

故樂師行險故憂鄭子曙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楊止菴曰比自師而變樂從憂生其樂宜也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師自比而變憂從樂生其憂宜也所謂憂以天下者也

諸子相曰剛柔者質也樂憂者情也與求者事也剛柔立天地之位樂憂分治亂之形與求明上下之分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陳思獻曰以我臨物有感德被及之意故為與物來觀我有尊心仰慕之意故為求程敬承曰以臨為與與以教思容保無疆所以吉也以觀為求求以中正下觀所以化也

姚承菴曰居上臨下曰臨有與之之義然與所以應其求自下觀

上曰觀有求之之發然求所以視其與臨觀以義言者其義當如此也二或字甚活二義原自俗其中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不失其居猶云未離故地謂未出險也才足見而時猶居險行於難行也氣本雜而功能自希明於難明也或曰此主人心說上是雖動而未嘗不前下是雖出而未嘗不顯程敬承曰見者乾坤初變物之始見故曰見不失其居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屯雜亂晦冥蒙以屯變故蒙曰雜雜而著者外陷險則幽暗內艮體則光明也所謂屯而未出乎險蒙而可以致亨是也

○震起也艮止也

此主化機說起止要見發端極致意活看動靜未精且須主陽說震是陽起於下艮是陽止於上也或曰震動於下有昂發興起之意艮止於上有尊謐靜止之意指聖學說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下益上雖未衰也而衰之機於此乎兆損上益下雖未盛也而盛之機於此乎兆故曰盛衰之始或曰損之極必漸益為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為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徙者得其機會福之出於偶然者也吾無致災之理而災因之禍之出於適然者也況德培曰偶獲之福不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善其動○余息齋曰止有靜由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意外之失故無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順以說同道相聚於下而未往升巽而順同德共升於上而不來或曰萃有聚而尚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

○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抑然有以自下視已常輕敬心也豫者侈然肆於民上自處常怠肆心也豫作逸豫之豫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去頑梗刑教也反歸質素禮教也或曰食色人所不免順中有

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飾故曰無色○程敬承曰去有間而通無間治之順也去有文而歸無文化之成也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人心寂感言當又以陰為主兌悅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外巽入內伏深潛之思退藏而洞密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上下相交而無故故無所用飭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成中興惟其時而已矣項平菴曰隨以無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脩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陽道消長言剝則生意潰爛而歸於無復則生意復萌而反於布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小皆剝復之理也

○晋晝也明夷誅也

此以世道汙隆言晉者文明之候明夷者離亂之秋程敬承曰明一也晉上明而下順麗乎明而顯於時所以為晝明夷内明而外順晦其明而蒙於難所以為誅知明夷為誅則知晋為晝矣

○井通而困相遇也

陳定菴曰井則養物不窮而其功上行是君子之行道以濟時也困則以剛遇柔而為柔所揜是君子之見制於小人也葉爾瞻曰澤及於物不求通而通德揜於邪非所遇而遇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洇抵而不相通之象

項平菴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止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感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又曰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又曰無心於感為咸咸之速也妙在無心乎不膠於常為恒恒之久也妙在不膠耳此主王道説○按感道隨時即通故曰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咸非訓速恒非訓久蓋咸必速恒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風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分崩離析無所統一而不止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主民心説

○解緩也蹇難也

已免於險利用夫緩寛舒之政也方在於險當思其難艱難之應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

外則情意不相維繫内則恩義自相聯屬外猶言外之也非内外之外以情之親疎為内外也徐進齋曰情義乖離者疎而外之恩誼浹洽者親而内之

○否泰反其類也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葉敬之曰解緩蹇難内外皆以水為體睽外家人内外皆柔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内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否泰反其類也

潘雪松曰睽外家人内皆以離卦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内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否泰之相反亦在内外之間皆以乾言也乾在外則否乾在内則泰乾者國之君子身之陽氣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過故戒君子以止而不進陰之
方長慮其遂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
之止於方盛一則使之遯於方衰無非為君子謀耶○吳臨川曰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
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大之進而欲其
退也 [illegible]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所有大都萬邦帝臣而曰衆與人同者民腹心戴之而曰親衆則
其勢大親則其心一○潘雪松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
在上則人歸於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在治道上說去故者革其積習之陋取新者布以維新之化項平
菴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革以釐弊剔
蠹為義鼎以改觀易慮為義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者之過乃謂之過若過之大是罪惡而非過矣中心之孚乃謂
之信若外之孚則色取而非信矣或曰小過即謂之過君子不可
忽於小中孚即謂之信君子不可惑於中 [illegible]
豐多故親寡旅也
明動相資則日事更張而故多窮大失居則喪家亡國而親寡矣

[illegible]臨曰盛時多故處事豈容過恃外寓寡親處人不在苟合解散
雪松曰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
合羈旅則親戚離
離上而坎下也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
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
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
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
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
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

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履以和
說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事莫善於需不輕進常安事莫不善於訟不相親常爭○需訟皆
主乾言以健而遇險故不進天與水違行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憂也

依蔡氏更定大過反頤一顛一正既濟反未濟一定一窮歸妹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反夬一陰長一陽長不凡更生

雜卦別 潘雪松曰自大過而下特皆以男女為言至夬而明之曰君子小人所以明陰陽消長之義大過者亂之極也亂之原必起於姤姤者小人之初長也漸者小人之窺伺君子也順者君子遭變而自慈也既濟者君子之善處小人也歸妹者小人之遇合也未濟者殆子之失位也聖人作易示天下以無終窮之象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其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恃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或問順何以見得遭變自養曰卦氣在大雪之後冬至之前既濟何以

見得善處小人曰三陰三陽各當其位

大過 本末俱弱不勝重任而顛 姤 一陰始生而遇剛有出於期望之外者柔遇剛遇字最為之害用其如惡處 漸 女歸待男之備禮而後行是進之以漸者 頤 所養皆正乃順道也 既濟 天下事大定無復有蕩搖處方名為既濟 歸妹 女得所歸則有終 未濟 濟事原男子任三陽失位男自窮何以濟潘雪松曰既濟六爻當位未濟三陽失位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火不能留水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 夬 剛正為君子之道柔媚為小人之道此盛長則彼憂而不得舒時否天下而為君子矣此等世界其卑變稷契之在位而四凶投竄之時乎夫子贊易而終之以此

欲使天下有治而無亂有君子無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其扶世立教如此

胡雲峰曰自大過以下本義謂卦不反對愚切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是雖所取不能無雜蓋此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

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

沈德培曰序卦傳後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則應之以未濟男之窮也既濟不可窮又留未完之局以示千古之寥廓今未濟不可窮又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局以見人力之挽回傳中又云否泰反其類道長道消又兩見於否泰之彖將一決字示主世運者一刀兩斷無濡忍狐疑之意此聖人之苦心也○或曰雜卦始於乾終於夬夬之一陰決盡則為乾也乾則元也故夬終貞始元所謂貞下起元所稱貞元之會如此

全經總論 汪都山曰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關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

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於泰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於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於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橐籥也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亦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泰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亦剝復也而終於既未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合而論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

周易說統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振淵撰振淵字彥陵仁和人是編大旨宗程朱傳義凡諸儒說理可互證者亦旁採並存標爲四例其與本義相左而理有闡發者曰附異其互有異同與傳義相發明者曰附參其出自獨見者曰附別其可以觸類旁通者曰附餘凡所援引各標姓氏間或附以己意則以彥陵氏別之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十一卷首一卷

〔明〕舒弘諤撰　蔣先庚增補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順治蔣時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去疑十一卷》提要

周易去疑自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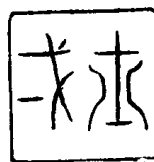
舒子疲於舌耕。厭苦久之。庚午秋。戰北。遂別業金陵。舍鄉而國。收江左名雋。歸我友。諸舒子復不謂足。辛未冬。驅車北向。發希天下觀也。居停池氏携饁走我。

亟以義經講意屬焉。因請名其集以去疑。舒子曰。疑可去乎。夫慧不疑不發。理不疑不出。先輩看書慣善用疑。初要從有疑看到無疑。繼更從無疑看出有疑。則疑可去乎。居停執以請者再四。爲其

齋先有四書葩經兩去疑集行世也舒子頷之居停尋即以其例請曰演脈曰闡旨曰互叅未巳也而且摹象而且註字事甚瑣瑣不堪舒子笑而謝曰羲經之先奇偶兩畫巳耳後千餘年而文有彖周有爻孔有傳羲皇聖人業巳病其多事乃當今日而復於彖下係象爻下係爻傳上添傳三聖人不又以多事病我耶居停曰否此爽世意耳易者象也滿紙影像千古都成疑義設旨不闡叅

不互將宿學之疑必無能去脈不演象不摹字不註將初學之疑必無能去治易者欲勤行接引多事寧病歟舒子無巳强起應曰必如若言要非余一人任也余有兄固余所師學易者有侄有男又皆學易於余而均有得請分厥任可乎居停唯唯舒子亦復唶唶徐與理杯鐺酬别之登舟渡江而北意泠然善也先是余兄館燕京且久比余抵燕細話池居停故相與捉筆對席商易者六閱

月而集告竣會任輩亦各郵所脩稿至舒子喜甚隨彙成帙携之南以授居停梓而舒子轉復愀然曰昔孔子作春秋知我罪我兩有不敢避自此書出任天下人有知我為要言可罪我為冗言亦可均非余之所敢問矣

宛旌舒弘諤士一撰

重梓去疑副言　凡四款

周易去疑一書舒士一於崇禎辛未歲授梓於昆仰池氏越庚寅池氏板災書遂絕印今海內奉為津梁書賈傳索如同秘寶本坊不惜重費搆原本於池氏重加訂梓蓋以答四方之企望云

原本板分上下兩截象註變著小字於上脈旨參著大字於下意在省紙寔不便觀今刻悉著大字於下凡分白文一節即使解明意備一目而盡觀者快焉

原敘云旨叅以去宿學之疑象註以去初學之疑講例所以截分多項也今刻註象先之脈旨次之互叅又次之由淺而深由闕而異槩若珠聯不嫌於析

河圖洛書太極八卦六十四卦次序方位等圖卦名卦象卦變等歌歷有刻本然或攷核未真每覺圖次未備茲凡三訂確而且詳未敢謂盡先天之秘寔可大啓後學之傳刋釋良苦幸加珍重

石渠閣校書儂蔣時機無謀氏謹識

周易去疑凡例共十一則

一演脉　夫經之有脉猶骨節之有脉絡流通在是散錢之有線索貫穿在是也凡善說易者不貴堆辭唯簡簡潔潔只消幾句話頭把先聖當年神氣傳出便罷是集所演極簡極潔不敢片語蔓滋眞接引後學第一階梯故經生欲問易徑則演脉宜玩也

一闡旨　夫旨與脉有分脉取其貫演脉者要須處處演到乃旨則不然毋拈卦爻到手止認定這爲某卦這爲某爻這卦爻結穴在某句這句點睛在某字而一口闡出使知喫緊所在若徒泛泛演去終是隔靴爬癢與先聖眞旨何涉乎是集拱御導窾指點最爲親切故經生欲臻易閫則闡旨宜玩也

一互叅　夫理至易綦玄矣演之僅得其吻闡之僅[illegible]抱其要善說易者必如老衲之叅禪思議絕是絕頂使必執定這死煞名理痒然自後周孔暨璟從供曉識人一喔耳是集所叅不傍時隽鼻息并不拾先輩唾餘直從旨外討個別解出來說易之思至是過半矣故經生欲發易懸則互叅宜玩也

一章總　夫章何有總謂籠統大勢所在也說易不先說總猶振衣不挈其領張綱不提其綱未免頭緒棼雜胸中茫無欛柄耳是集每遇幾節幾段去處必外加一總庶散漫者歸宿參差者整齊矣故經生欲會易通則章總宜玩也

一解象　夫易者象也全部經義都從這個脫來未有象解不明而經義可透者愚每見名宿談易只顧把正意說向前去有從傍叩以假象殊夢夢也可謂說易乎是集凡假象所在必分貼正意何屬形似何肖未敢含糊混過故經生欲摹易影則解象宜玩也

一註字　夫說易而至逐字求註亦其非達識所貴矣雖然易有候焉初訊者非是則㷀眛莫闢將脉旨何從得曉乎是集凡遇可疑字而悉註簡端令初學稍曉其字義而後衆脉旨叅次第觀玩自然識地漸有進益處故經生欲入易門則註字宜玩也

一白文夫白文非文也乃先聖真面目透出在是後人離却這本子別無從見先聖的此善說易者只將白文虛心理會徐取講章印之非初年便靠着講章討個式樣也是集凡書白文獨大令與講意有別且傍係◎圈令知旨要白在應開眼即見無煩深索耳故經生欲印易宗則白文宜玩也

一朱註大昭代功令獨取遵朱爲主近爭說家恣意翻案竟將本義抹殺不曰迂則曰腐此皆考亭罪人也是集悉從朱註鋒出無敢叛背間有一二謬句萬不可從而新說又或確甚者亦必明言其叛未敢以己見悞人故經生欲清易氛則朱註宜玩也

一圖說夫易自河洛而後圖學代沿然皆依樣葫蘆淺識看着祇是幾個圈子幾點黑白其中秘密何從覷破乎是集逐圖逐畫詮解俱出獨裁庶知先聖畫卦先儒畫圖煞有深意在不是排點花樣徒悅人眼目者故經生欲探易源則圖說宜玩也

一總論夫易書冒道非名言可罄如卦爻彖象德體變占等項名色種種聽易者非預先熟識在胸入耳烏能豁然是集圖說後即繼以總論辨疑解義不厭詳盡故經生欲諳易例則總論宜玩也

一批評大集有批評係　象三謝老師親筆義與講意足互發非僅慣套類也是集間有演脉未盡者于旨中見之有闕旨未盡者于參象註中見之甚有脉旨參註仍未盡者復頓批評補之閱者誠細心合觀義斯無剩矣故經生欲備易妙則批評亦宜玩也

弘謨編識

凡例終

周易去疑目錄

河圖解

先儒謂伏羲時有龍馬出於河。其背上旋毛如此。圖解見係辭天一地二兩節詳矣。愚細按之，寔謂以五行相生爲序。由中土而西金而北水而東木而南火復歸中焉。凡圖一二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生成各以其序相合，而變化之原楷矣。

洛書解

按龜書出洛。亦主伏羲時爲確。若云禹時，何記及之。然竊何書止其甲上紋斑直上下直益陰居四角，陽居四正，虛其中十爲衆妙，用至五行之序，則用相尅。由中土而北水而西火而南金而東木，復歸中爲唯。序之生尅既殊，故轉之順逆亦異也。

太極圖意

太極者一炁混沌之別名耳。此時无所為儀象，无所為八卦，无所為三十二、六十四，只這一圓雲炁，任他為兩、為四、為八、為六十四，都已包含在內。第名之以極，不得而強曰太極也。

伏羲八卦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卦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四象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兩儀
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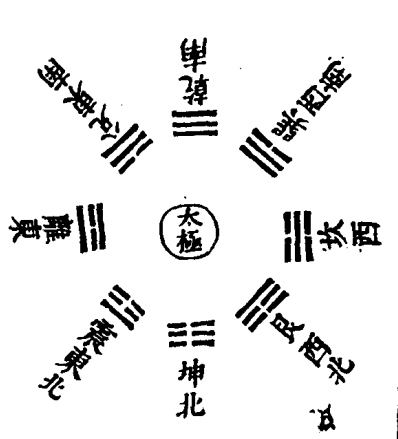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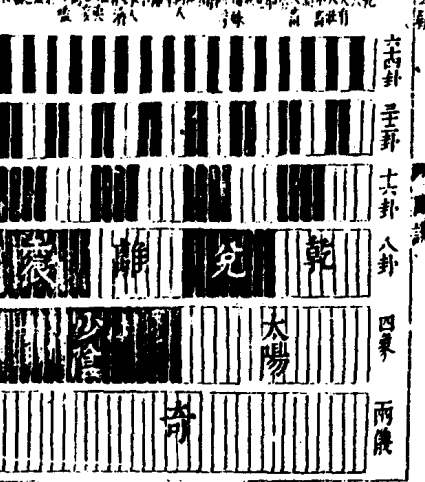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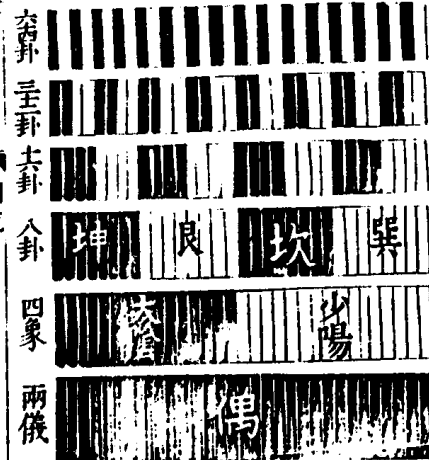
係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卦中乾始以統領六卦，坤終以收攝六卦，其所列之序，即邵子所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後六十四卦橫圖倣此。

伏羲八卦次序

乾南
兌東南
離東
震東北
坤北
艮西北
坎西
巽西南
太極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正此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居東北、兌居東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之謂也。後六十四卦圓圖倣此。

伏羲六十

六十四卦
三十二卦
十六卦
八卦
乾 兌 離 震
四象
太陽 少陰
兩儀
奇

此先天橫圖，下三爻是八卦成列，上三爻是因而重之，其法即邵子加一倍說話。倍一為二，倍二為四，倍四為八，倍八為十六，倍十六為三十二，倍三十二為六十四也。

左方三十二陽卦。爲乾兌離震所生。自復一陽馴至乾六陽止。右方三十二陰卦。爲巽坎艮坤所生。自姤一陰馴至坤六陰止。總摩盪自然之勢所必至也

圓圖攷

其圖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極于午。陰生于午。極于子。其陽在南。其陰在北。蓋以子午卯酉定天地正位。而分陰陽節候也

此先天大圓圖。即小圓圖之所摘其橫者。以此橫方者。亦以此方也。圖說爲詳于康節先生邵氏。邵得之李挺之。挺之諱之才。李得之穆伯長。諱修。穆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圖南。諱摶者。其淵源不啻遠矣。

方圖攷

其圖乾始于西北。而兌二而離三。而震四。坤盡于東南。而艮七。而坎六。而巽五。其陽在北。其陰在南。總之圓在外。爲天。方在中。則爲地之包于天也

伏羲八卦各生序圖

乾 兌 離 震

此左方三十二陽卦蓋乾兌離震各領所生居其一方而生出之序亦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次但所行之順逆則以男女分耳

巽 坎 艮 坤

此右方三十二陰卦蓋巽坎艮坤各領所生居其一方而生出之序亦與左方同故備載之令後學得識六十四卦中某卦爲某生也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震長男 得乾初畫

坎中男 得乾二畫

艮少男 得乾上畫

坤母

巽長女 得坤初畫

離中女 得坤二畫

兌少女 得坤上畫

按震坎艮本坤體何名曰男以各得乾一陽故男也巽離兌本乾體何名曰女以各得坤一陰故女也其義見說卦傳之十章及下繫之四章參觀可也

文王八卦方位

蓋先天闔闢互對待之體文王取而更置之以象一歲之運與其說詳見說卦之五章所謂後天之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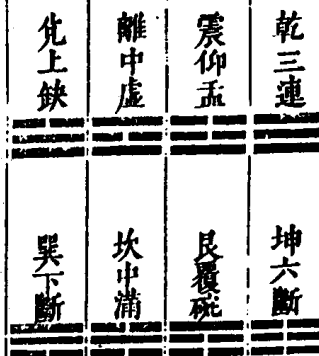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天文圖

按節候躔胡氏本邵子子半之說推演分配亦甚詳矣然所配卦位皆屬先天于理亦合但細按時令不無舛錯愚故取而正之專宗後天卦位庶便星家取用也

文王八卦地理圖

按輿地隨古今區分不同大約以禹之九州爲準然與卦位均有配焉後文王準此增爲二十四向而以乾坤艮巽定四維至于十干獨去戊己者以土十四氣皆寓也聖人取用之妙如此

八卦取象圖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按八卦本象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者德以此通撰以此體廣之六十四卦象不易焉則茲所取象不過就形迹論耳欲人先從形下之器認由形上之道也

朱子卦變圖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按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八卦分宮取象歌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旣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十九變卦歌

訟自遯變泰歸妹。否從漸來隨三位。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旣濟。噬嗑六五本益生。賁原于損旣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咸旅恒豐皆疑似。震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係。蹇利西南小過來。解升二卦相爲贅

晉山巽變漸渙旅。渙自漸來終于是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亨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圖說終

、朱子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
臺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

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洒掃拂拭滌硯一注水
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于牀前
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
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
之熏于爐上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
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
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右手之小指
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
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

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偶奇者三而偶者二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
刻
以東爲上後放此
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二變所
餘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
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三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三變餘

一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觀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于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一一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X所謂交也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易傳兵議　筮儀

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

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

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仍以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筮儀畢

周易玄疑總論 凡二十七則

圖書合解

先儒謂河圖體圓用方聖人以之畫卦洛書體方用圓聖人以之敘疇又謂洛書係出禹時羲皇畫卦原非彷此獨楊子雲方士圖書並出羲皇時之說似其有見愚謂此俱無論蓋聖人畫卦敘疇只是借之發理何嘗先無箕有這幾個圖子討十云推道圖書不出聖人逢無畫法也邵子曰見兔亦可作易正深于有圖書者矣然則圖何必不可敘疇書何必不可畫卦彧悟得到此諸說紛紛俱可休矣

太極秘解

昔伏羲畫卦文王係彖周公係爻並未有太極名目乃名之自孔子始先儒爭以理闢之似矣愚竊謂有不然太極理也而寔已落氣凡可容人圖畫者終是有極了必如周子所說之无極纔可純言理耳蓋太極兩字孔子業踢理道絕頂不留餘地令人躋躋者而周子無極一語又是劈空竪義正不欲借地站脚可謂得千聖來不傳之秘矣

周易法談　總論

彷圖畫卦解

其法虛中五與十爲太極分四圖之奇偶各二十爲兩儀合四圖之奇偶各一方爲四象由是而八而六十四因之至洛書法亦彷是故夫子係辭獨詳揲蓍而於畫卦不之詳正見畫不外圖也

奇偶解

凡卦中陽畫爲奇奇者單也乃數目零頭而無可對偶者也卦中陰畫爲偶偶者析也言兩隊相對而成比耦之形也

卦位方解

先天之乾居午而云生子者以乾陽始于復復子之半也先天之坤居子而云生午者以坤陰始于姤姤午之半也迨變而後天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矣先

天之離居寅而云終申者申爲坎位離來交坎故終申所謂虎向水邊生是也
先天之坎居申而云終寅者寅爲離位坎來交離故終寅所謂龍從火裏出是
也迨發而後天則離上得乾位坎下得坤位矣以至震巽艮兌先天用其四餘
迨變而後天則震代父始事發生東方矣巽代母繼事長養東南矣兌艮交父
母終事又收成西北矣先後天之妙用分而體合如此

先後天辨

卑編象物稱羲畫无文是名先天如文周孔三聖之辭則云後天非矣天无先
後分也奇偶兩畫羲之先天也而三畫小成六畫大成則後天矣元亨利貞潛
龍勿用大哉乾元等辭文周孔之後天也而乾坤諸名九六迭用太極兩字則
亦先天矣然則羲文周孔四聖人總曰先天可也富今日而有後四聖起者其
于天抑又何居乎

蓍攷

按蓍爲易猶齡義生莖滿百長丈餘蓍生處上覆以慶雲下有靈龜守之世傳
庖犧氏蓍生其墓者故作洪範傳曰蓍歲生一莖積至百年莖可百也有謂七
千年生一莖則百莖當七千年矣似誕不可信

蓍數辨

數寓于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寓于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是故
蓍之未分其數可知及一分手而左右若干人不得而知也匪惟人不得知雖
蓍策亦不得知也噫亦神矣

揲蓍辨

揲者數蓍也蓋亦揲意先儒謂羲皇時有圖无蓍揲蓍法疑後聖所制似難懸擬
至謂聖人制蓍非仿河圖則謬甚矣蓋河圖中宮有五乘十之數是爲蓍母自
是分爲二揲爲四歸爲一二三四合爲五九四八成爲七八九六亦何一而非
圖數乎然其妙尤在虛一焉虛非不用也虛一正所以用一處就至五十也此
五十個一就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個一那曾于一
外添得甚麼故所以用一也

周易名義辨

古無易名也夏人序卦首艮則名連山殷人序卦首坤則名歸藏迨至我周經
三聖之演係而易道大明故曰周易蓋易之字義從日從月取陰陽合德意也
且不易者其體易者其用簡易者其德義更有三焉

卦名義辨

卦者言懸掛其象示人也或曰卦之字義從圭從卜取通信于神以古卜意亦
得按伏羲時止奇偶數畫耳並未有名稱至文王演易始設乾坤等六十四名
世儒誤爲伏羲所名謬矣蓋奇偶數畫總爲萬世文字的祖時且文字未有
何從得名乎玩履否同人艮四卦名辭自見

彖義并辭傳解

彖者茅犀名獨角知幾卦能知吉凶類之且彖張口見腹又取辭係而卦蘊悉
露義也夫彖有二文王係于卦下則爲彖辭如元亨利貞等是也孔子係于彖
下則爲彖傳如大哉乾元等是也總之彖辭爲卦畫的講章而彖傳又彖辭的
講章聖聖遞發都不外此故懸于名卦彖辭每不消解以彖傳正其解耳善觀
彖辭者觀其傳足矣

象義并辭解

象者大荒獸名去人最遠人希見之止可想像其形似故字義從像去人也然
象有二有圖象即卦畫之奇偶者是有卦象即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
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者是至大象周公所係如天行健等辭是也蓋
以發揮全體之象故曰大小象孔子所係如陽在下等辭是也則以申釋逐爻
之象故曰小耳

文義并辭解

爻者交也取變動義也舊本有作留眼解似小巧沒味其各爻之辭皆周公所係如潛龍勿用等是也蓋逐爻發揮指出示人耳

卦德解

卦之有德蓋言中之理也如乾德是健坤德是順震德是動巽德是入坎德是險離德是明艮德是止兌德是悅要認定這八個字就性情上說總那移不動的照卦德俱從各象取來也

卦體解

體者猶人之有身體一般如一卦中幾畫陽幾畫陰成何等樣形體也

卦變解

占法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蓋少不能變惟老能變故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爲能變也然則六十四卦都是用老乾坤獨增二用者何以爲易每且可類餘耳或問老何以能變曰凡物未到極處猶可進前去得如九到陽的極處再无可去只得變回來做個八六下來做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要變做個七正係辭傳云窮則變是也

爻中解

中者中央也六爻獨二五稱中以其各居一卦之中餘俱非中矣故讀易凡遇中字便知必是二五爻的大概要就心上講

爻正解

正者如半位之端正一般殘半就行事上說卦中凡初三五爲陽位以九居之則陽得陽位而爲正二四上爲陰位以六居之則陰得陰位而爲正反是則不正矣

爻應解

應者情好往來之謂六爻初四相應二五相應三五相應取陰陽配合意也餘俱是不應的凡陰陽得正而應則爲正應不則雖應非正矣

占卜解

占向也謂所向何卦何爻也字義從扑去手言既得所向蓍揲乃可去手耳如所向善斯吉亨利隨之所向不善則凶悔吝隨之矣至卜亦占意用龜以卜蓋易无卜也以事同鑽揲故併及之

貞悔解

貞者正也貞在內爲之主也悔者悔也悔在外未可知也如全體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蓍揲則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有變至三爻者卦凡二十則以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固不得一格泥矣

內外來承解

凡卦以下卦爲內卦上卦爲外卦則主客之分也凡爻以上爻視下曰來下爻視上曰承則尊卑之別也

文言辨

按文言亦孔子所係蓋因乾坤兩卦妙理無窮僅一彖傳小象未足盡其蘊故復發此一翻道理以暢言之耳世儒謂爲文王之言謬矣

上下經始終解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恆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外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經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亦以水火之交終焉

係辭解

係者言以其辭係之卦爻下也皆孔子所著孔子既於卦下係以彖傳爻下係以小象皆辭矣則係辭又何以著焉蓋孔子贊易至彖傳小象外仍有未盡名理下卦爻无可專屬故著上下係二十四章以總發之至說卦者總說八卦固書之義序卦者分發上下經次序之義雜卦者雜明六十四卦反對之義亦皆辭也故併及之

十翼解一

翼者取羽翼義也後儒謂十翼俱孔子所作殊歛弗合今按十翼彖辭一大象二爻辭三彖傳四小象五文言六係辭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次第確不可易且先儒亦多生此解者宜辨

周易去疑總論卷首終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卷之一

宛陵 舒弘諤 士一 原著
絳縣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註 乾健也卦中凡奇是陽的乾六畫皆奇則陽之純健之至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此宜字乃合宜的說話非謂宜于貞也貞正也又兼固義後凡言元亨利貞彷此

純陽至健故名乾乾天道也人主體天出治則政流化洽當得元亨且元亨中自是合宜自是至正而利貞焉

乾只是個健元亨利貞只完全得一個健非乾外另有元亨利貞亦非元亨後又要去利貞的這四德合下都見着些子分別次第不得○元亨利貞是一時事人都曉得每講到利貞處未免欠體會時說曰必貞乃利仰晦菴亦曰利在正固却係元亨時仍有未正尚須勉之以正意終屬兩截話了細玩非旨

一個乾字括得元亨利貞四件然亨利貞又寔括于元若平然說了更與乾元統天等句有礙

初九潛龍勿用

潛藏也龍鱗物之神者勿禁止詞乃初自勿非人禁止也

龍陽物乾六爻皆陽九陽數龍脊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故象之○龍馬負圖而易作易首乾坤故乾象六龍坤象牝馬義正取此

以九居初聖德而既於下者象龍之潛然占宜抱德待時勿輕一用可也

易以時爲大乾初是個潛的時候故當勿用潛字最妙凡聖賢許大作用都從潛養中做出管龍惟潛纔能見惕躍飛的潛與用政相反勿用乃與時偕

潛意要非亢亢終无可用者弗不輕出耳

（翼）乾初爲復是個君子周公欲養其有用之略象曰潛龍藏微陽也故勿用正是閑關光景坤初爲姤是個小人周公欲遏其必至之勢象曰履霜防微陰也故堅冰至卽是女壯模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說）見者見也大人指九二利見猶言宜見有作利益的利看此見後一層事須識得

（翼）龍之奮身處是見在田乃澤施田中也若云龍在田中龍神物何有定在

（闡）剛中出潛聖德而遭時者象龍見在田然此居下之大人也占者君宜見之以資猷民宜見之以被澤矣

（說）遯世曰潛用世曰見二當出潛乃聲名著見足以有用時節加舜之升聞尹之三聘可想此際且莫就相位說恐與九三無別註未得位句正是此意

（周易存疑）見雖非時來尤重德遯〇二本非正註正字勿泥或曰因中得正也亦可

（翼）乾卦六爻處舜一人獨能全之歷山時是潛升聞時是見徧相時是惕避位時是躍爲帝時是飛傳賢時是亢可見乾卦六爻作六人看亦得作一人看亦得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說）君子指占者乾卽惕意警懼也乾乾者警懼无已意厲危也按註有危地危處二意咎責也无咎乃從不好中尋出個好出來凡言无咎彷此

（闡）居下之上權勢過盛危地也君子必何如乃无咎哉誠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惕若焉斯處置周而上下安雖危何咎乎

（說）六爻中三獨不稱龍稱君子者何以在三才爲人道也其終日又何言乾那惕卽乾的本體故曰乾乾道乾惕不是空懼亦不是畏禍乃打起精神莫蓋在德業上去做介夕若字宜玩惕曰若正見乾乾模樣處惕若曰夕正是終日乾乾處此爻姿是周公一幅小像其繼日待旦總進于光景勝註根德位說未妥德盛何故偏危還卓就位邊爲是此將翟解易迂處勿泥且文言重剛不中句亦是就時位說的夫乾惕如三周公何僅以无咎許之深明高位其不易履的意思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說）或者疑詞躍跳起也水之深者曰淵乃龍所潛藏處在淵者有安心在此意

（翼）陽居陰性既能疑上之下地又可疑是聖人欲進革命尚詳審天人之際象龍或躍矣而猶在淵然復何有進之咎乎

（說）或字最妙躍本欲飛或則未便飛也然或亦不是猶豫乃再四審顧有時然後躍的意思既躍矣何猶在淵明其尚守臣節絕無一毫利天下的心腸在〇四本當躍周公猶下一或字見非十分謹凜何得輕言格命

（易經去疑）三臣位與不得龍宜也四[illegible]矣何亦不龍爲其與子擯君故去之以避嫌也然則初二又何以龍曰无嫌焉耳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說）利見卽萬物覩意大人指五

（翼）龍飛則雨隨之在天正是飛的樣子蓋五于三才爲天道故曰在天

（闡）剛中正居尊位聖人乘龍御天澤施一世象龍飛在天然誠居上之大人也无問臣民皆所宜見焉

（說）天位未可漫屬五以龍德之主當飛天之會是德位時兼隆者其利見固宜在字亦可玩隱見無是德者卽不可以言在

上九亢龍有悔

（說）亢過高也悔災悔也有作悔悟之悔非

（翼）龍亢能雨亢便不雨卻象其過高然

陽居卦上是人君盛滿已極象龍之亢然聖人處此當自存道在占者苟與
時俱亢不有悔乎
亢就時位說若論德乾上亦是聖人豈有亢的故有悔特就不善處亢者言
耳況悔曰有悔見非必悔可知此開公開人一線生路處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九老陽也蓍數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少不變而老能變易中凡陽爻都用九
陰爻都用六取其變也
龍曰群指承六爻言也龍无首只不過剛的象非是事也
六爻皆用九是人君善用其剛而精明濟以渾厚象龍剛在首今見其无然
將下之畏威者懷德矣吉
妙處全在用九九則剛中常得柔來濟不是純用剛的註剛而能柔何非變
剛爲柔亦非剛外别有柔只善用其剛便是見字宜玩群龍非真无首特自

人見之若然耳人惟能見到這處則不觸不咎乃得吉周公係三四曰无
咎上曰有悔並未輕以吉許人獨无首許吉者見龍德之貴潛云
乾六爻潛字最爲得力見者潛之用惕者潛之性躍者潛之歛飛者潛故神藏
神藏故能飛亢則悔矣悔必反乎潛承舊是潛的光景故曰无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大哉贊辭下二句正是大處萬物兼指植物資藉也始猶言起頭乃字緊頂
上來統統貫也天天德也指亨利貞言
乾天也元亨利貞天德也大矣哉其乾之元乎萬物當成終後无從託始唯
元氣一動悉資以始焉且自始而亨而利而貞總此一元貫徹定乃統乎天
德矣
元何以乾以乾的功用都許于元則即元是乾乃分不開的資始是物資以
始非元去始物也統天即從資始看出萬物截此元以往任他亨通利遂貞

成都是這個流形者形此各正者正此保合者合此有分段无分體也要須
識得
全彖以天道明乾義把乾當個天把元亨利貞當個春夏秋冬看只大哉乾
元一句便了首節是旨○行節元統乎亨變化節元統乎利貞大明節聖人
體元以亨民首出節聖人體元以利貞民合來是其善法乾處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雲上曰行而下曰施品類也流是借用字擬若水之流然即小德川流字
形形質也
元之統亨何如物之資始時已有亨機來此時而雲行焉雨施焉則生意浡
發諸品之物盡流形質矣
流形須想資始後光景說若把品物的形狀都流將出來一般那物當資始
時止有些生氣尚未落形質故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乃始猶渾淪難分

而形則有類可別耳
流形形字還莫涉到物上只是資始之氣流通於形質之間耳如此講形終
與坤亨有別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猶言極明也終謂貞始即元也六位六龍即六爻就卦言曰位就德言
曰龍乘騎也御駕馭也俱借用字眼天天道也即是終始的一理
聖人體元亨民何如天道終于貞始于元時也聖人大明此時則見乾六位
之成亦時成之也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爲經綸而天道若在我駕御
中矣
喫緊在大明終始一句不曰始終曰終始者正見終而復始循環无窮意聖
人從終始合一處透徹到底故言大明時成即在大明終始內位雖有六在
大明看來只是一時時字最重時即天乘龍即御天趨時即乘龍分別識

不得一

〔蒙〕易爲定分之書乾言乘坤言承尊卑大義只此已寓○前統天就氣化說若天爲我屬此御天就治化說若天待我行總見聖人渾身都是個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訓〕乾道即乾元見元即道也或作天道亦可自元向有曰變自有歸无曰化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正不偏也太和即是元氣就資始處見爲元就欣合處見爲和耳保保固合聚也乃字緊頂上來

〔測〕元之統利貞何如乾道到此業由變而化矣此時生意各足以性命則已正且各正中元氣保固以太和則又合乾之利貞多不可見而此乃其利貞歟

〔衍〕提出乾道便見變化有個主張在語氣須側重化邊性命二句平中帶串說有先後定分不得先後都是理氣又泥不得理氣蓋性命太和俱資始初所受于乾元者當流形時精華都散在外而此時非無性命可指太和可象

尚覺未正未合而要到化得田地方總未正者各正未合者保合耳就如那梅性是酸的非必初結時便是酸須要至成熟性始一定而爲酸那梅仁是生的非必初結時便是生須要至成熟氣乃合聚而可復生一般利貞當合項或以利項各正貞項保合欠妥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訓〕首出即高位的眾庶眾也物指民言咸皆也寧安寧也咸寧即從上句討出

〔說〕聖人體元利貞民何如當御天時發營已敷至此何爲哉但高拱民上而觀賢樂利坐觀萬國之咸寧耳

〔衍〕首出不是稱號無爲乃爲恭默運的樣子若聖人亦與庶物同役便犯亢龍之悔便非乾化收藏結果意思○萬國亦有性命太和唯咸寧則萬國悉現各正保合景象

〔參〕乾爲首出能首物然此元首則因能无首反吉者何天德不可爲首也故首物者惟不自爲首斯可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註〕行運行也行不息處即是健他卦大象皆出卦名此獨曰健者見乾即健也以用也言用易也凡大象中以字彷此強健貌息間斷也

〔說〕天所運行不息何健如之君子以健即天之強也我能自強亦是不息苑亦天行之健矣

〔衍〕兩象皆天天寧有兩個的故但取行義如今日一天明日又是一天模樣蓋天之健于行處見得人之健亦于行處見得自強便不息无兩層自字最妙那強正是自家的物件君子行四德終終始始何等不息行到道裡總是個天行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註〕陽指德言在下指時位言

〔蒙〕陽雖有德在下則未遇時故勿用也

〔衍〕揭一陽字便見是人龍便見是當用的病處只一在下耳在字宜玩明係是個安靜時候必着定在此則陽德方圓

〔參〕此下七節俱孔子的小象以明六爻意義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訓〕德即君德普徧也無上下言施普且就一身上說

〔說〕二惟有龍德故所施者自將普遍也

〔衍〕提出德字見二之爲大人以德不以位意施普只是斷其德當如是未便說到上下被德處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訓〕反復猶言重復道即是相臣的道理

〔說〕相臣有道乾乾者正以反復此道也

〔講〕千聖相傳止此道脈任他作君作相總不出此反復非徒煩瑣正精神與道合併以往有如豕无端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註〕進字並无咎即從進內看出莫作推原說

〔解〕躍惟曰或其進已審始无冒進之咎也

〔講〕於无咎特加一進字乃斷其疑非著其進也全是發他謹慎以進的心腸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講〕大人即五百年王者造大人應運而興也

〔析〕以聖人之德而興起在天子之位也

〔講〕造曰大人見非尋常人興起的意思○造字說得大如叔季可造疗成文明可造洶移其所造于世者全憑只個大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註〕盈滿也就心言即是亢意不可久即悔也

〔解〕持盈有道惟心與俱盈則招損取忌何可久也

〔講〕蓋虛若用易之所爲通變能久苟一味用盈則造物忌人道惡豈是可久道理要見非亢時便不可久惟心盈乃不可耳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註〕天德指陽剛首尊尚意乃借用字眼蓋首在人身乃頭一件物事

〔解〕天德雖不可无若純用剛則適以僨事亦不可爲首也

〔講〕用字煞可僧古來以負才僨事者皆是爲九用非能用九的○首即群龍无首的首其病處只在一爲字爲便是首勿爲即是无首宜辨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註〕文言亦孔子所係的辭梁武謂爲文王之言非也蓋即四德長尊也有衍敘先統最完一意嘉美好也禮之源舞處皆是會統聚也有裁制之謂義无乖戾之謂和幹本實也猶本之有本根一般

〔解〕四德固見於天矣其在人何如人性皆善而不皆長也元者性初之善居衆尊於此統宗爲善之長非乎人世皆嘉而非其會也亨者性中之嘉美衆美于此會聚爲嘉之會非乎至若利者名數分定則物各得宜而爲義之和也貞者是真守固則事倚以立而爲事之幹也四德之在人又如此

〔講〕四德俱就性體說乃現成話没工夫是尼父叫人在自家身上認個元亨利貞四者字也字可玩按註雖以仁義禮智分屬講中畢竟不添出爲妙元何爲善長那一元的善乃萬善總會亨即善之通利即善之宜貞即善之成故曰長也亨不言禮言嘉見世間嘉美最眞嘉於禮約會者言性中的嘉美乃外面无窮嘉美所統會去處和不在義外一言義便自有個和在故舍和无從見義舍義之和亦何從見利乎貞曰事幹那造物到貞時寒理收藏在內則靜極生明任他事變都无可搖卻像隆冬的木枝葉凋盡止存一幹其寒千枝萬葉總從這幹透出

〔劉〕此三節復以人道明乾義首節四德具于性次節君子行四德三節是所以行四德○把君子當個乾把君子之四德當個元亨利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以天道明也得以人道明也得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註〕體性體也長君長也長人是字從善之長來嘉會指禮性中之禮言物指名分物中之宜曰義利物即辨名分意固固守也四足以字都就君子身上說其理非教其效也體仁有工夫長人等即在內无兩層

〔解〕君子何以盡性哉蓋渾體皆仁則立達之具在我不必長人而自足以長矣惟亨爲嘉之會試抄秩性敍爲其所會而禮之辨斷自无不足合惟利爲義之和誠因物付物各予以判而義之等殺自无不足和惟貞爲事之幹誠知正所在固守不失而事之紛紜自无不足幹此君子之盡人合天也

【旨】通節文氣要一直說下倒說不得一字須以體仁句作主一體仁而禮義貞无非體於體仁不是我去體仁亦不是將仁來爲我體乃君子渾體都是個仁蓋二體萬體此外別無長人道理禮不在嘉在會會處既嘉更何不嘉註嘉其所會句甚可味天地閒各固自定分固自辨那物原是利的君子因而利之故義自足和初非有心去和那義也貞下奚加一固字天下事各有個正在但患持守不固耳固則寧極中變化自生譬木之根荄既固枝葉由茂然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附】行是心行即體仁等工夫四德即仁禮義貞乾字最重者字故字要體貼

【翼】君子於四德固行之矣然所以行此四德者惟一健耳故卦辭不直曰元亨利貞必先之以乾見非乾便不能元亨利貞也

【旨】此節語意飾從上節說出能行處正是健非健了然後去行的蓋元以統天則行四德乃是仁以行之可知若又有個健來以去行仁是元爲善長更有一善爲善之長矣豈不謬甚此傳言元即言乾厭言潔義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註】以後亦俱是文言乃夫子設爲問答之辭龍德如龍也易移易也遯隱專也是乃是非的是不見是于人便見非于人故不成名悶悒怒憂樂俱就世界言行大行也違是與世不合意確堅強貌拔移也

【說】言聖德而隱於下者也故以德自守而不受易於世以德自晦而不求成乎名惟不易世則必至遯世而彼初无悶惟不成名則不見是於人而彼亦无悶此皆樂隱誠則見道行而可樂則與時行之今既不行而可憂則與時違之耳或行或違確乎自主有非富貴所能奪者殆潛而龍也

【附】首頭提出龍德便見非石隱一流下俱龍德處樂行二句重發遯尼丈恐人錯看潛字特先以樂行廣之二則字要看得活確乎句合頂行違來那人在世間都被世界移動了總要特立便思成名一不成名又隨枯寂操守總是不確的必如這鬪轉活法方總是個真堅確却像龍之時出時沒神變不測者然

【參】憂與悶有辨從自家身上起念便是悶從萬物一體起念則爲憂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註】龍德字最重正中指時位言庸常也信信寔也謹謹慎也謹信即是誠或寬說亦可誠在一身爲善誠及一世爲德善世善蓋一世也或言能善乎世亦得伐誇伐也德是德澤博廣也化渾忘也君德者明二之爲大人也

【說】言聖德而正當潛躍之中者也其德何如庸言易忽也而彼信之庸行易忽也而彼謹之信謹則其誠矣无邪可閑矣而彼且閑之以存其誠由是善蓋一世而我不伐德施溥徧而人皆化則易云者見二雖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也

【旨】德既曰龍疑是神奇不凡的抑知聖人致力只在一個庸蓋庸言庸行總成妙道外此皆是邪耳註中二亦字似把庸來看壞了勿從閑字最妙人生只有一個誠極怕邪賊竄入防閑甚難故誠曰其誠則邪非其邪可知善言善行任他足蓋一世二自視總是庸庸無奇的何伐焉凡人成德不化皆矜奇言瑰行致此二庸德也唯與一世不識不知共完庸人之心已矣念頭焉有不化的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註〕進脩等是綱。忠信二句進修的，且知至四句進脩的事，居上二句進脩的驗
業事業也，脩業猶言做業。忠信只是一誠，分說不得。幾微也，德之極致曰至。
幾即至中微妙處，業之歸宿曰終，義即終內散現處，居居積也，存存此待發
也。三對民爲上，對君爲下，憂憂辱也。兩故字宜體。
〔講〕大臣居位，非德業莫勝乾惕者，正以進德脩業耳。德何自進，則忠信是盛德
所以日新也；業何自脩，則脩辭立誠是大業所以可居也。其功何如，誠知德
所至處而本忠信以至之，則誠能生明，雖幾可與矣；誠知業所終處而本立
誠以終之，則誠能從應，將義與存矣。進脩如是，安往不宜哉。故居上能不驕
在下能不憂，雖時危足惕乎，故乾惕因時者自无咎矣。
〔闡〕此節正見古人大學問處。進德即明明德，脩業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事業。那
忠信如何進德，譬人家造所高房子，須培個寔基地，雖能勾層累起來。脩辭
乃脩省的脩，若云脩飾便不是。誠了脩辭又何言立誠，乃說存便老寔去做

承說忠便老寔去做忠的，此誠字最重。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都是這個。
脩業居業非兩樣，如房子既脩了便可居住一般。二知字重看。二可與字即
就知時許之未便到幾義地位，與幾如登絕頂而豁然畢照，意存義如積百
貨而待時發賣，意大凡事業都從義內做出，能存得幾件義，即是居得幾件
業。不驕不憂到底只是個進脩。
〔參〕二知字雖重，然亦必至之乃爲知至，未至燕而言燕，非知燕者。必終之乃爲
知終，即知農而不業農，豈知農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註〕上下進退俱就迹言，進便上，退便下，還重上與進。邪奸邪也，群臣類也。暗
奸天位曰爲邪，脫離本位曰離群，非字欲字緊相應，非者白其心之无他，欲
者明其志之有在

〔講〕四欲上不果上，又不安于下，其无常似爲邪矣，而非也；欲進不果進，又不安
于進，其无恒似離群矣，而亦非也。所以然者，正爲德進業脩，上進有其欲及
此時上之進之耳，惟及時故无咎。
〔闡〕凡人自信不過，多要在形迹上問貌，四自信此念只是爲天下，故上下進退
不循形迹間求全，時字最重，无常无恒，正是時處，及有不先不後非敢苟
且赴功名之會意。蓋四之君子即是三之君子，故進脩前此已進，此只作進
進語。
〔考〕而巢牧野要亦聖人進脩內事，況時躍不躍，死煞板矣，豈是德業日新處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註〕聲鳴聲也，氣氣息也，相應以唱和言，相求以臭味言，流就屬性，相從屬氣，作

起也，物指臣民，覩瞻仰也，本天指動物，本地指植物，親親切也。程傳謂在天
成象皆本天，在地成形皆本地，亦佳，但背註。
〔講〕嘗觀物之聲同每相應，氣同每相求，水潤下而流濕，火炎上而就燥，龍興自
雲，仍虎嘯斯風生，凡物且然，而況人乎。故聖人一作，而臣民快覩，所以然者
推其類耳，如凡物本天生者首親上，本地生者首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大人
利見何疑焉。
〔闡〕聖人一身爲萬物立命，其精氣血脈常與物通，故一出自足係萬物之心，聖
作句最重，前是引起語，後是推原語，本字類字亦宜玩，蓋物各有類，類各有
本，本在故親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註〕貴高俱就位言，下位不專是側陋，即居小官亦是。動象動也，有作動輒之動

亦可但于而字語氣欠倫

〔翼〕尊為天子貴矣而將越爾位則心寔无位首出庶物高矣而茂視民衆則心寔无民賢人在下位足輔矣而不信仁賢則心寔无輔惟驕亢若是是以動而有悔也

〔旨〕无乃上九自无其志意滿極略无一毫位民輔的念頭故雖有若无亦合來是個亢的樣子三无字與一有字緊相應舊位民輔俱寔寔說无便是有悔了如何又說動而有悔語甚謬理註不來輔助句可勿泥

潛龍勿用下也

〔註〕下卑下也蓋就位言寔根時來

〔翼〕初豈德不足哉由居下而時位未逢也

〔旨〕而言陽在下此單言下正見非德不足意

〔總〕此下七節復申象意要節節頂來話頭又要那移不動纔妙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註〕舍不用也時舍者深惜之之辭

〔翼〕德施雖普但未能大用而為時舍也

〔旨〕舍與勿用有別二德可大用而不得居君位以究厥施便是舍一般若太說恐與爻義不合

終日乾乾行事也

〔註〕言即天行的行事即進脩的事即中庸所謂自道也

〔翼〕反覆同道矣然有事在乾乾者正以行其事也

〔旨〕前言道此言事似爻說淺了不知道虛蹈尚可自借事實担必無容卸要須事事行的道纔有個寔落所在

或躍在淵自試也

〔旨〕自乃自己的自試斎探也有兩回慎重意

〔翼〕躍非冒進乃深自審探以斯免其咎也

〔旨〕自字最妙上下進退之間都是自己主張絕非他人得與試如試水一般全要發出他且進且懼心腸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註〕上上位也治平治也

〔翼〕大人既造而在上自當操三重以平治一世也

〔旨〕說上字要切在天景象治字亦要說得冠冕註居上治下句似沒味○古來上等的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下此則霸矣說似冠冕但背註更詳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註〕窮極也就心言有就時窮說者非災即悔意

〔翼〕有悔則災矣災豈盡以亢時哉乃其志窮之災也

〔旨〕災曰窮之災便見心術不窮亦何至取災言外要得歸咎意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註〕用九即是體元治即上治的治全從用九得來

〔翼〕乾元既用九則天德不以為首而天下所由治也

〔旨〕加乾元二字最妙元為天之心九為天之用聖人惟體天心以用天天下那得不治乎

〔參〕天以元君萬物故雷霆濟以雨露則天下生遂以元君萬民故精明濟以渾厚則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註〕陽氣陽明之氣也潛便是微潛藏即是天地閉的景象

〔翼〕初之下者由陽氣時當潛藏而文明未開故也

〔旨〕濟人用舍每乘氣運氣當潛藏正明賢韜晦時節潛藏只說文明未保爲妙

若云天地閉微與乾時氣象不合
此下七節又申前意但前言人事而此多主氣運宜別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文彩也明光明也俱就雍熙之運言
二雖時舍然天下已偕文明之運故曰見也
文明正天下有道則見時候斷主文運看爲確註被其化句不惟有碍時舍
且與潛藏意亦覺未合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偕配合意行即行事的行時字重惟偕行乃是時行
行事非過計也乃時當可行而與之偕行耳
時一天也行一天行也天行健君子法天行事故亦是健的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易去聲
乾道即乾爻革變革也乃者難之之詞
四之自試者以乾道乃當改革之際故未敢輕書也
不曰乾爻曰乾道見六爻皆道所成必道革乃革者無有不敢妄革意有作
君道說者天下只有臣變君的既已君矣如何又革甚麼只宜還他乾道而
若臣變革意耶補出爲妙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獨五云然者以在天故也此乃字是快幸語
五何上治哉由以天德居天位乃爲位乎天德也
无德而飛祇見位乎天位必德如五乃爲位乎天德乃字宜玩要見他人不
能而五獨能意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極窮極也即前窮字窮字意

窮何以災乎以時既極而行又與之偕極故也
玩偕極語氣煞有冥頑不悟驕亢無已景象故亢未便有悔悔處全從偕極
得來〇三時當行時行偕行可也上時既極時極偕極可乎不通變之慨人
如此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則法則也剛而能柔天之則也乃見者見非用九便无從見出
條訴互用天則也用九則剛以柔克天之則乃可見矣
見謂人於此處可見非聖人見此作易也惟見天則便能奉天時不是空空
識得一個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即資始亨即流形二者字煞有指點意是夫子教人於始亨處認乾元
乾四德統于元則乾元者乃自无造有由有向著去不獨始寔始而亨者也
易去聲
不曰元亨曰乾元見亨利貞无非元即无非乾的而字甚妙始而亨便見亨
而利利而貞貞下又復起元都是這步貫去
此下六節復申彖義以明乾元之大前四節是贊乾元包資始流形變化在
內後二節言聖人體乾元包御入首物在內天道治道總歸元始一脉信乎
乾元爲大
利貞者性情也
性生理也情生意也分不開的性是情中之理情是性中之意情靜處即性
性動處即情也宜合
乾元既始而亨則必亨而利利而貞矣此利貞者固即生理完足而性成其
性生意飽滿而情成其情者也
始亨時非无性情在第必到此方纔可見故以性情歸利貞
始亨性情舊講俱着物上似反說淺了且玩本文並無物字只宜就氣機上

體發爲妙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即乾元始內包有亨義美利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末句總頂上來

由始亨性情觀之則是乾元也氣機一始不特能亨且能以嘉美之利利益天下至所利者更无可名狀元亦何大矣哉

前兩節發乾元之大意已了了此節緊承上文用乾始二字直貫到底以贊其大處利曰不言者何爲所利甚大不容指一處言也舊以不居其功爲不言固淺即欽神工于寂若的說話殊亦得埋被資始流形時天何言哉

乾言始不言亨言利不言貞者何聖人立言固不死煞況其妙理合一處正不容多言耳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是不過如春只三月夏只三月是也正是不偏如春

周易去疑

行春令夏司夏權是也純綵淨貌粹玉美貌精又純精貌无可分別略就上文貞說便是

始爲乾始元爲乾元則大矣哉其乾乎就其專直不撓曰剛恙用不息曰健適均不過曰中胝可不偏曰正且極其剛健而純極其中正而粹以至純无可名精无可擬而精也

剛健等俱就氣機上說乃乾元的大一句贊不盡又把這許多字眼來贊他總是從四德中想像將出來非四德外另有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外另有純粹精的所在夫贊乾而極之精正詩經上天之載无聲无臭的說話了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節釋通以起下文之辭發闡發也揮指揮也旁猶言四旁旁通曲盡也情情狀也

乾至于精其精微妙難通矣幸聖人發揮六爻者能旁通无遺而有可爲用

易地也

旁通如潛見惕躍飛亢情狀都爲曲盡意情即是乾之精反蒙微言之曰精斷言之曰情耳

旁對正看天下理道多有正言未必達而旁言之反得通者如潛見等象卻都是旁論的註訓曲盡終似于旁義欠穩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前雲行雨施是寔說此處是假象平蕩平也玩兩也字語氣宜說得現成

聖人因見情于易而時乘此六龍之妙措爲經綸以御天也由是政流化洽如天之行如雨之施而天下蕩平也

時乘何加一也字其義自殊前重乘龍此重御天惟六龍足通乾之情惟乘六龍足御天之道一時在手萬化歸元天下那得不平天下平只各安其性情之常便是

周易去疑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已成之德也行施行也見之行行字指大行言日猶言不日也未成言功業未成也前言勿用此曰弗者何蓋勿猶禁止而弗則直不用矣宜會

凡君子以成德措爲施行宜不日可見之大行也初亦成德矣言潛言勿用何哉以時隱而身未見故行不能遂時獨成是以君子寧甘弗用也

初未成者特行耳若德則已是成的天下惟成德爲能川亦惟成德能爲弗用的時潛而輕用併德亦非成了通節結句在隱而未見句未見見字即見龍見字目未見則一轉便見了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會聚也辨究討也寬有寬大寬緩二意居即安頓意行躬行也四之字即

下德字或指理言似添出

二德何自成哉始焉博學以聚此德至學有疑處又問以辨此德辨明則可居矣尤必優游廣大以居之安焉由是本所居之仁措爲躬行德乃始有實地耳德至此猶謂非君德乎

前龍德正中節言二德已成了此復推成德之由歸重仁行句仁行非以仁去行乃是仁以行之仁足長人故曰君德

論德處六爻皆可君備許二者何以其辭曰大人也蓋匹夫壯猷原不問位大人之言品耿是論德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及說褁病處只在不中不中就時位言下正不中處在天指五在田指二

三重剛純德也而惜處位不中焉以上則爲一人之下既疑惧易生以下則

冠百僚之上又聽仰難副此非其時之足惕者乎乾乾正因其時也惟惕能困時故无咎

在天之龍飛也奚惕在田之龍見也亦奚惕三俱不在是時値其危困之處惕固宜

下乾二爲中三則過上乾五爲中四不及故皆曰不中過則不及則疑慮所當憂卒于无憂疑所當疑卒于无疑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字疑衍

不中亦指時位言人人事也或仰或躍或子上下中三句正是明其或之故疑非祇疑乃再四愼重意

或躍各故或以性剛能疑而地又不中可疑焉以上則不在天未定其君以下則不在田未定其臣以中則不在人而人事又盡故其辭曰或之然或之者乃深自詳審而疑之也疑而後進進故无咎

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遂可聽天正見天人交會之際不容不愼意兩故字當體或之者指其迹疑之者原其心

輒卷衍去重字以其非陽位故然則初九九五亦是陽位何不曰重剛乎非也蓋上下皆剛而三四居其間故皆曰重剛也細玩猶存何如蒙引不及此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合將合也若云配合猶屬兩件了大人非有心去合天地乃其德自與之合耳序寒暑之序也天大先後就大人創制處若覺先天就大人守成處若覺後天違與合對違便弗合弗違便是合矣奉有欽承意時字最重合德總是合時末二句歸重人邊纔得肯

大人何利見哉夫大人全體太極渾然无私其德直與天地默相脗合者故天地有日月之明大人智周萬物足與合焉天地有四時之序大人通變不窮足與合焉天地有鬼神之吉凶大人彰癉互用足與合焉至天地有未洩之秘大人先天創之要亦因其固然而天何違天地有已著之理大人後天守之不過天時所在奉而行之耳乃天且弗違而況人爲天所生鬼神天所運乎其利見也奚疑

劈頭提夫大人者四字便與二君子有別以合德句作上下皆合德處先後二句上合德内已包得有了此特抽出言之耳舊以十德分屬非肯那先天妙用正從後天時行中見出如揖讓征誅非天地間未有的事畢竟是天地間原有的道理若果先天違出便不足合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進退就身言存亡就位言得喪就物言此知字是沉溺的知與下節知字不

同若是真知寧有不知退亡喪

亢何言乎以身則知進不知退以位則知存不知亡以物則知得不知喪而處之皆失其正故也

病在一個知字凡人只因欲進欲存欲得的心腸勝了止見得一邊便不知有所忌故處之所爲失正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即大明終始的人重一知字其不言得喪省文耳正兼理勢言不失便善處了兩言聖人見非聖人却都是不能的

善處亢者唯聖人乎凡進極必退存極必亡理勢之正也在庸愚昧焉不知即衰僅亦知之未盡求其知此而處之不失者匪聖人能之乎

不失其正是能知處天地間進退存亡的道理盡人曉得只因把利害兩字做了主張胸中越算得分明越加障蔽聖人唯无進存的念頭故能無所不知如此

聖人當進存時凡理所當爲分所得爲未嘗不猛力向前一遇時過事去遂把做過事一撒放捨棄無留戀纏是不失其正若逆計必退必亡先留一退步即是管私念頭乃老子所云退一步法也焉得爲正

☷☷ 坤上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卦中凡偶是陰的坤六畫皆偶則陰之純順之至也牝陰屬牝馬之貞只一個順到底不必添出健來君子指占者攸所也先是倡先迷惑也失也後是隨後利順利也莫作義利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二句乃占中之象安安意也吉即元亨

純陰至順故名坤坤地道也人臣能法地之順則所向當亦元亨第柔或易變更宜常守此順如牝馬之貞焉其貞何如君子有所往而以身事君若居先首事則迷于臣道雖居後代終乃得乎臣道且所後者又以有道則爲主也至以人事君而柔順是倡如西南然則得同寅之誼苟剛暴與朋如東北然斯喪其辯之雅凡此皆貞也能安意守之元亨可保矣吉

元亨從順得來止說臣分所應盡者言比乾亨不同馬陽物屬乾象者曰老馬瘠馬駁馬則坤何以取馬蓋御天莫若龍行地莫若馬耳況北又陰類乎利字莫連牧牝馬前恐坤止三德了主利者謂人臣非無逆鱗時節第所主則在是云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與大不同純體無不包爲大至只就本分內做到極處便是資始是氣始資生是形生乃字宜讀順承二字最重

至矣哉坤之元乎彼物當資始時尚未萌生惟坤元一到莫不資以生焉要非坤自爲也蹇乃順天之氣而承之以生耳

造化初无兩元從其氣之所施曰乾元而受其所施便是坤元資始資生只爭霎時大約坤的元亨利貞皆後乾一步看須躡重順承邊有生物之功而又无專成之嫌故曰至

全彖以地道明坤義前三節是坤之德後二節是君子法坤之德通章重乃順承天句德合无疆順合之也得常得朋順得之也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非順何自安貞而應地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厚猶卑也指德言勿作形體看厚即順之凝也德合二句正是厚處含包含也光光榮也言生齊合于中者弘而光於外者大也咸皆也

只坤亨言之乾之亨物德固无疆矣乃坤以厚德載物者亦合於乾之无疆焉然其當發育時把萬物生意都包含在內何弘也從一嘗翕闢而化機之光彼又何大如之由是諸品之物罔不暢茂而亨矣

句句要想坤亨時候含弘句且就化機說到咸亨纔指物言

含弘光大程傳作四平解如乾剛健中正等字是皆就亨時贊之依前說似含弘反說轉了與亨不合且光大又得下句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天陽地陰牝陰物故曰地類此无疆單指馬之行地言柔順利貞坤之德攸行下從君子法坤之德

牝馬陰物而爲地之類至其行地則又致遠无疆者坤之利貞何取此哉蓋承天无成其柔順也如地類且代天有終其柔順中之利貞也亦如无疆故取爲君子惟是法其柔順并法其利貞而所行亦如坤之德矣

此節雖重利貞然柔順亦要体貼蓋柔順外別无利貞也註中健字宜融以本文並无健字攸行句且虛下皆攸行處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道臣道也順柔順也常臣道之常也類柔順之類也朋非其類則辭氣不合有若喪然慶即得朋慶二乃字宜體

攸行何如如辭曰先迷者以順臣道也先則失之後得者以順臣道之常也後斯得之西南何以得朋乃與其柔順之類行故也東北雖喪朋若知其非類而反之乃終得朋而有慶矣

乾統天故體乾者可先亦可後坤承天故法坤者可後不可先黍先即不順後即順是坤之道亦是坤之常故得失全關一個順不順終有慶句非釋辭乃夫子死中求活開人生路處

終有慶註反之西南語似爲蛇足坤柔順也最喜親附陽剛則朋雖喪能脊其才力終當慶流天下乾直截註勿泥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貞守貞不同安有心安意應配合也若地爲感而君子應之然

得常得朋則吉矣凡此皆安貞之吉也貞故君子之无疆者誠安之若是不有以應地之无疆乎

諸氣從上文討來玩之字可見地惟貞故无疆君子惟安貞故應地无疆〇人君法天當法其元人臣法地當法其貞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勢形勢也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厚德就德體言當主柔順遠看物兼人言

地之形勢高下相因厚之至也君子以地惟厚故能載物惟是擴爾與之盡以厚德及載一世焉

地德之厚在含弘君子之厚德亦在含弘假使地非極厚的何能无缺陷所在故載物君子斷非厚德不可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主殺霜能殺物故象之履霜猶是初凍時候到極凍時堅冰便至了

初陰始生是一小人始進其端雖微其黨必盛象履霜耳遂知堅冰之必至也可不謹乎

霜曰履冰曰至皆有凜然危之之意周公係乾方已忽指坤初在手不覺驚然動世道人心之惧故其辭危如此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 魏志作初六履霜勿從

始字並凝字凝結也馴押順習致致極也其道陰道也此節須一直講下

此履霜耳何曰堅冰至哉以陰氣始凝是一小人初進乃不之禁而馴順之故彼得志極其道以至堅冰也

古來只爲一個馴字壞了許大事體故公誅管蔡孔誅正卯誠惧國家堅冰之禍由我而至者多言堅冰至原其終也象言至堅冰防其始也皆是警惕君子語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訓〕心无邪曲曰直事有矩則曰方无不直方曰大習學習也利順利也此爻象俱作地道說為妙若作文就臣道說亦便

〔解〕柔順中正坤德之最純者以內則直以外則方且念念直事事方而大大而化則无不利矣要皆不假學習而自无不利者也

〔旨〕人之生也直直自方直方自大利即故者利為本的利益待習後利者即利亦止於所習惟不習故无不利聖人開口便曰時習何嘗不學就習到不思不勉處皆似不習耳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評〕動兼動也地道徑作地道不必改臣道亦可光光明也動惟矯強便多隱蔽不習故光也

〔解〕二之動果以何得方哉由其直以致方也夫直方而大地道也惟不習則矜持悉化道乃光明焉

〔衍〕動斷主舉動側重方邊總于以字節氣合如舊講動兼內外以字改作而字何等牽強勿從○爻言直方大象言直方不言大者何動而直自无不直動而方自无不方大意已在內了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註〕含含藏也章章美也可貞有正固二意成不是成效的成乃无專成也只是不專擅意

〔解〕三本美才六則含而不露臣道之正而可守者然此特其自含耳使或出而身從王事始雖无專成後必代君有終矣臣道之貴含如此

〔旨〕就在位者言含章只是有才不露的或從二字不得忽過或者時至輒發處從者不自主張意註中出字非出仕乃出其身有為也重无成邊正是含藏處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訓〕發發揮也對含言時字重含發總不外一時或從句正是時發處知智識也光光明也大廣大也

〔解〕含非規避正以待時而發也從王者由其知識光大真知分不容越而職又不可曠故也

〔旨〕坤承天而時行三含章而時發時字正要會无成本意三當含章時已把任讓之界先後之幾看得十分明透故時含矣又能時發知光大只貼或從可不必添入无成有終

〔家〕夫子釋乾只言仁禮義不言智乃智獨于坤發之者何以五常之德智屬陰主藏坤陰也又坤以藏之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註〕括結也囊布袋也譽名譽也

〔家〕囊柔而能容物括則外結其口而中藏毫不露的

〔解〕大臣以柔正當國語言經綸一切不露有如括囊然則无敗事之咎亦无任事之譽蓋超然利害外而咎譽兩不涉也四其以括囊全哉

〔旨〕无譽非取辭譽者咎之媒惟无譽故能无咎漢世黨人標榜于權豐之朝究以譽殺身其取咎何烈哉則无譽正是顯處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註〕慎慎密也即括囊意慎正人臣十分好處舊講作貶駁語殊非旨

〔解〕无咎則不害矣要亦以其慎密故不害也

〔旨〕君子涉世不求有利但求無害四處多懼之地才智鋒鍔稍稍露出皆是覓禍故非慎難言无咎

六五黃裳元吉

〔訓〕元雖訓大兼有善義後凡言元吉倣此

【象】黃象中五方之色中央屬黃也裳裙也象順裳在人身最下故象之
【翻】柔中居尊見于治者將皇極以臨民本灑恭以率物象以黃為裳然此君道之大吉也而化中致順之俗成矣元吉
【困】黃裳就治道說俱是外面的註允諸內句勿入講恐礙象在中意坤土順然中外无順也故黃裳不宜平說
【困】坤純陰聖人嫌于言君復不敢以臣當之其象黃者何蓋地黃也有后道焉象此以存君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困】文是文德中即內字同一中順也在外為文治在中為文德是王道本天德意
【翻】黃裳文治哉由其在中者有中順之文德故也
【翼】註見于外者乃後一節不必添出只還他文在中便了凡文在外皆是的然得惟在中乃為不顯之文故中天文明成于恭己垂裳之帝厥有由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龍屬陽喻君子也野壙野也戰于野明非常度也血陰屬凡有傷害則出血故謂血為傷玄黑也天色也喻君子黃地色也喻小人
【翻】陰極无陽陽所不堪而與之戰象龍戰于野然此時勢在陽固不敵其血黃而理在陰豈獨免其血黃陰亦何利抗陽哉
【困】不曰陰與陽戰曰龍戰者書法與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同畢竟陽為主而陰為客言惟血為陰偏乃言傷害偏取陰邊見陰終无利于戰意
【原】坤十月卦也窮陰薄陽所以必戰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困】其道乃謂致其道字窮極也即乾上窮之災窮字
【翻】陰自治是木使民與陽戰由順致其道至于窮極而然也

【困】此皆履霜之禍于終深有歸咎君子意上亦小人稱國多終於保初日一致其道上曰其道窮正見道非自窮者窮之一字最是可畏的窮于上則悔坤窮于上則戰耳

用六利永貞

【困】坤何用六即把乾的用九反照自得永長久也永貞只常守此順便是
【翻】柔順臣之貞也惟六爻皆用六則柔而能剛其貞永矣人臣誠永守此貞焉乃為何可
【富】得曰何貞曰安貞此曰永貞者何惟安故永惟永故利初无兩件貞的
【原】太剛則折乾无首故吉太柔則廢坤永貞斯利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翼】大指陽也論陰陽之分陽是大的終對始言猶言結果也又有永終意
【解】坤陰為小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能以大終也
【困】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其結果與乾無異故曰大終若僅如小始大終說話似沒味
【象】乾用九直冠以乾元坤用六只係為永貞以坤統于乾不敢知始也而但可言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翼】退然无為曰柔靜即從柔中看出動剛就成物時看氣之入机亦動也莫俁作動剛了德成物之德方方正也言賦形有定如物之方者不可移動一般德方着物上說後動剛一步
【翻】坤貞有取牝馬皆以坤當歸根時退然无為至柔矣而代天終物物何剛也寂然无事至靜矣而物各付物德何方也其柔靜是順其柔靜而剛方則不徒順矣故曰牝馬之貞
【通】凡物非剛者能剛柔者能剛惟至柔故動剛凡物員則多動方則多靜惟至

一靜故德方使无柔靜便做剛方不出來

【約】此章皆從元亨利貞元以涉筆強說書姑從之若作文須把元亨利貞下歸重于節此四節蓋錯衆象辭以足前乃順承天一句意柔靜是承天剛方是時行恒也後得主合萬物是柔靜承天亦順也有常化光是剛方時行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首尾二坤字煞相呼應說甚頤貫可從

後得主而有常 主下當有利字

【旨】執收斂時說乾知始而坤居後乾主斷而坤主利常利物不變也

【解】乾之利物固有常矣坤惟柔靜其所利物亦居後為得主持在利而亘古有常焉

【斷】程傳謂主下當有利字殊費添想思謂但云惟居後乃得所主而有常耳雖背註亦可參

含萬物而化光

【註】含物曰萬即含弘意化化機也光即光大意重化光邊

【解】坤何以亨哉惟柔靜故能包含萬物而化機光顯焉

【旨】含萬物是元後一段停蓄坤以藏之也勿泥卦利貞上去甚是看書分別一處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旨】坤道即坤元以元外无道也或泛說坤亦得其字乎字宜體承仰承也蓋有不先不後意

【解】一柔靜而有常化光若然然則坤道其順乎殆行不自行承天而時行乎坤元之妙如此

【旨】是倒前頂上來一直說下時字重時行正是承天承天時行正是順處非兩皆下句莫作推原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順作慎

【旨】積累也必世世人人的善惡合來總是個積慶福澤也殃災禍也慶殃頂善不善餘字頂積來不驟來曰漸有分別曰辨順謹慎也

【解】天下事無由積漸以成試觀家之慶殃必由善不善之積而弑父弑之大者探厥所由豈朝夕故哉雖一念之逆積漸至是寔由君父不早辨而防之也故易云者言當慎之于早也

【旨】此節積漸辨三字固重看來尤重一早字雖積由于漸漸由于辨若使辨之不早亦是无濟的如此說纔與初爻貼合

【斷】順程傳謂即前象中馴順意蓋罪君子順小人也甚可味晦菴改作慎曰古慎順通用然則需三爻之敬慎慎字亦不通用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註】无邪曲曰正有裁制曰義曰其正其義乃指本体現成言工夫全在下敬義內敬之條理處是義義之嚴肅處是敬二以字不着力乃敬義以直方非以敬義去直之方之也立猶立也不孤即大意行即六二之動動字有內所行外所行二意疑疑碍也或作疑慮之疑亦得

【解】辭曰直其此心未發之正也曰方其此心已發之義也果何以得此哉內原自直不敬者失之君子惟一敬而即以直內外原自方不義者失之君子惟一義而即以方外敬義皆德也誠立而德不偏孤矣大矣故不習云者則敬義渾化內外交融不至疑碍其所行也

【旨】正義非訓直方特借以形容直方的妙那正義原是本體斯直方亦適如其本體而止上曰正下曰敬者何人心纔邪便多放肆惟正則此心謹嚴故云敬何以直內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便是直義何以方外隨事停當不可那移便是方敬義何以立又何以不孤人惟私欲牽扯便立腳不住此獨提定本

體更无東西走作且方立中无偏非方无方非直德實是孤的德到不孤處
直志其直方志其方任他行將出來更何疑礙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註〕陰指六美美才也指三不是陰爲美才言六陰而內有三陽之美才也地道三句重臣邊末只舉地道以例臣道意代代替也

〔疏〕陰居陽雖有美才乃含之以從王事而无專成者以分弗敢成也蓋□□人地爲地道于夫妻爲妻道于君臣爲臣道地道原无專成而不過代天有終也況臣道乎

〔旨〕劈頭陰字提是此節分曉處惟其陰故能含美曰雖有便見不足逞意弗敢正是含之的心腸好處全在弗敢二字古來人臣都缺一個敢心嗽了〇言地道可无成不又言坤作成物乎蓋作成者其德无成者其道也又曰有終

〔周易去疑〕此句代有終併其終亦似非地之敢有矣

〔參〕終何偏屬地天地之數始于一一天數也終于十十地數也是天有始而地无始天无終而地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註〕變化是文明的通蕃茂盛也閉閉塞也隱隱避也象言慎就臣道說此言謹就出處說易不可爲典要如此

〔疏〕賢人出處關乎天地時當變化雖草木且蕃而況人乎苟值閉塞則賢人即爲隱遯易云者蓋言且謹避不出也

〔旨〕變化閉塞是五月中內天地泰否一大氣運備言草木蕃者以況賢人也蓋草木得氣之先无情者先通其應意曰賢人隱以其見幾最蚤衆人不能意須重下二句

君子黃中通理

〔註〕黃中也中內也猶言中德之在內也通是貫通理是條理□從通中看出

〔疏〕五何取黃哉以中德在內者極其純而通且過中又極其精細而理也故取焉

〔旨〕此節只一黃中便了通理總形容中德之妙不必泥□作灶但因小象文在中句故將二字映出文意

正位居體

〔註〕正位正南面之位體禮體也居有安止不遷意

又何取裳哉以五雖正尊位而定居謙下之體也

〔旨〕居體猶言居人君之體只還他體字便了註中下字不必添出要隱隱切着裳的光景總妙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註〕美即是中德暢暢達也四支手足也發換發也註以美在中復釋黃中暢發

〔周易去疑〕二句復釋居體甚不妥勿從即舊講首句是中下二句是順亦非本文原無順字也

〔疏〕惟中德之美其在中如此由是暢于四支而爲一身之美發于事業而爲一世之美其美抑何至哉

〔旨〕美從文在中文字想出下總贊在中之美非贊事業也

〔□〕瞬菴指某釋黃某釋黃某某釋黃中居體殊支離愚謂只一黃中便了後美在中即是黃中意蓋在中之美其精神渾然其經綸森然其德字冲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皆是這個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節只泛論陰陽爲妙疑疑似也陰本不似陽盛極則似耳有作陰心中疑于陽亦得嫌則公謙之也類陰類也二故字宜体雜雜亂也言陰陽俱傷如

玄黃之色相雜然

〔翼〕陽何必戰哉以陰盛至疑于陽故戰耳其稱龍者何周公嫌于无陽故存其號以扶陽也稱血者何以陰雖盛猶是陰耳故著其類以抑陰也夫玄黃者以勢在陽必傷若天之雜于地矣理在陰豈免亦若地之雜于天焉此特論其變耳仰就相雜中而天自玄地自黃其不可雜自在也陰何利戰乎

〔闡〕上六六三但揭一陰字倫卻有陽在戰則日中已无陽矣陽非果无仰當重陰綱闡這點真陽定是不滅的戰本出于陰曰龍戰言陰犯順而能戰之以討陰之義不陽也陰至戰陽志卻自已本等故以未離其類點醒他天玄地黃正從雜中看出仔地陽終受傷耳玄黃莫易何嘗因雜而少變了些

〔參〕坤道其順乎利戰則逆莫甚矣聖人深著順之利明萬世臣子之大分極指逆之禍立萬世君父之大防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卷之二

宛陵　舒士諤　士一　原著

昇嚴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坎上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註〕屯難也字義從屮屈頭屈腳皆未亨通象也貞漸理意勿往不足退縮正善濟屯作用乃一正一反語建立也侯公侯也

〔翼〕震遇坎為乾坤初闢世難未平故名屯夫濟屯以才震動經綸有具當得元亨第險中利在從容幹濟而貞勿用輕有所往也然无主乃亂更宜衆建諸侯治之則元亨必矣

〔闡〕此卦獨總乾坤之後緊係洪荒初闢世界其濟屯的人仰堯舜禹稷一班聖人也時何遽得亨乃文王故人有為處與蠱元亨同利貞勿涉觀變等語恐像後世濟屯的了建侯還王建人爲侯若人建我亦何能必得或曰屯時統治无人不足一天下之權分治无人不足殺天下之勢則建侯兼此二義亦得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註〕剛指乾柔指坤始交指震謂一索得震也難險難也難生指坎以險坎德也

〔翼〕何名屯哉以震一索爲剛柔始交而坎險乃世難由生是洪荒初闢正在湯湯憤冥際也

〔闡〕天地交爲泰日難生乃天下猶未平並非變難從此始生也若說難從此始殊與屯義不合

〔參〕難生明是四海鼎沸啟周初造光景據卦就洪荒初看則講難生似費周旋且人既堯舜一班人何復勉之貞戒之勿往哉愚謂相題命意二說不妨互參

動乎險中大亨貞

【註】震德爲動坎德爲險大亨本動來才足有爲也貞本險來時不可爲也須重貞遂

【解】辭曰元亨又必利貞者何以震動坎險是能動乎險中惟能動故大亨然險中尤不可不貞也

【通】也時得力全在一個動字動未便是出險只不爲險困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註】雷震象也坎象動者動也滿盈卽鬱塞意造始也草雜乱也昧晦冥也不寧心不安寧也

【解】何言利建侯卦象雷雨交動盈滿兩間正天運雜乱晦冥時也故建侯宜先然草昧初闢治理猶疎豈一建侯而此心遂可謂寧哉

【旨】雷雨二句是寔象不曰天運曰天造言運從此始也時當草昧无主乃乱建侯爲第一緊着不寧卽兢惕憂之意非是空空憂惧建侯後尚有許多經綸在此建侯斷主衆建說爲妥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註】未雨爲雲雨下爲水坎不言水言雲雨者皆取未通意經主分綸主合皆治絲字眼

【解】雲與雷作屯象也君子以治乱民猶治乱絲急則棼矣必經以引之而張其大綱徐綸以理之而聚其節目斯屯可濟也

【旨】雲雷正天心不寧經綸兩間處也時人多惶惑沮喪君子正値有爲時節奏一代治乱黙轉於經綸一代之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註】居安意貌只不躁進便是

【講】磐大石也最難移動的桓柱也詩曰桓桓言兵艦衆多難遽進也

【解】陽雖有才然居下无應故難進如磐桓然卽此是貞也利于安守此貞焉則不求進而人望所歸利從之建爲侯矣

【旨】卦就撥亂的主說爻兄豪傑當大事者皆是此建侯斷主人建我看重一居字叠建侯非躁動所宜故居貞乃利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註】此節須串說志字最重行對居言居貞者守己之道行正者濟世之心貴指剛德賤指民下不傲卑下乃脅心民庶意

【解】初雖磐桓乃其志則欲行正天下之事也惟志行正故以己德之貴下徹民隱而民心乃大得也故利建侯

【旨】夫子恐人看建侯易了故特揭出行正的志下賤的德以見建侯有在意○下賤二句本文原无建侯字面卽不出亦得下字妙海惟下故百川歸之君非下何能萬民歸之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註】邅回轉貌班行列也乘馬本進馬多則成班反不能進寇寇盜也喻爻害意婚媾親成也喻交好意貞堅守也字嫁人也不字不字初也乃字字于五也十者數之極曰十年言到極處也

【解】中正經綸有其應五君臣本合但爲初制其屯邅不得進有如乘馬而班然然初非害二欲依以立功若婚媾焉此其衆意易雖爲二者必守貞不許至到十年乃得終與五遇矣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

【旨】匪寇非是說初見其求意甚善最易聽的以明二不字之難曰女子明未有從也貞字最重凡人激于意氣未免到底改節二之不字惟出于貞所以能十年乃字曰十年以其守也了卿不降虜乃得歸漢去長不降蜀乃得奔劉正是此爻榜樣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剛指初乃是惟奸的小人反復也常常道也君臣相遇是個常道

二由所來者初剛故有屯遭之難也難則失其常矣至乃字而君臣會合得反乎常道矣

難即難生的難蓋彼之難從世生此之難從人生見非自為的反字從來看出來上往反則來反常有深為慶幸意不作推原看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即逐也入陷入也虞即是虞人林中深林也幾微也禍福之界也舍即不往意吝羞吝也

鹿乃祿位的象猶云秦失其鹿衆共逐之者是逐鹿須要虞人无則必陷

陰柔无才不中正无德无正應无援本非能濟屯者乃不自度妄行取敗如即鹿无虞人引導惟陷入林中而已由不見幾故至此君子誠于幾處見得不如舍使即舍去若往則必吝矣

大凡濟屯要有本領又要有幫手纔能成功三无一可者故敗幾字最重此幾原在面前人只因貪心勝了便當面錯過假如入林是著即鹿之初是幾故嶷非君子不能不如舍聖人非教人遁世不顧天下的屯特无其作功不可耳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有以身殉的意前言鹿此言禽禽即獸之總名往吝窮要得喚醒意

心全在濟屯如從禽无厭也舍之者以往則必吝自取窮也

從禽是一味羨前逐逐于功名者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象言舍之者去之決也或日舍此安歸乎曰居吾貞行吾正已耳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下求也婚媾指初往以濟屯言以身言无不利指治化

大臣才弱莫能濟屯如馬之班然然初居貞在下乃我婚媾也我求之以濟則身可吉而屯无不濟矣

求字最重大抵賢人守正如女子守貞非十分俯躬下求必不樂為我用大臣何得諱求之名而束手待斃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明白也二句俱是贊辭莫作推釋語玩而字可見

四能求賢而往真知不足在己有技在人明也

求婚媾往與即鹿无虞明暗斷別故一往而吝一往而吉全從這處決幾可見明最大臣好處外此才諸舉是不足苛的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膏膏澤也坎為水故有膏象屯塞滯也小指偏安大指恢復貞正理也此二句正見膏不可屯處

五有德位然陷險中應柔无輔且初九得民於下人心不附澤難遠施矣此

時惟一隅偏安勉以正行之猶可得吉若大而恢復時勢不在雖貞亦凶也

收拾人心全要膏澤下究五既屯膏復何望吉玄德帝胄不能復漢事正類此有作屯膏為聚斂謬甚五聖德也不可為特時耳若云聚斂雖小貞亦安得吉乎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者上施下也光顯明也未光全從屯處看來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屯則所施未光也

爻言凶危之也象言未光惜之也周孔兩聖人儘有許多感慨在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泣者无聲出淚血者出涕如血漣泣血貌

屯象乘馬有三皆指陽言二乘五四乘初皆能附陽以動者獨上窮於六不能附五動耳

（原）陰乘无應人已兩无足恃雖屯終將濟无益也安望進而有爲從切危亡之懼已耳不如馬班而泣血也哉

（說）濟屯要訣只在一個動乎險中上惟失却動體故至此〇泣血亦是從傷若能寔落憂懼萃之涕洟終得无咎離之出涕卒至有吉難道卦至上爻遂无好處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註）長久也何可長乃警醒語

（疑）泣血而漣如者則徒憂不振喪无日矣豈能長久乎

（說）屯極從何等尋不出穴便背溺矣何可長一語最是儆醒人處任他極沒才幹的也要竪起精神來做一番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蒙蒙昧也乃知識未開如鴻濛光景莫太說壞了亨通也匪非也我明者自謂也匪我二句乃寔說非假象初筮象求教的誠凡筮卦至再至三便不誠了告教語也瀆煩也又混亂意水所聚爲瀆坎爲水故云貞即赤子的初心也

（說）卦象卦德皆有蒙義故名蒙蒙則混沌未鑿真明內含原有可亨之體然蒙者之得亨由明者能亨之也亨之何如必匪我去求童蒙乃童蒙自來求我則敎不枉而道尊可告矣又必其求教之誠如初筮然則告之若再三爲是爲瀆戊瀆何可告乎則教不輕而言易入至所告者即以蒙固有之貞還而亨蒙乃爲利耳

（前）通節只一蒙亨便了下俱是亨蒙處于蒙上加一童字甚妙正見童心純然在意筮曰初者蒙初心惟一一者誠也再三則非初矣初筮再三非問一次兩次的說話只形個誠不誠樣子蓋蒙之決疑于師猶筮之決疑于神也甚可味

（附）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乾坤既位君師立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註）上句是寔象註蒙之地即地方也有作質地說是外凝滯而內暗昧似與下句无別

（附）卦象艮上坎下是山下有險幽昧莫測蒙之地也卦德坎險是內既危殆而艮止外又膠滯蒙之意也故名蒙

（說）險止何如云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坑塹險而止焉則不爲物欲陷矣故能成其爲蒙此說較細若单出更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註）時即先後淺深之時時使中无兩條志五之志應是應二言求教之誠也剛中指九二瀆蒙非解不告乃不告的主意養温養也

（附）蒙何以亨哉蓋二有亨人之德能以此行之而適當其時之中也如匪我云云者言五之志自能應二也初筮告者以二剛教有具且中教有序故善告也再三云云者蒙既瀆我而我復以口舌應之是亦瀆蒙也故不告耳利貞者以聖止一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也

（前）亟亨行時中句下皆其時處志應者求我之時剛中者初筮之時瀆蒙者不告之時聖功者養正之時曰蒙以養正見聖只是蒙蒙原是正的非以正去養蒙也語氣般顛倒不得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註）泉原泉也水之始出也德見于事曰行行得于身曰德果決斷也育涵養也育德即在果行內串看更妙

（附）泉出山下岐險莫測蒙象也君子以泉水始出其勢必行則法之果決吾行

【直】且泉行有漸更法之涵育吾德焉
坎不言水言泉以原泉最清乃坎之初体正像赤子一般泉之如出雖險不阻故行艮之德止惟止乃行故果果有全要根養正來揚墨之行非不果佛老之德非不育失在一個不正耳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作脫）

【註】發開發也蒙指初乃人發初也刑人即刑法有作儀刑之人亦得但不合註桎梏亦刑具也往過嚴也若一往不返意

【闡】陰居下蒙之甚者誠欲開發其蒙道當何如凡教不嚴蒙不得發即過嚴蒙亦不得發始焉必用刑威之使知警惕旋即脫去其刑令得自新乃利耳渐一往過嚴反失時中之教矣吝

【衍】發蒙與養蒙不同養有許多溫養工夫發則直截開發他乃發其初心使之著耳刑人即書曰朴作教刑記曰夏楚收威是也桎梏有作蒙心之桎梏亦得即梏之反覆之梏用刑用脫正中庸以人治人改而止者要說得細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註】正整肅也法即規條乃教法非刑法也

【闡】設教有法用刑者特假此以正其法也

【直】刑非聖人得已曰正法便見非法外苛求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註】包包容也蒙兼賢愚看納收納也婦指至愚者乃陰邪的象克能也一克家正從二吉字看出乃深許可詞

【闡】剛中應五大臣掌邦教者也誠敷教在寬无問賢愚皆所包容而吉且甚不肖如婦然亦必曲成无遺而吉凡此皆君事也臣能代君教民不如子之克承家業哉

【直】二正亨行時中者納婦又從包蒙中抽出以足時行意克字最重臣必有德師的能事纔无愧那作君的任使○敷滿一世祇臣分内事秋不言功故子曰克家雖道克家亦是子的功勞

【衍】舊以婦爲下愚何猶可納是女不有躬亦可取矣愚謂此婦字當作順字看婦以順爲正者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註】剛指二柔指五接不但體遇有傾心委任意重柔接剛邊

【闡】二如子克家者山以剛在下而五柔接之故得行其教也

【直】契敷五教舜使之康叔作新武誥之接之謂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註】取女象從納婦來勿用即不告意納婦者无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金夫言以金調戲金即是夫也不有躬失身從人也无利就教者言

【闡】陰不中正是下愚不移者當拒而不納可也蓋其徇欲滅理如女之見金失身將若取而發之祇傷吾教耳何利哉

【直】人縱不肖備能留得蒙心故可發可包用刑用舉无不利的三蒙心盡喪者周公係象六爻偏此不下蒙字麼有微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註】行是柔行不慎即恣肆意

【闡】勿取者言其素行不慎甘自暴棄故也

【直】行詛所關全在個慎提一不慎便見爲名教所不容的是以勿取耶

【衍】順收作慎殊於卦意欠貼順即童蒙的初心且順爲正又妾婦的道理婦爲可納順故也女爲勿取不順故也觀五之吉上之利都在一個順則此之不順意斷可知

六四困蒙吝

【註】困掩蔽也無遠陽无應二意來玩象遠寔句則无應意似輕吝羞吝也困即

是吝无兩層。

遠陽无嚴師。无應之良友。惟困於蒙而已。然困而不學。民斯惟下。吝孰甚焉。

凡蒙都可發的。困而知究。能與生知同功。獨是困於蒙者則不然。故周公直以吝字激之。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指陽之本寔也。且剛能與寔開發人者。故云。

初以近二得發。五以近上得吉。四獨遠陽。故吝也。

不曰寔遠。而曰遠寔。誰遠之哉。明以自棄咎四的。揭一獨字。有激發其恥心意。

六五。童蒙吉。

童不專是幼沖。只純一未發。无失赤子的心便是。

柔中應二。是人君純一未發。虛心以受教臣下者。象蒙之童。然則天德成王道由致矣。吉。

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成王之于周公。庶幾近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指德言。巽入也。從也。言從乎二也。即願安承教意。

童何以吉哉。由有順德。故能以巽從乎二也。

順巽无兩件。爻言未雕之體。象推能受之妙。旨各有在。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擊。攻擊也。為寇。是虢以不知不能。若害蒙一般。禦。止也。禦寇。是禁蒙外誘之私。指出利不利兩邊。以明設教之妙。

剛居上。治蒙過嚴。知用刑不知脫者也。[illegible] 象擊蒙。然顧所擊何如耳。若用之強蒙所難。則阻其進。机反以害蒙。何利之有。惟用以治蒙自害之私。則蒙可發矣。乃利。

從來師道。都為一個不嚴壞了。要識聖人語意。原在嚴的一邊。禁欲其普用嚴耳。不是取上九。

蒙之初。利用發。防寇于蚤也。蒙之極。利用擊。防寇于終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施教為上。受教為下。上順指理言。下順指心言。

利禦寇者何。蓋以嚴治蒙之私。上之敎固順矣。即蒙之受其擊者。下亦順也。故利耳。

擊似非順矣。夫子指出順來。見无害于包納意。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有孚。耐意。孚。誠也。光。明也。亨。通也。有孚最重。光亨。指心言。貞。指事言。吉利。分常變看。俱頂孚來。

涉大川。猶言履險。乃處變難的。彖文坎為水。有川象。故取之。後凡言涉川彷此。

以剛遇險。能安守待時。故名需。王者之需治也。必本寔心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雜。心自光明亨通矣。由是以往。其設施一秉正道。何貞加之。則不特常可保太而吉。即變亦定傾。如涉川而利也。需之貴孚如此。

治戒欲速。需亦人主爭慕的第一險蹊。无守未能寔寔有需待。念頭胸中便不光明。便不亨通。故惟乾斯有孚。惟孚斯光亨。而貞吉利。都從這做出。需有作聖學看者。後位天位。何解不來。勿從。

按雲上于天曰需。故其字義亦是雲上于天。夫上雲雲也。下而天也。而何以天古需文[illegible]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須。待也。險是坎德。健是乾德。剛健二字重。其義即指剛健。舊說以義揆之。非

其字欠貼不困窮卽是不陷非推原語
〔脉〕需者須待之意也于卦何取以坎上險難當前也然乾健有守不遽進取陷
是其義固不至困窮矣
〔旨〕險曰在前見時所當需意不陷曰剛健見非陰柔幾及意不困窮曰其義見
非智巧規避意此釋卦名義而贊其善也○人知在後之險不知在前之險
險在後利用出需便不能出險在前貴勿入需便不肯入
〔剩〕蹇見險而止須非止也困爲剛揜須不陷也妙處全在一個需字得來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註〕位縣天設又君尊如天故曰天位此句輕只見權勢易挹難以需待意正指
政中指心不可分貼孚貞
〔脉〕九五雖位乎天位若似難需矣以其德正中而規模安遠政一純王之政念
慮安靜心一純王之心也若以此正中者往以涉險必出險而有功也

〔旨〕正中二字最重有功亦本正中來全在能需處見出人知直前者能濟事不
知寧耐者更能濟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註〕雲上天是天之需也飲食卽宴樂之具宴身无營意樂心无慮意
〔脉〕雲既上天祗自待其雨耳需象也君子以治道至此復何爲哉惟恭默恬養
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宴樂可也
〔旨〕宴樂非是怠荒特借以狀其舒徐自得景象
〔剩〕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又曰物稚不可不養則需爲養道可知自養所以養天
下也急則敗矣需義如此看纔貼合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註〕郊曠遠之地初遠坎有郊象恒常也卽孚貞到底意
〔脉〕初去坎最遠超然世難外者如需郊然此正處需恒道也利安心寧耐用此
恒不變焉則身名兩全矣何咎乎
〔旨〕需郊非遯世乃待天下清的一輩人誠置身險外更何不利的莽恐自信不
堅故復以用恒勗之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註〕犯冒也難坎難也常是常道卽不犯難意用恒亦何有得但未失耳
〔脉〕需于郊者以難雖在前初能超然遠引不犯之而行也夫不犯難非處需之
常乎惟用恒故未失也
〔旨〕患難人所時有但我不去犯他何得及我伯夷北海之避纔足語此外是非
荷蕢之癖卽終南之徑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註〕沙與水相迫近于險矣吉處全從剛中來
〔脉〕世難方殷二以切近之不免爲群小所皆爲需沙有言之象幸剛中有守處

置得宜則終得身名兩全而吉也

〔旨〕需沙不是觀望乃有志涉險的人所以不恤人言一意待時審變故以終吉
許之吉則不止无犯難之咎的此爻雖孔之轍環庶幾似之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註〕衍寬平之地凡陰性窄便躁陽性寬便需中是心中衍在中言寬居中不急
進也須一氣說下玩雖字可見
〔脉〕凡過險不吉多由在中不衍耳二惟剛則衍在中也是以雖小有言故得以
吉終也
〔旨〕爻曰終吉象曰以吉終見吉非倖致二寔能以之意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註〕泥水中之泥也大抵需爻皆從水取象致招致也寇自內作曰亂自外至曰
寇注不中卽是過剛三亦占于莫太說壞了

九三迫近于險是身犯世難如需泥然然過剛不中未免躁動取害則寇之至也定自我致于人何尤乎

初需郊止而不進二需沙進而不逼泥則逼于水矣然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取者可咎寇哉東漢陳寔諸人事政類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雖在外莫泥然外卦只明其近意外與内鄰止爭一線耳敬慎是串字惟敬使慎即所謂孚貞也敗是敗壞兼禍凶看

需泥者言災已迫近而即在外也夫寇至則敗矣惟寇自我致則我能敬慎初何致于敗乎

孔子于致寇上揭自我二字惕其迷也致寇下發敬慎一義開其悟也那敬慎是教他在寇未至前挽回若寇至矣何能不敗的益從死中尋出個活法來其深切示人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傷也又坎為血卦故云穴水底之窟處出穴全本柔正來見四能自出意

四入坎體大臣身當國難不免于傷者如需血然幸柔正終能濟國而身亦可全矣不猶出自穴乎

處需有二道陽剛能需則徙知險陰柔能需則順知阻甯武子之愚其近此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順適也有机會未至不躁既至不拂意聽聽命也

需血者惟柔正故能順其自然以聽天之自至也

順聽串講玩以字可見此句原是釋需血舊講添出穴非旨

三能敬故寇至不敗四能順故穴入可出固知敬順二字乃是處險要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即飲食宴樂意即此便是貞无兩層

剛中正居尊位是人君治道已盡惟休養以俟其化耳象需酒食然此君道之貞耳則天下化成矣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是孚貞不分心事說更妙

酒食貞吉者以德中正故能善需而得吉也

人主求治太急只緣内多欲耳中正則遊神于淡需所以貞的安有不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不速者猶言不意也凡請客必先下速帖則意其必來不速是出意外也三人指下三陽三人為客則上為主矣來有感奮興起意敬敬禮也

陰居險極是大臣才柔莫能濟險如入穴然然下乾三陽皆不速之客也幸

需極非進有三人來之象上誠敬以待之則因人成功終得出穴而吉矣

入有出身犯難意此豪傑所以嚮應大抵禍亂到極處英雄誰不兢起圖功責在上能結納耳故敬最要着

晦菴以非意解不速似迂那乾三陽需郊需沙需泥皆是不速的客豈需便不速也如此看法較與卦義更合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雖字宜体六居上爲當位曰不當者才不當耳未大失深許其敬處見才不足限人意

陰居險極才不當位宜有失者惟客來能敬則資之出險雖不當位猶未至大失也

細玩需爻三致寇矣敬慎猶可不敗四需血矣順聽猶可出穴上入穴矣敬之猶可終吉可見天下事无不可挽回務在人能自挽耳畢竟三之敬尚

遯二之姤二之姤終訟初之悔也

䷅乾上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註】訟言于公也故字義爲言公有孚即理直意窒匕碍也即受屈意惕是發惕乃內自訟意中中止吉即辨明意訟到極處是終大人是公明的人涉大川是虛詞的象

【攷】遯䷠自遯變者三剛不中到二上便中了凡爻從上下曰來從下上曰行曰進曰往

【彖】卦德卦象皆有訟義故名訟訟非美事必理直見枉爲有孚而窒斯可耳且處此訟者尤必內懷憂惕辨明即止而惕中焉則吉苟終訟不止雖孚亦凶矣至所訟之人必見公明之大人乃利所訟之誦猶涉爲空之虛詞如涉大川然又不利矣

【旨】名卦在訟聖人命意全在无訟其言凶言不利因是警惕人處即言吉言利見必如此乃始吉利亦是喚醒人處不則是教人反教人一訟的方法了○惕字宜味從來好訟的人病在個不知警惕故惕最消磨勝心的良法

【斷】訟豈聖人欲言但爲衰世計不得不就他機軸替他分出吉凶利害來使知趨避耳通節要把不孚作主見訟即孚猶有凶不利的況非孚乎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詳】上剛指乾下險指坎二句通作卦德串說走重下句或以上句爲卦體亦可

【補】卦何名訟以上乾剛下坎險爲險而健矣以上下言則上以剛制下下以險伺上爲相猜以一人言則心旣奸險才又強健爲相濟以二人言則在此旣險在彼又健爲相敵皆訟所由起也故名訟

【引】凡人有一件不濟一個肯下的便不至訟惟險健相兼勢不肯下故訟所由起的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註】剛得中指九二中有惕中二意不可成據理言尚尊尚也乃大人自尚中先財聽不偏正臨時斷合理淵川之深處

【解】訟有孚窒矣乃惕中而吉者以卦變剛來得中剛雖能訟而終非好訟故也終凶者誠見訟必損德構衅理不可成也大人何以利見爲其所尚中正而聽斷不枉也不利涉川者以駕空取罪如自投入于淵也

【同】剛來陷柔即有孚窒意好處全在得中天下事皆可成就的獨訟一事最不可成終則便成却訟了凶不專是害即就吉利中所損實多俗語所謂贏亦是輸也處爭訟利見文王鼠牙雀角利見召伯非爲其所尚者中正乎入字宜玩象曰家投入一般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註】天行向上水行向下故曰違違不合也作事尤言做事謀商謀也有修省意若區區計利害何異險健一輩始是事所起頭處

【補】凡行相違則訟天水違行訟象也君子以訟之起由始謀不臧耳故作事必謀之始而訟源庶塞矣

【旨】天水原无訟理特指出訟的樣子示人謀始非專爲絕訟乃訟之絕即此已在凡訟有終有中有始謀之終雖錫鞶帶終朝三褫何益乎謀之中雖不永已小有言亦損也惟始則訟端永絕所謂上醫醫未病是也

【參】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故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詳】永常也曰事見未成訟也終對初言吉即辨明意根不永來

【解】凡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柔无才居下无勢故中止而不永所事焉則始雖小有言語之辨終得見明而吉也

【旨】窩之小有言是人言被謫在我也訟之小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也且小言畢竟是小心畏事乃好人一流故以終吉許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記】長即永意不曰不敢長曰不可者純是指理說辨乃曲直的分辨明明白也

【解】不永豈專屈于才勢哉誠見訟之一事理不可長也是以雖小有言而其曲(曲作辨)直之辨終得明白也(明說了其字亦妙)

【旨】語氣一直說下玩雖字可見既論以不可長復慰以其辨明想見聖人一片息争的念頭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註】不克不能也兼理勢言卦變二剛來有歸象故云逋逃也邑曰其邑見是二所本分的三百小戶也皆是卑下的象眚禍患也

【解】二剛為險主本欲訟者但應五既屈于勢幸柔中又約于理故能自度而退處卑下為不克訟而歸逋邑人三百戶之象則不至犯分召禍矣无眚

【旨】二五不作君臣看只就貴賤的勢言蓋君臣原無訟理二正所謂剛來得中者不克非既訟而不克彼自度理勢如是也歸逋句非寔象總狀其畏服避之意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旨】明逃曰逋晴避曰竄下指二上指五泛就勢言患即眚意掇取也即掇物之掇

【記】二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何彼見自下訟上勢必不敵則禍患之至乃我自取故也

【旨】訟者一味進前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全惕中之義也下二句明歸逋之故上二句若单出當抽出竄字講以爻中原无竄字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食享也乃借用字眼舊德猶言舊物即常分所當得的貞是將危也即受欺侮意新說作存心之危亦得或者不必然之詞王事即訟事言訟于王也无成即訟不可成成字

【解】柔非健訟者惟安分守舊一循正道如食舊德貞焉雖不免為人所侮而厲終得保身家矣吉縱或有乎見窒不得已從事于王亦辨明即止而无敢成其為訟也

【旨】舊何曰德持就不喜訟處周公深以德許之此正生平最好受用故曰食即此便是貞非復勉以貞也下无成正明食舊居貞處註從王就居位言似屬添設且无成解作无成功亦嫌過貶居貞如三何得貶他註勿泥可也即時講訓无專成並細終與卦義大合惟達識裁之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註】上不專指君凡居人上皆是從即守分意

【解】食舊何以吉哉蓋功令在上而能從之故也

【旨】此從上即食舊德意與爻從王絕不相干註扶柔勿從蓋訟者專主勝人不肯從人惟從上則客氣銷磨盡矣故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註】復反也即就也命即理蓋訟便昧理耳渝變也安安意也貞即是命曰即循或強曰安則无非命矣吉以進德言

【解】剛不中本欲訟者幸居柔為不克然用反其所訟者以自就于理(復即是渝)且其復而渝也寔安意于正而非強勉焉是雖非謀始衛斷者終矣吉

【旨】君子以安命為正凡訟者僥倖幾争皆是不知命的不克介從只要得來克則一往无前不克則復矣復即二句須串說不分心事乎對為妙

【記】二之不克屈于勢也四之不克安于理也故公于二僅曰无眚乃四則深取吉許之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得以得失言似把四看粗了四之不克原非計得的

命即人心之貞復而安焉則不失也

不失正是吉處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者心那天命的貞乃人生初休只因好訟失了故復便不失

九五訟元吉

元吉與大善意近就聽訟者言亦得玩註還主訟者說

剛中正爲訟之主聽訟而得其平者則民自不冤而无訟之化可幾矣誠大善而吉也

古來明德之主在上能大畏民志而无情者不得盡其辞正是這元吉光景則元吉首僅一聽訟得盡的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與彖尚中正節同是推元吉之由

訟何以元吉哉以五有中正之德故也

爻曰訟元吉慶治化也象曰以中正適治源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者未必然之詞錫賜也鞶帶命服之飾終朝終一朝也言時之近意褫奪也三褫不限定三次只是奪之衆意此爻自就窮位上看亦得

剛居訟吉偶以虛詞取勝如鞶帶或錫然乃枉直自辨終莫容誣不淪時敗矣有終朝三褫之象

上正所謂終訟凶者曰或見无取勝之理曰終朝見取敗之速曰三褫見攻奪之衆總明訟不可終意

訟卦六爻皆言訟惟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善其終也聖人一句一字皆有深意在至使民无訟四聖人又總是一意的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字亦字宜玩不是釋詞乃夫子慨嘆語

受服本足敬然以訟受服雖不褫亦不足敬況三褫乎

夫子循恐訟有倖勝特揭出個不足敬來使人冷地自想蓋爻循從利害上較論象直從理義上提醒他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卦德伏險于順卦象藏不測于至静卦中二有將象五有任將之象丈人長老之稱

卦德象体俱有兵衆之義故名師師非得已必爲奉天伐暴之衆而貞且行師者更求老成之將任之則有戰勝之吉无黷武之咎矣

洪範八政師居其末先王耀德不觀兵師豈聖人意哉故必以正爲本正者天時已迎人事已熟不僅有名已也當此者其湯武之際乎至統衆非仁義素著衆所尊信的人不可故特曰丈人如尚父諸人纔足語此吉无咎即一怒安民意俱跟貞來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卦五陰有衆象凡坤爲衆故曰衆也上二句只解師貞字義以左右之也衆正亦就節制于將言與彖貞不同

師者兵衆之義也貞者兵正之義也爲將者誠能左右兵衆一歸于正則天下无敵而命將者可以之致王業矣

能以二字重乃九二以之也以不是全靠著號令必仰体主心真有一段爲天下除殘的念頭故三軍皆諒其心而惟所節制耳可王雖君可王其實亦是二所以之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匯〕剛是將才。中是將德。應信任。意行險。即行兵。順順民心也。毒害也。以此雖毒頂上來。寔重德邊

〔匯〕丈人吉无咎者何卦体二剛中五應之是將既仁勇並著而君又委任極專卦德坎險坤順雖兵凶戰危若爲行險寔是則秋毫无犯而順民爲此誠所謂丈人也以此行師雖不免擾害天下然民皆忘死忘勞從之則有克敵之吉又何取𧶘之咎矣。

〔旨〕剛中字最重二句不平。下行險而順余從剛中而應得來。毒字甚妙。見師非得已。如毒藥攻病。非沉痾不可輕用也。卦曰无咎。此曰又何咎。乃深許之之辭。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述〕容容保也。有教養二意。畜養也。言畜此以待也。衆兵衆也。容民非爲畜衆而衆之畜即在此耳

〔匯〕水寓于地。猶兵寓于民。師衆也。君子以地惟容水。故水聚。君非容民衆何以畜乎。惟是取吾民日教養之。而容保于平時。則不必別求畜衆。此即所以畜衆矣。

〔旨〕地中有水。而地不知。民中有兵。而民不知。足民足兵。初无兩術。此古兵農合一法也。漢唐以來兵民日分。割民以養兵。如割肉以充腹。天下未受兵之益先受兵之困矣。故容民畜衆。眞萬世長治良規。〇工夫全在容民。內容便衆聚。便衆兼得衆之用。在後日而畜之待用者。則在今日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旨〕律法紀也。義從六律取來。兵不可亂。猶音不可混。意否不也。臧善也。

〔匯〕師出之始。必賞罰嚴。行伍肅。而以律焉。乃爲臧耳。否則无制之兵。喪亂隨之矣。凶。

〔旨〕律字最重。律即衆正正字。這律原无時不宜用的。在師初出時尤爲要緊。此處不嚴。後將何所節制乎。蓋師亦有用奇勝者。然一失邦律。即倖而勝。終不得謂之臧。故否臧內就。就失律時斷其理。非從勝敗後論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旨〕非釋詞。即就爻言。一詠嘆之。而律不可失。意自見

〔匯〕師出貴以律。惟失律所以凶也。

〔旨〕爻不言失律。言否臧。見以律之爲臧也。象不言否臧。言失律。見否臧之即失律也。二聖旨蓋互發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述〕中。師之中也。有就中德說。未妥。在者。二所在也。王是王者。命。勑命也。三錫。即頻賜意。或曰。周禮初命受職。二命受服。三命受位。亦得

〔匯〕二德剛中。良將也。以此而在師中。則有戰勝之吉。可无失律之咎。要由王者委任隆而命若三錫。然故得立功閫外也

〔旨〕在字宜玩。便見他人不能在。意剛中如二。眞有不動聲色而威望歷服三軍者。在中。句含有專制意。人臣凡事无敢專擅。獨在師中則不然。錫命只是隆其委任。令无掣肘意。非是褒功時事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註〕受于上曰承。天即王。寵。寵任也。懷。懷保也。二句俱是推原語

〔匯〕師中何以得吉。由上承天王之寵任故也。王命寧私錫哉。以萬邦塗炭。心切懷保。故寵二以拯救之也。

〔旨〕寵不曰王曰天。則王師之爲天討也。此正春秋係王于天意。夫師以用威曰懷萬邦。正見王者用師本意。且萬邦的命懸于一將。既爲萬邦用兵。安得不爲三軍重將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輿車也。尸屍骸也。車載粮以出。今乃載徒。載屍歸耳。

〔淵〕陰不中正才德俱虧者乃志剛妄動取敗衆師之喪也或至輿尸而歸然凶何如哉

〔存〕曰或者其本意亦欲求勝也輿或擧之或同輿尸便是凶非此外更有何凶處趙括長平之敗堪爲此爻辱案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淵〕不勝已爲无功況輿尸乎則喪師辱國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蒙〕凡師以右爲勝故進必從右退則何左次師駐舍也无咎以理言言无可深咎也

〔淵〕陰柔无克敵之才得正有料敵之智議度不能勝而班師以避如左次然雖不能立功閫外亦可无喪師之咎矣

〔存〕左次非怯正其慮勝而全處凡善戰者不必進即退亦是進的四才與三等而審勢量力則異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存〕常行師之常道也未失跟左次來

〔淵〕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猶未至失常故无咎耳

〔存〕師既左次更有何得但未失耳故未失云者乃原其心非全與之之詞

〔蒙〕其知難處正自可取于之役劣功之殿故俱不必問的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蒙〕田不是田獵即田地的田那田本生物養人有禽則害我禾稼故利執

〔淵〕執搏執也言聲罪致討之言長子指二即丈人也自衆尊曰丈人自君稱曰長子弟子三四也

〔淵〕五柔中非好兵之主或有寇害我生靈不得已而聲罪致討如田有禽利執言也何病兵之咎乎然用兵貴正任將尤貴慎若使老成之長子帥師而復令少年輕躁如弟子者得參之則必輿尸爲矣雖貞能免于凶哉

〔存〕五柔主不患其輕敵患多疑耳故既試之以利執又復惕曰輿尸曰貞凶者正以破其疑而見長子之當專任

〔蒙〕輿尸何按文氣只須帥師來蓋輿衆也尸主也言師以衆主之也若云輿尸而歸即此已是凶了如何又言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注〕中即剛中行行師也使若使之也

〔淵〕帥師者以剛中之德行師故克稱厥任也輿尸豈弟子咎哉由爲君者所使之不當也

〔淵〕中行便當使意輿尸曰使不當可見一使最重國家安危民命死生都係于此真有不可不慎意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注〕命即開國承家之命擴土謂開世傳謂承國是侯國家是邑家勿用不委任也

〔淵〕師終則功成順極則世平是論功行賞時也于是大君有封錫之命焉功大開以國功小承以家至功堪錫土而品實小人僅厚其封賞勿假之權可也

〔存〕師卦六爻獨上不言師以武功既成无師可言也開國承家初不分君子小人勿用但勿使預朝政耳不是全然不封註僅以金帛句此時卷能易迂處勿從前有功不封何以服人如陳平盜嫂受金漢高能不侯乎

〔存〕有命以優功臣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勿用以獻才將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注〕正定也定其功之大小也亂禍亂也

〔淵〕有命非私厚正以定其功也勿用非過慮懼其必亂邦也

〔存〕從來軍功類多詐冒故正之雖王者行師原欲寧邦若以正功故反以致

亂豈是撥亂初心故勿用

（劉）師之始曰懷萬邦師之終曰必亂邦聖人念切邦家如此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蘇）比親輔也原再也筮揲筮也原筮只再三審度意元仁也永長也吉无咎比論其理不寧民不安寧也有作王心不寧亦得曰方來有未已意後夫獨後而不來也凶後夫自凶

（鄭）卦體有一人撫萬邦四海仰一人之象故名比比則天下歸心矣吉然比者比我之德耳必再筮自審果我之德仁足長人而元且仁无間斷而永无姑息而貞斯无愧父母之咎也由是仁恩四洽凡未比而不安寧者方歸來未已彼負固如後夫祇自外王化耳凶于王者何損哉

（向）榮之筮取初以再三則瀆也比之筮取原以再三則審也長人莫如体仁故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曰元乃永貞正所以元處只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初不計人之來與不來到底一個元永貞而已後夫舊作後來者看凶受其誅戮意如防風後至禹誅之是也亦得

彖曰比吉也（此三字宜衍）

（閔）添一也字如何還說是衍文猶言不比斯凶比便是吉也說甚可玩附之備

比輔也下順從也

（閔）比本文謂爲輔朱註何曰親輔誰親便輔也下指五陰兼臣民說此曰下尊上之詞後曰上下舉衆之詞比是相從即比意也

（鄭）比者親輔之義也于卦何取哉以卦體九五在上下五陰皆順而從之也故爲比

（向）曰下見分之无所逃曰順見情之无所強意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劉）剛中分不得言剛到中處也元永貞即剛中別名非兩件上下指五陰上見臣下是民應即順從意其道即後夫不應的道窮困窮也即凶意

（蘇）元永貞者何以五有剛德而粹然一中則存此不忍爲元運此不息爲永體此不雜爲貞也不寧方來者以上下臣民无不順應也後夫之凶非王者之窮後夫乃其負固之道自取困窮也

（向）剛中只此体堅強養到十分純粹因他人惟養得不純便有病痛出故元永貞只一剛中便了舊以剛貼元中貼永貞固非即分天德王道看亦未是其道窮即從上下應看出當此臣民協應時節有一人獨外王化即此便是窮了寧待誅戮始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鄭）建立也親親切也國建則枝幹固侯親則脈絡通彖言輔言從言應皆人來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比我此言親乃我往比人

（閔）地水相連不容少間比象也先王以一人比天下勢難周也必衆建侯國且設巡狩述職之典以親齊諸侯令各親其民即我之所以親萬國矣

（向）比有天下一身光景下一親字最妙諸侯乃介處君民之間的苟不與親則下情无由上達上意何自下行故親侯正是親民所在

（劉）元永貞爲比天下之大本親諸侯乃比天下之大權○君子觀象于師而得井田法觀象于比而得封建法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閔）孚誠也孚便无欺君之咎盈滿也缶是瓦器乃朴誠樸于益衍只此有孚到底非初孚尚淺必待充滿也他者對此之稱他吉特就初時火之不待終來始見

（胡）比初能有孚誠以比之可无欺君之咎矣然孚非易言也必誠至積滿如物

之盈缶然則終當格君而寵遇之來若出意外有他吉焉

比君之初乃士人第一步此際一差後更何問故聞口設個比之是極決絕語見除却有孚別无比君所在曰終見非初心如是曰來見非我去求的曰他吉見可原无他心若為獲吉始孚誠亦是偽的了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六字即作爭字看乃忠順義二句俱詠爻辭又作推原說

人臣晚節由于始進今比之初而六則忠順不失固宜其有他吉也

說出比之初六一句要見有孚原无兩個人臣惟初念最是真的只在堅守勿二耳後問公嘉其終而孔子還重其始云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自由也雖有自家意內即內養自內不合所學從彼也

柔中應五其比君也一本內養以自靖若此臣之貞也則道可大行而吉矣

人臣事君莫說勢利即有一毫依附名節更非自內自內者全憑自家一點精忠出與君遇絕非外面粉飾的舊說指自山林入朝廷看殊粗淺沒味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守重不失曰不自失乃深許之之詞

凡徇人者失已惟自內則道不離道何失之有

道義自内道義名節自的名節我不自失誰使之失不自失如尹之耕莘事湯是傷節而求苟焉從操所失多矣

六三比之匪人

匪非也乘指二承指四應指上言匪人是僉壬之流比之三比之也

陰不中正无擇主之明而乘承應皆陰又失身匪睨之黨是所比皆非其人者矣

匪人何世无之顧吾比與不比耳爻不曰匪人之比而曰比之匪人分明斷三自家去比他意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害也不亦乎三字宜休言下要得惕醒意

比既非人則貽禍府害不亦自貽伊傷乎

爻不言凶而象憫然憐之曰傷乎正使猛自驚醒也意與孟子哀哉句同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外雖根外卦來却只致身事主把身都在外面一般此便是貞了故吉

四本初應乃柔正大臣能內舍私人而外比剛中之主所謂公爾忘私者也則得事君之正贊襄比之治矣貞吉

人臣一通仕籍此身便交付王家都在外面絕无一毫內顧念頭漢唐以來唯武侯之事先帝庶幾近之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賢就德言上就分言俱指五從有捐軀以從意即象順從匕字二句非釋詞皆爻外生發語乃深贊美之也

四外比剛于九五之賢矣然豈徒賢哉亦以分在於上故必從之以蓋其分也

道之所在賢也道相親則爲比分之所在上也分相制則爲從孔子特揭出從上二字見君臣天地之大義无可逃而忠義臣子之至性必不可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顯光明也驅逐也誡警誡諭吉指治化言

王者獵禽止用三面的網開前一面以驅之故失前禽此二句是君志得失的象邑人即從禽的人不誡即民忘知識的象

五剛中正爲比之主是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者也上焉失得勿恤下焉恩怨兩忘其比道何光顯也象王者用三驅之網以徼禽雖失前禽不願而

邑人從爲者亦无事警戒焉則蕩平之治矣吉

[?] 凡治術要結上下都在暗裡一般五中正爲比則邪如覆蔽洞如日月其道何等光明此節只一顯比便了下三句俱是顯比的象這顯比只就心上說若據形迹殊爲掛漏亦有征誅時候如有苗之征防風之誅雖道舜禹比民一尚有不顯的說去看不追句似看王者太恣了王者之比天下决不是一木偶人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 正心无爲也中心指一也只指心言取舍就君說順逆就民說舊說舍說未是中即見不誡使是君或使之非王者有心使意

[?] 顯比之吉者以處位正中有天德乃基王道也前禽何以失哉王者无心待民聽其逆我者舍之順我者取之故也不誡則邑人中矣延山上之正中有以使之也

[?] 王者之民何順何逆王者于民何取何舍惟不必我順若見有逆不必我取若見有舍耳

上六比之无首凶

[?] 比之是比民也无首即是无德蓋德即人之首也此爻須指桀紂之君看

[?] 陰柔无德无以比下其與民比也如比之无首然則衆叛親離凶何如哉

[?] 孫君曰元首爲有元德也苟无元永貞之德即人沒頭一般了人无首則散散何爲若无德將臣民奚比乎

[?] 首丁人身最先上于六爻最後无首凶作後夫凶看亦得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 无終即天祿永終意猶言沒結果也乃甚其禍非推原語

[?] 君必有德乃克有終比既无首矣果何所終乎

[?] 无終即无首意以上下言爲无首以終始言爲无終耳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 小謂陰畜止觸意卦中惟大象作蘊畜看

[?] 雲者雨之謀密謀原也雲密是謀深的象不雨謀未發出意我文王自謂蓋演易羑里視岐周爲西郊也

[?] 卦體巽陰畜乾陽一陰畜五陽皆有小畜大之意故名小畜夫陽爲陰畜似難得亨幸才勢兩有可爲猶得伸其志矣亨且陰畜未極施尚未行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又所由亨也

[?] 亨是陽道可行下二句只象陰道未行君子猶可有爲意若說即是其亨處殊與彖健巽剛中意謬甚宜分曉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 柔得位指六得四也上下指五陽即相孚意

[?] 四得柔位是小人善柔而衆君子悞與相應也故曰小畜

[?] 柔得位是四得柔之本位爲善用其柔意能使君子不悟而入其牢籠中大凡剛暴的小人絶之猶易柔媚的小人絶之甚難也舊作小人竊據高位亦可但應字似爾不妥故從此爲確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 健剛決也巽委婉也剛中指二五言陽剛居中用事也志乃止邪的志行即行其意乃亨宜体

[?] 畜何以亨哉卦德內健操守雖剛而外巽則意氣甚平才既可爲矣凡卦体二五以剛居中大權未至盡失而志猶得行勢又可爲焉故畜時本不當亨此乃其所以亨耳

[?] 健巽重巽邊所謂伍之使不吾虞者是蓋善柔能制君子善剛亦能制小人亨至激變以來小人之禍一說剛中不作居中看只跟健巽來惟健而巽其

剛便是中的故志行亦妙可從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上同進作尚字看亦可往正氣之往施陰謀之施二句詞若皮幸其寔是危君子語

不雨者言畜未極正氣猶得上進也是以小人雖欲肆害猶未能大展其施爲以行之君子如雲自西郊也

畜時的勢總在小人陽即尚往然往者幾時陰即未施究終不施乎君子當此正宜作未雨之防

周公于彼畜的陽何竟以志行許之得位的陰何反以未行緩之聖人扶抑深心即此已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美也文德威儀言詞是也惟文便美坤五曰文在中又曰美在中可見

風之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象也君子以細行不矜大德之累必威儀有度言詞有章以懿美此一身之文德賢亦蘊畜之小意也

文德莫看小了德到文處可以物身可以御物此中大有妙用在蓋小畜之懿德是蘊精微大畜之畜德是致廣大道理看不得兩項

君子當畜時苟一言一動猶不盡美小人便得議其後故懿文德正是畜小人道理或曰即修文德以來之意亦可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進也見在上原陽所固有的自即自家的自舊解作由字淺甚道直道也何其咎乃深許之詞與无咎不同

初應四若似附權者幸剛正一本自家道德以進焉則何枉己之咎且有志行之吉矣

功名之際咎患集焉則咎豈易免的惟自道更何瑕可指何郤可尋故周公急許之曰何其咎正深爲自道者開生面○卦以畜陽爲義爻以不畜于陰爲義拘泥不得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義即道所宜然處非兩件備云以義揆之似不得其字語氣

復而自道吉豈事後見哉即此道處其義固已吉也

吉曰其義者見初非倖致意士君子塗轍一差道義俱謬故自道最是進身善物除却這義別无吉處此夫子寫照自己行義本懷不覺親切如此舊指正人爲吉猶屬第二義了恐畜初未遂到此

九二牽復吉

牽連也即相合意復亦進也牽復全本剛中得來吉即剛中志行意

二當畜時幸德剛中能夥絕非類獨聯合初陽與之共進焉則志可大行矣何吉如之

畜時多以不復爲吉周孔于初二兩爻俱歆之以復予之以吉正見甘受小人之畜不知進復者便是極沒用處人皆爲可恥的

復卦之義取陽自下復能用復之善以處者初二有焉復曰出入無疾初之自道所以吉也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失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中指剛中在中者見牽復全在此處亦字承初來不自失便見失亦是自家失了

初復自道在其剛正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者在有剛中亦能自道而不失也

夫子恐人認牽復爲依附故特揭出在中二字見與復自道一般兩自字正相應是均能自重絕不肯攀緣人的其言不自失者何以當畜時最難望得但不失便是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作脫

輿車也輻車輔也車進全賴輻脫便不進了夫妻最相合的合則相視莫逆不合則反目不視矣非怒目也

三剛正也但不中无靜守之節迫陰有易昵之私是援結小人以進卒爲所制而不得進如輿之脫輻然乃三終不安受其制至與之爭若夫妻之反目焉亦何益哉

以君子小人揣之曰夫妻已可鄙極矣況又反目乎始既溺一時之私後又激一時之忿進退兩无所據有愧初二多矣○人者已之輔輻者車之輔三比於四是與便辟善柔的人居失其所以爲行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夫以妻爲室正室按文義宜就正身說據字義還主正人言爲妥

反目豈四咎哉由三不能正身故四得制之亦猶夫不能正室而妻得制之也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三十四

初二皆是能正人的三亦剛正其不能正室者何病在一個躁耳故初曰自復二曰不自失皆自也然則室不能正果誰不能乎咎亦歸之自耳○正室豈是細事閨闈之內六字關焉室旣不正而國與天下更安望正的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孚字重言寔心禦暴也血傷害也指事言惕憂惕也指心言就下卦四爲陰柔小人就上卦乾皆剛暴小人易不可與爭如此

下乾三陽競進而四只一陰止之是大臣力禦群暴宜有傷害憂懼者幸柔正巽體其孚誠能感二陽之助則傷害可去憂惕可出矣尚何不勝之咎乎

四當群暴競進害惕俱是難免的非有着實除暴念頭亦烏能到去出地田故周公于四五兩爻俱係以有孚見孚最禦暴時喫緊的一件物事

舊以君子待四似與象義不合愚謂四柔正小人也外而待君子十分甚好一皆是假的故戒以有孚方纔害惕可免无咎者言小人可咎止在不孚旣孚矣更何可咎他乃爲小人開一生路亦只是爲君子謀耳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五上二陽合上合之也志四禦暴的志卽志行志字

惕出豈四力哉出孚能格上而上來與之合心也

志非強合全從四有孚所致獨舉惕出以害旣去心纔无惕惕出內已包得血去了不必添入血去爲妙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攣拘索也攣了便不可解富就權勢說卽力有餘便是鄰臣鄰也四上居五左右有鄰象以左右之也卽師能以衆正以字

人主禦暴非藉群力不可也幸剛中內有孚誠足固結群志而孚如且處尊外有富力能左右臣鄰而同力畜暴矣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三十五

重有孚邊惟心旣相結斯力自相協故以其鄰全是九五以之○事亦是牽連意二連初九欲上進也五連四上欲止下也

此爻有作人主畜養賢士看亦得又有就聖學說較佳言寔意尙結充積到富有地田則德不孤必有鄰矣但俱碍註詳之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夫子指點語非釋辭獨有作獨自的獨言不自私其富也亦甚不確勿從

五之事如全在有孚初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爻似孚富並重此曰不獨富正別出孚之尤重意不獨二字宜玩見富亦五所資的但不專在此耳經生都把富字一筆抹殺殊欠體會如去德不徒畜孫曹之暴少在孚乎少在富乎

上九旣雨旣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處卽不往意有作雨止說未是尙尊尙也卽坤馴順意德陰德也載盛滿如

一輗也卽大車以載栽字婦陰象婦原已貞曰貞厲甚之也月亦陰象其滿爲望凡月既望則不復望曰幾望勢必望的是陰盛之象征往也

〔標〕陰至畜極則陽不與抗而和點是何之不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處矣所以然者由君子不能防之于始反尊尚陰德至極盛如滿載然耳亦豈小人能哉以陰犯陽爲婦制夫雖貞亦厲况不貞乎然勢在小人如月幾望此時君子仍欲有往必罹凶矣

〔講〕此爻許多轉摺只是要君子莫與小人和意那和亦非君子本情祇緣調停一說誤之猶涉調停勢必尊尚後來便惹出許大禍害故自古君子凡善處小人者寧使而待時毋和而失勢說到征凶仍是憂君子處叫他小人雖與之和亦必不可往意

〔翼〕大畜畜極而亨聖人有慶幸意焉小畜畜極而和聖人有傷切意焉故初言既雨既處而以尚德責君子歸咎于始也次言月幾望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于終也易爲君子謀至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註〕積漸積也疑碍也疑便是凶一作君子有所疑慮一作小人有所疑畏一作陰疑于陽疑字按征凶還主疑碍爲確

〔解〕既雨既處者豈小人咎哉由君子尊尚其德至積滿如載故也此時君子若猶欲往必有所疑碍而凶也

〔講〕又曰德積來添一積字甚妙乃是漸漸養成致到極處深咎君子不能防微意

☰☱ 乾上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註〕履躡也又躡而進意履虎尾非真踏虎尾只隨其後意若虎尾豈真可履的咥噬也不咥卽不屏斥的象

〔解〕兌柔遇乾剛是柔臣事剛主動有危機故名履ヒ似難亨矣幸兌悅能潛消默格屏斥不及如履虎尾不咥人然如是則素履可行矣何亨如之

〔講〕履何以危蓋凶悔生乎動履不處也所謂動非乎故危耳強主難事乘虎尾難履然惟禮可以化暴人臣但善其所履何至取凶○履不但是設註臨而進句可玩他人遇剛主便退步了此獨和悅以進妙用人主總是上臣事君道理譬孝子事親亦之未嘗去側檲而殺之卒不可得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註〕此釋卦名義柔指兌剛指乾

〔解〕卦名履者以卦體兌柔履乾剛是以柔臣事剛主也動有危机故名履

〔講〕剛最難近一言履剛便是危的非履了復有何危處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註〕說和悅也不是媚悅應順應也都重兌應乾過悅卽是柔應則不止履矣

〔解〕履何以亨哉卦德兌悅而應乾剛是人臣忠順格君可以弭主威行素願矣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也

〔講〕卦中危處在柔履剛其亨處亦卽在柔履剛上凡兩剛必至相戾惟柔便悅而能應任他剛愎何至有相戾所在要見天下原无難處的人苐我無以處之則難耳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疚不過曰中剛不偏曰正不必分心事看履卽居意疚病也不疚指君心光明指君道卽就不疚中看出

〔解〕所謂應乾者以五剛中正是不徒雄斷而且執中守正焉以是履帝位則德與位稱心乃不疚君道何光明也得君若此而又以悅應之亨奚疑乎

〔講〕中正二字最重剛惟中正便是不疚便是光明的非兩截此截乃復以卦體明亨義見兌之亨雖由悅應得來亦緣所應者爲剛中正耳苟一味剛愎脩

主𥘉悅應能言乎皆以君之爻位貞剛立論殊牽強且與註明言義何不合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註〕民是四民凡士農工商皆是上下非士爲上農工商爲下四民中各有上下
辨是分辨如爵祿有隆殺奠食有多寡也定无踰越也

〔解〕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象也君子以民志不定由上下不辨也于是爲之等
以辨之而多寡隆殺罔敢僭差則民无越思而志因以定矣亦所履意也

〔旨〕履者禮也先王制禮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原自定若天澤辨則无涯之志束
于有限之分民那有個不定的

〔參〕上天下澤履此易之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樂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註〕素平素也素猶言素養往往以應世也

〔解〕陽剛抱貞有素履初志節方銳是其往而行義也一本素履則達不變塞矣

何咎之有

〔旨〕此是教人出門第一步失脚在初後復何問必堯舜君民如尹之應聘往纔
可言素履

〔參〕舊解素爲平素似淺俗道素乃初體履初言素明本質也雖文而鍛鍊美而
羅咎非生于不素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獨專也願素願也即所求之志

〔解〕壯行非士人素願乎今素履之往則能獨行其願而不爲富貴所移也

〔旨〕獨對功名富貴言有獨往獨來確然不可移處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意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註〕道即道理蒨作道路非履道踐履此道也坦平也幽幽靜也坦坦履道的象
幽人履道的人貞吉即在履道上

〔意〕剛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乃居易自得此心坦坦然其所謂幽人也
則得潔身之貞樂道之吉矣

〔旨〕天下惟道爲至易亦惟履道爲至樂夫人一攖世網便蹈危机故二以無應
得完其貞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註〕中即心中有作中憑說似淺味自自己也亂惑亂也

〔解〕幽人貞吉者以此中充然自足初不爲人世亂也

〔旨〕自字下得最妙那富貴何能亂我我心自亂耳

〔參〕初入富貴不改吾素則願獨行二處紛華不失吾幽則中不亂一是達不離
道的一是窮不失義的須合看始得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註〕眇是瞽目的跛是跛脚的咥即咥人便是武人即兵卒武人只會殺人如何
可做大君

〔解〕陰不中正是才德不足而志剛又果于自用本无見事之明乃自智焉如眇
能視然本无任事之勇乃自雄焉如跛能履然剛愎如此何一可哉以此事
君與悅應者異則必罹禍如履虎咥人矣因以此治人與剛中正者異則必
爲暴如武人爲大君焉

〔旨〕爻病全在剛能字總根志剛來通節都是志剛樣子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
爲于大君志剛也

〔註〕明就目明說明白有見其原无也行是行路的行與行者與之行也即不可
共事意位不當即不中正志剛指三位

〔解〕眇者自謂能視寔不足以有明也跛者自謂能履寔不足以與行也咥人

者以位不當无挽應之德也武人爲大君者以其志剛无剛中正之德也
〔旨〕兩不足字宜備人只自以爲能便是不足處因本于位不當罪其自取也志剛又本分不當來志最人心把柄處此志既剛任他做將出來都是剛愎自逆的了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注〕愬畏懼貌注不中正指所處之位言若德不中正如何還能愬愬
〔解〕四以不中正履剛主動有危机如履虎尾然幸居柔能因危知懼而愬愬然敬畏則終得格君而吉矣
〔旨〕四處多懼之地愬愬最爲要緊那愬愬是夙夜匪懈小心翼翼的光景即所謂惕而懼乎乾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困〕志四格君之志也志行卽申終吉意

〔疏〕得君行道大臣之志也誠愬愬而終吉則其志已行矣
〔旨〕四之志卽初之願初時止欲行願至此則其願已是行的夫志行必由愬愬可見大臣欲行其志全不可有炫才使氣所在

九五夬履貞厲

〔注〕夬決也夬履是略无審顧意夬履便是不貞處言貞厲者甚之也
〔解〕剛中正才既足爲履帝位勢又可爲乃臣更以説應之便將順其所爲而不一匡救是凡事宜泄毫无顧慮如夬其履然則患生所恃雖貞亦厲況不貞乎
〔旨〕古雄才大略之主自恃其剛每多躁率取厲故周公以貞厲戒之誠懼其夬也
〔參〕履之反對爲夬夬有厲其危乃光五惟不自厲故厲生耳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注〕位從爻位來正指才言當指權言此推夬履之由
〔疏〕位惟正當則雄才足騁者又大權在握故夬而厲也
〔旨〕人主那個是沒位的提出位來正見他非德不足恃才與勢兼不无傷于所恃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注〕指君道説履終是凡事的終非終身也視心顧意非目視也考稽考也祥吉之先兆也旋周旋也乃事之盡善意下句正考祥處只就祥一邊看玩下吉慶字可見
〔解〕履終是事當垂成候也必自視所履以考將來之祥兆視其履周旋无虧則无俟吉至而已知元吉矣
〔旨〕人事外无天道君子不求福之應于天但求履之旋于已待事到考祥時節始去修補已是无及的故考祥卽在視履內无兩層旋字煞可會必圓圓滿

足方纔元吉若直上半截好也難到祥的
〔參〕旋字註作周旋看似費解蓋旋之字義爲還履初則往履終則旋履到其旋時卽猶得元吉總是无不吉的說甚可味附之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注〕在上二字重以卦位言爲上以事体言爲終慶福也慶從吉來大從在上來
〔解〕克終最難元吉而在上則多福令終大有慶也
〔旨〕人君動履每關天下慶曰大有則慶流民社不僅是一身的福澤在上或專就事終看亦佳蓋吉莫吉于善履而慶莫慶于令終也

䷊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注〕泰通也主世運說小謂陰是小人大謂陽是君子往屏絕意來親就意皆慶幸詞吉指身亨指道

【文】歸妹☳☳變爲泰則六的陰往居外卦九四的陽來居內卦

【附】卦體乾下爲天氣下接坤上爲地氣上行宇宙通泰時也故名泰又卦體變俱有小往大來之義是群小屏迹衆正盈廷躬身可以吉而道可以亨矣

【旨】泰是貞元會合天地變化時候當此陽明乘旺陰邪自不覺退伏往來二字最妙邪小自往大自來加一條大路任人往來不必互相排擊以去小人爲往也若排擊非泰時景象矣

【參】乾坤開闢之世乎也蒙洪荒之世乎需待繩之世乎訟師旅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昔契禮法之世乎泰居虞蕤撫之世乎過此以往治亂相循泰豈可復哉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註】天地交不是形交乃氣之絪縕也萬物指植物通亨暢也上下交以心言志開泰的志內重意言以此爲內也外反是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健剛健也順比昵也內君子不必在朝即信任便是外小人不必在野即不任使便是長盛大也消滅亡也消長只就內外看出

【解】嘗就泰時景象細想之則是在天地爲二氣交而萬物通造化之泰也在上下爲一德交而其志同朝廷之泰也且想此于君心爲內陽存天理而外陰退人欲想此于君道爲內健完天德而外順絕比昵想此于君權爲內君子賢哲是親而外小人僉壬是遠君子惟內則其道日長小人惟外則其道浸消也泰之爲象如此

【訂】總舉名辭推廣其蘊非釋名辭也孔子心傷春秋久矣一覩泰象不覺踴躍稱慶所以把許多好處極口吐出○通節須歸重上下交句下面正見下交處總得孔子贊成意思玩本文不曰陽內陰外曰內陽外陰云云則內外雖內外之也如近說不主君看泛就陰陽健順亦往往于內外字似欠体貼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註】后元后也財古裁字成成就也惟裁斯成非平對字道指氣化言宜即道所該當處輔相贊助也左右即斡旋意末句只從上二句看出无兩截

【解】天地相交泰象也元后之開泰何如天地有自然之化曰道患其過也惟是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以裁成其過焉道中有當然之則曰宜患不及也惟是因天時乘地利秩人事以輔相其不及焉若此者正所以左右斯民令得道其道宜其宜焉耳

【旨】元后渾身都是個天地裁成輔相都是后身上的工夫財成者如天地是一疋段子由我剪裁成就輔是天地爲君而我作輔相是天地爲督而我作相一般合來總是經綸天地處不必依註分過不及更渾融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註】茅草也茹茅根彙類也即衆草的根征往也

【象】凡茹根相連拔一根則衆根俱起故象

【解】泰初時可有爲乃與二陽並進是一賢倡起即衆引多賢以進如拔茅而其茹能以類起然如是以往成佐泰之功矣吉

【旨】以字宜玩乃初以之也見引拔人才雖上人的權然相率競進寔英雄乘時作用此爻正君子道長處征何不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註】志初之志有作三陽同志亦可外指天下言

【解】拔茅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故相引以共濟也

【旨】惟志在外故征吉不則是植黨耳象曰其志同初之謂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註】包容也荒穢也即納污意象量之寬也馮河霽空跳過也乃極勇的狀遐遠也遺忘也審迹曰朋乃比暱的亡喪亡也尚崇尚也中行即上四件俱無

人事看

〔蒙〕剛中佐泰得行之中者也臣宜何以尚之必待人恕處事寬如包荒然罪必誅弊必革如馮河然舉及隱賢慮及隱事而不遐遺勿昵私人勿便私爵而如朋亡則寬嚴得宜剛柔不偏庶得崇尚此爻中行之道矣

〔存〕大臣之体操切固非因循亦非曰包荒何等含忍而馮河又是斬釘截鉄的不遐遺何等周詳而朋亡又是正大撇脱的分之雖四件合來總是一中此爻有把包荒作主用字轉脚下俱包荒内事故象止申包荒一件說甚有見但背註勿從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註〕光光明也指識言大廣大也指量言

〔蒙〕包荒耳其得尚于中行者何以此心光明廣大故得尚之也相業之係心術、如此

〔存〕光故知剛知柔而能擇中大故能剛能柔而能用中包荒下帶有馮河三句乃舉首尾以該中間耳小象中慣有之若云单申包荒遺了如何是中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註〕平是平地陂是險處皆世運的象往復就小人言艱難也就心言貞就事言无咎莫作效說言人事无可咎恤憂也孚信也食享也福即泰平之福

〔蒙〕三當泰極時雖平矣然平无有不陂者陰雖往矣然往无有不復者此天運之孚而可恤也三必何如乃有福哉三唯艱以存心貞以出治而于人事无可咎則不必憂恤其陂復之孚可永享泰寧之福矣

〔存〕平陂往復雖天運循環同然寔天所開主臣保泰處全重艱貞二字勿恤不是委數說話聖人豈有教人委數的理只說著能真寔艱貞自不消空之憂恤而平可常平往可常往意此正是惕以艱貞處莫錯認了恐失聖人責成本衷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註〕際交際也乃否泰相接的會處地際天邊

〔蒙〕无往不復者以三當乾坤之交正天地泰復爲否之際也

〔存〕提一際字便有急之及時意此際一斷不可復續斡旋之妙全在未際前着力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註〕翩々鳥飛之象且迅速就富力也鄰四之黨戒告戒也孚相孚也以四以之也

〔蒙〕四當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復時也群小至是乃翩々然來復有不待力致而類自從爲不富以鄰之象且无事命令告戒而志无不孚矣君子可不防哉

〔存〕小人抑伏已久一乘復運遂彈冠相慶引類呼朋而來翩々兩字摹描逼肖、君子際此等象何等可危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註〕皆指三陰言寔言小人寔落宜在下在上則失之中心猶言隱衷願志願也

〔蒙〕在下小人之寔今翩々在上則處非其位皆失寔也惟失寔恐君子議其後、故相孚謀我各出中心之願也

〔存〕上是著陰陽之分抑小人也下是推小人之心危君子也願即初之志言君子有志小人亦有願曰中心願便見蔑貞剝床皆所甘心的君子能不防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註〕帝乙商王名歸嫁也妹帝女也古來帝女皆下嫁但至乙始定爲制故云

〔訓〕以用也指下賢言祉福之極也故字義從止

〔蒙〕五柔中主泰下應九二是忘勢下賢如帝乙之妹下歸庶人然則賢才輔而理道昌即以此獲福吉莫大焉

〔存〕五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以字宜玩見祉非倖致意周公每于下賢者

輒許吉利亦可想見其吐握深心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註】中指中德只寔心下賢便是不必分太過不及說願乃下賢的志願

【解】由有中德不爲讒邪所惑故得以行其下賢之願也

【旨】任賢保泰人主誰不願的但非眞能淸心寡欲者其領鮮有行得去故惟中願所以行耳

【參】四曰中心願五曰中以行願此正泰君相同志處若四五合出卽不貶倒四亦妙蓋易原无典要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城ㄴ郭也隍城下土也復隍言城崩復還于隍焉師只戰爭的象邑乃自所有的自邑卽自治意告命告戒命令也

【衍】泰極而否乎者陂往者復矣如城復于隍然時勢至此可力爭哉必勿用師而自治也邑脩其政令如自邑告命焉然不能保邦未危徒制治已亂雖貞亦足羞吝況非貞乎

【旨】積治成泰猶積隍成城復隍則是土崩景象然雖復隍仍可成城蓋土崩與瓦解有別也故不言凶挽回全在自邑告命此正勿用師處若無自修工夫勿用師祇是委命耳宜辨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註】命不是天命卽告命ㄴ字紀綱政刑皆是亂泯亂也

【解】復隍豈盡天運由政令不修其命寔亂故也

【旨】爻從天運說到人事象從人事看出天運乃聖人特地指出亂源以爲復隍者戒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註】匪人言非人道也蓋泰時爲人道否便是非的大往小來與小往大來反看

【參】漸三三自漸來者九三的陽往居外卦六四的陰來居內卦也

【解】天上九地下伏二氣閉塞而成否故名否否則三綱淪九法斁幾非人道之常矣此時于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所以然者非蓋但有大往小來之義是君子退聽小人乘時故也

【旨】否下卽係以匪人見致否的根源寔出于小人意

【參】乾坤後歷六坎方得泰而否卽繼之可見天下致治最難階亂甚易的文王一拈否卦在手便有許多感慨在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註】无邦非眞是无的特上下不交雖有若无耳亦不是言將來必无也

【旨】否彖句ㄴ與泰反說便是故演脈不必再釋其不言健順言柔剛者何蓋健順德也柔剛則僅屬健順的體質否時无德可言言其體質已耳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註】儉收斂也若節儉的人一般辟避也難災也榮ㄴ耀也祿ㄴ位也惟儉德斯避難難祿不可榮故儉德二句只一意

【解】天地不交否象也君子以否時一受榮祿必兼災難惟是收斂其德以避小人之難凡人世榮祿有斷ㄴ不可令其及我者矣

【旨】大凡處否而罹禍者多緣發露不深韜不形於外四字下得最妙君子志切休否豈能恝然但須藏其用然後可施幹濟之術若一味避禍又把君子看小了不可一字止是儉德主意蓋胸中有所見其不可者故寧自不能聊耳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居初本不貞言貞者勉之也吉以世言亨以身言

初與二陰連類而進亦如拔茅茹連者然勢雖宜退然惡尚未形也誠變邪從貞則上可福國而下可庇身矣不吉亨乎

此爻要得引誘小人意蓋善惡原无定形不貞則小人貞便是君子今初强方進聖人不急止之乃欲化他爲君子故勉以貞許以吉亨无非使知爲君子的利處此變小人之微權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是小人的志志在君即是貞與志在外微有別

小人志切傷善祇爲身謀耳既貞焉則志亦在君也

提一志字正轉移小人根源處内在君乃是破其自私自利念頭小人爲君謀必爲君之善類謀復何不吉的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包包容也承承順也吉是小人的吉否亨言君子必否乃亨也

二柔中正是小人知畏名義者故不肆害君子而反包容承順焉如此必受君子之庇而吉然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不可以來意之善遂爲所洗斯道可亨耳

眞小人不足畏不純乎小人者深足畏彼其包承君子處正是能濡染君子處苟不察而一墮其中鮮不推所遷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倖否安否均非火人不能意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群是党類指小人說不亂不爲所混亂也

大人何以亨惟安守其否而不亂于小人之群故亨也

當否時君子豈能絶小人不與群的妙在一個不亂耳不亂群全是主動者心略不惟包承所動意

群與朋无分泰言朋否言群者眞僞之分耳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眞朋也否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

六三包羞

包包藏也羞羞惡之良心也包羞者羞其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若能傷善彼抑何顔羞乎

傷善之事亦小人所羞也三志傷善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行徒包藏此羞而已

着一羞字全是動三的良心使其保全善類意包處寔爲發字得来若不羞彼亦不消包了然羞而曰包其中正未可測矣此仍是賜君子當防所在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指爻位不當乃以六居三才不足也此推包羞之故

包羞有由位不當短于才耳不然若其終包乎

周易去疑　上經卷二

位不當非鄙其不能備幸君子之有此耳要見包羞非小人本心君子不可不防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命是天命无咎就人事言无可咎責也與他无咎不同疇類也離附麗也祉即祭亨之福

四當否過將濟是天心有轉泰之命且不過極其剛而人事又復无咎焉此豈四一身福哉君子道長凡其疇類皆得麗之漸祉矣

全重不極其剛上將濟之時若矯激以遂不惟事不可爲反將絶好机會都弄壞了泰將中以艱貞食福否將中以无咎離祉故无咎最重不然徒覩有一命祉從何來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轉否之志行遂其志也乃深致慶幸意

有命矣而必无咎者以盡人回天而轉否之志乃得行也

天命將轉全賴人事以應之故非无咎志何由行道志即其志同志字惟同故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止息也惟德位兼隆故曰大人吉即以休否爲吉其亡者心口自危之語

桑苞桑而善係以之繫物最固結不可解的

五德位兼隆又時値將濟爲能撥乱反正休息天下之否者此大人之能事也何吉如之然必時懷戒惧若其亡其亡然斯國祚永固有如苞桑之繫矣

不曰否休曰休否者重人事也休是漸去其否意未便盡傾病雖小愈可忘戒惧乎惟有其亡的心便有苞桑之固不是兩意一說苞桑弱叢耳不堪繫重即馭朽意乃是其亡的象說亦可參但與從來解苞桑者相謬姑勿從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位指爻位正以德言當以位言還重德邊

位惟正當則有濟世之德者兼有濟世之權乃所以吉也

厳五位正當則屬否五位正當則吉夬陽于時而其亡之戒妙在不敢恃爲已安已存已治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覆也傾否者若把否盡覆去了一般喜即喜其否之得傾也

當否極可傾之時而才又足以傾之爲能取天下之否一切盡傾者然方其未傾則先否矣迨既傾焉則否轉爲泰後不有泰寧之喜乎

傾承休中來喜從其亡之念出否上雖時運當傾却亦是人力居多的辭兹不曰否傾曰傾否耳

後非喜功乃以喜傾之念爲後也若有一喜功的念頭便開了國家許多敗壞故君其亡而臣後喜否更何日之有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終否到極處也長長久也二句非釋詞乃是聖人就爻位生發耳

否至于終則勢已必傾況才如上何可令長有其否也

上句重天時下句仍重人事玩何可語氣自見〇爻言傾否責成人也象言否傾慶幸天也尼父一生要否說到否傾用地便不覺大快添出終則二字最妙可玩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卷之二終

宛旌　舒士詡　士一　原著
梓嚴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乾上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述〕同人與人同也于野廣遠的象乃所同的公溥也亨以常言涉川亦利供言无不利耳君子便是貞的非君子又去貞也

〔彙〕卦象天大並同卦體二五德同五陽與一陰又情同故名同人君子與人同也必大公无我如于野然則同心既衆何往不亨雖甚險難如涉川焉亦可濟而利矣但所同者不涉比黨一出君子之正乃爲于野而亨利耳

〔問〕卦名同人便見无我景象象曰于野又屬无人地方人我兩化同何公的亨利俱從于野見出于野內已包得有貞意了聖人怕人認作同旅爲同故又抽出君子貞來點破見同必至貞總是個于野總能亨利耳分不得公正兩項說

〔參〕乾先天之午也離後天之午也同處火位故曰同人水火伏位也天與水違而成訟天與火合則爲同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講〕柔指六二乾指九五得位是柔正得中是柔中應順應不拂意皆重柔應乾逆莫顚倒說

〔衍〕卦体一柔得位正也得中中也而以此中正之德上應乾剛中正之君所謂一德交孚君臣同于朝也故曰同人

〔存〕不以與五應而曰應乎乾特借一乾字以明无私的義亦以見得同人只在同德相應不必盡同爲同也

同人曰衍文

〔述〕同人曰三字乃啓口語此聖人特筆也不作衍文亦衍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述〕乾即下健事行行其同也文明就識見言健就力量言中正應二五俱有的君子正不指人當指理說通感通也只就君子身上說初不問通塞于天下通曰志見非貌同的意思

〔彙〕同人于野而亨利者以同人之公非健不能卦德乾行則私情盡融亨利宜矣又曰君子貞者卦德文明是和同之界既辨而以健又從違之幾立決卦體二五中正相應是我既以中正同人而人亦中正應之凡此皆君子之正也然人同此正君子惟正爲能以此同然者潛爲往來天下之志已即此通矣

〔問〕乾行是于野源頭見非乾便行不得下明健二句總是乾行亦總是君子正其正處便是通處不是將道正去通天下之志的且通只論理不論情若作乎洽看即已落情途了宜辨

〔參〕乾正吾本來的天體乾行天行也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之應天應也故曰志君子謂同以人可同以天亦可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講〕族族屬也指名分言即親踈貴賤者是物族中之物指名器言即多寡隆殺者是類品類也辨分辨也不平看辨又承類來

〔衍〕天在上火炎上其性相同同人象也君子體之欲致同必先審異以族原有類因以類之而親踈貴賤无敢混族中之物原有辨因以辨之而多寡降殺无或淆則天下之志始通矣

〔存〕此俱是審異工夫致同意尚在言外蓋同莫同於不相混類之辨之混亂安生乎合來是君子貞亦是通天下之志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達】凡人同于門內皆我所私的唯于門外去同纔能无私耳。

【闡】初剛在下於己无私心上无係應于人无私與故周而不比有同人于門之象如是何偏黨之咎乎。

【旨】人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既出門則藩籬撤矣所以无咎。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一個无私分量不无廣狹之別。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詁】下句非釋詞乃夫子深許其同意爻曰无咎論其理象言誰咎者指其人也。又字亦宜體。

【解】凡所同不公人始得而咎之今既出門同人矣又誰咎也。

【旨】加一出字无咎之義更覺瞭然可見爻言于門正是門以外的○出門非真出門去同人只是狀其无私同意若涉私同雖同盡天下終是可咎的。

六二同人于宗吝。

【詁】宗宗族也指五言于宗只是私係的象吝係吝也不必作羞吝看。

【解】六二中正亦知同人但專應于五是可吝與之如于宗然則所感既私所應亦狹矣何吝如之。

【旨】宗非不當同者病在一味偏眠非大公之道也要從公中辨出個私來莫一槩抹殺此爻不作臣道看更佳若曰同君則媚茲一人正是純臣最好道理如何言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詁】吝道係吝之道也不是鄙嗇語然有關蔽其識見意。

【解】于宗者言其狹而不廣是乃係吝之道也。

【旨】凡同人各自有道在如于宗的道乃是個吝道視于門者固狹去于野抑又遠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翼】戎兵也莽草也伏莽是懷奸樣子陵岡也升先上可以四望是窺伺樣子三歲終數也天道三歲一小終十年一大終後凡言三歲十年彷此興起也。

【解】剛不中既暴而妄同上无應又孤而急同欲同于二懼五攻之于是內懷不測之險如伏戎然外起窺伺之畧如升陵然將以敵五據二也然理勢俱屈計將安施有三歲不興已耳。

【旨】伏戎二句總是狀小人懷奸窺伺模樣三歲不興還重勢不敵邊若曰理不正而不發那小人原無顧理心腸。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詁】剛指五敵是抵敵意安行言其計焉安能行也。

【解】五剛在上三不敢顯然力爭故伏戎以敵之也至三歲不興則理勢窮極亦安望其計能行也。

【旨】爻極狀妄同的情象則就其情以斷妄同之无益正欲小人懈悟而自止意。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詁】墉城也以象三也四居三上有乘墉的象克能也攻攻取也指二。

【解】四剛不中正亦孤立无應欲同于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陵之氣求不正之交為乘墉以攻然幸居柔自反于理而弗克攻焉則不至貫禍矣吉。

【旨】三之伏四之攻皆起于不貞故卦中獨三四爻不言同人然三不興屈于勢四弗克屈于理也聖人嘉其克己之勇故以吉與之此吉字宂以不迷事爲吉與他卦言吉不同。

【翼】三惡五親二故有犯上之行四惡二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詁】義宜也當同而同便是義則法則也不當同而不同便是則困困憊也欲同而弗克同便是困義即同人之則弗克即是反則了无兩層反字重其吉其

字亦宜體

【脈】乖墉何以弗克以非正應義不可同故也弗克則困矣何術得吉哉此占者正因困衡而反就乎法則也

【旨】此節須承遞串說義弗克句非釋乘墉乃是互發語聖人提出義字正喚醒人處曰義弗克見非力不克意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困于不義因反于義是眞能徙義之人故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本】號咷哭聲也先號咷即未同的象凡人欣喜便笑後笑是既同的象大師大兵也克勝也指三四遇合也指六二

【衍】五與二中正相應本君臣同心者爲三四隔間不得其同矣然義理所同物莫能間始雖勝進而感終當會合而欣如先號後笑然但二柔弱君子易退三四剛強小人難去惟在君心剛毅獨斷如大師焉則得克去小人而與君

子相遇矣

【旨】號咷是既同後追論之辭不必以先異後同入解克曰大師有猛力勝過意思見去君側之奸非乾剛獨斷甚是不易的語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于小人而欲國爲易其五之謂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註】中中德也直直遂也中直宜串說此推原先號後笑之故相克邪正相克也依傳說單指克邪亦可

【脈】笑豈于同後決哉以同人之先能以一中相感其理本直故也必大師乃遇者言邪正不兩立非正之克邪即邪之克正故貴大師也

【旨】同人之先二句從來贈贈于先字下添出號咷補出後笑何等支離且此節原无註腳據愚見只還他一個同人之先便了甚又于中下添出個正來疑衡之極殊爲可咍蓋惟中便直惟直便同是其直已在同人之先矣師直氣壯矣直則行疾同人既直物豈能間的凡克亦即此中直者克之曰相克者何恐怨小人爲易與故堅其斷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註】郊在野之內未至于廣遠但于物无與同耳无悔无妄同之悔也或云自信甚眞雖處寂寞略无悔心亦得

【脈】居外无應視天下无一可同蕭然與寂寞之士侶也同人有如于郊焉則雖非于野之亨可免于宗之吝矣无悔

【旨】于郊不是一无所同但所同皆避世者如沮溺之耦耕皆是不然何曰同人于郊也无悔乃僅可語非滿口許他的比之匪人則傷同人于宗則吝上惟于郊故得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註】志同人之志也未得者深惜之之辭

【脈】同人之志以通天下爲得于郊則未得也

【旨】志未得全是病其寡合于世无補的意思一說上亦有志通天下者特志未得耳苟能得志肯甘終郊乎亦可味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註】大有所有之大也言天下皆其所有意元訓作大善就治理言與他元字不同亨指治化說

【脈】卦象照臨萬國卦體撫有四海皆爲所有者大之義故名大有王者當此誠出其明健之德以運治則經綸盡善自治化洋溢无所不達矣亨

【旨】大有只就象體看出個龍統大勢蓋元德統天惟元爲能有大而可亨故有一事不精當不可謂元一民不順治不可謂亨要本明健應天說來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匯〕柔指六五尊位指五位大中中到極處指德言上下就爻位言指五陽作臣民看

〔解〕卦名大有者以五柔居天子之位且有大中之德而上下五陽應之是百辟儀刑萬民順治矣故名大有

〔旨〕尊位大中不平宜重中邊下明健應天都包得在內要見大有之治非德不足致亦非德不能保意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註〕其德雖本卦德取來寔即君德也剛健指乾文明指離天即理也應天即合理意時行正是應天處无兩項

〔解〕辭曰元亨者豈獨勢哉寔以其德乾剛健而雄斷離文明而務覽且剛非過剋應乎天所宜剛而時行其剛明非過察應乎天所宜明而時行其明是以制作盡善而治化大通也故元亨

〔旨〕玩其德二字見有之所以大者以德不以勢實剛健二句總本其德一直說下應天要說得細應吾心之天正是應造化之天處惟德應天惟天眷德其亨宜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註〕遏遏絕也揚稱揚也順承順也休美也命何曰休善故也遏揚處便是順命非奉行命討之說

〔解〕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大有象也君子何以保有哉以惡不遏則有從蠢善不揚則有无輔惟是遏之揚之无少混也若此者正以上天休美之命原自有善无惡茲不過順之以遏揚耳

〔旨〕所有既大則善惡都是有的善不勝賞惡不勝罰惟遏之于微揚之于隱天下自无惡歸善而各若其命太公曰賞信罰必于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意正如此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註〕交接也害驕奢之害也匪非也匪咎不是无咎乃披現在斷其理也艱艱難也以心言

〔解〕以陽居下則剛有守而尚大之志不萌无應在初則私未感而有為之氣方銳是未接乎驕奢之害本能有咎者第以易心處之恐咎不終无也必常守此心而艱焉庶匪咎者終无咎矣

〔旨〕驕奢一途衆人方侈為得意乃周公倏指曰害何等令人可畏匪咎即從无交害中看出艱字最重只守其无交害之初心便是无咎與匪咎有別要亦即此匪咎者而保其終也則字宜體曰艱則无咎正見不艱未有不咎者到底是警惕人語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註〕此節非贅辭乃從初九兩字討出无交害原故正是醒惕語

〔解〕害何以无交哉以大有之初而九居之則剛毅有守故也

〔旨〕害列面前只在我能无交耳惟无交故无害隱見有交便是有害的何可不艱哉提出初字正慮其終而惕之以艱意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車所以載者車大故能重載二剛中任重故象之

〔解〕九二剛中是才德兼備如大車然且得應于上又委任極隆以此承載一世隨有所往旋轉自如更何不勝之咎乎

〔旨〕自古人臣身為任巨全賴才德兩件二兼有之何不可載的伊尹自任天下之重亦只是這些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註〕積充滿也中內也不是剛中的中敗傾覆也

〔解〕二有剛中之德素積于中故能任重而不至覆敗也

猶中須影着車來作虛字解爲是然剛中意亦丢不得究竟丢却剛中則所
積何物大臣之身百責攸萃猶大車之腹百物其載故曰積敗字亦從車影
來臣之敗乃公事與車之覆敗不支者何異故載大有者非大車不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音享

公公爵也享獻也小人就德言是公侯中的小人弗克即是弗能享意

三居公位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凡嘉謀嘉猷可爲有輔者无不入告爾
后猶公之用享而方物畢獻者然然此必惟君子能之若公侯中之小人則
謀猷弗克入告徒猷諛耳

克字與用字緊相照弗克非獨罪小人正專其責於公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害禍害也小人害不是釋詞乃探一步語

獻忠納誨以利國家惟君子能之若小人豈特弗克且容悅貢諛必至害及

天子也

爻言弗克象即言害正見小人禍國凜然可畏此過惡之與尤大有時第一
緊着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舊訓非此當會意解作去字亦可彭盛貌即詩經駟騵彭彭之彭

剛以剛近柔主權位太盛所謂彭也幸居柔常思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而
匪其彭焉尚何疑忌之咎乎

匪彭自是臣分應然非獨遇柔順之君求免疑忌之咎的

霍光驂乘若芒刺在背卒致滅宗不得與於漢宣少恩

象曰匪其彭明辨晢也

明就識見言辨分辨也晢是明到極處惟明便辨非兩件

匪其彭者由明乎君臣之分盛衰之幾而辨別甚晢故也

從古權奸豈盡時昧不明只緣勳望日隆不覺意滿常所多迷耳四居離初
明見特早故曰晢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其也孚曰厥孚見孚爲五所自有的交相交也威爲儼然儼然非作威也即
過揚斷然處便是

五虛中應二是推誠任賢而厥孚所至足以固結臣民有交如莫解焉然君
道貴剛太柔則廢又當威以濟之則懷德者畏威有可永保矣吉

孚是五的本等所欠者或一威耳語氣須要抑揚兩如字皆是摹狀不盡意
盖德孚所結非交如交交不以迹交之至也德威所攝非威如威威不以貌
威之至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信誠信也指五發激發也志臣民的志註上下字上指臣下指民言

孚曰交如是臣民一志矣然志豈自合哉由五任賢之誠足以激發臣民之
志也

真懇原在人心特在上之能發耳蓋發如發機然一撥便動絕無等待要知
道信初非爲發志而信的若先着一發志念頭便是僞了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易輕易也備畏備也凡人有所易便要防備他

威如之吉者恐徒孚无威人必玩易而无畏備故也

添一之字最好玩味見得吉非倖致乃是威如之吉意聖人下筆都有深意
在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就君道說把六五當作賢看自由也天即冥冥之天祐助也吉以身言无不
利指一世言

上當有極宜招損者然下從六五是履信思順而能尚賢人主之盛德也惟
德動天斯自天祐之祐在身而百福駢臻吉祐在世而四海順治无不利矣
虛有的法只有大者不可以盈一箇道盡上之吉利全從信順尚賢得來所
稱居盈能謙者是也自字最重見天祐非无自的但此意宜留象內發爲妙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卽上爻上字宜體上最難吉自天祐句正明上吉之自處不是釋詞
大有至上盛極當衰乃得吉者豈倖致哉由其盛德格天而自天祐之故也
卦終復說明大有來意與初九象同見非克艱有終何以當天心而保其有
意○爻自天推之人象自人推之天兩聖人爲保有慮者意至真切如此

䷎ 坤上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亨終皆是形容謙之妙謙自亨亨自有終更无兩層

謙卦德止內順外是心不肆而行不驕卦象山高地卑是以至高屈于至卑皆
有而不居之義故名謙謙爲美德人所同好行无不得矣亨然當謙時卑處
自下若似君子无始矣乃愈卑愈尊到底莫能揜晦君子不有終乎
謙字晦庵訓有而不居最妙惟有而不居方是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非
謙也終對始言有終特就亨內想出若然耳非真是先詘後伸說話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濟非濟物當會意解作際字謂天氣下交也卑非居下卽居後代終意光明
上行俱指氣機言
謙亨之義皆于天地觀之天道下濟于地謙也而化育光明則亨矣地道卑
處于後謙也而氣機上行則亨矣
道字宜體見謙之必亨論道非論形的天地何嘗有謙此是聖人討出個謙
意來說見得謙亨之理卽天地亦然的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
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虧猶損也盈滿也變傾覆也流聚而歸之也虧益以氣言變流以形言禍福
以理言好惡以情言四者皆出自然故曰道鬼神不言道省文耳尊卑以位
言踰過也日光日不可踰何等有終乎
何言君子有終哉博觀天道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所虧皆盈而益者惟謙
也地道如山川增損所變皆盈而流者惟謙也鬼神如災祥迭降所害皆盈
而福者惟謙也何況人道乎人之道盈滿者衆所惡而謙抑者衆所好人能
謙則必爲人所好矣以之居尊則德因位顯而益光以之居卑則身雖卑下而
德不可踰故君子何終而光與不可踰則君子之終也
四道重謙一邊天道三句輕只是引起人道語曰朱門之家鬼瞰其室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惡盈好謙之別歟光與不可踰只就謙卑內看出乃極力形容
謙的妙處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損去也益增添也多指上人之念寡指下人之意稱如秤之稱物也物指
人言平施言施之者无不平也
地之中有山是以卑蘊高謙象也君子體之以人情上人念多下人念寡則
物我之間所施不平矣惟是裒去其驕亢之心以增益其卑遜之意如是庶
能稱物情之宜而平其施焉
无多无寡總是個平平從自家心上認非從物求平也其寔工夫只在裒多
裒多便益寡裒益便是稱物平施須一氣說下那上人之念去則滿腔都是
下人之念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謙者謙而又謙也用君子自用也涉川且吉更何論常乎

以柔處下謙而又謙之君子也用此道涉世何所不利哉即處變如涉川然
亦得同心之助矣吉
謙謙非是恭只一味小心便是益謙謙即是君子分說不得其言涉川亦吉
者正深明謙謙之妙意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卑下也就心上說自自己也牧養也總是一副謙的心腸
謙謙豈外飾哉寔能以卑遜一念內自涵養故也
牧如牧養的牧最要說得細是一片精神浸灌于謙卑之內有行住坐臥不
離這個意思自字亦宜重看全是自心卑屈絕不從人上起見的
六二鳴謙貞吉
鳴聲聞也二之謙德四著猶鳥之聲聞四達也
柔順能謙之資中正得謙之道德盛而聲彰蓋謙而鳴者焉如是則聲聞初
非過情貞自行无不得矣吉

鳴是寔大聲宏噴噴于人之口意非自鳴也若有意求鳴便不貞了貞即在
鳴謙中見出莫涉戒勉語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非中德猶言中心也得是得意兼有寔得意思
鳴非外襲正其謙德寄抱中心寔有所得也
中心得要模想其積中發外光景全不是聲音笑貌為的
六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勞功勞也謙是有功而不居的有終便是吉无兩層
三德剛正為上下所歸是功在民社而自視欿然益勞而能謙之君子也如
此則位可長保矣不有終而吉乎
上下歸正是勞處終吉即從勞謙見出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是也餘詳君子有終何以予三然有意味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服心服也乃贊詞非釋辭也然萬民服內便含有終吉意
勞而能謙天下所仰其功又高其德矣萬民有不服乎
服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即此可見人道好謙公心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發揮也撝謙者若把謙發揮出來一般
柔正能下是大臣能謙者故疑忌都消无不利矣然居三功臣之上不徒謙
蘊于心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可也
開口便許他個无不利見聖人十分喜謙心腸撝不僅口出凡見之容貌禮
接都是玩字義從手從為可見
撝謙不專為避禍那三亦是君子豈便相忌但在四則合當如此耳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違踰越也則謙之法則也即稱物之宜意
撝謙似足恭矣然居功臣之上理當如此寔非違乎則也
夫子恐人疑撝謙為諂媚故特以不違則三字表出正見尊賢尚功寔乃相
臣理道當然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富勢利也不富即是謙意講法略與他處不同潜師曰侵明討曰伐无不利
宜推開說
柔中居尊能謙之主也以故不恣勢力中外悅服為不富以其鄰之象夫悅
服之民何用不可即用之侵伐亦可得利者而況他事有一不利乎
利用侵伐只甚言謙之得民心處六五柔中豈必很定用兵的註猶有未晰
句雖開合象意殊非聖人立言本意勿泥

謙六爻獨五不言謙者以五富有天下能不富處便是謙處正不必更言謙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正兵也又以上伐下之辭曰征不服深明兵非得已意

侵伐豈好兵哉爲負固不服不得已而征之也

爻言侵伐象言征不服蓋征之爲言正也夫子恐人誤認侵伐二字故以征不服解之

侵伐正所以濟謙之窮也舜征有苗文王征密皆是這道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二鳴謙本中正來上鳴謙本謙極來縣曰邑郡曰國皆己所管屬的曰征邑國便不能无敵天下意

上居謙極聲聞四達蓋謙而鳴者矣則人心樂與雖用以行師亦无不利惜

質柔非戡亂之才无位非奉天之討故師之所行但可征己之邑國而已

師以毒天下聖人于謙五上何兩言利用明謙德也征曰邑國雖才位使然究于謙德何損

謙者天地人鬼之所與故大川之險而可涉行師之毒而可用即質柔无位而皆无凶咎周公曰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謙遜的志未得未得遂其志也乃惜辭非貶辭可僅可也下一句正志未得處須一直說下

謙德雖盛才力不足不能大有所爲而志未得也是以雖可用行師但能征其所屬之邑國耳

鳴一也二曰中心得上曰志未得者非謙不若二才不若耳故爻言利用行師象言可用者畢竟非滿口的話可用二句不是釋辭只就爻義一咏而志未得意便已躍然

謙卦下三爻以謙善其身皆言吉上三爻以謙善天下皆言利六十四卦中不一涉悔吝者獨此耳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應其上也建立也侯諸侯也師兵衆也

卦體有豫之意卦德有致豫之由故名豫豫則樂以天下己得天下之心矣得心如此即以之建侯而萬姓歸心以之行師而三軍用命何不利之有

豫即孟子所謂人和也夫濟大事以人和爲本建侯行師乃舉大見小甚言得人心之妙非謂大事則利小事反至不利的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指四應衆陰所歸也志即由豫的志順指動動指震順動順理以動也順動正剛應之本

卦名豫者以卦體九四一剛五陰應之是朝野悅服而大行之志行矣又卦德坤順震動是順理以動動協人心則豫之所由致也故名豫

四雖作大臣看不露出更妙志行全本剛應來這句只說倒悅豫光景喫緊尤在順動一句蓋順動乃所以致豫者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首句是頂接語就君道說如之言天地亦如我一般故字況字宜玩蓋舉天地以況建侯行師耳

所謂建侯行師者蓋天人一理也主豫者誠順理以動則一理所通兩儀協應即天地且如我之順動而況建侯行師曾有一之不利乎

〔古〕天地如。不必如三光明六符正之說只是與天地合德若天地亦如之者然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閩〕天地順動就氣機言聖人順動就治理言過是失其度忒是愆其序淸不是令去刑罰特淸簡耳民服服其順動也時指豫義指順動上四句正是大處

〔翼〕一順動耳何以天地如之蓋天地之動原自順也惟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因之不忒其序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簡而民心悅服可見順動者豫之時義也天地以之成治不洵大矣哉

〔蒙〕此節正明所以如之故惟天地之動原順故聖人以順而動便刑淸民服于此見順動道理原是三才合一的獨言刑罰淸者何豫時最足于和雅此殺機耳故刑罰淸爲處豫要著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奮物而出也作樂者象雷之聲取和之義也崇尊崇也殷解作盛薦祭也上帝指天地配即配享之配

〔翼〕雷出于地則奮發而鼓天地之和豫象也先王法此以作樂小用之而陶融性情可以崇其德及其用之盛也冬至薦上帝于圜丘而配以祖秋季薦上帝于明堂而配以考胥此樂耳

〔古〕崇德殷薦總是豐一己之和以洽天地祖考之和意樂非專爲崇德而作乃德之崇寔以之凡樂之用朝聘燕享各有所奏惟薦上帝則合衆矣故曰殷郊天配祖何于冬至氣之始也祀地配考何于秋季形之成也

〔翼〕古者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則樂作焉使人心太悅雖左戚英右韶濩祇增上帝祖考之怒耳何取于薦

初六鳴豫凶

〔註〕鳴聲之外也如鳥之鳴叫也又初應四震雷有鳴義

〔原〕初陰應四是小人憑藉權門而志得意滿以自誇其悅樂如鳴豫然而禍自己求矣凶

〔古〕那鳴豫處即是凶不待日後始見的可見借勢招權最爲禍胎聖人于豫初深致警惕正欲其知凶預戒意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註〕志即悅豫之志窮滿極也

〔翼〕因豈躁歟哉由豫初輒鳴則志意窮極所以凶也

〔古〕爻言凶象言志窮凶正見其凶處皆是志窮者自取的若能自視歉然豫豈凶耶

〔蒙〕謙鳴則吉豫鳴則凶人道惡盈好謙于此可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註〕介即界限之界以識見操守言惟見得明斯守得定終日事終之日也介已是貞了非復勉之以貞也吉即從貞內看出

〔原〕二處豫獨能中正自守是淡然無欲堅不可移其介也有介于石者焉則定中之覺覺之最先無待事終之日幾可決矣此處豫之貞也何吉如之

〔古〕兩樣辭于石爲如石殊涉支離僅曰如猶相似耳于則其介更有甚于石的意在介何言不終日凡人心之初本自覺悟只緣欲塵未淨便都障蔽了故不終日正形容介石之妙處

〔蒙〕石無情者也故不受物染石惟無情者也故能燭物幾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註〕中正指心體言勿分心事看

〔翼〕以二有中正之德則私欲淨盡而靈明獨洪也

〔古〕中正即介石意是指出所以不終日的原故非介石外更有何中正處所云靜生明安生慮是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註】盱仰視也上悔字是悔悟之悔下悔字是悔禍之悔遲緩慢也

【解】陰不中正无介石之守惟仰視九四附權取樂宜有悔者也此當速爲改圖猶可免悔若沉溺于豫而悔之遲焉且有悔必矣況不悔乎

【旨】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一個盱字最曲盡小人情狀然良心不容終死必有一段不自安處故聖人不言凶咎第提一悔字以動其良下一遲字以速其悔正接引小人深心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註】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乃指德不足說

【解】近四何悔以位不當德不足以自守故悔也

【旨】不當全是歸咎三處見豫非能豫人人自溺豫耳

【講】盱與介反遲與不終日反不當與中正反噫此二與三之分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註】由豫者言豫由我致也大得者得功業非指富貴疑有外信內疑始信終疑二意朋賢才也盍訓作合簪所以束髮者髮得簪則髮合朋勿疑則朋合也

【解】四爲大臣是君民之豫皆由所致則一世之豫總一人之豫也不大有得乎然所賴致豫者寔在多賢必開誠任人勿生猜疑而我不疑人人豈疑我朋類之合有如髮之束于簪矣

【旨】由豫便大有得无二層勿疑不是由豫後始去用賢的蓋豫非獨力能致此時已是衆賢戮力了但恐治定之後疑忌漸生故聖人戒之如此

【講】此爻要想休休有容樣子由豫可使天下沐其賜勿疑更使天下白其心不然上下相猜天下事正未可知安望大有得哉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註】志豫天下之志也行本得來大行者慶快之辭

【解】大臣以悅安天下爲志今由豫有得則其志大行也

【旨】天下已豫則通體之精神皆暢矣彖所謂剛應志行非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註】貞固也猶云痼疾也恒常也不死全本中來

【解】五柔主既沉于豫矣且爲九四權奸所迫國脉將危爲貞疾之象幸得其中是遺澤未斬位號猶存故又有恒不死之象

【旨】古者有疾謂之不豫則疾者豫之反也貞疾雖本乘剛寔從沉溺于豫來蓋柔主耽于逸樂權臣因以竊其威靈耳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註】剛指九四乘剛正疾的源頭中就祖宗遺澤言若五豈是中德之主曰未亡見終必亡也

【解】貞疾者以柔主乘剛臣權歸于下勢孤于上也恒不死者以所處得中而遺澤尚有故雖亡未亡也

【講】提出六五字便見柔弱不振意曰中未亡者哀之之辭非幸之也惟中未亡則不中何能不亡的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此爻主昏迷說冥昏冥也成成其冥豫也凡他事皆可成獨豫不可成的渝變也

【解】陰柔居豫極昏冥于豫之事成矣幸動體可性猶存誠一旦悔悟而翻然有變則冥者成覺過後无過何咎之有

【旨】日勝爲冥亦明體猶在裏面特爲豫蔽耳故成有渝何是聖人從苦海沉淪指出回頭是岸處寔中一喚使彼一轉煞甚警醒當今不亦點頭的无咎正所謂震无咎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達〕存上猶言到極處也長是長久何可長見宜速俞意

〔蘇〕樂不可極冥豫而在上則極矣何可復長久不變乎

〔同〕何可長是聖人以危言動之正急急挽轉他處

☱☳ 兌上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通〕隨從也有物隨己己隨物二意貞即所從之正也〔變〕困☵☱噬嗑☲☳未濟☲☵

☱☳自困變者二剛下居初噬嗑變者上剛下居五未濟變者兼之皆是剛來下柔之義

〔蘇〕卦變見臣之隨卦德見民之隨故名隨王者誠德足致隨則治化洋溢當得大亨然必其所以致隨者顯比无私而貞焉乃无驩虞小補之咎矣

〔同〕隨物而從易涉于私故必利貞乃得无咎元亨利貞卽在隨時看出若說元亨再去利貞則初所恃以元亨者當是何物

〔劉〕君子處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轉我而我反隨物也然物隨與隨物決機只在一貞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述〕剛來句就卦變說下柔卑事乎柔也動說就卦德說動振動也一作舉動亦得說說服也

〔蘇〕卦名隨者以卦變剛來下柔是君微柔而剛臣爭來下之百官隨于朝也卦德震動兌悅是君振動而天下胥悅服之萬民隨于野也故名隨

〔同〕上惟能下下之所以隨上也上苟非柔剛何肯來而下之說字最重見不悅便不肯隨意

〔困〕剛來下柔不必泥定君臣本卦原无柔君也此句已盡隨義了乃復舉動悅是本其所以致隨者宜歸重下句舊說把臣民分貼平講殊欠體會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

〔達〕重一貞字前節下柔動悅正是貞處天下隨兼臣民看全本貞來

〔蘇〕隨固大亨矣然必利貞乃无咎者何蓋惟正可通天下之志所隨既正而天下自无不隨之矣

〔道〕道本惡隨隨易說正提出天下二字便見四海傾心非正必不能處

〔困〕時字王肅本改作之不惟謬理且甚沒味蓋天下之正莫大於時則天下之隨亦莫妙于時聖人制時者也天下隨時者也隨唯在時故非貞不可時字必如此說下節直頂隨時之義何等直捷可味若云上節時字是錯難道兩節都是錯的

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照在之字下

〔述〕隨之時義只是個貞大字緊跟天下隨來贊其大正明其不可不貞意

〔蘇〕可見貞者隨之時義也真聯屬天下之樞紐不大矣哉

〔道〕貞之所在卽時之所乘時之所趨卽義之所出故大也

〔困〕蘇養改隨時之義爲隨之時義以時義所字在他卦皆然耳細按語氣所宜主隨時解爲妙具慧眼者恭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述〕嚮值也卽相向之意晦晦也日出爲明日入爲晦宴安也息休息也字義從自從心蓋人心本來原自靜定也

〔劉〕雷在澤中是隨時休息隨象也君子以人心非靜无以養其動乃于嚮晦時入而宴息焉蓋於時止之體以爲時行之用亦隨時之一義矣

〔同〕此正是夜氣之學息必于晦者從閙熱未與物接時養未發之中也息非滅息與今人鼾睡一般乃澄其心于何思何慮凝其神于勿助勿忘此止體也亦生機也外若息滅中寔生息語曰自心爲息息息歸心綿綿若存爲天地根厥旨微哉

〔劉〕象取隨時而動象取隨時而息彖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易不可典要

如此學易者悟到道處思過半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司也仰孟子心之官官字渝變也貞是所隨之正意吉虛論其理有功則實見之功業矣出門只是所交公廣的象

本來空洞无係心之官也初爲隨主則此心有變便非无係之體矣然隨患不正耳若貞焉反受麗澤之益矣吉又當出門以交公而不隘則賢友多而麗澤寧不有功乎

此坐人從有渝處猛下一針爲妄隨者戒貞字最重吉與有功全本貞字得來見稍一不貞凶咎便難免的

舊講分正與廣兩意似欠融合那正便公公便不隘的原分不得兩層故出門正是貞有功正是吉註又當字勿泥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句不是釋官有渝乃戒辭也見從不可不正意不失者不失乎正道也

官有渝矣于何得吉惟從正故吉也然此乃隨道也誠出門以交則有功矣寧至失乎隨之道哉

不失宜照下失丈夫失字看來舊謂友盡天下不失一士固庞而碍理即指不失爲有功亦非語氣

同人之初云出門隨初亦云出門惟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都從這處決定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指初丈夫指五係者眷戀不捨義失者指之之詞則凶咎不待言矣

五陽正應本丈夫而可隨者初陽在下則小子耳二遠五近初又陰柔無守是以係戀庸流而坐失豪傑也隨道其衰乎

下丈夫小子四字便見從違失宜意其壞事總在一個係字惟係小子便必失丈夫耆曰違耆德比頑童正此謂也

副隨人爲隨柔隨人爲係以柔不能自立也三上皆陰故亦曰係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兼並也與相與也即是隨意

邪正不容並立既係小子則必失丈夫弗能兼與也

二原无失丈夫的心只因係戀一差勢必到失的田地弗兼與正爲昵小者戒非寬二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指四小子指初求是求功業得亦得功業若說富貴便狩三壞了居安心意居貞安守其貞也

三係四失初是依附名輔而舍去鄙夫矣夫當權如四而三隨之凡有所求何一不得乎然非正應必重道義矜名節居守其貞焉乃爲利耳

係四失初所隨當矣即此已是貞了就勢論之固何求不得但三非真見四之當親初之當疏的特遠近使然耳恐其趨向不定故以居貞勉之

人臣事君无論得與不得原該以貞自居弗當隨有求得時節越加要貞以靜加過不足恐其或失故以此固寵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是六三的志舍捨去也下指初言

凡人取舍俱決于志三既係四則其志已舍下也

志舍下正見失小子乃其本心不徒勢弗兼與的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是隨君獲得也孚誠也就心言道就行言明明哲也有孚最重在道正有孚處孚道正是明處

四五同德相隨則言聽計從何求不獲然勢處有凌逼之嫌所爲雖正亦凶

人臣當此咎何能遂但孚誠積中而所行在道以是明哲處之復何疑忌之咎哉

人臣當事權極盛固心迹晦明之會亦凶咎交集之時若要免咎只有道可盡耳然道曰在見他无可爲有着寔在此意思

孚道乃臣子分內事仍有許多担荷所在凡區區謝事權以塞咎者皆明不足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其字指有獲義宜也功猶功力之功明即爻以明明字

人臣義无專遂既隨有獲矣則權勢太重其義當凶也有孚在道者與知非孚道不足自靖乃明哲之功也

其義凶言有獲的義當自得凶不是以義揆之說話爻言以明合乎道爲明也象言明功推本于明也凡古今功名不終者止坐一個昬字書曰嘉謀嘉猷惟我后之德庶明矣乎

九五孚于嘉吉

孚乎契也指五說嘉嘉善也指二說即嘉賓之嘉其不言隨言孚者以君无下隨臣的理

二柔中正嘉美之臣也五以剛中正應之一德相契爲孚于嘉矣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吉

二係小子特其迹之昵耳究竟二原嘉士與五同德五誠能往與二孚則嘉會誠矣其吉何疑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位指爻位莫錯認是權位正中不必分心事只一個中德便是

五之孚二以有正中之德故能相孚无間也

身者取人之則五惟正中身可則矣斯爲孚嘉源頭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亨音享

拘拘拿也係縛也維是復加一縛使不得解一般亨獻也是所獻以祭者西山即岐山又兌位居西故象之

上居隨極是臣隨君也真誠固結而莫解如一物焉既拘而係之矣乃又從維之者然則一誠所結雖王者用此以享西山之神亦可歆格而況臣之于君乎

拘係二句極狀誠有不可解王用一句深明誠无不可隨當主臣道看爲妥

有狀王者固結天下說亦冠冕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指上爻窮極也言誠到極處也

拘係之者以居隨上誠意固結之極也

乾窮于上則亢坤窮于上則戰皆窮之災也聖人于隨上何獨取其窮蓋天下勢不可窮數不可窮而誠不可不窮耳

䷑ 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亂也又壞極有事意此涉川就人事勇往看先甲後甲就十干取象也由甲逆數而前自癸歷壬至辛爲三日取更新義也由甲順數而後自乙歷丙至丁爲三日取叮嚀義也變賁䷕井䷯既濟䷾自賁變者初上二下自井變者五上上下自既濟變者兼之

卦體變爲上下不交卦德爲君臣怠緩皆世道所由蠱也故名蠱蠱則亂極開治天運當得大亨然運雖可亨而斡旋全在人事故治蠱者必勵精勇往如涉大川焉乃利涉川何如必前事既壞者則維持防新用先甲三日之辛即于後事方始者更叮嚀詳盡用後甲三日之丁庶蠱可濟而元亨必矣

穌菴訓蠱爲壞極有事全重在治蠱上說蓋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也則蠱

字當作虛字看這元亨即從蠱中看出乃懸想其天運宜如此未便到元亨田地然蠱壞到極處非奮憑河之勇鮮克有濟故利涉川先甲後甲總是一意乃善救善防之策分不得兩念兩時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註] 卦體二三的剛居下卦上上九的剛居上卦上初的柔居下卦下四五的柔居上卦下皆是剛上柔下卦變詳見前巽巽順意止息惰意指卦德說

[剛] 卦名蠱者以卦體變剛上柔下是君亢臣卑兩情日隔卦德巽止是臣惰君逸乃衆日廢皆所由蠱也故名

[旨] 二句皆致蠱之由受病尤在巽止處蓋體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既巽止矣那得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註] 天下治只能下意虛講非真已治也往前往也事治蠱之事曰有事乃從无向有將空做出意思天行猶言天運

[脈] 天下既蠱則不治其英惟元亨而治象始可幾也然天下之治豈得以无事奏功哉如云涉大川者正欲往而有所事也其先甲後甲者何以亂之終則必有治之始天所運行固然茲乃以人事應天運也

[旨] 天下治只是有可治機括要未有恬然无事而可得治者故往有事二字最重蠱國家振作之氣全自人心之勇往開之往便有事有事便治觀序卦曰蠱者事也雜卦曰蠱則飭也聖人立言主意都在人事一邊其言天行歌之也要勝得正是故舞人去幹事的意思乃不言天道言天行何行即事也人事所在即是天道合行求天終是讓天的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註] 振振作也育涵育也振民是治民之蠱育德是治己之蠱重育德邊註治人治己其平看

[剛] 山下有風物遭披殘蠱象也君子以民風頹敝非振作不足更新於是鼓舞以振起之然己德不育安能以昏昏使人昭昭乎必涵養其德爲振民地焉而天下之蠱治矣

[旨] 天下蠱只今人心之蠱而世道爲次尤莫大于君心之蠱而民風爲次故振民育德君子喫緊者歟

[剛] 振民猶巽風之鼓號令而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猶艮山之養材木而以化其苟止之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註] 幹即木的本身乃枝葉所倚者臣之幹蠱爲國事所倚故取之考成也父死稱考言家道已成也厲危厲也吉无咎皆從蠱幹後言終吉者正見始厲也

[關] 因貧子臣猶家貧子子蠱初事未大壞能乘此急爲幹旋尚易有子幹父蠱之象有臣如此君可无咎不猶有子而考得无咎乎然既蠱則亦危矣必知危能惕斯終得幹蠱而吉

[旨] 蠱六爻有直作父子看亦佳但不如就君臣看較便場屋子何言有見父有幹蠱的子纔爲有子不則與无子同厲有危地危心二意厲非空懼正有許多先甲後甲事在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關] 凡所當爲之事即是考意承仰承也意承考有以意逆志意

[脈] 幹蠱非拂其意仰承君志猶子之善繼父志也

[旨] 考而既蠱止其意可承其事則不可承承其事便益蠱了聖人只要人幹蠱怕他以傷厥考爲辭故特地說破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註] 六五柔上有母象貞正而固也在此爻尤重固邊

〔附〕五柔主致蠱二以剛臣幹之如子幹母蠱者然但剛乘柔所幹恐拂戾不拱必巽順委曲其間不可有認為貞而固執之也

〔旨〕不可貞正是幹母蠱的法善用其貞處蓋人臣事英主與事庸主異英主喜了有為一轉頭便隨我去做庸主極怕事的必要曲引他方肯就範若一味直遂反有以啓其畏如何幹得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講〕凡過不及曰中但二非惧其不及惧其過耳道幹蠱的道得中道即從不可貞看出

〔附〕蠱非剛莫幹而過剛恐失之躁二惟得中道故能幹也

〔旨〕幾以幹為貞但只管徑直幹法恐不无過當處不得為中便不得為貞二其幹蠱之善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講〕悔是急遽的悔有悔本過剛不中來咎是拂戾的咎无咎本巽体得正來二句須抑揚還是聖人許他的一邊

〔淺〕三大臣能幹先朝積弊如幹父蠱者然但過剛不中更張无序未免小有急遽之悔幸巽体得正則蠱終可幹于事体人情不至甚戾也何大咎哉

〔旨〕此節只重无大咎邊玩註巽體得正句全以善幹為无咎一說聖人總是個欲人幹蠱蠱苟能幹雖有悔亦是无大咎的說甚婉轉可味且與象辭亦合但稍礙註惟達識裁之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附〕三之幹蠱則終得蠱幹而无咎也

〔旨〕玩一終字見人臣為國爭弊只在能討久遠何惜目前之悔的

〔翼〕終无咎與蹇終无咎意同聖人于蹇作天下之忠于蠱作天下之孝據此觀終字宜虛看咎是蹈咎的咎了更可味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註〕裕寬裕也即優游怠緩不肯幹蠱意吝羞吝也大臣不能幹蠱便是羞吝往見者言吝立見也

〔講〕陰柔不振是大臣溺于因循優游以治蠱者象不幹而蠱焉如是而往蠱日甚矣不見吝乎

〔附〕凡蠱必剛乃能幹的四陰柔非强幹之骨故裕夫治蠱者如救焚拯溺即傾力向前尚恐无及况復以裕當之國家盡如若輩亦何所賴以幹濟乎故聖人曰往見吝鄙之也亦歎之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註〕未得言无成功也往來得正是見吝處非釋裕蠱句惟裕蠱故往未得也乃喚醒四的語

〔蒙〕裕則因循日甚以此而往必未能幹蠱而有所得也

〔講〕初之終吉二之得中三之无咎五之用譽此俱是有得的裕則蠱日益深果何得乎想裕蠱者亦必託言坐鎮自以為得故聖人直以未得破之正痛其規避一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註〕此爻宜直作父子看譽名譽也用譽者言用任賢幹蠱以致譽也

〔講〕五柔中賢主也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臣相與勵精剔弊蓋幹先人之蠱焉即用此任賢幹蠱者而收中興之譽矣

〔旨〕譽皆人主致處聖人特以用譽二字致擇其幹蠱的心腸

〔翼〕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矣惟幹蠱而親亦不失令名此為用譽以幹之也說甚足參註可致聞譽句勿泥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註〕承是即承德剛中之德也承德不是替二正見五之能任二處

【附】五采主似非能幹蠱者由其虛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剛柔相濟能善其幹而譽也

【附】五之用譽全本二承德來夫德則爲臣譽則歸君可見純臣事君原无敢以譽自居的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通】王是君王侯是諸侯不事言不以王侯之事爲事非不事奉王侯的說尚上也即尚意或作尊尚亦可其事猶言他自己的事

【附】上剛德木足任事者但居卦外有不事王侯之事惟居仁由義而高尚其事以默用幹蠱之化巳耳

【存】其事二字當味既云不事便有其事在見上非遁世長无事事之人自有一段觽觿世外而能濟世處如徒高尚自遂置蠱不問者則此豈非王事上偏不宜往有事乎玩象中志字可見舊講把上九太看空了似非周公係蠱本旨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附】志仰高尚的志則法則也全是說維風教上看

【附】上豈孤高已哉其志正可爲一世法則而所造于蠱大也

【附】大抵當蠱時不患少事功患少節義凡苟且以趨共製以逞者其壞事寔大則不事正局外癖觽巧用其幹處不則上復何志乃世亦何從則上的志

☷☱ 坤上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説】臨大也又進而凌逼物也元亨就勢言利貞就理言八月便是八爻自復卦一陽并至遯卦二陰共計八爻若八個月一般或云夏時八月乃陰盛的月亦可有凶指君子

【附】卦體二陽浸長有進逼小人之義故名臨臨則勢有可爲吾道當得大亨然所臨者利一齊道義之正不示小人以隙亨乃可必也此特就目前言耳若論消長定數至於八月陰盛之期小人將復得志而君子又有凶矣貞可已乎

【附】臨非君子真去逼小人君子進小人自退有似逼耳元亨只據浸長之勢言未是寔事貞字最重正所以維其亨處八月句言不久將衰益見不可不貞意

【附】語曰倏盒之夏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腐輪蠱豈可以常據的故聖人開口說個元亨便即教以貞惕以凶其爲君子謀何等切至

彖曰臨剛浸而長

【説】剛指二陽浸漸也浸而長其長未已意

【附】卦名臨者以陽剛浸浸而長小人畏伏有若進逼云耳

【附】勢盛全在一浸字浸如水勢涌沸漸長莫遏意

說而順剛中而應

【通】悅和悅也指兌順和順也指坤剛中指二應指五

【附】夫剛長有其勢矣且卦德悅順是心既和平而行又委蛇卦體剛應是在己既蒞殺不過而在君又委任極專凡此皆貞也則能善其臨而元亨奚疑

【附】悅順剛中巳是貞了下節特抽出天道言之益見其當貞意舊說專以此節釋元亨而下節釋利貞誤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附】以字有力不是空空說個正天字重道道理也不曰天運曰天意而曰天道正借理維勢意

【附】臨固大亨矣而又必以正者豈過計哉蓋理以維勢天道原如是也君子之臨小人可不貞乎

【附】天道不可一日无陽陽只是一個正的者君子非正何以制服小人甚非天

所旨計了陽意矣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訓〕至于二字乃頂接語消指陽消不久言消之速也

〔翼〕貞固天道矣至于八月有凶者亦見天道消長相倚今日之剝長而其消不久當至也利貞豈蚤計哉

〔古〕聖人于剝後說得個浸長便說一個消字見消長倏忽變換挽回不可不早意无非欲君子以天道自處耳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訓〕敎思乃敎民的念頭无窮敎之深容包容也保保護也容保是平對字屬養邊无疆養之廣

〔翼〕澤之上有地則地高臨澤臨象也君子體之以臨民何如其注爲敎思也亹亹无窮一如兌澤之深焉其施爲容保也蕩蕩无疆一如坤地之廣焉所稱

全聖足臨者如此

〔古〕居上臨民莫大敎容兩件敎思无窮直是淪肌浹髓地位容保无疆直是樂利滿世景象淺說不得

初九咸臨貞吉

〔註〕咸猶訓皆又註訓徧徧者廣大公溥之謂咸便是貞了貞非戒勉語有所臨民看似與象志行正未順命二句大合

〔蒙〕初陽得正徧臨四陰是其臨小人也廣大公溥而无私焉此臨之正道也小人當自懾服吾道大行矣吉

〔古〕咸臨只是廣大公溥一以正道臨之初非有心分別小人逼之使去乃彼自退避耳咸字斷主徧解爲妙舊云皆臨不但沒味且初九原是正的剛公何復戒之以貞若說咸內原无貞義九二止去咸臨並未言貞其吉利又從何得來熟思自合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訓〕志二之志行正只是自家行得正不必以此去逼小人也

〔蒙〕惟志在行正道故必咸臨而貞始得吉也

〔古〕欲使天下成一陽明世界須從自身公溥起頭所臨一或不正小人得議其後矣故非咸臨便不是貞便不得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訓〕咸字亦就公溥看吉指一身无不利指凡事

〔蒙〕二剛中之德既臨而勢上進機權又握其臨小人也亦公溥无私焉以故群邪攝服正道發舒吉而无不利矣

〔古〕大約與初同但勢上進較初差勝故添无不利三字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訓〕順遵守也命正理也未順命正明當咸臨原故

〔蒙〕以小人所行未順正理故必咸以臨之而始吉利也

〔古〕天命原來只是一個正理初之志行正正是順命處小人惟未順故臨之非咸不可一說未順君子之命似與吉利意不合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註〕甘悅也甘臨是小人媚悅君子意无攸利指小人憂悔悟也憂內便有改意既字亦宜玩上二句見君子之難說下二句見君子之易事

〔蒙〕三以小人位二陽上自度難容故用甘媚以悅君子其如君子之難悅何則甘臨安所利乎此固小人之咎也誠既憂而改之君子必不追咎其既往而咎可无矣

〔古〕此爻當作小人臨君子看從來君子臨小人小人亦欲臨君子那小人在上常以甘言蜜語佣哄君子然甘最易投的聖人曰甘臨危君子也憂字從甘字生來甘便不憂憂便不甘此雖鬪小人補過處畢竟是爲君子謀目爲主

臨民看十一爻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説〕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長長久也不長者言速改也

〔闡〕甘臨者以位不當而德不足故也夫甘則咎矣惟既憂之則過可補而咎不長也

〔前〕按程傳位不當不是德不足乃處二陽上爲不當位亦妙可從爻言无咎象申以咎不長正欲小人深憂而速改意

六四至臨无咎

〔説〕至極至也此爻就大臣臨賢上說

〔闡〕四柔正大臣下應初剛正賢士是其情意孚洽極其懇到而臨之最至者也則得爲相用人之体矣何咎之有

〔前〕臨曰至正是体体有容樣子便有勢位不足拘跼與不得開意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説〕位是爻位指四位當就德說

〔闡〕体德柔正自與剛正之賢相臨獨至也

〔前〕凡與己意疑同德自信相臣涼德豪傑解体取人以身信夫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説〕知明哲也宜猶謂作体及覺齊止云大君宜如是便了

〔闡〕柔中應二其臨天下也不自用而任人此真明哲之主統衙御順乃知臨之事而大君先務之宜也則恭已可以咸化矣吉

〔前〕君道之大莫大用人一端知臨者舉一世聰之賢衆略不自任何等看得透徹即此便是智臨便是大君之宜无兩層

〔闡〕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栖塌而難合能舍甘臨而親咸臨此正五之所爲知也

象曰大君之宜吉行中之謂也

〔説〕中中道也凡君道自用則過獨任則偏惟用人轉是中行有力行意

〔闡〕不自用而用人大君之中道今之宜吉者正行中之謂也

〔前〕玩一中字則知不用人而自用皆是偏僻的道之謂二字煞有意味如云所謂大君之宜者非予智之謂乃此之謂也聖人惧後世借宜之名行詐故以此點醒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

〔説〕敦厚也江東呼地高堆曰敦亦取厚意

〔闡〕上居臨極其臨民也敦思无窮容保无疆爲敦厚于臨者焉則久道化成而吉自无負君師之咎矣

〔前〕坤厚載物上處坤終是能以厚德臨民者故以敦字予之

〔衍〕兌終爲悅甘臨者小人之事坤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説〕志人主的志內海內也志在內即心存海內意之吉二字亦莫忽過

〔闡〕敦臨之吉由其志在海內故終始如一而所臨獨厚也

〔前〕文言純王之政象言純王之心志在內三字最重看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即此心德淳亦是有窮有疆的難言敦臨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説〕觀有中正示人人所瞻仰二意

〔闡〕盥洗手也凡祭必先淨手的薦奉物以祭也有孚即祭者之誠顒尊敬貌按詁曰顒然可仰還是就可尊敬說非人尊敬之也若者形容不盡之意

〔闡〕卦体有觀之位卦德有觀之德故名觀夫觀化在民爲觀在己人主果能精一執中允爲守正穆然恭已于上則不事塗飾自足表儀天下如祭者盥手

未蔽而孚誠在中自顯若可仰也

〔訂〕觀內不無政教號令在聖人恐人認爲發見粗迹故特指出不顯道理以示觀之精微處凡盥未有不薦特誠謹之至不敢輕薦時尚未薦耳祭者每當薦後便覺孚誠都散渾无足觀故有孚顒若卽從不薦內看出无兩層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翼〕以一人爲天下觀曰大觀在上以位言指五順巽以德言中正亦指五觀有示人意此節俱指在上觀下看

〔闡〕卦名觀者以觀非位不尊非德不立卦體九五大觀在上是首出庶物有其位矣且卦德順則心氣和平而巽又心思沉潛更有其德猶惟以此德居此位一本大中至正者以觀示天下所觀直超聲臭之表矣故曰大觀

〔訂〕大觀在上句便要隱射中正意中正乃觀所以大處若止作位說安見得大順巽亦離不得中正以觀者若以之也如五稍著中正以觀念頭自家先已

周易去疑　上經卷三

不化了如何能使下觀而化的

〔總〕全彖只重大觀在上句以中正字作筋神字作骨神非中正外別有何神卽中正之渾化處便是二節下觀而化已是神道設教意末節不過指出天來詳說以見中正爲觀之妙耳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翼〕下字從在上生來下觀觀上之中正也化是渾化顒若卽所謂篤恭下觀而化卽所謂天下平

〔闡〕不薦顒若云者以大觀在上原聲色不大秖以中正默示而下之觀上亦默化於中正而不知也

〔訂〕下觀而化句不是釋辭乃從不薦顒若內想出道光賁文氣宜緊頂中正句來那中正原下人本性故一觀便化看來下非觀上寔自觀也觀字最要說得細不是目觀蓋在上絕非以形迹示則在下亦何從以眼目觀的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矣

〔訂〕重聖人邊天道只是借來形容聖人處神字從化來惟化便神也忒差錯也敎不外中正兩件服順治也卽是化意

〔翼〕夫下觀而化則一精相喻上下兩忘其觀道何神矣哉然神一天之道也觀天之神道冲然默運而四時之序不忒聖人以此神道設敎喻以忘而不言天下亦喻乎聖人之意而不知更何一之不服乎

〔訂〕正見聖人不顯篤恭之德與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原自合一意不忒正天之神道處便是中正之則神道設敎言聖人設敎都是神道不是將這個神道去設敎的

〔闡〕聖人化民本領全從精神鼓鑄出來故曰神神不可名名之以道神道不可擬擬之以天正見所道者化由于所存者神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周易去疑　上經卷三

〔翼〕省者視也方四方也省方卽巡狩意直設敎邊省觀正是爲設敎地

〔闡〕風行地上遍及庶物天之觀也先王體之巡省方國觀民俗之不齊者以敎爲敎典使同歸中正胥若于化而已

〔訂〕神道設敎觀之本觀民設敎觀之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總是先王中正以觀天下處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翼〕童是童子乃一无所知者小人指細民非以德言无咎言无足咎○卦以觀示爲義爻以觀瞻爲義

〔闡〕初柔在下无遠大之見其于大觀制作不能竊窺萬一如童觀然此在小人則日用不知无足深咎若君子正當觀光上國而甘失利見之會羞吝甚矣

〔訂〕須抑揚說曰小人无咎正深明君子之吝處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道言道當如此意

初六童觀此持小人之道也豈君子所宜哉

非以小人道解小人之无咎乃深鄙君子之為小人意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是窺闚伎之初之童觀雖略有所見然總是不能觀光者

二陰柔才識不足未能觀光王國惟窮居獨處竊窺萬一而已如闚觀然此在女子則貞守丈夫志四方者所利哉

初曰小人无咎猶君子也二曰利女貞激丈夫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醜羞辱也從女字生來見窺竊之為醜行意

君子正當四方為觀乃闚觀而同女貞不亦深可醜也

想闚觀者必託言獨善亦自以為榮故夫子以醜字激之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生平也註訓我所行亦是但添設字面耳三當進退之地又巽為進退故云

上人進退貴決之我三遇大觀之上其君不必觀矣但反而自觀我生平才德果足大展則進而觀光不然仍退而脩其所進之具焉如三者真可謂進退兩有據矣

我生者何中正而已大觀之世聖人只是要人觀光須重進邊若云進則進退則退反與人藏拙之地了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即進退之道有云道即生理也亦有味

凡進退自有道在惟觀我生則進也固可以行道退亦可以脩道矣何至有失哉

多言進復言退夫子恐阻天下觀光之志故亟以未失道許之仍是喜之之意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光是光華指五言觀四觀之也本近五來不曰臣曰賓賓臣有王也用賓指四說

五中正為觀道德光華燦然明備四以大臣近之為能觀光焉然可徒觀光已乎必利于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負觀光一番也

四之光即五所謂我生特五自觀則曰生方出于我也自四上觀則曰光已達于國矣明賓乃四用之也以上既賓我而我即用賓于王也使當大觀之朝而高不肯之節則亦闚觀之女童觀之小人已耳何利乎詳朝覲仕進二意謂朝覲為賓禮仕進為賓與甚支離豈轉且仕進與國不合勿泥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尊尚也賓賓禮也尚賓指四尊尚五言惟尚故觀也

大觀之王方以賓禮待賢故四觀而尚之非苟禄也

尚賓一作五之尚賓亦得均无註可皆不妨互參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我生非他即中正之德是就君道看此節按文氣宜作一句讀

五剛中正居尊位是大觀之君子也當此任者必反觀我生果能建中表正如五之君子焉斯无負君道之咎矣

天下風氣默轉于人主之一身故天下方觀我而我還以自觀觀我生而中正則天下書君子之風我乃益得无咎耳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民是致以觀我的法非徒觀民已也

民俗每關王德不察民俗之淳漓孰知主德之善敗故我生之觀只在觀民

我一生之精神即萬民生之精神原自相關的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使下觀而化非能化天下于中正亦何以爲大觀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自稱曰我人稱曰其上爲師賓位也自五視之則有主賓之分故曰其生

上雖无位然剛德能以君子之道師天下也當此任者誠反觀其生平果足表儀一世如上之君子焉則无忝師道之咎矣

上雖未任民社之責其品望亦天下所共觀的故觀其生全在道德學術內定寔討個消息不是道學世界一流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是上的志平安寧也地陂爲不平曰未平即不安意

上之觀生其志亦在天下惕惕焉未能安平也

心世平陂常相倚伏惟未平在志故平即在天下要見上亦天下大有心人正大觀之世所不可少的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必齧而後合也獄牢也刑也又相爭者小曰訟大曰獄也

彖三三自益來者四柔上行至五而得中焉

卦體有去間得合之象故名噬嗑既噬而合則梗化者去而治化通矣亨然強梗難以德服利于用獄以治之間始可去耳

獄非聖人之得已欲爲天下去間乃不得不用耳即此正是其好生念頭處獄字包得廣凡兵刑以圉皆是蓋獄所以究情僞如得其情則知間在何處然後可設防以刑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釋卦名義頤口旁也指上下二陽物指四頤中有物非齧去不合故取噬嗑

卦體上下兩陽而中虛有頤象惟九四一陽亘其中爲頤中有物之象是一統貽有梗者治者必去之而後合也故曰噬嗑

天下不容有間猶頤中不容有物一般故大觀之後即繼以噬嗑正欲以噬之合濟觀之窮也聖人敘有深意在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者秋法之義柔者欽恤之仁剛柔分言三畫剛三畫柔也動明是震離的德雷電是震離的象章顯著也柔指五自四上行至五爲得中然以六居五故不當俱就卦變說

辭曰亨者以世有梗民必噬之使合而後亨也然利用獄者何也蓋治獄无過

威明得中卦體剛柔分是剛不暴而柔不縱矣卦德動而明是威足斷而明足察矣又卦象雷電合章則威明之相濟也卦變柔得中上行則剛柔之互劑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故五雖不當位而天德未純非能化民者然用此治獄猶能去間而利也

而字宜玩見必噬而始亨意剛柔四句只散散以威明得中說不必承遞得中二字重剛柔二句分言威明之得中雷電二句合言威明之得中蓋用獄正濟設教之窮而得中又妙用獄之道通節全要寫出聖人哀矜勿喜心腸見必威明得中件件如是纔可用獄稍有此毫未到盡善獄豈宜輕用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罰刑罰也法即罰之一定者明是辨其罰之輕重勑是整肅雷霆未必擊而人知惧法立未必罰而人皆畏

噬嗑皆至是天以威明去兩間之間噬嗑象王以去間而後合不若未

罰而蔽。防閑是明辨其輕重之罰以整肅其一定之法俾梗化者知懼其原
犯也。
【旨】就立法的主說是一時事明罰正所以勑法玩明勑二字何等深嚴世人幾
疑先王。爲過刻不知律明而人不犯者敢以寓其慈也識得此意先王以刑
用愛之心至今尚在。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註】屨著也校足械也加校于足猶納屨然趾足指也
【說】初罪薄過小用輕刑以懲之爲屨校滅趾之象則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
也无咎。
【旨】初爲是受刑者要重上治者說見爲治不可不謹其微意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註】趾所以行滅則不能行矣註訓不進于惡是會意解

【疏】初惟滅趾則知所懲戒而不進于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註】膚肉皮也脆美無骨者噬之最易滅曰鼻蓋人生形骸以鼻爲祖滅鼻是拔
去惡根的象
【疏】二德中正是明斷合宜獄可片言折者如噬膚所乘者初剛暴之人不免
傷于刑誅又有滅鼻之象然刑當其罪彼自心服初何遷刑之咎乎
【旨】既云噬膚何又滅鼻恐寬厚或反以養奸則滅鼻正所以噬膚處故无咎者
明彼自取刑于二何咎意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註】剛指初惟剛則非刑不治故滅鼻
【疏】噬膚矣又滅鼻者何以乘初剛法不得不嚴也
【旨】惟乘剛纔滅鼻正見用獄非二本意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註】腊肉全体骨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骨在腊內故曰肉毒即肉之毒小吝无咎
俱從噬腊遇毒內看出
【疏】三陰柔不中正无治獄之才德治人不服而受反噬之禍如噬腊遇毒然夫
吝則有不能治人爲小吝焉然刑當其罪終當懾服雖遇毒何咎
【旨】既小吝矣猶以无咎予之非爲用獄者寬深明罰之當去吝
【參】三之滅鼻以人三之遇毒則我也故象言位不當終是咎三處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註】位不當以六居三也指才德不足說
【疏】以位不當其素行不足取信故人不服也
【旨】明非獄之難治三自難耳舊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
未易誅者治獄者須從自治始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註】胏肉之帶骨者乾則極難噬的金最堅得金是堅者破矢最直得矢是直者
伸又周禮訟獄必鈞金束矢入而聽之亦可
【註】艱就心言貞就刑言吉即刑當意无寃民又從一層
【疏】九四以剛居柔是明斷濟以矜恤大臣以此治獄雖遇難治之人亦且堅者
破直者伸如噬乾胏得金矢者然然刑關民命利于艱難持正務情法兩盡
則刑得其平矣吉
【旨】此爻要重一艱字艱則其難其慎有不敢忽意聽斷意惟艱自貞不則固
深重刑那能得當的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註】光光明也就心說惟偏私則未光
【疏】治獄之心恐其偏私未能光明故以戒之以堅貞也

(旨)艱貞得吉猶慨刑措況以偏私當之乎然則瞭寔能光者禹謨曰刑期无刑
民乃協于中懋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噬乾肉雖難于膚而于腊胏較易者黃中色金亦堅意言其中堅之情可得
也

(註)貞是出入不枉厲是有心危惧

(解)五柔中居尊是慈祥之主又不流于姑息者以此治獄雖強梗難治亦可得
其中堅之情如噬乾肉得黃金然然大君主獄者也必出入一持以正而此
心猶加矜恤焉乃得无咎

(旨)要想柔得中句求凡獄者前此猶可出脫一献之王永无更生之望矣故厲
字較艱尤為痛切若凛乎有未愜之隱焉

(衍)人臣屈法易執法難故四曰艱貞終主于執法也人主行法易欽法難故五
周易[illegible]
曰貞厲終期于欽法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註)得當者用刑之當也正是无咎處

(解)惟貞厲則心无偏私而用刑得當也故无咎。

(旨)以六居五本為不當言得當者只就用刑上說要本貞厲看來

(參)象言不當位象言得當者何象以位言而此以事言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音荷

(象)何負也校頸枷也耳在首滅耳是上刑意或曰滅沒也即沒耳枷也亦得

(解)過極之陽驕亢于上是惡極罪大當服上刑如荷校而滅其耳然則首領幾
危凶何如哉

(旨)上是怙終不悛的周公不曰滅項曰滅耳者不即路之大辟仍是冀其改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註)聰當作聽字活看明明欲也舊改作不聰未是

(解)國家有法凡有耳俱得聞之上惟冥然罔聞故滅耳者只以罪其聽之不明
也。

(旨)不曰聽曰聰者耳主聽也能體察之謂明明非是全不入耳縱入耳亦是
不明白的或曰古之聖人能耳視而目聽也亦可

[illegible]述卷之三終

宛陵　舒士諤　士一　原註
豫章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艮上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註〕賁飾也亨小利俱從卦變取來註見後

〔蒙〕損䷨既濟䷾自損來者柔自三來文二剛自二上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文五剛自五上文上

〔删〕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文飾之義故名賁然文貴得中必有爲之主者而文輔之則彬彬之文也何往不通乎亨苟文反爲主而无以輔之使可致飾一時小利有所往耳

〔旨〕此主文治上看卦名在文聖人係卦的心腸則在無文開口說一個賁字便有許多濫觴之憂在故係之曰亨未已也隨即以小利繼之深明文不可過意舊講添出質字殊堪噴飯蓋卦中並无質字玩文剛文柔天文人文等文字可見聖人係賁全是借文以救文煞有苦心在慧眼人當自看出

彖曰賁亨亨字衍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註〕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註見前卦變內二故字宜體註剛柔交錯只就上看出之亦似有理

〔删〕辭曰亨小利者何自卦變柔來文剛是彩蒜附誠愨以行初非致飾爲文者剛文能持世故亨自卦變分剛上文柔則加一分彩蒜即減一分誠愨而文壁觀美故小利有攸往然豈徒文已哉且柔來剛上互相交錯其即日月星辰昭回雲漢者而爲天之文也則賁上見于天矣

天文指日月星辰言乃天之文也

〔旨〕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分者言剛原在內作主的像分將上去文了柔一般蓋在中之文反爲在外者驅使矣其言天文者何推文之所自始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註〕文明指離就禮文看止指艮就守分看重以止邊以字亦宜體

〔删〕卦德離明艮止是燦然以禮相接者其中又截然以分相守而爲人之文也則賁下見于人矣

〔旨〕賁時不患不文患不止止者適如其文之分數也其止處正是文處又何言人文見人外别无文意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註〕觀天文人文俱指易卦言以字不着力時變者剛之錯柔乃陽變陰也柔之錯剛乃陰變陽也化治化也成化之成也不平對天下皆明止便是化成了

〔删〕惟交錯爲天文則觀乎卦中之天文而或剛或柔時變因之可以察四時之變焉惟明止爲人文則觀乎卦中之人文而爲文爲止大化因之可以化成天下焉賁道何大哉

〔旨〕觀天文二句宜緊頂上來察時變不徒是識得更有補救挽回之術在化成只是以天下還天下使不知不覺範圍乎文止之內而天下之化自成耳要見時變最難察大化最難成而以觀天文人文得之賁道果何如大的

〔說〕交錯者天道自然之文明止者人道當然之文可見兩間文明之運天闢之人成之原自合一的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蒙〕山形參差已似雕飾况下有火光益輝映故爲賁

〔註〕明有明辨修明二意庶衆也庶政事之小者折剖斷也折獄政之大者

〔删〕山下既有火光映四野賁象也君子體之於小而庶政敢爲修明之至折獄

大事動關民命則无敢焉

(旨) 君子非輕庶政只是重獄意思折獄者貴在得情賁者飾也則没其情矣故无敢无敢非終不折无敢心耳

(叅) 賁道之大可以察時成化獨于折獄无敢者何以其文也名酷吏曰深文曰文致祇緣有敢心焉故文之流毒无窮无敢二字消軟了許多條刻心腸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 趾足趾也賁趾是文飾在下意徒徒步也舍車便必徒步兩象總一意

(附) 初德剛明本足潤色身猷而在下時未可爲也唯以道德自賁丘園如賁趾然是舍非道之冨貴而甘守貧賤者焉不有舍車而徒之象乎

(旨) 傳曰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是以舍彼取此斷斷不易亦時爲之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引) 義即出處之義乘字從車字生來

(附) 初豈逃冨貴哉以時在下義不可以妄乘故舍車耳

(旨) 提出一義字見初能以義自守意惟守義則車不榮而義榮矣

六二賁其須

(象) 須古鬚字毛在頤曰鬚三居上有頤象二居下有鬚象二附三動有鬚附頤而動之象

(附) 二柔中正三剛得正則德同既心相孚二三俱无應則黨孤又勢相倚雖二或柔才不能自致文治而一謀一猷悉皆資三以樹者則賁也有賁其須之象焉

(旨) 賁爲文飾即其相與處便是人文不必說到功化上去玩爻辭不係吉利可見一說鬚附頤動毫不自主象二以此有似鄙夷他了當作相須之須訊爲妙且與註无背不妨叅觀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引) 與二與之也上指三興興起也

(附) 賁須豈苟合哉以三才士二欲與之興起有爲也

(旨) 三上與正是相須意義可須雖在三然能與之者則二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引) 濡如水之潤然兼有光彩意永貞有堅守其正意

(附) 三以陽居二陰間是奔走有人凡所猷爲悉成潤澤有濡如之象然助陽者陰溺陽者亦陰也故必戒非道之從而永以正自待斯有以消其不遜貞可當濡矣吉

(旨) 陽得陰賁人人効力宜猷凡事自然做得光彩潤澤正所謂柔來文剛者也兩如字只閒閒空說不宜着寔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引) 陵陵侮也終字正與永字相應

(附) 凡陰之陵陽皆陽自可陵耳惟永貞則終莫得而陵我也

(旨) 添一之字最妙夫吉爲永貞之吉見非貞便无從吉的莫陵非陰莫肯陵乃三終不假一噓笑故到底莫能陵耳

(叅) 凡陵不于其終當濡之始而已伏則莫陵亦不于其終當貞之初而已消求賁者要須識得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 賁是文彩皤是白色即不賁的象馬取于白亦象不賁也翰鳥毛鳥飛最疾象四心之急也

(附) 四與初正應本相賁者而爲三隔則失其所賁而皤矣乃四求初心亟有白馬飛翰之象雖三來意甚善非以寇四而求與之親四豈因是以失守哉

(旨) 作大臣求賢上說全要寫出四汲汲心腸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講】疑指三謂所當之位可疑也无尤言无他患也

【衍】四位遠初近三此三疑可附所以來其求也然位雖可疑而志不可奪四若守正不與之合雖婚媾而終无尤也

【旨】當位疑難之也終无尤壯之也然尤曰終无正以堅四之守耳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講】丘園是山林鄙野的象束帛所以享神禮賢者戔戔則薄甚矣吝字輕其終吉嫌

【衍】柔中之賁以儉樸先天下一切繁縟不事如賁于丘園然且陰性吝嗇又有束帛戔戔之象當賁時鄙俚若此似不免吝然禮奢寧儉世道終當有賴而吉

【旨】五是以樸素先天下者兩象總一意就他尚寔處是賁丘園就尚寔而過當處便是束帛戔戔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講】賁卦到五爻已是文勝時候最難得吉故吉曰六五之吉正見可喜處

【衍】文勝最可憂今六五之吉則有世道之喜也

【旨】逐末之世多少可憂故五之有喜非爲自喜爲世道喜耳

上九白賁无咎

【講】白是本色白立而五色可成白其賁此正人文本色也

【衍】上當賁極時能返樸還淳爲白其賁者焉如是則文返无文曾何文勝之咎哉

【旨】就大臣維風看賁極返本白卽賁矣所謂文明以止人文也當致飾亨盡之時而能矯俗還淳世道賴之更何足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講】上卽上爻乃是居上意志卽上之志惟白故得耳

【衍】返樸還淳上之志也今白賁而无咎焉則志得遂矣

【旨】賁无色也白則適返其初志安有不得的上字亦宜體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講】剝消落也曰剝爲君子危也不利往爲君子謀也

【衍】卦體五陰盛長一陽消落故名剝此時群小得志吾道當厄宜晦迹俟時不可輕有所往也

【旨】否三陰三陽且不利君子貞剝一陽五陰矣如何猶可往的蓋不往非覩望免禍直有危不入亂不居光景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講】上句解剝字義下句釋剝名義變如變更變換之變非君子變爲小人也

【衍】卦名剝者剝落之義也卦體五柔上進勢必盡變乎剛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進而盡變之也

【旨】小人去君子不敢顯加惟陰謀暗計使之月消日鑠漸漸將君子盡變去了何等詭秘可畏與君央小人不同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講】順是順時本坤德來止不往也本艮德來象不是卦象是卦德的象觀是君子觀尚尊尚也消消耗也息生息也盈是盈滿虛是空虛消便虛息便盈天行猶言天運

【衍】不利攸往者以卦五陰盛長是小人道長時也時既不可往矣且卦德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觀于此象卽順而止之豈獨人事哉正以剝之時陽消陽息陽虛陰盈乃天行之數寔然君子尊尚此數故不往耳

【旨】通飾要識厄文轉晨爲君子謀意順止二字最重蓋轉剝爲復机括全在順

止上順止非是終不往的乃静以俟時意語曰善搏缩虎者先避其鋭莽卻小人者亦唯順其方張之勢静處事外幾可徐止其進耳故順乃所以止而止正所以行也未復提出天行來終欲君子以天自安要亦此順止意思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註〕上指君言下指民言厚厚澤也厚下從坤地取來地最下而坤厚載物也宅仰王居

〔附〕山之附地勢必須頼剝象也君子以地惟厚可以載山下非厚何以安宅乎雖是休養以厚民生則本固者邦寧而上之宅頼以安矣

〔旨〕凡剝俱從下起故下最須要厚的厚字有工夫乃上厚之也倒說不得恐是下厚非厚下了安宅卽在厚下內无兩層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衍〕剝牀猶言斫牀足卽牀脚人睡于牀是所頼以安者猶小人頼君子以安一

般牀剝人无從安君子滅小人能不凶乎

〔註〕貞指君子凶屬小人蔑无也

〔脈〕初在剝始雖未卽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尼其道矣象剝牀而方以足然則蔑視善類勢必盡空小人旣失所庇祇自取凶耳何利乎

〔旨〕蔑與滅不同蔑无也藐視若无之謂滅没也殘害盡空之謂註以滅訓蔑未是若蔑卽是滅象何復出滅字蓋牀剝何取足以防微勵君子也貞蔑何遂凶以禍害惕小人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註〕滅没也下字從初生來

〔衍〕剝牀何以足哉以陰之滅陽方自下起也可忽乎哉

〔旨〕滅曰下正見陰禍已伏君子所當爭圖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註〕辨牀幹也乃牀之上下分辨處故曰辨蔑貞凶亦同初解

〔附〕二勢上進害正之謀漸行是剝牀而及其辨者也則正人幾盡奸邪安能獲全乎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註〕與党與也未有與言未盛大也

〔脈〕剝牀至辨雖甚于足猶幸其黨與未盛尚可去也

〔旨〕凡人在牀去辨卽膚爻曰辨危之使知避焉象曰未有與于危中若有幸之之意更教之使急避焉非寬小人之辭

六三剝之无咎

〔註〕舊說之字指四陰咎是凶咎殊未是今剝之二字當主虛講咎作咎責之咎看亦于註无背

〔脈〕衆陰方剝陽而三獨違衆應之不但无黨邪之失而且有從正之美矣剝能

如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

〔旨〕凡小人可咎責處全在倜剝陽三旣應陽更何足咎的據舊說剝之爲剝去衆陰夫陰方盛三能不党邪害正足矣如何便能勾剝去的衆陰此不諳情勢之談也且象辭止言失上下並未說到如何去剝上下豈宜替他壽出蛇足來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註〕上下指四陰失上下言與其心不合也

〔脈〕上下衆陰方欲剝陽而三獨應之則失乎上下之心也

〔旨〕爲應陽而失陰其失處正是其得處夫子恐其以失上下爲惧故急以此勸之蓋剝以失上下无咎猶坤以喪朋有慶一般

〔參〕爻許以无咎開補過之門也象斷以失上下堅從正之心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註】膚肌膚也或曰膚席也按象辭切近字若云肌膚則災已在身豈止切近膚字即作薦席講亦妙

【意】四陰當已盛蔑貞已久此時君子身雖其安矣如剝牀而及其膚然然君子既滅小人獨存乎凶

【旨】剝足剝辨貞猶无恙至剝膚而貞之名號不復存矣故不言蔑貞而直曰凶周公繇有深心在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注】切相迫也即是近意災以受小人之害言

【意】膚則災已及身切而且近去无及矣盍防寧至此哉

【旨】此非徒危君子是有深咎君子意在如云君子何不早圖乃今災之切近耶仍是望他于未切近前早圖的意思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魚陰物貫穿也凡穿魚最有次序故貫魚乃順序的象宮人即宮女亦陰屬也寵寵愛也凡宮人只是順承人主以取寵的

【注】以統率意无不利還重小人利邊以欲之也

【意】五爲羣陰之長誠能統率羣陰以次而聽命于陽猶貫魚而以宮人承寵于君者然夫陰能順陽則不惟民祉獲福且陰類亦賴以自全矣何一不利乎

【旨】五莫作君道看乃小人中領袖猶知畏名義者故聖人設此開之以字莫忽過即能以衆正之以全重五能約束衆陰意

【象】剝至五極矣聖人不忍言剝故以暗爲君子之心而托明爲小人之策且見小人雖當蔑貞後一能承順君子猶可獲福的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注】尤過責也曰終无深許之之辭猶作始終之終看未是

【意】小人之可尤爲害正耳旣以宮人寵則終无可尤也

【旨】此是夫子挍引小人處小人雖半因一失足便謂忿尤終身莫□故又不肯返耳殊不知小人之名止以害君子得來肯一承順君子便不是小人便是君子了如何還可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碩大也果木食也艮爲果蓏又乾爲木果艮得乾上畫故象之不食人不食也輿車也物所賴以載者廬屋舍也人所賴以居者剝之則身失所棲矣剝于君子一象牀一象廬形容其安人處最爲眞切

【意】一陽在上獨存是天留一君子以延善脈令可復興者有碩果不爲人食而可復種以生之象此一君子也用能福國庇民民皆戴之如得輿者然則君子正小人之害也小人若欲盡剝君子爲快秖自失覆庇是剝其廬耳何利乎

【旨】此爻是全乾剝尚未盡正天不忍元陽終絕而留此以起貞下之元者却像

一樹果俱已凋落僅存一碩大者在上種而復生依舊是一樹果矣故復曰剛反曰朋來非不食之功乎得輿句緊承不食來爲君子幸也剝廬句是戒小人寔深爲君子處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講】載承載也從輿字生來民所載是所以得輿處用是用于世

【意】得輿者言德足庇民而爲民所共戴也夫剝廬小人志在自用耳抑知夫覆庇旣失卽欲自用而終不可用也

【旨】民所載三字最是聖人喫緊爲君子語見剝時陽勢愈孤民心愈殷自是不能終得意終不可用句非釋詞是說出小人剝廬原以喚醒他正欲其反冷自且耳終字宜玩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註】復反也陽復生于下也出入猶言往來就一已言疾是阻碍之疾朋卽善類來亦是復意咎是摧折之咎无咎卽所謂嚙離祉也反復註訓往來亦是但細玩其字語氣則反復當主反復推詳說爲妙若怕背註合講更穩七日者自姤卦一陰算至坤卦六陰再轉到復卦一陽共計七爻故云七日又日陽象也利往就功業說

【講】剝極而坤陽盡往矣卦體一陽復生于下故名復復則陽道方回卽此當亨不惟巳之出入可无阻碍之疾抑且朋類之來亦得藉以无摧折之咎矣此豈人力也哉蓋陰陽反復其道不爽今試反復推詳其道則自姤至此于時爲七日陽道正當來復之期故乘此以往何功不建所向皆利矣復所謂亨卽此

【蒙】亨卽在復上見得下文總是發明亨義而所以亨處全本順動來出入二句不平使我有疾則朋來安能无咎的來復者追論其未復之前利往者逆計

于既復之後總爲吾道慶耳

【存疑】臨于陽消則象八月惡其來而緩之也復于陽長則象七日喜其至而速之也〇泰之朋以所以保泰也復之朋來所以致泰也然朋惟以乃朋之所以皆來耳

彖曰復亨剛反

【註】剛指初言反卽是復意與復剛長不同反者方長之始長者既反之終

【講】復何以亨哉以剛當復反是君子復興之候也

【註】剛反正陽德亨通時節雖是釋亨辭其定復卦名義亦不出此

【[illegible]】[illegible]天人作卦剛反者天開人以時順動者人承天以事來復者天行之次剛長皆人事之理本句雖主天地說要當歸着君子身上來除卻君子別无從見天地之心處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註】動是震德就舉動說順是坤德就順理說行行事也而字是以字都要体貼

【講】夫剛反而亨如辭所謂无疾无咎矣然豈徒以剛反哉卦德頂動是隨所嚮動不激不躁而能順理以行則出入皆自復之道朋類亦將賴之卒復矣是以疾咎兩无也

【[illegible]】剛反處卽是動第當剝時氣多約結不伸倏反而銳焉欲逞則疾之者至矣朋于何有惟順則可培初回元氣并可恭方來全力剛所得長全係于此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天行卽天運乃陰陽消長之數也

【講】所謂其道來復者以陰陽消長天運固然則自姤至今其道正當七日而爲來復之期也

【[illegible]】提出天來正深爲君子慶處蓋七日從前卦言也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則復剛長又從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亨之勢

【存疑】蠱終則有始剝消息盈虛復反復其道皆日天行然則无與人事與曰君子以天自處盡人回天而天在我矣

利有攸往剛長也

【通】剛指初九長不在日前言將來者進是逆計其後也

【講】所謂利往者以一陽既復其勢必駸駸盛長而吾道大行也

【[illegible]】剛長亦本順動來纔見其[illegible]不徒以勢意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此句是深贊之妙處見就人見之也心生物之心也其乎字要体貼

【講】復豈徒見天行哉蓋天地好生之心至剝幾不可見矣惟到復時則生生无已天地之心其可見乎

【[illegible]】先儒謂靜中見天地之心謬矣蓋一陽初動安得謂靜耶天地的心靜時非无動時非有離靜而動心乃見焉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

初動處爲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陽生之日即今冬至也關關津也商旅是個行客后君公也省省視也
即巡省四方方國也要見下至商旅上至君公无不當以安靜爲事

雷在地中靜極復動復象也先王以微陽不養則不固惟是于陽生之日閉
其道路之關令商旅不行即后至此日亦不巡省方國取安靜以養微陽意
也

當復時而閉關不行不省却像先王是個迂人不知行省二字有許多不宜

此處聖人贊化之功正在此處着力莫把這二事作等閑看過

奔逐者商旅之關也情欲者性命之關也先王爲商旅閉有形之關爲性命
閉无形之關斯于復也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從初字生來復復其初也祇註訓抵抵至也悔是迷誤之悔惟不遠復
便无至于悔惟无祇悔便是元初善体了吉指心學

一念初動隨誤隨覺隨覺隨復爲復之不遠也則依然原來初体曾何至于
悔誤哉復至此眞元善之吉者矣

人心與妄分關只爭此子自迷自覺一迴般便是稍說粗了便非不遠本色
无祇悔即從不遠復看出元吉又即從无祇悔看出話頭斷斷乎一不遠復
盡之

復初即乾之元正碩果中之仁也向之不食者至是復生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脩省也身身体也脩身正復之定落處

生人一身皆繼善之体也復之苟遠不脩多矣則不遠云者正視聽言動粹
然一還其初而所以脩身也

復曰不遠其復最細夫子恐人認爲虛空話頭故以脩身定之脩字亦要說
得細須想着顏子克復光景纔與係辭相合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只是自然而復不消苦難意吉即在休復內

二柔順中正本体原粹又近初賢而能下之有日祇于善而不自知復之最
休美者也心學純矣何吉如之

休復正是无疾无咎的本体功力雖從下初得來若單講文且莫露出纔與
象下仁意不礙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下而親之也指初九仁正從元字看來

初乃克復仁人二能下之故能休復而吉也

下字亟能下處便是二之工力便能收斂許多浮氣消磨許多勝心而仁已
在其中矣復尚何不休的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屢也厲危也頻頻失來无咎頻頻復來

三不中正又處動極是資性偏躁出入于理欲之界而爲頻復者焉夫非頻
失何從頻復乎就其頻失固有從欲之危矣厲然終能頻復則猶得遷善而
无咎也

聖人只是喜人能復初言厲者危其頻失也終言无咎者開其頻復也須重
无咎邊

司公止言得頻復聊巻註曰屢失已屬添出乃厲字復云屢失固危愈甚
矣想見詞當作操心之危看更直截可味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理義也。无咎雖是解頻復之厲句，其寔乘爻无咎來，以明其爲義意。

凡厲義皆可咎，惟頻復之厲，則善補過于義當无咎也。

義无咎，終言其能復處，許之要作痛口話，纔得接引苦心。

六四，中行獨復。

中不是中德，乃庸衆之中也。行卽行走的行。獨復，指應初。

四雯群陰中，而獨與初應，是行於衆人之中，爲能超出庸衆，而聖賢是宗，以獨復于善者焉。

獨字最重。卦雖一陽，四獨應之，眞不流不倚，卓然以豪傑自命者。其不言吉，蓋不待言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從，宗依也，卽從師的從。道，指初之理，不指人言。舊云有道之人，欠細。

元善初之道也，四之獨復，眞見道之所在，故違衆相從耳。

初止一元耳。自其生生處，則爲仁；自其率由處，則爲道。此道人人能從，第患迷者失之。四則一心尋向故路，不爲他岐所亂，故曰從。從對違言，與下仁下字略不同。

六五，敦復，无悔。

敦，厚也，就天德言，與初不遠復異，初是善心之萌，而此爲善行之固也。

中順居尊，是人主天資純粹，而當復時，又操存極固，不以始終少間，蓋敦厚于復者也。此眞至誠无息地位矣，更何悔哉。

敦是渾然天德，中存初，非從失再復的，故不徒曰无祇悔，而直曰无悔也。反之之聖，五其是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中是中德，自是自己的，自考成也。今人稱考，濟曰考成，正是此意。

言敦則成矣，寔由中德渾全，所以自成也。

凡人受中以生，原无虧欠，只因自己工夫間斷，便有成虧。五既造到敦復地位，那有此毫未完成的？自考，卽是成者自成意，與其機於己，曰自要其功于終日的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沉迷也。迷復者，迷而不復也。迷是凶災，是天災，眚是人眚。曰有災眚，見災眚寔我自有也。

用行師，言用此迷復之道行師也。敗，戰敗也。以字，訓及也，未是猶言國君的凶，皆彼所以之也。何等可味。國君作兩件看。十年，言其終也。

陰柔无復善之資，復極有沉迷之疾。夫從欲惟危，凶勝道哉。上犯造物怒，下集人群怨，災眚所必有矣。迷復若此，果何一而可。以此冥行，祇終取敗，且將喪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將之行師，大敗以其國與君俱凶，甚至十年不克征，而雪其耻焉。迷復之凶一至於此，可不畏哉。

迷復總是個迷復之凶，人心不遡迷，悟兩念復，便非迷，迷便不復，災眚處正是凶，行師下都是假象。大敗曰終有，不克征曰十年，聖人蓋極狀以惕世之怙終不悛者。此爻當作桀紂一輩君看，按象反君道句可見。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敦復君道也，迷則反乎君之道矣，能无凶乎。

君道舊作象說，固謬。卽近日名家多主心之天君說，然亦費解。愚謂斷宜就君道看，可免許多扭捏。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僞也。无妄者，寔理自然之謂。又史記無无所期妄意。貞者，无妄之正也。匪，不也。匪正，卽无妄之過當處。眚是過眚，或指災亦可。有眚，就身言；不利往，就天下言。

【變】訟䷅自訟變者九二的剛自外而來到初上爲主于內也

【脈】卦變有寔心中存之義故名无妄夫无妄則誠矣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誠未有不正者第恐認貞太過自以爲无妄寔妄根也必存發一出于貞乃得元亨而利若其誠矣而匪正則所信失是反多窒碍揆之一身有眚往于天下不利矣

【旨】聖人于剛來主內之卦不名誠名无妄者何凡人着一妄想便非寔理故无妄正中庸誠者天之道也元亨即根无妄來无妄已是正了利貞者特申戒之耳末二句反言以決其當貞意有眚不利只是不甚通達耳若說如何禍害恐與无妄不合

【參】貞與匪正所爭甚細邪无妄的人亦何嘗不正第識地稍劣誤入非知耳故妄念與无妄念俱要掃清纔是個貞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註】剛指初主初爲成卦之主也以初視二二爲外而初內也從卦變來就存誠說動震之德作健乾之德作不屑于欲看剛中指九五應應二也作寔意交孚看天命者命以无妄的正理也何之之字當往字看祐助也矣哉二字直体行矣哉言行不去也

【脈】卦名无妄者以卦變初剛外來而爲主于內是天德之剛不至外馳而在內作主則渾然一无妄之體矣且卦德震動乾健是舉動勿拘而所主之剛不因動移也卦體五剛中應二是寔意交孚而所主之剛不以應私也其大亨宜矣尤必以正者何以天之命我命以正也无妄必正天始祐之耳若其匪正如所謂有眚不利者特彼自以爲无妄而不如无妄若此欲往何之矣所以然者凡人之行都聽命于天惟匪正而違天者天命不祐其能行矣哉

【旨】要看得无妄與正字總是一個此即所謂天命也剛自外來三句稍分三平未是當以首句作綱只重發爲主二字惟有主故動健故剛應三句總是无妄而貞意已在其中以正曰天命者揭出源頭示人令知合于天則得所主而亨不合于天則失所主而告可无妄之往要補出匪正來益妄之往其何之易知而无妄之往其何之難知的此四句語氣極委婉却極直截乃聖人怖人以无妄壞事而破其見意

【參】惟无妄之往何補出非正來殊非吻凡境界未到極處猶可容吾前往既无妄則是極誠了更將何往乎往則反過而匪正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闡】上物字單指物言无妄指物性言茂勝也誠所充積勃發處若物之茂盛然就先王愛物之心說育養也萬物兼人說

【脈】天下既雷行則震動發生皆物物與之无妄矣先王以物一時也雖是本吾至誠物發之來對此天時以育養萬物使各完其无妄之真斯已矣

【旨】天之育物惟時至誠發化育亦惟時時字最重然對時育物亦以无妄爲主對即對越上帝之對有欽若奉行意工夫全在育物內即因物付物便是此正先王盡性以盡物性所在

【翼】茂對要說以己之无妄爲本若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其何以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註】无妄本剛正來就心言往本應四來吉就事言

【脈】震陽初動是最初一念動以天不雜以人而无妄者也以此而往動爲天祐寔吉

【旨】初正剛來而爲主于內者故急以无妄許之吉即彖元亨利有攸往意也爻是當一卦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註〕得卽自得之得志卽无妄之初心

〔講〕凡行有不得則志因有不得也惟无妄之往自所往皆吉矣更何不得之志乎

〔存〕得志或有得細那无妄是心之初體往曰无妄此心何等慊適自如若以行之亨利爲愉快則亦是妄想了何以爲无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蒙〕穫皮成也菑是開田畬是成了田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農始于菑終于畬農未有耕菑而不望穫畬者此特假象耳

〔講〕學有期必心皆妄也二柔順中正于凡天命之正所當爲者純心爲之不圖功于前不計效于後象不耕以求穫不菑以求畬然此眞所謂无妄者也則絶修所往往輒得利凡明道之功正誼之利一以无心收之矣

〔存〕不耕穫二句總是一個无所爲而爲的象然惟不着一功勿念其功勿偽見故利往曰則有語氣最爲喫緊要見攸往之利蚤從不穫畬中已自有的了言外便見匪正決无從利意

〔本〕不耕不菑非眞不耕菑也特不有心去耕求穫去菑求畬耳若說眞不耕菑則又是惰癈了如何可以利往的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註〕富如井富天下之富正從穫字看來未富者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蒙〕不耕穫者此心中純是太虛本體而未雜于功利之私也

〔存〕人多爲富字所誤未富則心裏潔潔淨淨念頭略未涉着功效上去此正純心之中便不害无妄之體

〔錦〕初有主而實者也二无欲而虛者也合來纔成得一個无妄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註〕災禍患也本處位不正看來

〔錦〕或者適然之遭係縛也行人行路衆人得牛牛被牽去也邑人在此所係地方的人災捕詰之害也三象總一意作文須徑作象講綫分得開

〔蒙〕三亦无妄者但處不得正是居非其地遇非其人而災出意外爲无妄之災焉象邑人在此或有繫之牛者其牛竟爲行人得去而邑人反遭捕詰之災然君子亦順受其正而已

〔存〕聖人恐人泥定无妄往吉的話稍不如意便生怨尤特發此以盡其義正欲人以義命自安而純其无妄之心

〔錦〕諸爻皆非有妄者三獨以无妄致災以心有係故耳〇二有无心之利不避禍也三行无心之害不避禍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註〕此象不是釋辭乃就爻辭復詠以致歎借意其意都在言外

〔蒙〕得牛者行人則災亦宜在行人今邑人乃受其災也此之謂无妄之災而君子亦且奈之何哉

〔存〕夫子一生災出无妄居多故一拈三爻到手不覺感傷在心悲痛在口而嘆惜之至耳如舊講曰行人得牛則人知邑人不知行人是宜邑人災也說亦正當但不如前說更婉冷可味

九四可貞无咎

〔註〕可者許可也貞卽彖利貞貞字此處要兼貞固意說咎作輟之咎也

〔蒙〕陽剛乾體似天德爲主下无應與又物欲不交是誠无妄之貞而可常守不變者也心學如此斯无作輟之咎矣

〔存〕主存誠之學說可貞斷屬勉辭爲四稍有不正之嫌也言外見如此纔可貞如彼便不可貞的是爲匪正者下一砭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註〕固有猶貞言爲我固有的物又固守其所有二意之字宜体

无妄乃天命之正我所固有也則可貞云者亦惟完其本來固有之而已矣
聊卷有字解爲守殊牽強那貞原我固有的物件其着力都在一之字固守
意亦含在内了不必泥註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國有兵寇猶人有疾病一般疾是譬藥勿藥乃不事兵端的象喜從疾愈看
五與二中外相應是君臣道合内治修矣寧有疾乎設中外之變生于不測
爲无妄之疾亦但當靜以鎮之勿用攻擊彼將自定而爲宗社生靈之喜也
象疾之勿藥而有喜者焉

无妄之疾非是真疾有害腹心者如奸宄竊發齒吏猾夏與无妄之災不同
曰勿藥戒之也曰有喜幸之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不可二字重是戒辭試是試藥之試莫說多吃只略試一些也不可正見固

以无事爲福意

疾以无妄而服藥之則反重其擾而元氣受傷矣藥豈惟不必試且亦不可
試也

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推以王衍之甘
遂疾未愈而身從之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行行字虛即是往意眚字據象即災眚有眚便无利乃一正一反語非兩層

上非有妄者但處窮極之地自恃无妄執一不變雖不可行亦行焉以是而
行未免拂情爭宜有眚而无利矣

无妄所遇極處便是匪正便行不去的那行處已是眚了故不曰有眚直曰
行有眚凡人知妄之妄者未當知无妄之妄

初爲未往之方來故往吉上居乾極時已去矣故行有眚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无妄之極也災即是有眚

无妄之行而有眚則災矣是豈无妄之災哉以窮極而不知變通之災也不
窮窮至于是

那无妄原是件好行事夫子恐人因有眚遂視无妄爲沒幹的把他好處將
來一概抹殺故急急指出窮字令知變通意

三之災災自天作也故曰或上之災災自己求也故曰窮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指陽畜有止觸蘊蓄二義卦辭都就學問說貞是所學之正不家食言食
祿于朝也吉就展布言涉大川只是大經濟意不必作濟變看

需䷄自需變者是九五的剛上去居上位上六的柔下來居五而尊尚上

九一般

卦體以艮觸乾爲止畜之大卦德剛健篤實爲蘊畜之大故名大畜夫畜貴
大尤貴正必所畜者以聖賢爲宗不雜于曲學而貞焉乃利然徒窮養未大
也必食祿王朝以抒吾抱而不家食則吉即徒祿養亦未大也必立大功建
大業以道濟天下如涉大川則利如體用合一而畜之最大耳

全要從卦名大字想出意味來蓋士人无无根之學術亦无无據之勛猷必
天地間理无一件不備的天地間事无一件做不的纔成得一個大畜利貞
二字尤重見不大不可言畜而不貞又不可言大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者乾之德以大体言篤實者艮之德以踐履言輝光即篤實中之輝光
須歸重日新有日進一日意

卦名大畜者卦德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德性之剛内不可屈于欲由

此見之踐履則又懇到眞純慥慥中發爲關雎之章光而內外互養其德將
日新未已爲畜何大歟
〔旨〕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爲主胸中留不得半點私穢及至下手時節又放鬆不
得此毫直須着實體驗久之天機活潑瞻地自有一段精光閃爍出來這纔
是個大畜模樣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註〕剛指上九上上進意尚尊尚也指五賢指上九健作剛暴小人看止健作禦
暴看大正猶言極正也
〔註〕〔旨〕剛天德之剛上尊向上進也尚高出意賢即聖賢健天行健之本体止健乃
止至善意
〔翼〕辭曰利貞者以卦變五剛居上是人臣進居台垣大任也卦體五柔在下友
尊尚之是人君折節尚賢大禮也且卦德艮止乾健有能止暴之義大法也

此三者俱非大正不可故利貞也
〔參〕此節分三項平說似亦正當但全彖頭緒苦多恐難作文愚見謂宜孰必學
說爲妙如云剛健而至日新畜大矣未已也循此剛德進而上之必欲高出
古之聖賢而于剛健之至善能止乎其極焉斯乃大學術大蘊積而爲正之
大者也準此說則剛上之剛與止健之健總是首節個剛健而下文養賢應
天二句又即涵養賢德已到希天地位理致既合且曉養並无註脚亦非徑
註附之備達觀一參
不家食吉養賢也
〔附〕養是祿養指君之養賢言以明不家食原故
〔註〕以尚賢之主方致鼎烹以祿養天下賢士故士所以就養王朝而不終家食
也
〔旨〕有道之貧賤誠足恥而大烹之養賢未可冒必本大畜大正看來纔堪當斯

養的不則一槩殍耳奚吉爲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註〕應有尊奉意天即時也
〔註〕濟事以時而時即天也則利涉者正以時當大展乃應乎天而樹爲功業也
〔旨〕應天全是即承天意要根大畜大正來使非所畜之正大雖天與以大行之
會亦烏能應之有爲的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參〕天積氣耳離地而上即是天則山中的空處皆天所在註曰不必定有是事
猶就形體言矣
〔註〕識是心識前言前人之言也往行往時之行也畜蘊畜也其德就君子之德
言
〔翼〕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象也君子以德不畜不大凡前言往行皆吾德之散

寄者唯是遠稽博採而識之不厭多焉則一腔六合寸心千古其所以畜其
德者亦大矣
〔旨〕畜德即在多識內識惟多畜故大也夫不博採古人言行不見古人之心不
見古人之心之理不得吾心之理也
〔參〕德在心中豈緣多識始大識云者即聞見即德性也若就聞見求識則浮淺
甚矣何以爲畜
初九有厲利已
〔註〕厲危害也曰有者點醒之辭已止也
〔翼〕初爲四止是君子爲用事小人所阻也此時冒昧以進必取困而有厲惟利
全身遠害而知幾以自止焉
〔旨〕內卦受畜者也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者也以止之爲義自止者防小人之
畜君子止之者望君子之畜小人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災卽是厲不犯初不犯之也
凡災之所伏人自犯之知有厲而利已則不犯小人之災也
災何以犯不已卽犯耳犯不犯全在初自已作主張周公曰厲孔子曰災誠惧初心銳進故兩以危言止之

九二輿說輹說音脫
輿之有輹行則用之止則脫之脫輹有暫止待行之義不是終脫也
二爲五畜幸其剛中能自審時而止若脫其輿之轅而不進然斯可謂知幾之士矣
二剛中知柔能制剛未可犯他故安意自止絕無躁進念頭周公于初猶必以厲戒之而此則直贊之耳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中指中德尤是愆尤言躁進也
二有中德故能相時自止而无躁進之尤也
妙處全在一中字中便自然能已與初之有厲纔止不同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讀作日
良馬指九三逐馳逐也閑閑習也輿所以載者致遠之具也衛有六名戈矛殳戟盾斡防衛之具也
艱艱難也就存心言貞貞固也就操行言
三與上當極同德則不相畜而與上馳驅王事爲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或欲速赴功者有之必利艱難其心貞固其守如馬之日閑習輿衛者然則出不苟而進有爲何往不利乎
九三剛正周公亟以良馬許之然逐則恐其有躁心焉故艱貞二字總是欲其恃重自守不失馬之良意閑輿衛亦從良馬生來卽是艱貞的象或曰馬止能輿閑衛何居乎曰儀衛亦有用馬者舊作挾持有具似費轉勿從利往句見必如此乃利也總是不可不艱貞意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指上九志三之志合上合之也
欲往者三之志惟德與上同斯上與之合志故利往也
從來畀已者忌同德者孚三上皆陽也故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是未角者以象初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非牿之使不出也
元大善也吉状治化言
四大臣爲君止從者幸初惡未形四應而制之惟潛消默化猶童牛未角而牿以防其觸焉則不煩刑誅自成從欲之治矣化民如斯眞大善而吉之道也
刑禁于已發之後禮防于未發之前六四柔正所謂以禮防民消惡于未形者也故周公深以元吉予之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喜就大臣化民之心看乃贊詞非釋語
四止惡未形則化民之心爲之一快故有喜也
民風之淳漓默關大臣之憂喜凡畜惡而必事刑誅未免許多拂意處縱得情勿喜矣必元吉如四纔可言有喜的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豕是壯豕攻其特牙而去曰豶是不去其牙而去其勢則牙雖存而不爲害耳
二剛已進猶豕之蹢躅難制矣幸柔中有善馭之術居尊有可馭之權故或豶其羽翼令彼勢自孤象豕剛在牙今豶去其特而不能爲害也則刑淸民

動止下静而故云上止下動夫口食物養人故曰頤者養也

自是自己的自口寔口中之寔也凡口中有物便是寔的

卦體外寔內虛卦德上止下動皆有頤象故名頤夫頤養也所養必出于正乃有益身心而吉然正與不正其界最微當獨知審省如養德觀其果出性命之正而不雜他岐如養身自求果當義理之節而不害飢渴乃為正而得吉也

重一貞字觀與自求乃是獨省審証深自決擇意不是空空考驗自求何擇

大全只觀頤便面事義人情一溺口體并所養亦累矣故復指出使就嗜慾內認德性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養字即涵養的養則字宜休如云養之以正則吉一不正便不吉矣

頤何曰貞吉蓋言必養之以正則吉也其所謂觀頤者言觀其所養純乎性

命之正始乃得吉也所謂自求口寔者在即其所養之道以觀其自養治乎義理之正更乃得吉也

養正二字最重下所養自養正是養正處當云欲觀其養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而觀其所養只在觀其自養者何如耳

全彖以養正作主其養萬物與養賢及民皆天地聖人之養正處惟其正所以大也故曰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之養萬物以氣聖人之養賢以祿養民以政聖人指帝王的聖看

以頤道極言之彼萬物天地所生也而還賴天地養之聖人非萬民之父母乎勢不能獨養也唯養賢以及萬民夫頤之時一耳天地以之養物聖人以之養凡頤不大矣哉

養萬物上夫都在聖人養賢及民內那養賢聖人豈獨私於賢的正為養民

服之化成矣吉

凡天下之健不可以力止要在熟相機要得其勢子何在而陰剪之彼既失其健將不止自止矣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福澤也就天下言比四之喜則廣矣

小人肆害一世之殃也今六五之吉由制惡有術而強暴盡化不有宗社生靈之慶乎

五止惡不若四之易時也四有喜不若慶之廣位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者慶快辭衢路也天衢即是亨无兩層

上當畜極而通是反側盡平大順之風蕩蕩无碍何其通達如天之衢也則治化溢乎四海矣亨

玩何之一字有驚喜交集情況周公以東山之斧清八百年之皇路總是道

象

小畜之畜乾也順故終反自大畜之畜乾也厲故終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王道也門大行慶辭也道大行則有喜有慶又不待言

人心无處不服即王道无處不流而大行也

夫子一生无日不思大道之行當畜極時一說到道大行何等暢快四之牿五之豶較此境界遠矣

卦義在止爻義在行唯所畜者大斯所行可大耳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卦上下兩陽為口上下唇齒中四陰為口空處凡口食物上唇不

地耳要當以養正爲義

【參】天地之養物寄于聖而天之養物又寄于地然則地也者其即天之賢臣矣乎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註】慎謹慎也節節制也言語飲食莫看小了細細想來這兩件關係甚大

【附】山下有雷則物物發生頤象也君子以言語從頤而出不慎何以養德飲食從頤而入不節何以養身故君子兩致謹焉

【旨】亂階于言語禮始諸飲食此養最大者敢慎非緘默節非約嗇只合得正來便是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註】爾指初我指四若四語初之辭龜能占卜故曰靈舍自舍也觀是目覩與彖觀字不同朶垂也朶頤欲食之狀凡人欲食則垂兩頤

【附】初陽剛本道德自養而不願膏粱者猶靈龜以氣自養無藉食物焉惜上應四一旦捨素持之清操以慕非義之富貴象舍爾靈龜乃觀我而朶頤然則所喪多矣凶

【旨】士人立身第一根本要在富貴貧賤上識得破走得過此處若一失腳便將自己性靈丢向深坑去了故初之舍爾觀我其自求者何居周公設此以深鄙附人自怠之戒

【參】觀卦三五皆言觀我此以我指外爻何居蓋靈龜在我惟不自知故爾之在此者爲兩則在彼者反爲主而我稱矣然則中孚二爻曰吾與爾靡之不可反觀乎爾我之界甚嚴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註】亦字宜体貴尊而也曰不足貴便見足賤意

【附】初陽剛本足貴今乃朶頤滿然世味人耳亦不足貴也

【旨】素稱剛正之人无可惜以靈龜而朶頤則大可惜故孔子曰亦不足貴惜之也亦激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註】顛頤倒也拂背戾也經常也凡以上養下爲常二養于初則顛倒而拂常矣丘指上丘至高也征往也據註征凶屬丘頤邊

【附】二陰柔不能自養欲求養于初是丈夫貧身无策而寄食卑賤之輩則顛倒于養爲拂乎養道之常矣欲求養于上又非正應是藉潤權門如乞憐然往必遭折辱而凶

【旨】人到不能自養而寄養他人田地无論在上在下均是不可的夫求之下猶借貽着十類不過拂經耳未必取凶若越五求上情分不投勢必罹凶寧止拂經已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註】行即行路的行正是征意類同群也失類指求上說

【附】凡養自有類上非正應而行以求之則失乎類也故凶

【旨】按註初上皆非其類亦說得去但爻中征凶既屬丘頤邊如何自相矛盾註可勿泥想當細玩爻詞征凶儘可雙頂想晦菴止爲丘頤下未曾係占故以征凶倫頂耳如行失類句蓋指初上似爻註又必要背晦菴識酌之

【參】行字對止看唯行便妄求无暇擇類使堅自止之節寧凶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註】拂頤是拂乎養之道貞者言天理人情不免的如聲養耳色養目皆是也不專指飲食亦好十年象終身也勿用不可用也

【附】三陰不中正又處動極是所養者縱欲滅性而拂乎養之道矣雖其養爲情理所不能免而貞然亦必致凶甚至終身沉溺莫返而身名一无所利也

【旨】養正只在一靜三陰柔躁動是以戕之者養之安所得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註)道即養道悖拂戾也大悖仍是喚醒語
(蒙)養身有道既十年勿用則沉溺之極而于道大悖也。
(旨)静貞頤道也動故悖動極故大悖所謂以粱肉伐病以嗜欲殺身是已蓋二
處中而不知守三處窮貴不知節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註)吉以德施于民言无咎以道盡于己言
虎之欲食則先視眈眈者視之專也其欲是虎的欲逐逐者求无已也自養于
内莫如龜求養于外莫如虎故初四兩象
(剛)四以柔正應初剛正是大臣不自養民而反下賴賢士以養之似顛于頤矣
然養賢及民利澤甚溥吉夫四于初已能下求矣第恐下不專求不繼耳誠
信任勿二而專如虎視眈眈然且始終无間而繼如其欲逐逐然斯无負代

君養民之責矣无咎
(旨)顛非貶辭特換之居上養下之常有似顛耳寔深許之之詞此又數辭周公
把自家吐從心腸宛宛寫出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註)上指五施施澤及下也光光被也即普偏意
相臣養民皆為君上養也今顛頤之吉則四之所施總上所施而德澤何光
被也
(旨)禮曰人臣无上則上字斷宜指五更覺理足夫任賢在己居功在君總見純
臣事君至誼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註)拂亦作反意經亦是常居上不能養民若像拂乎常道然賴人以養其從即
是正處其作貶語看居安意也涉大川是自用的象不可者以五柔才不足
也
(總)養民人君之經也五柔不能養反賴上九以養之于經以拂矣然養賢及民
即是君道之正但能居守此正而任賢勿懈則天下自蒙其澤矣吉若以拂
經為嫌而冒昧自濟如涉大川然則民必无濟甚不可焉
(旨)拂經正是貞處但患有自用心而不肯居耳居則安意從人自能得吉涉川
不可乃反足當居貞的意非指濟變說
(剛)初有拂經之主顛頤之相而天下竟无弗養者以有初上二陽在蓋君尤貴
守之相相尤貴之百執事其拂乃所以合頤乃所以順耳與二之顛頤拂
經大不類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註)順柔順也指君德言從聽從也上指上九不是以臣為上也
(翻)居貞固五之從上矣由順德故能巽順以相從而得居吉也。

(旨)指出順字見五之從上乃是樂從无強的不則未有能居者。
(參)由豫在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頤在上故五獨不言頤旨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註)由自也由頤天下皆由我養也厲就存心危厲言利涉句正與不可涉大川
反看
(總)五賴上九以養民是天下待命一相而所由以頤者此其任大責重必存心
危厲則得勝厥任而吉且利大展經綸以弘濟時艱如涉大川焉斯克盡由
頤之實矣。
(清)由頤要本五之委任來見得付託在我便有由溺由飢光是厲字最真即一
夫失所時予之辜意利涉正是由頤中大經濟是明非小小惠澤便可補塞
的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虞就民物被澤說要木屬來大有者深贊之詞

天下之復矣大于普𫋲今由順而以厲吉則大有慶也

大臣一心爲天下所托命精神一息不運天下便有受其敝者故由順曰厲

吉正明經濟從兢業中出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指中四陽過者言其過盛也棟是屋柱橈柱折也本初上二陰來亨利只

一件本剛中巽悅來

四陽居中過盛是國家當非常之時故名大過夫時既大過必得大過人之

才始克有濟以初上二柔則委靡之質擔當不起有棟橈之象必如卦體德

剛中巽悅是善用其剛而剛不至過以是而往則所往皆利无不亨通矣

卦名就世道看非指人言橈字是一正一反語棟何以橈橈以人也往何以

亨亨以人也此內全有責成人意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指陽本卦體來須重發一過字

卦名大過者以時勢異常爲天地平陂之一會而大者正當過盛時也

大者而曰過明示盛衰倚伏之机甚不易擠意思

棟橈本末弱也

本指初末指上弱指陰柔才弱說

以初上二陰本末俱弱是人臣身任國家之重既不能振作于始又不能奮

發其終棟得无橈乎

本末當始終字看只作一人說夫子就卦中指出不能有爲樣子示人庸碌

者觀此能无顏汗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指四陽中指二五就德說巽是心思沉入說是行事和順行仰行事的

行乃字吻宜休

夫濟過柔固不可又豈過剛者克任哉必如卦體剛過而中卦德巽而悅行

是強毅過人而剛能合中且剛中內又心巽入而行恰悅則調停得宜往而

亨也乃以是耳

此是聖人于過極難處中思出一段過而不過理道以爲斡旋也剛過二句

宜一氣說下蓋剛過乃大過本色非所以亨亨處全在剛中巽悅亦本剛中

剛中是本体而巽悅其運用耳

大過之時大矣哉

時字宜重發大字不是如他卦時義的大蓋乃言其關係大處之爲難意

由是觀之則大過之時斡旋最難非剛中巽悅鮮克有濟其關係不洵大矣

哉

時當大過無才者固束手无策即恃才者亦一擲立傾信非大過人之才莫

辦的故大矣哉三字最是喚醒人語

處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在數聖人行之祇視爲一平

常事耳識得這道理纔可與言大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滅浸滅也水過盛若把木都滅了一般獨立不是孤身說話即在千萬人中

不與倚附便是獨立懼是怕也即從獨字生來凡人獨立便多畏怕遯逐去

也悶憤懣也

澤本養木而反滅木則大過乎常理大過象也君子體之以成大過人之行

焉其行何如挺然獨立波靡之中而毫不生一懼心惟獨立則必遯世矣然

其不懼如故初何悶焉其大過人者以此

不懼无悶有天下非之不顧舉世不見知不悔光景此非氣魄撐持直見理

眞到那利害非是都不能入其樣子何等大的故爲大過○獨立者巽木之挺也无悶者兌澤之悅也

〔參〕不懼无悶本領全從獨立得來人情只爲身子站立不住便惴惴然有所恐懼有所憂悶君子惟一獨立任他入世可避世亦可更何懼何悶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藉承藉也茅是茅草茅色白者性最柔凡放物在地必用白茅承藉只是恐其損壞防護无已意思

〔附〕當過時以陰柔居巽下是人臣當事極其謹愼如藉器而用白茅然以此舉事萬不失一矣何咎之有

〔旨〕要切大過講此是戒愼恐懼之過者以此過愼之道承藉過中之剛枯者近之必回生撓者應之必隆起故无咎

〔參〕處世无完局慮于未及慮防于未及防總是勝算初之謂與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註〕柔指六下指初二字雖並重要串說爲妙

〔衍〕藉茅者何以柔木能愼而在下則有深潛之思尤能愼也

〔參〕柔一也見之才爲委靡見之心爲敬愼用以棟則有撓用以藉則无咎亦顧所用何如耳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枯老死也楊木名乃過剛的象稊枯楊上透出小枝也女妻者未成娘之稱士夫者未成夫之詞

〔衍〕二當陽過之始未免英氣害事幸比初陰資柔濟剛事克有濟象之物爲枯楊生稊而發生有机象之人爲老夫女妻而生育有望亦何不利乎

〔旨〕二正所謂剛過而中者其好處全在比初陰來凡過剛便生意索然得柔濟之則局明柔克天下事尚可爲矣故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註〕過指陽過說與比也相與猶言相濟二之稊得初之茅而復生矣此爻作文只就一人自家剛柔相濟亦好

〔衍〕大過之時患在亢而无與二雖陽過以得初陰相與有成也不則安望能濟乎

〔旨〕與雖重柔濟剛邊玩一相字見二亦肯歉然就初意使過不可輔如三初縱欲與其如二之不相與何

九三棟橈凶

〔註〕棟撓註見彖但彼是太柔此則太剛耳

〔衍〕大臣爲國柱石棟象也三過剛不中弗堪任重則棟而撓者矣危及民社凶何如哉

〔旨〕彖之棟撓以柔也爻之棟撓以剛也然則救過之道剛柔俱所不可與

曰非也如彖云剛過而中將何不可乎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註〕輔輔佐也不可輔言三不可輔也此是明致凶之故

〔衍〕棟撓之凶豈盡時過然哉由其剛愎自用雖有忠言可輔亦將拒而不納則不可以輔故也

〔旨〕有字亦宜玩見三原有輔的人只因他過剛自用目中視若无輔一般故不可輔耳或作三不可輔君亦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隆大也凡屋皆倚棟以豎棟惟大纔可承載的起

〔註〕它指初有它者恐其復有應初的心也四自家已剛柔適均了若復應初豈不太柔的故吝

〔衍〕四以陽居陰是大臣剛柔相濟克膺鴻鉅者如棟之隆然將何功不奏乎吉

然四之得吉全從剛柔不偏耳若過信剛一不可過之說而復借初柔以輔則有它矣太柔必廢吝能免歟

【旨】爻以棟隆美四何復曰它吝邪三不可輔方為有識人深鄙且剛不可過又慮大過人孰閒周公恐其誤執此說而貪初求輔或反以壞事故特地指出示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旨】橈阻橈也下指初六不橈亦從棟字取來隆便不橈耳

【陳】四在上而必取初陰相與是反爲下所橈矣棟隆之吉者蓋言剛柔自主而不至見橈乎下也

【旨】此俱爻意合解者非專解棟隆句先翟說多主此舊作不撓即不太剛則折意亦直截但下字毫沒着落了故勿從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翼】周易去疑

【參】二五何取象楊楊弱而早凋二五均近柔其爲象也華花也叢也華雖生將必復枯與稊生不同士夫年最少的那老婦不能生雖士夫也沒幹的

【翼】以過極之陽遇過極之陰是君既剛愎而臣又姦諂其不能有爲明矣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无望其生也如是雖无僨事之咎然以大過之時而君臣若然又何譽哉

【旨】无咎非與之也要抑揚重无譽邊若五乃多譽者而曰无譽是深鄙之之辭此周公借名心以敬動其君臣處

【參】天地閒物非陽和不生的女娶者是老夫爲上所得在陽有生道焉得士夫者是老婦爲主所得在陰生道失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旨】何可久言華之速枯也亦可醜言相配不等甚是可醜的

【翼】枯楊雖生華然本根先撥何可久也老婦即士夫乃配亦不倫亦可醜也

【旨】此節直就象上摹發爲妙必補出國事難久君臣可醜二意來殊費解且昧亦索然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翼】過即勇意言勇于涉水也滅沒也頂首也言水至沒其首也

【旨】凶无咎俱從殺身上看出還重无咎邊

【參】上處過極之大臣值非常之變才弱不足自濟有死而後已者象勇于涉水至滅其頂不顧禍患而无益于國雖云凶哉然濟過之心已盡于義何咎乎

【旨】從此无咎聖人所不與也但人臣許國則一死已足明節故方曰凶即曰无咎正欲以勸天下之有忠所者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翼】過涉之凶句宜玩見非誤事者一流不可咎貴處正在此

周易去疑 上經 參

【翼】凡臣之可咎咎其心耳今過涉之凶其心事无他不可咎也

【旨】人臣于天下事幸而成當論其功不幸而死當原其心若過涉之凶而亦咎之是使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藉口矣故爻曰无咎象直曰不可咎其詞氣何等斷決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旨】習重習也坎險陷也陽二五的陽陷于陰中也有孚指心之誠言維字作虛字看若連下句讀又是實字了心亨是心腸亨通行往也尚嘉也又尊尚也指出險之功言

【翼】卦體陽陷陰中爲坎重之則陷之深矣故名習坎人既身入險中所可自主惟此心耳果能定心寧耐而有孚則利害不能隨入隨得維心亨矣由是行以濟險自可靜觀時變而成出險之功焉故有尚

有孚非空空寧耐便有以義命自安以誠信感格天人所在須以有孚作主
相承說下雖有孚故心亨惟心亨故行有尚
凡重卦皆可言習獨名坎者何以險非習熟未可輕行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此釋卦字義亦釋名義也
坎為險也卦名習坎取重險意義而為災難之衝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滿而溢曰盈不盈非是不滿只不亂行耳行即流字意險是峻壑之地其
指水言信即不盈的信不失者言此信決定不爽也
所謂有孚者以坎水象也水體中寔而其流必此通彼不至盈溢妄行此即
其信也其信无論行于地中分毫不失即至行乎險阻而不盈如故初何失
焉彼人之處險而信義不失者何以異此故曰有孚也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舊行險何作正意亦得但說出了反見味薄愚謂當就水講以影映有孚更
婉衿可味那水遇峻壑去處亦即水之險也最易失却流行之信惟不失是
亦水之有孚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剛中指二五往即行字義有功出險之功也
維心亨者乃以二五剛中則寔心中存一切利害都不能搖故亨也行有尚
者以此剛中往而濟險則必有出險之功也
剛中最重即所謂有孚也君子不患有險而患无所以涉險者只一剛中可
消盡人世百般險阻故往有功亦不剛中來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大矣哉
天何嘗險只就穹隆无極處想出險來升登也丘陵山岡也王是天子公是
諸侯設設立也用功用也又險時宜有此用也

天欲出險必先用險嘗觀險于天高不可升其險无形也觀險于地山川丘
陵其險有形也故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
城池甲兵而以之保守其國則險之時其功用通乎三才如此抑何大矣哉
確然易處正是天的險隤然簡處正是地的險然則王公何險乎險莫險于
人和人和不離學者是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illegible]亦重習意德是上人之德德行者所脩之行也教事者教民之
[illegible]得廣兼文事武事若然德行又教事之本
水流洊至有坎相習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吾有德行則欲其常而學之不厭
焉民有教事則欲其習而誨之不倦焉若此者亦取洊至意也
只重發常習二字且慢說到出險上去那德行必如湯之日新又新纔是常
教事必如堯之勞來匡直纔是習的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聞家神氣不可一日不振刷故常德行習教事正是无形之險處使罹德六
先訓練不須待險難而議補救晚已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指重險之下言入初自入也窞坎中之最深處若又有一穴然
初居重險之下是險而又險為習坎矣乃陰柔不能出險有愈溺到底如入
坎窞者然則殞身謀國凶何如哉
入字最可玩見得自已求意若初不自入窞豈能及初的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即剛中之道失道便不能心亨有尚安得不凶
剛中為出險之道初之入坎而凶者惟其失此道故也
大抵險不能濟皆緣才德不足曰失道凶者見非盡時位使然也夫子恐其
諉[illegible]習坎得以藉口故特指出之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註】坎也是險了曰有險言險中又有險也求是求功業得亦是得功業。

【解】二處重險之中是人臣値國步多艱日也如坎而有險然幸剛中所稱有孚心亨者雖未能玄濟時艱一清皇路尚可扶持萬一不至傾覆也求不小得乎。

【旨】九二得處全從剛中致來若論其時固萬不可爲者孔明之輔蜀可想此爻時義。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註】中是險中不是中德未出者言二之時未出險中也。

【解】二之求小得者豈才德不足哉以未出險中時不可爲耳。

【旨】未出與入坎不同未出者特時未出耳究竟論二的才幹原可大得的尼父此論未免有英雄不展之恨。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註】來指下卦之往也指上卦坎坎險而又險也枕首所倚以睡者是安逸的象入坎窞亦三陰柔自入其中一般勿用言不能濟險此等人爲不可用的非救之莫濟險也。

【解】三當兩坎之間是來亦坎往亦坎而身值多難之衝矣乃陰柔不中正才德俱虧有不以險爲險而且以險爲安若枕之安然夫安其危者危偏親焉惟陷入險底終勿能用已耳不備入坎窞而終莫能出乎可危甚矣。

【旨】枕字註解倚着未安甚謬夫枕睡之最安的勝若曰未安不知何解至前險後枕句言往前遇險來後枕險雖不甚礙理但來之三句俱是極言時險難濟勿用句又是教人莫去濟險甚非周公以濟險望人責成人事的心聖註窩勿泥。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註】无功卽入坎窞意曰終者深惜之辭。

【解】險以剛中能出爲功今徒往來險中則載胥及溺終无功也。

【旨】象之往有功全在剛中以剛能往柔不能往也故終无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註】樽酒簋貳言一樽之酒二簋之飾皆是薄意缶瓦器乃樸誠的象約結納也約期許也自由也牖牖門也約不由戶而由牖乃因明通蔽的象終无咎者對始之險言。

【節】四柔正大臣近剛正之賢主是剛柔相濟而當險中君之倚任倍于常時爲四者必略去儀文專事樸誠如樽酒簋貳而又用缶以盛然且此樸忠亦未可直致也凡所獻納務加委曲因明以通其蔽有納約自牖之象則得輔君出險矣終何咎乎。

【旨】人臣事君豈盡廢禮文去直諫但行于太平喜起之朝則易投施于艱難險阻之日則難入況粉飾勝眞誠便減戇直多嫌隙易開甚非處險時事君者物也註以樽酒簋爲句則簋字甚没着落且解貳字爲益字更覺費解何如樽酒簋貳諸法可味況象辭原是樽酒簋貳何故將貳字衍去近功令森嚴皆註從余所喜但如此等註解萬似難從敢與高明商之。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貳字疑衍

【註】剛指五柔指四際卽交際的際言心相接也。

【解】樽酒簋貳者以當險時四固切于上交五亦專于下應是剛柔交際而勢相倚自心相孚故儀文可略也。

【旨】重剛際柔一邊提一際字便見精神相洽形迹都捐故樽簋可用自牖可納不則祇贈投耳何補濟險。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註】坎是水坑盈滿也凡坑中的水必盈滿纔流出不盈便不能出矣此未能出

險的象衹訓抵至也既已也平是水平于坎既平必盈而出矣是將出險的象

〔講〕五在坎中雖世難方殷然剛中有才居尊有勢而時又將出必能濟險爲平易象坎水雖不盈而未出然亦既至平而將盈矣險克有濟何負君責之咎哉

〔旨〕此盈字是盈滿的盈與彖水流不盈盈字不同此卦二五雖陷險中然俱是陽剛却乾陷他不得的故一有得一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註〕中指中德未大未能大有爲也

〔講〕五之坎不盈以時在險中故雖有中德未能大有所爲也

〔旨〕二之得小五之未大皆以居坎中故雖然小與未大者時也時之所爲亦何足爲剛中病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蒙〕係縛也徽三般索也纆兩般索也寘安寘也棘刺木也叢聚多貌三歲既見同人不得不得起也

〔講〕陰居險極是才與時俱不可爲象有人焉既用徽纆以係之復寘叢棘之中而終不得起者矣凶何如哉

〔旨〕上之凶雖跟才與時兩件玩係寘二字還屬无才邊重使以二五之剛處此亦當有一番出脫景象在雖道只是險極便都无可救解的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註〕道即有孚心亨之道而孚亨全本剛中得來上陰柔故失之

〔講〕上以六居則陰柔才弱失其剛中之道凶所以三歲也

〔旨〕上六二字宜玩正是凶的病根道之所由失處初上兩爻聖人皆責以失道者言人不言天也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註〕離麗也言二五之陰麗于陽也亨以道言吉以身言畜養也

〔翼〕牛是順的牝牛是母牛則至順矣離得坤中畫故坤曰牝馬離曰牝牛也

〔講〕卦體二五以陰麗陽有附麗之義故名離人臣之麗君也必不依阿而貞則君可致道可行矣亨然所謂貞者尤必養成其至順之德如畜牝牛然斯疑忌不生而寵眷日隆也吉

〔旨〕畜牝牛總是側貞稍分始仕既仕未妥畜字最妙凡畜物者全要涵養他人臣苟无涵養未免圭角太露反受貞的累了

〔述〕合坎離看來其有孚心亨非全體乾道做不得坎之學問其利貞牝牛非全體坤道做不得離之學問上經終始合一如此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註〕此節是釋卦名義而贊其大麗附麗也重明即繼明意麗正非以明去麗正乃明之得正也化是治化成乃化之成也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講〕離者附麗之義也嘗觀之日月積氣耳必麗天而後照臨成百穀草木積形耳必麗土而後發生成況君爲大化主乎必緝熙中涵其德重明矣而且明不過察以一麗乎正由是正百官正萬民文明之化乃成于天下矣

〔旨〕日月二句輕只引起重明句重明句兼君臣說未妥此句只宜說君下節乃是指臣耳麗正不指位言只明得其正意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註〕柔指六二就臣道說麗作合字看中是不過正是不偏

〔講〕離何以亨吉哉卦體六二柔麗中正是臣之麗君有徽柔之德而能出以中正不激不隨卽此是貞矣故亨且以柔麗之是以如畜牝牛而得吉也

〔旨〕臣道貴柔中乃所以善其柔處故字是以字亦宜體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註)明卽日月的明作起也兩作不限定並起卽相繼不息便是離德明故象之繼明皆明相繼也

(闡)上下皆離是兩明相繼而起循環不已離象也大人法此以緝熙其明使德輝宣著照臨于四方亦與離明一矣

(旨)人本來道德原是明的第患欲塵一昏多不繼耳繼則緝熙日新便是照四方了蓋乎極妙舉凡蕩灶之奸民庶之隱无不在洞淅中矣此正明德以新民工夫故曰大人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註)履動候也以初在下有履象爲錯紛錯也卽无事不做的意然是形容的辭敬敬愼也

(述)剛則果于任事明則喜于作聰是新進之臣欲取天下事一切紛擧如履之錯然太咻作圖臣分應然也但須敬愼以處之則可无敗事之咎矣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理齋

(道)履錯有作乖錯未是若履已乖錯雖敬无及矣斷宜就紛錯說爲佳敬之只不恃其剛明便是无咎在敬內看出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音避

(註)辟謙避也咎卽害事的咎

(述)凡動履一躁咎乃隨之則履錯之敬正所以避其咎也

(旨)天下事任他十分做得全美只一個无咎便了故聖人非教人避事只欲人避咎耳

六二黃離元吉

(註)黃中色詳見坤黃離言以中道麗君也元有大善意

(闡)二柔麗中而得其正是人臣之麗主也將順而濟以匡救麗君以輔治也渾厚而出以精明所稱臣道之最中者矣如黃離然則上可翊繼明之主下可

襄化成之治眞大善而吉也

(旨)坤五爲黃裳離二得坤中畫故稱黃舊黃離兼君民乎看蓋麗者下附上之義以治民爲麗民殊未妥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註)中不偏也卽黃字意道麗君之道也

(闡)黃離何以元吉哉由其麗君之道不激不隨而得乎中故也

(行)得中就是黃離乃贊美詞非得中了然後黃離的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註)昃斜側也凡日到昃時便必暗暝了鼓擊也缶瓦器歌謳歌也年八十日耋嗟嗟嘆也嗟其將死也

(闡)世道有盛衰猶人身有生死未可強也三當前明將盡盛極衰來時候爲日昃之離焉此時人力固不可諉氣數亦豈能爭倘不安盛衰之常以自樂則徒戚戚于危亾之昃如不鼓缶而歌則徒大耋之嗟默竟何益哉祇速之凶耳凶

周易去疑 上經卷四 理齋

(旨)鼓缶而歌內便有許多斡旋在不是一味放之聽數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註)離會意作明字看昃則必暝何可久明的

(闡)離未至昃猶或可久既昃矣則盛極將衰何可久也

(旨)何可久三字醒人當在未昃時斡旋意若到已昃地位畢竟計慮不得只有脩身以俟一法耳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突唐突也卽做事无次序意焚火燒也棄拋棄也就如有一個突來的人將去火焚死了隨卽把這死人丟了一般

(闡)四後明將繼時也是大臣值國運初回正當從容輔君薰陶文明之化而四

以剛迫之則更張太驟其來也有突如者焉夫過激生變變以禍國不又如焚死棄之象哉

【存疑】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審四剛太驟轉階之厲矣故來非可咎咎其突耳玩註迫字其突來斷主迫君爲是爻中下五個如字都是形容不盡意正欲四想見自得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註】无所容即焚死棄意言人所不容亦无可容身也

【淺說】四惟突來則求明太急未免有逼主之嫌其取禍最烈而焚死棄所必至者將何以容其身乎

【講】人即焚死公論猶或惜之惟至於棄纔見公論不容處所字亦可味言這般的人若身无個可藏所在凡爻著凶咎未有如此慘的非逆德犯順不應至此故宜從迫君看爲是

【蒙引】離火象故曰焚突則賁有不能自扶昇象然必何如乃能免迫咎哉亦惟用初之敬咎斯可避耳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翼】[illegible]八哭時便有涕沱水盛貌言涕之出如水一般戚憂戚也嗟嘆辭二若字是模擬語

【講】五柔麗中雖非過柔然不正未免用柔不當者且迫于上下二陽爲強臣所制若權移矣必何如乃吉哉誠反已修德而憂形于色如出涕沱若憂形于聲如戚嗟若焉如是則權奸可消天位可保矣吉

【旨】出涕二句總形容其憂懼之至然要非徒空空憂懼的其中便有許多振刷反正工夫在不則祇大耋之嗟耳安望得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引】離麗也王公不必分天子諸侯仰人君之總稱

【蒙引】六五之吉者惟其麗王公之位自當憂王公之憂則危者使平所以獲吉耳

【旨】麗王公正見其當憂乃所以致吉處舊以麗王公即是吉則指效言耳似欠細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註】王指上九用用此剛明之道也嘉嘉美之功也折誅戮意首首惡也獲得也醜類也匪其醜言非亂賊之類也

【淺說】上剛明之極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奉天伐暴有嘉美之功焉但取其首惡者誅之而威自振獲匪其究惡者宥之而刑不濫初何養奸嗜殺之咎哉

【旨】征伐之權非王者莫操周公直以王予上九尊大權也有作王用此臣出征似牽強折首獲匪醜正是有嘉處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剛易去聲

【註】正即不亂意邦不專是自家的邦王者无外天下皆邦也

【說】出征豈好兵哉蓋征者正也惟有亂我邦者故以征正之也

【旨】聖人惧有不令之王假辭黷武故特以正邦釋之

宛旋　舒士謌　士一　原註
絳巖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以情孚言吉以成就言貞是正的感取女是貞的象其作㝎說爲取女乃感之大者故象之

旅☲☶自旅變者五柔上行至上上剛下來居五但近日不就變說姑附之

卦體德象俱有交感之義故名咸人惟相感則情意流通而亨但所感者利一出於貞如取女然斯相與有成矣吉

亨卽就咸內見出感而應便是亨未便到吉上去亨字最重只一個无心便是故字義從感去心爲咸蓋咸便亨亨已是正了特感之情易私復指出貞

來致飛卭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厥旨微哉

彖曰咸感也

兩情相接之謂感乃釋卦名義也蓋咸又有皆義惟无心于感自无不感耳二義不妨互參

卦名咸者彼此无心交相感之義也

從統造化物理言只還他感字便了添出應來覺贅蓋本文原无應字也

咸主於感而感无心也兌言乎說所說无言也

全彖重一止字止便貞了次節備言所感之貞末節抽出天地聖人以極言所感之正處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上指兌剛下指艮二氣是山澤的氣勿認作天地相與卽配合意正專一不他意說順從也男指艮女指兌下下求也

辭曰亨矣必貞乃吉何哉卦體柔上剛下柔氣感剛而剛應以相與剛氣感柔而柔應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則感既專而兌說又應无拂人己所感之正也卦象艮男下兌女以少配少而又男先下女男女所感之正也凡此皆貞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上二氣相承看上下便是感應感應便是相與止字最重兌主說艮主止惟止乃不妄也則其說處純是止處蓋咸以止爲感者爻之吉凶皆像於此與他卦相應不同三段要見無心之妙是以二字亦不得忽過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化氣化也生形生也和是和氣也平是无反側或申看亦得蓋化便生和便平也兩感字俱根正來末二句從上文看出非又推開一層

試卽感極言之天地以氣感萬物而物皆化生聖人以心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凡此皆其所感也故觀此而天地之施受萬物之應求其情躍躍可見矣

天地聖人原非有心去感那萬物自化生天下自和平最是直截咸故曰也且化生曰萬物和平曰天下感又何如廣大故咸更有皆義在然天下到和平直是感應兩忘地位情字下得最妙使天地萬物一不感却像是個沒情的了

化生萬物之和平也和平天下之化生也二而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相感還重山虛邊虛就本體言不在外貌受容受也天下不必添出著字只還他人字便了

以山之虛受澤之潤咸象也君子謂心非虛何以受人乎惟是廓然无我以受天下之感焉

【旨】彖言感象言受妙處全在一虛風感水受水虛也物感鏡受鏡虛也今人許多伎倆塡塞胸中何從得受故虛是學人第一要著張子厚曰六爻皆以有應不甚咸道言哉

初六咸其拇

【註】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初最下當拇處故象之

【講】處咸之初于感最下是事物未接而意已先迎不能虛受者故爲咸拇之象

【旨】初感尚淺意動而已如拇雖動足尚未移條子其不言凶咎者令人將地自思咸拇光景煞有惕然處○此爻泛就心學言爲妥鄭青螺主小臣說亦得互參之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志是初的志外謂四言在外則不在內可知

【講】初當未感之先役志于外大非致虛守靜之學矣

【旨】不曰心曰志志乃心之動也在外字宜玩心主於理卽日感日應亦是在內心係於物雖未感未應已是在外的了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註】腓足肚也欲行則腓先動每躁不能靜者二當其處故象之居安靜意○二與初有別初物未接二時當動但欠順應耳

【講】二陰性躁動當感時不能順應而心馳于物如咸腓然將感反窒矣凶孰如之要惟不居故至此幸德中正能反躁居靜則以虛受人何感不通乎吉

【旨】居字可味靜虛原是本體能居自不碍感聖人因其馳騖故以居字喚醒他蓋居不是不動只不妄動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註】順順應也舊主順理言添出理字欠妥不害不害本體也有作凶害言亦得

【講】二雖凶而居則吉者以得順應之貞而於本體不害也

【旨】夫子恐人誤認居字未免惡動求靜故挑出順字見居非一味枯寂的甚天地間之感應原有自然之妙惟順其自然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何至有害的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註】股腿肉也隨足而動不能自主者執持守也隨從也咸股是執隨的象執隨是咸股的義只一副說話

【講】初二陰躁不當隨者三當股處不能自守而相隨躁動執之不變者也爲咸股執隨之象如是以往則虛受之體失而感必不通矣吝

【旨】人心本虛空空洞洞矣所執亦矣所隨三病處只緣艮終蓋止極則滯而爲執耳究竟隨亦何嘗不好善隨者隨時不善隨者隨執故周公直以吝儆醒他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註】處安靜意卽二所謂居也志三之志人指初二下卑下也

【講】初二陰柔不處固宜三陽剛乃亦不處也丈夫有志全在自立今志在隨人其所執持者不最下乎

【旨】四句一直說下亦字宜玩不處者借之至執下者鄙之深

【補】象中添出志字見三之執隨亦是一派學問自家也認作虛受但識路低差遂至隨波逐流昂成卑下善咸者可不猛省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註】悔乃私感的悔憧憧私意猶往來言私意往來於胸中也卽此便是不貞朋類也乃借用字眼從隨也明從猶言私念併逐也爾指四

【講】陽居陰感或不貞宜有悔者誠能虛中順應而貞焉則感无不通心亦无累吉悔亡矣若或憧憧然思及於往思及于來欲以思窮物究以物窮思其朋類之從者止爾思所及其遺於爾思之外不既多乎

【旨】四當心處不言心者咸去心卽貞也虛故也其言思者可責其咸心而任[illegible]

也心无其心卽虛卽貞心有其心卽思卽憧憧按係辭天下何思何慮殊塗百慮原從同歸一致中出无往无來亦自往自來着一憧憧便失却何思本體了故貞爲虛咸第一義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感字作涉字看害私感之害也光光明大廣大也未感害未光大是發明貞與憧憧意非解吉悔亡朋從也

【蒙】貞則意必不生未涉私感之害也何光大如之若憧憧焉則計較揣摩睹昧狹隘甚矣豈得爲光大乎

【旨】兩未字宜玩不曰不感曰未感者便見原有個害在特未曾去感耳言外有无限惕醒人處至光大曰未仍是勵望語氣政欲反其憧憧者爲貞耳豈終不光大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註】脢背肉也人身百骸皆相感獨脢不相接五當其處故象之

【翼】五當脢處是有心絕物一无所感者也亦僅无私感之悔耳其如虛受何

【旨】虛中順應乃心的本體諸爻有動无靜五則有靜无動均非其正但因其无私係姑許之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本】五官之治主於心四寔當之五藏之繫係于背五乃當之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註】志卽感物的志末對本而言乃深致鄙夷之辭

【翼】萬物爲度心之本也咸脢則其志意稿滅抑亦末耳

【旨】天地萬物的情每由感見苟徒知憧憧之感害而不知絕物之非貞志何末乎況曰末將所謂本者安在

上六咸其輔頰舌

【註】輔牙車也頰兩臉也上當兌口開張之處故象之

【翼】說終是工於媚說感極又專於私感全以巧佞動人而无其寔其感也如[illegible]頰舌之象

【旨】諸爻取象各一此獨曰輔曰頰曰舌者何蓋惡佞深故取類徧著此三字令人自顧其形有許多醜態則凶咎固已言之矣

【本】初言咸拇感以行也上言咸輔感以言也言行感應之大端而其本則在心故九四言占不言象初上言象不言占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用）

【註】滕張口欲騁貌咸未嘗不用口曰口說則是絕不由心出的

【翼】徒騁口說以悅人寔心則无感道其衰矣乎

【旨】咸去心不去口以咸之爲口止一而舌之爲口則于矣故非滕字不足以盡之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註】恒常久也亨无咎俱就心言貞卽在恒內利攸稍落後一層

【變】䷟ 自豐變者初剛上居二二柔下居初爲剛上柔下之義但近日多不就變說

卦體象德皆有恒久之義故名恒夫學而能恒則積久自當貫通矣亨更何作綴之咎焉但必其所恒者皆出聖賢之正道斯能情之事衆所住乃利耳

【旨】當就心學看恒字從心從一日言心如一日也且恒有二義不易者其恒爲常不已者其恒爲久賢智之過未嘗不久只是新奇不常耳故貞字最重恒字內亦含有貞意了又提出利貞見不貞終不得謂恒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註】剛指震柔指巽與助也資益也巽是巽順于理動震之能就擧動說六十四卦中剛柔皆應者獨咸恒損益否泰六卦耳

【翼】卦名恒者取久之義也以卦體剛上柔下則尊卑不混名分不常也卦象雷

動風散則功力相助造化之常也卦德巽順乎理而震動合宜人事之常也
又卦體六畫剛柔皆應人情之常也惟常斯可久故曰恒
旨 此只錯舉以見恒之大意不是恒止此四件天地間凡剛該在上柔該在下
倘上下移有倒置分岀何能久的故剛上柔下道便是能久處巽動句既岀
而字便說不得皆應二字宜體譬滿堂同心內有一人異志其情好必是不
能久的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道卽是貞亨二道字正相應恒久便是不已無兩層
恒則亨无咎矣又必利貞何哉蓋正外无道道外无恒惟恒而正乃爲久耳
其道也常觀之天地覆載有恒萬古不已矣抑知天地惟道故恒久而不已
也恒之利貞以此
旨 此節只重利貞久于其道正是貞處不是貞外又有個道天地二句緊跟上

來正見貞之利耳原不重天地上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終猶言盡頭也指學問說始卽事業起頭處曰有始正決言攸往之利意
學問未終難言事業之始耳惟久于其道學已造到終處則萬化從此托根
不有事業之始也故利往
旨 此節斷主學言終卽學問盡頭處則字宜體猶云必終纔有始耳此等學問
所謂宇宙在乎萬化生身地位何往不利乎若合上節看卽就天地翕聚之
終必有發散之始亦如是在相題意耳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得天得麗於天也四時是春夏秋冬變化卽寒暑互換處得天變化不到只
重久照久成成猶春成其春夏成其夏是也化成是治化成就凡相關之謂

情如風雷雨暘相資飛潛動植相應却像有情的一般故曰情
以恒道極言之日月照乎天下也無得天而能久照四時成乎天下也無變
化而能久成至聖人爲化成天下主必仁漸義摩能久於其道而天下乃化
成則天地聖人總一恒也故觀其所恒而天地之覆載常理不改萬物之動
植常性不易其情皆可於恒中見之矣恒道可大哉
旨 日月二句輕只重聖人久道句恒者天地萬物不已之理恒內卽包有貞意
在久道道字所恒所守正隱隱帶着貞字貞卽是道第道不可見情可見耳
久最人世喫緊着數學必久習技必久慣法必久守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
必久練游神歲月之外乃能收功歲月之後耳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立站立也易是移易的易字方指理言卽彖傳道字正所謂貞也
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象也君子以常久不易之道卽所謂方也惟是見貞

守固卓然自立于方而不易焉斯乎恒也深矣
旨 雷風至變中有不變者存此正是恒處恒惟從變出則立非死立方爲通方
變之方有定理而立无定所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入也巽性入故取之恒常理也貞凶二字從浚字得來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但居下分卑在初交淺且四陽上亢不肯下交初柔暗
深以常理求之計必欲從言必欲聽爲浚恒之象如是卽所求雖正亦應獨
生而反罹凶禍矣果何利哉
旨 浚如浚井一般有不測禍害只嘗深入意俟曰凶又曰无攸利甚言浚之不
可耳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卽初交意求是初去求四深是責望太過也

人情相求貴量淺深初四相與之始其交尚淺而遽深求之此所以凶也

九二悔亡

〔註〕悔就心言行有不得心便悔耳亡亡去也凡言悔亡皆本有悔而亡之也

陽居陰是久不于其道本不正而有悔者幸得中能矯偏歸正而久皆其道所由內省不疚而悔可亡也

〔旨〕悔亡全本久中得來但說出似礙象辭不說出又似落空語氣要須渾融斟酌為妙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註〕中就心言久中即心常不失意乃悔所以亡原故

中本恒性二之得亡其悔者以久於此中而能矯偏故也

〔旨〕中即未發之中乃是生人的恒性此性不息便是久中能字有力宜重看見中本人所同具久中二所獨能耳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註〕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言衆也承奉也進也人以羞辱加我有似奉進一般羞辱也吝即是羞處但羞自人來吝從自出耳

三得正本亦有德者但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一旦為富貴改操而不恒其德焉大節既虧名教共擯將羞辱之來有莫知其自矣夫无德致羞猶可言也貞而不恒吝何如之

〔旨〕玩一其字見德為三所有的病在不恒耳羞曰或承言羞之者衆以深警之也貞吝者言貞而不恒卽此是吝非如他處雖貞亦吝的說話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註〕容容身也无所容卽或承羞意不是釋不恒句乃別出一意以警之耳

凶害之來猶可逃也惟不恒取羞則內愧己外愧人更何可逃于天地間而此身容之无所矣

〔旨〕凡原无德者人不屑物色之或反見容惟有德不恒誰不唾罵要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所字可味尤言无所容身的所在

九四田无禽

〔註〕田田獵也禽鳥也无禽不是不獲禽乃无禽之地也

以陽居陰久非其道是所久者為曲學之流內无補于身外无益于世猶田者誤擇无禽之地果何獲哉

〔旨〕不正不可久居其所故以无禽醒之使去其偏心也蓋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均非吾學久道之歸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註〕位字雖本爻位來然莫作爻位講宜就道字說禽亦是象學之得成猶田之得禽一也

久惟于道往乃得利耳今久既非其位是流于曲學无用將安所成就而如得禽也

〔旨〕位者所當止之處卽所謂道安得二字是提醒語猶云以有用之心置之无用之地大是可惜的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註〕德指順從臣下言恒者執一不變意此貞字只作固字看比君以婦人羞之也夫子只是丈夫曰凶警之也

五柔中應二剛中則信任臣下固其德者也弟過柔一于順從有恒守其德而貞固者焉夫偏任生奸何二而可此在婦人則以順為正始可獲吉若夫子必至取凶矣而況君乎

〔旨〕柔剛相應雖是恒德然君德貴斷有不可執以為恒者夫以貞求恒斯得以恒求貞則失之矣末二句重夫子凶邊其言婦人吉者所以深著夫子之凶耳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註】從順從也一指夫子終是終身制斷制也義者道之宜也

【斷】婦人貞吉者臣之忠順不失以事一人猶婦之從一夫終身也若君當以斷制爲義而一于從臣猶夫之從婦則凶也

【旨】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須自斷制不靠人作主張正與順從相反說個從婦凶乃危言之欲使猛然作丈夫氣

上六振恒凶

【註】振振作也偏不好邊看振便不恒的故凶

【斷】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是大臣當國一切紛更而以振爲恒者也如是則誤國擾民凶莫大焉

【旨】振作與安靜相須爲用上一味振作无些子安靜必至騷擾太甚而凶或主學問進銳退速亦可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註】上字雖指上爻即作民上爲是大无功猶言極沒功勞也

【斷】振則自以爲功矣不知在上而振紛擾之極貽害民社非小不特无功而大无功也

【旨】在上二字宜体益振恒在下其害猶小在上則播惡於衆害可勝道哉故爻言凶象言大无功正以破其作功之見

䷠ 乾上 艮下

遯亨小利貞

【註】遯退避也亨指道亨言不是身亨既遯矣身安得亨小指陰柔小人貞即不遁君子意

【斷】卦體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時也故名遯此時君子必收斂形迹韜藏其用則身雖退而道得亨矣若小人進逼君子不正寔甚非小人之福也必能自安於分而貞焉乃利

【旨】遯判退避退非退去只不與小人競便是避非退避只不攖小人鋒便是有對面相避光景如朝隱官隱之說甯武子无道則愚是也小利貞非爲小人謀戒小人正護君子耳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註】剛指九五以九居五爲當位就德言非論位也應指二應五說時即遯之時行不是行去乃默用機權行于衆人之中意正是善遯處

【斷】遯何以云亨言必遯而後亨也卦体五剛當位君子有可爲之得而二應之小人有包承之心此時若可以无遯者乃識微君子正遯此時而妙用机權不露圭角與之偕行故亨也

【旨】遯亨加一而字正見不遯未有能亨者此句只論理下正所以亨處行字指作行去未是三陰之否聖人尚欲休之傾之至五陰之剝始戒勿往豈二陰之遯遽能之始去耶則行斷主在朝行事爲妙但當遯時行能韜晦便是與時耳陸象山曰知剝之順時而止則知遯之與時行也旨哉

小利貞浸而長也

【註】浸漸也水勢漸長是將來之進意

【斷】以二陰浸長于下其勢日盛將必進而凌逼君子此非小人之貞也即非小人之利也故戒之

【旨】浸長在小人則凌消便在君子正見不可不遯意

遯之時義大矣哉

【註】時即與時行時字時行便是義此大字與他卦不同言處之艱難而干係之大也

【斷】可見遯之時以遯爲義者也此義妙與時行非大識見不知遯大機權不能遯處之最爲難其義洵大矣哉

時自外遁義由中制不先時不後時能與時消息而妙其遯故曰大此正提醒人處非徒贊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惡辭色太甚也嚴莊嚴也又嚴憚也惡者有形之峻厲嚴者无迹之剛方相似而實非

天高无窮若似遠去乎山然遯象也君子以天道自處其遠小人也初不事疾聲厲色嚴以拒之惟持身不苟而小人自畏憚莫敢近矣與天之遠山者何異

嚴雖不從惡聲看出要說不惡而嚴不可說嚴而不惡此正將行異面事明明是對面相避光景玩此則彖行字斷不作去看審矣凡惡而嚴的其行過不惡而嚴的其行不及切之非時即切之非遯豈稱遠小人妙術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尾對首言是乎會獸為最後初居下故取之往即出仕意勿往戒之也

凡遯貴先初居卦下是衆人皆先我獨後有尾象焉則失時冒禍危且不免況往而有所為乎惟勿用往而晦處靜俟可矣

此以害惕人遯處勿往非必退藏但順時而處有所待耳註晦處靜俟句可見玩尾字往字此爻作去就看亦得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災即是厲不往句非釋語乃夫子另自發意處

遯曰厲則災矣以不早遯而反往耳若能不往曾何災之有

聖人提出一災字正以破其欲往之心而與以早遯之意耳

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細能之阱東門掛冠之英不羅禁錮之網諸君子是皆有得乎不往義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說音脫

執縛也黃中色牛順物革黃牛皮也說作脫猶用乾牛皮縛物必莫能解開的

二當遯時有中順之德能與時偕行收斂韜晦而執守之固人莫能解象一物焉用黃牛之革執之而莫勝脫然

中順自守即是遯不是中順了纔能遯當遯時露一分鋒芒便已為人覰破執之必不固的執用黃牛是悶密堅厚不露一毫形色人雖欲解之何從得而解之

執字用字煞好休咏二之善遯固在執中尤妙用中也中不能用總是個固執此非時行本色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固是堅固從革字想來志欲遯之志也

當遯時誰无欲遯之志但患不固耳惟執用黃牛則能固其志也

遯不以迹而以志正使小人不見我之遯所謂不惡而嚴者是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係戀也疾病也厲禍害也畜養也臣即官宦妾婢妾也

三比二陰是昵于小人而不能自遠者當遯而有所係者焉則不惟名節有病且禍害及之矣然此係戀私情果何一而可第以之畜養臣妾庶可得其歡心而吉耳

就為君子既為小人牽係即此便是疾處惟有其疾故小人得而害之曰畜臣妾吉非與之也正甚言係遯之不可耳是即利女貞婦人吉一樣語頭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厲見其厲在于係的憊困憊也即疾之甚意大事指遯言

厲皆小人能危君子以君子之有係戀之疾而志意困憊故也畜臣妾吉者言係戀之私祇可施于臣妾耳若遯則去就大事最宜決斷而以係當之不

可也

〔旨〕玩一急字志意固極名節都壞安得不危以大事屬遯正見關係甚大非係遯者所可能的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説〕好言情意相好也君子是個真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吉指身遯遯字言否即可否的否言不能也

〔醒〕初陰在下而四應之是與小人交好者也幸乾體剛健能不係私好而絕之以遯爲然此惟真君子能之而有遯亨之吉若君子中之小人必不能絕所好以遯也

〔旨〕凡无所好而遯此亦何難四惟與初交好乃一旦絕之以遯最是難的曰小人否者正明四之爲君子云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匯〕君子重名義小人雖私愛其品固已分矣故惟君子能棄所好而遯乃小人則必否也

〔旨〕此非釋語乃就爻辭一詠嘆之以明好遯之不易意

九五嘉遯貞吉

〔説〕嘉嘉美也乃遯之最善也嘉遯即是貞吉亦就遯內見得此五莫作君看登人君理无可遯也

〔醒〕五與二中正相應本不必遯者但當遯時能與時偕行妙用其機密藏其用遯之最爲嘉美者也斯處遯之貞身名兩全矣吉

〔旨〕五正所謂剛當位而與時偕行者嘉是以身周旋其間而寔遂冈志遯得恰好三之係固不足較即四之好亦未能及的皆以早去爲嘉未是遯至五猶可言早乎

〔附〕因不正遠小人以情五中正遠小人以禮故曰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説〕正對偏言吹有些毫偏處便不得爲正志遯之志也正不以行而以志可見遯原不在形迹上求

〔醒〕遯之不嘉皆緣志未正耳嘉則以不事外遯能正其在我之志故貞耳吉也

〔旨〕凡有志之歸就者志之固係者志之私好者志之昵肥者志之釋皆未必盡正必嘉如五志乃可言正耳

上九肥遯无不利

〔説〕肥寬裕意如肥肉一般肉惟肥便寬大不緊的

〔醒〕陽剛有能遯之德居外有可遯之勢用能超然遠引而寬裕自如焉爲遯之肥然則禍亂不及何不利之有

〔旨〕逃名者遯而寂逃世者遯而裕此皆以遯苦也肥則進退之間綽有餘地此爻顙濱巢許栁下展禽庶足當之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説〕疑謂疑惑也舊作疑碍說未是

〔醒〕肥而遯則胸次灑落絕不爲功名富貴所疑也

〔旨〕人惟此心稍涉疑貳便被世界縛定了遯何能肥故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則肥其利害豈不較然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説〕大指陽盛陽大陰小分固然也壯盛貌貞正也群陽何不正的只恐其恃壯耳故六爻俱以不恃壯爲貞

〔醒〕卦体四陽盛長是正人滿朝勢能有爲故名大壯夫君子所壯者理也非勢也要必理義律身正笏立朝而貞焉則壯可永保乃爲利耳

〔旨〕陽到壯時其吉亨不待言故止以貞勉之此貞字最要說得細不但恃勢亦

有一毫恃理念頭便非貞了如慶曆之壯疏元祐之壯激激與疏可謂貞乎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義大者壯何指卦體以勢言剛指乾動指貞俱卦德也以理言

卦名大壯者以卦體四陽盛長是君子充滿朝端大者正當壯盛之日也然致壯則以德焉卦德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舉動則理直者氣故壯耳

壯與是勢提出大者便不徒勢盛意剛動即所謂貞也乃致壯的原故道義

此預天地此處故字最要體貼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節釋利貞而極言之兩正字俱根大壯說情即理也復見天地之心壯見天地之情蓋心隱而情顯然也

大壯利貞者何天地間惟大者原自正其人為天下之大人其動必天下之至正也即此正以為大者觀之如天地雖大必无私覆載而正乃能无不獲載而大焉則天地之情不于此可見乎而況君子乎

大者正非大者卻要正乃大者原自正意蓋不正即不可言大的天地何須從君子身上看出若單說天地似沒味蓋情為天地所不廢則君子于小人何情亦曰正大而已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者天理之則即所謂貞也非禮便是不貞了履是踐履弗履者有擬足勿敢踐意

雷在天上聲威遠震大壯象也君子以吾浩然之氣本來原壯也第非禮乘之則餒矣惟是確然克去弗敢履焉則自勝者強天下之壯孰大于是

弗履全是雷厲之勇默爲自勝意思凡人踐履不苟則蓋而應酬夜而燕寐入對妻孥出對廣衆何非流逝所在所稱壯不以形而以神是也顏之四勿可想此象。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足指趾在下而進動物也初居下故象之征往也有孚二字當作必字看。

孚何作必取信意也

陽剛有才處下无勢而當壯時乃恃才妄逞舉天下事一旦惟吾所欲為鼎壯于趾者焉以是而往爲躁爲激不但小人見忌即君子亦不與其凶必矣

天下事會類非无權者得攬初之凶全從處下壯進內致來

六十四卦中柔凶居多以剛致凶者大壯與夬而已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孚即又有孚孚字亦作必字看窮困窮也即凶意

居下而欲大有所爲則于勢拂矣其必困窮宜也

趾豈能壯的物壯而用之趾則壯處便是凶處窮何必事後始見哉九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的況居下乎故其字亦宜体其者指壯趾言也

九二貞吉。

貞就行言即不恃壯便是吉兼功業看

以陽居陰所行稍偏似非貞矣幸得中能自覺其失而所行一反之正則進可遂而壯可保矣吉

卦獨九二不用壯故直言貞所謂以禮淑身善維其壯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指心言二本不正蓋因中可得正也

二能貞吉者以其得中惟心无偏私故事无過舉也

天下事都由心造此心既中行何不貞的初以陽陽凶三以陽陰厲皆失中故也知初與三之凶厲則知二之吉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人君子俱指九三罔无也自恃其壯看人若无一般

【象】羝是公羊喜觸羝羊尤剛壯喜觸的藩籬也羸困也羝以角觸藩不能決破其藩便反羸角了

【眼】過剛不中惟知恃壯而已此在小人固用壯而逞于一擊自在君子亦用罔而旁若无人如是雖所爲得正亦防賊慮戕適階之厲耳不猶羝羊之觸藩藩不能決而反至困其角焉

【言】用壯用罔雖所用不同看來總是個恃壯樣子小人乃君子中的小人君子乃氣質未純的君子或指小人爲陰柔小人甚非九三重剛那處討個陰柔來且此卦論壯俱在君子彼小人亦那得有壯而用之思細玩自得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閩】二句俱咏歎語非釋辭

【論】小人血氣未除其用壯无足怪者號爲君子正當以理御勢乃亦以罔聞也

【言】只就爻辭一咏嘆而警醒君子意便已躍然況君子罔句特去其用字煞有深意正欲君子以不用爲壯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決開也三前有四猶藩然故羸角四前二陰則藩開矣故不羸輿車也輹輿所賴以行者輿既大其行便是壯的

【眼】以陽居陰本不正宜有恃壯之悔者幸不極其剛爲能自反于自焉則進得以遂心可以獲吉且悔亡矣取象于羊如藩決不羸而進有其勢取象于輿如壯于大輿之輹而進有其具所謂吉且悔亡者如此

【言】剛復用事者欲進則觸藩欲往則脫輹四惟不極其剛故能不恃壯而貞得決兩象總一意惟貞吾阻便道可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言】尚與上同古字通用往是道行意從藩決想來

【論】凡邪黨未徹吾道終未能往今藩既決而不羸則吾道之正氣斯能直遂上往也

【言】尚往全本貞來夫子言一尚往有不勝慶快意壯四陽曰尚往夬五陽曰利往蓋剛不盡長則柔不盡消故曰剛長乃終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註】喪失也易是容易的易悔即羸角的悔

【象】卦體似兌外柔內剛有羊象焉故六爻中多取此

【眼】壯時類多用壯五柔居中舉一切恃壯之氣頓爲消除象羊之忽然喪失而不知者如是雖未能乘時建業有尚往之吉而猶可无羸角之悔矣

【言】前四爻皆是剛的至五把剛壯習氣忽然消除了一般无悔特就壯趾羸角者較之非滿口許他話頭此爻按全卦宜主仕進說但五位或作君道看亦可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註】位是爻位以六居五爲不當惟不當故不過剛耳

【眼】羊之喪者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否則鮮有不恃壯矣

【言】易明喪羊的故其不當正是好處與他處不同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註】遂遂其進也艱詳審意就心上說則字宜体

【眼】壯終動極志固不肯退矣但質柔才暗不足遂其進者象羝之觸藩既不能退後又不能往前果何所利哉此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於事機而艱以處之則終得遂其進而吉矣

【言】進退還直進邊而不能字俱從觸字生來蓋世之喜觸者皆起于易心故周公以一艱字醒之則字爲氣稍緊艱則吉致所以救其易之之術乃聖人苦心接引處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詳細也不詳只是疎略意咎指不能遂遂長長久也
遂退无據由其不詳審于時勢故也卽此致咎矣惟艱則能詳審尚往而不
遂之咎可不長也
楊不詳二字見艱卽是詳意凡人處事以爲易便不詳以爲艱便无不詳審
者

䷢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安也康侯安國之侯也用者言用此安國的功錫賜也馬命車也蕃盛貌
庶衆也日月爲晝接親接也
觀䷓自觀變者六四的柔進而上行至五也
卦象德變俱有上進之義故名晉人臣備此三善以進嘗奠安宗社而爲康
國之侯焉卽用是受君寵遇不惟錫馬而且蕃庶禮何隆也不惟晝接而且
三接情何殷也康侯眞奇遇哉

康侯就成功說錫馬蕃接是實事莫作假象看要重侯上不重天王報功上
三接只言其情意之殷非限定是三次若意不眞切雖十接也是沒幹的
文王係卦都有亨利貞吉等詞獨此不係者以明良感際秪知各盡其禮原
无亨吉可言也

彖曰晉進也

此釋卦名義
晉者進之義也是世際休明君子奮庸一候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離爲日爲火故曰明順忠順也是坤之德麗附麗也大明指君言是離之德
柔指五卦變從四上行到五進居君位是以二字宜体
康侯何以有此殊遇哉人臣進功者將居功者德報功者君缺一不可也卦
象明出地上是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麗大明是忠順不失
以事一人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是從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惟有
三者若是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順麗大明句玩麗字斷主大明之君爲妥君就識見看於德固合但麗字似
未貼柔進句只重柔邊惟柔故能下賢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卽自己的自昭明也明德本明之德也
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漸進之義晉象也君子以吾德本明也而昏昧之積
蝕決于自唯是深自濯磨務令明德之功一如日之方升斯已矣
明出地上與在天上不同明在天則爲日中之昃其象爲退惟出地愈出愈
明纔是個進的樣子自字有力自昭見非借明于人飾明於外卽大學所謂
明明德是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摧挫折也貞守正也罔无也孚信也罔孚者言不見信于人也裕寬裕也卽
人不知亦囂囂意
以陰居下有欲進之心應不中正遇妨賢之人是其晉也有摧如者焉當此
必砥節勵行自守其貞終至見信于上得遂其進而吉然此論其常耳設猶
未孚亦當處之寬裕而不汲汲于進也斯无枉己之咎耳
貞字最重裕正所以成其貞處裕不是一味恬退乃守正內營逐都化意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行正就守己之正言獨者便見與人不合意命官守之命推未受乃裕見
受便不可裕了
摧如者何以不隨人俛仰而獨行其正道故見摧耳曰裕无咎者以未受官
守之命故得進退自如否則欲裕得乎

〔通〕獨行正語說作戒歸妹于獨行二字大合未受命的聖人恐人誤認溜字故以此釋之正為受命者發耳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注〕愁憂貌貞吉與初同受承受也指二茲此也介大也嗣即君之寵任王母指六五偏陰之至尊者

〔蒙〕中正有可進之德无援之汲引之人未得進而遇主其一片憂治危明之心不能自達而愁如者焉可遂自貶求庸哉必守貞俟時終當見知明主矣吉且大受主眷而寵錫之來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者焉

〔備〕愁與摧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舊指悲天憫人為愁却似衰世景象了恐與晉晝之世不合二不以進為喜而以進為愁即此便是貞處介福之受更復何疑受字要体味凡人于福澤之來強半承受不起貞吉如二誠有足受者矣況介福曰茲王母曰其語氣又何等親切此正明其為吉處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注〕中正不必分只指德言以明介福所以受處

〔蒙〕介福豈倖受哉以德中正為明王所必求故也

〔備〕中正即所謂康侯之具者以字煞可味蓋熙朝之綱羅畢開必不收薄植之夫寵臣之遭際誠有豈能作无緣之合意

六三衆允悔亡

〔注〕衆指初二言衆友也允信也悔即愁摧之悔

〔蒙〕處不中正无應于上宜有愁摧之悔者幸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故志同道合為衆所允焉則信友自可獲上而悔得亡矣

〔備〕註不中正不是无德无德衆何以允的即就所處之地言為要夫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必待衆允而後悔亡亦以進即悔機也最宜慎重若徒以欲進見信則上進之志人誰无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注〕志乃三之志行進也上行言上進遇五也志字重三所得允全在此也

〔蒙〕衆允之者以三志欲上行以麗大明之君故同志相孚也不則衆欲進而已獨退寧允乎

〔備〕此推衆允之由有作推衆允乃得遂其進而志上行亦好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注〕鼫大也鼠之種類不一而鼫鼠最貪四貪臣也故象之貞謂爵位言不是四能貞的

〔蒙〕四德不中正而竊據高位惟恐見奪大明之君患得患失貪而畏人者也有如鼫鼠然雖位出公朝而貞亦終削奪而危矣

〔備〕鼫鼠五技而窮晝伏夜行貪嗜无已有臣若此豈大明之朝所能容的故以貞厲傷之詩以碩鼠刺貪亦此意也

〔存〕晉晝也鼠非能以晝進者大明在上其主虎變矣君子正當豹變何如而象之以鼠真令此輩羞死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注〕位是爻位以陽居陰曰不當就德不足說

〔蒙〕惟位不當則德不足而竊據高位豈能久乎故厲

〔通〕揭出位不當三字真令小人无可自文處

〔存〕解二陽居陰象狐晉四陽居陰象鼠蓋狐性疑而鼠性貪也俱是可羞的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注〕悔失得之悔也失得指治功言恤是憂恤勿恤者言不計較憂恤也

〔蒙〕以陰居陽未免計較得失而有悔者幸大明在上下皆順從是天性英明能覺悟反正而民心悅服其悔可亡治效之得失置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淳以是而往吉无不利矣

〔旨〕陽卽失得念頭凡人一涉功利便添多少懊恨故失得勿恤正是悔亡處
又去其計功謀利句似欠融貫勿泥

彖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註〕慶慶福也有慶卽吉无不利
〔翼〕本此勿恤之心以往則治化自溥而有慶也
〔旨〕勿恤者純王之心有慶者純王之政天下治效惟无心于治者斯得之往有
慶句勿貪語非釋詞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註〕晉所獸所也角居首爲上象角最剛又九象維獨也邑乚所謂私邑也厲就兵
凶言
〔翼〕得居晉極是純用剛極略无和平之意如晉其角然主德若此將安所用之
維用以伐不服之私邑雖兵爲危事或可獲戰勝之吉无敗北之咎夫不能

明德照四方而徒以剛治小邑雖師出有名而貞亦足羞矣過剛之不可用
如此
〔旨〕維用二字要玩見此外必无可用深爲晉角者戒厲吉以下正反覆明其不
可意非與之也
〔衍〕處進惡後故尾者吉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故四陰
吉悔亡二陽厲且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註〕道卽君子光明也未光正是貞吝意
〔翼〕明德以照四方其道乃光卽征伐已非其道矣況維用之伐邑乎則君道未
爲光明也
〔旨〕剛上窮而不足照天下故曰未光君道足照臨便无思不服了尚何伐邑之
有

䷣ 坤上離下

明夷利艱貞

〔註〕夷傷也明夷者言明而見傷也艱艱難也艱貞者艱難以守其貞也與他處貞
字不同
〔翼〕卦象有明而見傷之義故名明夷又卦体六五近上是宗臣內事暗主輔之
不能去之不忍不正則失身直道則賈禍惟自晦其明委曲以盡忠艱難以
守正焉乃利耳
〔旨〕貞是君子守正而又不爲陰邪所傷此貞豈可一息離得但時當明夷有不
利直遂而利艱貞意
〔衍〕艱守服匿貞卽在艱內見出叁用正而善藏其用是爲艱難以行之貞非云
艱難以行其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註〕明指離言離爲日其体是明的故云地指坤言離在坤下是爲明入地中此
以象釋卦名也
〔翼〕卦象離明入坤地中是明爲地蔽猶賢明君子處柔暗之下而明爲所傷也
故名明夷
〔旨〕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那明体原无虧損特爲地所蔽若覺其傷耳然不因
日入而曰明入正見此明无時或息意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註〕此以卦德釋卦義文明明到文處也是離德就識見說柔順是坤德就行事
說蒙冒也大難宗社之變難也以之謂文王嘗用之非体法的說話
〔衍〕明夷之義何居卦德內離文明而外坤柔順以是德蒙被國家之大
難是明而見傷也古之人有以之者文王是也叁其緝熙翼翼遭紂見囚正
文明柔順而蒙大難者也明夷之義不可見乎

〔旨〕註云釋卦義者只取明而見傷意思非是處明夷的義也凡處明夷時所要
文明外更要柔順兩件缺一不可而字宜玩講法須把本文說完文王只將
來一證

〔翼〕蒙字註訓冒意味似薄那蒙識有晦蒙意此中便有許多韜晦藏用所在參
看自較長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講〕此釋艱貞句義晦暗晦也晦其明不是不明特不露耳此句泛釋艱貞下正
中所以晦明處內難家庭之難也志是忠君之志正而貞意箕子紂諸父也

〔翼〕利艱貞者言明夷時明不可露宜自韜晦而運明于內也於卦何取哉以六
五宗臣近上暗主是身當內難正難直行所恃惟此志耳而五能默默周旋
明晦不露以正其志焉古之人有以之者箕子是也彼迎紂內難而佯狂受
辱委曲正志非晦其明之謂乎此之謂艱貞

〔旨〕妙處全在一晦字明惟晦故志始能正能字要味見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
能的蓋正不在行而在志便見委委曲曲何等艱難凡明夷時艱為正理也
臣操危慮深內裏許多明處外面許多晦處這一段艱苦真曲有難向人告
者箕子句亦是借來一証不必太死煞拘說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講〕蒞治也眾民庶也象以臣事君言象以君治民言用君子用之也用晦而明
精明也要切明夷時說

〔翼〕明入地中明而見夷之象也君子以之蒞眾唐者多燭本非不明也彰非以
明為明蓋用晦而明耳

〔旨〕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用晦了又去明的蓋晦可用
明不可用也則用晦正是善用明處如此說用字縂妙有作体用所看未是
○晦字可玩時人在暗處見物甚精此非用晦而明一驗歟

〔翼〕坤為眾蒞眾指坤也坤体晦用晦者以坤藏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註〕飛鳥飛也翼鳥羽也垂欲翼而下也君子指初九行往去也不是行道主人
不指定君凡地主皆是言譏議之言也

〔翼〕君子賴道以行猶鳥賴翼以飛翼垂則鳥不得飛道屈君子能行乎又離為
飛鳥故象之

〔翼〕明夷之初雖禍未及身然道已不行有鳥飛垂翼之象君子處此唯有一去
而已見幾而行不暇顧慮所行困迫至三日不食可也其或去此適彼動
招譏議如主人有言亦可也

〔旨〕垂翼只是不飛的象註云見傷蓋言明為暗蔽而見傷不飛非謂受傷而垂
翼也據此則明夷二字宜讀斷是指明夷之時說于飛垂翼當自為句若云
傷于翼則三之明夷南狩亦傷于狩乎二之夷于左股又何于明夷下添一

夷字亦覷自得下不食有言等語俱是極狀君子必行的意思若死煞貼說
便失周公像初本旨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講〕義就去國之義說義不食句非解君子于行乃會兩意解耳

〔翼〕於行而不食者豈真缺于資哉以行之遲速在義今義可以速則速故不食
也

〔旨〕夫子恐人看三日不食太急故指出義字見時勢未必如此而君子以義自
決有斷斷如此意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翼〕凡人得力在右左股比右未切二股肱臣也故象之僅傷而未切故象左股

〔註〕拯救也壯強健也馬壯則行疾也

〔翼〕二去暗主視初較近故其明夷也視初所及有夷于左股然然在位義無可

去唯用救正一法急急前進如馬之壯者則精忠見白庶可濟國事爲一正

吉。

(旨)用拯何爲主急去說欠妥蓋人臣業委身事主乃一遭削奪遂悠然而去豈周公訓忠本旨況拯如拯溺字義原取拯人即註中救字何知不是救君乃徒救已之禍也又馬主于進若云速去則勇退矣於馬壯何取愚見斷主進救爲確至吉字僅就免禍說終非純臣心事遵從國事講爲妙且註亦未甚皆。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註)順是柔順則是匡君的法則恭推美之辭

(翼)遇暗主而急匡救臣之則也二之得吉由德柔順能以此衆難而不失其法則耳

(旨)順則二字不平順正所以則處文言拯象特提出順來深明二所致吉原非倖旨意

周易去從　下經卷五　先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南明方也離位居南故象之狩獵也凡師旅之行有如狩獵一般

(註)狩獵也言伐之易也大首不是大君言首惡也疾速也貞伐暴之正道也

(翼)三德剛明既負天下之望而上應暗主又當除暴之責故一出而可以伐罪獨夫即爲投首有南狩得大首之象夫以明伐暗貞也似无不可但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不得已而後起未可以去暗爲貞而疾速行之也

(旨)明夷何言狩蓋君不可言伐特托之狩耳曰得大首便見一怒除殘无煩兵端意上二句是示人君不道之殃下不可疾貞仍終萬人臣不軌之防周公爲萬世慮何等深然

(參)南巢牧野之事聖人豈欲筆之經爲天下後世訓特不明不醒直須假象以寓除暴蹇夷即謂周公所係亦排辭可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註)志是南狩的隱衷乃字宜体大得所得之大也就安民之功說

(翼)南狩非富天下志在救民自不得不除暴耳惟有南狩之志乃能成功而大得也

(旨)乃字與志字緊相呼應正見有此志則可无此志則篡是慎之之辭非快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左腹暗處也坤有腹象入左腹者乃自外入而入左腹出門庭俱是假象宜活看

(註)獲得遂也明夷之心即欲去是也門庭門外之庭言與堂室遠也

(翼)四宗臣也身居昏朝有入左腹之象然處明夷者心多欲去而未獲幸四柔正有能去之智居暗尚淺有可去之機故終得意遂去而所全者多矣有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

周易去從　下經卷五　丰

(旨)按五爲箕子之明夷此爻斷主微子看爲妙書云二爲股肱臣四爲腹心臣雖甚相合然臣既腹心父義與君存亡宜有去國道理則出門云者非徒爲遠害計彼見昏暗如上徒死无益故直見幾遠出全其身以全宗祀來可靖獻于先王而已此正忠臣用意之微處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註)意者心之微也獲心意不是解入左腹見入左腹乃所以獲心意也

(翼)四惟入于左腹正在幽廢不用之地所以欲去得去而欲遂其心意也

(旨)爻止言心象添出意來見宗臣去國此念止可自獲未可對人故不徒曰獲心而曰獲心意幾甚可味

(參)獲心意何直作爽快辭未上四之獲有大不獲者在人臣與處亂朝而獲意遂去何如處治朝而獲意對揚凡爻言及其有悲吊之隱心也夫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註〕此箕子作象者與象箕子不同之字可睹明夷言明臣爲暗主所夷也正貞字卽前艱貞意

〔蒙〕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是宗臣而當内難有如箕子之明夷然佯狂自晦是其貞也五亦惟晦其明正其志一如箕子之貞焉乃爲利耳

〔存〕箕子之明夷只就宗臣遇内難虛設正志意宜留在利貞内講貞字最重盖明夷所同處明夷所獨曰箕子之明夷者見无箕子之貞則祇爲箕子之明夷已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困〕明卽貞之靈光也息滅息也不可二字最重有斷乚如是意

〔蒙〕所謂箕子之貞者蓋時當内難外雖不明其明而精忠獨炳中自不可滅息也

周易去疑　下經卷五

〔存〕一個明字已包盡艱貞意思蓋處箕子之地除了艱字則无可爲貞除了晦字則无可爲明惟明不可息所以要艱貞而晦其明耳豈眞欲汶汶晦昧與外同滅息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困〕不明晦言不明而晦也就君道說登天雖指高位兼有高亢凌人意入地隨落之象見上自入之也

〔蒙〕陰居坤極是人君溺欲喪德暗昧之甚至不明而晦者焉初雖尊處高位如登天然以傷人之明後則必至自傷而隕厥命有如入于地焉不明之禍一至此哉

〔困〕註不明其德句是推不明晦之由時講有徑解不明者殊欠体會○卦獨上不言明夷而曰不明晦者見五爻之明皆彼所夷的而本乃自夷則亦何益之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困〕照照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照四國以位言則君之法則也

〔蒙〕初登于天者言嘗居尊位以照臨四國矣而後乃入地者由不明晦而失其照臨之則故也

〔存〕四句須與揚通下重失則二字不明正是失處无兩層

☲☴家人利女貞

〔困〕家人一家之人也女貞婦女之貞也爲卦巽長女離中女二五俱有正義故取之

〔蒙〕卦体二五内外各得其正是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之不正恒起于婦人欲正家者必修身以樹閨範利在女貞焉内正則家无不正矣

周易去疑　下經卷五

〔通〕當就王者的家說纔覺冠冕凡齊家道理正内是第一着工夫故利女貞然亦不是先要正女而後外自正說訴蓋必内正外總謂之正耳不則出婦多齊其何以家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訓〕位位次也内者女之位外者男之位正内指六二正外指九五義卽意義的義大字跟天地來以見女貞之爲大意

〔蒙〕利女貞者何卦体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以正位乎内而不預外事九五剛正是男秉健德以正位乎外而不溷内私此男女正豈細故哉蓋義在俱道貫古今來天施地承之大義也

〔存〕卦言女貞象併及男者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大義勿云天地間大義盖男女小天地也天地大男女也直就施承大義說爲是荀爽曰巽離之中有乾坤焉薛仁貴曰明乎内者家自齊言内離明而外巽齊也俱是此意

【總】全彖但釋女貞節之要見此意首節兩正字最重次節項上來推家之所以
正才歸狀家之所必正要說得融貫

【註】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人家之人也嚴嚴肅也君主帥之稱父毋指二五卽上男女也

【旨】夫內外一正大義森然何等整肅可見家人中有嚴君焉乃父毋之謂也蓋
五君于外父道嚴而陽教理矣二君于內毋道嚴而陰教理矣誰謂家人果
無主乎

【旨】家人親也不患不寬特患不嚴故治家如治國稱嚴君焉但自內外之位言
則曰男女自一家之主言則曰父母非是有個男女又有個父毋父毋正那
男女也○嚴字要看得好惟義正卽是君嚴不則嗃嗃矣何貴于嚴

【附】治國患嚴故稱父毋治家患寬故稱嚴君義正互見與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註】上父初子五兄三弟五三夫四二婦卦畫中具有四象上父子兄弟夫婦猶
道言定一定不易也惟无不正故定也

【說】自有嚴君則教行于父子而父父子子教行于兄弟而兄兄弟弟教行于夫
婦而夫夫婦婦家道至此倫无不盡可謂正矣然天下皆家也一正家而天
下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定矣正家之所關如此而烏得不以女貞爲利與

【旨】此節緊頂嚴君來惟有此嚴君故各得其所而家道正天下定何不作效說
見正家所係大處而不可不嚴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象】火因風木火盛還復生風一氣相通有似家人故象之又木生火火以木爲
家故名焉

【註】風巽象火離象有物象一件物事言不虛發也有恒行无間斷也

【說】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中出故名家人君子知家之本在身也其出身爲言
必有物焉關綱常者无虛辭而出身爲行必有恒焉敦倫紀者无間候則身
修而家齊天下之定在此矣

【旨】此君子知風之自處蓋言行乃君子樞机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風化自言
行出也然有物有恒君子止就自身着脚初非爲正家地而家之正實不出
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

【註】閑言之有關不使跌出也閑家卽是正家意悔瀆乱之禍也

【說】陽剛有閑家之德家初又易閑之時是以乘其瀆乱未萌而肅以義勝以情
能一切防閑之則倫理正而瀆乱之悔亡矣

【旨】此務家在初法在始待其瀆而後嚴之已不勝悔矣故初之閑最爲吃緊着
數然家之就閑我實閑之也則閑家內要見修身意在有字亦宜玩家必閑
方成得個家不閑雖有若无矣此悔亡不是先有悔而後亡之特不至悔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註】志家人之志也未變猶言未曾變了心腸此推閑有家之故也

【說】初當有家之始舉家志向尚未變爲瀆乱惟乘此時而豫閑之則爲力易也

【旨】提一志字明閑家不在外貌其未變處全本有家之始得來玩一未字見當
及時豫閑意設一不閑便變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註】攸所也遂專遂也饋治飲食之事在者猶言專任于此也

【說】二柔順中正是女德之最賢者凡闢外之事一切聽于夫子而无所專遂其
所在惟在中饋內事耳此女之正位乎內者也而稱天之化成矣貞吉

【旨】重无攸遂三字在中饋句不過足上意耳禮曰婦人精五飯羃酒漿養姑舅
縫衣裳而已其中饋之謂與上二句合來是一個貞吉意不必太說大了只
內助之功便是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語〕順柔順也指婦德言巽巽從乎夫也指婦道言巽實本于順來
〔纂〕二之致吉者本此柔順之德以巽從乎夫故无攸遂也
〔指〕漸字重巽即所謂无攸遂者惟順故巽以字可玩假令不順即强禁其遂不覺遂矣㳟爻言婦道象申婦德也
〔蒙〕象五順巽事師之道漸四順巽事君之道家人順巽事夫之道然則順巽所字閒事人之要諦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語〕嗃嗃嚴厲而畏惧貌悔悔悔也厲不是禍厲乃此心危厲也婦子不專指婦人益對夫曰婦對婦曰子也嘻嘻嗃嗃之反也
〔翼〕過剛不中治家而過嚴者也致使一家震惧有嗃嗃之象雖過嚴爲恩衆心不无怨悔危厲然家道整肅畢竟是吉君以悔厲之故而令婦子嘻嘻无所敬畏則瀆倫敗家矣

〔指〕嗃嘻俱是使人如此須抑揚反看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終字宜玩大抵治家尚嚴嗃嗃曰吉嘻嘻曰吝周公語氣到底是許可九三的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語〕未失者許之也是從過嚴中討出好處節節制也家自有節見則失之
〔翼〕嗃嗃似失之嚴然能使人震肅猶未失乎正家之節度也若嘻嘻則必以情愉養而失其正家之節矣
〔指〕家人骨肉之情最是无窮必有節以防其過故不曰家教曰家法而曰家節此節字甚有意味也未失與失正相應須交互抑揚說
六四富家大吉。
〔語〕富言益也家是王者的家須就天下說富家者由四富之也吉曰大不徒就四身上說乃指治化言

〔翼〕人主以天下爲家四大臣則其家相也乃陰性得正有理財之資爲能開源節流以天地自然之利富天下之家者也則既富方穀仁讓之化成矣大吉
〔指〕主大臣理財說從來理財一途爲國家攸賴富家者於朘削外别有生財大道理在富字須看言乎
〔蒙〕諸爻俱言正家四獨曰富家豈財帛金玉之謂耶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孰大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語〕順是柔順就德言四柔巽体順之至也在位就相位言
〔翼〕四之富家豈獨在位而有理財之權實緣以順德在位而有理財之道故也
〔指〕玩一順字可見頭會箕斂之術皆是逆道長國家者何利此臣爲〇二以順正家婦道也四以順富家臣道也順乎可少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語〕王是王者指九五假作感格之格有有家猶言家內也假有家王假之也恤憂恤也
〔翼〕六五剛中以正位乎外聖君也應二柔中以正位乎內又聖后也王者以是德而感格于有家之内則君后協德勿用憂恤而關雎麟趾之化可坐致矣吉
〔指〕晦菴訓假爲至言王者至于其家甚沒趣味至訓有家爲有國又甚沒着落愚見斷宜主感格說爲妙且與象交相愛意亦合益又此言王假而象因及相愛耳具儍假若冊以背註爲嫌可也其言有家者何那家必到格處絶成得個家倘家之中有一不格乖形見矣可謂有家乎說亦可味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語〕交兩相接也情好所鍾曰愛即所謂感格也
〔翼〕假家豈私愛哉由二五同德是聖君處內助之得人聖后無刑家之有主故

交相合而成愛也。

道交字看得大天地交則泰上下交則同君后交則愛通愛字全從內外之正想將出來皆弟姊妹之情已也。

通相愛不止夫婦凡婦子兄弟俱是有的如此看來直與有家字襯貼註夫愛其內助二句不必泥亦可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註孚篤愛也威敬畏也有孚者便見亦有不孚的威如者言有孚中如有威嚴終吉者猶言好到底也

演居上卦終主家之久者而以剛行之惟有一孚以篤恩義乃其閒倫紀森嚴自不可犯有孚而威如者也如是則情洽于分定而愛敬日隆家道永昌矣終吉

訂孚威分不得兩件凡孚不定者自无威可畏故威如正從有孚中看出惟孚威則人心常肅家可永終无斁的意味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註反身言反而自修初非責人也反身工夫不出言有物行有恒兩者

翼威如之吉果何謂乎蓋反身自治而人自畏服之謂也

述家之模範在身未有身不正而能齊家者夫子恐人發是作威故以反身一語醒之○初言閑三言嗃上言威而象偏以吉屬之更見治家嚴實處

䷥ 離上 兌下 睽小事吉

註睽乖異也小事就維持偏安說

參離☲中孚☴☱家人☴☲自離來者二柔進居三自家人來者四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此二變

演卦兩象皆有睽義故名睽夫濟大事以人心為本睽則眾志乖離縱卦得德變具有三善未能混一匡宇聯合天下之睽僅僅補偏救敝維持目前俗段人心之定耳小事吉

訂睽就人心說不徒是形迹之睽的小事吉要就睽時看來古來英雄初事每難違時強進玄德之不能興漢三分之人心為之也此卦辭義當與豫之利建侯行師反照自得有作動眾興役為大事不待眾力者為小事未足

參凡家之睽恒起于婦女故睽次家人以睽從離兌得卦其象為二女也誰謂聖人序易果无意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註以卦象釋卦名義火離象澤兌象離中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同居猶言共處也志意向也行是行走的行。

翼卦名睽者觀象于物火動炎上澤動潤下物性之睽也觀象于人二女同居其志各行人情之睽也即物與人之睽而世道之睽可知矣故名睽

訂兩動字與志行字宜玩凡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於志行見之若火澤不動二女之志不行亦烏從見其睽的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註說和悅也是兌之德就心言麗附麗也即相合意明精明也是離之德就識言柔德之柔順也上行就位言言進居三五也得中指六五剛指九二應五應之也

參既睽矣何猶小事吉以卦德悅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識見精明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是以微柔之資而握大寶之權有其勢矣卦体得中應剛是以虛中之誠而來賢人之助有其輔矣備玆三善是以雖不能底混一大業猶可面維待濟而小事得吉也

訂三句俱就君說重麗字進字應字大抵睽非說則心不和或以乖而成睽上非柔則心不卑或以亢而成睽剛非應則心不虛或以滿而成睽惟合此三

善小事是以吉云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講〕事同化育之同也志是男女的志通和協也類儔類也即通同意三睽字俱就形迹上說用言用睽也或作功用亦得

〔困〕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吾試極言睽理位上位下天地睽矣而施生相濟化育之事始同也位內位外男女睽矣而倡隨相合家室之志始通也分形分類萬物睽矣而靜氣相縮感求之事始類也可見睽者其勢而別合者其勢而交不睽則无以為合而三才之用幾息矣睽之時其用岡大矣哉

〔通〕天地人物之合俱從睽內看出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凡睽從合得名不合安知有睽然不睽又安自得合通節須重睽邊非是先睽後合說

〔存〕睽不言義言用睽之吉言小用言大正欲人之善用睽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困〕上火是離象火在上則上者愈上矣下澤是兌象澤在下則下者愈下矣兩性相異皆有睽義故象之

〔困〕同渾同也就同理言異判異也就不同俗言而字宜玩

〔翼〕火澤合体而性不同是同中有異睽象也蓋君子處世何嘗不異亦何必立異也唯其於大同中獨寓不同之意蓋不以異而異以同而異焉

〔通〕重一異字其異處要從同中看出即是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意思如同是一條大路人人能走得唯君子只從大路走去自與旁蹊逈別非有心異人而人若覺其異耳○冰炭之睽易知也調停之睽難知也故同而異非君子不能

〔存〕彖言異中之同象言同中之異同人之象言辨異混同也睽之象言同中立異也參究之而同異之解可得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馬主前進馬喪則不能前進矣象初之无應而悔也勿逐自復言所喪之馬不用追逐自當復還象悔之亡也

〔講〕承睽故悔同德則亡喪失也逐追趕也復馬反也見初見之也惡人即說那小人或指九四未是

〔翼〕上无正應孤睽无助宜有悔者幸同德是情不相孚而道則相謀終當協力而悔亡矣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同德之孚正異己者所忌苟分別太嚴必遭譴閒偶遇惡人亦須見之庶可釋其猜而无中傷之咎矣

〔通〕此爻要從睽時看睽世難方殷有心人誰不思出奇功然奔逐之想太急則反成其隔故貴勿逐美惡之相太分則動逢其忌故妙于見无咎只是惡人不我害且勿說齊睽上去

〔存〕惡人何可見以在初也者隙已開惡已著即欲見不可矣孔子陽貨一見正是此意或曰此見字當與追斯可見同者云往見則又違勿逐之戒矣何可為訓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困〕辟遠去也咎禍害也辟咎者正遠去小人之害使不得及也

〔象〕惡人之見豈初本心哉特以避中傷之咎故不得不見耳

〔通〕世道之睽皆起于邪正太明好惡太峻故善避惡人者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此正濟睽妙用處

〔存〕咎非止一己的禍古來小人[illegible]之使然則咎小人者吾党與有咎矣漢宋諸君子可為殷鑒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訂)遇主五在上若二去遇之也巷街市中小路也古者八家爲巷十巷爲里者行多曲象委曲相遇也无咎不必說到濟睽只臣責无可咎也

(解)二當睽時緊于遇主然君臣之義不容忽然故必積誠感悟而多方委曲以求遇象遇主也有不于途而于巷然如是則可轉睽爲合而于臣責无咎矣

(訂)遇非迕迎巷非邪徑但當睽時不敢直遂自遲執一途以求若惟款款側側周旋委曲隨其所向而引之有投合在尋常蹊徑外者即状四之納約自牖孟子之引君當道是也此臣子致主苦心其去小丈夫之悻悻遠矣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註)道引君之道也或曰道字從巷字生來巷中所由皆道也

(解)遇巷似枉道矣而非也蓋二五正應分義之所不容迯故曲以求遇實未失道也

(訂)提一道字見二之遇巷然與迕迎者不同夫子恐人錯認了借爲要君捷徑故急以未失道許之非獨爲二解也

(訂)認得道字眞則坦途爲道曲巷亦是道世人假道學多毋于途轍上求全幾失之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註)見上見之也輿是三所乘的車曳二在車後拖也牛是引車的牛掣四在車前掣也人是車中的人即三也天是去其髮劓是去其鼻皆肖刑也无初合上三句看有終言相合也

(解)三與上正應有君臣之分不幸居二陽之間迹若可疑而上猜很方深求合不得積疑成猜意見橫生若見二之曳三與于後也若見四之掣三牛於前也更若見上之加刑于三而車中之人天且劓也猜疑如此是无初矣獨邪不勝正猜疑之極將必得合不有終乎

(訂)見字直貫三句遂與上爻的見字相應這見乃是意見的見非眞有所見也蓋輿何嘗曳牛何嘗掣人何嘗天劓但緣三的初心與上相疑徘徊不進疑生出上許多妄見耳无初即在這見上看出終之有即就初時以理決之未便說到濟睽地位

(案)按二之遇主四之遇元夫各有遇矣曳掣何爲且上之朌豕棄遇雨矣天劓又何爲想相猜相疑之念積于胸中故可怪可異之狀畢在目前耳非合論睽爻三之情形未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註)位雖指爻位即作地位看不當謂所處不當也剛指上九遇四遇之也

(解)見輿曳者以位居二陽之間迹有可疑故致妄見也无初有終者由剛在上終得與之相遇也

(訂)位不當惜其遭之不幸遇剛剛字最重大凡剛的人稍有疑心便不惜情面若心迹一明便就渙然冰消了所以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而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註)孤孤立无應也遇契合也元元善也指初陽言夫者男子之偉稱即所謂丈夫也孚孚契也就情說言厲危厲也就存心言

(解)大臣无應是當睽而孤者幸初陽在下乃元善之夫也爲四者誠下與相遇而同德交孚睽已不孤矣第睽時難合易離必危以存心庶讒害不生而乎可永交矣何咎

(訂)遇字交字全是四去遇之交之乎所以成其遇厲又所以成其孚言乎轉言厲者聖人爲睽時處不得不如此耳无咎只是无讒害之咎且勿說到濟睽處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註)志是濟睽的志行只遂其志也

濟睽大臣之志也今交孚而无咎則得人共濟而志可行矣

志行必本交孚益信乎賢之貴厲意

六五悔亾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其也宗宗臣也卽同人于宗的宗膚肥肉也噬膚象其易也往往以濟睽

濟睽以剛五柔才不足濟宜有悔者幸九二在下乃宗臣也五能虛中應之而悔可亾也然當睽時五旣切于下交二亦迫于遇主而厥宗之合有噬膚之易焉如是而往則主臣協力睽更何不濟之咎乎

悔亾宜虛講下 正是悔所以亡處二以五爲主尊之也五以二爲宗親之也二義于睽更切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往兼君臣看其實先往在五慶一世之福也有慶者大快之辞

君臣外合而往以濟睽將有福慶于天下矣

爻止言何咎象許以有慶者見君臣協力睽无不濟行將慶福大來不僅咎之无也意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見上見也豕指也負蒙被也塗泥塗也弧弓也張扯弓也脫去乎也匪亦婚媾解見前往上往也遇遇三也

豕本穢物而負塗則愈汚矣鬼无可載曰一車以无爲有也遇不象实豕兩者如陰陽至此方和也

上應三本不孤者然以剛明之過處睽極之地猜疑所結妄見横生睽遂成其孤焉故三本非汚而疑爲汚如見豕負塗然本无受汚之事而疑爲有如載鬼一車然由是積疑成忿先旣張弧欲射矣但本无是事疑將漸釋後復脫弧不果射也始知三非我害實爲我親乃往而與之相遇如陰陽之和而雨然則疑盡釋而睽无孤矣何吉如之

此爻要得始睽終合景象始之孤全從猜狠得來則豕塗鬼車皆極幻妄不經之象要得上之自任剛明使然天下惟剛明人能疑亦惟剛明人能釋疑故終以遇雨許之周公於睽到此直見乖異都合故諸爻止稱无咎獨上稱吉爲世道慶也至吉曰則吉者見遇則吉不遇則不得吉也宜玩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群衆也群疑指豕塗鬼車等象

三之不遇群疑使然今遇雨之吉則群疑盡爲亡去也

群疑亡要摹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光景倘疑心纖毫未化烏能有此遇乎其原實本三无可疑來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前進貌西南是平易的地方東北是險阻的地方大人指九五貞就君說貞所行之正也

小過☳九四的陽進則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艮而不進

卦具見險而止不可輕進之義故名蹇夫蹇時必先得地如西南然則克據形勢而進戰退守无不利矣若往東北則險阻无可用武何利焉又必擇得眞主而見大人以輔之則民望攸歸乃利然有其地有其主苟施爲未正亦安濟蹇乎唯秉至公扶大義一以撥乱反正爲事則安定之績奏矣吉

本義見險而止以時勢言與彖傳能止不同西南東北只以勢之順逆言重上句串說大人按註指九五謂上之大人也且與上爻亦合舊講俱指伊呂一輩說不知何本貞者仁義之師如湯武之征伐是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難是蹇難險在前乃迫近之意就坎德言能止就艮德言知識見之明也

卦名蹇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在上是國步多艱迫近于前也又艮德止見險在前而能自止則不冒進不退避居靜以觀動非大見地不能㦲智矣哉

人情處蹇每多冒險求濟故能止最是難的死一能字隱見他人不能意蹇時貴濟以能止爲智者何惟止乃能進也所謂置身事外靜觀衆形之形而徐施拯濟之力耳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得中卦變四往居五爲得中也道濟蹇的道窮爲坎險所困也有功是濟蹇的功當位五爻各當位也正邦是推開說正見貞之吉處用不是功用言所用也

濟蹇之道何如如云利西南者卦變四往五得中是據形勝而可宅中鎮大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則入艮陷于險地而濟蹇之道窮也利見大人以來歸王而往乃能出險有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各當其位有正之義則正自无不吉而削平亂略以正其邦國此貞之所以吉也夫當蹇時所用以濟者得地得人得正缺一不可其用顧不大矣哉

道節根上智字來惟智則能據形勢之便始爲得中反是其道即窮盆見西南之爲利耳四句勿平惟智則能擇其主而勘亂有功惟智則能持正道而邦國可正凡此都從見險之智上得來大矣哉正歎蹇之難濟非讚其大也

卿公于初三四上屢係往蹇二字夫子恐人誤認蹇時難濟亦貴能止之智故特地說往得中往有功鼓舞人濟蹇的心腸煞有深意在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水在下則安流今在山之上必奔騰跳躍令人險阻難行故有蹇象

反身不僅治一身之險其濟世張本正在此德即明德工夫都在修字內

山上有水喻險難行蹇象也君子以世道之險皆吾德不修所致不敢往而尤世也惟退反吾身躬自省治以脩其德焉則行无不得而險可濟矣

此就濟險推本于身說世路有欽崎被出吾身有缺陷故必反照此身受蹇何在即知此身去蹇何在則一脩德而身險平世險亦平矣初非兩截

反字下得妙凡人到絕險在前必不可往去處能退轉一步便見寬餘則反正處蹇濟要訣

初六往蹇來譽

往往以濟蹇也有輕于一往意與各往字不同來不往也譽乃識時的譽

凡蹇卦諸爻皆在識時初當大難方殷正時不可爲者若必欲往濟祇益之蹇耳何譽之有惟不往而來歸則見險能止識時之譽歸之矣

見險不往便是來非更有所歸何處也蹇下卦皆以能止爲智乃譽獨初者以以見險之始當止即止耳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等待也有從容商度意曰宜待者見不待非宜也

初豈終于不往哉謂宜觀變待時以往也若終不往何譽乎

夫子恐人認來爲退避故以待之一字明之可見聖人退遠无日有敢忘天下之心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王之臣也就王臣之心蹇言其作世蹇說匪非也躬臣身也故原故也

二柔順中正忠貞之臣也而應五在險正主憂臣辱之日惟鞠躬盡瘁出萬死一生以濟之此心蹇而又蹇有不以躬之故而少易其念也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國事不容他諉意匪躬句正發蹇蹇內心事如此非是贊美王臣的辭古來國步多艱皆緣臣子有躬擊之二之匪躬悉此一點血性做去絕不作躬念的

〔補〕蹇初三四上往來自如惟未爲王臣也二應五君臣之義定矣故无敢言往言來祇蹇蹇自矢已耳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註〕終猶言到底也尤咎責也終无尤是推其心乃深許之之辞

〔引〕人臣報國祇論其心心既蹇蹇矣事即不濟而此自靖一念已足仰對天王終无得而尤之況未必不濟乎

〔旨〕終字宜玩聖人取其心事而謂无尤以勸忠藎也非謂事已不濟姑恕其才而不尤計雖不濟句玩一雖字豈是限定不濟的特甚言王臣之无尤耳

九三往蹇來反

〔註〕反復就也反是自二看三若反情去一般來反總一意蓋來便反耳

〔引〕國難方殷本非獨力可支三苟自恃其剛翹然獨往有蹇而已惟下念二陰足以共濟乃來而反就之庶乎可耳

〔旨〕按語氣只還他來反便了註中得所安句是推當反之意在來反後一層中若添出便爲蛇足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註〕內指初二兩陰言以三視之則內也喜欣悅相附也

〔引〕來反豈強合哉以內之二陰方喜附陽以共奮王事三可不鑒其喜心而亟反乎

〔旨〕夫子恐三欲往心勝而懷疑不反故以內喜歆之以見宜反的故春秋書季子來歸國人所喜正此意也

六四往蹇來連

〔註〕往蹇者以才柔也連合也如連諸侯之連重資三之才上

〔引〕四大臣身當國難而陰柔才弱獨往濟蹇適陷于蹇耳惟來而連合九三其才猷以共濟可也

〔旨〕連字要重看天下豪傑不少但患我之意氣不與相結遂不能得其力連則傾心依附而後可共有爲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註〕以九居三曰當位實者實落不虛也就才德看

〔引〕四之連三者以三陽剛當位實有濟蹇之才德故也

〔旨〕實字重那當位只是實的原故猶言實實有濟蹇手段不僅才華之逞已也四所宜連正在于此

九五大蹇朋來

〔註〕大蹇者非常之蹇也凡一身一家之蹇爲小而天下之蹇大也朋指五爻說自分定曰臣自德同曰朋

〔引〕居尊當蹇宗社存亡所係非常之蹇也五惟剛健中正其信義有足感召天下是以豪傑群然趨之而來彙來友來連來碩之朋輳集有事矣

〔旨〕古來收用豪傑爲濟蹇頭一着數但患无所以來朋者斯朋不果來耳大人如五誰无利見想頭故周公係之曰朋來正見五之能來之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註〕中是中德節即中德之不變于險者是二字分開不得

〔引〕五何以致朋來哉以有中德不因險而失守故能徵天下賢豪也

〔旨〕中節即中德蓋中見於平時爲德見於蹇時則爲節此中初不緣蹇始有而此節必待蹇始見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註〕碩大也就功業言吉即所謂碩也大人指九五

〔引〕陰極時雖將濟然陰才未能有爲苟自往求濟益之蹇耳惟來從九五冀王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也五德位兼隆所謂大人也見之撥亂之猷得展于中節之主矣其碩吉固宜

〔旨〕吉即在碩內看出无兩層碩吉且宜輕輕虛講下利見句正明所以碩吉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註〕志是上六的志內謂海內從有欣附意貴指九五

〔說〕來碩者以上志在海內而欲濟之不得不就五以求功也其言利見者正以所貴在五故來而從之也

〔旨〕內字有指五說者似落空頭若上六非志在海內亦何必從五須兼講亦得貴字有二意以陰陽言五陽也其貴在德以君臣言五君也其貴在位並宜從之

周易去疑下經卷五終

皖旌 舒士諤 士一 原註
桂嚴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解 震上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註〕解緩也難之散也西南平易的象就政事說往往而征伐也來復者安其所也夙早也即夙夜的夙二吉字俱就安靜的福言

〔圖〕升䷭自升變者三往居四入于坤体惟二居其所不動而得中也

〔說〕卦德有難解之義故名解夫大難方解理宜安靜故必與民休息如西南之平易然乃為利也所謂利西南者何如此時難如盡解而无所往以征之歟則當偃武脩文來復其所而天下相安于无事矣吉若難未盡解而有攸往以征之歟亦當早往早復不至久搆兵端而天下終不苦于多事為吉

〔旨〕解只一利西南便是來復了下皆是設辭以明利西南之意當遁重有攸往邊苟无所往即如其安靜而吉縱有所往必夙亦依舊安靜而吉復字夙字最宜着眼總是安養天下意思蓋未解利用動既解利用靜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註〕以卦德釋卦名義險坎之德動震之德免字作脫字看按古稱脫冠曰免冠意可見矣且免有幾危幸免之義

〔說〕卦名解者以卦德坎險是身在險中矣且幸震動能以奮動之才幹旋此險焉夫險不動則不能免惟動將易險爲夷而可免乎險矣故名解

〔旨〕重險以動何倒說不得是險以動非動乎險也這動如解索一般解盡索即成麻矣解盡險即成夷矣故曰免乎險

〔總〕全象重一時字首二節聖人因時以解民難末節天地因時以解萬物難要見人君不可不法天意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註〕往字從卦變三往四來衆民衆也得中指二說功有安輯不擾意言有功者見解時功不容有也
〔解〕解何以利西南卦變三往入坤坤爲衆又平易之象是解時平易近民往乃得衆也其來復吉者解時安靜爲中卦變二居得中乃能與時休息而吉也有攸往夙吉者二惟本得中而往所以能早復而收安輯之功也
〔旨〕當解時民命方蘇正不欲苛擾平易得衆西南所以利也二得中是眞能平易安靜者故无往則復有往則夙而有功()得衆只重所行平易說不重得衆之力上有功非克敵之功乃安輯不擾只是得衆便了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註〕天地解散氣机說作起也言雷動而隨也菓木實之類雖言百谷此言百果以四陰之月谷尙未萌也甲萌芽也拆開拆也

〔解〕以解道極言之彼隆冬天地閉二氣方鬱結不解迨至解時而氣机鼓蕩雷雨交作以動以潤凡百果草木枯者皆甲甲者皆拆矣天地一解而化育成惟其時也解之時顧不大矣哉此王者所以當法之歟
〔旨〕天地解物不僅雷雨兩件衡稱雷雨者以震坎兩象也王者順時市澤直至草木咸若乃爲天地合德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註〕赦全釋也過是無心的過宥不是全釋特從減耳罪是犯法的罪
〔解〕雷雨交作萬物解散解象也君子以民當乱離每易罹于罪過故必於无心之過則赦之即罪至必不可赦者亦有之以從輕庶法網疎而民難解矣
〔旨〕周禮三赦三宥即與五刑五罰並重則赦宥何容輕言故施於承平之世則奸宄玩而良民不安施於危疑之時則反側消而解難不作

初六无咎
〔註〕咎是廢弛的咎无咎者不至太柔取咎也
〔解〕初當解時以柔應剛是人臣既不煩擾又不廢弛誠善御解者也何咎之有
〔旨〕難之初解雖貴安静太柔却亦恐釀乱初之无咎全從應四得來故不煩多擬而直以无咎許之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註〕際交際也又際會也義宜義也
〔解〕初何以无咎以初柔上際四剛則此剛柔之際處緩不弛就以義揆之當得无咎也
〔旨〕直柔際剛進揭出義字見初之无咎非倖致意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註〕狐性陰善媚以象小人之媚悦也田是獵獸的事田而獲三狐是群邪盡去樣子黃象中矢象直得黃矢者得與之遇也

〔解〕當解桂用事時二獨剛中是秉正疾邪之君子也故能于邪媚小人盡除去之則善類自進而得中直之士矣爲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此眞大臣之正道也朝廷清而天下治矣吉
〔旨〕此就大臣舉錯說小人是難之根故解難以去小人爲第一義田獲二句宜串說邪媚旣去正直自是來的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註〕中道就存心之中言是推所以獲得之由
〔解〕二之貞吉者以其心得中道故好惡不偏而取舍審也
〔旨〕得中道在獲三狐得黃矢前一層蓋去吾心之邪媚方能去君側之邪媚存吾心之中直方能用一世之中直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註〕負是負戴賤者之事也乘是乘車貴者之奉也寇寇害也

〔脈〕陰不中正居下之上是小人竊據高位如宜負者且反乘車焉則處非其據位不終保遂致寇奪之至耳如是雖爵位出王朝而貞亦不免竊位之羞矣

〔旨〕雖未解人品混淆容有冒濫爵位的惟既解則公道將明無聽竊據人誰容之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難容每强粧面皮恬不自愧故夫子終以貞吝之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註〕醜羞辱也自我明寇非外至也戎兵也較寇字似甚一步咎是咎責的咎不是災咎也

〔脈〕負而且乘處非其據即不奪亦已可醜矣況致寇乎夫寇至則戎矣此戎之至豈自我致之又將誰咎耶

〔旨〕玩可醜二字其辱甚於見奪爻言寇象易以戎爻言寇至象指出自我深明致戎有自不令三得諉咎此節一字一句俱有春秋筆法在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註〕而汝也謂順指之私人也拇足大指象初也朋指同德者言孚道相契也

〔脈〕解時非剛明者不足共濟四應初柔非其類矣此同類之朋所以不至也四誠取所昵之初而斷然解去之則同德朋至斯能相孚无間矣夫不暱庸人以得豪傑者四其近之

〔旨〕二句緊乚說下朋之至不至孚不孚一視其能解小人與否解則情附者至而道同者自洽斯字煞有斷決處

〔案〕初非小人但以其際剛是倚于四非四所倚之人則解亦非屏絕弟不暱就之耳須要看得分曉註甚可玩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註〕以九居四為不當位

〔脈〕解曰而拇者以四失位不中正故初得附之為拇所謂私情之合也不獨[illegible]附而解体于義亦不容不解也

〔旨〕未當位是解拇之由四與初皆非當位此似重四邊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註〕君子即指五維獨也有解就君心言孚驗也孚于小人叫人從這處辨驗也

〔脈〕五君位也自視誠是君子則於衆陰小人維有解去而已將朝廷清而天下治吉然君子之有解非徒托名亦還驗于小人之不有也不然豈真解哉

〔旨〕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解曰維者見除却解外更无他術意其言孚于小人者何蓋君側无小人則為有解君側有小人則有解與无解同人主安能托名于解以逃天下公議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註〕退是小人自退小人不一狐媚者集害者拇附者負乘者一解則群然星散矣

〔脈〕君子於小人患不能解耳苟寔有必解之心則小人將何恃而不退也是在君子決之

〔旨〕自古小人難退只因君心之係戀不清看一有字念頭何等決絶爻止言孚小人象直曰小人退易之也夫子恐人看解小人太難故不得不以此欽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註〕公是公侯的公用上所用也隼鷙鳥以象三也墉垣也隼在高墉有俳佪觀望意獲得而擒之也

〔脈〕三以小人據高位猶隼之在高墉上也上當公孤之任抱已成之器能用此解除之猶射隼高墉而獲之者然則元兇就擒世道蒙福矣何一不利乎

〔旨〕用射藏看上之用射正見善藏其用處使非成器而動焉能一出即獲如此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註〕悖逆也解悖有與衆共棄之意正明隼之所以當解也

【斷】竊國害民小人悖逆甚矣上所以不容不解也豈私惡哉
【旨】悖字宜体狐者悖而妖恭頗是也隼者悖而驚異是也拇者悖而睢通婚
是也負乘者悖而借恭卓是也
【參】下卦險中未可言解到上卦出險乃可言解天下有難已解而至險未解者
莫如小人小人不去則君子不來故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悖
逆萬不可恕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註】損有二義就取民言爲損下就節用言爲減省有孚寔心爲民也元吉作大
善說咎剝民的咎貞固守意
【斷】卦体卦象俱有損民奉君之義故名損夫損民非君意也必貞寔憂國憂民
爲分无可奈何然後議損爲有孚焉將所損者立法畫一以益之道損民雖
損而不爲厲元吉无咎矣是道也垂之萬世可爲救時之常規而貞非之四

海足爲通行之良法而利有攸往則損不貫乎乎
【旨】按彖損下益上及註剝民奉君等語則有孚斷宜從前說爲妙但近日諸名
家多主損所當損寔七約已裕民爲孚按下二簋用享及註中減省字此說
亦似有理不妨互存以備相題裁剪可字下得最妙那損下益上若似不可
的當損時這着數儘可常常用得有孚者正不必諱言損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註】曷何也用國用也簋宗廟中祭器也二簋言其薄享祭祀也可字宜体見此
事猶可則他无不可矣
【斷】當損時既以不得已取之亦必以不得已用之其果曷之用哉雖享帝享親
大禮也素宜從厚但時詘不得果贏即用二簋亦可爲而況其他乎
【旨】兩用字最宜關切國家當公私告匱之日即此二簋亦從下得來念心親心

方有餘之增恫者何必更求殺梓以削民膏乎故曰可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註】以卦体釋卦名義損下損民也益上益君也其道是損民的道上行言損之
道行于上也
【斷】卦名損者卦体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下益上剝民以奉
君也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其損之道究亦將行於上矣故名損
【旨】其道上行句語語婉冷凡高以下爲基上嘗損下時或亦只知下損耳而不
知上所受損正在于此損下者能不凜凜自惕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註】應應當也有時者言有時用有時不用也應字或作配合意亦可但于有
字說不去剛柔就卦畫言盈虛就物理言二損益字俱重損邊行是損益之

行也須重三個時字
【斷】人主損民而誠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利往不必言矣又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者何凡禮以時爲大當損時則應有此用耳試觀卦畫損乾剛以益坤
柔是剛進之極有時損也柔退之極有時益也卦畫非時乎又觀物理損進
盈以益退虛是盈不可久與時偕損也虛不終窮與時偕益也物理非時乎
一切損益皆不能外時況用享乎此二簋所可用歟
【旨】夫子述卦辭于損下加一而字意義瞭然前俱述過獨詳二簋之解者以財
不善其出勢必不給而妄取矣何以爲孚故節內三言時見損時應有損時
的用在豫之殷薦之大牲俱非其時應有的〇二簋語錄云係九廟之觀
祇增百靈之恫節一祀之費可留百室之哺造句甚都附以備參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註】忿是忿怒慾是私慾懲治也窒遏塞意

〔解〕山之下有澤勢必損澤以益山損象也君子以吾身所當損者莫如忿慾雖是子忿也懲之未發而不爲客氣使于慾也窒之未萌而不爲情資求損之又損以至无可損而後已亦取減損一義也

〔旨〕懲窒俱是心學七情忿最難制當忘怒以觀理六賊慾最易熾當借理以勝私此老子所謂日損之道也

〔參〕忿起如山則懲之當如摧山殺其勢也慾深如澤則窒之當如防川塞其源也楊子云山殺勢澤竹高是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註〕已停止也事是初自脩的事遄速也往往而救四也酌斟酌也即酌酒的酌凡酌必度其淺深隨器而止也損損四之疾也即救正意

〔解〕初當損下益上時而上應四陰是救正之責在我矣于是已吾私家之事而速往以救四則公爾忘私于事上之道无可咎也然初四情暌上下分隔凡

所靖献必量而後入毋以遄故至不當損而損也

〔旨〕已事只是形容其遄往意酌字從遄生來恐一意前往則未信疑謗以款見睽故酌損正教以善往的策這酌非僅酌交之淺深更酌理之可否意惟遄乃无負于四惟酌乃无負于遄耳損雖指損四之疾若单出此爻泛說亦得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用

〔註〕上指四志是初的志合志乃四合之也

〔解〕遄往雖初之志亦由上之四欲損已疾而下與合志故也

〔旨〕此是就爻內下一轉語夫子因酌損一言或爲觀望者藉口故特拈以上合志激之使遄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註〕貞正也又固守意征往也凶是失節的凶弗損弗喪其操守也益之就有風教說

〔解〕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所謂貞也如此則名節不辱何利如之若輕于一往則志辱身辱能免凶乎想其所往亦欲益上耳吾謂益之何必在往惟常守此貞而弗損其操則節義所著其益于上之風教多矣

〔旨〕俱就士節上看弗損何正見貞之爲利而征之爲凶意此爻亦就取民說王損義亦合太嫌背註勿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註〕中是剛中志是二的志雖是志於守貞如亦志在益上莫作枯偏一流看此是推利貞之由

〔解〕凡人出處總決于志二惟有中德而以此爲志故能守貞也

〔旨〕中曰爲志見二別无所爲志者便有確然不可拔意語曰志道德者不得亂以功名二之謂歟

〔參〕初言合志二言爲志上言得志可見損諸爻皆有志的士而爲補益天下不

小故夫子發申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註〕三人猶言三個人行即是同行損逐去也一人異己之人也下行字是行而去也與上行字稍別得對失言道相同曰友其友者言本我所故交也

〔解〕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是三正卦之所爲損者而損非處爻一義乎凡同類之中或有異己之人是猶三人行然三則疑忌易生必損此異己之一人而使之行可也此人既行則同道相謀斯得其友矣

〔旨〕或就立朝同僚說亦佳四語宜緊七一氣說下爻言三言一註言兩皆是借用字眼況不得兩何言專以相與也三何言雜亂以奇零了一個无可配合故雜也可見兩與三即是合不合的別名誠合雖千百人不失爲兩不合雖一二人亦祇是三况所損者初亦我友而曰人睽之也其所得者初亦是人而曰友親之也周公係此煞有深意在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註】疑。是疑忌非疑惑也。則字宜體。言三則疑。欲要不疑。斷不可三的意思。

【解】于三人中而必使一人行者。豈示不廣哉。正以三則議議皆岐。必致疑忌故也。

【旨】此解一人所以行的原故。見有不得不然處。後係辭曰天地。日男女。亦正是兩相與的意思。不則疑矣。參看自得。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註】疾是陰柔的疾。損四自損也。使四之損疾。若有以使之也。喜就遄能改說。咎。是怙終的咎。只一有喜便无咎了。

【解】四大臣有柔靡之疾。乃下資初剛以克之。而自損其疾焉。必勇於改過。能使初見我汲汲之心。而遄往于我。則賴其匡救以有喜矣。曾何怙終之咎哉。

【旨】大抵疾非咎。唯不遄損乃咎。四之損疾。是先自遄矣。故初方遄往。不然者介

一薄疾之意。即藥石无靈。玩一使字。全是四自家能做主張的。故聖人亟示以有喜正。默鼓其消銳處。蓋疾能損便是使。便是喜。便是无咎。更沒兩截的。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註】亦字頂疾來。爻言有喜。象言可喜。深為四許可也。

【解】凡人无過固可喜。有疾而能資人損之。亦可喜也。

【旨】夫子見薄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歆之。人能无疾上也。有疾而損次也。不則可憂。玩其語。亦字宜玩。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註】或者眾多之辭。益〻上也。違辭謝意。

【註】十貝為朋。十朋則為重寶。蓋龜靈物。能決吉凶。賢之知幾決疑。足象之。故取。

【解】五柔順居尊。是虛心下賢。以故眾隣畢從。各損己之才德出以益上。有苻之不得者。如益以十朋之龜。而弗克違然。如是則君德成而化理溥矣。元吉。

【旨】人君之益。无大得賢。故龜書惟善為寶。泰咸以臣為寶。其合此意。其言弗克違者。正足或益之意耳。全從五之沖虛得來。元吉兼德業看。不必添出大善意。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註】自。由也。上即天也。祐者。助也。自字宜玩。見吉非倖致意。

【解】五何元吉哉。以虛中尚賢之德。克當天心。而自天祐故也。

【旨】帝心之簡。在推賢。五惟尚賢。故天祐之。況人外无天。賢之來益。便已是天祐處。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註】弗損益。弗損己也。益是益民。貞是益民之正道也。臣。臣民也。即市井之臣。草莽之臣意。得臣言得民心也。无家者。得民之廣。不可以家數計也。按臣字此爻所作君道看為妙。

【解】上當損極欲自損以益人者。欲以上益下。亦何必損己。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即己无負于民之咎矣。惟弗損則其所益者。一皆帝王之正道。則澤无不被。而吉且法可常行。而利有攸往。由是海內歸心。得臣尚可家計哉。

【旨】首句當虛講。貞正。弗損益之處。吉利俱從貞中看出。非兩事兩時。故貞字最重。惠而令人喜。而為小驩虞。貞主令人忘。而為大利。類縣子瞻曰。以損己者益人。其益止如所損。以弗損者益人。其益乃為无方。此之謂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解】王者以益天下為志。今弗損益之。則益道大行。而志得矣。

【旨】大得從弗損看來。小惠弗徧。能大得乎。

【附】損諸爻無言益。而益不無言損者。以用損非聖人得已也。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註〕益。增加也。專主益下邊看。卦畫從否來者。損上卦初畫的陽以益下卦初畫的陰。爲益下之義也。兩利字。俱從益上生來。攸往者。往以益民也。涉川。是濟変的象。極言往无不利意。

〔觸〕卦畫有損上益下之義。然民富君不獨貧。是上下俱益矣。故名益。人主誠能益民而有所往。以施仁則澤可四達矣。何利如之。即使拯溺亨屯。如涉大川然。亦可賴以安全而无不利焉。益之利民。有如此哉

〔旨〕益者增添之名。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見聖人利民无已意。攸往句已包得涉川。但平時之益。未見其益之大。故特從中抽出涉川言之。不宜以常変對說

〔釋〕聖人係益開口便說兩個利字。即是欣喜无已。滿意許可之辭。无非欲人都要去益民的意思。係辭曰。益以興利。此之謂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旨〕損上。是損君之有。益下。是助益乎民。悅。怡悅也。即堯民含哺鼓腹。光景无疆是悅之廣大意。自由也。兩下字。上指施言。下指民言。其道。益民之道也。大。是廣大。光。是光明

〔觸〕卦名益者。以卦畫損上益下。是君能減賦助民。而民被其益者。怡說无疆焉。夫上下易隔矣。今澤自上施而下逮于民下。真如天道之下濟。光明其道何大而光乎。故益下。下民之益也。而民說。道光更君之益矣。故曰益也。

〔旨〕悅字要看得好。不則是驩虞景象矣。損益卦。何俱言道。見後世以聚斂損下者固非道。即小惠益下者。亦非大光之道也。

〔註〕全彖重中正二字。大光之道。木道之行。與偕行之時。俱從這個做出。向非中正。則王心多欲。有者日下。而光日晦。何能以无疆之悅。配无方之天地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旨〕中正。指二五。就德說。慶。乀福也。言有慶。若見非中正。不能有也。木。指才言。猶木之有材料也。五方震爲木。八卦巽爲木。故云。道益民之道行。是行其益也。

〔觸〕利有攸往。民有慶矣。由卦體二五中正。君臣同德。而益下之道。故得慶。故也。利涉大川。益道同行矣。乃所以能行者。由震巽兩象皆木。是有濟川之具。而才猷克壯。此益道乃所以行也。

〔旨〕此見益民非才德不可。有慶要看得大。即所謂民悅道光者。是木道二字。細玩宜析開講爲妥。但近日諸名家多主木道串講。謂木道即中正的道。以德而運爲才者。終似影語一般。存之備參。乃字宜體。見不遇盤根錯節。孰別利器意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註〕動。是震德。巽。是巽德。日進。學問日進益也。无疆。即德業盛大意。施。是得下濟意。方。方所也。凡益二句。推開事物上說。偕行。行其益也。

〔觸〕是益也。豈特治道爲然。試推之學術。卦德震動。是功既奮發。而巽入。心又沉

潛循此日進。所造寧有疆乎。又試推之造化。卦畫陽下陰上。是天氣下施也。承資生。其利益萬物。无有方所矣。此益之道。即益之時也。故凡物理之消而息。人事之窮而通。一皆時之自然。而與之偕行者也。益道何大哉。

〔旨〕重一時字。動巽合進。自然无疆。施生合益。自然无方。不先時。不後時。正所謂長裕不設是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旨〕遷。移徙也。善活物。故曰遷。改。変換也。過死煞。故曰改。見字有字。亦宜體。善不見則已。一見必遷。過不有則已。一有必改意。

〔觸〕風雷相助。造化之益也。君子法其迅厲以求自益。于見善則遷。无少因循。有過則改。无少係吝。則理存欲遏。而所益大矣。

〔旨〕舊講俱重交相助益說。固是。但細玩二則字。語氣還宜從風雷上摹寫。較切這遷改。只是風行雷厲的象。蓋遷善速則善長。改過勇則過消。不則儘怨從

事究竟有何益處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註)利作宜字看用初用之也作是作爲大作者作之大也元吉即盡善意大作

根九來元吉根初來

(解)初居下受上之益者是仕籍初登君恩已渥未可苟且塞責也必宜竭誠而報凡事問事闕設然大有所作爲方足仰荅主知但始進欲遽爲大業一有未善疑忌交集矣惟事出萬全而元吉焉乃始无咎

(旨)人臣原不爲利祿効忠第受益大者作亦不能不大的然曰大作已非小忠小信可比此中更有何咎又着元吉二字正欲善其作之用令以奮激始者不至敗壞終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註)下不專是位兼進用之初看厚重也即重大的事意

(解)必元吉乃无咎者以初進居下本不當任重事故非元吉恐无以謝咎也

(旨)聖人只是欲人任事則不厚事云者特推不可不元吉意非以避咎而開人謝事的門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註)十朋之龜解見損卦永恒久意貞兼有周守意享帝即是甚言不可不貞莫作象看

(解)二虛中處下是人臣得事上之貞者(先起貞字下起下只發永意耳)以故精誠上通寵錫不期而至有欲辭不能焉象或益十朋之龜弗克違然事君若此不必更求所事第永守此貞不變自主眷益隆矣吉是道也雖王者用以享帝亦可居歆而吉況臣之事君乎

(旨)此爻只重永貞二字人臣貞始佞終者病坐不永也且二陰疑不足于守故以永勗之與坤永貞同

(參)初報君而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要其終見純臣之忠係益者于初二爻交取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註)外是意外來者寵錫之來也自外來者見二非往而求益意

(解)益何云或哉以二之効貞原非邀眷而寵錫之來若出望外故曰或也

(旨)人臣一着求益念頭即已非貞矣故言自外來益見二之爲貞處非是推原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註)凶事凡艱所拂逆皆是用是君用之益三也孚者心之誠中者行之善告禀告也公是王公圭是玉爲之所執以通信者天子用玄圭帝天用尺二寸事地用九寸上公執桓圭諸侯執信圭諸伯執躬圭皆七寸諸子執穀圭諸男執蒲圭皆五寸各執之朝天子

(解)居不中正非純臣也然當益下時凡居位者概宜受益故益之不用吉事而用凶事則警戒震動庶能改過无(中行本有孚未有中爲妙)終之咎矣當思凶事之用其責成有在故必孚誠中存且所行合中以此感通于君猶告公而用圭者然斯无負凶事之益哉

(旨)凶事即投之艱難試之盤錯令其震戒意无咎諸講多主虛看下二句正答所以无處細按恐未是愚謂无咎只是過因凶改向來說到好處下二句則更進一步夫子教之孚中以荅上意非僅得之无已也

(參)二之享帝吉固是益三之告公凶亦是益天愛人主則用災異君愛人臣則用凶事厥旨微哉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註)有字指孚中看固是固守或作虛字看

(解)孚中本人自有毋緣遇患反无耳則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困心衡慮而有者

固有之也

〔旨〕固字多作固守看。但細按之字語氣。還宜虛講。更覺婉冷可味。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註〕中行益下之行。合乎中也。告公從言見信于君也。依。依倚也。或作依其地。或作依乎民。俱去得。

〔脉〕四大臣。益下而不得中。必其所行。斟酌合宜。能勉為中焉。則我之所行。皆君所欲行。入告于公。言无不從者。是道也。雖用以為依遷國。君亦將從之。而利矣。況其他乎。中行之益如此。

〔旨〕舊以益下為中。未妥。中行在益下後一步。必所行合宜。纔謂之中。遷國句不重。只甚言上告公從的意。舊言告公為君從。遷國為民從。甚不得周公係四本旨。

〔參〕中行告公與三同。三告在用凶事後。用而後告也。四告在遷國先。從而後遷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註〕益志是四益民的志。此推公所以從意。

〔脉〕告公何以從。以四益民為志。此惠心之主。所以樂從也。

〔旨〕提一志字。是四先以精神作其骨血。而公自以肝膽神其感孚。見君臣之告。批答之從。終非明良絕頂。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註〕有孚。即惠心的真實處。惠心者。惠民之心也。元吉。即益善意。下有孚就民言。下惠字作感字看。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為心。自受之則為德耳。

〔脉〕五陽剛為益主。是大君之益天下者。一本胞惄之意。而惠心若此。豈待問而知其元吉哉。但見上以誠感下。即以誠應。而民之惠我德者。亦有孚无間矣。其大善而吉何如也。

〔旨〕有孚二字最重。凡上无寔心。縱有所惠。下亦无從見德。惟惠心而有孚。故惠我德者。亦是有孚的。上下兩孚。着不得一點邀結念頭。三五盛際。可想此爻。

〔參〕語曰。王者不任德。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然則五之惠心惠德。猶未至歟。非也。孚而惠。不名為惠。即名為惠亦可。孚而惠我德。不名為德。即名為德亦可。烏容易識。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註〕勿問。非是釋惠心。只申贊兩句語耳。志是益民的志。大得者。言民益无疆也。

〔脉〕人主但問惠心不惠心耳。惠苟出心。其元吉自勿問之矣。惠我德者。所謂民說无疆。而益下之志乃大得也。

〔旨〕爻言勿問。象添之矣二字。語氣便別。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乃以我之惠心足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四句須相承說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註〕莫益。民莫肯益我也。擊。攻擊也。或者。衆多之辞。恒。益民之恒也。凶。即擊之意。

〔脉〕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人君剝民不知止者。將利專于己。奪施于民。有莫肯益之。而且或擊之者。然夫擊之則凶矣。所以然者。君道益下為恒。今立心聚斂。而勿恒焉。故凶也。

〔旨〕此周公為殖貨亡國者戒。莫益二句。串講立心勿恒。即求益不已。與有孚惠心反。凶與有孚惠我德反。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註〕偏。猶言一邊也。外來。言出意外的來。非上之初心到此。

〔脉〕上之辭曰莫益之者。猶偏求益不遂之偏辞也。究其極。當有擊之者矣。然擊之曰或者。有以上只知求益而攻擊之禍。有自意來外也。豈特莫益已哉。

〔旨〕此都是危之之辞。一氣說下。言外要見立心宜恒意。

〔參〕二不求益而或益。上求益而或擊。夫子釋此。皆曰自外來也。嗚呼。孰來之哉。

☱☰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註】夬決也又必去也揚播揚其罪也王庭卽是公庭孚誠也號號召衆賢也厲危厲也就存心言告告誡以修治也自邑卽己的私邑此句是自家脩治的象戎兵也卽就也不利者言不宜威武相加也

【講】卦以五陽決一陰是以衆君子決一小人去之必矣故名夬夫夬必何如乃利不有正其罪則決之无名故必發其罪以揚于王庭然彼罪雖彰而民苟无助可小雖盡誠號召同類用廣我羽翼初勿謂羽翼既廣遂生易心而兢兢自危如有厲然更勿謂羽翼既廣可逞雄心而硜硜付治威武從事如告自邑不利卽戎然故以必決之勢而加萬全之謀則有所往只決小人可一舉盡矣何利如之

【旨】揚必王庭者何以小人用事君側則滿朝皆爲呼能揚之令曉然共知其奸而小人不得自掩意斷宜以此句作主承通說去下俱決小人一套事太分不得先後看

【參】甘露之變以小人決小人不知揚庭也元祐十人制千虎不知孚號也以手推所徒犯壯頰之戒莊祿猶在闈深莫夜之防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人昌遐結朱溫爲援安在告自邑而非卽戎乎故不勝則禍集君子勝亦禍貽國家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註】決者斷決之義也剛指五陽柔指上六健是乾之德悅是兌之德和是不相抵抗意此釋卦名義而贊之也

【講】夬者決去之義也卦體以五剛決一柔是以衆正逐孤邪其必去矣故名夬且卦德乾健固不偃容以養奸而兌說又不輕躁以激變是其決小人也動中机宜小人有隂受其決而不知者蓋決而和焉

【旨】提剛決柔三字名義便自爍凜決而和句最重自古小人禍國都緣決小人者不和致此故決而和最是難能的和字須把健悅合看分之則健爲党錮悅亦調停矣豈是眞和乎

【總】全彖重決而和一句下皆是闡發此意決使非和則圭角太露謀疎是危爲能剛長有終哉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註】柔指上六乘猶其上也五剛指五陽爻其危就存心之危言光光大意尚崇尚也窮困窮也剛長是五剛之長乃終是陽道之終言剛至六陽乃是陽道結果處

【講】揚于王庭者卦以一柔乘五剛是一小人竊據衆君子之上妨賢誤國罪莫大焉故也旣孚號矣而必有厲者猶恐陰謀叵測其必危厲存心而決小人之道乃光大也旣告自邑矣而又不利卽戎者以所尚專威武則必至激變而自取困窮也利有攸往者謂剛長變爲純乾而陽道乃終是君子滿朝无復有小人矣攸利也

【旨】小人可決罪狀全在乘剛上易于剛乘柔不書于柔乘剛則書志變也此正春秋筆法處三乃字要玩謂必能如此乃如此耳

【參】光非光大說話卽從其危內見出凡人安肆則昏暗惕厲則光明也終字舊云陽道的終或決道的終俱似欠確蓋終卽是除惡務盡意若惡不終盡勢將復逞如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禍不旋踵可鑑也夫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註】澤是兌象天是乾象上于天是兌在乾上施賚予也祿不專指爵祿凡德澤皆是下兼臣民居積也德卽是祿自上施曰祿自下被曰德耳忌禁忌也

【講】澤氣上升于天勢必雨露潰決而下夬象也君子法天之仁以施布祿澤

一普及于下焉此誠大君之宜也不則居德不施祇犯天人之忌耳豈君道所宜哉

〔旨〕此節是一正一反只宜把施祿及下句重發下居德句不過反足上意耳玩則字可見

〔註〕**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趾足指也前趾者凡人行路趾必在前的趾是下象而壯前趾則居下過激耳不勝不能勝小人也為字宜體不曰有咎曰為咎明自為之也

〔演〕當夬初而居下任壯是少年新進之臣憤憤嫉邪急于一決為快者有壯前一趾之象彼自謂小人當決誰可咎者不知以是而往則謀淺計疎必不能勝其咎也祇自為之耳

〔旨〕告以往不勝為咎者正欲其得勝算而往也咎只是不得勝算如不能孚號有厲等項便是玩象咎也句可見時說有指反噬為咎亦得但落後二爻意不得首備初的意思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演〕初之為咎豈待往不勝後知哉以決一不勝之道而往即此是其咎也

〔旨〕爻言往不勝象言不勝而往把語氣略一顛倒而咎意更覺曉然大凡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乎

〔註〕**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莫音暮

惕是憂惕號是號召莫即作早暮的暮看有戎象小人反噬之變恤憂恤也

〔演〕二大臣居柔得中其決小人也有不任剛壯而此心惕號如臨大敵然且號召衆正以交警焉如是則雖陰謀叵測變起不虞為暮夜有戎之象亦有備无患可勿憂恤矣

〔旨〕決小人全以惕為主號還是次着那號正所為惕處戎何言暮夜小人陰謀暗計有不可顯見之机鋒故象之勿恤亦不是勉強不恤要本自治之密來不則隙有可乘能勿恤乎

〔註〕**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直不過剛造道仰決小人之道此推勿恤的原由

〔演〕有疾矣能勿恤者何以得中道則不恃剛而所決盡善也

〔旨〕中道得就惕號上見出中與和一道也所決者中即是其決而和處

〔註〕**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面顴骨也君子指三夬夬者果決其決也就心說獨行猶言獨自行路雨陰物遇雨象與上應也卦獨三應上故象之濡濕潤也即污染意若濡者非定有濡也慍是慍怒言衆君子怒之也

〔演〕三當夬時而過剛不中是其決小人也不能潛畜机謀而激露形色悻悻是于一擊如壯頄然則謀淺取禍反有凶矣卉為三計決之亦何必以迹但宜有決之之心外雖暫與和洽其迹若為所浼如獨行遇雨而若濡焉則形迹

不白衆君子且有我慍者然終必決去小人而于我固无咎也

〔旨〕周公于壯頄則係有凶于遇雨則係无咎總是教三以善決的道理蓋因何言有為壯頄者只知決小人之吉不知其有凶故也直以君子于夬夬正其名號也獨行二字最重遇雨乃壯頄對症的藥惟獨行遇雨則衆正不必借正應不必忤濡浼不必避譏慍不必恤其夙夜警惕有出尋常孚號外者象所謂健而悅決而和是也○獨字下得最妙此中无限秘謀密計有己獨知之天地鬼神知之而人不及知意下數項俱本此來

〔註〕**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終對始言不作虛字看終无咎本始之若濡有慍來

〔演〕君子決小人獨此心耳心果夬夬矣故終能決去而无咎也

〔旨〕咎之有无只在能決小人與不能決小人小人既決則從前許多曲折許多蒙昧一齊都已消了更有何咎故夫子于无咎上急添一終字深予之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次且音咨趄）

【本】臀在股之上腰之下人所賴以安者无膚則坐不安矣故其行路亦必是次且不進凡物皆在前牽獨牽羊人在其前便不進後隨之則進矣

【說】膚肉也次且行不進貌言牽羊之言聞四聞之也

【翼】居陰无剛決之才不中正无善決之術然當決時欲與衆君子競進而功而不安於退居又不能遂其進此所以臀无膚而其行次且者然所謂物也誠爲四計但讓衆君子前進而我隨之如牽羊然則悔可亡矣但四欲進心勝雖聞此牽羊之言必不見信惟其凶得亡耶

【講】臀无膚行便次且兩象總一意是欲進不能遂其進也情分居不安行不進對說殊板牽羊何乃周公代爲之計如此聞言句非逆料其不信正所以激之使信處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翼】九居四爲位不當兼才德說聞屬耳聰者聞之性而聞則聰之至也

【發明】行何以次且由居位不當而才德不足進故也聞言又何以不信由志昏于競進而聰之不明故也

【講】凡聞言在聰而聰不明者蓋聞言之頃未嘗不聰第聞言之後旋生疑貳故心之不明雖聰何爲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說】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五迫上陰故象之

【注】中道不過剛遂行決小人之行也

【發】五迫近上六是人主狎近柔邪爲所蠱惑者如莧陸然而不決可乎五惟毅然斷制此心夬而又夬篤且所夬之行更不溺于氣傷于暴而中斯无不決小人之咎矣

【講】中行字因夬夬生來凡人主待小人者每不能夬掩抱必決危頭又未免驟發生變故戒之如此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注】中卽心中之中非中德也未光者心未光明也此光字與彖光字同心无肆則光心有係則未光也

【發明】中行无咎者以五之決小人特迫于公義而此係戀之情尚未能脫然盡拔而光明也

【講】此被九五未盡之隱衷仍是望其夬夬處非徒追議也蓋心一有係則此中光明爲累便爲陰霾掩蔽語曰去小人不難去君心中之小人最難此之謂乎

【翼】周公于中必究之行所以鼓其剛奸之勇夫子于中未許其光所以消其隱憂之源厥旨各有在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說】號是呼號與孚號惕號不同卦內三言號者以兌爲口舌也終猶言到底也

【發】陰居夬極兌盡勢孤雖應三比五而亦皆夬夬復何呼號以求援乎終必爲剛所殄滅而有凶矣

【翼】小人當計无復之時心猶未斷故夫子絶之曰无號斷之曰終有凶令小人㬥然喪氣无敢思逞意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說】終對小人之初心說長是長久不可長言殄滅立至也

【發】无號之凶者以兌類已盡終必爲君子所夬而不可長也

【講】小人方互相援結時自以爲萬年之固而終至于无號取凶噫亦大可醒矣

䷫ 乾上 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注】姤遇也卦體一陰復生乘有不期而遇意凡男下女爲貞女遇男便爲壯也

一陰遇五陽乎故曰壯明其不執也勿用者言不宜取也取對舍言即作娶字看亦得。

〔附〕卦體一陰復生是若于潮朔忽一小人復進用事若不期而遇焉故名姤夫以一小人能散衆君子則堅氷之形已成猶女德不貞而壯然君子于此當嚴以絶之乃與比昵可也故又有勿用取女之象

〔直〕壯是不好字眼易于用壯且不可而況女乎蓋女壯即在一陰遇五陽上見出不必再說如何去壯也兩個女字深明姤正是陰的世界則勿取即戒堅氷于始[illegible]文王演易一括姤卦到手便不勝世界之憂在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註〕遇相會也柔指初六剛指五陽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附〕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卦體一柔遇五剛是衆君子无心遇小人而一小人故于遇君子卒然相值定出意料之外也故名姤

〔直〕上遇字泛說相遇說乃釋姤字之義下遇字專主柔遇剛說故文王名卦陰來稱復因之也陰生稱姤外之也或問姤時五陽方盛如何遂不爲主曰陰來而伸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註〕與君子與之也長是長久或作上聲看亦得但于與字語氣不合

〔附〕勿用取女者以小人蠹國禍民勢不可與一朝居況可取之長與處哉故勿用也

〔直〕大凡小人之遇非足患患在君子陰有以與之耳蓋與便取取便用長不長更當別論矣故夫子曰不可誠嚴哉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註〕此遇字就好遇說即係辞天地絪縕意咸皆也章是章光不惟僅是初生

〔直〕論陰陽之相遇遇不可有論陰陽之相須遇不可无卦体陰遇陽是天氣用事之日而忽得微陰濟之亦相遇也故絪縕之氣得所滋潤而品物咸成昭章光矣造化不可无遇如此

〔直〕一陰之生是爲五月萬物相見乎離所以說咸章不宜以陽降陰升言似涉泰卦亦與姤義不合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註〕剛指九五之剛就德言遇猶言幸遇也中正俱以位言與他中正不同大行就治化說

〔附〕卦體以九居五是人君有英毅果斷之德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而治化大行矣聖人不可无遇如此

〔直〕中即中天下而立的中正即正南面的正蓋位爲聖人大寶最是難遇的故剛一遇中正治化便至大行然大行而曰天下見有宇宙在手意勿云大行于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註〕大非贊遇之大正言幾微之際關係甚大見人當謹微也

〔附〕此因天人相遇之善也然咸章者剝落之漸大行者禍乱之階而況小人之遇君子乎則一陰雖微其勢必盛難識者此時難挽者亦此時姤時之義豈不大矣哉

〔直〕天地相遇剛遇中正然是絶好時節乃聖人即于其際想出個不好來猶天下方歌舞太平而有一小人潛伏其中即成乱萌要見這姤時的義關係最爲重大不可不謹慎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附〕天何嘗與物不遇但没風時節象不相遇一般則一有風便象遇矣

〔註〕后元后也施傳布也命是命令誥是誥教

〔附〕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姤象也元后体此以與民遇非命不可唯是施其命

令以遍告四方。令天下曉然深知上意。群相鼓舞于下。亦如風之鼓舞乎物者矣。

〔旨〕風以氣噓萬物。命以言誥四方。都是相遇景象。這命雖為遘民而施。然誥戒最密。亦以使小人之奸宄无所容而遏抑。令壬當推此為第一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蒙〕柅所以止車的物。以金為之。則堅剛能止。故繫車必于金柅。豕是污濁的物。其性很跳梁。小人之污悍似之。羸弱也。羸豕是纫弱的豕。孚必也。蹢躅跳梁貌。

〔翼〕初陰始生。為小人用事之始。誠能自止不進。而肆害君子。如係于金柅。然此小人之貞。得受君子之庇矣。吉。若乘其勢而有所往。以肆害。則自失覆庇。凶立見矣。其在君子。又當思一陰雖微。將來必至得權害正。猶羸豕孚蹢躅焉。可不預防哉。

〔旨〕見凶以上。是以禍福惕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末句以後。是以憂患儆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易无非為君子謀耳。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蒙〕柔道小人之道也。牽進也。兼作牽引看更妙。

〔說〕係于金柅者。以柔道始進。勢必牽引群邪。以禍害君子。故特預防而止之也。

〔旨〕凡柔道諂媚依阿濡忍。最足牽引人的。當其始進一不過絕。後將蹢躅莫制矣。識微者能不凜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蒙〕包是包苴的包。所用以制者。魚是陰物。以象初陰。包中有魚。則禁制由我

〔說〕包制也。又包容之義。无咎指二說。言能制奸也。賓指衆陽爻

〔翼〕二為得時用事之君子。而與初遇。是小人正在其骨轄中。如包有魚而可制也。能乘此制之。使不得肆害。果何咎乎。若失此不制。勢必得權以遇于衆君子。則貽禍无窮矣。

〔旨〕二為衆正的主盟。我為主。則諸君子為賓。凡賓下得侵主之權。以制奸佞。得制之。故包有魚正二所以无咎處。不利賓便是咎矣。更見小人不可不制意。

〔蒙〕包字。只作制字看。欠觀自古小人禍國。都繇君子激成之。包則直以兼容之最默為轉變。令小人不苦其我制意。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說〕義即義理的義。及由我及之也。正見二之為主意。

〔翼〕包有魚者。非獨計其及賓之害而制之。蓋小人統屬在我。則制之亦即在我。以義揆之。固不得令及于賓也。

〔旨〕虎兒山樺典守者名義最為凛然。故稱一義字。正見魚之及賓。非獨不利。義亦不義。意二得盡其責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說〕臀无膚兩象解見夬四爻。厲是危厲。言孤立也。无大咎者。姑為許可之辞。

〔翼〕三過剛不中。性躁欲進。但上下无應。而勢孤不得遂其進者。如臀无膚。而其行次且然。則雖有寡助之危。然无私遇。亦不至以比匪受傷。而大有咎也。

〔旨〕此泛就仕進說。兩象總一意。須重不遇。遇有拔程傳屬作存心危懼說最節但以三不甘心與初遇立論。此于卦義似合。但太嫌苛刻。故勿從。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說〕行是三所行。未牽即无引无人意。

〔蒙〕行何以次且哉。由勢孤无應。所行未得牽引之人也。

〔旨〕象只釋其行句。則知爻所重在不能進一邊。

九四。包无魚。起凶。

〔說〕魚指初。无魚者言民不附也。起從此起頭也。凶是四的凶。此爻有就不能制

小人說亦可但與象遠民意不合

【解】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宜相遇者也今已遇于二初不我屬爲包无魚之象民心既去主勢日孤凶禍從此起矣

【旨】爻中只還他无魚且慢說九四不好處恐礙象遠民意起字最宜玩初言見凶者乃凶卽此見往在陰凶在陽也四言起凶者乃凶自此起事在今凶在後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註】遠民言遠去乎民也就政事上看來不是空空言遠

【解】民未有輕去其主者无魚之凶人以爲民遠我耳而不知我寔有以遠之故去也

【旨】夫子恐人以无魚咎民故特地指出遠民二字然只言遠民終不明言所以遠民者何在正令四之深省自得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詁】杞高大堅寔的木瓜蔓至于地亦陰物也含包含不露也章指陽剛之才言隕降也言有隕者本无而倏有之辭也自天猶言自天降也指陽道之復回看

【解】陽剛中正主持世道是德位兼隆之君子而下防始進之小人猶以杞包瓜勢甚易矣然陰運方熾未可力爭必其所謂包瓜者含晦章美不露一毫聲色而靜以制之則人盡天回陽之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焉含章之善何如

【旨】含章二字最重小人甘媚必能固結君心使情匕一決則禍變作矣惟含章以制則天運可回依舊是陽明景象

【參】魚陰下生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甘美弄瀆況瓜援杞上懸及到結果田地包之較難于魚五能含容其甘美而不急制則數盡瓜自隕落若從天而下矣通節合爲一象看甚妙可玩但章字隕字太遠背註附之備高明一參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註】中正就德言是所以能含的蓋志是五的志不舍丟不下也命是天命此是推有隕的來由

【解】五之含章者以其德性純粹故能客氣消而靜以制陰也有隕自天者蓋惟含章則此志默爲斡回无一刻肯舍置天命故能回天而有隕也

【旨】此節宜串看中正在含章前一步不舍命卽在含章內看出蓋讒于命者是舍卽力爭於形迹者亦非志不舍凡人于不甚切心事便放屈發露出來其默默中爲必是放舍不下的所謂深慮之人中心藏之是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角剛在上最能抵觸姤而如角安望相遇的

【解】居上是驕亢自高无位又獨立无助蓋孤介絕物爲姤其角之象夫以角爲姤豈能有遇者吝所不免然既无遇亦可免匪人之傷矣何咎之

【旨】姤所雖與含章者異畢竟不肯妄合亦是好處故周公曰吝而卽以无咎予之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註】上指爻位窮極也

【解】以剛居上高亢極矣固宜无所遇而吝也

【旨】窮字從上字生來然與其剛而遇无寧窮而吝

☱☷ 兌上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亨字衍文）

【詁】萃聚也王是王者假感格也有廟王者所有之廟必能假於廟爲有不則廟雖有若无矣大牲祭物之隆也坤爲牛故取之吉就受福言利往句就建業之大說

【講】卦德体象三者俱有萃聚之義故名萃萃道莫大于親親尊尊此時在王者富聚已之精神以感格祖考而假于有廟焉在君子利聚已之學問以進見大人則道可達而亨又必以正相聚而貞乃利然假廟豈徒以誠哉萃時物豊祀不宜薄必用大牲則祭可受福而吉利見豈徒以正哉萃時學大業不宜小必有攸往則事可建功而利

【旨】世道之萃在人心人心之萃在忠孝盖君親天下之大本未有精神不萃于根本而氣運可常聚者故假廟孝也見大人忠也用大牲承假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上下聯絡說去不可作四平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註】聚會聚也順是順從說民說悅是悅愛就君說剛中指五應指二就君臣說故字明所聚的原故也

【講】卦名萃者會聚之義也卦德坤順是民順從君且以兌說又君先悅民也卦体五剛中是君以誠寔下交而二應之又臣以虛中上應也元后黎庶合為一心元首股肱聯為一体故聚也

【剛易去疑】

【旨】故字重見順必本于悅應必本于剛中要責成到君上去

【講】全象以天命字作骨情字作脈情也者正所謂天命之性也幽明之間非情不洽堂廉之際非情不交天地萬物之大非情不見故夫子為萃時一一讚嘆之有不勝世道之慶焉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註】致孝極也就誠孝上說有作以此孝心躬而致之廟中亦可但枘韶叙孝獻也聚以正只在大人看出无兩層天命只是一個時順即見大牲攸往都非過的

【講】假有廟豈虛文哉乃致極一心之誠孝以享于親也利見亨豈私媚哉蓋大人以正在上而見之則相聚以正亨自可必也用大牲利攸往者豈過侈哉一誠見維天之命一時而已物至萃則豐大牲正時隆而豐也學至萃則裕攸往正時行而行也所云順天命非乎而吉利從可識矣

【旨】假廟重個孝利見重個正大牲攸往重個順順時致孝是事親如事天順時聚正是事君如事天最是絕大道理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此極言萃理而到天地萬物則盛乎萃矣情情緒也

【講】始信萃不但聚其所聚者情也如天地情之祖萬物情之族使其絪緼不密應求不接亦似天地萬物為无情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始可見矣萃道洵大矣哉

【旨】人與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自吾之精神不聚則見我自我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判不相屬聚則精神綰合造化在我矣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剛易去疑】

【參】天地萬物情一耳咸見情之通恒見情之久壯見情之正萃見情之聚情不可見則天地萬物或幾乎息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除者去其敝壞也又備而聚之之謂戎器兵器也戒是戒備不虞不料度也猶言意外之变

【講】澤上于地萬物暢茂萃象也君子以物聚則爭人聚則亂思為保萃計唯是修治戎器藏之武庫以戒備不虞之变而萃乃可長保矣

【旨】要切萃字看來水聚不戒則汎濫物聚不戒則奪乱語曰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註】孚者孚四也乱雜乱也乃萃萃于邪也號呼號也握手圍也猶人衆相聚的意笑人笑初也勿恤初勿顧恤也往往應四也

〔駁〕初四正應本有孚者。但隔于二陰。不能自守而所孚不終。乃亂于羣而萃矣。竭此而其咎矣。初若呼號正應。幾從違靡定。未免為衆所笑。然號者正也。笑者妄也。誠勿恤衆笑。而斷斷以往從于四。則无乱萃之咎矣

〔旨〕周公只是欲人孚於要終。而以若號一段。繫轉他心腸。猶恐他顧恤人言。未能斷然獨往。故特以為笑勿恤堅之

〔參〕諸講俱以一握為衆的象。愚見謂是正應的象。猶言握手之親也。於註亦似未背。附之備高明一擇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翼〕志是初的志。志亂在亂萃前一步。乃乱萃之由也

〔駁〕凡人相萃以志。乃乱者由其中心无主。而志先乱故也

〔旨〕提一志字見二陰非能惑初。乃初自己没主張使然。若能堅其孚以往。則志已定矣。焉能乱的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引牽引也。即引兌的。引吉无咎。是一正一反。俱在引內見出。孚。孚誠也。乃字宜体。禴。夏祭名。四時的祭。獨夏稍薄。用禴者。言不用靡文也

〔駁〕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似有狥友忘君之咎矣。為二者。即在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則得集思之益。无植党之咎焉。然薦賢大事。非可強致。必孚誠積中。素諒于君。引乃輒合耳。不猶祭者。必孚乃能用禴。亦无不感格而利乎。

〔旨〕孚字時講俱宜截頂引字來。言引便是蹇蹇愛君的念。所謂孚也。亦說得去。但細玩孚乃語氣。明是勉人話頭。言必孚乃利耳。此時在上者。君方用大牲。而臣何獨用禴。亦以所重不在此也。時講于用禴下添出受福來。似又蛇足。按文氣在利用禴止了。只是個不事靡文的象。何嘗有受福意思在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註〕中。指德言。變。更改也。即變塞的變。惟中故未變。惟中未變。故能引。无兩層。

〔駁〕人臣。初願誰不以引賢自許。未幾而變塞者多矣。二惟有中德。故能持之不變也。

〔旨〕未變對初三言。初之乱。三之嗟。病處只在個變耳。夫子亟以未變許二。深予其中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嗟嘆咨嗟也。往往以從上也。无咎者。不萃之咎也。○嗟號皆從兌上取來。號可无咎。嗟而能往。亦是可无咎的

〔駁〕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人莫與萃。故欲求萃于近。己之權貴无交而求。必不得萃。徒嗟嘆而已。何所利哉。惟往從上六。乃我故交。可无嗟如之咎矣。但嗟然後往。已非得已。況復得陰柔无位之人。雖萃奚裨。為小吝。要以理所當往。吝可不恤也

〔旨〕人苟无可萃之德。素萃之人。雖強合。亦是不親的。三之嗟病正坐此。故周公

曰往无咎。是决其從上的心。曰小吝。是惜其從上的晚。正見三當番往意。非鄙之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註〕上指上六。巽是巽順。上惟巽。往故得合也

〔駁〕往雖在三而得无咎者。亦由上居悅極。能巽順以受故也。

〔旨〕爻許以无咎。象復推本于上巽。皆是慮其有疑于往。故特以此決其必往之志耳

九四。大吉。无咎。

〔註〕此吉字作善字看。凡事无一不善。為大。俱是戒勉的辭。

〔駁〕四上比九五。因以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第居陰有不正之嫌。恐咎不終无也。必所萃者。一切盡善而大吉。則既不枉道從君。又不違道悅民。乃始得免咎焉

〔古〕註比衆陰句。要頂比五來。唯上比九五。下乃得比衆陰。早看不得。蓋所處多懼之地。而又不止咎道也。故周公不曰无咎。必曰大吉无咎者。正見咎不易塞意思。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註〕位是爻位。九居四。是爲不當。兼德位看。或指四未得君位。爲不當。未是。

〔淺〕必大吉乃无咎者。由處位不當。居危疑之地。而有不正之嫌。故咎非大吉不能无也。

〔古〕爻言大吉。象言不當。雖不當。故最要大吉的。非兩截。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註〕萃字就時言。有位言位爲我有也。孚信從也。匪孚者。由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萃故也。元永貞三字。解見比卦。內悔卽匪孚的悔。

〔淺〕五以剛中正居尊位。是有元永貞之德。以萃于有位。其无不孚之咎宜矣。設有人命未孚者。因亦主萃之悔。然何必責其孚哉。唯是反躬自省。益修其元貞之德。而匪孚者自將孚化爲孚矣。悔亡。

〔古〕位原是五所有的。其言有位者何。以德在若位。始謂之有耳。只此已是人无不孚了。下匪孚一段。不過借民情以增修其德。處如苗民逆命。舜敷文德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註〕志是五的志。未光者。言心多愧恥。未能光大也。須跟匪孚說來。

〔蒙〕萬邦作孚。志斯光。六五萃有位而猶匪孚焉。終屬己德之累。則此衷未能光大自慊也。

〔古〕志未光。卽堯舜猶病。伊尹納溝的意念。在唯有道未光之志。便可履帝位不疚的。

〔存〕晦菴以匪孚解未光。不惟添設。其以萃有位句欠蒙。愚謂只一有位。便是許多艱危。可禀處不添出匪孚來更妙。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齎持贈也。咨嗟嘆聲。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曰齎咨涕洟者。猶言持此咨涕洟也。皆憂惧的象。

〔蒙〕上當萃極必散之時。而陰柔之才。无位望輕。故求萃不得。有孤立之危。必恐懼修省。如齎咨涕洟。然則可信友獲君。而終无不萃之咎矣。

〔古〕當萃極散時學子一番人看此說。極則悲。聚極則散。此天地間不爽道理。故周公從而示上項細眼象。使知領象自惕。使有許多修省。意在不使憂危之迹已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註〕安是安穩。未安就心說。上卽上六的上。就時說。

〔淺〕上何所齎者咨涕洟哉。以不得所萃。未能安心于上故也。

〔古〕上字莫作上位說。蓋萃終爲上也。若云上位。又與朱註无位句背了。未安者是不遑寧處。有保萃之心在。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註〕升進而上也。用見者。用此道見君也。恤憂恤也。征往也。南征前進也。以卦位巽東南。坤西南。故取之。

〔實〕解䷧自解來者。是六三的柔上進居四也。

〔蒙〕卦變具上進之義。故名升。夫士人乘時上進。道可大行。當得元亨。其元亨何如。方升之初。用此道以見大人。則情分卽投。而踈隔之患所勿恤矣。自是前進有爲。則要津一陟。勳業隨樹。何吉如之。

〔古〕元亨且虛說下。但是元亨處用見南征。雖有先後。然南征總見大人內事乎。對不得。

彖曰柔以時升。

【註】柔指六四的柔時沓庸的時也。以時升者。謂時當升也。此以卦变釋卦名義。

【解】卦名升者。卦变柔自解三而來進居乎四。是柔嘉之賢。當昌明之會。以時而進居台輔之位者也。故爲升。

【旨】此節時字。與車柔字亦不宜忽過。天下惟柔心人始能相時後進。不至躁妄的。此正元亨本領處。

【總】全彖重一時字。巽而順是士有乘機之哲。時也。剛中而應是君有樂道之誠。時也。故見大人與南征無非時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註】巽卽入也。是巽德順從容也。是坤德剛中。指九二。應。五應之也。

【解】升固以其時矣。而元亨何以哉。卦德內巽旣沉潛以觀理。而外順又從容以俟時。有可升之德矣。且卦体二剛中是抱强毅不過之才。而五應之更遇虛己下賢之主。有可升之會矣。惟德與會逢。若是。是以大亨也。

剔易去疑　大下經卷六　書去

【旨】天下未有德與機會不相湊合而能得升者。今內度其身。外度其君。正所謂湊合一時也。是以二字緊頂上來。

【參】卦之名升取柔。剛中又何取。然道剛雖是才。亦本德來。且剛而中。亦兼得有柔了。卽謂剛應亦是柔以時升可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註】慶。慶幸也。就明良會合上說。志是壯行的志。行。大行也。志惟行。纔見不是徒升的。

【解】用見大人勿恤者。是君臣契合。而有明良之慶也。南征吉者。是君子致主素志。至是則无弗行也。所謂元亨如此。

【旨】有慶卽是解勿恤。志行卽是解吉。合來是一個大亨。須一直說下。歸到志行上。益慶莫大于得君。志莫切于行道。倘志未行。則亦不得謂之有慶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作愼

【註】順。謹愼意。卽是愼獨的愼。積。積漸也。小就一念之入處說。高大只是渾其德体便了。

【解】地中生木。積漸以至高大。升象也。君子以德本高大。必于至小處發端。惟是愼之又愼。只就幾希獨念內積之。以馴至高大焉。亦何非漸升意乎。

【旨】愼德工夫全在積小上。譬如木不生則已。生便漸長的。德不積則已。積便高大的。那積小高大正是愼之作用處。不可認作效說。

【參】順德腑菴作愼。亦是。但按卦德坤爲順。則順正是德体。因其固然。便是積了。如此看法。較更直截可味。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信也。言二陽之孚信初也。升是初所升也。

【解】柔順居下。當升時。而巽于二陽。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則可以勿恤。可以南征。吉孰大焉。

剔易去疑　下經卷六　書去

【旨】允字要看得好。其相孚直在富貴功名外。是信友以爲獲上根本處。吉曰大者。要見大作用大建樹。都從這裏做出。講大吉。卽在允升內。不必推開。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註】上指二三的陽志。畢竟重初之志說。合。上合之也。

【解】允升大吉者。由上之二陽志在南征。而初亦志焉。故能下與合志。初得藉以同升而吉也。

【旨】揭出上合志三字。見士類相信。全是精氣感通。非徒虛聲要結已也。蓋允在升先。志又在允先。則志固所以作其合的一件物事。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註】孚。誠也。信也。兼君臣說。用禴義見萃二爻。又禴有直率簡略意在。

【斷】二當升時。以剛中上交。而五以虛中應之。是人臣精誠一念足以致君之孚。

矣惟孚乃可任吾樸忠不必儀節之煩縟者象孚乃利用禴焉則我勿欺而
君不疑何咎之有
【旨】孚字最重禴可用享唯其孚耳孚而禴質諸鬼神且可不疑而況君乎乃字
諦氣宜玩見必孚乃利不孚未有利用的古來忠受謗名病正坐此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註】喜慶幸意要說得廣不但遭際之幸也曰有喜見喜最難有意思
【脈】主臣不孚最可憂者今九二之孚（孚一之字亦有想）則明良會合而有喜起之風也
【旨】主升之君才弱當升之臣質剛未免為天下所疑孚處全在剛中而應上故
有喜云者不獨為吾道喜兼為天下喜也聖人每每逢此便道個喜字正可
想見其憂心處

九三升虛邑

【合】坤為地為衆有邑象又上坤陰虛有虛邑之象邑非真虛只是象其无阻礙
意所謂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是也

【脈】三以剛正之才德而際雍熙盛會以是升起在位則道可大行動无阻礙如
入无人之境不象升虛邑者乎
【旨】虛邑雖狀升時來還重三之才德上使剛而不正非履之夬則壯之觸矣亦
安取能升為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註】疑是疑礙的疑无疑即是個升虛邑非推原語
【脈】三有可升之德可升之才而又適值其時是以豁然上進毫无所疑礙也
【旨】人只知休貼无疑二字不知所字亦不可忽還凡一有疑礙的所在便不是
個虛邑樣子了
【合】疑字舊作疑礙看似費解細玩本文當兼疑貳說為妙蓋陽有才无疑事嫌
得正无疑心且當升時无疑候故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音享）

【合】王是王者享祭而獻也岐山山名文王居此興王業者
【脈】四陰得正順之至者是人臣用此忠順以事上猶王者用此誠敬以享于岐
山之神然則順可格君志得以行矣吉且于臣職无負奚咎焉
【旨】此爻斷主臣道諦正所謂柔以時升者用享全本順上取來吉即南征吉无
咎义卽勿恤意思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註】順是忠順蓋忠便順不忠便逆的事是事君或作以順從事亦得
【脈】四之取象用享者何蓋四本順德用能以此事上故也
【旨】順是何物卽人臣翼翼小心事君如天一點真念頭直可幽通神明者故象
用享非徒柔術為工的

六五貞吉升階

【註】貞正也就君道說五本不正故勉之如此吉就治化說升登也上也階是階
級升階者象五易也
【脈】五以陰居陽未免有偏頗之嫌似難得吉者故必矯偏歸正念慮猷為粹然
不襍以功利則心純而化自溥升斯世于大猷易易矣其吉也不猶升階之
易乎
【旨】重一貞字先有純王之心纔有純王之治俯升階卽是吉的象雖以象治成
之易不勞而致意其實階之升却有漸次退轉不得亦躁急不得要一步進
一步光景就升階內隱含有貞意在
【合】貞者无私之謂惟无私故能速升无私故升易一而已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註】志是願治的志大得非得其升之志乃得貞而升之志也
【合】王者以致治為志貞則吉如升階而坐觀德化之成其志不大得也

〔通〕大得全本貞來小補之治王者必不以為得惟貞乃蕩蕩平平神化直與天地同流志豈不大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說〕冥昏冥也陰性暗故取之不息不止息也貞正理也不息之貞四字連讀貞便不息也

〔演〕上以陰居升極是昏冥于升蓋知進而不知止者也果何所利哉唯轉此不已之心用之不息之正理則孳孳為善漸進高明矣乃為利耳

〔附〕不息之心一耳用之升則冥用之貞則利從來孳孳為利的人皆是能孳孳為善的人其言利于貞者正見不利于冥意此是聖人喚醒人語亦是撥轉人語管子云苦海无邊回頭是岸周公只要上肯回頭耳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註〕在上不是上位猶言升到極處也消是消亡不富言不復富益也

〔演〕冥升求以求富今在上則貪嗜已極凶禍臨之祇日見其消亡豈復有富益之期哉

〔合〕爻言貞言不消是從昏冥中指引他一條路去走象言消不富則直就禍害上警惕他使之惕然警醒然自返意

〔通〕消不富猶指物力言殊淺細按不息之貞句則消富即就貞消說更合益卦日富即內日消勢所必至的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卷之七

宛旋　舒士諤　士一　原著
絳巖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兌上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說〕困掩阨也有窮而不自振之義亨就心亨言貞乃處困之正道也二五剛中有大人之象有言者言其困也乃積世之談不信人不信也

〔演〕卦體陽為陰掩有君子被掩不能自振之義故名困夫困每多咎似難得吉矣誠守義安命此心泰然而亨則得處困之正道而貞然此唯大識見大涵養之人乃能當之有亨貞之吉无不亨貞之咎矣苟非其人而心不自亨嘵嘵求鳴祇益之困耳誰其信之

〔通〕凡窮不足為困困在不能自振上見出亨貞大人吉无咎須一氣講下能亨即貞即吉即无咎即便有點守意在有言不信句特反言以決其當亨意此是泛就處困者說非戒大人也若仍有言何以為大人

〔合〕註蓋取困窮句又非加一層困窮只是身既困而心又困若蓋之困耳

象曰困剛揜也

〔註〕揜揜蔽也剛揜指坎剛為兌柔揜九二為二陰揜四五為上六揜

〔演〕卦名困者以卦體剛為柔揜是陽剛君子見蔽于柔邪而剛大之氣不得自伸也故名

〔附〕揜字宜味凡剛或見侵猶得與之相爭惟見揜則坐受其制而欲爭无名故曰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通〕險是坎德說是兌德所亨就本體的亨說不失猶言不失落也要頂以說來

君子大人其是一個人剛中指二五尚專尚也兌為口故曰尚口窮困辱也
即不亨意

〔講〕困矣何言亨哉蓋人心本來原有其所亨在但因困失耳今卦德坎險是身在險中而兌悅則胸次洒然能以悅處之雖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其惟剛中之君子乎苟君子非所謂大人歟如云貞大人吉者以二五剛中而不屈者亦不暇故能亨而貞吉也又云有言不信者以困時所尚在心亨此困何能窮我徒專尚口說乃激怒掩尤反取窮辱耳困固可不亨哉

〔旨〕險說何要得以亨需槩重悅邊亨曰其所亨又曰不失見非心外别有何亨處但能不失那本來的亨體便是剛中二字並重凡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茬在柔茬則多卑靡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多摧折故貴中惟剛與中合更何那亨貞的窮與亨正相反乃字最妙見困非窮唯尚口乃是窮的夫知窮之在口愈知亨之在心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註〕致委致也命是軀命的命遂直遂也又暢遂意志是處困的志即所謂成仁取義是也

〔翼〕澤待水以潤者而无水則枯竭矣用象也君子體之處困于凡禍変之臨有係大節為志所欲成者直委致此軀命求成一是以遂吾之素志焉則處困第一義矣

〔旨〕只重遂志上致命非必定是死但成就得一個是耳凡人何嘗无志念頭祗此身稍有顧恤便為屈抑那能幻遂的唯把這軀命都丢了去拚事任他可生可殺此志必不可奪中心何等快然无憾這纔說得一個遂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註〕臀解見夬四株木之有刺者入自入也幽幽暗也谷山谷也三歲自初至四歷三爻也覿相見也

身臀于人身最下所賴安坐者然在株木則不安的

〔講〕以陰柔處困底居暗甚是當困時而才既不足遜機有坐困弗安為臀困株木之象且智又不足觀変而沉迷深入終莫能遁猶入于幽谷而三歲不覿焉柔暗之不能自振如此哉

〔旨〕象之亨貞全在剛中得來初唯失却剛中是困而失其所亨矣那得不困入字宜玩凡愚暗的人每事偏執已見唯務深入而不肯返的故三歲所以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註〕幽指心之暗昧說不明者不明于事也

〔翼〕凡濟困以識初唯入于幽谷是其本體幽暗故莫能明燭事変也

〔旨〕處困而明始能察機觀変初之幽正病在一入字惟入故幽唯幽故愈入更安望其明而出險的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亨作享）

〔註〕困二自困也困酒食者厭飫苦惱之意朱正色紱蔽膝天子用朱紱諸侯用赤紱方來者言方來未已也亨祀即竭誠意

〔翼〕酒食本養人的物然醉飽過宜覺反為所困了猶爵祿本以養臣至寵任大隆則反受艱危矣

〔講〕九二剛中是大臣能濟困者故遺大投艱反受賢勞之困且上焉召寵方隆為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二當何以承之必精白盟心竭誠以圖報稱如用亨祀然乃利縱時値困窮動遭危懼所往不免于凶然精忠足以自許成敗何計焉于義固无咎也

〔旨〕困酒食二句宜串看朱紱方來正是困酒食處蓋寵命愈隆則責任愈重也用亨祀句最重君臣之間未可論報施但時當困危而倚賴惟我見于道揆于无可卸下處故倔然用此亨祀道理以竭誠赴難真有可對天地質鬼神

者征凶非必事盡不齊即所謂多凶多危多災多懼是也无咎即在征凶內看出惟征凶而无咎正見享祀之所以利的通節俱重激發二上

象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注〕中主剛中之德言慶指天下之福慶言

〔講〕既困于酒食則天下將受賢勞之慶矣然慶何以有哉由其德剛中用能竭誠闡報故也

〔旨〕中字有作中心看无味有慶得即就困酒食上說細玩殊謬蓋人臣嘗以爵祿為慶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註〕石堅剛的物指四說據依據也蒺蔾叢生而多刺者宮在堂內乃妻所居處妻指上六為其正應故象之

〔講〕陰柔无才不中正无德以是處困无一可者欲前推九四以進四既堅莫能

動如困于石然欲後倚九二以安二更暴不可倚如據蒺蔾然如此則災必逮身雖有上六正應足為我輔亦終睽隔不可見矣又如入其宮不見其妻然困至此凶何如哉

〔旨〕困于石于字可味蓋石何能困人人自困于石耳邪蒺蔾豈可據的物而據之則咎不在蒺蔾而在據蒺蔾者入宮何不見妻以六陰也而居陽即妄自認為陽以求配於上然以六配六宮則是矣其妻實非故不見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註〕剛指九二乘二乘之也祥禎祥也

〔講〕據于蒺蔾者以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何以得安也入于宮不見其妻者則身亡家破不祥之甚也

〔旨〕四乘剛便見三是柔的剛豈甘為所據不祥正是凶凡家室祥瑞无過夫妻諧合既不見矣寧是祥乎大要乘剛不祥俱本三德不足來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註〕來四來援初也凡卦自上而下皆曰來徐徐遲緩也金車指九二坎為輪故取之

〔講〕四與初為正應所當急援之者乃處位不當才德未足以援初而其來也徐徐不果致初竟為二所困而不得前進有困于金車之象矣初之困四之羞也吝然初究正應豈邪終不得間之不有終乎

〔旨〕四的好處全在一個來字惟念頭肯來任他徐徐到底能與初遇故以有終許之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註〕志是四拯初之志下指初言曰在下言所志專切他无所在也九居四為不當位與即相合之意

〔講〕四雖來徐徐乃其志則已在于初勢似緩而心実急也惟志在初則有志者

竟成位雖不當才或不能速拯終必相合而有與也

〔旨〕此節相連說下重一志字有與全本此志來玩雖字語氣夫子蓋是略四之之才而深許其志意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註〕劓去其鼻也刖去其足也俱受傷的象赤紱乃臣下的服困于赤紱者言受制于臣下也徐從容處置意說快悅也

〔講〕五當困時上為陰掩是敝于近習如劓然下乘四剛又迫于強臣如刖然既上下皆傷是不能控制臣下而反為所制有如困于赤紱矣幸剛中悅體資性英明者調停又善終當大權漸收无憂旁落乃徐有悅焉且既剛中之誠即用以祭祀亦可格神而利況御臣下有不悅乎

〔旨〕徐字最重凡英主見制群小多不能忍耐常以驟發致憂故徐能處困妙術徐亦不是姑緩說話此中便有許多斡旋以利用句正見上有說意

【案】剝刖兩象皆主見傷臣下説逼節似欠融貫蓋忍謂五剛主也若念小人之掩而剝之刖之必至激変反爲所制何悅乎唯從容徐圖庶宗廟社稷可保而長爲祭主矣乃利〇二于朱紱喜其來五于赤紱惡其困二用亨祀利在君五用祭祀利在神周公于困君臣交致意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註】志五濟困之志也未得者言志未得遂也中卽是剛中直卽中之作用正所謂理直也福是宗社生靈之福受福者見五德寔能受之也

【附】劓刖者言上下受制而心志未得自遂也乃徐有説者以德剛中則不縱不激能動中機宜而直也利用祭祀者以君臣純一小人自服而宗社生靈皆受其福也

【直】五本志在濟困的特爲強梁所制故暫時未得究竟可到有説田地中直二字不平惟中故直此是推本乃徐有説來由諸法與同人中直句同福不必更

問後來只就能制小人内便是何等慶福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註】葛藟蔓生可網縛人者困于葛藟象爲葛藤所困不能脫也就外言臲卼恐惧說就心言動卽動輒的動上悔字是禍悔下悔字是悔悟征往也

【附】上陰柔才弱而困極又時窮故欲動求脫既綁束不能解如葛藟然欲靜求安又危隉不得安如臲卼然形神俱困不曰動輒得悔乎然天下无終困之理誠知動之必悔而惕然有悔悟之心則奮發以往困可出矣吉

【直】葛藟臲卼只與出受困様子曰字莫作浮字看乃自證自悟意下有悔關鍵正在這裡有悔二字最重困將全要人自做主張精神一聳吉便隨之故戾无咎者存乎悔也征字亦要看聖人只要人去做事故以征勗之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註】六居上爲當言未當者就所行論也吉卽就悔内看出行行事也

【案】困于葛藟者以陰柔无解困之才而所行未當也未當固動悔矣而有悔悟則克自振起將吉與行會寧終困乎

【直】未當全從陰柔來動與行不同率意妄行曰動精神奮動曰行有悔便能打起精神幹事故其吉卽在於行非謂以吉去行也

䷯ 坎上 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註】井者穴地出水之處所汲以養人也改更改也邑是都邑古者立邑必相水泉穴所在設之爲井令人就養焉喪損喪也得增益也往來就汲水之人説井井上井字屬人言下井字屬井言汔幾也言汲水將到手也繘綆也汔汲水的索未繘井言索未抽盡離井也羸破壞也瓶卽汲水的器以瓦爲之

【附】卦象具井養之義故名井夫井養有常也人君以治養人者唯成法是遵縱時勢不无變更而于大經所在毫无敢亂猶改邑不改井焉夫旣不改則于

舊者固无所損亦无所增而人人蒙澤不猶井之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乎然守法貴終設守之未幾而紛更隨起如汲水幾至尚未盡綆而羸其瓶焉則治敗末路凶何如哉

【直】主君道養民説改邑三句是言先王良法所在必不可改往來井井句卽從无喪无得看來凡井以不變爲德終日汲未嘗見損終日注未嘗見益故足爲往來所井也汔至以下不過反言以見守法當終意那鮮終的人其初心本欲有得而不知所喪實多故曰凶

【案】改邑舊指制度之末説不改井舊指綱常之大説固是但按世字明明是説天下可改如夏商周之革而其間不可改者則夏商周相因之禮也亦冠象可味附之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註】巽乎水言巽木的根深入水底也上水者言水的脊液爲木根所取而上潮

其華也養不窮就井水說但作文就民說亦可

卦名井者以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木之根荄深入于水底而水之津潤高出于木杪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爲井是井也其出有源其施不竭蓋養民而不窮者也其功用固又如此

上句是釋井名義下句方着井上說而申贊其用要把井養說得十分明透則不窮意便自豁出

巽乎水句晦菴添出巽木來似反費解愚見謂巽入也巽乎水只是水源深入而又能上出養人都就井水上說何等直截可味()此節有主學問說緊好玩味巽乎水即所謂學有淵源也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天下萬世總處逢源何至窮竭之有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指二五就德言功是及物的功未有功從守法未終來是以凶正見凶

不在他也

改邑不改井者以二五德俱剛中也剛則有守中則善因此所以能持之不變有功而无凶也若如汔至亦未繘井是法方行而澤未及物未有功也至如羸其瓶焉則紛更債事是以凶也豈法之過哉

凡人德性未堅難以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故剛中二字最重是以說氣緊與上乃以相應如云不改井斷非剛中不能而羸瓶之凶即此改井者是耳夫羸一汲水之瓶何遂爲凶的亦借爲鮮終者戒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何有水即枝葉之潤是也勞即勞心的勞勸是勸除相作去聲讀爲助養然亦有互相周助意則又是平聲字了宜辨

水本在下今木上有水是津潤上行井象也君子以井道養民何如惟是制田里教樹畜日勞心于民事未已也必又加勤勉使民自相周助則惠不費而澤加廣亦正如井養之不窮矣

勞與勸不平勸相正勞民中事使人君養民徒空空焦勞究竟于民何補故勸相正容保无疆去處大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謂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井中之泥井潔則无泥泥便不可食了不食人不食其水也舊廢棄而昔也禽禽鳥也

陰柔无養人之德居下无及物之功品望若此是明主所不賓天下所共棄者也象井之泥而人不食雖不食遂成廢舊之井雖禽鳥亦莫之顧矣

凡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兩失之故泥泥則不食者我實不足致人食也全說分德不足來舊井句即就上句看出蓋井日汲則新不食便是舊的了

无禽正申言其不食意見禽鳥且然而況人乎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污下也就德言時是明時舍是舍棄言爲時所棄也

井泥者以初居井底陰柔无德品之故泥下者也故如舊井云者言污下之品爲明時所必舍也

下是污穢不堪的須想着泥字來才貼凡養人者必本自養能爲可用者時乃不得舍初之舍初之下爲之也咎豈在時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井旁穴出之水射注也言水之專注如箭矢一般鮒井中小魚或曰蝦也甕汲水器敝損壞也漏淋出也

二剛中德本足以及物者但无應汲引无人且比初棄征无助故德雖自潤未能遠濟象井中之谷其水祇堪下注于鮒即有汲取之者亦如甕之敝漏而所汲无幾未能養人不窮也

二蓋抱德不遇時者兩象總是功不上行意須串說舊以上句屬井下句屬

汲井平講欠融

【參】井水以汲上為功故養人谷水以注下為功故射鮒敝漏其義有別義則實傾漏倘有存者但不能滿甕耳故象急下一凶字而此不言吉凶可見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註】與即相與的與无與者是汲引无人也

【翼】射鮒豈无德哉以汲引无人故功不能及物也

【析】尼父一生病處只在個无與故无與二字不獨為二痛惜全是為自家寫照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註】渫不停汚也不食人不食其水也我是周公自謂之辭惻痛之切也可用汲言其水可用之汲也王明即是明王並指君民福慶澤也

【解】三剛正德是济時者而居下卦未為時用徒使人惻其道之窮而已猶井潔不食而為我心惻然然不食遇也皆論其德寔有可用以汲在夫可汲不汲

此惟不遇王之明者耳設一遇明王汲而用之則德施所澤君民並受其福矣如无王明何哉

【旨】此節語氣婉轉總是惜其不遇而期其遇意下二句莫作實話看乃惻之无已因懸想一相遇光景為九三慰言外隱有歎動明王意

【參】不曰明王曰王明者全以知人之明望王也舜非遇堯則終雷澤之漁父尹非遇湯亦僅莘野之農夫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註】行行道之人也行惻者言行道之人亦惻然動念也求是求王明者求賢之王明非賢去求王也受福即就爻辭作慶幸語非推原也

【解】三之井渫不食豈特知己興嗟雖行道之人亦惻其明王之未遇也倘遇求賢之王明汲而用之將民社无不受其福也

【析】行惻者以旁觀之冷眼為當局之熱腸也亦見三果負天下之望者不私于行道何與乎爻言王明象添一求字煞甚可味王非有求賢若渴之衷當面錯過不知幾許安望能用哉

【參】此象語多牽強本文只曰行惻曰求王明何知便是行道的行求賢的求從來依樣葫蘆恐起尼父于今日應不知作若何話頭

六四井甃无咎

【註】甃脩砌井磚也磚砌則土不頹泉不汚矣

【解】六四得正是清介之士而陰柔未能出泉第能反身自治不染汚俗如井之甃脩則德日新井泥之咎知必免矣

【旨】井德之地也甃則井之地已立縱不及物可无咎的

【參】三之渫天性居多四之甃人為居多三在內卦渫者內致其潔也四在外卦甃者外禦其汚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註】脩脩治也即是甃字義人之脩身却像脩井一般故指出申之

【翼】井甃而得无咎者由以清脩洛德有如脩其井也

【旨】爻言井甃就既脩後言也象言脩井從未甃前言也爻氣只一顛倒而貴成脩身至意已在

九五井洌寒泉食

【衍】洌潔也水從地湧曰泉故不泉則不能井泉何言寒凡水過夏多濁惟泉獨寒味最甘美可食的

【解】五以剛中正居尊位是淵泉之德素裕于己而時出之功自及于物不猶井之洌潔而寒泉然夫此寒泉也井其井者誰不食醇而飲和乎

【旨】兩象須一氣說下井惟洌便寒便可食五正所謂王明在上井養不窮而並受其福者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不偏正不雜俱指德言。

五之寒泉而爲人食者由德中正則王心粹美乃能仁覆天下也。

天下良法必本美意使无五之中正而施人以食其不爲世所吐棄者幾何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猶井甃也勿幕是不掩蔽所謂往來井井也有孚只是養民的寔心元吉大善而吉也

上居井終是其深仁厚澤聽民自取曾无禁制焉猶井之任人汲收而勿爲掩幕者焉夫養道至此誠大善而吉矣亦由其有孚惠心而以寔意溥爲大惠故元吉也

凡井以上出爲功上居卦上而又當坎口不掩之處故象勿幕有孚字最重勿幕全本孚來非出之有源亦烏能施不竭的舊云必有孚乃元吉者是作戒勉語殊與勿幕意欠合勿從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猶言到養終時節不是上位也成是成就大則无不養也

元吉而在井終則无一人不被其澤而爲養道之大成也

凡澤不及物不可言成澤不偏物不可言大大成正從在上看出卽象所謂井養不窮者也

☱☲ 兌上 離下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更也就人主變法說巳日巳革之日也孚民所信也元亨革可通行也利貞革合情理也與他元亨利貞不同悔卽不孚的悔悔亡卽巳日乃孚也

卦象具變革之義故名革人情難與更始方其初革未免有不孚之悔必待巳革之日事久論定衆志乃孚也且所革者必可通于天下萬世而元亨合於天理人情而利貞斯所革皆當而不孚之悔亡矣所謂巳日乃孚以此

此見聖人重革意思曰乃孚者見不巳日便未能孚的那孚非孚其革孚其不得巳而革的心也元亨利貞作深一層看言必如此方纔巳日乃孚耳倘革之不當雖道巳日亦必孚的悔字玩註作変革之悔亦好。

元亨利貞舊作平看未妥那貞更所以元亨者還宜走重利貞邊爲妙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息滅息也相息者不但水息火火至食水水亦受息矣離爲中女兌爲少女志是二女的志不相得猶言相戀也

卦云革者卦象水在火上是兩相滅息而勢不相濟物性之革也又二女同居且少長失序而志不相得人情之革也故名革

革義大與睽不同睽火在水上性雖相違猶各撝一方不相息也革則水在火上必相尅而滅息矣睽離在兌上行雖不同猶長少順序或相得也革則兌在離上爲失序而不相得矣此睽革之分也閱者无草草忽過

全彖重一時字明以燭此時說以順此時亨貞以盡此時至天地聖人亦不能外此時故曰大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文明是離之德就識言說是兌之德就情言當卽所革之盡善也玩兩乃字兩而字總見人不易孚悔不易亡意

辭曰巳日乃孚者言必革後人乃知其當革而信之也又曰悔亡者以內離文明既能燭乎革之理人外以和悅行之而不至于強革是其道大善可通且咸正无缺爲大亨以正者也如是則革而旣當其悔乃亡耳

文明以說句最重此正是亨貞正是革而當處其悔之亡乃以此耳〇當卽在以正內看出除却正更有何當

聖人甫言革便慮其悔見革最重大天下的事苟非如水火二女主革的人苟非如文明以說萬萬不可輕議的夫子係躍龍曰乾道乃革蓋明以革爲

之體乾之聖人。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註〕四時春夏秋冬也成春成其春夏成其夏是也命是天命順順成意若天命而我成之也應應從意若人感而我應之也大是關係大非贊辭

〔講〕以革道極言之天地陰極革以陽陽極革以陰而四時始成矣湯革夏命爲商武革商命爲周豈強革哉蓋因天心厭亂人情思治而不過順之應之耳可見天地帝王皆不能无革而革一時也時之所關顧不大矣哉

〔旨〕時字最重要見天地湯武都非有心去革的乃時之所趨不得不然意那湯武正是代天地去革若順天正是天地革應人正是順天處乎對不得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註〕曆是皇曆乃紀時的書天子所以頒朔也時即四時治制造也明分曉也

〔講〕澤中有火火必滅息革象也君子以時最變革之大者故敬天勤民莫大于

明時唯是精治曆日以明四時之變則七政齊而百揆叙矣

〔旨〕時者天以革示人曆者人以革推天治曆正所以明時也時有晦朔望弦之序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占步之法悉本于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註〕鞏固也革是乾牛皮能束物使固也莫誤認爲變革革字黃中象牛順象辭

〔講〕居初則法未甚敝時既有待无應則上不委任權又未握可輕言革哉弟當以中順自居而固守弗革如鞏用黃牛之革焉

見遯二爻

〔旨〕中是不妄革順是不驟革九非才不足者但居初无應耳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註〕不可若戒辭也有爲即爲其革也

〔講〕鞏用黃牛者非避事也以時勢不在不可有爲耳

〔旨〕不可二字最說得嚴緊見理不可爲縱才所能爲亦是不可的當革時聖人最怕人喜于有爲故以此戒之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巳止也猶言暫停止一日也乃革者難辭也征吉者正明其當巳日意

〔講〕中正有德文明有識應五有權可以革矣然革乃大事非得已者必從容愼重爲確至于巳日乃始革之則其往而革也有更化之吉无紛擾之咎矣

〔旨〕巳日只是詳審意不限定是一日若不詳審即再多幾日也是沒幹的與家巳日不同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註〕行即征也嘉嘉美之功也

〔講〕革之而至巳日則更張不驟弊去民安以是而行必有嘉美之功也

〔旨〕行可嘉全從巳日看出新法之病來安石其昧巳日義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註〕征是徑往不顧意厲即是凶革言議革之言也三是再三就成就也三就只審了又審不限定是三次有孚民信之也

〔講〕過剛則恃才離極則恃察是躁于革者也以是而往无以孚人寧无凶乎縱事當革而貞亦不免矯拂而厲也然非時不當革病在不審耳若能詳審議革之言至于三翻成就則凶厲者自有孚于人矣

〔旨〕劈手下一征字便見躁往意凶即在征內貞厲只甚言其必凶三就句最重天下事只緣一個不詳審壞了誠詳審而往寧有不孚而凶的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註〕之往也何之者即已審意猶言別無去處也當革時聖人終欲人革的

〔講〕革言而至三就則詳審已極又復何所之矣

〔衍〕革之弊常患輕躁然詳審之極或反因循其禍國家亦不小故聖人以又何之勸其斷即再思可以前意

〔說〕下卦至三而終過此則革矣故曰又何之

九四悔亾有孚改命吉

〔註〕悔即積弊的悔孚兼自孚孚人二意改是更改即革也命即命令的命吉則不止悔亾矣

〔蒙〕四陽居陰是大臣承積弊之後宜有悔者但當革時而剛柔不偏具善革之資矣悔幸可亾焉要必以孚誠中存而見孚于上下然後取命令之非者而改之則有善治之吉矣寧僅亾其悔矣哉

〔衍〕悔亾是虛虛說其理宜說淺些下有孚字最重改命吉全本孚來自講把有孚吉竟看作悔亾一直說下則有孚反似看麄了亦且礙註勿從

〔參〕先言悔亾後言改命者聖人怕人借悔為規避特先說破了徐引之以孚勵之以改无非要他善革意思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註〕志是四的志信上下信之信其志在利天下也即文有孚意

〔蒙〕改命似難得吉矣今之吉者以其所改之志乎誠獨抱故能見信于君民也

〔衍〕信事者孚在革後信志者孚在革先這志在幽獨中毫不可欺若自家果真實信得過即天地祖宗亦且見諒何況臣民有不信的故革時孚乃第一要着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註〕大人雖指德亦兼時位虎希革而毛毨其文彩变幻可觀占是占決之占不是家占有孚即孟子所謂天下信之也

〔蒙〕五陽中正為革主是德位時兼隆之大人也以是而革必制作盡善煥然可觀如虎之変然則神化宜民寧待占決而始知天下信從哉蓋未占而已有孚矣

〔衍〕大人指湯武一輩看那革是征誅的事未免有殺伐之威在故取虎变若堯舜揖遜則又是龍德了未占莫作戒勉看重虎变如大人猶待戒之始孚的

〔參〕有孚不曰不占而曰未占是言孚在未革之前意則占字宜當革字看即已日之孚改命之信終與未占有別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註〕文是文治炳昭明也文盛貌

〔蒙〕革至如虎之變則禮樂昭明其文何炳然盛也

〔衍〕文是在外的便見有孚在中意堯之巍煥可想文炳光景

〔參〕虎变何言文炳聖人不欲示人以武故諱武而言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註〕君子是士類小人謂細民莫以德言豹虎類而小者豹能食虎面向也古皆謂向為面革面謂革所向也

〔蒙〕上當革道已成是天下化成日也此時在君子固遷善敏德而光輝宜著如豹之变焉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能革所向以從上矣至此復何為哉若必以革為事而征反惹紛擾之凶唯居守成業與一世相安於无事之貞則吉耳

〔衍〕豹变止就一身之文德言與虎变有別革面非是不革心的說話言能革所向道上也或曰易換一面目亦可天下事未革患難革已革患難守三戒征因患妄革也上戒征因患過革也无非欲其居貞意思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註〕蔚文貌如草之森秀可愛意順是不敢違意君指五

〔蒙〕豹變者是道德發為輝光其文彩蔚然可觀也革面者以虎變之君在上而入方遵化順以從之也

〔衍〕虎文疎而著文在天下亦疎而著故云炳豹文密而理文在一身亦密而理

的故云豈順從要就好邊說不是面從心背也虎變之世那有此民

䷱ 離上巽下

鼎元亨（吉字衍文）

〔蒙〕鼎烹飪的器昔禹鑄九鼎以誌九州三代傳之後世有天下者因各鑄焉

〔象〕巽䷸自巽卦變來者六四的柔上進居五而得中也

〔脉〕六爻有鼎之體二象有鼎之用故名鼎鼎重器也得之固難保之亦不易幸卦體卦變德位輔備有矣主鼎者得此則上可凝命下可結民而重器永保矣元吉

〔開〕鼎有定鼎保鼎之分元亨全兼人事上不是有鼎便是亨的或曰吉即善字之說乃人事盡善意則不作衍文亦得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二亨字俱作烹）

〔開〕象是形象初爲鼎足二三四爲鼎腹五爲鼎耳上爲鼎鉉巽作入字看烹煮也飪者熟也上帝指天地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聖賢非備物不足將敬故曰大烹

〔脉〕卦名鼎者以六爻具鼎之形象也是鼎之體立矣且卦象以巽之木入離之火又有烹飪之用焉然其用豈小哉聖人亨上帝則用特牲而烹以享者此鼎至養聖賢必用大烹而烹以養者亦此鼎鼎之功用何大歟

〔翼〕象形烹飪只是原鼎名義下享帝養賢乃極贊其功用見當慎重意鼎一烹飪器耳何足爲重所重者以建國立廟必有鼎爲祭祀用是鼎非重重鄧廟也○按鼎制有三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羊鼎受五斗大夫有之飾以銅豕鼎受三斗士亦有之飾以鐵其象皆然

〔翼〕享帝正言立國造鼎之由然鼎不可无輔故又推此享帝之義而大之是爲大烹勝養帝享帝止用犢養賢必備物爲大難道享帝卻典爲之反可不大的似說不來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註〕巽巽入也就德言耳主聰目主明俱就離取來柔指六五在巽卦則爲四爲說卦變說得中亦指五應剛指應二言就卦体說

〔翼〕鼎何以元亨卦象下巽巽也上離離爲目五爲耳是內既沉潛入理而又聰明燭幾有凝鼎之德矣卦變四柔上行至五是以微柔之德進握大寶有定鼎之權矣卦体五得中而應二之剛是虛中以下任剛佐有調鼎之輔矣唯備三者皆具是以元亨也

〔備〕巽而聰明只是一味巽入那耳目自到聰明田地若舜之思作睿而明四目達四聰是也非巽了又要去聰明的若作聰明想便浮而不入矣子貢何居至離中女也故曰柔離中虛也故得中下二句只重柔中而上行應剛俱在是

〔參〕此節舊三平看似按細玩巽而語氣當以巽德作主過下聰明跟巽來柔與得中亦是巽處是以二字正見必有是德乃能上行應剛而鼎可長保意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註〕位即人君的位正有端正意正位者正其位也凝凝結不散意命是天命

〔翼〕木上有火可以烹飪鼎象也君子以天命我以位命之正也唯是內而正心外而正身則能正其位而所以凝承天命爲主鼎地者即此在矣

〔開〕正位凝命當一氣說工夫都在正位內未有位不正而命能凝者故革言革命鼎言凝命正凝此所革之命也○鼎三足像三才之位鼎折足便无以正立而凝所受之物君子非正三才之位何以中天地而凝其命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註〕顛覆也趾鼎足也鼎三足折一便顛矣否是否惡之穢指陰柔說出否不終于柔意得妾生子因敗成功的象

〔脉〕初在下趾象也本四所任以輔鼎者乃才弱不足勝任如鼎之顛趾然此雖

一痾在陰柔否惡耳誠欲技敗利在衆膏而出其否惡之疾則因敗成功得人
未得子而得妾以其子焉斯終无負託之咎矣
【旨】顛趾出否是象得妾句怕人不解出否意義復拈一象示之乃象中的象也
不必又講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附】悖是悖逆未悖即出否意貴指四就剛德之貴說非以位言
【解】人臣以盡職爲貴鼎而顛趾似悖道矣而實未爲悖也何者以出否也然所
以利出否者以從四之貴資其陽剛故也
【旨】四句宜一氣說下未悖不是解顛趾乃會出否意來明初以乍路處從貴正
發明所由出否之故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註】寔就寔德說又鼎中之物曰寔也仇是仇敵乃不善之交所謂怨耦也疾害
也或作二之疾惡初亦得即就也
【解】二以剛居中是道腴充寔經綸素具也如鼎中有實然第寄通初陰最易漸
涤眞若我之仇而有足爲我害者二但剛中自守彼自不能暱就我而害可
遠功可成矣吉
【旨】此全是欲二自完其鼎寔意小人餌我處便是仇君子受小人餌處便是疾
兩着我字正敎二自作主張不能即非初之不能乃二寔令其不能耳
象曰鼎有寔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註】慎是謹慎之往也慎所之不是解鼎有寔乃戒勉語尤是過責
【解】人之來而即我由我所往之不慎耳今鼎雖有寔更宜慎所之也惟慎則我
仇縱疾終不能我即而无失身之尤也
【旨】此節須一氣說下天下有寔德者往乜自恃而忽意于小人故愼有十分謹
凜意唯愼于始纔能无尤于終的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註】革是去也塞即不行意雉膏鼎中之實以雉爲膏也離爲雉故云不食者不
爲人食也方雨衆君臣之合意虧不全也虧悔即悔亡意
【象】凡物以足行鼎行獨以耳耳既革人无從舉之以行矣故塞
【解】陽居鼎腹似有雉膏足爲人食者乃過剛妄動越五應上是舍可事之君而
從遯人之上道何由行哉不猶鼎之耳革行塞雖有雉膏不爲人食者然此
誠三之悔也爲三者必反事眞主如方雨然庶其悔可虧必終爲人食而可
得吉矣
【旨】士賴君行道猶鼎賴耳以行一般耳革是失其所以行矣其塞固宜然悔何
曰虧天下凡物皆欲其全獨悔宜于虧的惟虧在悔斯所全乃多矣故以終
吉許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註】失三自失之義是君臣的義
【解】君臣之義无所容逃耳革則潔身亂倫失其義也
【旨】提一義字最爲凜然見行猶可塞而義必不可失意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形作刑
【註】折斷也足指初言覆傾覆也公餗鼎中所實皆公劚之餗也渥重也
【解】四大臣任天下之重者宜廣求賢才以勝之乃下應初六委任非人以致敗
壞公事猶鼎之折其足而覆公餗焉誤國者服上刑其刑渥矣凶何如之
【旨】公事之倚賴大臣猶公餗賴鼎足以凝者折則覆矣大臣至覆乃公事即渥
形非過程正叔謂是愧汗渥身雖與形合却與凶字不貫還宜從刑解爲妥
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註】信索所期許也如何者言失信也
【解】四非以薦賢自許今至任匪人以敗公事則向所期許者果何如也

旨信如何莫直說失信只作怪而問之辭意更婉刺

三失義見處而忘君四失信是出而誤國其失均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黃象中德五當鼎耳處故象之鉉所以舉鼎者以金爲之則堅甚矣〇前二說

五虛中以上下應九二之堅剛是主臣兩相成矣不猶鼎之黃耳而貫以金鉉乎然任賢貴專尤必慎終如始而貞焉乃利耳

此爻以求剛賢上說利貞是勉辭勿泛泛放上去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指德言實是中德之真實處

鼎取黃耳者由其中能以實德主鼎也

舊說字就虛實任賢說亦好但據爻義金鉉何必是任賢此是釋黃耳宜泛說中德爲妥〇六五本虛其言實者何蓋中以爲實也大凡主德患不中尤患名爲中而實不中故特指出實字見五非聲音笑貌爲中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溫潤而栗石之最美者大吉吉之大也无不利言无有不利處也

大臣輔鼎以剛而太剛恐所也上以陽居陰是剛而能柔精明濟以渾厚矣如鼎之玉鉉然如是則不吐不茹相道得而萬國理吉何大也且无有不利者矣

玉鉉較金更貴矣鼎那有玉鉉的只是象其剛柔不偏耳无不利句是反語莫作推開說吉既大便是无不利了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是九柔是上節節之使不偏也

所謂玉鉉者以其在上爲陽居陰是剛不一于剛而有柔以節之故象玉也

在上字宜玩雖上陰而九居之是剛而柔節之也

主鼎者柔中輔鼎者剛節君相合德鼎所以永奠的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奮動也亨是論其理上震字就心說下震字以雷言蓋震爲雷也虩虩恐懼貌啞虎也俗云壁虎其行多周環顧慮笑言笑而且言也啞啞笑貌匕失也匕鬯二物皆祭時所用的

卦言所以亨故名震震似非亨矣然危者使平固有亨道焉震亨何如必人主存心常若災變之來而虩虩然恐懼則脩省既密自足消未然之變而笑語自如矣即至變出非常如雷震之驚百里者然亦鎮定不變猶當祭祀時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匕鬯也震亨如此

震爲長男當就繼体之君看震亨且虛下正明其震亨處須一氣說下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內震驚二句但足笑言啞啞之意通節俱摹狀語不是寔話〇匕是祭主所執升鼎實者禮曰升牢于俎君匕之是也鬯名鬱金草之最馨者和以秬黍酒灌地降神也舊謂危懼誤矣

彖曰震亨

震有二義一爲震難一爲震動死煞有不得

震何以亨哉發生全出于震惟震固必亨也

夫子恐人疑震爲摧殘故以恐致福獻之宗廟之守總從驚懼得來全彖只一震亨便了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是恐懼致言以恐懼致之也福字看得廣而守宗社爲大則是法則

震來虩虩者恐心也恐原非福而唯恐乃能致福也故笑言啞啞者正以先時恐懼變已審而後風處有法則也

致字後字宜玩福言恐致見福不可倖邀也則言後有見先不能无恐也〇

凡人恐懼初非為福乃福實以此致的凡遇變无法禍每從生故有則正是福處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程傳謂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

〔註〕驚是偶驚懼較驚更甚以遠邇之分也邇近也出是出而傳位非出入也守保守也凡主祭必用長子震為長男故曰祭主

〔解〕辭曰震驚百里者蓋國家大變卒臨遠邇共駭如雷之驚遠而懼邇也人情當此鮮不自失能如不喪匕鬯則性度凝定真足任天下之重而宗廟社稷寔式憑之矣長子如此故一出可守宗社為祭主也

〔旨〕此節要須有則來惟有則出吾凝定之神任他極大變故幾危宗社可以奠安无恙主字跟守字來惟能守所以能主耳玩祭主二字其為解不喪匕鬯无疑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講〕雷聲相連曰洊恐懼只就心言脩脩治也省省察也俱有處震的工夫

〔解〕雷聲洊至震象也君子以禍患之來皆由人召非盡人何以回天乎唯是心常恐懼又本此心以寔為脩補密為省察則人事盡而天可回矣

〔旨〕處震无過恐懼然必脩省方見恐懼之寔以字有力須側重脩省邊蓋君子畏天之心方㮣于平時而回天之功倍篤于此日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註〕二象解俱見象止差後吉二字明啞啞在虩虩後而吉在啞啞內也蓋初爲震主故爻彖俱脩彖辭

〔解〕主震在初是當震之未來能先時恐懼如虩虩然則禍之既發患无從生後將笑言自如矣吉

〔旨〕初爻雖是復象其着眼尤在一後字以對初言也蓋初之不懼後將笑言乎

聖人添減一字煞有深意在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旨〕演脈與彖同故不復贅周公以係彖者係爻戒其後也明吉祥之念人主非所先也孔子以傳彖者傳象重其前也明恐懼之則人主不放後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註〕此震來就震已來說厲有勢危心危二意億度也或曰大也按互象大无喪句亦合貝貨貝也躋足升而升也九陵岡之高者逐尋求也七日即七爻所謂七日來復也

〔解〕柔乘初剛為所侵凌是當震之來而危厲也二如彼何哉誠自度勢不能敵當舍棄其有而遠避以圖存如喪貝勿顧遠躋九陵以避者然且德中正脩足自固終當善其後矣不猶所喪者勿事求逐而七日可得焉

〔旨〕此爻是喪而復得之象其妙用全在勿逐二字唯不競一時之忿故能遂恭

後之圖喪固所以得也古公去邠遷岐尚矣後世如漢高避項羽入漢中沈武避更始出河北是皆有得震二義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講〕剛指初九乘剛有所遭不幸意

〔解〕震來厲者以乘初剛弱固不可以敵強也

〔旨〕厲本於乘剛見非德不足也言外要得當善處意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講〕蘇蘇緩散自失之狀凡人被變難嚇倒体骨俱似蘇散了上震字爲變下震字爲行言震奮以行也

〔解〕陰无濟変之才不正有徼倖之心故遇震輒不勝驚惶而蘇蘇然莫克自振此固其眚也爲三者能猛爲脩省而震行以去其不正焉則蘇蘇者啞啞矣復何眚乎

三之蘇蘇只緣平時不能恐懼致此行字甚重正所謂脩省也行最處震緊
着震而不行雖震何益的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六居三爲位不當指德言

蘇蘇者由位不當是當危懼之時而爲行險之行故也

不當須就德說若以時位言是反覓却三了

九四震遂泥

遂者往而不返意泥者陷而不拔意

剛處柔先才不中正无德且陷二陰之閒又爲所溺故當震之來莫能振起
有遂至泥滯而已

玩遂泥二字有討无復之光景鄰之也亦警之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周易去疑

光是光明未光作嘆辭看或云識之未光亦可

震以能出爲光既遂泥則沉溺于險矣未得爲光明也

讀未光二字有无限嘆息意在正欲其警而自返意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往來就所處言厲兼時危心危看億亦作億度喪喪兦家也事即濟變之事

五陰才柔不能濟變爲往來皆危之象幸其得中能自億度則恐懼脩省不
但神器勿失而且有興發之事矣

五往則動極來則乘剛故皆厲的无喪有事正從厲字看出有作存心之厲
往來胸中亦佳且與象危行句亦合

凡處變之道億最先着二之喪只億而後喪也五之无喪億而後无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者行于危難之中也其指五在中指爻位言中德意補在後

厲曰往來乃才不足濟變而危與行會也既危行矣其能有事者以位在中
而有中德故易危爲安大无喪也

凡人往來皆危則所行都在危懼中爻言有事象言其事見這事乃五自有
的爻言无喪象言大无喪見在中最五得力的

玩危行字往來斷主心言爲安震時以能震爲中惟危行事便是中的夫子
恐人不急所事故急以其事申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縱索也索柔不能自監如人志意消沮一般矍矍視徬徨貌躬身也鄰七
家也婚媾本以脩好有不合之言是出意外了

與震變如禦寇救災若救焚俱宜在鄰家前圖之若賊已入門火已延屋晚矣

上陰柔處震極是无才而遇大変也當震一來志意遂索索然而消沮瞻視
因瞿瞿然而彷徨如是而往其凶必矣此唯不早儆故至此耳若能預加震

周易去疑

戒不待変難及躬而于其鄰然則有脩无患可免索矍之咎矣然猶懼有意
外之変如婚媾有言者況不防乎

凡御变全在胸中作主索矍是茫无把捉祿于那得不凶故震鄰是探前一
着工夫蓋治亂原自相鄰慮患惟豫所以終不及于患耳婚媾句只甚言防
之宜預意所謂舟中皆敵國是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指中心未得心未得所主也畏怕也戒是戒備

索索者由中心未得所主故消沮不振也雖凶矣又得无咎者以灾方在鄰
爲鄰人所戒而我先畏之故也

中未得非罪其臨時失措要見平素不脩省意畏鄰戒不是空空畏怕便有
脩省在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註〕艮止也艮背是止于理的象獲得也庭人所棲息之處

〔蒙〕凡人一身皆是動的獨背不動與身毫不相接身不獲是渾忘之極却像這身子不知所在了

〔附〕艮陽止陰上又象山性止皆有止義故名艮夫理有所當止猶身之有背然人誠能止所當止如艮其背焉則此心靜虛思慮與形骸都拚如有身而不自獲然由此外與物接一切情欲不染又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矣如是則人已兩忘動靜皆定初何躁妄之咎乎

〔說〕此正大學止至善學問只重艮背一句便了下皆本通說去都是這個凡人躁動只緣見有身在既見有身因見有人那能得止艮背者耳目肝胆都非吾有人情世故了不相涉宛是人生而靜初體矣○艮背非離身但不獲耳行庭非无人但不見耳莫作佛老空寂一派看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說〕止也偏心看行止就時言動靜就心言不失者見原有時在特因之不失耳道止之道也光明自慧也就行止之時內看出

〔附〕卦名艮者言心止之義也然止非稿守蓋貫乎動靜妙于一時者時當止則與時俱止欲感為寂也時當行則與時俱行通寂于感也惟與時行止而動一靜內之是動靜不失其時矣將成心悉化其止道何光明乎

〔說〕通節重一時字時卽在兩則字內見出須一氣說下行止動靜分不開的行乎所當行正止乎所當止處合來總是個止字那光明亦正是止體人從一念不起時參到起念卽覺念覺卽靜田地何等光明樣子可見一時耳外此无止外此无道卽外此无光明的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註〕所猶言所在也止所內略有工夫說須空不得上下指卦之上下言敵應者如兵之相敵不應也此卦六爻皆不應故云與交接也是以字頂上來

〔附〕所謂艮其止者言理自有所而艮能止于其所也以卦上下皆相敵不應則內而已相外而人相俱寂然不相與也惟不與若是是以不獲身見人而无咎也

〔說〕卦言艮背此直易以止者見背卽是止也所字宜玩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无時非止卽无止非所的

〔蒙〕止其所止于无所也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若執定所字說仍是艮其限了豈不失却止字真面目○孔子只說得個敵應後遂解作不應似屬添設愚謂必應者俗學也絶應者禪學也唯敵應則應而未嘗應聖學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說〕兼並也兼山卽兩山相對意位不是位次乃思之本位也思如其位而止便

是不出俗所謂不妄想也

〔附〕兩山相兼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以心之官則思思自有位不容出也唯是從位起思思隨位止而不出焉一如其何思之體斯已矣

〔說〕思為作為根基君子那能不思但不出耳位卽道思的所不出正是止其所處○不出非寂滅學問要根象時字來時靜思動與時動思靜均是出位的學君子而若是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註〕趾所賴以行者本是動物且在下又與初合故象之艮趾則不躁動矣

〔說〕陰性本靜者又居初是內欲未萌外物未交學能止所如艮趾然可无躁動之咎矣此初之貞也誠能常守此貞則慎終如初乃利耳

〔說〕艮趾只就初上許他然艮之敬全在厚終倘腳跟不定通體都移故以永貞戒之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訂】正是靜體初本不正許以正者欲之也言未失者危之也

【附】人生而靜此心之正也多緣妄動失之艮趾則學能主靜正體猶未至失矣

【衍】玩一未字要見守正之難到底未必无失意故非永不可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註】腓足肚也拯救也隨從也指三說蓋三爲二所隨也其心是二之心未快即不快活意

【翼】二當腓處最易動者而居中得正是恬靜自守置之波蕩之地而不爲所動如艮腓然然君子必人已兼成其心乃快今三妄止于上乃二之所隨也二坐視不能拔拯于成人之心豈得爲快哉

【衍】凡不能化導人者畢竟是自家本領不濟心豈能快蓋二之病病在過柔三之病病在過剛均未得爲行止之時的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訂】退是退轉蓋三在上于二爲退也聽聽從二也

【翼】不拯雖二之咎乎亦由三剛愎自用未肯退而聽乎二也

【衍】未退聽雖是咎三仍要二有善拯之妙術意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訂】限腰也爲身上下之界限也列作裂字看夤脊膂也厲屬心言薰火焙也

【象】人一身腰當屈伸處如何止得止便強硬而夤必列心必危矣

【翼】三當限處本非可止者乃過剛不中一意求止蓋知固執不知變通如艮其限然如是則事勢必乖物情必睽不但夾裂之病所不能免而如列其夤且乖睽之極危厲熏胸有如火之薰灼其心焉強止何益哉

【衍】時行時止最是安心的捷法三之艮限便非時行則行者矣心何從安乎告子強制其心而心反動者病正坐此裂夤薰心正在艮限內看出非兩層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訂】危薰心句乃詠嘆語不是解艮限

【附】三之艮限初心罔以求安耳而不知限豈可艮者其至裂夤而危之薰心宜也

【衍】凡人身皆可艮趾腓可艮即輔亦可艮獨限不可艮的故夫子只就爻辭一詠之而意已悠然可會

六四艮其身无咎

【註】身即渾身艮身者一身之視聽言動无不止也

【附】四陰得正所謂時止則止者是此身內无越思外无亂營而能艮者焉如是則止道光明无復獲身之咎矣

【衍】彖于身言不獲而此言艮者何蓋不獲之身忘身也艮身不可使有所艮之身與身也與身不可使无或問四當心位其不言心者又何曰止在心猶虛

幻難見止在身始實落可憑耳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訂】直身爲身使身爲躬躬即人之背也故止躬即是艮背夫子恐人從正面認身故指之

【翼】艮身豈隨出哉正欲若一念止諸躬而不散也

【衍】凡人當撓躬時此身便多止斂不敢肆傲的故夫子換一躬字正教人從躬上討個止法且躬又能屈能伸絲與艮限者不類若徒把這身子死死縛定總爲能止豈不失却時止本旨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訂】輔兩頰也艮輔是不輕言言有序義理之次第也

【附】五當輔處以陰居陽似不无失言之悔矣幸得中能靜默不發如艮其輔然故時出爲言自合義理之次第而有序焉任其所出皆止體也悖出之悔何

不亾之

艮輔非強閉其口使不出亦非出口時方去止他只五心一味静穆語言自㬎然化所謂仁者其言訒意有序全本艮輔來悔亾又即在有序內非兩層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羨文叶韵可見

中是中德略在艮輔前一步

艮輔者以有中德故能静黙而不輕發也

以中只巾艮輔可舊把言有序意都籠來說了未是

上九敦艮吉

敦厚也敦艮即止至善意就聖學看

剛居止極是人主德性堅定而行止之時終如其始爲殆敦厚于止者也如是則止體光明天德純矣吉

敦字要得積累意上非積不厚艮必極始敦然要其初則在艮趾之一念來

之艮故曰成始成終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加厚也或曰丘阜再成爲墊亦取加厚之義故云厚終

凡止未得吉者病在終之不厚耳今敦艮之吉則失止不遷能以厚終也

人生之初止體原是厚的只緣末路一失若覺以厚始者以薄終也敦則終始一止嘛无間斷却像加厚一般究竟終是終其所始何嘗加得分毫但不失初體便是了

䷴ 巽上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女必六禮備然後歸于夫象士之重其進也

渙䷺旅䷷二卦自渙變者九進居三自旅變者九進居五

卦德下止是未進不妄進上巽又臨進不遽進皆有漸進之義故名漸君子始進誠能慎重其合如女歸然則進以正而出有爲矣吉又以[illegible]之而固守不失則弗至變節末路乃爲利耳

漸與貞是一套事進能漸便是貞了下貞字須兼固義只是固守此貞不失耳舊以進以漸而未必正句作轉語殊謬理勿從

咸止而說則感以正是爲取女漸止而巽則進以正是爲女歸二象然有分辨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漸字之誤也

上句釋卦名義下句是釋女歸吉蓋漸不是進漸乃所以進也

卦名漸者取漸進之義也夫語進之漸莫如女歸士誠以女歸之道進則道自可行而吉也

凡進不以漸則[illegible]則必[illegible]終南捷徑貞士羞之

或曰之字非誤如云漸之進也必若女歸則吉也

爲全象只重進以正句得中止巽皆是其正處得位正邦又正中第二義當落進後一層看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進邦也

進上進也位雖指爻位作文即就權位說三五以陽居陽這便是得位即便是正了進以正是釋貞義正邦即是有功

漸何以利貞以卦变自渙來九進得三位自旅來九進得五位夫位者功之所藉以是而往有功必也然功豈徒以位哉亦緣三五皆正是始進以正則正己自可正物而正邦之功所從有也故利貞

此節兩進字俱就卦变取來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非兩層那得位便是正了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拈出正字申之舊得位以正俱兼君臣講按卦名主仕進看却似君講不得仕進及查大全諸家亦並无攙入君臣者然按五位又似屬君講爲妥敢與高明商之

其位剛得中也

位指爻位謂九五也若三雖剛得正便說不得中了

卦變進固以正矣且卦體九五其位又剛得中是人君英明不偏以此表正者即以此建中有君若此而君子之進可不正乎

此就九五一爻看出剛中以明不可不貞意若泛說剛中以沒味須重得中

上而巽動不窮也

進與前正字應

止是艮德巽是巽德動舉動也即往意不窮即有功意

然進之以正不獨其位蓋又以德焉惟艮止則恬退无求而巽更舒徐不迫以此而動必能輔剛中之主而成正邦之功矣寧有窮乎

此明所以漸進之故止巽不平雖止故能巽巽而字可見凡躁進不能待者只緣一個无止心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賢字宜衍

居存諸心也善善其民也俗是風俗居德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

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象也君子以德必積漸始成則寬以居之而无欲速之心俗必漸摩始化則徐以善之而无追督之念二者皆取漸意也

德曰居使有居積不驟意在善俗者亦以此德去善之也自善善人皆非漸致不可而居德尤為善俗本領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大鴈也干水涯也小子即小臣厲兼危害危懼二意言人言也咎是咎害或作咎責亦得

初在下无應是新進之士未遽獲上如鴻之漸于水涯而未得所安然夫一介小臣艱危衆議所不免者誠能危以操心則雖有人言而終得以保其位矣何咎乎

此是蹤迹小臣看舊厲字单指危害看亦可但似寬了小臣硃非周公書成至意據愚見斷宜兼危懼為確○鴻北方水鳥其至有時其行有序深得漸義且所偶一失終身不復匹配更于女歸義切故六爻多象之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解作宜字看无咎還指咎害看為妥

凡咎生于不厲今小子之厲則操危慮深于義固无咎也

人臣輕躁徇進義所不出咎必隨之夫子于小子厲添一之字于无咎指出義字深明其无咎全從此厲得來舊云厲是小子之厲義便无可咎的說亦姑存附之備參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鴻得大石則棲止乃安飲食從人取象莫頂鴻說衎衎和樂也即厭飫自適意

二柔中正有其德矣漸進應五遇其主矣是位以德稱而能安其位如鴻之漸磐然德以祿養而能享其祿加飲食衎衎然則得輔君正邦功施爛然宜吉

這是大臣居高食厚樣子近名家語録有把飲食句為足漸磐之意祿位不以平對亦甚有見但兩象似難強合故從舊講至捉筆時又在文人活法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空也不素飽即詩所云不素餐意

衎衎豈苟祿哉正國家設祿以德而非素飽也

凡无所事事而徒取伴食者始為素飽夫子恐人錯認衎衎為伴食故以不素飽二字表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陸地也鴻水鳥陸地非其所安夫是九三大對婦言也征從之征伐也不復

言殺而不還也孕是胎孕不育不能生而殺也

〔附〕剛不中无漸進之德无正應之與進之人唯恃剛躁進何以安其位乎如鴻漸而于陸然如是將外圖進取而不得終若夫征之不復將內懷抱負而不得展若婦孕之不育焉凶何如哉然此過剛无適而可備以之禦寇或有克敵之功而利若仕進豈宜哉

〔訂〕漸以止巽爲義過剛无應則躁進罹凶利禦寇不是許他有這好處特甚言仕進之不利意究竟剛躁的人即使之行兵亦必是敗的有何利處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註〕醜類也離三離之也道生育之道作文即指漸進之道說順順從也保保護也

〔附〕夫征不復者以剛復寡合自離乎群類也婦孕不育者以有陽无陰失其生育之道也蓋禦寇用剛則衆皆順其剛猛以相保護若用之漸進豈利哉

〔訂〕玩離失二字俱是貫三句離失意禦寇言順見仕進用此便是逆的了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桷是木上的平柯鴻趾連而不爪不能握木漸木必不安唯得平柯猶可少安耳

〔附〕四柔正大臣下逼于九三權奸而不得所安如鴻之漸木然幸順巽若處猶能化其暴或得少安矣不又如于木而得桷乎如是則不罹傷害之咎矣

〔訂〕兩象申看得桷全本順巽來漸木鴻已失地矣安望有得故或得者乃幸之之辭无咎只就保身說還說功業上去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註〕順就德言巽入也又和娩意就巽三上說

〔附〕得桷者由四有順德能以此入人而善處故也

〔訂〕玩以字順巽不平順乃所爲巽的本領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註〕陵高阜也鴻不栖陵于陵特象其高位耳不孕本太高來莫勝三四莫勝我也

〔附〕五居尊位如鴻之漸陵然君待臣弘化猶婦待夫孕育也今二正應在下爲三四奸邪所隔不得相遇成治猶婦三歲不孕然然邪終莫能勝正君臣自相會有功矣吉

〔訂〕玩于陵勢已懸隔况有三四之間乎其不孕固宜然五剛正終非棄賢二柔正必能遇上則勝勢已在我矣

〔象〕三已孕不育合之不正也五未合不孕有待而合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註〕願是九五的願就得賢上看

〔附〕得賢弘化五所深願唯邪終莫勝則夙願得遂矣

〔訂〕五到三歲不孕時念頭有許多不遂處故謂莫勝爲得願蓋深致明良之慶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當作逵）

〔註〕逵雲路也羽是鴻毛儀儀仗也又儀表也凡旌旄旗幔之屬用羽飾其上是曰儀

〔附〕剛德本足漸窮但在上高出爵位之外如鴻之高飛雲逵然其清風峻節足以振勵一時師表百世矣不猶鴻不可縶而其羽可用爲儀飾焉則有功名教吉何如之

〔訂〕漸時不患少事功而患少節義故象之以逵高其節也隆重之以儀正見无用之用大不是枯槁一流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註〕亂是惑亂不可希有亂乚如是意此推儀吉原故又鴻行有不亂意

物何可儀哉以志慮高潔任人世一切功利亂之不可惟不可亂故可儀也

玩不可亂三字見上有卓然主持一世意在不翻遺世獨立其羽何補而世

其儀之也

☳☱ 震上 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歸妹者言所歸在妹也征凶二句分始歸旣歸看

卦象以少從長配旣非倫卦德以說而動合又非禮且女先下男是所歸者在妹也故名歸妹夫妹而自歸不正甚矣故方其始歸為禮法所禁往必取凶即其歸後淫瀆喪敗終何利益哉

婚姻亦生人大事歸妹只就實說不必作仕進的象看按彖傳可見那征亦不好字眼征便凶便不利的

漸言女歸便見何等慎重意此言歸妹便含許多輕賤意咸言取女吉吉在

取也以取屬男此言征凶凶在征也以征屬女聖人一句一字都有深意在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義意義也義惟偏天地便是大萬物指植物與生發也終者女子之終始者生育之始

卦名歸妹豈細故哉陰陽感應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萬物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生泯而人類息矣故歸妹乃女以此終生以此始而為人之終始也義不與天地等乎

道歸妹就好邊說猶俗言嫁女也天地大義句最重下皆發明其大處以見當慎意終始二字只就歸時看出蓋女道終日即是母道始日正以天地大義責妹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是兌德就私情說動是震德就妄合說此復明卦義也

夫歸妹義等天地而可苟乎乃卦德悅以動是為女者任私情以妄合而妨歸在妹甚非義之所安也

說動不平不好處全從說來所字煞可味尋究歸所由來妹之醜處便无可掩躲的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位不當指二三四五說柔指三五剛指二四

辭云征凶者以卦體自二至五位皆不當是閨門瀆亂因歸隨之无攸利者以三五兩爻柔皆乘剛是婦制其夫將何所利乎說動之弊一至于此

此節要本說動來一說動而種種弊害遂不可究詰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長永也終對始言永終二字宜串說知是預先逆知敝家事之壞也

雷動則澤隨猶女隨男動歸妹象也君子以夫婦之道不可不久然必謹其

始乃能永其終而无敝苟合之不正敝形已露目前寧以永終之日始知其敝哉

提永終二字正是以謹始歆人處不則敝雖知奚補乎

瞭卷添出令不正意殊費轉當云家之永終即在始之知敝蓋知敝便不至敝矣如此講法何等直截但知字要重看那永終工夫都在這知內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姪妾之屬跛能履辭見履三征往也

初雖剛正有德而居下无應是僅列家臣之賤如歸妹以娣然然分位所限不能大展厥志縱剛德自盡猶跛者之能履而所履何幾乎以是而往聊獲稍職之吉耳

就仕進看兩象意相因雖娣故跛也其能履處全本德來征吉字要看得小那跛的人何能遠往何望大吉不過就他履到處便是征能履處便是吉耳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註〕恒常久也就陽剛之德說承助也謂承助其君也

〔解〕歸妹以娣矣而猶能履者何以陽剛有恒久之德而經綸素具也即以此恒德相與承助其君故能履而吉也

〔旨〕四[illegible]以恒[illegible]夫子有深爲許可意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註〕眇能視屑見履三當人貞靜之人也貞即守貞意

〔解〕二剛中應柔是人[illegible]非其主雖有賢德无由自見者如眇之能視然而眇豈能視哉故進不[illegible]行其義有退而求志已耳所利唯幽人之貞也

〔旨〕士之守道猶女之守貞貞曰幽人見幽人便是貞非勉以貞的履三兼象跛眇刺之也此分象初二惆之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註〕变是变壞常所守之固常也

〔解〕抱道守貞士人之常利幽貞者則未变其常也

〔旨〕二之常即是初之恒但本陽剛看出未变有斷然自守意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註〕須待也言女子之賤專事待人也

〔解〕三陰不中正既德无可用而爲悦之主又專務媚人有士若此誠明王之所擯矣不猶女之不正專事待人至人莫之娶而反歸以娣者焉其可耻孰甚哉

〔旨〕四之待待時貞女也三之須須人淫女也反歸二字最妙見三初心亦欲從所于歸只緣有賤遂反以娣可不羞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註〕以六居三于位未當

〔衍〕歸妹以須者以未當位而德不足故所行多賤也

〔旨〕未當只是德不足所行未當意又後一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註〕愆過也期乃于歸的期遲遲緩也此爻只作歸妹說亦可

〔解〕陽剛有可仕之德无應无可仕之君故抱道自守寧過時不仕如歸妹至愆其期而遲歸者然然進豈失時哉正以仕自有時唯待之未偶即愆期勿恤矣

〔旨〕愆期非人不我娶乃四不肯輕許人耳愆期即是遲歸有時又歸所以遲處言有時者直付之于時而我无心也正孔子曰有命之意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註〕志即大行的志待等待也行行義也

〔解〕士固有志愆期之志豈不欲大行哉特以時之未至姑有待而後行也

〔旨〕提出志字見四之愆遲初非无爲其所以能待正在這處曰有待便有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意孔子嘗言待價則此象正是自寫本色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註〕帝乙商王名紂父也袂衣袖也良華美也五柔主故象月月既望則缺幾望則固象君德之盛也

〔解〕柔中應二是人君屈己下賢以誠寔不以虛文猶帝女下嫁而其服飾之美反不如其娣者蓋君德之最盛也如月之幾望然如是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吉

〔旨〕古來帝女无不下嫁獨稱帝乙者周公蓋就近帝偶取爲象耶君即是所歸之妹特就其娣言則曰君耳此爻有直作歸妹看則月幾望常主女德之盛說亦可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註〕其位指爻位說中是中德德中便是貴的行行其下賢的意

〔通〕人君下賢至不事文飾若君袂不如娣者由其位在中德之貴也能以是德
行其下賢之事故不尚飾也
〔旨〕通節要歸重在中貴行上獨一貴字見妹雖不事飾而貴處自在若單出上
二句要就一也字討出駭而矜美的物猶云帝妹之歸宜何如盛飾乃反不
如其娣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說〕承奉也筐竹器筐中物也刲殺也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之稱先女後士罪
在女矣
〔脉〕上六陰柔尤可進之德居終无應尤與進之人是以不能見用明將取象于
女猶承筐而无實不成其嫁矣取象于士猶刲羊而无血不成其娶矣是
將阬窮終身何利哉
〔旨〕上正終之敝處故兩象之如此无實无血總是咎其无實德意○古者嫁娶
〔明〕易去疑
必先告廟纔成夫婦承筐刲羊皆以告廟者无實无血則廟不能告矣何以
成其為夫婦乎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說〕虛筐卽是无實此不是解辭乃鄙薄語
〔脉〕上惟六則陰柔而无實德空懷進用之心猶女所承者乃虛空之筐也何賴
于承哉
〔旨〕要體上六兩字那六陰是虛的虛便无實卻將甚物去承士之抱空質以欺
世何以異是

䷶ 震上 離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說〕豐盛大也又承歸器名亦取所承盛大之義王是王者假至也宜謂當如此
日中日至中天也是不敢過盛的中只作寔說

〔脉〕卦德有盛大之義故名豐豐則天下一統治化四達矣亨王者至此可亨也
也然盛為衰机尤可憂也必勿空抱此憂思但宜持盈戒滿毫不敢過如日
之中天而不至昃焉方為真能憂勤而豐可長保矣
〔旨〕此卦要得處盛危明的意思講豐須與大有有別大有就物力言豐就治象言
王假之三字最重見這處去危亡只一間耳勿憂不是不憂但不徒憂耳正
是發他以憂處宜日中且虛虛說個宜字莫侵下照天下意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說〕六就治功說明是離德就識言動是震德就才言故原故也
〔明〕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謂也何以致此卦德離明有見大之識震動有圖大
之才而不明以動則動罔不臧治功所由盛大也故豐
〔旨〕閑治者明動兩件都少不得但按以字語氣較重明邊此蓋君德莫先于明
下文照天下亦只是這個明耳
〔明〕少居錄
〔淵〕今象只重照天下一句蓋君子不能使日不昃能恃有日中常照之心耳然
則盈虛消息洞燭在我何豐不保矣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說〕尚崇尚也大侈大也照卽照臨意那日惟中纔能八方普照的稍斜一線便
有一線不照處了故宜日中
〔脉〕王假之者言王者至此志願日廣有不安于狹小而所尚必大也勿憂宜日
中者言宜抑其尚大之志而惕心一世如日之普照天下斯可也
尚大便是驕侈在上不肯下照天下的故照天下正小心惕惕不敢自大處
舉四海利病生民休戚无不畢照于中矣○夫子繹言日中下文便說則昃
危之也正見此際轉瞬便失卽趁將大照猶恐不及如何可尚大的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說〕昃斜側也盈月圓也食只是後乎月之晦非月食也盈虛消息但就氣化上

說須重消虛一邊纔合古。

【解】然所以宜日中者何以盛不可恃耳試觀日未中可中中則必昃月未盈可盈盈則必食極之天地有盈虛亦且與時消息而況人事因天地起者能常盛不衰乎鬼神爲天地運者能常伸不屈乎此日中之所以宜也

【旨】此節不重盛極必衰上說只見時不可恃而貴有先時之防意〇猶是日中也盈則必虛息則必消爲日中之昃以盈處盈以息處息爲日中之爲知虛持盈知消守息爲日中之照處豐者不可不知。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講】折剖斷也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成致謂用刑而及于彼也。

【解】天之威照在雷電而皆至則勢盛大矣豐象也君子體之治獄必先法電之照以剖折之令屈直无遁情矣而徐以致之刑者又法雷之威无少寬縱焉。如此則奸不作而民不冤豈可長保矣。

【旨】豐時奸宄易生故折獄致刑最是保豐緊着須重折獄邊獄未有不折而刑能致者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講】遇初遇之也配者合而有助之謂配主指四旬均敵也尚高也就保豐之功說

【解】初明體具遠大之識而應四負震動之才乃我之配主也初誠與之相遇雖才識足敵若不相下乎然同德交濟胄何傾軋之咎焉則和衷以往必有可尚之功矣

【旨】初四妙處全在一遇匕便配便无咎便是有尚的了周公只因配字疑于均敵故以雖旬明之大抵賢士幹國互展其才則相成各挾其長則相忌我周十亂濟美謂非公和衷之風有以倡之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講】兩相均曰旬出其上曰過災不止咎兼有禍害在

【解】雖旬而得无咎者正惟旬而不過耳設若求勝其配之心則過旬矣其災可勝言哉

【旨】爻取其相下象又慮其相勝兩賢相厄豈國家之福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蔀以草爲之所用蔽日色者豐則日蔽而暗矣斗星名斗夜則見日中見者象其暗也〇【講】疑君疑我也疾我之疾也發感發也

【解】二明臣遇暗主精忠无由自見猶豐大其蔀即日中可見斗焉有君若此遽欲往以直諫祗得猜疑之疾耳奚吉哉唯積誠以感發之則君蔽可開吾明得見矣吉

【旨】豐蔀全由君心尚大來尚大則侈侈則暗暗便不足照天下故日中所以見斗得疑疾周公不是阻其往只欲其有孚耳發字最妙有如發机一般全是以我之精神去轉移他絕不事口舌的發曰若者有摹狀不盡意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講】信是二的信即有孚也志是君的志

【解】有孚發若者必本我之誠信以感發君志也豈事口舌哉

【旨】提一志字見君雖昏其本明之志畢竟不滅的此所以可發耳〇大有臣方孚其君則信以發臣之志豐時君即疑猜亦信以發君之志則信正見疑的對症藥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沛作旆幡幔也沬星至小雖見者旆豐則蔽日至暗極雖日中可見的折斷也凡人作事俱賴右肱折則不能事匕矣

【解】三以至明之德應上至暗之君其受蔽甚于蔀矣爲豐其沛而日中見沬之象夫明既受蔽則終至廢棄如折其右肱而不能自効焉然此故賢者之罪耳于三何咎哉

〔旨〕沛縱豐而无蔽日見沫之理此不過極狀其暗耳。要與豐蔀見斗有別。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註〕大事指保豐說雖是君事亦即輔君者事也

〔翼〕保豐之大事豈豐沛則身居暗朝大事去矣安望有用乎是以至折其右肱而終不可用也

〔旨〕明動致豐故云大事至折肱則不能動矣雖有明德終安用之旋兩不可字有沛而三所遇不幸意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註〕豐蔀見斗解仝二夷等夷也夷主指初四視初爲夷乃降上就下也

〔翼〕四以大臣近暗主亦明而受蔽者也故爲豐蔀見斗之象然大臣可坐誘君敬哉初九剛明在下乃我之夷主也誠下求與遇則相與夾輔而君可格豐可保矣吉

〔旨〕開暗主非得剛臣不可此夷主宜遇也然初四分隔毎不肯屈尊相遇故遇有折節下交同升諸公意爲國下賢最是四的好處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註〕位不當就所處看幽是幽暗不明言不能見明也吉行者言以致吉之道行其保豐之事不是行而得吉也

〔翼〕豐其蔀者以位不當而立昏暗之朝也日中見斗者以明爲所蔽而幽暗不得自耀也遇其夷主者言明動相資可以致吉則是以此吉道行也

〔旨〕上四句是惜其所遭之不幸下二句是慶其所行之吉意豐蔀見斗俱是暗象或云不當不明宜指五說謂行暗而多乖識幽而无以照天下也亦可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註〕來招來也章美之賢也慶就保豐言譽就用賢保豐之名言

〔翼〕五質柔暗本難得吉者幸虛中能屈己來天下章美之賢則資人之明剛已之暗可享豐亨之慶且致聖主之譽矣有慶譽若此何吉如之

〔旨〕按諸爻爲來五似必无吉理周公開以來章歆以慶譽此正其善轉移他處然來有所以來之者人主惟德足照天下乃能來天下亦惟能來天下乃愈足照天下也可見大君之明必自已出則暗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此慶字指得廣就民社說與爻有慶不同

〔翼〕天下至豐義難復慶矣今六五之吉則不惟一身是慶而宗社生靈定俱有慶矣

〔旨〕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五之謂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註〕豐屋蔀家乃高大其屋反至蔀暗其家丁闚竊視也闃寂靜也无人指九三覿私見也

〔翼〕豐極則尚大動終則喜功是人主妄自尊大謂極天下之高明者如豐其屋然而不知寔天下之極昏暗也又如蔀其家然且九三在下乃我之股肱臣也然昏迷自用至折其右肱雖有人與无人同而終不可用矣不又如闚其戶而闃寂无人至三歲莫覿者然則身喪國亡凶何如哉

〔旨〕世上十分乖巧人多做出許大痴呆事夏桀商紂秦始隋煬非其龜鑑歟闚戶三句有就障蔽之深至人情物理一无所見而終身莫覺意亦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註〕天際猶言天界乃高際于天也翔迴飛也藏即蔽藏的藏惟藏便蔽也

〔翼〕豐屋者言於高自恣其屋之高如鳥之翔于天際也闚戶无人者由其驕侈自蔽而豈人能蔽之哉

〔旨〕天際翔要只爲他高大自恣无底止様子自字最妙見照体本人自行故蔽亦自蔽的

下經卷之七終

宛陵 舒弘諤 士一 原著
絳嚴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羇旅也小亨僅言略有此亨也旅貞者見貞與旅不相離也吉即常亨也蓋處旅與處家不同能小亨焉斯已吉矣

卦有去處止而不處之象故名旅旅居寡親似難得吉幸卦體柔順剛卦德止麗明能得善處之道而與物无忤可小亨焉此處旅之貞也能守此不失則无不亨而吉矣

旅不專是客商凡君臣俱有播越逆旅時小亨復何言吉貞上又何加一旅字總見旅非可忽的雖具德體之善且僅可小亨然苟具德體之善亦未始不可吉也

旅可為貞即行蠻貊之忠信篤敬是也故貞以處旅總是君子素位學問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柔得中指六五外本外卦看來宜就旅之在外說順順事也剛指四上兩陽爻止是艮德就安靜說明是離德就人之明說

旅何小亨哉以卦體柔中取剛是持身既謙冲有則而於其地之強有力者又順事不忤焉卦德艮止麗明是居心既安靜不躁而于其地之所有識者又附麗以稽焉是以逆旅尚可小亨誠為處旅之貞而吉也

柔得中二句雖各宜串看但處旅的人四件缺一不可合衆纔成得一個貞旅時不柔則取辱太柔則取侮故柔得中是處旅先着惟中便止而順剛而麗明都不逆倒外字只帶說柔中下明羇旅之為在外也不必深求

旅之時義大矣哉

義即柔中順剛止而麗明四件所謂貞也大是關係之大言處之之為難也不是贊辭

可見柔中順剛內止麗明乃旅時之義也處此時者非得此義必難吉亨其關係顧不大矣哉

旅之亨小亦之義大所爭只在一個貞耳

時義之大不專在逆旅見出凡身世之間一切幻緣何在非旅識此義者可以資深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是明察慎慎重也刑獄解見豈不留斷決之速也囹圄之中乃主人第一逆旅最不可久居的故貴不留

山止火炎去而不留旅象也君子以獄者民之司命方其未決則法山之鎮重而所用之刑務明以慎為及其既刑則法火之迅速而所決之獄无淹以留焉斯治獄之道得矣

明慎二字最重蓋慎本于明而慎正所以善用其明不留又所以善用其慎大凡詳慎的人其于獄每多因循不決故慎而又能不留纔是善治獄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鄙細意斯即瑣瑣也取初自取也災即招侮辱意

陰柔則氣量狹居下則行已汚是處旅而卑猥瑣屑者旅而若斯則致侮召辱災之至也實其所自取耳

處旅全以器識作主瑣瑣何器識乎故周公斷其為災而指之曰斯曰取深明瑣匕之不可意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是初之志窮極也那瑣匕即是極非兩層

旅而瑣匕志之鄙陋極矣固宜其災也

【旨】爻言取其賤其行也象言志窮卻其心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註】即就也次旅店也懷匕挾資身所資藉也童僕旅所推以從行者貞作信服
看與他貞字不同
【講】柔順既與物无競中正又處置得宜此旅臣之貞也則必安其位如次舍旅
所托而今得即焉必享其祿如貨財旅所資而今得懷焉且必得民心如童
僕旅所依而今得其信之心焉何所處之不宜哉
【旨】此與三爻俱直作旅說亦得但不如就旅臣講更冠冕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註】終即到底說話尤害也
【講】居位以得民為先既得童僕貞則到底无他患矣何尤哉
【旨】貞不重童僕信我重我有以得其信意倘不能得是亦我之尤矣○象何单

釋童僕蓋旅中漸與骨肉遠轉與童僕親也若直作童僕說此意更佳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註】焚火燒也喪失也貞正也厲害也此貞字連下讀者謂童僕既喪則不止失
心矣
【講】過剛不中是旅臣驕亢自高則无以安其位如旅之焚其次然且殘民者民
必叛之又如旅之喪其童僕然如是雖、稍无私而貞亦失位失民動遭危
厲矣
【旨】貞字莫太說好了過剛的人尚何至正處只言雖貞亦厲以甚過剛之不可
耳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註】傷害也以旅視民如旅人也下指民與若相待之意若直作童僕說亦可
【講】人臣失位如焚次亦已傷矣況喪童僕乎所以然者由視民如旅而以待旅
之道與下則下必不附其義固宜喪也
【旨】須一氣說下重以旅句斡旋蓋旅人在途與我毫不關涉與下者而若此那
得不喪蔣卷解云以旅之時而與下如此似甚費轉且如此二字似沒根據
可勿泥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註】處安處也謂旅於此即處於此也資斧資身之斧也凡人出行以斧防身故
曰資斧我作四自言也
【講】四陽居陰用柔能下是服而有謙沖之德所向多遇矣雖未能居高位亦暫
叨一職而得所處然雖未能享厚祿亦聊足資身而得其資斧然但居位不
正非可久之位且上下皆柔非可仗之人是以莫能大展而于心為不快也
【旨】四雖下而上乃載贄出疆的君子蓋旅日處便見非行意得日資斧見所得
无幾意載贄初心夫寧止此故不快正在處與得內見出如孔之攝相孟之
客卿是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註】以九居四為不得位未得位正與得資斧反照
【講】得位行道乃君子素心今旅僅于處則未得行道之位是以雖得資斧而此
心終未大快也
【旨】四句一直說下以發心未快原故不是把心未快來解得其資斧句熟玩自
得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註】雉文明之鳥指離言矢是箭亡失也譽聲聞也命寵命也終者對亡矢之初
言
【講】五為文明之主雉象也羈旅遠臣求與之遇如射雉然雖躁進乍投其初或
未遇合如一矢之亡然然聲氣漸通終當以此名譽上聞而寵命下及矣

凡射雉不中必亡其矢然曰一矢亡言不中僅一次耳只象士之求君一次不遇意討以贄見之贄解陋矣勿泥

五文明之主播越逆旅欲求文明之士輔之雖不无聘幣諸費終當以此求賢盛節下致民譽上受天命矣說較覩貼但嫌背註若主此說象上逮句宜就天講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譽自下及上言上逮者言才德上達也

譽命豈倖致哉由才德上徹天子故譽命終以交墜也

上逮只宜會意虛講或指上爲聲聞於上逮爲命逮于下解字雖清貼稍似板實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巢鳥所安焚之則不安矣號咷哭聲喪失也牛順物易容易不覺意

旅人高亢在上無以自安如鳥之焚其巢然夫守其高亢不勝自樂若先笑矣迨其焚巢則不勝自悲如後號咷焉所以然者以處旅貴順而彼忽失之猶喪牛于易然是以致焚巢號咷之凶也

凡處旅不外柔中一義上惟失却這個故周公深著其凶爲剛以處旅者戒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義乃處旅之義聞乜其義也有醒悟義四句俱是痛惜詞

焚巢豈偶哉皆柔順處下乃旅之義今以旅時而驕亢在上其義因宜焚也喪牛于易者以驕氣方盛雖處旅有義終作迷而莫之聞也

旅初則瑣瑣取災旅上則焚巢致凶可見太亢太卑均非處世善者而況旅乎然則旅何爲善其柔之柔中乎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小亨就陰柔說利往就從陽說大人陽剛中之大人也

陰伏陽下其性務入故名巽天下事惟大才力方有大作用巽陰能入然亨致亨亦惟陰才不足僅可小亨而已幸從陽能資其才力可以圖大而利有所往然必其所從者爲才德兼致之大人則見之始利往矣

利往全本從陽來然陽剛中未必盡貞正英雄故要見大人乃利二句須一串說下

象曰重巽以申命

上下皆巽曰重命是號令申重復也即叮嚀反復意不限定是兩番告誡

人君入人莫如命命之入人也有在未申之先者唯卦上下皆巽是爲重巽而深入人心矣則以此深入者反覆叮嚀以申其命焉亦重巽義也

人心唯巽命乃可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故重巽正是申命本領玩以字可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指九五此巽字作合字看中正指德言志是中正的志柔指初四順剛只是依着他去行柔順剛正剛志行的所在

辭何小亨利往哉以卦體九五剛巽中正初四柔皆順剛是人君天德之剛能巽合乎中正則剛非偏頗而德盛化隆志可行矣此誠所謂大人也由是臣若民莫不順其剛中正而快覩之焉惟柔僅可小亨惟順剛乃可圖大而利往是以云云也

重柔皆順剛句蓋巽陰爲主也剛巽句不過明五之爲大人而利見意若出全象弟就君說亦妙申命爲王者之言教中正爲王者之身教卦辭主柔臣之從剛象傳主剛君之統柔先輩云説書不可不死煞認亦不可死煞的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意風者天之號令命者君之號令事是民社大事必行命終是實的

〔闡〕風相隨而至无物不入巽象也君子以風不繼无能深入乎物則命不繼何能深入乎民哉唯是國家有事不遽行也必先以其事反覆申諭其民焉令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在然後行其所命之事而人心庶无不入矣

〔旨〕申不在文告之徒煩全本剛中正之德一段真心發出來若命不由衷雖申何益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註〕進退只柔懦不決樣子須重進退武人事毅其貞只是擊斷意思

〔闡〕初陰巽主是人主一於柔懦凡事持兩可之見而欲進且退何以濟天下事哉術用武人之貞以作其銳當進則進不復以退參之庶事可濟而利耳

〔旨〕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陰故也那武人亦未必是貞特以之矯柔若似貞的周公豈教人嗜殺只是欲其斷耳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周易去疑〕

〔註〕疑疑惑也治決斷也意念斷決就如世界治理一般

〔闡〕凡人所行唯決于志初之進退者以其志多疑而不決也貞利武人者其志卓有定主始治而不亂也

〔旨〕志字重志疑便不治志治便不疑夫子深欲人決諸志意

〔參〕說卦謂巽為進退言疑也其究為躁卦亦武也義可參觀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註〕古尊者坐于牀卑者拜牀下乃卑巽義也用二用之也史是祝史不是史官巫司祀者皆以誠達神之人紛話衆多貌若形容其紛的樣子

〔闡〕處陰居下本能巽也幸得中則不致足恭者是人臣謙卑事上如在牀下然第本真誠以精獻而非事貢諛有用史巫紛若者然則有格君之吉无負責之咎矣

〔旨〕兩象是一時事只這卑巽真誠用達于君意玩用字若字可見舊分兩截[illegible]却像既卑巽了又要去把言辭道達的則史巫之紛純是口舌上着精神了純臣事君道理

〔參〕史巫紛若雖是說誠却不重誠要說出用巽意思總貼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註〕中是中道謂不過巽也是推所以能吉意

〔闡〕紛若似謟矣而得吉者由其得中則巽所當巽非失之足恭故吉也

〔旨〕得中在紛若之先隱念勿欺縱紛于口不紛于心的或謂得中是本其中之真誠以出亦可

九三頻巽吝

〔註〕頻屢也頻巽者言屢屢亦巽也

〔闡〕過剛不中无下人之資居下之上有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縱勉為謙卑亦似頻巽之象然終歸不巽則无恒取羞矣可吝如之

〔周易去疑〕

〔旨〕吝處不在巽只在頻字內曰頻巽便見有不巽時飾諸法只還他頻巽便了

舊添出頻失來辱吻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註〕志是巽之念頭窮卽收露意猶言窮竭也與他窮字不同

〔闡〕不巽而吝宜也今頻巽之吝由志本非巽遂不覺故態敗露而志亦无如何也

〔旨〕志窮舊主驕亢之極看殊與頻巽欠合且巽卦那討個極亢來故勿從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註〕田是田獵大臣求賢如田獵一般品是祭物之品三品言所獲之多也

〔闡〕陰柔无應則才弱勢孤承乘皆剛又迫于強暴宜有悔者幸柔正能下是大臣謙恭下士以故士多歸之不惟其悔可亡且如田者所獲之多至三品焉

〔旨〕此見大臣當虛懷下士收天下豪傑為己用意只說到獲三品上止若說功

業恐得衆有功仰。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註】功不論事業即能爲國得賢便是其功處

【講】四能得賢如田獲三品者則群才畢聚而天下之功集矣

【旨】有功要從獲三品内看出相臣只知舉賢何知爲功而不知天下皆歸其功矣○從古相臣不肯下賢都緣以功不出己出爲忌故夫子急以有功歆之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註】貞就革弊上說无初頂悔來有終頂吉利悔亡來先庚後庚者就十干取象也由庚逆數而前則自己歷戊至丁爲三日由庚順數而後則自辛歷壬至癸爲三日恭丁取叮嚀之義癸取揆度之義也

【講】五居巽體是人主承前人之積弊宜有悔者幸剛得中正能去弊以歸于貞則有更化之吉而其悔可亡且推之治理何一不利焉夫方其悔時是无初

矣而亡且吉利不有終乎然皆本于一貞貞豈易言哉雖是斟酌于未變前者用先庚三日之丁研幾不敢略也揆度于既變後者用後庚三日之癸料理不厭詳也如是始得爲貞而悔亡有終與无不利始合之以成其吉矣

【旨】此節重一貞字貞故吉而悔亡无不利有終只一直說下文義已盡先庚二句恐人認貞字易了特地復指示人大凡任事的人多信手做去不能籌前筭後所以前弊未去後弊又來相尋无已耳故人主不可不識貞義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註】位是爻位正中雖就爻位取來定本德說

【講】最難吉者更治之事今九五之吉由居位正中正則裁制允當中則意見不偏故能貞而得吉也

【旨】人主德非正中則處事必踈閟謀必舛安望得吉故五之吉全從其正中得來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註】兩象解見二爻但彼就巽得中說而此就太過說意不同耳

【講】上九德本剛斷足以自資由巽極凡事一于柔懦如巽而在牀下焉則所爲剛斷者安在不猶斧所以資身而今喪之乎如是雖巽爲持身之貞亦承羞取辱凶不免矣

【旨】過巽而至失斷彼必自以爲貞而持之甚堅故貞凶二字正是周公點醒他處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註】上是卦之上也窮極也正必也即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

【講】巽在牀下者以居巽上而巽已極也惟巽窮而至喪資斧焉則天下事无一可爲其凶必矣

【旨】此節要見巽不可窮意四句須一串說下正乎凶句恢爻義當云雖正乎亦

必凶也語似更合但背註存之以参。

☱ 兌上 兌下

兌亨利貞。

【註】兌說也卦体陰居陽上爲喜悅過其望又兌爲澤能悅萬物均有悅義也

【講】卦體一陰進二陽上過其所望喜悅見乎外也故名兌人君誠以悅感民无不懷何亨如之第所悅者必大公至正不事驩虞之私乃利耳

【旨】兌亨已是貞了然王道不令人喜總說個悅字便有不正的嫌在故特抽出言之以致違道之戒

象曰兌悅也。

【註】說是釋兌字義宜泛說君出全象當作君臣看

【講】卦名兌者取欣悅義也是太和洋溢在宇宙間矣故名兌

【旨】以悅解兌明兌本爲悅特以其悅不在言故稱兌耳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天宜就天理說舊指順天心猶屬第二義了先民犯難作事言不曰勞民而曰先民使有以身先之意犯難就行兵說忘悅而不覺也勸不是有心只鼓舞欣暢意不勸民而民勸者蓋民悅无倦勸也

悅固有亨道矣而必利貞者何卦體二五以剛居中悅與誠內蘊而三上以柔居外又雍和外接是情依性出而爲所悅之正悅惟以正故利也是以揆之天理既順者而質之人心必應焉惟應則悅矣故用此悅以先民趨事民皆忘勞赴之用此悅以驅民犯難民皆忘死從之夫勞死豈人情哉而且忘之悅何大也悅之大至勞亦悅死亦悅更何不悅之民其眞歡欣鼓舞而激勸矣哉

〔旨〕通節重說以利貞句是以字直貫到底總極言貞之妙處而柔外而孚兌死見不是一味外柔的乃剛中而柔外也兩項合來便是貞舊以柔外故戒之貞未是這悅不限定要勞死卽就民舉出兩件難事言其悅之大處民勸全從兩個忘字看出末句不是贊辭正見貞所關係如此

革兌皆言順天應人以變革之事大兌悅之情勢皆易失正故革必元亨利貞而兌亦可利貞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同門爲朋同志爲友講討論也習講之不已也

兩澤相麗則互滋而欣暢矣兌象也君子以學无所麗何以悅心嘆是集朋友以講明義理且講之不已而習則悅心之妙從生矣

〔旨〕全要得相悅意獨學无朋卽所得亦枯澁而无味雖朋友講習理義亦覺悅心幹論以時習爲悅知悅剛不在語言文字間的○兌二陽同類爲朋友又兌爲口古爲講習

初九和兌吉

〔旨〕和者不乖戾之謂就性學看吉卽通達意

陽居悅體則眞性自暢居下无應則初心无係是其悅也率性以發而爲中節之和也和則達之天下无不通矣吉

〔旨〕人情一落世故便多乖戾初則起念仍是初念故曰和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就念頭初動說不是行事疑就慮也未疑是无私累

和兌之吉者惟初念之發率性以行而未有疑累之私也

〔旨〕行未疑只是一個和字凡人兆初一念忽然自露絶无些子枯帶何處着疑

玩之吉二字行字當作利行而未疑作不疑礙看更合

九二孚兌吉悔亡

〔旨〕孚兌是孚誠以悅也吉便悔亾无兩層

以陽居陰是人臣所處之難宜有悔者幸剛中能孚誠以媚茲一人則誠之所格可以獲上吉且悔亡矣

〔旨〕此爻或泛作涉世看亦得但以臣道說較冠冕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志是二的志信志者自信之也

孚兌之吉者由孚出中心先自信其志故能信君而吉也

信志在孚兌前一步看正純臣盟心屋漏所在夫子恐呑悅者矯託故以信志中之舊作君信其志淺甚

六三來兌凶

此卦中自上轉下曰來來兌者求悅初二兩陽也

陰不中正爲兌之主是无德而專事媚悅者且无應于上雖就二陽以求容必爲有道者所擯災凶況[illegible]

[旨]三凶處全在一來字。來則不但媚悅已也，且有就之強悅意。非初二是個人。悅不以道，彼豈肯悅的，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註]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為不當。

[翼]來兌者以處位不當，是无德妄悅，其凶宜也。

[旨]悅而利貞故亨。不當則非貞矣，那得不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註]商，心自商度也。未寧，心事不定也。介是耿介之操。疾即嫉惡意，指三說。喜即喜起意，就與五合說。

[彖]四大臣，本與中正之君相悅，但比三柔邪，情為所牽，此心不能如初之无疑也。乃隱衷商度所悅，而未能寧定焉。卦體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悅三非正而疾惡之，則專與五遇而有明良之喜矣。

[旨]四之商兌，他隱念非竟在五上，只因那三甘媚得情，卻不下的，故將來默比自商。則這商正是四的好處。其到底能介疾有喜，得力全在此一商。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註]慶，福也。指天下蒙有慶，乃快幸語，非推原也。

[翼]四之喜獨四有也哉。明良會而庶績熙，天下寔有慶也。

[旨]爻言喜，象言慶者，見相臣一疾一喜，關係天下非小。故朝有賢相，一世之福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註]孚是信任意，剝害也，指上六。厲指禍變。言有厲者，見五剛中正，本是无厲的，以孚于剝乃有耳。○兌諸爻皆言兌，獨五不言兌，以君不可言悅也。

[翼]上陰為悅主，是其媚君正所以剝君也。而五寵遇之至，誤信不疑，反孚于剝，焉將聰明壅蔽，國家之厲從此有矣。

[旨]周公且以剝名小人，此最惕醒人主處。人主親信小人，只因知為可與耳。若深知其為剝，怎麼肯孚他的。故名之曰剝，隱斷之曰厲，危之也，亦醒之也。

[參]孚一耳，孚兌則吉，孚剝則凶。剝亦一耳，疾則有喜，孚則有厲，可不慎歟。○兌正秋也，尤乃為剝，故稱剝。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註]位是爻位。正當就雄才大權看，要得歸咎人主意。

[翼]孚剝者，由位正當，自恃其才勢而忽小人，為不足畏，故孚之不覺也。不則小人豈能剝君。

[旨]從來惑溺小人，殊半偏出英主，故夫子以位正當三字破其孚剝病源，看法當與履九五同。

上六。引兌。

[註]引，引誘也。又致人昵己曰引也。引字要看得廣，凡引之聲色，引之貨利，逸路不啻百條。

[翼]上處悅極，能窮悅之巧，以不悅為悅，有致人昵己而人不知者，蓋以引為兌，為君子可不防之。

[旨]下一引字，直是指破小人肺腸。前來兌言凶，此何不言凶？以來兌之惡易見，引則巧用機關，无可容吾非刺，而其可畏倍甚。來兌者十分，故防之不可不密。

[參]小人引君于兌，與君子引君當道者无異。善引道者，不使君知為道；善引兌者，并不使君得知為引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註]光是光明。未光者，言其心險而不光明也。

[翼]引兌者，言上六陰險包藏禍心，而未光明也。

[旨]上六二字亦不應忽過，見其陰險正為引兌本領，故未光不僅心術曖昧

有許多可畏所在。

☵☴ 渙 坎下巽上 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註】渙散也。亨就卦變看出此處且虛虛說。假廟是寔事。不作象看。涉川是勇往的象。利貞總頂上來。

【變】漸☰☰自漸變者。九來居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

【說】卦象有離披解散之意。故名渙。夫渙者聚机。當又得合而亨。然濟渙有二要。此時九廟震驚。祖考之精神散矣。主者當聚已之精神至廟中以格之。神州陸沉。四海之陷溺深矣。王者當冒世之險難。如涉川以濟之。且假廟非邀福。涉川非倖功。而利貞焉。則渙之所以亨也。

【正】凡濟渙要着先收人心。次說經濟。人心不收。只因不知個本根。假廟正動以存心。使各知所本意。不僅在聚祖考之精神上。然渙時亂離。正殷設人心難收。自己若不勇往。幹理經濟甚事。故又非涉川不可。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註】俱指卦變說。剛指九二。不窮不困窮也。柔指六二得位。六二居得陽位也。外自二到三。若似出外去了。上同。同于四也。

【說】渙何以亨。卦變九來居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而進退有據。不至困窮。濟渙有基矣。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是才兼文武。濟渙有才矣。且上同于四。得君象僇以共戮力。渙濟有助矣。故得亨也。

【參】此節從來相沿。俱分三項看。固佳。但細玩文氣二句。却似平對。剛來居柔柔得剛位。總是剛柔不偏。而渙所由濟意。此說較直截可味。亦不背註。唯高識裁之。

【總】全彖就君臣協力濟渙。有首節上句是剛臣。下句是柔臣。皆得位。上同于君。二三節則是君之聚情奮力。下同于臣處。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註】中謂廟中。在中者謂身在廟中也。莫誤作中心看。

【說】假廟豈靡文哉。王乃聚已之精神。躬親廟中。而對越如在。所以動人一本之思者。不已在此乎。

【正】近講多以在中為在中之誠言。雖似精細。但太嫌背註。且于王乃二字亦說不去。蓋奏假而靡爭。顒若而下化。莫謂這在廟為發小事。況係却在中這誠又別。無以在廟乎。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註】巽為木。有舟象。然在坎上。有乘舟水上象。又巽為風。有舟順風象。有功濟渙之功也。

【附】利涉者。卦象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是主者有濟險之才。所以有濟險之功也。

【正】乘木雖本象來。然木才也。見寔有濟渙之才意。且卦以巽木得水遇風。順帆千里。何險不濟。聖人亟以有功許之。正鼓豪傑向用之思處。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註】享。獻也。謂祭天也。帝單指天說。立。建立也。廟是祖廟。帝不言壇。廟不言享。互文耳。

【說】風既行水上。則水必離披解散。渙象也。先王以收拾人心。在使知本。故物本於天。則享帝以與天心接。人本於祖。則立廟以與祖靈通。令天下渙散之儔。皆知本始所在。而為聚渙一大機括也。

【衍】享帝則人知有尊。知尊便不敢犯君。立廟則人知有親。知親便不忍悖君。而尊尊親親。道最合渙首務。

初六。用拯馬壯。吉。

【註】拯救也。用拯。初用此拯救之道也。馬壯指二。坎為美脊之馬。故取之。馬。推健壯。便善走的。

〔蒙〕居渙初是渙尚未深而拯之爲力猶易但陰非濟渙之才其用拯也必附九二陽剛如得馬之壯者然則可宏濟時艱矣吉

〔通〕渙時天下胥溺的故濟渙有如拯溺一般曰用拯全望初之能用意曰馬壯見非初能自拯意吉只救之速渙尚可濟意未便是渙濟了田地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語〕順順從也謂順二也順字本六上取來

〔翼〕柔才本難得吉乃初六之吉由順從乎二故相藉有濟也

〔淺〕大凡渙但的才不彀爲拯已者用故初之吉全本順得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翼〕奔奔走也机椅属是所頼坐以安者程傳謂爲車中之机乃俯憑以爲安也亦可

〔蒙〕九來居二似失其故居宜有悔者然雖非故土乃地得其中可藉以安爲恢復基者爲當渙時奔而得其机之象如是則進可戰退可守渙散之悔得亡矣

〔翼〕要味一奔字渙時能急奔險要則全勝在我悔可終亡蕭何計取漢中鄧禹計守南陽孔明計定巴蜀皆机之謂也悔亡即就奔机內見出未便到甚大田地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語〕願是九二的素願得者得遂其願也

〔蒙〕形勢之地固英雄驅馳險阻所深願而未必得者今奔其机焉則得遂其願也

〔翼〕得願全爲可恢復上不是得了這地便安意可了得這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語〕躬身也渙躬者言不以躬爲念若渙去了一般悔作愧悔看不是悔禍也

〔蒙〕陰不中正似爲身圖而有悔者幸居得陽位志切濟渙則國爾忘身有渙其躬而不顧焉斯于人臣之意无愧矣

〔翼〕渙躬不限是殺身即鞠躬盡瘁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這渙躬便是无悔不必說到濟渙上去

〔參〕此卦渙字二爻前作不好字看是因渙以求其聚三爻後作好字看是因渙以寛其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語〕外指天下說對躬言則天下爲外也

〔蒙〕三之渙躬由其志在天下故躬有所不計也

〔翼〕人臣奉公背私總視所志三唯志在外便志不在躬的夫子特表之爲營私忘公者戒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語〕群儕類也然群有公私不同這渙群乃渙其私群也元吉只就盡善說莫作功効看丘上岡也言賢才所聚如丘之成堆也匪非也夷平也

〔蒙〕天下之渙起于人各爲群四大臣當濟渙之任而柔正无應爲能開誠布公解散其朋黨之私則相道盡善矣元吉然私群既散公群自聚其渙也寔有聚而如丘者然此其用意甚深用機甚密大非平常人思慮所能及者矣

〔翼〕假自甲乙黨分而士皆相門桃李朝廷之上獨一孤主而已故渙群非僅是不植黨謂能散天下之黨也朋黨既散自知尊王大義人人乃心王室矣其散非所以聚乎此節只一渙其群便了有丘二句不過緊頂渙群來想像讚賞之耳非是截然兩意的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語〕光光明也大廣大也俱就心說

〔翼〕相臣事業皆從心起四之能渙群元吉者由其心術之光明廣大故也

[注] 光□□指賁語正見爲匪夷所思處知渙群之爲光大則朋黨一散便是賭
時使□□何等可鄙可恥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註] 汗如人身出汗浹而不反意號令也王言遍告曰大居□積也渙王居即
[illegible]

[講] 當□□意在惜不下宜澤不下究五剛中居尊木德意發爲德音而渙其大
號如汗之周浹一身□然□患不啻仁言虛懸也又必散其所積而大賚于
四方乃可收拾人心无負濟渙之任矣何咎乎

[旨] 天下之渙由于民散民心之散由于財聚渙汗二句宜歸重渙王居邊正散
財以聚民着數設祭藏不發雖大號何裨乎按象单中王居无咎句可見或
云大號即渙王居的號惟利公天下故曰大也亦得

[圖] 汗字取象最妙凡醫家治病汗法爲先渙時而不能發天下之汗渙何能
先儒有云令出而不中民之疾苦非汗也散財而徒漏民之道負非居也正
是此意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註] 正位正南面之位也單指位邊說

[講] 王既居矣而得无咎者以五德中正而居正位則有惠民之德者更有公利
之權故也

[旨] 正位雖是正南面的位然正字却本得正來要見位本于德意○王居句象
去渙字爲顯出個王字來見居之惟王者纔能渙意不則鮮不壅積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逖當作惕）

[註] 血傷害也逖憂惕也就民說狀爲血卦爲加憂故取之去與出乃上所去之
出之也

[附] 渙時四海蚩蚩本有傷害憂惕者幸陽居渙極以有用之才當將濟之職故
能夷險爲平瘡痍者解而害可去驚怖者定而惕可出至是則亂離消而足
青盡矣无咎

[旨] 時固當爲還重陽剛邊渙作着力字看血逖就天下之渙說濟渙的功全在
去出二字上見

[圖] 悔悲改逖爲惕似迂蓋逖遠也言去傷害之遠也玩象遠害句曉然可見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註] 害就民害言遠害即逖出意

[講] 渙時生民之害甚矣能渙其血則遠民于水火之害也

[而] 遠害指民害爲是若人臣自求遠害便非純臣矣

☵☱ 坎上 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註] 節有限而止也乃節制之義非節省也苦節只就過邊說貞兼固義看

[講] 卦象有限節之義故名節人唯能節則所行合宜自可通達无礙矣亨然所
謂節者謂節之不使過耳若過則苦矣苦則驕惰拂性反至多礙其可守以
爲貞乎

[旨] 節內便含貞意所謂中節之和也和爲達道故亨和調五味爲甘節而苦焉
則反是矣故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註] 此卦剛柔各有三畫爲均分又二五兩爻俱剛而得中此併釋節亨之義也

[講] 節何以亨哉爲卦就全体言則剛柔均分就二体言則二五剛中以此爲節
既无偏勝之失而又有得中之美蓋節之不苦而可貞者也安有不亨哉

[旨] 剛柔分句宜一氣說下只是一個中字凡節以得中爲善偏柔則不節過剛
則苦節故剛得中最是重的

[圖] 全象以中字作主惟中便不窮也三節是節所以中處末節深明中正以通

的義總見中外无節意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註〕道是節道其字指苦節言窮極也節太過意若論對下通字看則窮當兼窒礙意更完

〔講〕節道惟貴得中故所云苦節者正以其道窮極不中而矯情拂俗乃不可貞也

〔直〕凡節之道中便甘甘便人情所共適而通過便苦苦便人情所不堪而窮究其道語氣可見節原是可貞的只因其道到窮極田地故不可耳言外要得喚醒人意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註〕悅是兌德險是坎德行險行于險中也當位指九五言剛當其位也中正是節的中正要本德來通乜達也節字意

〔講〕夫道窮則不通矣而不困議節之所由通乎卦德兌悅其情易流似非能節者然以行于坎險之中則知險能止有節義也又卦體五剛當位是人君握大權以主節于上而節道大中至正以通之天下更何窒礙焉

〔直〕此合下節總見節所以亨而苦節不可貞意亦寓說以句只重行險邊以明節意當位二句宜串說不可以德位平對蓋節所以亨全在中正兩字然必本當位說來見世必操節天下之權乃能行其節于天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註〕制是規制度法度也用度意亦在內天地是无心的節制度乃有心的節俱重不過邊不傷就用言不害就取言

〔講〕夫中正節道也試觀天地惟寒暑相節而四時乃成是天地且以中正通矣而況聖人乎聖人本此中正之節以制為一定之度則財之費出有經而不傷于濫用亦何至橫征以害民哉中正之所為通如此

天地節節在四時看出節以制度正聖人以天地處斷堂之經制不外四時之節宜則出入无度其為傷害不小造度內便含中正意在則不傷害便是其通處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註〕制即彖制字議商確也度限領也如宮室車服之類數是多寡隆殺之數也者度中之數德者行中之德俱作串看

〔講〕水流无窮澤容有限澤上而有水所容幾何節象也君子本之以節民用見服物所彰度中各有中正之數在惟是制為定式令勿敢踰焉以節民行見綱紀所屬行內原有中正之德在惟是議為定程令勿敢越焉庶民咸歸于節而天下治矣

〔直〕道君子要看得大即是議禮制度之天子數度德行是人主節天下兩件絕大事制之議之全根中正說來亦要得本諸身意或撇重德行邊亦可

〔參〕澤水之節在堤防其滿也君子防財滿之必奢民滯之必淫故數度德行則民生之堤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註〕戶門上楣也戶庭戶外之庭也不出非終不出有順時暫止意

〔講〕剛得正有順止之德當節初又當止之時乃順時而止不輕出以求售者如不出戶庭然則知止不殆何咎之有

〔直〕不出全本剛正來須體貼節意纔妙此所謂隱居求志者頗之陋巷正不出之戶庭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註〕知初自知也通如水之流通塞如水之壅塞俱就遇合上說

〔講〕初之不出豈隱為高哉誠知時有通塞今在初正當塞時未敢出而求通也

〔直〕知字最重士之石隱者知塞不知通輕出者知通不知塞夫子以知通塞許

于之正見其不出非悠乜泛乜一筆

九二不出門庭凶

【註】門庭門內之庭也此不出與初不同有不隱不出意

【演】二時當可行者而失剛不正既昧進退之宜上无應與又䕢君臣之義是知節不知通以隱爲高者也如不出門庭然則潔身乱倫因何如哉

【直】初前遇陽陽奇爲戶當戶而塞況時又居初不出可也二前遇陰乜偶爲門門既闢矣況時又居中不出則凶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註】提一失時見二之時宜于出的極猶言失到極處也

【演】時可出而不出其自失机會亦已極矣凶奚問乎

【直】士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已二之失時夫子特下一極字益深致惜之辭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註】不節兼財用行事看嗟嗟嘆也兩若字是摹狀辭无咎言无歸咎也與他无咎不同

【演】陰不中正非能節者故其用度不經行已无度而不節若焉則寧免傷財敗德之嗟乎然亦自貽伊戚將誰咎之

【直】節惟中正者能之三唯俱失故不節不節正與悅以行險反而嗟又是與悅反的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演】凡嗟出于節猶得他咎今不節之嗟又將誰咎也

【直】爻止言无咎象直曰又誰咎語意更決不肯開三以推咎之路仍是其剛惜三處

六四安節亨

【註】安有順適无強意安節處便是亨亨更不待安節後論也

【演】九五主節于上四以柔正大臣安守其節凡數度德行一稟時王之制而毫无所強焉如是則能法守之宜明无成之義矣何亨如之

【直】大凡處盛滿者氣每易盈縱逸自用自專之災而勉受節制此中必多未安的故問節于他人止爭節與不節而問節于大臣更論安與不安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註】承卽承也與坤順承承字同上指五道卽甘節的道

【演】安節之亨者由九五中正在上所謂道揆也乃四順而承之豈徒安爲下之分已乎

【直】揭出一道字正見四所安的節卽上所中正以通的道乜之所在何邦樂承的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註】甘甘美也甘節是不矯拂意吉盡善也卽就甘節內見出若作效講恐殊有尚尚就功說

【演】五德中正而爲節天下主故其節也敎不強民能予一世于適殆甘而不苦者焉則制作盡善何吉如之以是而往將推準動化不有尚乎

【直】五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甘與吉是其中正處往有尚是其通處要看得大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註】位指爻位居位謂所居之位也中就中德說

【演】凡節以中爲貴甘節之吉由其居位得中而有中德故能善其節而吉也

【直】甘節吉卽中節之和居位中卽未發之中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註】苦對甘看貞與凶俱就苦內看出此爻爲主在上說亦得但玩文氣還宜之

諸爲爻

〔翼〕上居節極凡事過節而苦焉則矯拂大甚縱所節得貞亦必爭矣而反取凶矣然禮奢寧儉不節之悔猶可得亡耳

〔直〕甘節可以範世故吉而有尚苦節雖不可範世而猶可施于己故凶而悔亡苦節之凶與悔亡視不節之嗟相去遠甚其好處未可一概抹殺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註〕彖窮字就極說此窮字就凶說

〔參〕苦節而至貞凶則窮矣非節之果窮由其苦之道窮之也

〔演〕彖止言不可貞故窮只作極看便了此兼言凶矣窮義斷貼凶辭爲妙此象或作夫子哀憫之辭凡不以道而窮應矣上乃以其道窮也亦婉冷可味

䷼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註〕孚信也中孚中心之信也吉利就孚之所感言

〔參〕豚是豕與魚乃兩件物或云豚魚一物係魚屬江南人呼爲江豬是也其㸚類豚每見必風取其有信故象之亦得

〔翼〕卦體德具有孚信之義故名中孚孚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雖甚頑冥如豚魚之無知然亦可格之而吉況有知乎忠信所行何事不濟雖甚險危如大川之難涉然亦可濟之而利況居平乎第所信者不爲硜硜之諒必信所當信而貞爲乃利

〔演〕中孚要玩孚曰中者便見非外面扮飾其中恍有物一般那豚魚涉川都是假象只就他難格濟的來由兩件以甚言无不吉利意貞即在孚內已有了特恐人昭硜匕之信故復申言之不是孚後又要貞的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註〕柔指三四爻剛指二五爻在內爲中虛得中爲中寔下悅就臣看上巽就君看乃字宜体化邦化而皆孚也

〔翼〕外卦名孚者以卦体三四柔在内是此心太虛無物得入而一私之不留二五剛得中又太虛中无物不備而萬理之皆寔則孚之體質立矣且卦德下悅臣說上孚其主而上巽君復下孚其臣君臣交孚若此乃能化萬邦而无不作孚也則孚之分量滿矣故名中孚也

〔直〕卦以全体言爲中虛以二体言爲中寔虛寔初不作兩觀那虛處便是寔處悅巽不即是孚其真至處乃孚也孚到化邦田地方滿得中孚分量不是以化邦爲孚之效的

〔演〕全彖要把虛字作主人只知孚是寔的不知天下的寔皆從虛中做出譬舟惟虛纔能利涉的心苟非虛烏能應天而與太虛之体合乎故孚之義取寔而孚之妙取虛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註〕信即孚意自此達彼曰及巽爲木在兌澤上若乘舟一般然木材也就才上說舟虛者言此卦中二畫柔若舟虛一般就心上說

〔參〕豚魚吉者言誠信所及雖至頑如豚魚然亦可得吉也利涉者以卦象木在水上有乘木之象又卦畫外寔內虛有舟虛之象是人有寔才而運以虛衷故足應變而利也

〔直〕信及二字要体見不是必豚魚能信我乃我的信有以及豚魚耳此何或經作豚魚說亦佳如韓退之能馴鱷魚之暴事正可會虛字最重凡才欲寔居才之心欲虛不虛則反爲才碍而无以遊于世故夫子亟以舟虛箴之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註〕應合也天指天道說不是冥匕之天

〔翼〕天道无不正之信中孚以利貞則其寔无僞者又太虛不偏乃應乎天之道也

〔旨〕講天字要想着太虛樣子應非有心去求應他只孚中不雜一點情識便與
太虛本体相合了

象曰澤中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註〕澤風何以孚其感而受處便象孚也議酌議也緩遲緩也總是不肯輕遽意
議獄是于入中求出緩死更于死中求生

〔醒〕風來感澤而水受之中孚象也君子體此以治獄其一腔真寔愛民之意務
于可死中詳議之以求其生即求生之不得者亦不忍遽使就辟而姑緩其
死焉則中孚之意溢于刑獄中矣

〔而〕議獄緩死要見中孚意謂用刑者此心毫有可疑受刑者此心毫有可恨皆
不得謂中孚故議非狐疑乃替他去百般尋條生路即緩亦非姑延幾日死
說話誠恐一時快死勢不復生特緩之以細求未盡之情則緩仍是議耳

〔參〕或疑罪案可盡緩歟曰不然四兇无議法正卯无緩理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註〕虞度也吉就得所信說燕德業看亦可他猶言他向也燕安也不燕言心不
安寧也

〔醒〕當孚初而應得正之四誠我之所可信者也能度其可信信之則因不失親
念得安矣吉倘有他焉則二三之念非所以定交而反之此衷寧能自燕乎

〔旨〕此周公開人定交之道虞吉欲其審之始有他不燕恐其変于終下句莫作
寔說只設言以堅其信意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註〕志是信四的志変是変亂即有他意

〔醒〕虞吉者以當孚初則私情未起而從正之志未変也

〔旨〕凡人相信初念最真志未変全從初字得來然惟初未変終恐便有変者矣
語氣正影着有他說能防其変而不隨是在初之决于志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與縻同）

〔註〕鶴玄鳥丹頂白頸其鳴声能聞天以象二也陰是陰林其子鶴之子也和應
声也我吾指二爾指五此二句若二謂五之辞好爵即懿德猶言良貴也靡
係恋也

〔醒〕二剛中在下而九五以剛中應之是君臣一德相孚譬然賡歌喜起風矣不
猶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者然此曷故哉蓋緣德爲好爵人所同縻今我既有
之不惟吾自縻之因得與爾共相縻之矣斯鳴和悃悃而相孚之至有如此

〔旨〕兩象總一意上二句是說君臣相孚下二句是推其所以孚曰子曰我曰爾
要見分雖君臣情即父子宛然一体脫略形迹之外的在陰者以喩人臣幽
隱之誠子和者以喩人君同声之應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註〕中心者心之中也願是意願曰中心願見非外貌意

〔醒〕子和豈強應哉蓋鳴爲心感和亦心應寔出中心之願也

〔旨〕凡孚非心願即強之使和終是不恬故願出中心纔見和的寔處此象只宜
摹寫鳴和光景不必攙入好爵爲妙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註〕敵如兩兵之對敵鼓鼓舞也罷止歇也泣哭泣也歌歌唱也

〔醒〕陰不中正又居悅極是中不自孚者乃與上六窮極之孚應不爲相反而得
敵乎如是則已既无主人復无藉故或鼓或罷而作止无常度或泣或歌而
憂喜无定情所稱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者是也

〔旨〕天下事全要自家作主三惟失却孚体故一得敵便至乖張耳此爻单就孚
間看亦得鼓是奮發罷是懈怠泣是憂傷歌是放肆臨重罷歌避方爲得肯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註〕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

三之鼓罷无常㕥甚敵然哉由位不當而已實不孚故也

爻言得敵無其咎于人也象言位不當畢其責于己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幾望象德位之盛也馬指初匹匕耦也凡馬御車相匹而行亡絕去也

四位近君而居陰得正是德位無隆如月幾望然匕權勢所在衆爭附之初方求信于我乃我匹儕也四能絕初以專意信五又如馬匹亾然如是則何疑忌之咎哉

月望則盈曰幾者不處盈也馬匹爲黨曰亾者不植黨也古來大臣咎坐植黨居多則无咎宜緊跟匹亾看來

象曰馬匹亾絕類上也

絕割絕也類即私人上不指五當讀作上声作住字看猶云上去事主也

馬匹亾者言能絕去私類而專以孚中上事一人也

絕字下得最重有析然割絕私交略无絲毫係恋念頭纔能專意信上的若一心爲私又一心爲公終非純臣極規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孚以誠索係人也只就君臣相孚上看

五以剛中正之主下應九二之賢其相孚獨至有讒邪莫能間者如攣之不可所然則上下孚而化邦成矣何咎乎

二言靡五言攣皆極狀相孚景況此爻合看來正所謂悅而巽孚乃化邦者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指爻位正當不分只就德言非指位也

五何自孚如哉由位正當而有中孚之寔總故能與二相孚固間也豈雖䟦際已乎

爻只言孚象直推本所以孚位正當即取人以身之意也使五无剛中正之德雖有賢亦疑之而不孚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羽毛也翰音雞鳴雞鳴必先振其羽是音隨翰出故名翰音雞能飛不能高言登天象過信也以巽爲雞故象之

上居信極識知信不知变者以是強行猶翰音本非登天之物乃自信羽族可登而強欲登之者然夫執膠固爲貞勢必乖忤不通而反至取凶矣何貴孚哉

上九非不信者但所信之過或反賊信耳則道貞字亦是彼所自認爲貞的若果出于貞豈有凶理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長是長久何可長言所信必敗也不必就禍害説

過信之極至如翰音登天者則信必立敗更何可長乎

何可長不在逆料其必敗仍是惕之使知發变意

上處孚窮地位不久將变爲小過故小過中多取象飛鳥而于初即曰不可如何正是何可長意

☳☶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指陰過匕盛也又兼過甲意貞就謹密安分看小事大事俱就臣分内事看可飛鳥句是宜下的象遺音者鳥之出音若遺棄一般鳥飛在上其音止可聞于下故曰宜下上下字即作亢甲看

卦体陰多于陽有小者過盛之義故名小過夫小者誠因其過盛而過自謹密則隨分所到亦當得亨此同小者之貞也必安守此貞乃利耳利貞何如處小過者自揣柔才止可任小事而爲所當爲不可圖大事而爲所不當爲

即所為之小事亦須收斂退抑不君亢而居卑如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然
如是方為守貞而事无不善矣大吉
【旨】小過以事類言不以人類言斷非小人過君子說話唯陰既過則純辭之意
必多故聖人亟以亨許之正就其過處接引他到好路上來註專就過盛上
說亨似不得抑陰本旨那貞即在過內看出下四句是備言其貞飛鳥二句
又就小事中抽出申戒須先重宜下邊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註】此以卦体釋卦名及亨義過字亦重過盛過甲二意講
【蒙】卦名小過而辭曰亨者以卦體陰過于陽既處得亨之勢誠因其過而善用
之則過為謹密自動罔不臧而亨也
【說】全彖重一時字時即是貞處事有大小唯其時之可處事有上下唯其時之
宜故合于宜則順順則吉則亨有雖過弗過所在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註】以字作虛字看有作用字解欠妥時是過的時行是行其小事柔指二五得
中還指才德說
【存】過仍以利貞哉蓋小者既過時當謹密故貞者行過乎恭乃與時偕行也何
以可小事以二五皆柔雖非任事之才而得中則非太柔之靡尚可隨分自
盡是以小事吉也
【說】提一時字見過時非貞无行意蓋柔无吉理其吉全本得中看出故彖言可
小事而此直曰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鈔】剛指三四位指爻位失位不中只就大過說
【蒙】何不可大事哉卦体三四之剛才似足以尚大但俱失位不中則過剛拂宜
安能大有為乎大事之不可蓋以是也

【也】宜重不中邊失位只帶講蓋九居四為不正言失位宜也九居三何俱言失
位以過剛亦是處失其位也宜活解
【說】兩節合來只在一個中字中即時也事之可不可都決于此的中則過而不
過不中則過而已矣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存】飛鳥之象就卦体說三四兩爻實而在中象鳥腹然初二五上虛而外張象
鳥翼飛然
【說】逆順以事理言亦兼人情看
【蒙】卦取飛鳥者何以卦体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焉然由其象而思其義如辭
所稱遺音云云者正以當過時復挾一上人之心則于義為逆而惟持一下
人之念乃于義為順也時行之貞固自如此
【旨】有飛鳥何輕只就其象解之以映出上逆下順意思凡風皆自上而下鳥飛

雖上其遺音順風以下則易必難逆風以上的推之人情事理何獨不然故
曰上逆下順這順字便是順時自下意正與時行何相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註】行是行己喪是居喪用是用度恭謙恭也哀々戚也儉々樸也
【蒙】雷初出山其聲未大小過象也君子體此以行己與其傲也寧過乎恭以居
喪與其易也寧過乎哀以經用與其奢也寧過乎儉是亦一小過義耳
【旨】過原不好名色君子如何肯處于過只因過時不得不借過救過倘可漸趨
于平即過了此也罷正所謂時行之中也這三件只借來立個樣子非謂君
子限定要過且所過不限定是這三件的
【存】恭哀儉俱主收斂字樣看總與小過宜下義照泛講非古

初六飛鳥以凶

【註】飛鳥即高亢的象以用也以凶者即以飛致凶也

當過時初以陰柔小也上應九四之強援而志驕氣揚不能自下如鳥之飛然則逆而不順即以此致凶矣

初不好處全在一飛字飛則倚勢自逞略无欽戒之念存故斷之曰以凶正令初顧飛自揚意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如何者乃設法救解意不可如何猶言无可奈何也

凡凶由人加猶可如何救止今以飛得凶則孽由自作更何計可解乎

爻言以凶罪其非也象言不可如何甚其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從三四之剛取來妣從六五之柔取來過不過也過祖乃去驕亢的象遇妣乃合柔順的象及凌過意

相合也遇妣乃合柔順的象及凌過意

二柔順中正純臣也其進而事君務克去驕亢之心如過其祖然以獨承恭順之節如遇其妣然如此則不矮過其君而適合乎人臣之道矣曾何疑忌之咎哉

此爻總是宜下宜順的意凡錯過之謂過湊合之謂遇過祖遇妣是假象下二句乃是正意宜串看惟不及其君便是遇臣了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過踰越也過便及惟不可過故不及耳

不及君當過恭哉誠見臣子大防必不可過故也

君尊臣卑防甚凜然毫不容過的夫子提出不可二字以嚴萬世臣道之防故不過只宜就臣說舊云不過其君未是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防止備也從有乘間伺釁之意或是意外不虞之變戕傷害也

三剛正本衆陰所欲害者乃自恃其剛忽小人爲不足畏而弗過爲防備焉小人即得從此謀我或有戕害之者矣凶何如哉

凡事不可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不過然過防亦不有心設防只立朝正色自處周詳便了玩從字則小人豈能戕我乚定致之戕耳若我能過防彼欲戕何從乎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如何者猶言如何樣凶即凶的甚意此乃危之之辭也

戕之已凶矣而曰從或者則其凶方莫知所來莫究所底更當如何也君子可不過防哉

若如何作凶甚意亦得但不得歆君子意思語意如何正合初不可如何看初凶由己造故不可如何三凶從人加但一防之便是救着故曰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弗過者弗過剛也遇之是合乎下順之宜也往便逆而上矣故有灾厲永貞就固守其柔說

當過時而以剛處柔應得无咎者何也以其弗過爲剛傲斯行過乎恭而適合小過之宜矣倘使以過剛往則綠亢取厲斷乎當戒者也然此特就小過時言耳若永執此柔爲貞恐時剛用柔咎又不免惟勿用永貞可也

此爻展轉戒勉只是要剛柔得中與時偕行意往厲句是過剛不可勿用句是過柔不可盡貞无定在有時在柔亦有時在剛顧所用何如耳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九居四爲位不當長久也終不可長正見當戒意

弗過遇之者以位不當而剛居柔故能弗過也往厲必戒者以往則過剛而終至取敗矣何可久乎

凡易以當位爲宜此爻正以不當位爲宜的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二句的象辭見小畜公指五弋射也彼指二在穴陰物以象二之陰柔也

陰柔既才弱過極又行亢以是居尊未能大有為于天下猶密雲不雨而自西郊之象此時倘得陽剛之臣輔之猶可小濟乃下應一柔取之為助不猶公所弋取者乃彼在穴之物乎天下事已可知矣

不雨是不能展施的象自郊是无裨天下的象辭與小畜不同士在岩穴猶物之在穴一般但所取不當故以彼之一字為之周公于過五爻止係象其象而不一及占者何止欲五之顧象自占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作太字看已上言太高也

不雨雖已才弱哉亦由居已太高不能下賢以求輔也

已上有翹然自尊勢不肯下的意所謂上逆者此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離鳥飛之高至離乎人也以甚過高的狀是指過之災属天眚屬人

陰居動極又處過終是凡事弗合乎宜而過于高亢者也不猶鳥飛之高而至遠離人間乎如是凶何如哉故天災人眚紛然並至是之謂耳

是謂二字可味无妄之災君子不謂災也謂孽自已作是乃謂災眚耳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高也已亢即已上意蓋爻就行言而象推本于心也

過時亢已非宜而弗遇者其亢且過也災眚何疑乎

亢義與乾亢字同所謂只知進知存知得是也故龍亢則悔鳥亢則凶占法亦合耳

䷾ 坎上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盡也已也濟水得涉意既濟者言事已成就也初終就時言吉亂就世言要根人事來這句是利貞的原故

卦象水火相交則彼此協力卦体六爻當位則處置得宜事所由濟也故名既濟夫濟曰既盛治已過難復大亨也第可小耳但須思患預防而宜于貞焉所以然者以人當濟初大率能謹畏得吉迨其終也鮮不以慢易致乱矣誠慮及于終之乱而貞能已乎

既對未看乃不好字眼唯濟是國家絕好時節唯既又好時節都已過了所以僅可小亨初吉句須就人事說重終乱迨得王運看甚不得責成意且與象傳不合

聖人于濟初何便說個乱蓋有濟之心即是乱的要見初吉无幾時而終乱已踵至煞甚可危處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就事言小亨不是逆料語正見要貞意思

既濟何以亨小哉以盛治既過唯事之小者差可得亨也

全彖重利貞二字蓋正當得中俱是貞處乃止便是不貞的語氣最要得貴成人意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通指六爻正得正也位是爻位當陰陽各當也

利貞者以卦体剛柔俱得正而各當其位是剛不至好大以生事柔不至循緣以滋弊皆貞之義也故利

只重得正迨位當不過正所從出者也非兩層

初吉柔得中也

柔指六二得中是不偏柔意

初吉者以當濟初而二以柔得中處之是有持重之行者更无廢弛之失故

能善治而吉也

（句）剛論利貞必合取剛柔乃初吉何偏屬柔道以濟時最難小心故以柔得中擇之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註）止敬也就心言其道指治道或作其止之道說亦得貫成人意可玩窮即亂意

（翼）終豈自亂哉由濟久漸就怠荒而止心一生則亂從甚之其治道之通于是始窮也

（占）彖只言終亂此添一止字便妙那事當初起時全是一翻銳進心腸何處不吉故止最當事的大病處則字篩氣極緊蓋治亂无定局祇騎主心之一轉
日止則亂便見不止何亂的言外要得貫成人意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註）患是禍患思有猛省意豫乚先也防乚備也工夫都在豫防內見不防不豫思亦无益的

（翼）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象也君子以思生于防之不豫故當初吉時逆思及後患而豫為之防則有備无患濟可長保矣

（占）既濟時本無患然患生于无多隙而不及覺故貴思乚者思其終也亦覺而而不及持故貴防防者防于始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註）曳後拖也輪車輪也濡水浸也

（象）輪在下尾在後初象也車行以輪曳則不進凡狐涉水以尾探水若水深浸其尾便不涉的

（翼）濟初止止心未萌時也誠能凡事謹戒不敢輕動如車之曳輪而任事之慎重如狐之濡尾而慮患之周詳則敬慎不敗可以无咎矣

（占）全憑初字說個保濟理道兩象雖微有分總是不輕進樣子非真不進也若真不進便是止了初如何得吉的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翼）人臣慎事如曳其輪則以義揆之當无咎也

（占）无咎曰義見非倖致意義无咎非是解曳輪乃許可語耳然則何獨不許濡尾曰義可互見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註）喪失也茀所以蔽車者逐是追逐求也七日時數復轉之意卦凡六爻至七則復轉矣得對喪言

（象）凡婦人乘車喪茀則无以蔽体必不可行凡男子不同

（翼）一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剛中正之君道宜得行者奈五居濟終止心漸生而任賢意怠故二不得行其道如婦之喪茀然乚道不終廢无事急乚求行

終當見用也不又循所喪之茀勿逐而七日得乎

（占）離為中女有婦象焉故取之然五剛中正君德也何取怠賢則以坎為中滿故耳蓋二所能得處全從勿逐來逐則反未必得矣周公惧賢士濟時念切多至食守故戒以勿逐遊以七日而即慰之以得意深哉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註）中是中德中即道也又濟保濟之道也

（翼）七日得者以二有中道而保濟之具在我故也

（占）保濟道无過中中道在我則舍我其誰言外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註）高宗商賢君號鬼方乃夷狄總名言為鬼魅的地方也克勝也小人指不好的將言勿用習勿用之也

（翼）三剛正輔濟事內治者設極治之日而有不庭利輔君征之如高宗伐鬼

乃然且不貪近功必三年而後克之焉夫以高宗賢君伐鬼方小醜克之猶待三年兵可輕舉乎或不得已而舉亦須擇將勿用小人以開窮黷之端可也

〔旨〕此爻從來含糊說過若據文氣宜就君講然據爻位逕宜就臣講爲要玩小人勿用句分明是以君子言三矣且三年克之舊屬高宗講亦可但似不得戒勉意故須抽出另講這二句只見兵不可輕動將不可妄用意思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註〕憊困憊也以坎爲勞卦故有憊義

〔翼〕伐必三年後克者則師老財匱亦已憊甚也兵可輕舉乎

〔旨〕夫子恐人易言兵特下一憊字使知慎重意程正叔曰无高宗之心則殃民也深得憊字本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

〔註〕濡濕也舟漏則濕也袽衣破下裁也極軟可塞舟漏者或曰繻即塞舟之敝就塞舟爲繻乃一物兩名也玩字從絞糸可見改作濡非

〔翼〕當濟時而以柔居柔是大臣極其謹畏者凡一切豫防之具无不備矣而思患之心猶不敢片刻忘也象乘舟者防濡已有衣袽終日尚恐恐然戒焉

〔旨〕衣袽只備之防濡者曰終日戒有更恐其漏出不知雖有袽亦不及塞的意象言思患豫防若似只一防了便罷此則豫防了仍去思患謹戒更何止時

〔象〕載舟者還能覆舟且何刻非風波之候故片念疎略顛覆器乎傾戒曰終日正動色而溺而爲衣袽之寔處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註〕疑畏也有所者寔之有可疑所在見不是空戒的

〔翼〕終日豈漫戒哉誠見患生不測而此心實有所疑畏故也

〔旨〕戒生于疑疑生于不肯止故終日不止便終日疑而戒也

一念凡人只因自信无事所以有事若此念不敢自信纔謀出萬全心中愈覺有許多可疑可畏的形狀出來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東鄰象五西鄰象二二五君臣也而以鄰象之見五之自失所尊意殺牛祭之隆也禴薄祭也

〔翼〕五雖居尊位然當既濟是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若二以臣位而始得時將天與人歸實有以凝受之乎象如東鄰殺牛其祭雖盛不如西鄰之薄祭反得以感格而寔受其福也

〔旨〕保濟者以寔不以文猶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一般五當濟時周公恐其終止自失祈天永命之寔故以東鄰二象儆之非謂君過其時遂不如臣說話寔字要玩言天未嘗以福私人人寔有以受之耳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註〕時字就既濟看來吉曰大來非唯身受凡子孫保之皆是

〔翼〕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非位不如乃時也所謂寔受其福者正以二方得時而諸吉之來大而未艾也

〔旨〕時字最重如文王與紂一爲已往的時一爲方來的時故商周興亾局于此分然善看時者更在時前一步此正受福之寔處若紂非貫盈文非徽止而藉口于時是周孔反爲篡逆者開一徑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凡狐涉水濡尾猶退而不濟濡首則沒于水矣以君爲元首故象之

〔翼〕濟極正終止時也乃以陰柔處之不知儆戒唯沉溺于聲色將載胥及溺莫之拯援矣不猶狐之涉水而至濡其首乎厲何如哉

〔旨〕上正終止則乱時候說到濡首田地是象何等可危仍是惕人于未濡前拯救此爻就桀紂一輩君看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註】久長久也何可久言喪无日意
【蒙】凡衰亂未極猶可少延既以濡首致厲何復可久也
【旨】何可久愈見防之當豫意若至此則无及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註】未濟事无由成也卦名就既濟反看自得汔幾也濟渡水也
【象】狐渡水其老者多疑畏必俟水而聽俱其陷也小者不知畏故始毋輕涉而終无濟取之以象少年之輕銳怠終者
【講】卦有事无由濟之義故名未濟夫未濟者濟之机也將來當亨然時雖將亨而所以乘時幹理者尤須老成敬慎方克有濟若治法粗舉即以輕銳怠忽繼之如小狐幾濟至濡其尾而不濟焉則卒歸廢弛事終无濟矣何利哉

【旨】此卦好處正在一未字如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其好處方隱隱欲來則亨爭決之天運小狐下乃是冟以人事去回天處大抵天下事恒以老成鍊達濟以少年輕忽取敗故以小狐象之爲戒深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註】此以六五釋亨義柔指五得中是不偏柔而處置合宜意全象俱就君道說
【蒙】未濟之亨也豈但以机將濟哉以五柔得中是人主小心慎密而又處置得宜故亨也
【旨】亨義卦辞本說天運此直推本人事聖人只重人事如此
【總】全象重柔得中句柔則能慎中則得宜所謂人事之最善者故得中而往有險可出不終可續而收相應之人心以共濟天下事雖位不當何損乎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註】中是險中就坎水取來不出未脫于險也續接續也終對始言不續言敬慎衰爲怠忽若斷而不接也不當位剛柔應泛指六爻有作不當位爲三陽失位剛柔應重二五柔應剛邊恐未確
【蒙】小狐汔濟者言始雖有爲而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中也正須畢力圖終乃如濡其尾无攸利云者以怠緩旋生而幾成忽敗不能續之于終也然此特人事自失耳若論卦位雖居不當而謀猷未臧究竟剛柔相應則協力之衆猶可共濟有終矣柔得中之亨因以此哉
【旨】未出中與不續終緊相呼應未二句是就不好中尋出個好來以明終不可不續意既曰柔得中何又以不續終戒之正見濟有不可忽之時既曰位不當何又以剛柔應許之正見人无不濟之事
【象】既濟之亨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然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亨以剛柔應則交濟貴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註】慎詳慎也辨分辨也物看得廣兼人物倫物等項方方所也居有安靜不亂意
【蒙】火在水之上則各居一方不相爲用未濟象也君子以天下未濟物之乖方多矣于是慎以辨之使貴賤親疏各任所居之方則分位自正世界自定而未濟者濟矣
【旨】工夫都在辨内辨何以要慎蓋居方不但是分别定欲其相濟也假如火在水上似各居方矣然不相濟則方有居之而反乖者故辨不可不慎
【存】當未濟時萬品乖方而東西之位置幾移五行失序而水火之參商更甚則辨物居方正是君子燮理天地調停人物挽未濟以歸濟的大作用處

初六濡其尾吝
【象】六陰有狐象坎水有濡象居初有尾象故備取之

陰柔无才居下无勢當未濟初乃不自量才度勢急于求濟而反不得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焉誠可羞矣

舊主狐疑不進說亦得但按卦義當就新進喜事者說更合卦辭所謂小狐正指此爻也蓋以陰居下才柔志剛方將涉險而危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大有別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或恐是敬字）

知當作智極匕至也乃甚之之詞

未濟之初正智者有為一時乃濡尾不濟則賠于乘時其不智亦已極矣

睟菴謂極字或恐是敬字似亦无據愚謂若主新進喜事說則不知敬慎意差合然白文何得竄改只宜依極字說便了且玩亦字語氣斷仍作極解爲妙

九二曳其輪貞吉

易去聲

曳輪群見既濟初曳是二自曳乃不敢進遁意曳輪便是貞元兩層

二以剛臣上應柔主幾于過矣幸居柔得中爲能恭順自下凡事不敢專成如曳其輪然此乃人臣之貞也當自有濟世之功矣吉

濟世之術靜觀則中肯躁動則乖宜二之曳輪全是以正自持審時後動意

初濡尾欲進不能也故吝二曳輪能進不欲也故貞吉不是一味退縮的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就心言正就事言九居二本非正故必中乃正也（重中字說下）

二之貞吉可謂行正矣然豈勉爲行哉由有中德本此忠順寔心以行其臣道之正故也

未濟時以慎審爲濟爲中夫子係初二爻偏似不在急濟非不欲濟也正欲其濟之善耳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征便躁往是不好字眼征凶本才德不足來利涉本乘二剛來

陰柔不中正无濟世之才德而當未濟時欲獨往求濟鮮不仆矣凶然乘二剛有倚仗之人且將出坎有可濟之機若能資剛以往則險无不濟非如利涉大川乎

既言征凶又言利涉周公豈故作此矛盾語蓋征者自征涉者乘物也明三自用必不足用人則有餘意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是爻位以六居三爲不當就才德說

未濟何以征凶由位不當而才德俱不足故也

說位不當正要他去連二以往意

六爻皆不當位何獨于三言之以三多凶乃濟之所由未也故六爻俱不出

未濟獨三出之者亦正此意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四本非正曰貞勉之也震奮猛也用者用此伐鬼方之勇也賞即有得言大國即鬼方伐鬼方象震之勇三年象衆之久賞大國象震而有所得

四大臣任濟世之德而以剛居柔是所爲失正未免有頻蹶之悔矣爲四者誠反其不正以歸于貞庶治得吉而悔可亡耳然反正功甚非易必其氣之震奮須用伐鬼方之勇然且功深積久柔漸蠶蝕乃獲濟世之具又如伐鬼方者必三年有賞大國焉貞豈易言哉

此爻有就學問說殊與濟時意不合有就君道看把伐鬼方二句作寔象終似未妥愚謂宜主大臣濟時講繹于卦義爻義兩合貞字最重吉悔亡只就貞內懸斷如此非指功效也震用二句要見反正之難而不可不勉意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是濟時的志行大行也即吉悔亾意

四志原在濟時今以貞得吉悔亾剛是才敵克壯而濟時之志乃得行也

志行全本貞來要見四苟非貞則志必不能行意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貞亦就反正說但无悔與悔亾不同蓋五柔中視四不中正異也上吉字就德言下吉字就治言光是光輝孚即光內之真實處有指萬邦作孚看亦得但毋註勿從

五爲濟主而以柔居之似有悔者幸文明有善俉之資應剛得英賢之助爲能自反于正以成粹美之德則此心慊然吉而无悔者也由是暢四支發事業而爲君子之輝光皆其本實德爲實著而一毫矯飾不與焉則弘濟之功志隆千古矣吉

提出貞字作主而吉无悔只從貞內看出下光字又不過申贊上意非兩層

君子之光有孚七字要看做一箇貞字蓋貞便是君子君子便光便有孚非君子外別有光光後又要孚的周公特怕人錯認光字故又抽出有孚言之

未濟剛柔皆不正而二四五言貞吉者三且五爻象言吉者又三聖人之喜濟于未也如此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光之散也又朝日曰暉也言光又言暉者贊其盛也吉就天下濟言

光曰君子之光則有孚所煥吉止一身哉將光被四表而其暉皆吉也

須從君子着眼蓋君子之光是有孚的光其光彌乎者故其暉彌吉這暉不在光外即光所散見處便是如堯之欽明是光而堯之光四表則其暉也須辨或云又中光字单就身說此暉字終推開就世說亦可味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孚信也飲酒是休養的象濡首是人飲酒沉湎至濡首也按象飲酒濡首可見騰菴謂狐之涉水濡首似未確是猶云事之當然也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才既足濟時又將濟事業功哉第當其心寔意一無天下相休養如有孚飲酒然庶不致以躁動取咎耳然要非漫不事事也若過信時之必濟而耽逸莫返又如飲酒至濡其首然則反以有孚而失其當然之是矣可不戒歟

兩有孚宜別上二句恐其不信而授于多事故以飲酒示之下二句恐其過信而流于廢事故以濡首警之是字胡菴解作義字似添出凡人行事只在求其是若所是在爲而錯過不爲這便爲失是了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ㄴ制也或云節候之節謂爲事之机會亦可

事之有兴惟其節耳飲酒而至濡首但知孚之爲是亦不知所以自節也

節即是中之限制處不知節則爲失是矣

宛旌 舒弘諤 士一 原著
釋嚴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繫辭上卷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旨】尊卑，不重形體上，只發從順意。定，默定也。卑高動靜，俱兼天地人物言。陳，布列也。貴賤者，卦爻上貴下賤也。來貴承賤也。剛柔者，奇偶之別名。斷，剖決也，有判然不混意。方，即方位的方，乃借用字，謂念頭所向何方也。類，同類也。聚，會聚也，謂衆善惡之念所聚也。物指人言。羣，黨類也，邪正各有羣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從陰向陽爲變，從陽向陰爲化也。

【闡】易書之作，聖人豈臆創哉。彼見天地間原有是理，不過因而摹寫之耳。故易首乾坤，初不自乾坤定也。自天以陽尊處于上，地以陰卑處于下，而乾健坤順之象已定于此矣。由是乾坤中有貴賤，則于何位？凡地與物之卑者陳下，天與物之高者陳上，而卦爻之來貴來賤已即此位矣。乾坤中有剛柔，則于何斷？凡天與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物之陰者，性常主靜，而卦爻之純剛純柔已即此斷矣。乾坤中有吉凶，則于何生？凡念之所向有善惡，而衆善衆惡俱以類聚；品之所就有邪正，而衆邪衆正各以羣分。故聚分而善則吉，惡則凶，而卦爻之吉凶已即此生矣。乾坤中有變化，則于何見？凡在天而成日月星辰之象，在地而成山川動植之形，故象形之陰變陽，陽化陰，而卦爻之變化已即此見矣。造化自然之易如此。

【旨】此節從有易後追論未有易前所謂天地現成的本易書也。五矣字宜休，皆已然之辭。孔子見得卦爻中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總不外乾坤兩字，乾坤只是個天地，故劈頭以天地二句作綱，下四段俱頂着說去，有開眼即見無非這個意思。○類聚者，如云一念善則百善俱集，一念惡則百惡俱集是也。羣分者，如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外有小人，門外小人至是也。

【論】此章只乾坤易簡四字便了。易道盡于乾坤，乾坤盡于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于天地，又求天地于吾身，則易亦可无作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旨】剛柔者，乾坤之別名，即奇偶是也。摩，如兩手相摩一般，故一每爲二。盪，如一[illegible]水來盪轉一般，水雖有轉盪，其實只是這些水而循環無端耳。摩盪二字，即所云變化者是也。

【闡】惟天地間原有易，若是故羲皇畫一奇象陽而稱剛，畫一偶象陰而稱柔。剛柔既立，變化自生。由是剛摩于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于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爲四矣。太陽與少陰相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相摩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爲八矣。八卦既成，復以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爲自乾至復左方三十二之陽卦；以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爲自姤至坤右方三十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所謂乾坤一定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有一不備乎？

【旨】此伏羲作易之序，即所列橫圖是也。剛柔二字略斷，下一氣說去。聖人畫卦只加一倍法，何嘗真用摩盪？所云摩盪者，特假借以形容之辭。蓋摩猶以次生將出來，而盪則只消現成所有的因而推盪便是了。

【斷】摩盪未起之先，剛柔兩畫而已；即摩爲四爲八，盪爲六十四，總此剛柔也。這裏已見得易簡之妙了，聖人那曾費手。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旨】鼓，鼓動也。疾雷曰霆。潤，潤澤也。運，旋轉不息意。

【闡】聖人既本剛柔以作易，則天地間誰非易理之著見？如變化之成象者，而雷霆之鼓動也，風雨之潤澤也，日月之運行也，寒暑之代謝也，皆此剛柔之盪

而易上際于天矣

此散散指點造化以示人兩之字莫着物風何曰潤以物得風而發散亦若潤澤一般兩一字有循環不窮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坤卽作陰陽字看乾道坤道猶言陰道陽道也成成就也男女兼人物看爲爻那物有雌雄牝牡亦是男女一般或单指人言亦可

又如變化之成形者陽徒乾道也凡得陽之多其所成則爲男陰順坤道也凡得陰之多其所成則爲女皆此剛柔者爲之而易下際于地矣

乾坤卽陰陽之別名莫作天地說那男女皆天地所成豈有分天地各成一項的如下文乾坤字纔可分得天地

前言造化一易此言易一造化兩節卽把來作一證佐凡天地間鼓者潤者運行者代謝者成男而成女者都是這個可見聖人作易總爲造化原有的

去前也是如此盡後也是如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乾坤直作天地看知知識也又主管也知如府知縣的知言把府縣事體都知識主管一般始物所起頭也无所不始曰大作造也成成就也

夫乾旣成男矣乃成不特男也乾爲天有父道焉天統元氣盡物而資始之叅知大始者也坤旣成女矣乃成不特女也坤爲地有母道焉地統元形盡物而成就之叅作成物者也

前節說成男成女已將乾坤的道交付人身了此復言知始作成者專爲下易簡張本也那乾知只是一團靈氣故言始不言物及到作成時便有形質可見故特下一物字要之始卽始其所成成卽成其所始太分說不得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對難言簡對煩言易簡只是個健順在化機上說不可着物兩以字輕矣

涉工力

夫知始曰大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一始便始初无間難何易如之成物曰作若甚煩矣然坤順而靜以物還物更无煩擾何簡如之此天地之妙而成位上下者也

此從知始作成內看出易簡二字見乾坤都妙无心以起下文兼體之意非功本于德的說話

事莫難于造始而乾獨易能多見于多事而坤獨簡者何徤順故也則不易簡不成其爲乾坤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知言心事令人易識的易從言行事令人易遵的親就情好言卽通天下之志便是功就功勞言卽順萬物之情便是久是長久卽至誠无息是也大是潤大卽吾與人同是也賢人者賢于人卽過于人說話非謂次于聖也德德行也業事業也

夫易簡在乾坤而兼體之則在人矣人生合下原自易簡誠存心坦易一如乾之易焉則此心曉然不令人易知乎處事簡要一如坤之簡焉則所行約然不令人易從乎惟易知則萬心一心其知所到處皆吾親也不必其附己矣惟易從則衆力爲力其從所在處皆吾功也不必其身助矣有親則易之疑于心者其精神自足千古豈不可久有功則簡之見于事者其分量自足兼善豈不可大可久則德未易及乃賢于人之德可大則業非易幾乃賢于人之業而非尋常人之德業矣

易知易從就在易簡内非是易簡了然後易知易從的可久只心一于内意非謂因人之親而自信益堅若云因人自信倘遯世不知不將有悔乎賢人卽賢于堯舜的賢凡人惟賢愚兩途旣賢于人其賢便无盡頭了對聖者專

〔旨〕

〔說〕此易簡卽生人良知良能便是強半因人拋却本來所以生出無限艱難煩瑣來故從易知易從說到親功久大無非形容道易簡妙處絕無等待漸次可尋玩入則字語氣可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註〕易簡卽上節的易簡理曰天下說得最廣正見易簡能冒道意成完成也位位次也天地人各有其位在其中天地之中也

〔解〕夫易簡而久大若此此見天下一理也天下之理一易簡也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既得則是天得易成位于上地得簡成位于下而我兼得易簡以成位乎其中矣體易至此其斯爲體易之極功乎

〔旨〕此節卽從上文轉下不必添出聖人來天下二字最重要見滿世道理無非吾心易簡的理成字當體貼太極初分妙合凝成者此位也人惟完得初分本體方成一個人至此則易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註〕聖人指文周兩聖人設布設也言布設六十四卦在面前而觀玩其形象也係猶掛也辭指文象周爻的辭猶以此辭掛各卦爻下也吉凶是占也

〔解〕昔羲皇氏立象畫卦其于吉凶之理已默示之者文周聖人以有畫無文民用弗彰也于是取六十四卦布設于前統觀卦象則內外貞悔時有消息而係彖辭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爻象則承乘應比位有當否而係爻辭以明六爻之吉凶使人因辭得占而趨避之機決民用不其前乎

〔旨〕設卦觀象意輕只重係辭上觀不徒目觀是文周心印羲皇虛畫象因辭顯則明吉凶正在辭內明得

〔總〕首節言伏羲之易此言文周之易三極句殷重前四節是聖人係辭明此道也後二節言君子玩辭體此道也總之務象見道務道合天而學易之能事斯畢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註〕推是自內推將出去柔之推剛其勢浸長漸露頭面若變將出來一般故曰變剛之推柔恁地消索更無痕迹可尋故曰化

〔解〕夫辭固以象係而象果于何觀哉彼象雖不一惟剛柔兩畫盡之自柔進之極剛以時推之使去則陰轉爲陽而變生剛進之極柔以時推之使去則陽轉爲陰而化生其變不窮則其象不一此聖人所由觀之係辭者也

〔旨〕剛柔相推句全要發出活動意思此變化只據卦爻現在者說非指揲蓍也相推處便是變化无兩時如陽窮于九自有個八隨其後（[illegible]）以來陰窮于六自有個七隨其後以來

〔總〕前節重辭辭係而占在其中此節重變變生而象在其中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註〕失得就事理言非故也自凶趨吉曰悔其字義從心從每言心每有之而不然也自吉而凶曰吝其字義從文從口言口從文之而不誠也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間憂戚也虞娛樂也卽歡虞的虞象字猶云模樣與觀象象字不同

〔解〕夫吉凶明于係辭若是是果何所象哉吾以象之人事焉故辭之凶者卽人事逆理而失之象也辭之吉者卽人事順理而得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者卽人事既失後困心衡慮而爲憂之象也將有自吉向凶之吝者卽人事未失前安意肆志而爲虞之象也則辭之符于人事如此

〔旨〕此申設卦節意前止曰明吉凶此添出悔吝者何蓋聖人只要人有吉无凶而吉凶分路全在悔吝上故特補出其不曰得失曰失得者若得而復失則凶矣故把失先得說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進退指四時之氣言即將來進成功退是也晝屬陽夜屬陰六爻初二是地二四是人五上是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者天地人各一太極也

變化生于剛柔若是又果何所象哉吾以象之造化焉其柔變而趨剛者即氣機退極而進之象也剛化而凝柔者即氣機進極而退之象也既變而剛是即為明明事而晝之象也既化而柔是即陰晦用事而夜之象也至剛柔變化流行六爻之間而九六迭用所謂動也又即天地人各立一極而為三極之道也則變之符于造化如此

（旨）此中剛柔相推節那剛柔變化原分開不得特析言之以闡其妙耳故晝夜亦只是進退的道理道有變動故曰爻動不對靜看對窒礙死煞看即變變化化周流不滯何等活動的蓋象是形象道即形而上者豈象外別有道的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如身子居住一般安順適也序事理之次第也玩者觀之詳樂之至也

夫動而謂之道則易之序三極之序也爻之辭三極之辭也惟道妙若是故君子所奉為居身之珍而安適不遷者皆易中剛柔變化之序是渾身一三極矣所涵為樂心之趣而玩味不厭者皆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是渾念一三極矣

（旨）此節是承上起下語居安樂玩只據現成說那工夫都在下面序只是一個時剛柔變化能不遷其時便自有次第在故不曰象曰序也辭何獨言爻蓋合六爻已是一卦了非謂爻辭可玩而卦辭不可玩的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旨）居靜觀與上居字不同未卜筮時是靜既卜筮時是動四其字俱指卦爻象辭變已見前占謂所值吉凶之決也象變即易之序辭占即爻之辭未筮曰象辭既筮曰變占耳

惟居安樂玩若是而寧以動靜間其功乎故君子方居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得失變與之象而玩其吉凶悔吝之辭焉及動而為卜筮也則觀其剛柔相推之變而玩其吉凶所明之占焉夫易一天也今動靜皆與易俱即皆與天俱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學易至此其至矣

（旨）觀玩者觀玩此道也道分三極合之一天耳祐豈真向天得即吾能合道處便是易示內悔吝正教人到吉利邊故吉利云者見必如此總是學易的極功非言效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係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係者象奇偶純雜之象指全體而言變陰陽老少之變指一節而言

文王于卦下係以彖辭果何言乎蓋奇偶純雜卦各有象彖正統言其象以示人也周公于爻下係以爻辭果何言乎蓋陰陽當否爻各有變爻正析言其變以示人也

（旨）象非无變也第象必全體始明故言象爻非无象也乃變即一節亦見故言變雖是各舉其尤重者實亦互文耳

此文劈後天之易通章只重辭上舊分卦爻辭三項平看非旨蓋聖人係辭言象言變其分吉凶悔吝甚辨無非指人所之之路令其向易不向險歸于无咎斯已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二其字俱指象變言失得指時位說不是論禍福也疵病也善當能字看補即補闕補袞的補咎即是過能補則无咎

彖言象爻言變其所言皆吉凶悔吝无咎之術矣辭曰吉凶者言乎象變中

有時位之失而爲凶時位之得而爲吉也辭曰悔吝者言乎象變中有向于得未至盡得尚有小疵而爲悔向于失未至遠失已有小疵而爲吝也辭曰无咎者言乎象變中有時位未善才德未純本足致過者幸有一節之善猶能補咎而不至以過怙終也

〔白〕三句正是言彖言變處得則純然无疵失則不止小疵惟悔吝介其中故曰小疵補過是從不好處反看出一段好來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註〕列擺列也貴賤註見首章位六爻之位存謂在也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辯辨別也辭卦爻之辭也列齊辯俱指易言

〔講〕惟卦爻辭所言如是故爻言變而變不有貴賤乎所以列其孰貴孰賤者存乎六爻之位蓋內外乘承貴賤列矣彖言象而象不有小大乎所以齊其孰小孰大者存乎六十四卦蓋陰慝陽淑小大齊矣至吉凶言失得而失得又

于何辯乎所以辨其孰吉孰凶者存乎卦爻之辭蓋悔吝无咎吉凶辨矣

〔白〕列貴賤等句各項上來亦是但此章重後天之辭則上二句宜散敘詭下以引起吉凶句見得有卦爻便不可无辭意

〔參〕前云言乎者就聖人開易說此云存乎者就後人觀易說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註〕憂憂慮也震震動也乃易爲人憂之震之也介即界限之介悔悔悟也即上悔吝悔字介與悔亦有別介在事前悔在事後也

〔講〕辨吉凶固存乎辭矣辭有悔吝辨于吉凶之間也易常遇悔吝則必憂之而恢防微之慮者存乎善惡初分之介耳辭有无咎辨于吉凶之先也易常遇无咎則必震之而寓懺悔之意者存乎悔悟深切之幾耳

〔白〕介是理欲分路處此處一失挽回甚難故曰憂悔是良心覺省時此念一悚翻然改圖故曰震憂悔吝震无咎正辨吉凶之幾處如憂肝脊之悔在幾遠之介憂即鹿之吝在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在既憂之悔震頻復之无咎在能厲之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註〕險危險也易平易也指指點示人也其指卦言之往也謂所向也上二句須先平說辭也者終重辭邊以足上文係辭之意

〔講〕是故合觀之而卦分陰陽有小大矣辭分淑慝有險易矣然要非辭自辭與卦无涉也蓋辭也者實各指出卦之所之以示人耳其所之而小則辭不得不險其所之而大則辭不得不易聖人之情直見乎辭矣

〔白〕辭何有險易蓋不險則天下懈怠无震懼之心不易則天下危疑无自全之策然此特論其槩耳至其中活變難道大卦盡无險的小卦盡无易的是在讀易者會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註〕準準則也彌大也即彌封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絡也即經綸之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講〕天地一陰陽也易以道陰陽也其治與天地準乎唯與天地準故能於天地之道兼陰兼陽者皆有以彌之而無遺就所彌中而分陰分陽者又有以綸之而无泯也

〔白〕準有與之平等絕无低昂意彌綸正是其準處不可分做兩截看彌綸天地句是一章帽子故下面用易節節寵以天地且天地之道道字又即下理性命三字的總名耳

〔衍〕通章只彌綸天地一句便了次節知天地三節似天地末節天地在我正皆其彌綸處註把窮理盡性至命三平看似添出理性命來且文氣亦平不得勿泥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註〕以用也指用易言觀察有齊顧意天文者日月星辰如天之文彩也地理者山川陵谷乃地之脉理也原推原也始是初生時反回觀也終是臨死時精魄也耳目之精也氣魂也口鼻之氣也從死言謂之魂魄從生言謂之精氣蓋精陰而氣陽也游游蕩也此變字當作化字看情情猶也狀狀兆也幽明就境界言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

〔翼〕雖易彌綸天地之道而道能外陰陽乎自陰陽之顯處曰幽明蓋有故焉聖人用易仰觀于天俯察于地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陰變陽也其故以易知之矣陰陽之聚散曰死生蓋有說焉聖人用易推原人物何自而始反觀人物何爲而終則知始之生者氣聚而凝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而盡陽化陰也其說以易知之矣陰陽之屈伸曰鬼神蓋有情狀焉聖人用易以究陰精陽氣聚而成物魂游魄降散而爲變則知物者自无而有神之來而伸也陰變陽也變者自有而无鬼之往而屈也陽化陰也其情狀以易知之矣

〔直〕天地間凡幽明死生鬼神无非陰陽之變蓋人可知的夫人祇知幽自幽明自明聖人知于文理中看出互根互換之妙乃爲知其故原是推到那始初所以生處反即從原處回看轉來原始便已知終反終因以知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鬼神何情狀之有觀其聚散乎物者是鬼神之狀觀其條聚條散而體物不遺者是鬼神之情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註〕似像也相似者言我似天地也違差也不違者天地不違我也周周遍也道指仁濟并惠澤也不過言智不過也旁對正言旁行屬智也不流乃仁能守正如水之不亂流也天指理樂天言所樂皆天非去樂乎天也命指數知亦不是空空識得便有安命意土即所處之地敦厚也惟安土便是敦仁了因故字宜體

〔翼〕夫知幽明死生鬼神則聖人全體太極默與天地相似故天地自不違乎我何也天地之道仁知而已聖人之似天地者亦豈外是哉彼萬物至賾也聖人智足周物而知識所到即有道以濟之則仁以實其智而智不淪于虛矣且智能行權而旁徑所託悉本正以出焉則仁以貞其智而智不流于詭矣然知不特周物旁行也聖心之活潑者所樂皆天所知皆命其胸次灑然故不憂而知何深乎仁不特道濟不流也聖心之順適者隨土皆安仁因以厚則德足長人故能愛而仁何篤乎其似天地者有如此亦孰非以易得之歟

〔直〕相似便不違只一正一反无兩層下知周等項正其相似處濟非別有何道即以知周內一一處置得宜便是更何過愆之有旁行最是易流的唯不流而旁行裏自有個主宰在所謂權不離經也樂天知命非從禍福上着念聖心曠然直透理源更无些子沾滯樂知便是不憂非是樂知了然後不憂也萬物生于土既安土便渾然萬物一體仁更何不敦的

〔翻〕註知周二句合說仁智樂天二句分頂仁智固是但細玩語氣只散散說去不泥煞仁智爲妙如知周是智矣至道字原仁智合一之稱如何偏屬得仁且旁行不流何添入仁智已雜況頭頭泥定旁行是智不流是仁不更足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註〕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曲曲折也通猶兼也晝夜當陰陽字看即幽明死生鬼神等項也知有默喻意方方所也易變易也猶是聖人耳就其主宰曰神就其變化曰易其實只是一件物事

【用】聖人既與天地似而天地之化不在我乎彼天地之化不能无過聖人用易範圍之節天時制地利而不使有太過爲萬物之生不能自成聖人用易曲成之盡人性盡物性而不至有遺漏爲至若合天地萬物總一晝夜之道也聖人直兼通而知乎晝爲夜因夜爲晝因有相環于无端爲如是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聖心一神也一易也故其神无方所之可求易无形體之可執此勦論天地之大概而易與天地準信矣

【旨】範圍是其成其過曲成是補相不及其實範圍功用都在曲成內見出通知不是空空識得便有主張造化意末二句是從上面想出聖心一片虛靈境界非道外別有神易所在那无方无體只是形容神易之妙處

【參】前言似天地此則範圍天地矣前言知萬物此則曲成萬物矣前言知幽明見神死生此則通晝夜知之矣前所知者其故其說其情狀此則并无方无體矣嗚呼深哉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旨】陰陽是氣其迭運者即道也兩一字要看得活是迭運不窮意倒說不得只說一陰一陽勿說一陽一陰

【翼】天地間有所謂道者而果何謂乎自太極之靜爲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動靜相生陰陽互根其所之謂道也

【旨】離陰陽非道猶陰陽亦非道唯一陰一陽合則謂陰不得謂陽不得只可謂之道而已下文節節是陰陽節節是道兩一字正是不測之神處要非道外別有神也

【旨】首節虛揭出箇道來示人中七節皆是詳其實末復以神贊之正見道之妙不外陰陽兩件却又未嘗倚于陰陽的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注】繼繼續也就天命時說乃人之稟乎天也善天然之體也成凝成也就有生之後言性者生生之心也故字義從生從心

【源】是道也求之造化人事何處非是耶試就天命賦予者言之當其繼靜而動理未著于物渾然太極之純粹所謂善也及陰陽妙合而爲人各受此善以自成所謂性也夫繼善屬之帝成性屬人之事而道在是矣

【旨】此繼天命字性虛指出道之源頭示人繼字仍是兩個一字乃陽續不斷的意所謂天作於穆不已也往墮落在氣質中然仍是天命的本體只在一成之耳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旨】見是意見也智即賢智者道之一等人病在兩個見字百姓是衆愚民日用言日日用此也日用不知又即愚不肖之不及也道即一陰一陽的道惟君子能全之故曰君子之道鮮少也

【翼】惟成之者性而性之所成不无異焉其得陽之動者仁也仁者所見則謂道盡于仁得陰之靜者智也智者所見則謂道盡于智至百姓非得陰陽之雜者乎固日用于仁智中而不著不察更甚故君子仁智合一之道鮮矣然亦何非道之所寄耶

【旨】二見字是意見的見若云真見便是道了聖人把仁智之見與百姓不知同類共訊總見道內原着不得些子偏見仁智之過與百姓不知等耳

【參】仁者靜智者動夫子嘗言之矣聯卷茲以動屬仁靜屬知者何則仁陽智陰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旨】顯是顯著也乃自內發外也仁指化育之德言藏是斂藏也乃自外返內也用指作成之功言鼓即鼓動的鼓聖人就育物之帝言憂是憂慮也即有心于顯藏意德頂顯仁來業頂藏用來

然氣稟雖有偏而造化則无不全彼生物者天地之仁也方其由闢而闔化機爲之畢達而顯諸仁焉成物者天地之用也迨其由闔而闢化工爲之悉斂而藏諸用焉顯者鼓萬物之出藏者鼓萬物之入然所爲出之入之天地无心也而與聖人有心憂世生且成者不同矣夫仁斷而物以出德何盛乎用藏而物以入業何大乎且德業一出无心其盛大何至矣哉

顯仁藏用正陰陽互根處不與聖人同憂莫貶倒聖人特借以形容天地耳

盛德句乃申贊語非盛大外又有至也

顯藏分不得兩時那用即在仁中造化時時顯著時時退藏其顯仁處功用寂然機緘卒未嘗形露便是藏了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就所藏言日新就所顯言俱頂上節造化說若单出或作學問看亦可

論業恒于外藏用何謂乎蓋造化无无體之用藏則舉萬物生意包涵最富

故即其有之富而知其發之遠也是謂大業論德恒于內顯仁何謂乎蓋造化无无用之體顯則舉萬物生機慎發最新故就其新之日而知其含之弘也是謂盛德

緊接上德業來點出陰陽互根妙理以破仁智之見

生生之謂易

生生言陰陽相生也易乃變易的易此句合上出就造化看可合下出就物理看亦可

合而言之皆陰陽也即皆易也夫陰陽何謂易乎凡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互相代換而生生不已處是之謂易而已

此節是中間一大關鍵與首尾相照應兩生字即從前兩一字看出不曰生曰生生便見无窮期了那生生即是易非生生外更有何易的

易字從日從月日陽月陰互相禪代易非一陰一陽之謂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象是影子若說形象便是效法了乾坤當陰陽字看效呈也即効勞効力的效法謂造化之詳審如法度一般

夫是生生之理即就生物有可見者方其初生時胚胎始結僅成彷彿之象則輕清未形屬乎陽也此之謂乾及其既定形色已著宛然法度之審則重濁有迹屬乎陰也此之謂坤而陰陽生生之妙具此矣

乾只將成一個象造物微有些顯露處未便呈現出許多法來到坤處纔盡法一齊出現大段詳審可見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究極也數即七八九六之數變兼易變事變二意註单指事變欠確占卜筮也事之未定者推行事也占之已决者

且是生生之理又就人事有可見者彼事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蓍問易究極

陰陽老少之數而因知未來之吉凶此决疑通志之謂占占一陽也由是吉凶已明乃通其變以指於事變之際此成務定業之謂事事一陰也亦孰非陰陽之生生乎

生生者理也凡有理必有數數極則窮窮則通通則變變而通之以盡利天下之道在是陰陽之道亦即在是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通章收尾只與一陰一陽句應測測度也惟兩在故不測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太虛圓應之目也

合觀之而見天地間无非陰陽又无可執爲陰陽謂爲陰而陽在焉謂爲陽而陰在焉謂陰陽无在而未嘗无也謂陰陽有在而未嘗有也其端倪變幻不可測識吾以歸之曰神而道其至妙至妙者歟

夫子恐人泥陰陽求道故終指出不測之神正欲人從不測處認此道真面

目蓋論道不論到易不見道之无體惟生生故无體也論道不論到神不見道之无方惟不測故无方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註〕廣就所藏言大就所包言遠邇兼事物看禦有限而止也邇近也靜對動言即不安排造作意正方正也无缺失意備該備也

〔補〕夫易之爲理其中則廣矣而含蓄无涯其外則大矣而昭著无遺以言乎遠則雖千載六合此理无所不到可得而限禦乎以言乎邇則雖瞬息几席此理无弗安排而咸正罔缺有不靜而正乎以言乎天地之間精入无形粗及有象上際下蟠此理則何不備矣其廣大有如此

〔翼〕首句是冒下三項緊緊說來以形容廣大的樣子

〔參〕先言不禦後言靜正却有妙理靜正即不禦中真際也所謂寂然不動而天地全收意

〔翼〕此章只夫易廣矣大矣一句便了首節言廣大塞天地次節言廣大本天地末節言廣大配天地都是發揮其廣大處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註〕乾坤當作天地看動靜俱指氣机上說闔戶時是靜闢戶時是動專專一也直直遂也翕合也言把萬物生意都收翕在內闢開闢也即闢戶之闢此廣大只就乾坤說易之廣大須從言外補出兩生字亦在乾坤生理上說

〔翼〕然易之廣大要從乾坤得來者夫乾天也方其靜與坤別生物之心既專一不他及動與坤交而生物之用又直遂不挠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而所生何大焉夫坤地也方其靜與乾別生物之意既翕受无遺及動與乾交而生物之用又敷闢无壅是以坤二之盘上承乾一之施而所生何廣焉乾坤之廣大如此易固專寫乾坤者也而有不廣大歟

〔翼〕專直翕闢須串說下那大生廣生俱在動上見得蓋動根于靜所謂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且天之生物又俱在地上見得則專直翕亦无形影之詞與翕闢不同

〔參〕乾坤不必添出天地來只還他乾坤便了那乾坤爲易之原頭故易之廣大皆從此生出如此說大生廣生何等直截可味且與是以二字亦甚合吻註可勿泥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註〕此廣大指易言配相似之意非有心求合也義意義也易簡即天地之德易簡便是善善字不重至德即人所得于天地之易簡有作爲天地之至德亦可此三項皆是配天地處若說人之至德却似與上面不合了此說甚妙可從但嫌太背註耳

〔翼〕惟易之廣大本于乾坤如此故其廣如地而易之廣直能配之其大如天而易之大直能配之由是四時錯行于天地者也而廣大中之變通配焉其闔闢之迭運即寒暑之推遷也日月貞明于天地者也而廣大中陰陽之義配焉其對待之互根即代明之不息也以至人有至德默乎于天地者也而廣大中易簡之善配焉其確然隤然者即德之健而易順而簡也總一廣大配天地盡之矣

〔翼〕首句作主變通陰陽易簡皆廣大中所有的配四時配日月配至德正皆配天地所在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註〕至極至也崇是高崇德德性也廣是廣大業事業也知就識見言禮就踐履言效天言高合于天法地言卑合于地

【疏】易之爲理至易簡亦至精微其殆至極矣乎夫論德業廣者莫如聖人乃
易正所以崇之廣之也彼德非知不入聖人所窮者易理也而知益崇業非
禮不基聖人所體者易理也而禮益卑然知非徒崇其崇直上放于天无一
理不在其體驗內矣禮非徒卑其卑直下泆于地无一理不在其持循內矣
【問】崇德廣業正見易所以至處工夫都在知禮內效天法地只形容其崇卑之
至耳非知禮上更添一層也○通微乃可入德故崇德在知循理乃可定業
故廣業在禮
【劉】通章以首句作主下皆聖人用易之至正見易所至處德業是知禮所成道
義是性所具合要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這八個字看得融貫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通】設設立也設位即天地成位上下意易即變化也其中是天地之中成性本
成之性即成之者性也之意存存即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渾然曰道截然

曰義義即在道中道義即在性中在天地爲易在聖人爲道義一而已矣
【疏】夫效法天地聖人豈強哉自天地崇卑之位既設而易之變化已流行其中
矣聖人即用易崇卑之其所凝成之性存而又存者將性率爲道性顯爲義
凡一切變化胥從此出非即道義之門乎此德業崇廣而易之所以至也
【問】天地一句舊作影語殊覺過未是此天地明是根上節天地來天地既設崇卑
便分此易之原也聖人即用之成性而存存者其於穆之不已也道義者其
變化之不測也蓋天下德業非道義莫做說個道義之門便可想見德業崇
廣境界了蘇長公曰知禮之中自有天地成性之外別无德業信哉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通】聖人指伏羲賾雜亂也兼人物言擬摹擬于心也形是形體容是容貌即所
謂模樣也指卦畫言象彷彿相象也物如雷風山澤之類宜如動入止說之
類那宜即在物內未象字是卦象
【剩】羲皇立象非无謂也仰觀俯察真有以見天下之賾莫不有至一者存焉于
是擬諸其形容于未畫之前而象其物宜于既畫之後凡奇偶之純者象以
純陰陽之物宜奇偶之雜者象以雜陰陽之物宜是象以象天下之賾也故
謂之象
【疏】此節是指出立象原故不重畫卦全重畫卦本陰陽意曰形容便含有物宜
在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既央且物而謂之宜則不獨象其形兼欲盡其
理也
【剩】兩以字極有力以者何以陰陽之理也見天下之賾即從至一者見之見天
下之動即從至靜者見之如是之謂真見則賾與動不在天下而在聖心
矣
【通】通章重擬議成變化一句前三節引起擬議變化之用後七節錯舉擬議變

化之妙无非欲人知所擬議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
【剩】聖人指周公動是舉動兼人事說觀有詳審意會統會也通貫通也通即在
會中行推行也即設立意典常也禮典動中恰好之則也
【疏】周公立爻非无意也遠求近取真有以見天下之動莫不有至靜者寓焉于
是詳觀象理所統會處而求一理之可通行者以立爲典常不易之理爻有
錯典禮者係辭以斷其吉悖典禮者係辭以斷其凶是爻以效天下之動也
故謂之爻
【闡】聖人教天下只有典禮二字典禮不由會通來如何能行得故於統會中覷
其可通何在隨把這可通者立個常法使天下知所趨避有吉无凶幾爲聖
人前民之願力

〔蒙〕凡天下的吉凶靜不可見而動乃可見以吉凶生乎動者也故聖人亦必見動纔能斷吉凶○會是理所聚處即其聚中无窒礙處如庖丁解牛會者其族而理則其虛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註〕兩言字指說周之言惡猶厭也亂雜亂也至者理之極也

〔解〕夫象見于賾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賾若雜亂可惡矣然皆本陰陽之理則雜而不雜而不穢肖味深長不可惡也爻見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若紛紜可亂矣然皆本會通之理則事肆而隱各具典常不可亂也

〔旨〕兩言字根上見字來惟能見故能言耳不可惡亂從兩至字討出理惟至便無可惡亂的此節只贊易之妙爲下擬議地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問〕擬比擬于心也議商議于口也動是舉動與見天下之動字同變化不必分

周易去疑　〔六〕繫辭卷九　三十一

只貞活便是乃超時之謂也

〔附〕惟不可惡不可亂若是則言動變化之理備矣是以將有言也必比擬于易而後言焉將有動也必商議于易而後動焉如是則言不膠于一定動不拘于一轍有以成乎言動之變化矣易之可資人用如此

〔圖〕擬議不在言動上求悅然見物宜之從來而不泥于象躍然見典禮之通行而不悖于辭則變化自成于我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訓〕居室即獨處也合然未慎字正是慎獨工夫此君子要說得大樣乃有天下的君子也應信從也違不從也邇近也樞戶軸也機弩牙撥動處也榮光榮也辱羞辱也民應便是榮民違便是辱的主對賓言榮辱焉何則言行乃榮辱之主一般動感動也慎謹慎意○居室即在陰之意言出即鳴鶴之義千里應即子和之義

〔解〕夫擬議何如如中孚九二云云者蓋言感通莫大于言行故君子居其室可謂邇矣如出其言本于孚誠而善雖千里之外可必其信而應之況其邇者有不應乎如出其言非本于孚誠而不善雖千里之外必至疑而違之況其邇者有不違乎觀言則行可知矣是言出居室之身即千里爲耳而加乎民焉行發居室之邇即千里爲目而見乎遠焉非即樞一動而戶斯闢機一動而矢斯發者乎則言行信君子之樞機矣故樞機之發而感速因之其殆榮辱之主也豈惟應違在民將善而召祥不善而召殃即所以動天地者亦此也夫言行兩關係如此可不慎乎則擬議此爻而得乎誠之道矣

〔旨〕此下七爻皆錯舉以例擬議之妙非謂擬議盡此也此節只言感通本于誠

周易去疑　〔六〕繫辭卷九　三十二

居室二段已盡感通之意言出以下累乘直說去直到動天地處蕭脉都打着二則字來動天地即此居室之誠動之究竟除却加民亦別无動天地處以民外无天地也且君子出言發行豈爲榮辱著念特指出一個榮辱與動天地來以明不可不慎意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圖〕道即同人的道利快利也金至堅言刀鋒快利雖金亦可斷的臭馨氣也蘭草生幽地而花最幽香者

〔解〕如同人九五云云者蓋言君子大同之道同以心耳如徒其迹則或出而仕或處而隱或默而含或語而吐若甚不同矣而心則何不同哉惟其心同則相信之深物莫能間雖金之堅其利亦可斷焉且同心之言氣味自投雖蘭之臭有未足擬之者則擬議此爻而得同心之道矣

【註】同心二字最重蓋心同无可暴露之斷金同心之言亦无可聲華之如蘭其
竟非如蘭便如荊如棘那裏同得心來
爲斷爲臭得孟子斷以同道史直𠯆卷孔子爲之同稱許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註】錯安置也藉承藉也愼謹愼意薄言非微賤之物不足貴也但就藉物說末二句方指濟過上渐術即謹愼的術往往以濟過也无所失言不失一策也只論理原不說成敗說
【疏】如大過初六云者蓋言愼也彼物錯諸地亦可以安矣乃藉復用茅則安全益至更何覆敗之咎此其心益敬愼之至无不周到也夫茅雖薄物乎而物錯以安其用則可重也誠如其重而愼持斯術往以濟過凡所錯置悉出萬全寧至有失哉則擬議此爻而得愼事之道矣

【訓】天下事成于愼敗于忽況當大過時時事多艱稍不愼便足致失的故夫子反覆說來无非引人敬愼道理用可重非重用茅重于用茅之人之心耳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註】勞是勤勞功則勞而有成者伐矜誇也德自以爲德也厚弘深也兼識量看下人卑下于人也德即德行之德禮即禮節之禮言念也如永言孝思之言致極也乃致極其恭也存位正有終意
【疏】如謙九三云者蓋言君子善居功也彼勤王事可謂勞矣而不矜伐于人及事成則有功矣而不任德于已是器識弘深厚之至也則三所謂勞謙者正語以其功下人而不伐不德者也此果何心哉其心常念德成于已者必欲其盛故禮接于人者愈欲其恭也然則謙也者凡以致極吾恭耳乃人道如謙位不因之永存乎則擬議此爻而得居功之道矣

【註】自古功臣所難不在勳業而在德量厚之至三字是一節模子厚惟至故勞而能謙耳不伐三句只泛說至下人句纔是釋爻辭而德盛二句乃推所以下人處德盛在禮恭前一層不平對故下文單承致恭一邊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註】脉旨俱見乾卦上九但此處須添擬議意思纔有分別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註】亂禍亂也階級也密有周詳不漏意幾事幾密的事也成成就也害成言爲人所害而事不得成也不出乃不輕易出口也
【疏】如節初九云者蓋言君子愼密之道也凡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故君爲臣謀而言不密則事奸中之必失臣矣臣爲君謀而言不密則害將及之必失身矣至事屬幾微而謀之不密則衆皆忌之必害成矣惟一不密而禍害

叠叠若是是以君子貴愼密而言不輕出也則擬議此爻而得愼密之道矣
【訓】爻義主出處看而此就言語者以口舌乃人身之門戶也數則字甚緊愼密不出非一于藏乃審時而出耳是以字宜看眼
【疏】密即退藏于密的密要本心來若止是言語之密亦何難的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註】知盜知盜所由致之情也事乃勞力的事器是名器二盜字當指君子看蓋君子指小人爲盜小人亦指君子爲盜也奪强取也慢是慢君暴是暴民伐征伐也乃以正討邪之辭慢藏猶言藏不謹愼誨敎也冶即陶冶之冶言婦人修容如冶之鑄物一般容容貌也招召致也
【疏】作易者其知盜之情乎如解六三云者蓋云負也者乃小人勞力之事也乘

也者乃君子御德之器也小人而處非其據適啓覬覦者之心而盜思奪之矣所以然者小人在位必上慢君下暴民令盜得執此爲辭而思伐之矣亦猶慢藏者實誨人盜冶容者實誨人淫也故易云者正言三竊居高位而爲盜之招也則擬議斯又而得揺位之道矣

【句】只看負也者四句詞意便斬釘截鐵小人自不可竊據矣又着思奪思伐誨盜誨淫等語令小人清夜自思顏面何從置處

【因】招字與致字相應盜非自至若小人有招之者矣司馬安能盜魏曹操歛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歛之也此之謂知盜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註】此河圖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皆以所生數統所成數各居一方也

【原】昔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是圖數也其卽天地之數乎蓋天體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卽皆天也地體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也卽皆地也其數之相符有如此

【首】伏羲雖得此數畫卦後人却不知道故夫子就那圖數圖子指點分別出來其實天地之數隱于无形總不出奇偶之次第而數目分屬毫无容安排的

【圖】此章傳把數法平對欠融葢法緣數起只宜承通說爲妙首二節是天地大衍之數中七節是揲蓍求卦之法末節從法與數合贊其神神乃通章骨子蓍法則其眼目耳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註】五位者五數各有定位也相得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皆以奇偶爲對自相得也有合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以奇偶相應若有合也把天之一三五七九總筭共二十五數把地之二四六八十總筭共三十數變化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變生木八化成之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變生土十化成之生水者謂一點陰氣始受于天地成者謂混潤融透遂成爲水也餘倣此見神卽生成所主宰處非兩件也成是成就不斷意行是運行不息意

【附】是數也造化之全功无不該焉彼一三五七九屬天是天之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是地之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就其奇先偶後而次序不紊殆如兄弟之相得則生成之功各專其一矣就相得之中其奇耦偶承而交應无間殆如夫婦之有合則生成之功妙合以兩矣此特其分數耳至積天之五奇數計二十有五積地之五偶數計三十積天地之奇偶數凡五十有五而相得有合者妙用无窮矣彼天地有變化而變化不自成也葢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則所以成變化此數成之也至變化中有鬼神而鬼神不自行也葢一二三四五爲生數伸而神也六七八九十

爲成數屈而鬼也則所以行鬼神此數行之也其功用之妙一至于此

【折】此節全自上節看來首三句天地之分數中三句天地之積數末句是贊其功用妙處全在五十之後又有五葢五是生數所以生生不窮耳○五行之生成不過陰陽奇偶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之外无鬼神假陰陽不配合則不能生成故相得有合正是成變化行鬼神處當重有合邊天下孤陰獨陽那能勿成且行的其實有合只在相得中抽出行鬼神只在成變化中看出玩兩而字可見此所以三字乃直指詳非更深一層也

【參】按圖數五居中屬土五行總不離土如天一生水必以土濟之則不過寒矣然以水一合土五非六而何故云地六成之彼七者二得五八者三得五九者四得五十者五得五何一不賴土以成者其變化妙義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

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問 衍推衍也大衍者言所衍之大也數蓍數也用用此蓍策也分是信手中分二言左右二手之策也四象字俱是蓍數之暗合非聖人先有心去求象他兩指天地掛懸掛也三是天地人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猶言零頭乃所揲四數之餘也歸還也扐勒也即是掛意閏乃零月也而後掛掛字即掛一掛字○凡揲蓍必掛一不掛則无變餘皆得五耳惟掛一而所餘或五或九或四或八變乃无窮的此正用蓍之妙處

問 數如是聖人之蓍數寧不本是耶蓋河圖中宮有五與十之數故用中五爲衍母十爲衍子小衍之而以五之一乘其十則一十矣大衍之而以五之數各乘其十則五十矣此其全數然也若大用之以筮則止四十有九而虛其一以象太極乃始貞神不滯變化无方焉亦取所用之策信手中分果何象哉蓋左在上象天右在下象地恍兩儀之對待矣復取右手一策掛左手小指間又何象哉蓋左同象天右同象地而所掛之一策則中立象人恍三才之並峙矣掛一後兩手俱未知盈縮也由是取兩手之策各四四揲之者非象春夏秋冬之運以成歲乎揲四後左右必各有奇零也由是取所餘之策扐于左手三四指間者非象氣盈朔虛之積以成閏乎然必再扐者何蓋一歲中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多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閏仍餘六日必待五歲又多二十四日合之再爲一閏故蓍之揲也亦必再扐則前之策无餘然後別起一掛以爲後揲端也

刑 首句是論數下皆揲蓍之法象兩象三象四象閏總見无往不合意虛一不用非置之无用也蓋數始于一終于一惟有一不用乃能无一不用此正所以神其用處假令全把五十策來揲畢竟也能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但板滯不神耳

図 筮法妙在虛一尤妙分二掛一吾知其爲一也揲四吾知其爲四也歸奇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也人也至分二則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倘是天氣耳盈虛各六日者何蓋每節十五日多三個時辰積至二十四節則多七十二時是爲氣盈六日至月行遲積一歲則少六日是爲朔虛六日也或曰天行疾于日故氣盈日行緩于月故朔虛積至一歲各六日耳二說互存以備高明一參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注 策蓍策也此言四四揲過不用的策俱指老陽老陰說當適相當也期週歲也○揲蓍的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一策凡四爲奇奇員圍三三用其全故餘三奇則九是爲老陽而過揲四九三十六凡八爲偶偶方圍四四用其半故餘三偶則六是爲老陰而過揲四六二十四

問 蓍既揲矣而所過揲之策又果何準哉以二者之策言之凡老陽一爻掛扐共十二策則過揲當三十六策總乾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焉凡老陰一爻掛扐共二十五策則過揲當二十四策總坤六爻得百四十有四焉合乾坤兩卦策凡三百有六十與期年三百六十日之數適相當焉雖氣盈朔虛不同而三百六十其常也則謂過揲一歲行可矣

首 此策數生于四象者也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連九則九爲陽數太陰居四連六則六爲陰數易中止用九用六者何以老能變耳他如居二連八之少陰居三連七之少陽則盈虛未極不能變通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言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図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

図 三百六十者特自乾坤言耳通二篇之策百九十二之陽爻猶之乾也百九十二之陰爻猶之坤也而由三十六二十四總計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雖品類不齊而苟其大概也則謂過揲一物生可矣

合上節看來正見蓍數之妙不特掛扐者以用爲用即過揲者亦以不用爲用也其言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者只形容其无往非至理所寓處不是拘拘去求合他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營經營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是變易的易字謂一變也十八變則成六爻

筮法旣合造化而其成卦之序何如是故卦始于一變乃變非自成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然後或奇或偶而成一變易焉由此積之三變成爻至十有八變則內外倚貞悔全卦于是始成矣

是故二字緊承上三節來說個成卦次序蓋揲蓍正所以求卦耳合下節看總重一變字成易一變也小成九變也成卦十八變也變之所在爻以是生卦以是成頭頭皆是的

八卦而小成

八卦謂三畫之卦乃內卦也小成對大成言

然此大成之卦也未有內體不立而外卦能生者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則三畫已具八卦由名而爲內體之小成矣自是而十八變不過一因重已耳

三畫亦自成其爲卦矣倘變止于此則六十四無從出何自引伸而畢能事乎故言小成者正見十八變缺一不可的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如引繩之引言扯長也伸舒展也類即引伸之類觸猶發也只管引伸去便是觸類長謂增益之也

六爻旣備卦變可考矣由是因爻求變而老少異形動靜異實引其變之增而展伸之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此引伸之類不特一卦已也因變類變即以引伸者觸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爲六十四舉天下一切趨避之能事无不畢具矣

此就卦變說引觸只一意謂卦卦皆可變的說話非與前六十四卦外又有許多方體可以定吉凶畢能事也如註四千九十六卦句可勿泥能即百姓與能之能曰畢者特備能事之理不可遽作成務說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顯顯明也道即吉凶的道斷道所云微者顯之也神即神化的神與下節神字不同趨避是行能趨避便是其德了故曰德行酬酢如賓主之相酬祐助也言能助神告人又助神化之功意

卦變如此其功用何如哉吉凶之道至微也自變成辭著而得失之報明則道若以顯焉趨避之行易滯也自變立占決而鼓舞之途出則德行若以神焉惟顯且神若是故吉凶不能前知者民也易則受命如響可與民酬酢矣吉凶不能告人者神也易則代之開物可與祐神矣此能事之所以畢耶

此言蓍卦之用與成變化行鬼神相照應道神而不斷德行顯而不神故顯之神之正是易變妙處酬酢祐神都在這裏面二與字當如字看不必如舊說改作以字

顯道神行乎看亦得但細玩只一套事顯道之外別无從神德行酬酢之外別无從祐神處似串說爲妙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知蓋會意變化即前成變化者是不必分解道即所以變化處神即變化之道處分不得做兩件

合觀之數法一變化也變化一神也苟能因數法以究極變化之道者則知數法之妙皆出自然有非人力所能爲而神之所爲乎易其可易知哉

此節特指變化贊其神以見數法不是死物語意與前不同聰明睿知節相

似只重變化難知不重人知變化上一

〔蒙〕陰陽不測之謂神既不測矣何云知乎曰即此知變化之道者是甚變化外別无神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蒙〕聖人之道云者見易非徒數法之書也四指辭占象變四件講首句且勿露爲妙四以字是虛字或作用易說亦得尚尊崇也即所謂擬議意四其字俱指聖人辭即彖爻的辭動是舉動變即七八九六之變制制造也器是器皿器巳制便不可變易凡事理一定的若制器一般卜是龜卜筮是筮策皆疑貳未決時事凡情事未決的若卜筮一般象即老少的象占即吉凶的占

〔匯〕易爲聖人所作則有聖人之道矣其道蓋四焉聖人本道係之辭是立言之

周易去疑　繫辭卷九　三十一

準也故人欲以言者則尚其卦爻之辭使淺深詳略无不宜焉聖人本道挨之變是舉動之範也故人欲以動者則尚其卦爻之變使卷舒進退无不適焉象者非聖人擬之道而一定不易乎彼欲制事有定確如制器者當尚其陰陽老少之象而務可成矣占者非聖人決之道而斷然不疑乎彼有疑貳未決渾如卜筮者當尚其吉凶悔吝之占而志可遂矣此易爲聖人之道而足爲人尚者如此

〔通〕此節不重人能尚易只重易足爲人尚正見爲聖人之道忘其所尚的事都在下面此只虛論其理耳一

〔總〕前章贊易之神此言易之神實賴聖人以神的易有辭占象變四件合來纔是個神蓋神即聖人之道也故始終曰有聖人之道宜以首節作胃中三節是道之精變神後三節又就精變神而歸之聖意一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閩〕爲指一身言行指天下言問問易也以言以之發言也受命易受人之命也言人禱告于易亦若命易一般嚮嚮響也无有猶言无論也遠近兼時地言幽幽與也指造化深深遠也指人心來將來也物即吉凶之物精微妙也與猶許也即與他的意

〔脈〕其尚辭占者何以辭占之至精耳是以君子將有爲于此身也將有行于天下也吉凶之來物未知乃抱蓍問易而以之發言斟酌其所處之事但見易受人之命也隨叩隨應如響之應聲然无有遠而時地之寥廓近而時地之現前幽而造化之秘密深而人心之叵測舉來物之吉凶一一遂知焉使辭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遂知无遺若此此辭占所以當尚也

〔直〕此尚辭占之事是以二字承上文來直貫下節如嚮句見應之速无有句見應之周有遠近幽深者物之情无遠近幽深者易之理也至精者乃極其精微而渾融合一之妙非遠近幽深所得而析所得而淆者也故遂知

周易去疑　繫辭卷九　三十二

〔存〕以言何註云以之發言行事殊與受命句欠貫愚謂此言即問易的言正所謂命也如此纔與下句貫串註勿泥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註〕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變即四營成易之一變錯交錯也一左一右之謂綜總挈也如机匠的綜一低一昂之謂數即七八九六之數通變通一變爲三變是一爻也極數從三變究極十八變是六爻也文文章也言或奇或偶成一件文章象是卦畫純雜之象至變者見轉不滯變幻到極處也

〔蒙〕其尚象變者何以象變之至變耳彼四營成易是爲一變乃奇偶所由分也蓋先三數之而定左右之所歸後五數之而稽後先之所抄則其變明矣然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乃老少所由判也蓋錯陳之而左右攸分綜挈之而低

抑以判則其數審矣然參伍特一變耳通三變而皆此參伍則天地之文遂
以是成焉變中剛柔之交錯即天地經緯之成章也錯綜特一爻耳盡六爻
而皆此錯綜則天下之象遂以是定焉數中陰陽之消息剛柔物象之一
定也使象變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成文定象若此此象變所以當尚也
【節】此尚象變之事天地間陰陽雖无定在却有至理象變惟本此至理來所以
變一通而文遂成數一極而象遂定——
【註】參伍錯綜俱是借用字眼當會意解只一味詳審便是註三數五數句甚不
合蓋揲蓍之法原无三數五數的事愚謂參即參稽的參伍即行伍的伍言
把這蓍策伍列在面前而一一參稽之也說甚可味註勿泥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
此——
【通】易是揲蓍思是心思為是事為寂寂靜也即不動的樣子就未揲蓍時看感
屬易上彙　入繫辭卷九　二十三
就揲蓍看如相感一般通通達也故即原故的故指來物文象等項神即精
變到極處——
【註】是精變也又孰非神之所為乎凡物有心則有思為易无心也何有于思何
有于思而為方其蓍之未揲辭占象變杳无可尋寂然不動矣迨一感而揲
蓍遂知來物定文象舉天下之故无不通焉使精變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寂感不得如此哉
【通】此節極言精變自然之妙而贊其神其實上三遂字已有個神意了非精變
外別有所謂神也遂通妙處全在寂然不動惟寂故无不通其无不通仍是
寂如照鏡在匣中與不叩鐘未嘗已寶鏡在座照與不照明未嘗息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通】所以二字宜體極推究到底也深如淵之深不可測識意指吉凶言研精審
也如磨之研物一般不稍不住也幾微也就變數之微妙言

【節】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則聖人為之也彼來物隱于未形甚深矣不
極之則不洩自辭占立而深入者洩出是精之至處乃聖人所以究極其幽
深之理也文象渾乎未判甚幾矣不研之則不審自象變立而幾微者頭著
是變之至處乃聖人所以研窮其幾微之理也故神也
【通】上言辭占象變到神處已无可名狀了此只指出聖人來發個所以正見是
聖人之道意惟聖人極研方有辭占象變不是把辭占象變去極之研之也
極研要本聖心精變之神來那深幾就是神了須說得現成〇極非使淺也
即深无不濬之謂研非使著也即幾无不析之謂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
【節】此深幾字俱指蓍卦言三故字宜體通志是明于吉凶成務是決于趨避
事務也疾是走得快速亦快也不行是不走路至是到了地頭俱形容无心
屬易上彙　末繫辭卷九　二十四
之辭非真有不行而至的事
【節】唯辭占本極深而成是辭吉一深也故吉凶明而迷者開天下之志能通焉
唯象變本研幾而著是象變一幾也故趨避決而怠者奮天下之務能成焉
唯深幾皆出自然而神也故志之通若或通之務之成若或成之有莫知其
所以通且成者其殆行不求疾而自速足不必行而自至者乎
【通】總要得歸功聖人意極不到深處粗粗得個門戶去處未免疏略研不得幽
幾出來兩端尚未歸一竟難急處得破故志通務成便是不疾不行的神妙
自然處項項分析不得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通】章末復用子曰字非再文乃文氣變幻處此字雖貫深幾神三項其實只重
一神字者字此之謂三字是虛處宜體味
【節】吾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此辭占為聖人所極深而神于通志象變為

聖人所研幾而神乎成務之謂也

【旨】只用首句作結乃是文家照應章法蓋易道都從聖人研幾之神極研出來故不曰易之道而曰聖人之道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旨】開關示也物是吉凶的物成成就也務是趨避的務冒籠罩意道字該得廣不止開物成務如斯字正與何爲字應此聖人單指制卜筮的聖人說三以字俱指易言通志即所以開物定業即所以成務斷決斷也疑猶豫也本肖道來通定斷皆聖人通之定之斷之也

【註】夫易有卦爻立其體有蓍遂其用果何爲者也吉凶不明物无從開夫易以明吉凶則足開物焉趨避不決務无從成夫易以決趨避則足成務焉以

至天下之道紛紜變化最難冒也夫易開物成務舉一切理道无不冒其中爲易之所爲如斯而已者也惟易道如是故聖人知易可開物乃制卜筮以通民志使弗昧于吉凶知易可成務乃制卜筮以定民業使弗違于趨避知易可冒道乃制卜筮通志以斷民疑心定業以斷民疑行使弗眛于義理其周民用如此

【旨】首何處揭開物三項只泛論易理以明其可用意通志三句纔是聖人制爲卜筮以前民用處三天下字正見易道之大只如斯而已足盡天下之道者

【註】此章專言卜筮重與神物前民用句前言神物之神本于聖心退藏之神後言神物之生與神物之用直周乎天地民物之大其則之象之效之者則天道也示之告之斷之者察民故也總一神之所爲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註】德猶言德行即理也圓圓轉也神神變也方即四方的方凡物方的便不可移動知人知之也義意義也六爻不言德言義者以隨時之宜不可典要故也易變易也貢取貢誅之義將其中吉凶一一發出來也此指上三項洗洗濯也退藏就心說不是進退的退密靜密也神知俱指聖心言來指吉凶之兆往指吉凶之理其一定處若已往者一般藏往把這理藏之胸中也知足以知微日府神武其威武若神也

【註】惟易道之大如是故易所揲者蓍耳乃蓍之德則奇偶老少變幻不測非員而神乎爻蓍所得之卦則陰易淑慝確然不易卦之德非方正以示人知乎至蓍所生之爻則消息盈否變遷不定六爻之義非變易以貢于人乎此皆易之妙也而聖心已先具之矣聖心渾淪三德而一塵不染若以此洗濯其心焉然心愈淨斯愈密其退而藏也淵然邃密誰能窺之至密念所動懸與

所民相關凡民所患者吉凶乃聖人則與民同患焉故吉凶未定之幾曰來聖人即以退藏之神知之无弗照也吉凶一定之理曰往聖人即以退藏之知藏之无或遺也若此者皆密密中自靈自徹非假卜筮而後知也其孰與此惟古聰明不假耳目睿知不假心思之聖人猶神其威武而不假殺伐者能之耳

【旨】此節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卜筮見其具作易之本處首三句經特引起下文耳单重退藏句吉凶以下正是退藏之妙勿如舊說分動靜看以此洗心聖人豈真把蓍卦爻去洗心只是本體潔淨有若以之洗濯耳藏密是此心本體與天地萬物一般天地藏諸用能藏于洞聖人藏于密那密是何物即太極圖子中間一點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則聖心之神一貫神聖心之知一方知孰非自退藏中出哉聰明睿知即是神知神武不殺乃不假卜筮而知吉凶的象

〔註〕故問民只患凶耳聖人何佛其吉而亦同患之曰吉未來而不知趨吉既來而不堪居皆足患也○神武不殺句註云不假卜筮以空頭話民生何處不是殺機惟聰明睿知王于退藏而吉凶同患完且使民有吉而无凶故曰不殺正極狀知來藏往之妙處此說較爲落可味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註〕民故者吉凶得失各有原故也神物指蓍龜蓍爲植物之神龜爲動物之神興神物者謂興卜筮之法也用即民之日用也前前知也前用即上通志定業斷疑者是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陰陽之謂戒神明就聖德說所謂神而明之也

〔節〕惟聖人有心易如是是以自然上明天道而契吉凶之原下察民故而洞吉凶之迹知物有蓍龜物之神者天道于此洩民故于此通也由是因蓍以興筮因龜以興卜使吉凶前知以決民趨避之用焉然聖人曷嘗不自用哉其平日退藏德固无不神明矣迨以此卜筮尤齋焉而純一戒焉而警惕而知來藏往之德益因之益加神明也夫

〔節〕此言聖人把洗心的易制爲卜筮以啟人明察特神知自然之符不必加何去明之察之看來察民故只是吉凶同患之情而明天道正察民故的根本興神物正所以前民用處平講不得玩而字以字可見前字下得妙爾雅衆速于趨避非得卜筮无以開其先耳神明其德句不重聖德神明上只見得神物之神即聖人自已考占猶必齋戒正動民以咸用之神意

〔總〕齋戒句註云聖人以此考占意似粗淺不貫愚謂齋戒神明只就興神物前民用內想出蓋聖心原自神明與見神合其吉凶者使德作神明何以啓神物之神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註〕戶門戶也乃借用字言氣机開閉如門戶一般闔閉也闢開也此乾坤只當陰陽字看變陰陽相變也往來就闔闢言通即不窮之謂窮則變變則通也象是影子形形體也器如器皿一般制制度也法筮卜之法也利宜也出入謂作息昏咸皆也神即鼓舞之神

〔節〕以興神物之始末言之造化一氣流行萬物出入之戶也時乎靜藏如戶斯闔陰之事也謂之坤時乎動顯如戶斯闢陽之事也謂之乾由一闔而一闢氣序相禪有陰陽互換之義謂之變其闔闢之往來如環无端有流轉不窮之意謂之通自乾坤變通而物生其間矣方其始生僅影響可見謂之象迨其既生則形體各具謂之器而神物亦從生焉聖人因蓍制爲四十九策而用之因龜制爲七十二鑽而用之五兆以卜不揣萬世之法乎法既立矣由是神物利用出民咸用之出神物利用入民咸用之入者非日用不知而鼓舞變之神乎則其興神物前民用者如此

〔節〕前六句原神物所由興只輕輕敘過重末三句見興神物以前民用處乾坤變通就化机說至見象形器方指物言法者聖人修道之事而神則百姓之日用也是蓋以者皆得興于神物之神矣○制用利用咸用三用字累頂前民用用字來

〔總〕言神物之始末以奉蓍按文氣當主揲蓍言闔即四十九策之未分闢即其中分時也變者四營之變通者三變之通見者七八九六之數器者剛柔靜動之形凡此皆聖人制爲揲蓍之法所以民出入咸用而神妙莫測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註〕是故總頂上來易陰陽交易也即上闔闢變通者是極至也天地人爲三極太極者生生之理而三極之總也兩儀指陰陽即天地也四象指七八九六之象生者一每生二皆太極中所原有者也

〔匯〕夫易有蓍龜達其用必先有卦爻立其體而卦爻果何自生哉是故未有儀象前其中先有一理爲生生主所謂太極也由是動生陽而奇畫立靜生陰而偶畫立兩儀一太極也陽儀上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生陰儀上加一奇一偶而太陰少陽生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太陰少陽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八卦一太極也八卦既生而六十四卦可推矣此畫卦之序也

〔蒙〕此節即伏羲横圖乃制而用之之法處聖易有太極句有字宜玩人只知易有儀象八卦而不知從何生來故孔子直揭出太極二字以詔羲文周三聖未發之秘而爲先天之易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通〕定一定也就現成說與生不同吉凶即就八卦內看出故曰定大業必待趨吉避凶後得來故曰生

〔測〕是八卦也雖未斷以吉凶其間消息富否而吉凶已默定矣吉凶既定則趨避之機決而可利用以出入者大業不從此生乎亦孰非太極所爲定之生之也乎

〔通〕前三生字在畫卦時說此生字稍後一步就卦已成時說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註〕法是效法指地言象是成象指天言縣掛也著明也崇即高意備全備也物水火動植之物致推致也用民所用也成器成其爲器也說得廣利只就器用看此聖人是制器的聖人探如手之探物索取也賾指卦言隱指爻言鉤如鉤之取物一般深指理數遠指時勢亹亹猶勉勉言鼓舞不倦也

〔附〕夫卦立而蓍龜之功用出矣豈小補哉是故成象效法凡物皆然而不皆大也則許法象者莫大乎天地天地闔闢呼吸皆變也而變通之大以莫若四時天地間昭者皆明也而縣象著明之大則莫若日月天地間列爵分土皆崇高也而崇高之大則莫若有天下之富爲天子之貴天地間盡人皆能利天下也而備聚諸物廣致民用爰立一成之器以爲天下利則莫大制作之聖人至於物之賾者探其一幾之隱者索其朕深而理數難窺者鉤之使淺遠而時地難明者致之使近因以定吉凶而失得之報明成亹亹而趨避之勇生者又果何大哉此莫大于蓍龜乎此所以爲神物而前民用歟

〔通〕此節將蓍龜功用之大前五項雖是引起語亦見蓍龜之神能與造化參聖人合不徒一估蓍析甲已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註〕神物指蓍龜則法則也效彷也象亦則效意則效不是拘拘摹彷只暗合便

是耳易原伏羲本河圖作者洛書乃禹帝所作初與易无干此兼言洛書以其理之一耳

〔附〕夫易雖作于聖人而實原于天地故天生植物之神曰蓍聖人則之以蓍而陰陽老少判焉天生動物之神曰龜聖人則之以卜而雨霽蒙驛克兆焉至蓍卜中有變化非隱側也乃天成象地成形原有變化在而聖人特效之爲變化耳蓍卜中有吉凶非臆決也乃天垂象或見吉或見凶而聖人特象之爲吉凶耳然有卜蓍先有卦畫又果何昉哉恭龍馬負圖出于河而昭數之體神龜載書出于洛而顯數之用聖人特因而則之以爲卦畫耳孰謂天地圖書非易道之祖乎

〔通〕此言易書源頭一本于天意天生二句作主下四其則之處而神物之大益見意

〔附〕龍圖龜書亦得聖人見之方成圖書耳不則把這幾點看作甚麼由此觀之

吾不知聖人之則圖書也爲聖人之生圖書也必謂定以爲則終是說殺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諸〕四象指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値之卦爻告辞示也斷斷决也象辞占俱指揲蓍言三所以字宜體正與前民用句相應示告斷三字亦要說得分別

〔蒙引〕合觀之而知聖人之前民用者必先于示易自揲蓍後有陰陽老少之四象而或何卦或何爻正所以隱涤示人也然象之所示必有其辭則繫辭焉而或爲案或爲爻正所以諄切告人也且辭之所告不外吉凶則定之以吉凶而或當趋或當避正所以直截斷人也此易道如斯而民用之所由前歟

〔存〕有象无辭其所示人者僅意耳聖人慨後世不能與知也故係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皆所以終示之之意而開物成務以冒道者如斯而已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註〕此釋大有上九爻義助是幇助一般順順理也信信實也履乃是踐履履信者言踐履信實本九之剛來思順心中所思皆順也本上之柔來尚賢指尊尚六五之賢言

〔蒙〕易云者天豈私祐上九哉蓋祐之爲言助也天无私助所助惟順人无私助所助惟信今上九身之所履者在信極誠无妄矣而此心則惟思柔順乎賢自亢又以此信順者下而尊尚乎賢也斯眞克當天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則擬議此爻而得君人合天之道矣

〔首〕祐者三句只泛論其理履信下方着爻說爻曰天祐此聖人言者以天人一理蓋人助即是天祐所在咏兩所字見所助在順信則不必問之天人的須切大有上九發揮方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諸〕象奇偶兩象也意憂世覺民之意也設卦即摩盪爲六十四若設立出來一般情實也乃合于理也僞欺僞也變即七八九六之變通指事爲說或就變上說亦好利即利益利乎有作事物之宜亦可鼓即打鼓的鼓舞即舞也凡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人舞一般鼓聲愈疾其人跳舞亦疾有莫知所爲者故神也

〔蒙引〕聖人憂世覺民之意无窮也顧載之書而書不能盡所言宣之言而言不能盡所意然則聖人之意終无以自見乎非也聖人以言傳者淺象示者深故立奇偶兩象以包盡无窮變化而意乃得盡矣至意分情僞情僞弗盡意弗盡也乃即此象因重之設爲六十四卦而或情或僞何不盡乎意發爲言言弗盡意弗盡也乃即此象發揮之係爲爻象諸辭而言吉言凶何不盡乎欲利天下者聖人之意也又即此象裁爲老少之變而通於事爲則吉趨凶避斯盡利爲利民不知者聖化之神也更即此象推爲長作之術而妙于鼓舞則吉自趨凶自避斯盡神焉至盡利盡神而意愈无不盡矣

〔首〕此節文氣荒幻先將兩不盡字喚起下數盡字總歸本盡意上聖人何意即吉凶同民之意也此意既非言所能盡又不能使人默喻則有立象盡之而已看來全易只乾坤兩畫論到極處連乾坤也都可拋的○設卦係辭變通鼓舞皆立象内事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皆盡意内事

〔象〕閑口說倒不盡言至係辭又曰盡言語氣不剌謬乎非也辭之所係有盡而辭中之意无盡故言亦若盡耳

〔翼〕通章東一意字前三節見聖人作易乃立象以盡意後三節見聖人用易貴得意而忘象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註）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列行列也毀毀滅也息滅息也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四易字俱指變化言易縕句是帽子下正其縕處

（解）夫乾坤兩象中含无窮變化其爲易之縕則何也乾以奇成列于左坤以偶成列于右則對待之中自妙流行雖變化未生而所以變化者已立此矣向使乾坤毀而奇偶不立則孰陰孰陽變化之體不可見矣體旣不可見又何以變變化化而運行亦幾息矣惟乾坤必不可息故列必不可不成此所爲易之縕而象之立烏容已哉

（旨）六十四卦的變化乾坤兩畫足盡之蓋乾坤那有毀時乾坤變化亦那有息時特反覆推究以明象所以當立意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註）是故二字頂上來形象也即陰陽的樣子器言陰陽的體質如器皿一般特

自卦畫言曰器而道即畫卦中之理耳化根道器來即其自然處也裁裁制也變言陰陽相變也推推廣也通通達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聖人作易言措施置也事業凡通志成務皆是五謂之以作易言後四存字以用易言

（解）乾坤惟爲易縕若是故乾坤之象一陰陽之形也自此形超法象而上者是爲太極之理至精至粹非謂道而何自此形落法象而下者是爲奇偶之質有方有體非謂器而何因乾坤自然之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則或陰變陽或陽變陰不謂變乎推乾坤化裁之理而行于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以明趨避以決不謂通乎至舉變通之法措諸天下之民使民得因筮求變因變求通而天下之事業在是皆聖人之事業矣亦何一非乾坤之妙用哉則立象盡意不益信歟

（旨）此發乾坤所以縕易而象之盡意處形上形下四字最妙若說個有形无形便隔爲二唯形而上形而下則道器總不相離大意謂此象一立而天地間種種道器都該括其中若究其極即天地亦是器的乃其覆載之理則道耳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旨）此節解詳見第八章但彼處象爻平重此處只單重象爲立象盡意發也玩是故夫象四字而爻不用是故夫爻可見蓋爻即在象中也

（解）聖人固立象盡意矣然象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形容以象物宜而道之精蘊盡此矣故謂之象象立而爻生焉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動莫非道也于是觀會通以行典禮而道之變通在此矣故謂之爻蓋緣意起見緣見立象象立而意盡寧僅形下之器哉

（旨）上言象立意盡已詳矣此不過緊頂上文申言象所由立見象非徒形下的器以起下易之當用意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註）極究極也鼓鼓舞也存猶言在此辭单指爻辭

（解）卦惟見于賾而立故人欲究極天下之賾者即存乎卦之象蓋卦中之物宜審而賾斯極矣爻唯見于動而立故人欲鼓舞天下之動者即存乎爻之辭蓋爻中之典禮明而動斯鼓矣

（旨）極鼓二字有工夫卦不言象辭不言爻省文耳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註）神即圓神意明有精徹意玩而字神明當串說惟神故明乃神明乎卦爻之變通也其人且虛講即下德行之人默涵涵也成渾成也就身體說信字契也不言是默契意就心會說德行有德之行也就平素涵養說

（解）至揲蓍時因卦爻陰陽之化而裁爲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卦爻中之變蓋

變乃聖人所裁以盡利者人亦裁此而已且極數後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于出入營爲之際則存乎卦爻中之通蓋通乃聖人所推以盡神者人亦推此而已乃若不假化裁推行之迹神而明夫變通之妙則存乎其人焉然所謂其人者必于變通之理洞默而渾成更不煩擬議而滑乎于心則又存乎平日體會有德行之人焉不則未有能變通者矣信乎易非聖人不能用也

〔衍〕變通二句輕合上節只引起下文以歸重神明上那神明的人極贊不以卦鼓動不以辭化裁不以變推行不以通別自有妙會靈通在前數章說易每每歸到神上正見易爲神道之教非可以筮卜小技目的

右第十二章

繫辭卷九終

宛旌 舒弘諤 士一 原著
綠巖 蔣先庚 震青 增補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闡〕列類也即行列之列象卦之形體也只是乾兌離震等卦之象未說到天地風雷等象也重謂卦上又加卦也爻即從卦內看出成列因重俱就畫卦時說

〔辨〕易有象有爻果何自立乎自乾坤六子以次成列是爲小成之八卦而陰陽純雜之象在其中矣由是倍三爲六各因一卦而以八卦重之則爲大成之六十四而內外貞悔乘承比應之爻即在卦中矣此易之體所由立也

〔衍〕易書盡於吉凶吉凶盡於卦爻故從爻象說起不曰卦曰象者聖人因象設卦則象在卦先而設卦立象則象在卦中矣

〔翼〕此章頭緒極紛只重貞夫一句一即易簡是也吉凶以是貞勝卦爻以是效像聖人以是設教而憂世覺民之情其與大生之天地並天地聖人易書是三亦是一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註〕推推盪也變推卦爻之變命指示也若命令一般動即在變內謂所動之卦爻也變動俱指卦爻上說不是揲蓍

〔辨〕易有卦爻則有變動又何自成乎彼卦爻之剛推柔而剛變柔卦爻之柔推剛而柔變剛則變不在剛柔相推中乎惟變則卦之消息爻之當否吉凶異焉聖人因係辭焉而命之以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不出其中矣此易之用所由行也

〔衍〕此節承上說來變動即在卦爻內看出據卦爻定體旁見其變於相推處而

此中之變可想據卦爻定辭安見其動於命辭處而此中之動可想玩其中
二字斷宜主未變動時說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動即上節動字止就卦爻說吉凶悔吝者特因卦爻及之耳

夫動因辭寓而辭又因動著故辭之吉凶悔吝初不可見必揲蓍後或動在
何卦爻而吉凶悔吝從生也

此承上動在其中而言吉凶悔吝皆辭中所命然非揲蓍則无從見出如元
亨利貞生乎乾卦的動潛龍勿用生乎初九的動是也莫涉事爲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指卦畫說本還指變通之本一云奇偶各立本位似沒味變通者即就
剛柔變而通之也趨急走也有不容停待意

吉凶悔吝剛生乎動矣然當其未動時一奇一偶各有定位而變通之本于

此立爲則剛柔非立本者乎迨其一動剛變而通于柔是趨乎進極而退之
時也柔變而通于剛是趨乎退極而進之時也則變通非趨時者乎

原下二句立本是原其未動之初變通就立本中相推盪說故提出趨時與
立本互發見卦爻非是死物的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又常也凡物以正爲常故常相勝而不已也

夫時之所趨則吉凶見焉是吉凶者不容並立或吉爲正而勝凶或凶爲正
而勝吉常以正相勝者也

上言吉凶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提出貞勝二字見得吉凶決于
一理勝字宜味如兵家交相克敵一般

貞勝非相勝說話天下常勝的道惟貞故貞則吉不貞則凶言其勝皆
常在貞也若云相勝甚易只教人趨吉倘正在凶易亦教人趨凶乎況以勝
理註勿泥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昭示也就天地之法象言動舉動也就事爲說一指一理言貞觀貞明二
貞字亦作正解貞夫一貞字宜作常解是貞常不變意

然吉凶之相勝何言貞哉試觀天垂象地效法其道之觀示者亘萬古不變
要以貞爲觀也日明蓋月明夜其道之光明者亘萬古不息要以貞爲明也
而况天下之動乎衆動紛紜吉凶不一其爲至當不易者實貞夫一理也順
此理則吉逆此理則凶相勝之中益有定理焉

天地日月二句輕只借一貞字引起貞夫一句皆所以發明貞勝意思一字
從貞字生來莫作深一層看

從吉凶中指出貞字即從貞中指出一字非吉即凶非凶即吉原无兩個故
日一不添出理字爲妙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是堅確健貌隤是坦隤順貌乾坤當天地看兩示字即上貞觀觀字意

一者何也即乾坤易簡之道也夫乾確然至健隨所知始略无艱滯殆對以
易示人矣夫坤隤然至簡隨所作成略无煩擾殆宛以簡示人矣易簡一理
也此衆動之所由貞也

乾坤易簡不容出以示人特就確然隤然處想出易簡之妙其實沒有兩層
〇此項上貞一來以引起下效像意若呆就乾坤易簡說是依樣葫蘆了有
何關着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效倣效也象是卦象像肖像也二此字俱指乾坤易簡而言

夫乾坤以易簡示人如此而易之爻象安能外之故凡爻之奇者效乾之易
偶者效坤之簡爻非效倣乎此而成者乎凡象之陽息陰消者像乾之易陰

息陽消者像坤之簡象非肖像于此而成者乎此見易簡爲作易之原也

(通)效像只是摹寫意思聖人畫象立爻何嘗死死泥着易簡但爻象既立莫其確然隤然之理便是效像一般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注)爻象即上節爻象動隱動也內謂蓍之內外謂蓍之外即當作先後字看奈得功業就趨避言變根動字來情要世覺民之情

(解)夫爻象之體由易簡而立乃爻象之用得揲蓍而行故揲蓍先參伍錯綜雖未成爻象而爻之奇偶象之消息已隱動蓍卦內矣迨揲尸後通變極數雖未至吉凶而所值或吉所值或凶若顯見蓍卦外矣此爻象之動即變也雖未措之天下而通志成務百姓與能功業于見乎爻乎吉凶之占即辭也雖未見于民生而言吉言凶與民同患聖人之情不見于辭乎

(通)緊承上來合言之大意謂聖人本易簡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其吉凶同患的情盡借爻象傳出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曰仁之仁或從人字之誤

(注)德恩德也生即上帝好生之心不專在生物上寶猶言寶貝也財是民之財理治理也理財不出大學生財道理正辭若正其欺民之辭也禁禁制也非淫辟也義即節制之宜處爲嚴遷居多其嚴厲處正是其生養處非兩件的

(解)合觀之而聖人之情之業其在易即在天地也彼天地何德其大德處即在生生不息者是故聖人无寶必乘大權乃可建大業則位非聖人之大寶乎大寶在位不可不守而守必以人爲人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也守位在人不可不聚而聚必以財爲財爲民命財散則民聚也至財以聚人弗敢耗也而本大道以理之辭以教人弗敢邪也而秉正理以訓之民或爲非弗敢縱也而懸紀法以禁之若此皆總歸于教養之義也而功業寧不與大生之天地等哉

(通)借天地引起聖人以生字貫下爲妙天地之德在生物而陽舒陰慘皆生也聖人體天地之德在生民而政教刑罰皆所以生也除却好生大德則无守位聚人道理

(參)注改仁爲人祇拘下聚人語氣耳不知道仁即是天地的生壺聖人代天理物全賴有此育之則仁正之則義若作人字解意反淺薄了世儒每云孟子兼言仁義孔子止言仁不言義非矣按此則孔子于仁義又何嘗不兼言之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本作天地之宜

(注)包犧即伏羲羲皇始以犧牲供庖厨故名象日月星辰之屬法地之形勢剛柔如法度一般文羽毛之文彩也宜地各有宜也通貫通也類比類也神明之德即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即雷風山澤之象此情字是情貌與首不同了德不可見故曰通情有可見故曰類耳

(解)昔包犧王天下其作易以前民何如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一定之法于地至天地間有鳥獸之文而希革毛毨觀其故與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求其宜近取諸身而體貫異遠取諸物而象類殊皆不過一陰陽消息而已于是始作八卦凡陰陽之情入无形者神明之德也易直與之貫通无間祖及有象者萬物之情也易更與之相類不違矣惟作易之妙如是而聖人制器尚象寧不本是耶

(析)通節只把陰陽來貫串要見聖人作易大而天地細而人物其理都已完貯胸中特借觀察求取參驗眞透故卦一作而道无不冒如是

【蒙】玩地之宜句乃言地土之所宜似不添山天字爲妙

【總】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以明易之廣大悉備正教人從各處認易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注】作創造也結交結也繩是索類以麻爲之大曰網小曰罟網佃于山取禽獸者罟漁于川取魚者蓋是疑辭後俱彷此

【附】包犧作易非爲制器設也然制器之理未有能外者包犧因民未知鮮食乃敎之結繩爲網罟以佃于山林漁于川澤若此者疑蓋有取諸離焉

【正】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之有與離象爲目離德爲麗相似故取之○古者禽獸繁殖民受其害者每不能安居耕稼亦苦于天地故佃漁不獨爲鮮食計正欲去害爲耕稼地耳后稷敎稼必于禽獸逃匿之後正得此意

【存】此章制器尚象不必眞見此象乃去制器只是器有此象若覺尚之耳故每用蓋取諸字以作想像語儞得此理則何器不是卦何卦之象不可尚乃儞

十二卦已歳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注】神農炎帝號以敎民耕故云神農斲削也斲木使銳以起土也是名曰耜揉矯揉也揉木使曲以爲耜柄是名曰耒耨芸具也利卽利益的利

【附】上古民雖知鮮食尚未知粒食也自包犧氏沒而神農氏作于是斲木使銳爲耜揉木使曲爲耒以此耒耨之利訓敎天下令知樹藝疑蓋有取諸益焉

【演】耒耜二體皆木又入土能動與益卦兩象皆木與入震動相似且耒耨以利益民生更與益名有合故取之

【翼】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知土性而敎民耕又益萬物者莫若風雷法風雷以作耒耜卽謂神農一天敎可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注】日中當日之中也市交易也市必日中者古者五十里一市非日中時恐民不能到的今北地多用此市法致召致也聚集聚也貨是貨物易換也交易卽交相買賣不限定是換所猶言所在各得所卽人人相滿也

【附】夫食足而民人育矣然交易未興民靑便也神農氏乃敎民當日中時定爲市法致天下之民于各市地聚天下之貨于各市應各以所有易各所无交易而退則有餘不足相通始各得其所矣疑蓋有取于噬嗑焉

【翼】日中爲市是天上大明下繞走動與卦德上明下動卦象離日震足一般且市主交合取噬有市音嗑有合義也或曰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之亦得兩天下字要看得好只是天下各處有市各相致各相聚也若泥然天下貨則這一日間那能都到的○周官日有三市此獨言日中或後增朝夕二市耳

【存】夫子見春秋民多失所一說到各得其所四地不覺中情大快有神遊日中景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注】黃帝堯舜是三箇聖君通融通不滯意變是活變兩使字就聖人說有若或使之意倦是倦怠神是鼓舞不測之神化之化民也宜是合宜有順適不厭之意垂嚮下也上曰衣下曰裳垂衣裳只是箇端拱无爲樣子垂衣裳何獨歸黃帝堯舜以前此未有衣裳所衣者羽毛草木也

【附】生養雖遂禮敎猶未興也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此時風氣漸開民方欲變固陋爲文明者聖人乃因其變而通以文明之治使民樂于更新而亹亹不倦此固聖人之化民矣要亦順時所趨動妙莫測雖聖人不知也化惟神故能使民亦相忘于知識而无不宜之者宜固所以不倦耳若此者聖人豈有外易哉蓋易理之消息盈虛當其窮極時未有不變者惟變則推之无

得而通惟通則傳之无弊而久是以三聖人之道變神化合乎易卽合乎天
而酺之宜民不倦何吉利如之始信黃帝堯舜初非有爲但垂衣裳以端拱
乎上而天下自成文明之治矣此更何取諸疑蓋有取乎乾坤焉

[旨]此節何取乾坤以上衣下裳截然不易與乾坤成位上下一般且六子多事
蓋由是爲又與垂衣裳而天下治相彖故取之通變四句已含垂衣裳意
但渾渾在世道上說神化二句乃申上二句神化卽在通變內宜之正是不
倦原故中間易窮三句只就易說爲見上起下之辭垂衣裳句正見神化宜
民所在前些服又有得缺耳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註]刳木刳之使空也剡木爲舟想卽今之獨木船也剡削直也楫是楫搒

[附]文治既立川澤或阻則聲教未廣也于是刳木使中虛而爲舟剡木使末銳
而爲楫則舟以載物楫以運舟舟楫之利益一興而水路之不通者以濟矣
周易去聲
疑蓋有取諸渙焉

[旨]舟以木浮水上像巽木乘坎水上又巽有風象舟行非風不利故取之致遠
句接上濟字讀卽不衍亦可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註]服有制服意引不是載乃載此重物引之前行也重就物言遠就路言致至
也乃走到極處也

[附]夫舟楫雖不阻于水而陸行或阻聲教仍未廣也于是因牛之性順而服之
載之馬之性健而乘以駕之使之引重致遠而人享安逸之利矣疑蓋有取
諸隨焉

[旨]隨德下動上悅恍似牛馬之在下行走而人安坐其上然故取之舊以引重
屬牛致遠屬馬甚未妥難道馬獨不可引重的況重曰引又何嘗不是引之
遠到乎斷宜合頂爲是或曰胡不乘牛而服馬曰物固有性未可强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註]重門乃城郭的門也不僅兩重的話兼有嚴重意擊敲也柝梆屬所擊以警
夜者暴強悍也暴曰客見是外來的

[附]水陸既通則暴客或有至者能不備乎故設重門以防于外擊柝以警于內
則防閑既密縱有暴客吾能待之矣疑蓋有取諸豫焉

[旨]此只就字義取來見重門擊柝有預備意在且豫息也擊柝又所以警其怠
肯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註]斷鋸之使斷也杵是舂槌掘挖下也臼是舂穴今則以石爲之

[附]既有耒耜以闢粒食而不知精食可乎于是斷木爲杵以使之舂掘地爲臼
以使之容臼杵既與而精食之利萬民以是濟矣疑蓋有取諸小過焉

[旨]艮止于下有臼象震動于上有杵象又震木也故取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註]弦使之彎也如月之上弦下弦一般弧是弓矢是箭弧矢昔但用木其制未
精也威者有以之臨人意思不獨待之而已

[附]重門設矣粒食精矣使无以威不軌雖有險能守乎有粟能食乎于是弦木
使曲爲弧剡木使直爲矢弧矢之利可用以威天下之不軌者疑蓋有取諸
睽焉

[旨]于睽何取蓋睽下兌屬西爲金上離爲戈兵皆弧矢屬也又睽時威天下非
弧矢不可故取之弧矢內蒙舊以云利蓋威暴正以安良也且兵器不一皆
僅可短接的獨矢能及遠故曰威天下然威天下者聖人除暴之義利天下
者聖人安民之仁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註]上古指黃帝以前曰後世對上古言也聖人卽黃帝堯舜一班人穴居是窟

穴以居野處散處山野也易換也棟屋脊標也即柱屬直承而上者宇椽也

雨垂而下者

〔翊〕聖人之為民患至矣使宮室不興何以安其居乎是故上古民多穴居而皆野處焉風雨之患所不免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而上竪其棟下垂其宇則風雨庶有待也若是者蓋取諸大壯焉

舊云冬則穴居夏則野處似未妥且玩而字語氣野處正明穴居也古所謂土處而病者是然宮室何取大壯亦取其壯固義耳

〔蔡〕前數節皆下蓋為字見從前未有而今始為之意此下三節皆下易字是從前所已有而通其窮意正所謂變則通通則久是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閩〕葬埋也薪樹葉也厚衣者言多着樹葉令其厚也中野空曠之地封封閉也

聚土為封或作封穸亦可樹樹木也喪期者年三年之期是也

〔翊〕生既安其居而死亦厚其葬何以教民孝乎古之葬者于人死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之地不封以土不樹以木且居喪之期亦无定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而无使土親其膚者蓋有取諸大過焉

〔存〕大過只取過厚之義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棺槨雖厚有不嫌于太過意

一然則上古民性何獨無此悲哀歟曰禮制未興雖有其性无由發耳

〔蒙〕語曰養生不足當大事故曰析養生具也其取小過因宜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説〕古者无文字或取繩子有一事便用一結記之書是六書即文字也契是衆約使相驗也治即不亂意察分辨也取夬者只取其明決之意

〔翊〕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記之而已可治矣後世民偽事煩不可以結繩治也聖人于是易之書以記其言易之契以驗其事而百官之功罪可稽无弗治焉萬民之情偽可覈无弗察焉若此者蓋有取諸夬歟

〔存〕而治二字亦不可忽過正與下治察字相照若結繩不能治上古聖人何必要變易的至以治以察乃書契一立百官自以此治萬民自以此察非聖人一一拿去治之察之也然則後世書契仍是上古之繩可矣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註〕此易字是伏羲的易象是形象即奇偶的樣子像似也猶言想像也就陰陽之理言

〔蒙〕羲皇作而圖學啓於是有小成大成之易矣故此易者非他即卦畫奇偶之象是也然象又豈泛哉要為此陰陽之理莫可名狀而姑假之奇以像陽假之偶以像陰者也此先天之易立象以盡意如此

〔合〕是故二字緊頂前章尚象來見得制器所向的象即是伏羲當年所像的象

為文周兩聖人所不能外的二句語氣須走重下句就下句多一也字可見象何言像為理之與不可言姑以其似者言之此正尼父善說易處

〔閩〕此章只重一象字首節是立象畫卦二三節雖繫辭畫言要見材即象之積動即象之變而末節合徽吉凶悔吝以見這象无之非是意

彖者材也

〔註〕彖是文王的彖辭材是材質卦中全體所具也

〔蒙〕自此象立而觀之以繫辭者文王則有彖彖何像哉誠見一卦中德體象變各具本然之材質則彖者正鋭揮此材者也而彖之全體露矣

〔存〕材字最要體貼凡木有材料方纔可取用的若卦无這材質却將何物來發揮要見彖之言材文王初非多事不過以象還象便了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註〕效是彷效猶言摹仿也兼有似義動變動也又于人為舉動

【脈】周公則有爻爻何像哉誠見六爻中消息當不原具天下之動變則爻也者
正募彷此動者也而象之一節明矣
【旨】道有變動故曰爻可見爻原是從動得名的況曰天下之動其中無有會通
典要在便見不可不效意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註】是故二字頂上二節來生是發生著是顯著吉凶悔吝俱是係辭莫作揲蓍說
【脈】惟象爻所繫若是故得失之報明而吉凶由生發慮之幾辨而悔吝用著也
是後天之繫辭盡言何一非盡此立象之意哉象其至矣乎
【旨】此節通結上文見先後天之易本是一致意吉凶已著勢不容遏故曰生如
草出土一般悔吝未生事不可見故曰著如月漸明一般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註】陽卦指震坎艮陰卦指巽離兌此是專言六子乃小成的卦也
【脈】乾坤陰陽之純其畫固无多寡可言矣至震坎艮陽卦也宜其多陽乃畫反
一陽二陰而多陰焉巽離兌陰卦也宜其多陰乃畫反一陰二陽而多陽焉
【旨】卦何偶陽以從乾索來故陽名焉又何稱陰以從坤索來故陰名焉玩說卦
內一索再索三索語可見
【總】此章見聖人作易不偏全民用亦所以扶世教意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註】故是原故的故兩何也字乃自爲問答之辭
【脈】此其故何也蓋陽卦奇奇數爲五必一陽二陰乃合五數陽卦之所以多陰
•也陰卦偶偶數爲四必一陰二陽乃合四數陰卦之所以多陽也
【旨】此只就卦畫上討出個多陰多陽的原故不必深求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註】德行兼淑慝看那小人有行亦是小人之德小人之道也陰只有君象陰成
有民象二民只眾多意不限定兩個一民字反看便是
【脈】然有數必有理則卦之中且有德行焉其德行何也陽卦一君二民是一人
御極四海歸心蓋大公而爲君子之道也陰卦二君一民是政出多門民无
定主蓋私昵而爲小人之道也寧弟一奇偶之故已哉
【旨】此就卦畫內分出君子小人兩樣的道來全是扶陽抑陰深心蓋世界必是
一人主持纔成個陽明景象試教一個民有兩個君來管着當是怎麼光景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

【註】思是心思慮即思之深也兩何字要體不是无思慮也歸字塗字俱借用字

歸即歸宿的歸塗即塗路的塗同歸理之原同也殊是不同殊塗事物之分
路也致是理之極致百慮七字是個真意與何慮慮字不同
【脈】咸九四憧憧云者言天下之事也任人日往來其中初何處可容吾思且思
之深而慮哉蓋理原于太極其歸本同但所出之塗不能不殊耳而殊能外
同乎理根于人心其致本一但此心之慮不能不百耳而百能外一乎人第
以天下還天下任其自然可矣何用思慮爲哉
【旨】夫子兩言天下何思何慮正以天下二字喚醒世人那思慮亦是此心的用
如何滅得不好處全在個憧憧故不曰无思慮而曰何者無可想會同歸二
句正明不必憧憧處那殊塗百慮即在同歸一致中看出玩二而字可見
【總】此章是錯舉諸爻以明易道之妙處前四節引咸四爻發明感應自然之
•理次節明以造化又次四句明以物理精義入句明以聖學要見憧憧的人
只是妄希神化然除卻精義工夫何從別覓神化乎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伸

【注】推是推轉又有推遷義明是光明日明晝月明夜也歲成即春夏秋冬合成一歲也若不相推便缺而不成矣屈伸俱就氣機說感是感乎相推便是感也利猶功也乃明生歲成的功不必着利物上

【講】皆觀之造化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若日月相推而光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若寒暑相推而歲序成焉夫此日月寒暑也其往者非忽而往乃氣機之屈也來者非忽而來乃氣機之伸也若屈伸相感而明生歲成之利无不生焉亦何非感應自然之理哉

【旨】往來字緊頂上來道往來亦人所不能无的但憧憧不可如造化則往來中最大者然亦不必憧憧也往就是屈來就是伸无兩層但往來就序上說可見者也屈伸就氣上說可見中之不可見者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註】尺蠖虫名其行不屈則不能伸南方呼為彈弓虫也蟄藏伏也凡蛇虫之屬過冬入蟄故二月節曰驚蟄存身者存此有待也精細研也用是施用就行事說致推致也利便利也即不習之利安安適也即定靜之安

【講】又推之物理焉彼尺蠖之屈正以求伸而行也尺蠖无思也龍蛇之蟄正以存身而奮也龍蛇无思也物理且然而況聖學乎彼用所裁制惟義而神即義之極德即義之質本同歸一致者誠精研其義至幾微必欲而入神焉則變化自顯用无事致此即所以致用也惟致用必利用矣誠便利其用至隨入皆得而安身焉則性躰愈融德无事崇此即所以崇德也

【旨】尺蠖四句緊根上屈信來為足上起下之辭將恭以精義何為屈利用句為伸似太拘勿泥精義四句只重入神安身上要見義不到入神終未精的用不到安身終未利的至利用何言安身凡人行務不利身便譏應不安的故云通節今來要看出不假思慮反養自然意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註】此指精義利用境界未知不是不知乃若不得一毫知識也窮極也猶言絕頂也窮神者窮盡其神入神祇入于神耳淺深之別知化即化育的化德盛與崇德亦有別崇猶戒去崇之盛則无事崇矣

【講】夫義未精求精用未利求利此猶在我而可知者今過此精利以往則機非在我非我之或能知也皆常未或知將窮極天地之神而與不測者共藏其域通知天地之化而與不已者共契其朕祇覺神自窮化自知有若一毫思慮不得者德至此真盛矣哉彼憧憧何為乎

【旨】語氣緊頂上來一直說下見精利到神化即地絕非絕思慮得來未知正是何思慮初體窮知最要說得自然若不得些子念頭不則仍是知了晦菴解德盛為自致最妙

【參】窮神化二字就天地說猶似天地在彼而我去窮之知之殊與未或知將光景不合愚謂當主自心的神化說較作那夫子口中總說未之或知旋即說個知化不无矛盾歟曰以不知知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註】此釋困六三爻義困所字宜玩困而不失其所猶可望亨三俱非所矣故凶辱僅是羞辱危則禍害矣死則是死亡的日子也

【講】易曰困于石云云者以四剛在上其堅如石原非我之所得困也而三欲妄去之邀功焉則招議貽譏名必辱矣二剛在下其如蒺藜原非我之所可據也而三欲妄依之苟安焉則召釁貿禍身必危矣既辱且危死期將至雖有親暱安能庇之則妻如上六其可得見邪

旨 大凡知己知彼拔是保全身名良策三者夫邦通解故備諸因故曰非所據

與非所據一耳何危與所有分曰石无心者也求制不能制他此身備可无

恙的若疾藜則主刺人矣故據之必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註 此釋解上六爻義人是射隼的人指君子藏斂藏也三器字是借用字眼指道德說待等待也動是舉動正見載之爲器意括結也即窒礙意成完全无缺意俱藏來隼者三何不是譬喻須把正意說

脈 易曰公用射隼云云者蓋隼者鷙害之禽乃小人心術之險也弓矢者射禽之器乃君子德威之具也操弓矢以射禽者乃君子得時用事之人也惟解悖之器君子素藏于身待可爲之時而動則動中機宜何不利之有若此者

周易正讀　繫辭卷十　十六

正爲器藏則先據不可括以動而動乃不括是以一出而无兒遂獲故易云獲之者正語其器藏以待能成器而動故也

註 此節上解悖蔵精神全在藏器二字器惟藏纔能成的待正所以藏處從來非頑君子非是无器病在一個不藏耳故藏的道理最大天地藏諸用聖人藏於密都是這個有獲以上俱就君子泛論解悖之理末句纔是釋爻辭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註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恥是羞恥畏是怕不仁就心言故止曰恥不義就事言必至犯法故曰畏勸是自家勸勉威是懲貌懲是傷也誡戒惧也有內自訟意

脈 不仁可恥也而小人不恥不義可畏也而小人不畏小人利在則趨不見利不勸於仁義也威在則惕不威不懲夫不仁義也若夫因小不仁義而受懲則不爲大不仁義而知誡此小人之福也故易云者正此小懲大誡之謂也

旨 要見聖王爲民造福意小人不知仁義未始不知利害通節重一懲字不恥四句正見小人不可不懲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註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積積漸也滅滅亡也弗去便是爲了掩是遮蔽解解開一般有解免意

脈 善雖成名之基然不積則名未足成惡雖滅身之謀然不積則身未足滅乃小人以小善无益于名而弗爲以小惡无傷于身而弗去故惡至積而不可掩斯罪乃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者此也

旨 積小二字最重那小人當罪大莫解時雖追亦是不悔的只因初之不慎自謂无傷至此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周易正讀　繫辭卷十　十七

註 此釋否九五爻義安危就位言存亡就國言或就身言亦可治亂就世道言保保守也不忘猶念茲在茲心腸都丟不下的

脈 從古安危治亂總造人主一心心之若危者乃以安其位也心之若亡者乃以保其存也心之若亂者乃以有其治也君子惟有見于是故四方无虞可謂安矣而危厲生心不忘危焉宗社鞏固可謂存矣而覆亡在念不忘亡焉紀綱整肅可謂治矣而禍亂迫心不忘亂焉惟不忘者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永保也易故曰其亡其亡云云也

旨 首三句只泛論其理三不忘字最重不忘非是空空掛念便有許多圖安圖存圖治的工力在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德是德行知是知識力是才力謀匕慮也任担荷也及者及於禍也不勝猶言担子挑不起也

人臣稱位以德乃德薄而位尊焉謀事以知乃知小而謀大焉任事以力乃力小而任重焉如此則任必傾謀必敗任必仆鮮不及于禍矣易曰云云者正言德之薄知力之小而不能勝其任也

自古誤人國者不在沒才知的人偏在小有才智者自恃乎知乎能耳故夫子特地以不勝二字揚之意深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釋豫六二爻義幾微芒也指事理說神指人言即所謂神而明之人也諂

是諂媚瀆是侮慢動之微即幾栝初動時見幾見此吉也作是趨吉斷匕决也識即知幾意微是韜晦彰是顯著柔是退遜剛是勇往萬夫即萬民望民所仰望也

天下事莫不有幾在求能知幾者其神明之人乎有如上交諂之幾下交瀆之幾君子能于此際覺之最蚤持之最先而不諂不瀆者其真知幾乎然幾非他即天理萌動之微而吉之所爲先見者也惟君子一見此吉幾則作而趨之有不俟終日焉者易曰云云者誠謂君子既靜定而介于石焉則安目能慮寧用終日斷然可識凡事之幾矣故微者彰之幾彰者微之幾柔者剛之幾剛者柔之幾君子毎于幾微先見處无不知之而曠識直超一世有爲萬夫之望焉知至此尚所謂知幾之神也

好幾二字是一節綱領下皆知幾處正以神許君子意幾即一念初動萬徑從分所爭只這些子知則恰好便住及早回頭不令錯過這些便是不諂不瀆

只據現成說玩動之微句幾當主諂瀆之初看非諂不諂有不瀆之間也先見何謂吉下添出凶來謬甚蓋動微時所見止有一吉更无帶得凶來且爻辭亦止曰貞吉也微彰剛柔四件捺不文宜平說論以上來只宜重微柔退較佳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釋復初九爻義顏子即顏回殆危也猶俗云險些子意庶近也幾即上節幾字就心學說不善要說得細稍與繼善之初不合便是非如他人的不善也

人心初動只有一善純之則一復之則幾若顏氏子其殆庶幾乎彼其克復功深固必无不善纔念慮間微有未融亦嘗念即知知即是復初未嘗行始復也易曰云云者其顏氏子之謂歟

頂上節來知幾是神庶幾則亞聖矣曰有不善便見是无不善的而未嘗不語旋而决不知不行如紅爐點雪一入即化即論語不貳過意那知處又從不行內見出若知而復行便不是知了蘇子瞻曰世人不食鳥喙者知故也使知不善如知鳥喙則世皆顏子矣旨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釋損六三爻義絪縕交密之狀就氣說醇厚而凝也如醇酒一般咀嚼不盡也構合也精是精氣就形交說化醇是氣化化生是形化下萬物單指人言致一致之使一也

天下情必兩而專功必一而成如天地兩也誠陰陽絪縕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氣化乃醇厚不漓焉男女兩也誠精氣相構則兩而一矣而萬物之形化始生生不已焉而況友道乎易曰云云者言損去此間隔之人正所以致

納而爲一也

（附）只重致一二字絪縕構精只借以摹出致一樣子見得天地男女亦不能外的這個化醇化生不重只帶說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註）此釋益上九爻義安是安舒本順理來動是舉動就政事說易即平易說語指號令交是君民之交定者不變亂意求賦稅也三者指安易定三件危即從欲惟危意上不與字作不許他看懼字有三解一作怵迫看一作惟恐民不順看一作說出來民多懼他看俱可味傷即擊意

（附）人主益民道莫貴恒故君子不遽動也必此身順理而安然後動焉不遽語也必此心和平而易然後語焉不遽求民也必上下交孚而定然後求焉惟

刪易去疑　【繫辭大全】

脩此三者而立心斯恒矣故動則民悅語則民應求則民與益民之道故全也若事不順理而危以動民誰與之令不合民而懼以語民誰應之情不素孚而无交以求民又誰與之既莫之與則傷之者皆至矣易曰莫益或擊者蓋言勿恒之凶也

（附）脩此三者卻是脩之平日脩到安易定田地決非一時可襲的故立心貴恒

○以民事看而曰交以君取民而曰求聖人之不貴益上如此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圖）乾坤只作奇偶兩畫看物那奇偶亦一物也德即物之含者便是有體乃剛柔的形體也下體字即體貼得體撰其出也天地之撰如雷風山澤是也通潜通也神明之德如動入止悅是也德曰神明只言其妙處非另有神明也

（附）伏羲始爲乾坤兩畫其易皆從出之門邪蓋乾一而實陽物也坤二而虛陰物也夫陰陽雖物而合之則德也惟兩相配合其德交合而諸卦剛柔之體質始有可擬矣由是顯而天地之撰此體足以體之而形容其似矣微而神明之德此體足以通之而發揮其蘊矣信乎爲易之門也

易之門只是易從這出的意思與易蘊不同陰陽何言物凡落體質便是物了合德二字最重然亦不必深求只是個奇偶相交所云摩盪是也此正見易之門處德撰非截然兩件德即在撰中通不在體外也宜會

（翼？）此章陰陽二字是骨濟民二句是脈要見先天畫意爲開物之始後天畫爲濟物之終而先後一揆意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註）稱名卦爻辭所稱之名也雜煩雜也越踰越也稽考也衰世指文王遇紂世界

周易去疑　【繫辭卷十】　壬

（旨？）爻畫既本陰陽立卦文周繫辭寧外是哉故卦爻之辭其稱名也或假物象或言事變若甚紛雜矣而總不越此陰陽之理此何意耶于稽其所言之類大約因世之衰情僞日滋而辭不得不詳耳豈上世聖人意所及哉

（而？）玩衰世之意七字即吉凶與民同患意思使稱名不雜便患吉凶者必未周此非聖人意也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而二字疑有誤當衍）

（註？）彰彰明也察稽察也往是已定者來是未然者顯是事幽是理微是隱微乃微其顯也闡是闡發乃闡其幽也名名分也物物類也當者適相當辨者有分辨言是爻象的言辭是吉凶的辭正者言不背斷者辭不疑備則備也

（翼？）夫易不越陰陽矣故陰陽所至有天道之已然曰往易則彰其消息之定理有人事之未然曰來易則察其吉凶之先幾事至顯也易則言事必根于理而顯者微之理至幽也易則言理必托諸事而幽者闡之名分不可亂也易

則當之而名定之務稱物類不可混也易則辨之而等級之必嚴以至言象言變皆本典常而正其言告吉告凶无敢兩可而斷其辭若此者則无一不備矣

〔旨〕此合下節都是就辭說其往來等件只講得個備字必件件要貼入陰陽幾見不越本旨

〔參〕往中有來彰往正是察來故着一而字往來中有顯幽微闡正是彰察故又着一而字至名物言辭又是即此往來推將開去故終着斷而二字照之蔣巻以為說非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補〕此稱名稱彼如鬼豕龍履是也類即陰陽之類遠是深遠文文彩也曲是委曲中恰合意肆如開肆一般无件不鋪設也隱深奧也貳是疑貳蓋一則不疑貳便疑矣濟拯濟意行趨避之行報若易之報人也

〔附〕試舉備中之妙其稱名也借托一物若甚小矣而其中所取之類皆陰陽對理何大乎其為旨也包涵三極若甚遠矣而其外所發之辭皆昭著目前何文乎易之言多委曲矣而于理未始不切中焉易之事多闡肆矣而于意未嘗不隱深焉若此者豈无所因哉蓋因民行有疑貳而趨避不決故欲濟民之行辭不得不詳以明失得之報耳此後天之辭所以廣先天之德而歸於成務歟

〔補〕上六句正明雜而不越處亦要根陰陽來須歸重末二句此正所謂衰世之意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註〕興是復興伏羲時已有卦畫但无易名故至周復興中古指文王時作易者指文王憂是憂慮患是禍患患字即根憂字看亦微

〔旨〕易始于羲皇而中微于夏商至文王繫彖而易道大明是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文當係彖時適囚羑里乃操危慮深其有憂患乎夫易以憂患作則為處憂患之道明矣

〔旨〕此節只明易為處憂患道理以作下九卦本領蓋九卦聖人亦偶見得如此因錯舉明之非易止九卦可處憂患也

〔參〕孔子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則憂患何以有然曰非以所遭為患憂德之不脩无所以處是患耳

〔講〕此章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不外脩德意一節九卦之序三節九卦之妙四節九卦之用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註〕是砍頭上之辭基是根基柄是把柄猶物有個柄可提着一般本猶木之有條根可發生一般固堅固也脩治之使去也裕是充裕言德日長也辨是別也地是平地與基字有別先有現地方再去造個基子制是裁制斷制的制如利斧之制木利剪之制帛是也

〔附〕然處憂患之道无如脩德而脩之有序於九卦見焉德始于踐履誠以禮制身則德有所據非基乎然禮忌于驕亢誠謙以制禮則德有執持非柄乎履而謙則善端復矣復雖片念而萬善從托根焉故為德之本復而不守德不固也恒則堅久而萬物无或搖焉故為德之固持守雖固人欲果盡去乎必如損之懲窒而德乃脩矣克治雖嚴天理果盡純乎必如益之遷改而德乃裕矣德雖裕于常未必不變于困于處困之際不變而吾德之至不至辨矣德雖辨于困未必不變于終惟井道之居所不遷而吾德之有定有地矣至可與立者未可與權又必如巽之隨時制宜不膠一轍而德乃有所裁制也

其序有如此

〔旨〕此節只是論德話頭不可涉到妙用上去又要句句相承總得個序意○兩何字皆人情處患日深天人之界愈明利害之故愈晰僅僅辨德之至不足猶似恭第二義了○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註〕和即和為貴的和至即極也尊就位言光是謙德之光小即道心惟微意物指理欲兩件雜是紛雜不厭言恒的人持守津津有味一般先難就遏欲言後易就理還言長裕生長充裕也設是添設即安排意居其所不動也遷移動也稱即以秤稱物的稱隱不顯露意

〔講〕而其妙何如禮為德基同貴和乎而實情理之至者謙為德柄雖處尊乎而多遜讓之光者復之本止一念若甚小矣而天人之物已辨也恒之固歷萬

境若甚雜矣而自常之味不厭也德必損乃脩先何難也而欲淨理還後則若易焉德至益自裕是長裕也而善遷過改初何增設焉德既以困辨則身雖窮而道寔亨非通乎井既為德地則內雖止而外不勝非遷乎至巽為德制則隨所裁制足稱物之宜矣而泯其應用之迹又何隱乎

〔旨〕此節要句句頂上來其所以妙處皆在各句下半見得須體而字語氣抑揚說下即下半都是就德體內想其妙有如此若竟說到功用上去又礙下節了○

〔參〕居所何以遷寔謐中變化自新靜不得動也巽稱何以隱變化內寔謐自在顯仍是藏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註〕以用也行即行己的行制禮有制服他意思言除其驕氣也自是自己的自知即良知一者不二之謂害指欲言利指理言義即事物之宜權秤錘也行權即變通意猶秤錘之活法不定的

〔講〕而其用何如凡行非禮則乖是履所用之和行者而和貴至矣禮非謙則亢是謙所用之制禮者而尊益光矣良知每為物蔽復用之而物辨非自知乎天德多為他雜恒用之而不厭非一德乎用損之先難而忿慾之害遠用益之長裕而德業之利興用困之亨通而窮阨之怨寡井惟居所則安而能遷用之故足辨義巽惟稱隱則利而不流用之故足行權德之妙用如此而何憂患之難處哉

〔旨〕此節亦頂上來妙在九個以字見為處憂患者所不能外的○復何言自知那知是怪體自是獨體正以自知自大學所謂獨知是也至井之辨義全在居所得來物不驗于流水而獨驗于止水可見巽之行權又從辨義看出人必熟于認枰而始妙于用枰可知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註〕不可遠即中庸不可須臾離意屢猶亟也遷是借用字眼變便盡了一般不居即是動周周遍也流如流水之流然六虛自初至上為六虛位也上是四五上下是初二三剛是初三五柔是二四上易是換也典要即常定意適趨也○

〔講〕易之為書也周于日用切于民生最不可遠者何也以其為道甚屢遷焉屢遷何如易道不外陰陽陰陽之變動不死居一處常周流六虛位之間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而上下之无常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而剛柔之相易此豈可以一定之典要拘哉唯隨其變之所趨以為上下剛柔而已道之屢遷如此而顧可遠哉

直首句是冒屢遷正是不可遠處下皆屢遷之實惟不拘故周流上下剛柔相
是六個虛位這位原有常不易的其无常相易者特九六之變耳落變之所
在即道之所在變惟有所適愈見道之无可遠處

總此章重一變字上三節明易不可遠末節以不遠易望人要見有典常者即
此不可典要之變无定在而有定理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註出入就爻說度法度也外內就民之出入言使有若或使之意懼即是恐懼

附夫易惟變所適其適出適入處正示人以法度而確不可踰者因使外者知
懼于出內者知懼于入宛乎法度之凜然矣道顧可遠哉

直這兩節仍是明屢遷之道緊頂惟變所適來不必露出辭字要識知懼只易
之使人如此未說到人用易上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註明是易明之也有作入明之看未是故憂患的原故也師是正師保是調師
皆所以教人者臨尊臨也

附不特此也又于出入以度中偏提憂患之事與夫致憂患之故而諄切明之
故使人常懷警惕雖无師保訓之如臨以父母之尊而莫敢忽焉其外內知
懼有如此哉

直此節即就上出入以度中提出喫緊者示人初非兩層的師保二句要知師
保循以禮法相繩而父母則天性敬謹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註率循也揆度量也方即上度字指卦爻之理言其人神明之人也道即變動
之道

附惟變足懼人若此而人可遠易乎故學易者初由卦之文辭而揆度卦爻之
理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向之不可爲典要者至是亦既有典常矣然此特
論其切耳究竟神明之道必神明之人斯能行之苟非其人而道可虛行哉

直典常雖從率辭揆方而有實據惟變所適得來故初便合個終在說既有便
合個未了在人惟從變中尋出個不變來又從不變處轉到變上去道乃實
實可行耳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註原推原也要究極也始是初終是上質是一卦的體質雜是間雜言九六迭
居也時物即陰物陽物七字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附易之爲書有卦畫必有卦質吾嘗原其一畫之始以要其六畫之終則貞悔
全內外備而陰陽純雜之質以成也若夫卦之六爻或陽位而陰居相雜雜
定者以陰陽二物各以時成亦惟其時物之所爲而已

直通節以觀易者說原要二字只是舉首徹尾意思時物正從終始相雜內討
出所謂雜而不越者是

總此章專論爻畫時物二字是綱二三四節析言時物而約其要末二節申言
中四爻而見其无非時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註初是初爻上是上爻本即初也末即上也擬比擬也卒竟也即竟其說意或
作上字看亦可成終者爻辭至此乃成終也

附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難知上則其理明顯易知何者本
末之分也惟本則端方微露故難知惟末則旨已盡闡故易知是以聖人當
日繫初辭必再三比擬不敢輕也若上則不過就初所擬者竟成其終耳

直這節是欲觀易者須繇本知末意初辭二句見教人迪推聖人繫辭有如此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註雜雜陳也撰具也物是陰陽的物德即其中之理也辨指爻也中爻指二三

四五言」

〔劉〕初上固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雜陳陰陽牘亂之物撰其剛柔中正之德且辨其物之純德之善而爲是與物之雜德之惡而爲非則非中四爻不能悉備无遺也」

〔旨〕若夫緊頂上來雜物卽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卽所謂通神明之德備非專指中爻若丟了初上又是不備的」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訂〕噫發嘆語要卽要終要字存亡是時之消息莫誤作身言吉凶是位之當否。居安乎意思是玩易的心思過半者倘言一半又過去了

〔解〕六爻旣全則存亡吉凶之理畢具噫人亦究極爻辭其間孰存而吉孰亡而凶居然可坐知矣此就衆人論耳若知者聯理素精但觀一彖辭而吉凶存亡大概可想則說易之思已過半矣然天下不皆知者爻辭可不備乎

〔旨〕此爻說到物德是非處有許多衰世之感在故開口下一噫字下面一亦字兩則字矣字俱是噫的神情末二句不重觀彖上只甚言六爻不可不備意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訂〕功是功力並有功業意譽卽所謂好處也譽是名譽懼是危懼兩多字宜玩見未必盡是譽懼的但這邊居多耳近遠就位之于五言其要乜字猶云大要也用二用之也」

〔解〕試就中爻而分二四言之二四陰也皆能爲柔順之業功固同矣而第所處之位不同故其善亦異焉二每多譽而四每多懼者何蓋四近君動有僭逼之嫌故也觀四之懼由于近則二之譽疑本于遠矣凡柔之爲道非附陽剛
●非立本不利遠者今遠五而大要反得无咎以其用柔能中則變極合宜不至過柔故也」

〔旨〕其善善字見隨位自盡都有個善在不但譽是善卽懼亦有的不應把四好處一味抹殺了用柔句只重中過見纔雖柔而用則中也言外要知二之无咎以柔中故則四之懼亦不專是其近意」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旨〕凶是禍害功是功業就好的一邊說與同功乜字不同貴指君言賤指臣言等是等級危卽是凶勝猶言得勝也就三五之功言」

〔解〕又分三五爻言之三五陽也皆能爲陽剛之業功固同矣而第所處之位不同故其善亦異焉三每多凶而五每多功者何蓋五君位貴也擅得爲之權故多功三臣位賤也有僭逼之患故多凶然究論之三五皆陽位使以柔居之不特才弱且亦德難君臣弇卽于危寧獨三凶已哉惟以剛居之則既才強又德稱君臣共居其勝寧獨五功已哉是知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譽懼凶功是與非也而皆于中爻備之時物可不觀歟」

〔彙〕柔危剛勝理之人亦只就理論理耳六十四卦中三五兩爻以剛危以柔勝者儘多想時物所在道死無理亦用不着得莫謂聖人說話尚有未到處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訂〕廣就蘊蓄言大就遠蓋言悉猶悉也或作皆也盡也解亦得備同備也兼通也才卽才幹的才三才者卽天地人之總名」

〔解〕易之爲書內而涵蓄廣外而包括大且廣大中纖悉又盡備焉何也方易之三畫成卦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是三畫已具三才矣惟兼此三才而兩之故畫有六爻六非他也五上爲天道三四爲人道初
●二爲地道固卽此三才之道也」

〔旨〕廣大已盡得易了悉備特就廣大中指出言之然必兼兩者何以天地人各

之則三唯六者融合一片纔見道妙

道一耳前言三極者謂天地人各分太極之一就道之體言也此言三才者謂天地人各具一才在就道之功用言也孟子性善才善之說正見于此

此章總名易之廣大悉備當以道字作主道莫備于三才三畫此道六畫此道爻物吉凶都是此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節俱就卦上看不指揲蓍道卽畫中之道文者交易變換之義等是遠近貴賤之等物卽將物匕字雜閒雜也如初剛二柔相間是也文是文彩凡物一樣了便似无文彩可觀故相雜曰文不當謂爻不當位

夫易備三才之道則凡畫皆道矣就此道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處故謂之爻爻者交變之義也由是爻有遠近貴賤等級森然如物之不齊焉故曰物

物有剛柔間雜爻位燦然如文之錯綜焉故曰文以至是文也有剛居柔匕居剛而不當者亦有剛居剛柔居柔而不當者其義互有得失而吉凶生于其間矣道之廣大悉備如此

此節本是說畫有變動夫子怕人認畫爲畫故竟把個道字來換了這道字直貫得到底變動只就卦說如潛見惕躍飛亢乾道何等變的莫惧作九六之變看了

文旣不當何云吉生乎曰惟其道耳道在得正則以當位爲吉道在相濟又以不當位爲吉若復當位或反太過而凶矣如喪羊之五可例觀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盛德不指人只言盛德之時也當居値也事正文王與紂因羑里的事伴單指繫辭匕危匕字皆儆戒惕厲之意危易俱指存心言危是其惕的心則易便不危了平是坦平乃享安平的福也傾覆敗也物事也不廢言廢不得這道也其卽大要要字

易道之興以時其當殷末世周盛德之時以事則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惟時事若是故其所繫之辭皆危懼之辭也辭危何如凡卦中有危懼存心者理當得平則辭卽繫以吉利若使之平焉有慢易存心者理當得傾則辭亦繫以凶咎若使之傾焉然是危平易傾之道關合甚大天下百事所不能廢者故聖人必爲是危辭正欲人懼以存心而終如其始大要得有平无傾歸于无咎斷巳耳此之謂與民同患而爲易之道也

此章專論彖辭只重辭危一句下皆詳發之使平使傾不是文王有心使他這辭中所繫有若或使之意其道二句拈出道字正見平非倖致傾非偶至爲道所必然而不可不懼道惧不日始終曰終始者見危懼之無巳也要不

言吉利言无咎者見无咎无甚奇福祗是平平耳易之道卽然有機會見除却危懼別无易道意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這乾坤不是天地亦不是卦就聖心之乾坤說健順到至處便是乾坤的易簡了德行以德爲行也恒常也險是險難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險阻是險滯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阻

太極之理一也分布于乾坤而統會于聖心自其心之陽明有乾名焉夫乾自強不息天下之至健也本此健德以行恒如乾之易匕便无險來一切險幾坐照无遁不待險而後知矣自其心之柔靜有坤名焉夫坤安靜无爲天下之至順也本此順德以行恒如坤之簡匕便无阻來一切阻幾靜觀自得无事阻而始知矣

開口說乾坤二字見聖人卽是乾坤甚險阻之知全本易簡得來以字要說

得現成非聖人有心去知也

【總】此章要把易簡作骨夫乾三節言聖人以易簡而作易之原无卜筮而知吉凶也設位三節言聖人以作易成天地之能使人由卜筮知吉凶也末節只借言辭發情遷之幾无非欲人就人情中知險阻而反于易簡之途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按文義侯之二字不合疑衍）

【註】說有融洽快暢意研精究意如研物一般愈研則愈細的兩能字正聖人之能事慮是思慮定決定也成是成就亹亹鼓舞勉勉意兩天下字勿泥定天下的人只聖人與民同患意

【附】然此險阻之知一聖人自然之能事也蓋聖人于未事前易簡所涵理自融洽能悅諸心矣及事至時易簡所應意自詳審能研諸慮焉惟悅研如是故天下之不險阻而吉與險阻而凶皆此心慮中前知而豫定之惟吉凶既定自險阻成其避不險阻成其趨而天下之亹亹又若默有以成之焉者

【闡】此正易知險簡知阻處惟知得故能得玩兩能字可見補作所以知險阻之故未是註解悅心為乾之事研慮為坤之事已支離且以定吉凶句頂說諸心成亹亹句頂研諸慮更何讓解難道悅心的獨不能成亹亹研慮的偏不能定吉凶乎如這等樣註實難強從故與高明商之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闢】是故字緊頂上來變化指天道說云是言語為是行事指人事說吉事兼天人看祥々瑞也象只模狀意器指定理說猶器之不可移易也占聖人之占也來是吉之未來者

【講】惟吉凶之定亹々之成本于悅心研慮如是故仰而天道有變化俯而人事有云為就此變化中而景運將開是天之吉事也物必有祥為之先兆就此云為中而景福將集是人之吉事也身必有祥為之預徵此其間豈慮測哉凡理有一定者謂之器聖人以其吉事象之則知以藏在可知器焉事有未至者謂之來聖人以此吉事占之則神以知來无或眩焉

【旨】此言聖心中自具象占一易簡而无不知意首句是指吉事句頂首句來叙事二句又總頂上來氣脉總覺融貫知註云變化云為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以此頂法何等牽強勿泥可也〇舊講于知器知來內攙入吉凶字面殊大體會玩上吉祥兩字本文並沒個凶在且知險知阻聖人又原无凶地的

【參】楚莊王因天不妖地不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識得此意方是真能知器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註】成能者成天地之能也人謀是商之人鬼指卜筮鬼謀者即視者問易意重鬼謀邊人謀不過審議與能是預其事若像聖人之與之一般

【講】夫不假易知吉凶此聖人之能百姓未能與也而易可无作乎故自天地設位變化只備无有弗能者但不能明言告人耳聖人于是畫卦繫辭以成天地之能焉令人欲有為不徒謀之人審其是非必且謀之鬼定其趨避則百姓雖愚皆得因卜筮以知吉凶成亹亹而與于聖人之能矣

【旨】此節只重聖人成能句惟成能故得與能要見聖人一身關繫得甚大天地的能賴他成百姓的能由他與其中三才而為天地人物主回宜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闡】八卦通指六十四卦象即陰陽純雜之象此句是伏羲的易情消息當否之情此句是文周的易雜居間雜以居也剛柔指九六之變此二句仍指卦畫說以足上二句意

【講】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乎當羲皇畫為八卦固以陰陽純雜之象告矣乃象中之情百姓未能知也迨文周自就所告者係焉爻彖之辭而小險大易各以其情言焉夫象告情言皆吉凶也要惟卦

畫初定而剛柔雜居則時之消息位之當否吉凶居然可見矣此百姓之所
以與能也

旨 此與下節俱聖人成能之事象告无言者也情言則不啻告矣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是也上二句串講且勿露出吉凶字宜歸重下二句見吉凶明乃百姓所以與能意

翼 舊剛柔雜居句仍就卦畫說此卽是上象告意玩文氣却象又說轉了愚見謂當就揲蓍時看徑直截融貫如云象既告情僟言故一揲蓍而吉凶遂可見矣但微碍下变動句在相題命意亦可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旨 变動就揲蓍之变動說利卽利益的利所謂变通盡利也情卽以情言情字遷移從也愛是親愛惡是憎嫌相攻言人相交如敵之相攻一般情是誠實僞是私假愛惡以德言遠近以位言情僞以應言攻者情務入而中之取者情欲攻而得之感者情每出而動之或者不可知之詞且者甚辭也

翼 然是吉凶也由象辭見其體必由变占顯其用方蓍策初揲陰陽老少未定所謂变動也此時雖未成卦而趨避之機已寓非以利言乎及占決已着必有吉凶矣要亦因其消息當否之情而吉凶隨之非以情遷乎惟情遷若是故卦爻中有中正相與是愛相攻也其情和暢而吉生有不中正相與是惡相攻也其情拂逆而凶生是吉凶以愛惡之情遷矣至吉凶未判爲悔吝吉凶方形爲利害此又從何生哉如卦爻中有遠相取則情之睽者病于疎近相取則情之合者嫌于妄而悔吝胥生有情相感則爲道義之交而利生有爲相感則爲私邪之合而害生是吉凶更以遠近情僞之情遷矣大凡易之情近相得固貴也遠卽不相得亦无害也惟近矣又不相得誠所爲惡相攻爲相感不善相取者也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何疑

旨 此節只重吉凶情遷一句上变動是吉凶情遷的由下皆是其吉凶情遷處也易句以下又是總論其情說到凶害悔吝一齊俱來何等險阻可畏聖人不覺有衰世之憂在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旨 叛如逃叛一般指叛理說慙是慙媿疑是疑惑枝如木之枝葉一般言說話多枝蔓也吉人是有德的人卽所謂好人也躁是躁暴誣毀謗也游浮游不定也屈匕抑也

翼 然所謂情遷者不于人之辭見乎凡人將叛理者其辭必慚怩而多沮中心疑理者其辭必枝蔓而不根有德之吉人辭有蓄發而寡无德之躁人辭無輕出而多如人本善也而欲誣之爲惡其詞常浮游无定如守在理也而或失之辭終其辭常屈抑不伸惟辭以情遷而吉凶益可知矣

旨 六辭中唯寡者吉而叛躁誣疑失守共居其五可見世上多少險阻盡從不易簡內惹出蓄德歸易簡卽爲吉事吉從易簡卽爲吉人然則辭寡之吉人其仰默成之神明歟

右第十二章

石渠閣重訂周易去疑卷之十一

宛陵　舒弘諤　士一　原著
繹巖　游先庚　震青　增補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說) 幽即幽明的幽贊助也神明就化育之主宰說蓍草為所用以揲卦者按蓍鉴長丈叢滿百莖生處上覆以慶雲下守以靈龜蓋神物也

(翼)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蓍數有卦爻而天下之道皆是矣乃蓍何自生乎由聖人在上為恭不顯默助化育之功則和氣充塞故靈秀鍾于草木而蓍生焉

(指) 幽贊者聖人之神通于天地之神生蓍者天地之神鍾為草木之神那聖人只管是恭恭何知幽贊何知生蓍第德盛處若覺幽贊而蓍自生耳

(參) 此聖人舊指伏羲按羲時止有卦畫尚未知揲蓍且世傳羲没蓍始生其蓍助聖人疑指後聖為確然按作易字又係是義一般不敢妄定附之備參

(總) 此章總明蓍之功用大處數即蓍之數也由數得卦由卦得爻而道德性命之與俱是焉

參天兩地而倚數

(說) 參是三又有參勘意兩是二又有分兩意倚字頓也數即七八九六的數七八為天地之合數九六為天地之分數亦要識得

(翼) 有蓍因有數數何倚以起乎蓋天體圓員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為三地體方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半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為二由是揲蓍三變之末得九者三三之積六者三二之積而二老之數倚此起矣得七者兩二一三之積八者兩三一二之積而二少之數倚此起矣

道此言數之起倚于天地道理何等大棣這參兩是現成數不着力至倚數權是箇揲蓍耳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 變即變動之變陰陽剛柔總奇偶的別名在卦為陰陽在爻為剛柔立卦若卦之植立不易也生爻若爻之從此生出也發揮發越揮指揮意和順是一一依他循子粹為出來無少乖戾拂逆意理于義理字是條理意猶言理裁清楚也窮研窮到極處也盡由盡也至猶到也

(翼) 有數則有卦卦何自立乎聖人于陰陽之變動統為觀察而或純或雜卦從此立矣有卦則有爻爻何自生乎聖人于卦中之剛柔細為發揮而或靜就動爻從此生矣惟卦爻既立將何理不備乎蓋天下所共由為道同得為德而義即道之散殊也此道德義合之為理賦之為性而命尤性理之原也乃

易則于道德能默合而融洽和順矣且即順中斷之極精而理于義焉于理無不窮于性無不盡而且窮之盡之以造至于性理從出之命焉亦何非此卦爻之至之也哉

(指) 立卦生爻只就聖人制蓍法上說且慢作揲蓍時看下和順兩句亦只是就易之備理處若作揲蓍看卻係是人之和順云云矣殊非本旨○觀變是大槩看幾畫陰幾畫陽成了甚麼卦便若植立不可移易的發揮又細看這卦內某畫老某畫少便曉得當動在何爻而爻若生出來一般此二句當易含糊須細心體貼纔得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註】順，謂順着他發出來也。性命不必分性命，便是理，無兩層。按六畫初剛二柔
是地道，三仁四義是人道，五陽上陰是天道。分陰者，二四六一半也；分陽者，
初三五一半也。迭用者，言初剛二柔三剛四柔五剛上柔，間迭以用也。此獨
不言仁義者，以除却陰陽柔剛，別無人道也。蓋就畫卦時說，位卽畫之已成
也。章，是文章。

【附】昔者聖人之作易，而卦爻具，蓋卜筮之粗跡，將以順性命之理，而藥寫之耳。
蓋性命之理，天地人盡之。天道所以立，曰陰與陽，慘舒互濟也；地道所以立，
曰柔與剛，翕闢互根也；人道所以立，曰仁與義，惠威互用也。是性命之理，見
于三才者，皆以兩而成，乃易何以順之？嘗統觀其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此
三才而兩之，故易必六畫而一卦之體始成，則性命之理順于全體中矣。又斷
觀其文而細分之，則陰陽各半，迭用之，則柔剛雜居，故易有六位而闇雜之，
文章斯成，則性命之理順于一節內矣。易誠性命之書乎。

【註】此章只重順性命，何下皆明其所以順處。立天三句，見有陰陽纔成箇天道，
有柔剛纔成箇地道，有仁義纔成箇人道。使易非六畫，何自順得性命的理？
末至分者，陰陽之自分；迭者，剛柔之自迭，非聖人有心去分之迭之，故曰斷
也。

【參】玩三與字，不是平說。天以陽爲主，却少不得陰；地以柔爲主，却少不得剛；人
以仁爲主，却少不得義。此性命一定之理也。易之數兩，豈漫無分辨的？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註】天地是乾坤，山澤是艮兌，雷風是震巽，水火是坎離。定位者，定上下之位也。
通氣者，以氣相通也。薄，奮薄也，有攻擊意。射，害也，取備之傷人意。錯，交錯也。
按圖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皆先
天之易也。

【附】伏羲作八卦，有横圖有圓圖，復就中分爲員。今其圖可按也。其位乾南坤北，是天
確然在上，地隤然在下，兩儀之位定矣。且艮與兌對，而山氣下通于澤，爲泉
爲水；澤氣上通于山，爲雲爲雨。稍震與巽對，而雷因風益迅，風因雷益烈，其
勢交相薄擊而資助焉。坎與離對，而水得火濟其寒，火得水濟其燥，其用互
相資益而不害焉。由是乾兌離震各與八卦相錯，則自復至乾，左方三十二
陽卦立焉；巽坎艮坤各與八卦相錯，則自姤至坤，右方三十二陰卦立焉。此
對待中妙交錯之用如此也。

【講】此節上四句，伏羲小員圖；下句見大員圖，卽小員圖所成的。舊分上四句爲
對待，下句爲流行，恐非通節。以天地作主，定位等字不重，只重變化所從出
也。

【參】按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此造化自
然之迹。伏羲未嘗拘合，而圖畫適符如此。又按文王定易，上經首乾坤，定位
也；下經首咸恒，通氣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
圖學之妙，所在皆是如此。

【總】此章專解伏羲員圖兩節，總一意。舊以上節爲員圖，下節爲横圖，恐非。蓋員
圖卽横圖所出，理本合一，不必分贅。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註 上數字是筭數的數下數字是數目的數數畵必從中起者以造化起于中也往是已往的卦來是未來的卦順只容易逆數意逆只遡難測度意

晰 是句也其數之妙更可指爲今識畵中分而自其左稍之起震之四歷離三兌二以至乾一皆數已往之卦順而易知矣自其右稍之起巽之五歷坎六艮七以至坤八皆知未來之卦逆而難窺矣惟知來者逆若是故分觀雖有順逆究其從出之序則皆逆非順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逆固逆順亦逆也而易不爲逆數乎此員畵之所以妙歟

古 逆數句旋重夫子恐人拘順逆分半之說不知易所由出直以逆數二字斷之元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必用逆也

參 天地間理莫妙于用逆水不逆不潤火不逆不發完不逆不結丈不逆不清道觀曰逆則成丹亦是逆意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註 動鼓動也散解散也潤是滋潤暄是温暖止者退歛不過意說者欣暢飽滿意君以主宰言藏包藏也以度量言要知坤之藏仰是乾所藏併其藏者亦是乾所君之也上六之字指物說下二之字指六子說

晰 伏羲方圖之位實妙造化之全功焉彼震巽相對是雷以動物之生意風以散物之鬱結此其始物之功乎坎離相對是雨以潤物而枯者榮日以暄物而寒者暴此其育物之功乎艮兌相對是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斂而不過兌以悅物使生意欣暢而各足此其成物之功乎然孰主宰是則乾以君之而六子皆分職以聽者也又孰翕受是則坤以藏之而六子皆乘時以出者也方圖之妙有如此

貞 此方圖卦位即與員圖相合特方員異用耳自雷至日俱言象者以出无有有可見也自艮至坤俱言卦者以入有于无无可象也故別

參 前章言乾坤圖從上起也此章首震巽圖從中起也前以乾坤始就定分言見乾坤能用六子也此以乾坤終就收功言見六子統于乾坤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註 帝天之主宰也都就氣機上說出初出也齊整齊也相見光明意猶言可覩見也致委也役養也致役者帝委之皆長養的事也說成暢也戰即戰爭的戰言陰陽相攻也勞是慰勞也不是勞苦乃慰其勞而至休息的意成完成也

新 役天之易何如文王取先天員畵而更置之以象一歲之運焉是故就天所主宰而言可測識者謂之帝其出入安在哉惟八卦之位起于震氣機自是萌動帝非出于震乎夫震者巽帝之整齊在是而氣機爲之均布夫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是而氣機爲之光明夫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是而氣機爲之長養坤之後有兌兌則帝所悅之方而氣機交暢矣兌之後有乾乾則帝所戰之處而氣機相薄矣以至繼乾者坎也氣機終歲勤動而帝乃慰勞于斯焉繼坎者艮也氣機至是告成而帝乃嗣續于斯焉

附圖攷

離 南　坤　兌 西　乾　坎 北　艮　震 東　巽

參 此節只就帝所出入看帝無出入言出入者帝之宰乎氣也須就氣機上說上四句是氣之出機下四句是氣之入機其出齊等字亦只就帝說不可著

物及四時五行等語恐可下節

【注】隨巷解帝為天之主宰伊川解帝即易有太極俱佳崔憬又曰帝為天之王氣並周謂王天下為帝也如春分震王秋分兌王夏至離王冬至坎王之類無更可味

【通】通章贊後天員畫之妙首節敘卦位為帝所乘次節借物以明之所謂即可見明其不可見者也須重首節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疏】潔是鮮潔乃物新出的樣子南面面向南也是以位言聽是斷聽天下即治天下意嚮明不徒而南為向明乃明目達聰本明德以出治意蓋長養也薄搏擊意言陰陽之氣不肯相下也勞卦者乃慰勞的卦凡物太勞則必疲疲則必息故以勞卦為休息也歸是歸宿的歸言物一味生長去了若是沒箇歸宿一般故以坎為物之所歸成終是今年的生意于此完固成始又明年的生意于此起頭

【附】帝之出入不可見每于物見之自帝乘震而萬物遂于震出焉蓋震居東方於時為春正甲拆之候也由是帝乘巽萬物即齊乎巽蓋巽居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品類畢出鮮潔而均齊故齊也者正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何云相見蓋離德大明萬物至此無不煥然可見此于時為夏於卦之方位為南即聖人面南以聽天下嚮明而出治者蓋亦取離明意也坤又何云致役蓋坤為地即土也土獨旺于夏秋之交前此之火得土以潤後此之金得土以培蓋萬物皆委之以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至兌居西方時則正秋金氣肅而生意周萬物欣悅之候也故說言乎兌戰乎乾者何以卦位西北乃秋冬之交陰盛陽微勢必相薄而戰故物亦因之殘傷也坎于五行為水卦位正北隆冬候也乃慰勞休息之卦也物之悅者恬戰者定而得所歸宿矣故曰勞乎坎迨卦位周歷至艮則又東北而冬春之交也萬物至此從前之生意斂有歸无所以成終在此而後之生意即无含有而所以成始亦在此也故成言乎艮

【通】通節只把八卦方位推出五行四時以明帝所出入的原故不必深求坤于帝言致役于物言致養者何對帝言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對物言坤母也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注】神即變化之神稱妙萬物是不離物亦不即物故妙也六莫字乃稱口稱贊語疾速也撓壓抑也作好字眼看燥是乾燥之火焙稅澤作雨露的澤總別得水來潤滋潤也艮何不稱山以動撓燥潤功在雷風水火而終始物則不專山之功矣故曰艮逮及也悖反悖也不相悖則相逮矣變化就陰陽之運說既字是虛接字或解作盡字亦得

【附】今由先後天之各觀之而知乾坤之功分寄于六子六子之用總歸于一神是神也者物物而不囿于物殆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凡物不動則不生以動物者莫疾乎雷物不撓則不散以撓物者莫疾乎風物不燥則不堅以燥物者莫燥乎火物必說而始暢以說物者莫澤若也物必潤而始遂以潤物者莫水若也物必終而有者能无物必始而无者能有則以終始物者又莫盛

一如艮也此後天之六子能變化既成萬物矣一神之所爲矣要皆本乎先天之對待焉故坎離對而水火相逮矣震巽對而雷風不相悖矣艮兌對而山澤通氣夫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又孰非神之所爲乎故曰妙萬物

【旨】此合先後天之關而歸之神神字實重妙萬物正是神處其去乾坤專言六子者以六子皆乾坤所寄也則神雖非指乾坤而乾坤亦恍恍可想矣且神較帝不同帝爲五方有專職也神則玄妙無定在矣伏羲定乾坤于南北文王又更置西南北夫子恐人拘泥方隅看做六子一般故直去老而以神名之

【衍】此章脊指後天本先天說亦佳但玩故字語氣明是上半分言六子猶未見其神處至相逮不相悖纔見合一不測之神其能變化而成萬物全在這處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註】健剛貌順柔貌動是奮動入是深入陷是陷溺也麗是附麗也止是靜意說和平意性以存主言情以發用言乎對不得情又本于性也

【解】易有八卦而性情異焉乾爲純陽內不息而外不撓健也坤爲純陰內不充而外不擾順也震陽起于下志激昂而氣勇往動也巽陰伏于下體沈潛而用宛轉入也坎陽陷陰中實德不顯而妙用無窮陷也離陰麗陽外冲虛內主而文明外比麗也艮陽極于上靜固定而動亦定止也兌陰見于外心固和而氣亦和說也

【旨】此八卦之性情即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性情都就卦畫上說不可涉天地人物等項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註】此畫卦後聖人恁地有出如此不是看見這物再去畫卦的此節要句句應上章來那物亦有個性情在大約八卦的象俱本于德也

【解】八卦之遠取諸物何如物之健能行地者莫如馬乾健也故爲馬物之順能載重者莫如牛坤順也故爲牛震陽動陰下若龍以奮動之身而潛蟄于地也巽陰伏陽下若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也外柔內剛若坎豕之外污濁而內剛躁象之外剛內柔者雉雉之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一陽止二陰上如狗之外則止物而內實柔媚也兌一陰見二陽上如羊之外柔悅人而內實剛悍也

【旨】此節正所謂類萬物之情者聖人取象只須通肖卦義便了何知健順是精馬牛是粗龍馬是奇狗豕是污的邵子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信此說者滿山橫野都是易在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註】首不專就在上取來兼有諸陽所會意腹亦不專就中虛取來兼有諸陰所會意坎北方主聽離南方主視故有耳目象焉

【解】八卦之近取諸身何如人身唯首寂尊乾則積陽在上故爲首人身唯腹能容坤則積陰中虛故爲腹震陽動于下若足在下而動也巽陰偶于下若股兩垂而下也坎陽中陷非耳之陽在內而聽乎離陰外附非目之陽在外而明乎手剛在前能止物則與艮陽之止于上似矣口開在上能說人則與兌陰之開于上合矣

【衍】此節取象雖在形體若作文即就君臣一體上說抽出乾爲首句作主而坤爲腹心之臣巽爲股肱之臣坎離耳目之臣震艮手足之臣兌又喉舌之臣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

女故謂之長女坎一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詁】索求也義取求逸不在相交乾坤何言求如震卦本是坤體坤初去求乾得了他初畫若像長男一般巽卦本是乾體乾初去求坤得了他初畫若像長女一般坎離艮兌做此乾坤言稱者乃尊重之辭六子言謂者乃直截之辭

【說】人知易以道陰陽而抑知爲正名分之書乎彼文王八卦次序乾坤以父母稱六子以男女謂則何以故蓋乾純陽天也物皆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純陰地也物皆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至六子又皆得乾坤之畫成者也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初畫性動而健男象也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初畫性靜而順女象也故謂長男長女坎則坤再求乾而得乾中畫離則乾再求坤而得坤中畫其性情猶之震巽也故謂中男中女艮則坤三求乾而得乾上畫兌則乾三求坤而得坤上畫其性情亦猶之震巽也故謂少男少女卦之所名如此

【旨】此節當主卦畫上說原蓍作揲蓍看未是大抵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長少別于所得之先後首稱二老明有尊也次謂六子示有序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開】圜環轉不窮意竟就天說若單出或推開講亦可良謂良也老是馬良又老的若不良毛取老矣瘠是露骨的狀言其堅硬也不是病瘠瘠字駁馬鋸牙能食虎豹昔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果即木上所生菓實也

【開】試以乾象廣之積陽成象而行健者天也乾純陽至健故爲天惟其爲天故天體員動不窮則爲圜焉六子皆其所統非爲君乎萬物皆其所始非爲父乎至廣之物而乾德純粹則爲玉乾德堅剛則爲金寒者氣之冽寒極則冰矣乾在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爲冬故爲寒爲冰赤者陽之色陽盛則大矣乾在先天位居正南于時爲夏故爲大赤取諸動物則純陽不雜健之最善者爲良馬純陽不息健之最久者爲老馬純陽不撓健之最堅者爲瘠馬純陽不馴健之最猛者爲駁馬取諸植物則乾之體實員而在上不又爲木果之員實在上乎

【總】此章是把八卦的象廣取將來立箇樣子教人曉得逐件逐物去認箇易理不是易象遂盡于此的各節須以首句作主中間橫說豎說取象種種不有觸手開眼無非這箇意思再作不得水煞話看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注】母單就養上說坤致養也布是敷布或就柔體取來亦得布柔而廣也釜如鍋之容物一般兼有化物義在吝嗇如富人慳吝一般本陰性來牛是順物子母牛則至順矣

【開】以坤象廣之積陰在下爲地坤純陰也故爲地由是而資生萬物不爲母乎時乎動闢敷布其發生之澤爲布矣且含弘光大而爲釜時乎靜翕收斂其化育之恩爲吝嗇矣且賦形有定而爲均極順不雜爲子母牛至厚能載又爲大輿自其畫之偶而燦然有章故爲文自其畫之多而棼然不一故爲衆柄者持物之具坤無不持載則爲柄矣黑者純陰之色坤本純陰則于地爲黑矣

【附】乾取老馬坤取子牛者何以牛必子母順乃至也坎取輿輪坤取大輿者何以輿不大輿多眚也〇文即黃裳之文治以中順光也衆即西南之衆民以平易歸也

【附】爲黑句舊主純陰說亦是但玩于地二字當從先天位居正北取來更貼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

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註】旉施布也就氣化說大塗猶言大路那萬物都發出來就如一條大路人都去走一般就上二陰說次陽決之也蒼筤竹名萑是旱荻葦是水蘆俱草名一足懸起而立曰馵兩足趨起而奔曰作的是白色顙是額前反生芽從下面生也或言下實如芋屬亦得其究即究竟意蕃草木盛貌鮮鮮明也

【解】以震象廣之陽從地起者雷也震陽自下而動故爲雷且陽之動于下與龍之奮于淵同不又爲龍乎天之色玄地之色黃震成于乾坤之始交是爲玄黃震時陽氣始施爲旉萬物畢出爲大塗一索得男則爲長子陰躁在上而陽進決之則爲決躁取象植物震居東方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實上虛一萑葦之下堅上茁也取象動物則二陰上拆爲馬之開口善鳴一陽下動爲馬之懸足而起陽動且健爲馬之趨足而作陰色多白震上二陰又爲馬之的顙然陽動于下于稼爲反生而萌芽從下起也陽長不已其究必乾故爲健既變爲陽則陽氣之盛草木必暢茂故又爲蕃鮮

【旨】旉與大塗俱就造化上說但旉是氣機旉布尚未着物而大塗則物物亨暢矣要須細翫萑葦決躁主陽動之躁說未要陽那有躁處所主决去陰躁爲妙翫其究爲躁卦句可見震象取四馬者何以得乾初畫乾爲馬故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註】繩直是𢒪字凡木用繩制之則直矣工是工匠長風行之遠也高木生之高也不果者不果斷也即是進退樣子臭是氣息不是香臭臭字廣顙大額也利市者市中之利也三倍只甚言其多

【解】以巽象廣之物之善入莫如木氣之善入莫如風巽德入也故爲木爲風巽一索得女是爲長女糾木使直者繩引繩制木者工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白者少陰之色巽初陰也則爲白推其爲風其行必遠故爲長推其爲木其生必挺故爲高陰性多疑于迹爲進退于心爲不果巽陰下伏二陽上達于氣又爲臊臭凡人髮屬血巽陰血不升爲寡髮額屬陽巽陽氣上盛爲廣顙眼之白屬陽黑屬陰巽一陰二陽爲多白眼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爲主而善入得利之多爲近利市三倍焉陰每多躁巽雖一陰其究變至三陰則爲躁卦矣

【旨】入卦獨震巽言究者何凡物有始必有終震得陽之始巽得陰之始皆有究極的義在故曰其究也

【參】長高二字倩貞木風來殊沒味盖巽德沉潛有深長之慮巽妙行權有高廣之識如此看來校大樣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旨】溝瀆皆行水之道瀆水大于溝的隱伏者隱僻伏匿也矯者使曲爲直輮者使直爲曲皆制器的字眼輪車輪也員而能轉者脊馬背脊也亟心者心躁亟也下首者馬首俯而不昂也眚是與之損傷凡木只一心何言多心惟堅者多耳

【解】以坎象廣之內明外暗者水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坎水流而不盈又與溝瀆之行水似焉陽匿陰中有竅爲藏府之象非隱伏乎陽受陰制有勇爲直治之象非矯輮乎至弓輪爲矯輮所成者則又爲弓輪處險必多憂危故于人爲加憂心不虛則病耳不虛則痛坎體中實是心非無疾之心而耳非達聰之耳矣故爲心病爲耳痛坎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得乾中畫乾大赤也故爲赤陽明在中于馬爲脊之美剛躁在內于馬爲心之亟上畫柔于馬首則爲下下畫柔于馬蹄則爲薄甚至蹄薄而其行爲曳也坎爲險阻輿歷險者必多青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盜水也故爲通爲月存心之險而甚

隱者莫如盜坎德陰而陽匿則為盜又剛居中是于木也為堅而多心焉
〔問〕隱伏二句就心學說隱伏者存心之密矯輮者克己之勇弓輪句若單出不
必須矯輮來弓中勁則能運矢輪中實則能運輿坎惟中陽故象之加憂三
句亦就心學說要見坎而有孚乃心亨加憂則心病矣而耳能順乎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附〕甲以金為之所以衛身者冑兜鍪也所以衛首者乾卦的乾字乃乾濕之乾
農師曰蟹以自蔽藏為川故象之亦得介空也即盈科科字或以枝葉為科
亦可備枯衰也

〔附〕以離象觀之內暗外明者火也離內陰外陽故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
光也故又為日為電離再索得女非為中女乎陽在外為甲冑之外堅也陽
在上為戈兵之上銳也陰在內而虛于人則為大腹火炎上而燥于卦則為

乾卦鱉性靜離中畫柔靜故為鱉蟹性躁離外畫剛躁故為蟹音覺其如蠃
離者麗也故為蠃中虛莫如蚌離中虛也故為蚌龜具五行八卦有文明之
德離德文明也故又為龜木中虛則上必槁離既中虛則于木也為科上槁

〔蒙〕坎陽卦象偏取月離陰卦象偏取日蓋陰陽互藏其宅也邵子天根月窟之
論正是此意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訂〕果木實蓏草實皆小而實者閽以止人入寺以止人出皆官者名黔黑也喙
鳥嘴甲也節是木的疤節木惟堅便是多節的

〔附〕以艮象觀之隆起于地上者山也艮一陽隆坤地之上故為山山上之小路
為徑艮一陽橫其上為徑路焉山上之小石嵯峨艮一陽聳其上為小石焉
上陽橫亙下陰對峙又為門闕之可通出入焉陽實而在上不為木之果乎
陰虛而在下不為草之蓏乎艮德為止為閽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出也
且人之止物莫如指物之止人莫如狗也艮剛在前又為鼠剛在齒而鳥剛
在喙者艮剛在外其于木也則為堅而多節焉

〔問〕門以闔其出入時止則止也闕以通其出入時行則行也艮要坐草木之始
艮果蓏草木之終惟成終所以成始于艮義尤合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訂〕毀彫殘也折斷折也附是小人附君子決是君子夬小人鹵鹹鹵也乃土之
鹵而濕潄者

〔附〕以兌象觀之坎水而塞其下流有澤象焉故為澤三索得女則為少女巫以
言悅神口舌以言悅人兌德悅也故為巫為口舌兌為正秋金氣肅殺其時
物之全者毀剛者折矣故為毀折兌陰附陽是小人欲附君子而君子決去
之也故為附決二陽在下而剛一陰在上而柔不猶地之下剛硬而下鹵濕

乎于人則為妾陰少而分賤也于物則為羊內剛而外悅也

〔旨〕震言長男又言長子而于坎艮不言者重嫡統也三女又何言哉以女各有
適无問宗祀也故並列之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舊本无而泰二字）

〔訂〕盈滿也穉是幼穉兼人物看養有兼養培養二義亦兼人物看飲食養道也
需貴安養故取之禮言有者見不畜便是无的安安其所也諸故字是序易

的原故受是各下卦受之卽承受意莫誤作授字看二篇中物字甚多在隨處取義○乾坤屯蒙需五卦就造化說若单出蒙需二卦就蒙養說○訟師二卦就師旅說○比小畜履三卦就治道說

[纂]上經首乾坤終坎離者蓋有存焉自太極剖爲兩儀于是有天地矣易所以首乾坤也然後二氣絪縕萬物從此發生焉將見盈滿天地間者皆萬物則乾坤之後文王卽以屯受之此故屯也者雷雨交作有盈滿之義也於物又爲始生而屯難未伸也物生之始知識未開必多蒙昧故受以蒙蒙者取蒙昧之義爲物所𥠖穉時也穉則无以養之不夭卽札矣故受以需需者飲食之道而以中正養也然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欲之所在人必爭之不訟不止也故受以訟訟必各有朋黨起而相助故受以師師者衆之義也衆无主則亂必仰比一人而衆乃定矣故受以比比者比輔義也然人之比我與我之養也必貴有所生遂以養之故受以小畜凡物旣畜則生養遂者然後禮敎可興故受以履至于履則上下辨民志定天下各安其所矣故受以泰也

[補]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乾坤者天地之法象乾坤定位民生其間屯以健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需訟民生之叢也師比民生之庶也小畜旣庶之富也履泰旣富之敎也序易者其有深意乎

[述]鄭本衍去而泰二字細玩未妥蓋泰生于履安又生于泰原是合一的不作衍文更妙

[闡]序卦之義不必牽綴只隨各項立說大約不以相因爲序便以相反爲序造化上說也好治道聖學上說也好物理事變上說也無不好正見易不可爲典要處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閒]通亨也盈盈滿也就若心言蠱不是事言壞極必有事也苟合者苟且以合也飾是文飾作好字服看致極也盡減盡也上下字非以位言只當終始字活看反復也窮上反下猶言枝葉盡了根荄萌也○泰否二卦就世道說○同人大有謙豫五卦就君道說○隨蠱臨觀噬嗑五卦就治道說○賁剝復三卦就文質說若单出剝復二卦就造化說○无妄大畜頤大過四卦就聖學說○坎離二卦就涉世說

[體]泰若世道之亨通也然物无終通之理治極必亂故受以否亦无終否之理亂極必有人共起以撥之故受以同人上旣心與人同者則民心所向物必歸焉故受以大有有大者而自恃其有則有去矣不可以滿心處也故受以謙有大而能謙則爲天人共與必長享其有而樂矣故受以豫人主能以謙致豫則臣民共戴必有隨之者矣故受以隨然以喜悅隨人者非徒隨也必至協力而有所事故受以蠱蠱者壞極有事之義也夫旣有事則勵精當治而後可成撥亂之大功故受以臨臨者居上臨下有盛大之義也夫業惟大然後粲然可觀故受以觀大觀在上則四海嚮治而後閒者盡合故受以噬嗑嗑者宇內合一之義也凡物不可以苟且合苟則无禮以文之勢必易離故受以賁賁者文飾之謂也飾則亨矣然飾不可无亦不可致致則文滅質然後亨者立盡矣故受以剝剝者剝盡之義也凡物盡則反原無終盡之理剝旣窮盡于上自必反生于下故受以復復則理念旣還群私自退矣[illegible]

以无妄心無无妄然後蓄積充積可无不畜故受以大畜所畜惟大然後涵養有地可以其化故受以頤頤者涵養之謂也。凡學不養則不可以遠動有頤之大涵養其有大過人之業必矣故受以大過物欲其過又不可以終過終則過盛取敗必陷于險矣故受以坎坎者陷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有所麗于人。乃能得出故受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闡 人上係各所吞同人最第一義同人親也親仁也天下歸仁所以大有謙之下旅律己由勞故大下之稀合本不知之甚心得之○蓄之字義爲壞而日事者以心事息天也臨之字義爲道而日大者以天道臨人也故有遊興治人從有事則治法修可大而治功可覩固治業盛○蓄合二字寂妙世開今前不容部落一○簡易且與了故偏名不苟飾使能守其不好之只在致守上失了乘其過其而亦以反下開之正將有之徵猶云○復則不妄何最重其聖賢無投節之學問始必復而體立亦無空疎之學問終必動而用行玩可畜可養不可動語氣煞有指點在○坎以過得陷離以麗得出坎離之際爲世次因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闡 上經萬物單指植物這萬物兼人言上下看得廣不止君臣體主節文義主裁制錯置也施也居所二字居有據意意所指位言○窮就家道言乖乖戾也就情言乖止一家難在一世井雖有下義兼爲邪井有反義也鼎烹飪之器凡有天下者相傳不失故爲重器主此非天子不可大是學業的盛大窮大

有窮高不止意必行跟有信來小過跟必行來有字必字似不好字眼○自首句至有所錯是辭究夫婦始終以明咸義○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六卦就進退說○睽蹇解三卦就世道治亂說○損益二卦就心學說○夬姤萃升困井六卦就進退說○井革鼎震四卦就繼世之君說若震合艮卦出就氣機說○漸歸妹豐旅巽兌渙七卦就聖學始終說○離節中孚三卦就人君下民說○小過既濟二卦就人事說未濟就氣運說

闡 下經首咸終未濟者亦有序焉自有天地則氣化形生然後有萬物有萬物則分陰分陽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相配然後有夫婦有夫婦則配合相生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則生齒日繁不能无治然後有君臣以治之有君臣則等級森嚴然後有上下有上下則相接以禮相制以義然後禮義有所施矣夫一有夫婦而上下禮義之有皆因之則夫婦洵重矣哉故咸者夫婦之道下經所以首序也乃其道不可不久故受以恒恒者長久之義也然物

又有不可久者高生危滿致傾道固然也故受以遯遯者退避之義也物豈有終遯之理屈者伸機故受以大壯大壯是豈徒終壯哉將必進而建樹有為故受以晉晉者上進義也苟一于進必遭屛斥而有傷故受以明夷夷者傷之義也既傷于外必反之家庭而後安故受以家人持家有道此道苟蕩然而窮則情義乖離矣故受以睽睽者乖戾之義也人情既乖則必相戕而禍難作矣故受以蹇蹇者險難之義也然難極必散物豈終難乎故受以解解者緩散之義也人情一涉怠緩勢必廢弛而有所失故受以損損而過欲不已則欲消於理日長故受以益益而進德不已則蓄盛者流必決故受以夬夬者決之義也小人既決去必與君子有所遇矣故受以姤姤者遇之義也凡物相遇始聚君子既遇則以類聚萃故受以萃萃者聚之義也君子既聚而上則以時升矣故受以升升如求升不已必受摧抑而困故受以困身既困于上勢必歸于下故受以井井于地為下也井久必停污法久必弊弊欲革

治則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以革然革大事也非操天下之大權不可任故受以鼎鼎重器也非得國家之長君不可主故受以震震陽生下又動之發也物不可以終動發散之極必以收斂止之故受以艮艮者止之義也物又不可以終止靜翕之極漸以動闢繼之故受以漸漸者漸進之義也學能漸進必循序而有所歸宿矣故受以歸妹學得所歸必詣極而至于盛大矣故受以豐豐者大之義也苟侈盛大之名而過意窮極反借虐民為托宿則必喪其本來之居如旅之外托焉故受以旅既自外聖賢之道而無所容于名教必悔悟以復入于正故受以巽巽者入之義也學能深入而後有悅心之樂故受以兌兌者悅之義也學識悅心而後有發散之機故受以渙渙者又離散之義也民心不可使離貴立防以節之故受以節節則數度明而民信從矣故受以中孚信不可无也然着一有信之念行反必果而過矣故受以小過有過人之才者事必濟故受以既濟夫既濟物之窮也物不可使窮故以未濟終焉

上經首乾坤獨不言乾坤教人從天地認乾坤也下經首咸恆不言咸教人從夫婦認咸也男女以上敘夫婦所自來父子以下明夫婦所由致皆是發明咸處○極位所據凶器隨之不可久居四字最是宦途醒語大壯剛動之行也莫作進看晉康侯之業也全本壯來聖人只是欲人識退步故始之以終之家人○聚而上何宜玩必聚而上乃謂之升可見聚不謂之升的要聚以正而衆正强庭綏是南征之吉不則祇植党耳傳升字就升平之治說但升字第二義了欠妥○半到得所歸田地便是至善便是常止不遷的故窮大所以失居那病不在大都在一箇窮字將窮大四句作人君窮奢極欲至失其居而外奔意亦可但合出似上下文不蒙故勿從○序卦終未濟留此一段未了之局于天地間以待濟此正生生不窮易變通的玄妙處最好玩味

上經首乾而乾卻无首下經終未濟而未濟卻无終即羲文畫卦序易時恐着想不到噫非大聖人功深三絕烏能發文周所未發乎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剛指君道之剛柔指臣道之柔樂憂就君民之情言

乾為純陽其德則剛是人主乾剛獨攬也坤為純陰其德則柔是人臣坤順事上也比則四海歸心上下暢矣故樂師則三軍係命凶危共之故憂

剛柔亦有主造化說者但作文就君臣說較關切些樂憂要說得廣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光景

雜卦无次序只就卦畫反對上錯雜拈來復發揮一翻以足係辭未盡之蘊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義是意義的義我去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上之臨下下之觀上各有義在臨則容保教思无窮惠下之意若或與也觀
則起中表正民有仰望之意若或求也
兩或字宜活看又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亦得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是顯見就才說居即主靜的本體雜是蒙昧亂雜也著光明也就識言
屯以震遇坎夫震動則見矣而遇險能止非不失其居乎是心雖動而未嘗
不靜也蒙以坎遇艮夫坎幽則雜矣而遇艮光明非著乎是心雖幽而未嘗
不明也
凡才幹顯見的渾半浮躁失居識地蒙雜的強半暗昧不著惟見而不失雜
而能著與此旨與學問舊也主天之死人蒙主人之勝天說亦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起是興起止是止息二句就化機說始言從此起頭也下句就治道說
震陽自下起是靜極而動其化機發舒之端乎艮陽自上止是動極而靜其
化機收斂之極乎損者損下益上民貧君不得獨富衰之始也益者損上益
下民富君宜至獨貧盛之始也
起止非徒言動靜要得發端極致意機妙始字可玩損益非盛衰乃盛衰之
始也上二句有就聖學說明可下二句亦有就學說謬甚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時是機會註解時有適然言適中機宜也非是偶然的話災是眚害要見亦
是時意
畜既大以難止矣以時當止健畜无難也妄既无當得福矣以災自外至故
能逃也
偶蔟之禍不足畜當思慎其動偶值之災不足懼當思杜其萌○若角乘其
機稍才遊其會正是這時妙用災雖无妄然有責備意匪正乃有不聚何災
乎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聚是聚于下不來不來隱也就仕進說輕是自輕輕便不怠怠只是把自家
看重了就君心說
萃者同德下聚而未往乎朝也升者得時共升而不來于野也謙則虛己下
人自視不勝輕也豫則意得志滿自處不勝怠也
二句要說得大樣進退關一代之人才敬怠關一代之主德玩二而字或作
說亦得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如食物之食色曰无者見无色乃能色色也
噬嗑如有物見食去其間以歸无間治之順也賁如无色受來去其文以還

无文化之成也
噬以去頑便是刑教乃武以勘亂的賁以敦質素是禮教乃文以飾治的兩
者缺一不可
兌見而巽伏也
見顯見也是情之發伏隱伏也是情之隱俱就好邊看
兌陰外見是和悅之情顯著于外也巽陰內伏是沉人之思退藏于密也
見是已發之和伏是未發之中大本達道都從這箇看出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故是事故飭是整飭莫誤作粉飾飾字
隨則天下无事可因而因守成之君也蠱則天下多故當革而革中興之主
也
舊主因革平說亦是但細玩則字語氣似宜側重下句為作者隨時可都容

无故一到蠱來便宜整飭衆著不得一毫偷安念頭明服人無拘反對失去

位言本旨

剝爛也復反也

[註] 爛潰爛也卽凋敝意反生意復萌也就氣化說

[講] 剝者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于无復者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參] 二句有就陰陽消長言亦有就君子小人言俱去得

晉晝也明夷誅也

[註] 卦中畫有晝夜的象誅傷也卽誅戮的誅兩卦合來有早暮的象

[講] 晉者明出地上而爲晝其世道休明之會乎明夷者明入地中而見傷其世道昏蝕之秋乎

[參] 此節有主君子言君子看晉是順麗大明其象若晝是文明蒙難其象誅似亦可味

井通而困相遇也

[註] 通亨通也遇遇柔也相遇有恰恰撞著意若孔子遇陽貨是也

[講] 井則澤足及物不求通而通也困則剛爲柔掩非所遇而遇也

[參] 凡君子處著不相遇小人則處怕相遇的這相遇正是不好字眼○晉夷其世道之污隆乎井困其吾道之通塞乎

咸速也恆久也

[註] 速是速化久是久道速非訓咸久非訓恆甚咸便速恆便久也

[講] 咸則天下和平而綏來動和何速如之恆則天下化成而摩仁漸義何久如之

[參] 速不涉急據其神之貫注處卽久久不泥拘滯其機之圓轉處卽速兩者相對而實相因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註] 渙散也止窒止也離便不止止便不離緩者難解故和緩也外者疏之也內者親之也猶度外度內說話消長往來之類

[講] 渙則民心攜貳无以合之故離也節則民行檢押有以限之故止也解出乎險從容和緩之時也蹇在險中危急變難之秋也睽者情乖離疏而外之也家人恩意懇篤親而內之也否則大往小來小人道長泰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其類正相反也

[參] 離止就民心言緩難就因勢言外內就人情言否泰就氣運言言反其類便見當辨意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註] 止止而不進也退退而能止也

[講] 壯則慎君子說進則以止戒之恐防陰之疏也遯則慎君子不退則以退勉之恐罹陰之禍也

[註] 止是防其方盛退是維于將衰總爲君子謀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註] 衆就人言親就人之情言故是積弊新是新政去取就君言過是過失信是信實故亦故也親是親戚多寡二字正是反對

[講] 大有合億兆爲一家何衆也同人合億兆爲一心何親也革則積習盡更其去故乎鼎則善政方始其取新乎過一耳雖小過乃謂之過大則惡矣信一耳必中孚乃謂之信外則僞矣豐者恃其明動喜于有爲其故多也若夫旅則无與而相親之寡者則旅也

[參] 衆者未必親則人不可不同親者未必衆則有不可不大新故在政而所以去之取之則在人主之一心小過亦過過豈以小爲之中孚乃孚孚待不中何取多故者其害必多寡親者爲累亦寡斯又諸卦未發之旨與

[illegible]皆多於上事故説較與親寡欠合凡世情豐盛則故舊多遊旅則親戚少也
故字斷宜就故舊説爲確與隨之事故鼎之新故大不相類

離上而坎下也

〔圖〕上就火性言下就水性言

〔補〕離爲火火陰體而附于陽故炎而上也坎爲水水陽體而藏于陰故潤而下也

[illegible]有上下者坎離之位然溫泉之火下伏華池之水上升其妙義直從日輪汲〔是黃石公秘句〕
[illegible]透出泥定上下説坎離終是淺人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圖〕寡力之寡小意不處言能履而進也俱主進退説

〔補〕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其力寡莫敵故欲止不能止也履以兌悅躡乾剛其用柔多導故雖處不終處也

[illegible]寡不足與不處對寡下當補不能止意則不處上亦當有柔悅意在須會意補合纔妙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圖〕不進就待時説不親就相爭説顛覆敗也遇小人去遇君子也養正就學術説定因事底定也窮是困窮的窮字憂者甚言道消便可憂也君子不言憂互文耳

〔補〕需者孚貞待時而見險不進也訟者險健求勝而與人不親也大過本末俱弱才不任重必撓而顛也姤取遇若以一柔遇五剛是小人之污猶女之嫁不正也漸則進必以正猶女之于歸必待男備禮後行也頤者身心互養貞不自失必養以正也既濟三陽得位是衆正持衡國事由定也歸妹者女至歸夫乃女道之終也未濟三陽失位是丈夫无權男子之窮也夬取決者以五剛決一柔有直夬之而已此時君子滿朝其道日長而可喜小人屏迹其道日消而可憂也世道至是不大快乎哉

〔圖〕雜卦起首説而乾剛坤柔煞尾説到剛決柔見六十四卦都是扶乾

〔補〕道節先全易結穴處非泄説扶道憂夫既憂之則皆不長矣此豈徒爲君子幸有作欲化小人爲君子意聖人作易其斡旋世道豈小補哉先天始乾終坤伏羲之易也序卦始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雜卦始乾終夬孔子之易也

[illegible]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此雜卦中之又雜者乃聖人文字極活變處暗藏疑有錯誤何謂顛又協也姤附反對于左以備高明一參大過言顛才之弱也頤言養正德之純也漸之女歸待男而行也歸妹之始女道攸終也既濟三陽得位男之定也未濟三陽失位男之窮也姤柔遇剛則小人干進而欲肆害君子也夬剛決柔則君子道長而爲小人道憂也

周易去疑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舒弘諤撰弘諤字士一旌德人老於授徒故抄撮講章纂而成帙以便課誦其凡例有五曰演派曰闡旨曰互參曰摹象曰註字初梓於汪氏後板燬於火蔣時機又重刊之而改其體例卷首又題蔣先庚增補標目雜糅不可究詰大抵書賈射利之本也

易發八卷（一）

（明）董說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易發自序

神人高棲嶽頂聞下界霹靂鬭則嬰兒啼也兒遇龙石相擊輒掩耳而走余著易發而人駭其圖繁余告之曰夫易固伏犧氏之圖也以圖釋圖何駭爲余且爲史記圖聞者益大駭曰子何以圖史記也余乃拂素和墨顧座中人曰請爲君作秦本紀圖於是走筆畫中峰雄起特立限若天闕自山巳前水勢溢自山巳後水止不流其水有枝流絶奇圖成復顧座中人曰更請爲君作一圖則畫三峰揷漢其主峰起勢潛伏其一客峰隆起展翼若垂天之雲若俯而視主峰又一客峰差狹矣然寒峭不可犯水穿客峰從主峰間回環而流其末流激悍注射踴躍飛越投筆而起曰此宋微子世家圖也我爲此二圖則亦史記之圖例也文之拔地而起者山也其間流動而奔赴者水也夫秦本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

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
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此中峰也
其水源發于息馬五羖大夫一枝流也其枝流之
中又有枝流焉則王子頹好牛也岐下食善馬者
三百人一枝流逆行而奇也鄭販賣賈人弦高又
一枝流也襄公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

畤文公十年初為鄜畤用三牢十九年得陳寶二
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德公元年以犧三百
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二年初伏以
狗禦蠱皆中峰已前水脈之微露者也故我畫中
峰椎起特立限若天闕自山已前水勢溢自山已
後水止不流其水有枝流絕奇也夫宋微子世家
箕子一客峰也載象箸之歎載箕子操隔二峰而
續載洪範陳天道載麥秀之詩王子比干一客峰

也與微子主峰而三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
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
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
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其水源遠自殷本紀來
也宋微子世家以天道為水脈貫穿客峰貫星如
雨熒惑守心皆枝流故我畫三峰插漢其主峰起
勢潛伏其一客峰隆起展翼若垂天之雲若俯而

覗主峰又一客峰差狹寒峭不可犯水穿客峰從
主峰間回環而流其末流激悍注射踴躍飛越也
於是座中人相覗無語余告之曰君等第駭所未
見君第讀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
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

管昆明還報命故選採江山秀氣發爲文章一書有五嶽四瀆之象高高下下誠可按迹也夫司馬遷曠世奇才然以視伏羲氏則有不如矣今世人讀有不如伏羲氏之書且詎不如其形勢割裂其脉絡況伏羲氏之書哉頃獨子惟孺甚嗜余往言也則爲余刻易發余語惟孺曰我方論定史記則第言史記讀易者欲如程嬰程嬰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

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讀易者法之捐身心其若遺存卦律于垂絕讀易者欲如趙毋卹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讀易者法之獲象表之微言超見聞而上馳讀易者欲如留侯留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貲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讀易者法之翼聖學而除邪成勳勞而不居

易發卷一目録

易發卷一

出震圖說

吳興董　説若雨著

乾命也震性也帝出乎震者天人之玉符性命之宗鏡也天氣始于西北其尊名爲帝其卦爲乾太無渾淪胎爲黄中清濁膠結化生窈冥肇錫爲命流布爲靈呈形爲木寓質爲肝立德爲仁變動爲魂其發東方色爲鬱青上古聖人制爲兩儀一天易儀基復至坤一地易儀天水違行天儀乾位臨于地儀无妄受符出震洞明故无妄爲元神易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言太始元性也又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惕遊魂也其命卦爲泰則天地之交也命卦天卦也性之體也性卦地卦也命之用也无妄性之命卦用之體也餘六十三卦性之性卦用之用也元神八卦性之性也體

也遊魂五十四卦性之習也用也隨之命卦爲畜復之命卦爲需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噬嗑之命卦爲小畜屯之命卦爲大壯頤之命卦爲大有震之命卦爲夬益之命卦爲乾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贊乾德也其二曰王用享于帝帝乾也其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乾德也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盡性至命之說也姤之命卦爲姤故曰天地相遇大過之命卦爲大過升之命卦爲鼎鼎之命卦爲恒井之命卦爲巽巽無攺故曰攺邑不攺井蠱之命卦爲井恒之命卦爲蠱巽之命卦爲升故曰重巽易曰齊乎巽齊言齊也天卦巽地卦亦巽兩儀會同五運六氣化于辰巳巽爲地戶蓋取諸此也家人之命卦爲訟豐之命卦爲困故象曰勿憂憂言困也賁之命卦爲未濟既濟之命卦爲解離之命卦爲渙明夷之命卦爲坎艱言坎也革之命卦爲蒙同人之命

卦爲師故其五曰大師克相遇也觀之命卦爲遯豫之命卦爲咸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象咸也咸感也剝之命卦爲旅故曰不利有攸往象曰山附于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比之命卦爲小過晉之命卦爲漸漸進也坤之命卦爲蹇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萃之命卦爲艮否之命卦爲謙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中孚之命卦爲否歸妹之命卦爲萃損之命卦爲晉節之命卦爲豫睽之命卦爲觀臨之命卦爲比兌之命卦爲剝故兌曰孚于剝也履之命卦爲坤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坤亦有履象也小畜之命卦爲復故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大壯之命卦爲順大畜之命卦爲屯需之命卦爲益故曰需于郊利用恒恒者益之吕卦也大有之命卦爲震故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震爲公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震之德也泰之命卦爲噬嗑噬嗑

合也夬之命卦爲隨乾之命卦爲无妄此性命合
一之理也訟之命卦爲明夷訟繼乾坎之始故象
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困之命卦爲
賁故曰朱紱方來又曰困于赤紱賁之文也師之
命卦爲旣濟未濟之命卦爲家人坎之命卦爲豐
蒙之命卦爲離解之命卦爲革渙之命卦爲同人
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遯之命卦爲臨咸之命
卦爲損故曰君子以虛受人謙之命卦爲節象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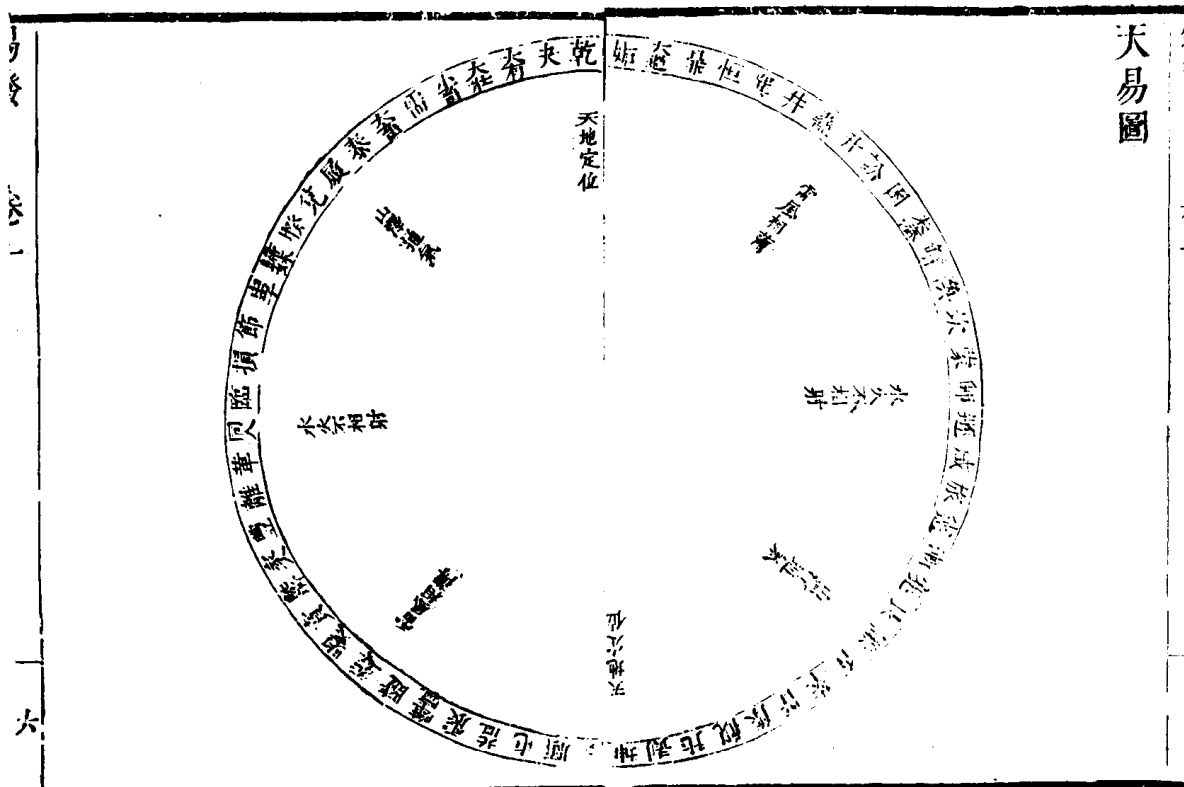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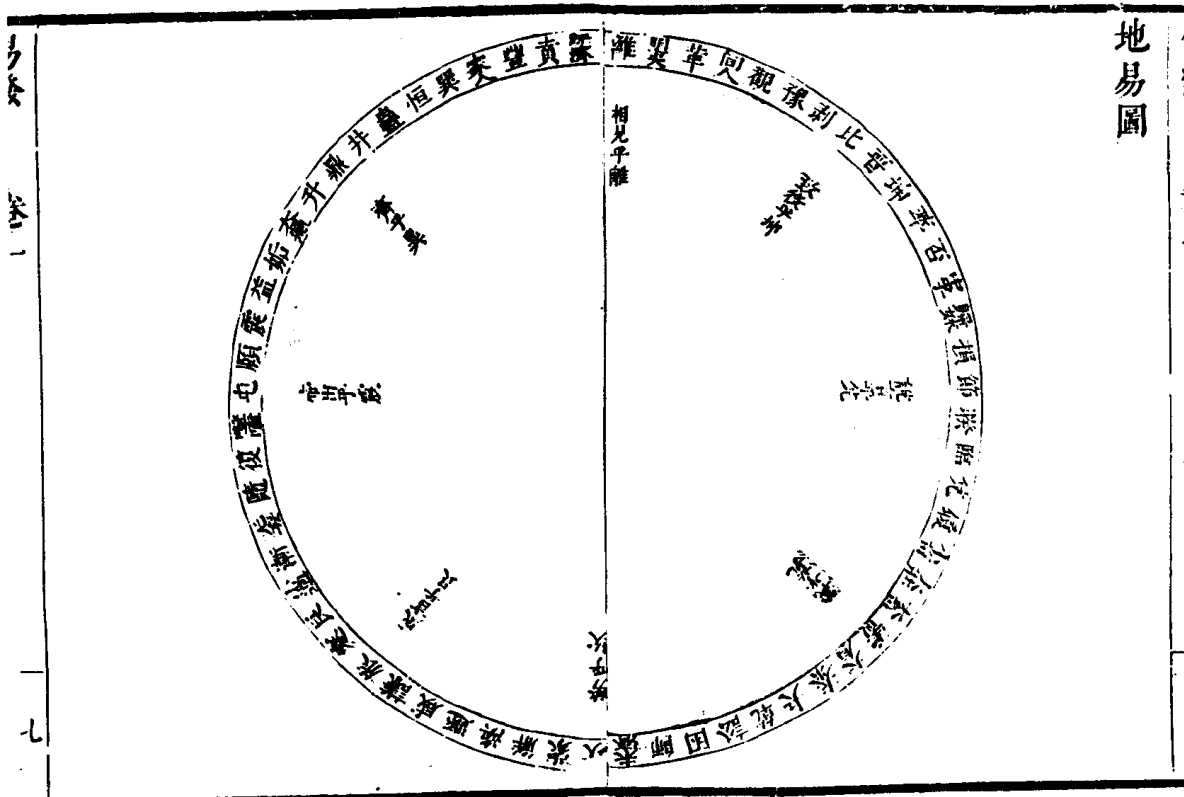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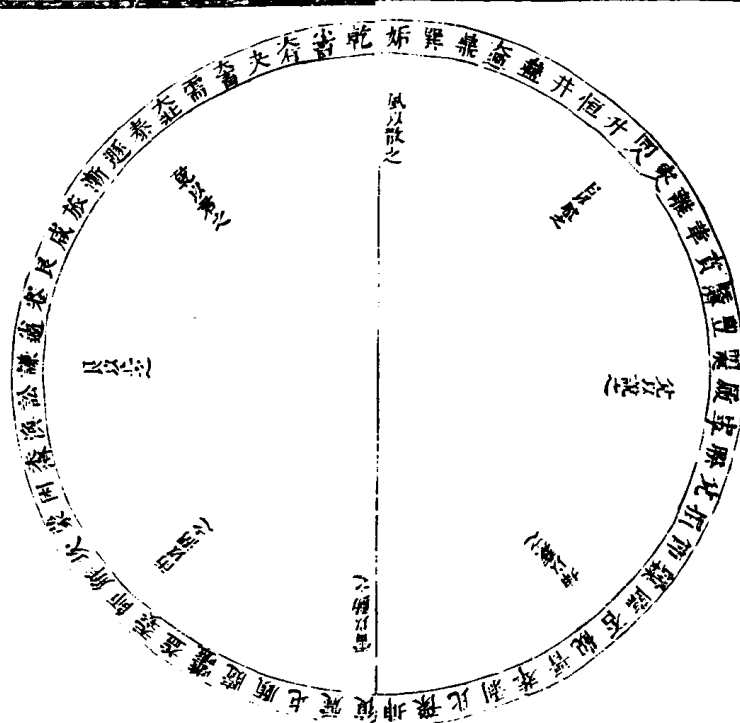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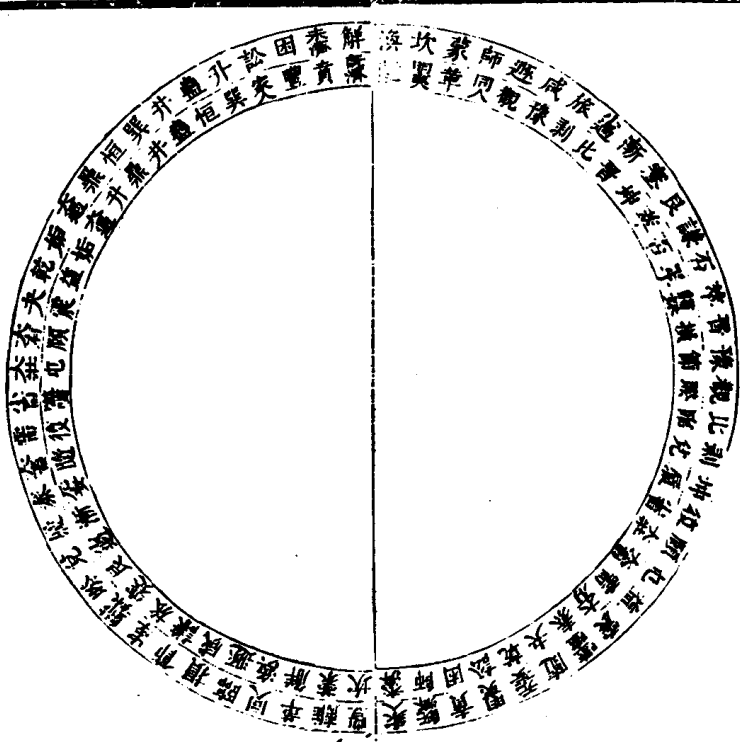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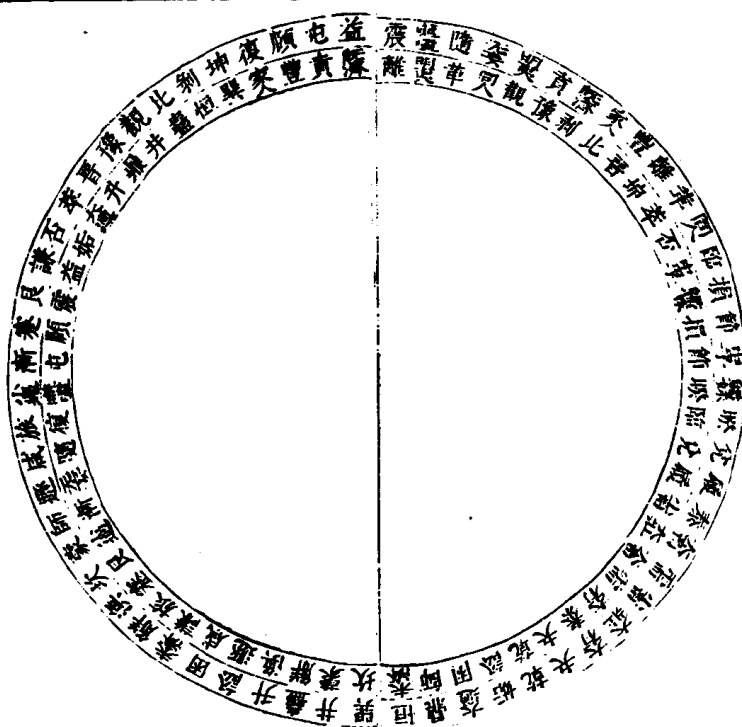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蓋言節也旅之命卦
爲中孚蹇之命卦爲歸妹艮之命卦爲睽小過之
命卦爲兌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兌也漸之
命卦爲履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
邦也又戒无妄之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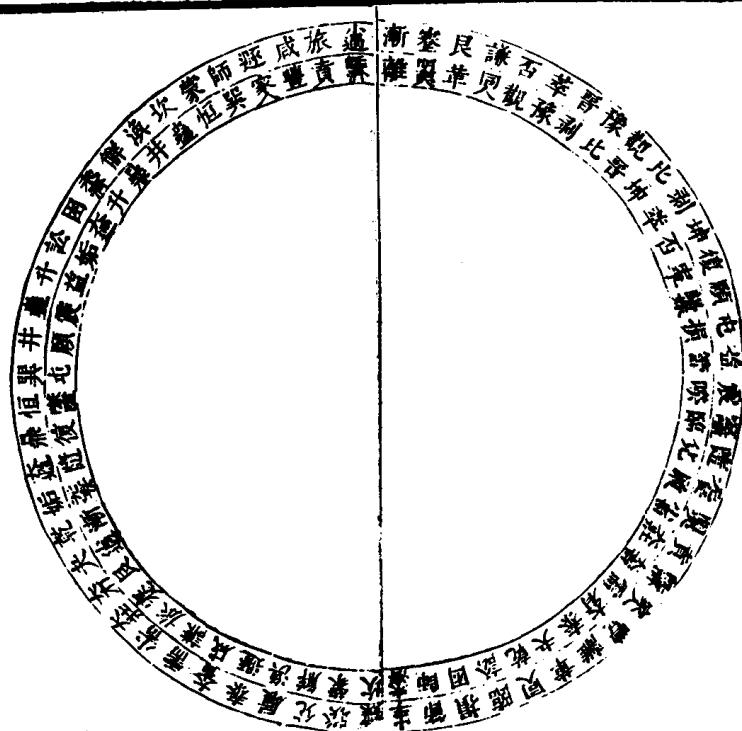
天易圖

地易圖

人易圖

風以散之

出震圖

出震西北乾變圖

右圖以天易之乾加地易之乾爲西北乾變

出震西南坤變圖

右圖以天易之坤加地易之坤爲西南坤變

周易渾元符

天地開闢神龍生建牧東嶽號蒼靈沐精浴魂集太清丹翠鬱郁光紛綸太和靈寶道不傾是爲无妄玄元精黑龍飛入幽寒宮蕩滌酷烈吹和風龍名淵閑字潛宗氷玉徽業官九重愼御黃神令長康入宫飛龍佩紫符俯治江湖奠九區龍名泰阜字山嶂結搆輿極胎虛無睿能存之輿天遊蒼龍旋舞青霞室鬱儀結璘綺朋翼靈根克華紛五色

翺翔八荒攬寥廓歸來長治扶桑國龍飛東南披翠華絳烟丹氣神孫都龍名初騰字緑羅素翽揮霍英靈枯自言不入西皇家赤龍摩天衝豹門影流千尺華池津龍名丹元字錦文鐵戟慘欽金芒崩出陽入陰星斗分黃龍飛御長生鄉太白前導旌金章龍名元儀字子良魂魄縪結華雲翔紛披百穀玄臺香白龍夭矯庚辛野鬼國神都不可處龍名元耆字緺倚飄飄不記東方語廓落遊魂昧靈戸玄龍飛去崑崙山玉堂巳種青琅玕神名寳樞字子環重樓十二金風旋結性保命稱混元

黃鸝河洛微

軒轅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則淺聞者懼而有焱氏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伯牙晋蓬萊山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澒洞崩拆之聲山林窅冥群獸悲號愴然悟成連之移其情也援琴而歌水仙之操遂妙天下夫聲不可以囊而藏也不可以取而授

也故執首尾而聽者不知大全之樂也循絃而求者不知音前之琴也咸池之樂伯牙之琴音教也河圖洛書象教也將以音教喻象教是時也聞黃鸝之聲於是鸝鴿生曰此黃鸝一聲卽河洛之全機大用也方黃鸝未鳴宲漠無聲則河圖無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洛書無用九陽七陽五陽三陽一陰二陰四用六陰八是閪書之正位也及聞黃鸝之聲而有河圖之

下一點矣其數一其位北其地爲後黃鸝聲也一矣聞黃鸝聲也二矣於是有河圖之上二點矣其數二其位南其地爲前黃鸝聲也聞黃鸝聲也與黃鸝方鳴之時也是一而二二而三也於是有河圖之左三點矣其數三其位東其地爲左其時爲生有黃鸝方鳴之時也則有黃鸝已鳴之時矣是與三而爲四也於是有河圖之右四點矣其數四其位西其地爲右其時爲沒此河圖生數微於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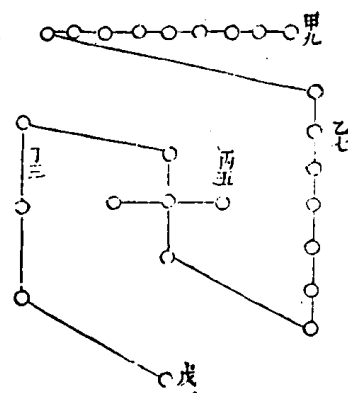
鸝之一聲者也夫河圖中五固不待天四之後矣五與一俱成其端甚微聞黃鸝之聲而有河圖之一點卽此黃鸝一聲有前有後有左有右前後左右四者與一點而爲五一者本數之端也五者倚數之端也五與一而地六成矣故河圖北方天一屬水地六成之則黃鸝聲本數之成也五與二而天七成矣故河圖南方地二屬火天七成之則黃鸝聲倚數之一也五與三而地八成故河圖東方

天三屬木地八成之則黃鸝聲倚數之二也五與四而天九成故河圖西方地四屬金天九成之則黃鸝聲倚數之三也五與五而地十成故河圖中宮天五屬土地十成之則黃鸝聲倚數之四也此河圖成數徵於黃鸝之一聲者也洛書用九嚮明而治天九居南則黃鸝滅沒之時位也主殺而不主生也主逆而不主順也炤之以黃鸝巳鳴之時位則物無不破矣故洛書從南方之九逆行於西

爲天七則黃鸝聲之聞也河圖之南也從西入中爲天五則黃鸝聲之始成也九者數之究十者一之再故洛書有五而無十也用其尾而去其首也從中行東爲天三則黃鸝方鳴之時也卽河圖之東也從東入北爲天一則黃鸝聲也卽河圖之北也一而二二避用九之正倚於西南則閧黃鸝之聲也地二爲河圖之正南也從二順行東南爲地四則黃鸝之巳鳴也河圖之西也又西北行爲地六則黃鸝聲合前後左右而成地六之數也又東北行爲地八則黃鸝方鳴之時位也故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此洛書以殺爲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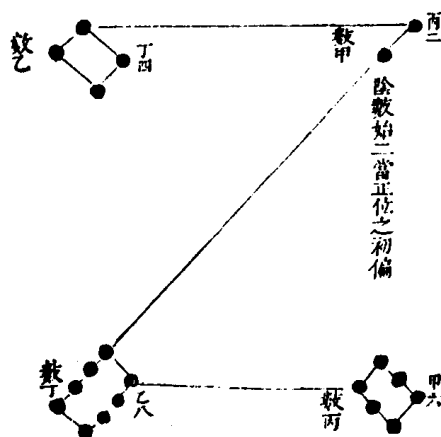
河洛證物篇

有我則有一河圖之天一是也有物則有二河圖之地二是也有物有我中交而成三河圖之天三是也我與物交而名言始成河圖之地四是也有我有物有我物交有名四者立矣有司者存四與一爲五河圖之天五是也於是天五交我之一而成地六天五交物之二而成天七天五交物我中交之三而成地八天五交物之名而成天九天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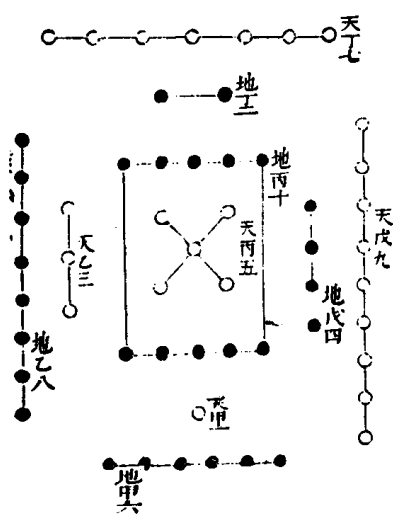
交五而成地十故推而至有我之前則河圖无首矣洛書數起於九則物之大成也其七則物之成數也其五則合數也其三則交數也其一則我數也其二則物數也其四則名數也其六則我之成數也其八則交之成數也故握機於名相之成則洛書首出庶物矣故北方坎坎爲有我之卦也南方離離爲有物之卦也東方震震爲物我中交之卦也故象萬物之生也西方兌兌爲物之名也故象萬物之死也物一見不再見故離爲火也名定而言立故兌爲口也

洛書發微圖一

右甲乙丙丁記九六次序之數非配天幹也

陽握奇而居四正乾元用九故陽數當中天而起九逆行南九而西七歸於中五於是從中宮出東南地戶逆行東三而北一故洛書陽數起于九畢于一布起用數從西北至東南爲轉移之運陽逆行其數而順布其方初九次七數之逆行也初南次西方之順布也

洛書發微圖二

陰執耦而處四隅坤元用六故陰六居西北幽暗之鄉而數起不用之二天始於一而用九不用其首而用其尾地始於六而用六不用其尾而用其首用其尾所以爲萬物之始用其首所以成萬物之終此造化之權用三際之玄微也地起西南不用之二順行東南地四歸於中宮於是從中宮出西北天門順行西北地六而東北地八陰數起於二畢於八布起不用之數從東南至西北爲轉移

之道陰順行其數而逆布其方初二次四數之順行也初西南而次東南方之逆布也

河圖順運圖

天起一畢九從東入中宮從中宮出南

地起六畢四從東入中宮從中宮出南

洛書逆運圖

天起用九畢于一逆行從西北入中而出于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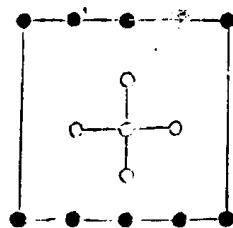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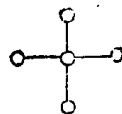
地起不用之二畢于八順行從東南入中而出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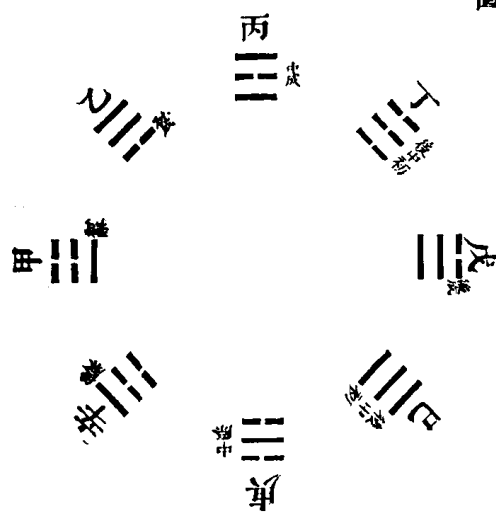
河圖一六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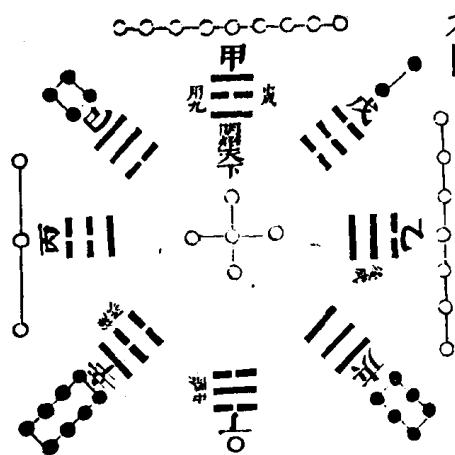
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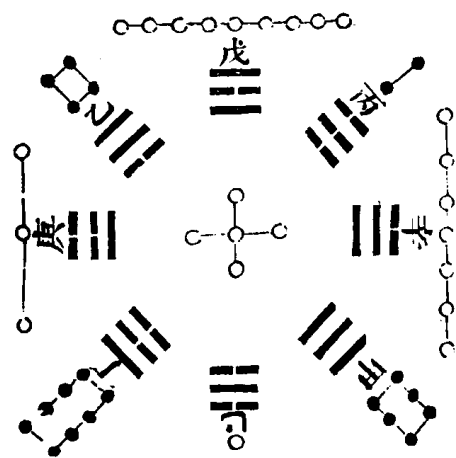
地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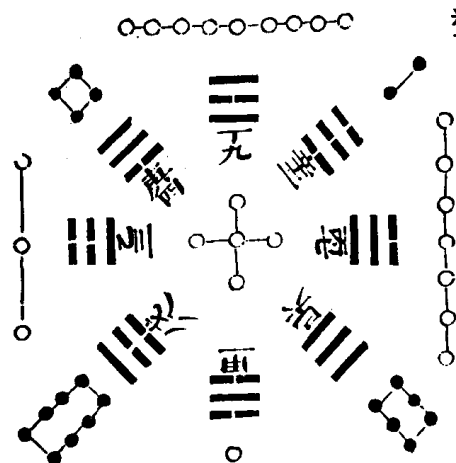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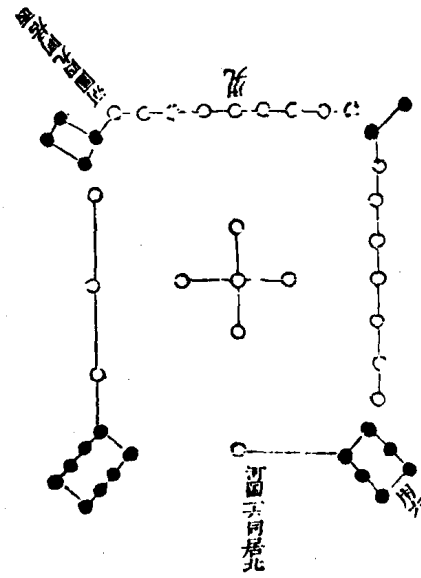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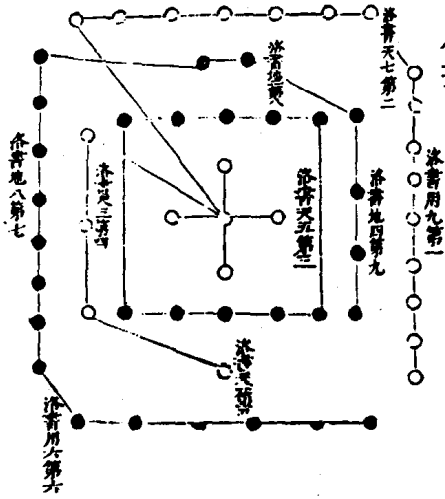
天一起于一地起于六其故何也一點有棲泊之位即有一點之前即有一點之後即有一點之左即有一點之右有此四者與一點合而爲五以五遇一則六數成矣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坤六三曰或從王事無成有終此言無成之成也

洛書有五無十釋

九者究也九旣爲究焉復有十十者一之又也故縱其一畫而爲十字從一從丨所以象一與九生滅之無窮也河圖主體有生有殺故有天五復有地十洛書主用以殺爲生故有天五而無地十洛書無地十者乾元之所以用九也

八卦生滅圖

自震順行從生至死〇自兌順行從死至生

八卦離明用九圖

離明用九炤四方逆行兌卦後際成次震次坎坤艮終是爲无首乾龍形

八卦用六誠明圖

始乾畢兌誠則明矣上篇首乾終離卽用九用六之符也用九自明誠也用六自誠明也故乾性之卦也離教之卦也

八卦遊魂爲變圖

魂氣遷流始于一念之陷故天起九畢一地起二畢八洛書之以逆爲順者道心也天起坎陷之一畢于離九地起艮八畢于坤二洛書之以順爲逆者人心也

易有太極說

易有太極何也變易之中各有太極在一爲一在二爲二在三爲三在四爲四在五爲五在六爲六在七爲七在八爲八在九爲九在十爲十在蒼爲蒼在黄爲黄在聲爲辭在色爲色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有太極則有三極矣三極者前極中極後極所謂前極者卽太極之前也在二爲一在三爲二在四爲三在五爲四在東爲北在南爲東

旣濟也往也所謂後極者卽太極之後也在六爲七在七爲八在八爲九在九爲十在南爲西在西爲北在北爲東在東爲南未濟也來也中極者太極是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何也太極者一畫是也其象爲一有一則必有二兩儀者耦畫是也其象爲--一在於此而耦在於彼一在於此故畫一於正北者引而内之之象也幽也藏也耦在於彼故畫一於正南者推而外之之象也明也顯也

有物必有則於是有始有終有生有滅故復畫一於正東象太極之所始也卽前極之一也復畫一於正西象太極之所終也卽後極之⚋也此所謂四象者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於是畫兩耦中奇之卦爲☵位於正北以當中一此太極之從無而有也畫兩奇中耦之卦爲☲位於正南以當中一此太極之化有而無也畫兩耦初奇之卦爲☳位於正東以當前極之一此太極之原始也畫兩奇上耦之卦爲☱位於正西以當後極之⚋此太極之反終也畫兩耦上奇之卦爲☶位於東北以當後極此太極之所成終成始者也畫三耦之卦爲☷位於西南以對艮此坤元成物而爲太極之所歸藏者也畫兩奇初耦之卦爲☴位於東南以當前極之⚋此太極之所轉運無窮者也畫三奇之卦爲☰位於西北以對巽此乾元資始爲太極之所運行者也此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

地易屯蒙時位畧 子丑二時例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乾	—寅	—子	—戌	—申	—午	—辰
坤	--卯	--丑	--亥	--酉	--未	--巳
屯	--酉	—午	--巳	--卯	--丑	—戌
蒙	—申	--未	--巳	--卯	—子	--亥
需	--酉	—午	--巳	—申	—午	—辰
訟	—寅	—子	—戌	--卯	—子	--亥
師	--卯	--丑	--亥	--卯	—子	--亥
比	--酉	—午	--巳	--酉	--未	--巳
小畜	—申	—午	--巳	—申	—午	—辰
履	—寅	—子	—戌	--卯	—子	—戌
泰	--卯	--丑	--亥	—申	—午	—辰
否	—寅	—子	—戌	--酉	--未	--巳
同人	—寅	—子	—戌	—寅	--丑	—戌
大有	—申	--未	—辰	—申	—午	—辰
謙	--卯	--丑	--亥	—寅	--丑	--亥
豫	--酉	--未	—辰	--酉	--未	--巳
隨	--酉	—午	—辰	--卯	--丑	—戌
蠱	—申	--未	--巳	—寅	—子	--亥
臨	--卯	--丑	--亥	--卯	—子	—戌
觀	—申	—午	--巳	--酉	--未	--巳
噬嗑	—申	--未	—辰	--卯	--丑	—戌
賁	—申	--未	--巳	—寅	--丑	—戌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剝	—申	--未	--巳	--酉	--未	--巳
无妄	—寅	—子	—戌	--卯	--丑	—戌
頤	—申	--未	--巳	--卯	--丑	—戌
坎	--酉	—午	--巳	--卯	—子	--亥
咸	--酉	—午	—辰	—寅	--丑	—亥
遯	—寅	—子	—戌	—寅	--丑	—亥
復	--卯	--丑	--亥	--卯	--丑	—戌
大畜	—申	--未	--巳	—申	—午	—辰
大過	--酉	—午	—辰	—寅	—子	--亥
離	—申	--未	—辰	—寅	--丑	—戌
恒	--酉	--未	—辰	—寅	—子	--亥
大壯	--酉	—未	—辰	—申	—午	—辰
晉	—申	--未	—辰	--酉	--未	--巳
家人	—申	—午	--巳	—寅	--丑	—戌
蹇	--酉	—午	--巳	—寅	--丑	--亥
損	—申	--未	--巳	--卯	—子	—戌
夬	--酉	—午	—辰	—申	—午	—辰
萃	--酉	—午	—辰	--酉	--未	--巳
明夷	--卯	--丑	—亥	—寅	—丑	—戌
睽	—申	--未	—辰	--卯	—子	—戌
解	--酉	--未	—辰	--卯	—子	—戌
益	—申	—午	--巳	--卯	--丑	—戌
姤	—寅	—子	—戌	—寅	—子	亥
升	--卯	--丑	--亥	—寅	—子	--亥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困	--酉	—午	—辰	--卯	--子	--亥
革	--酉	—午	—辰	—寅	--丑	—戌
震	--酉	--未	—辰	--卯	--丑	—戌
漸	—申	—午	--巳	—寅	--丑	--亥
豐	--酉	--未	—辰	—寅	--丑	—戌
巽	—申	—午	--巳	—寅	—子	--亥
井	--酉	—午	--巳	—寅	—子	--亥
鼎	—申	--未	—辰	—寅	—子	--亥
艮	—申	--未	--巳	—寅	--丑	--亥
歸妹	--酉	--未	—辰	--卯	—子	—戌
旅	—申	--未	—辰	—寅	--丑	--亥
兌	--酉	—午	—辰	--卯	—子	—戌
渙	—申	—午	--巳	--卯	--子	--亥
中孚	—申	—午	--巳	--卯	—子	—戌
既濟	--酉	—午	--巳	—寅	--丑	—戌
節	--酉	—午	--巳	--卯	—子	—戌
小過	--酉	--未	—辰	—寅	--丑	--亥
未濟	—申	--未	—辰	--卯	—子	--亥

地易八卦原始

南北當天地之中
北坎南離

東西正生殺之位
東震西兌

東北爲終始之會艮爲止而居東北止無所止歸于萬物坤作成物故居西南而對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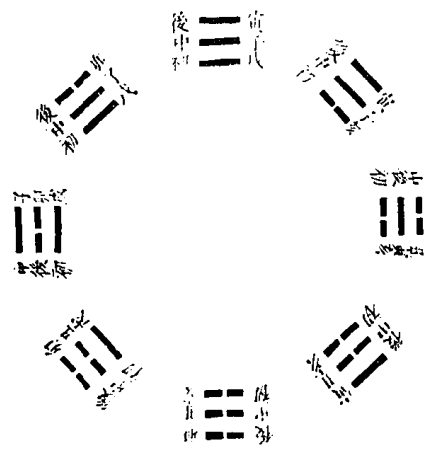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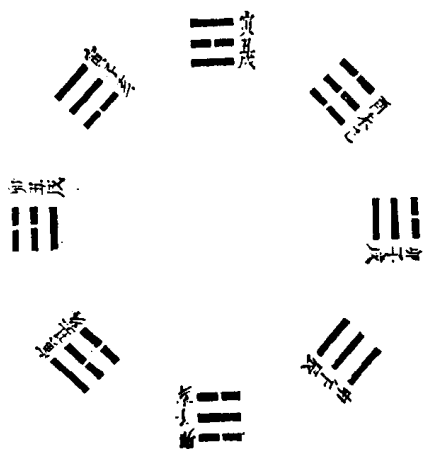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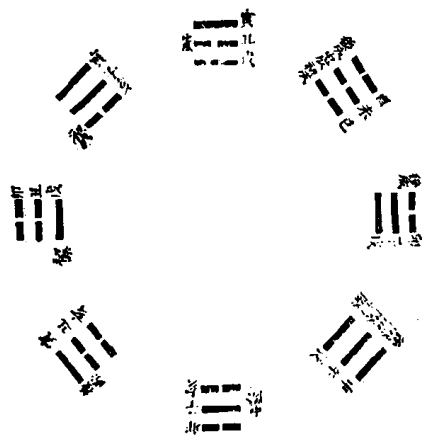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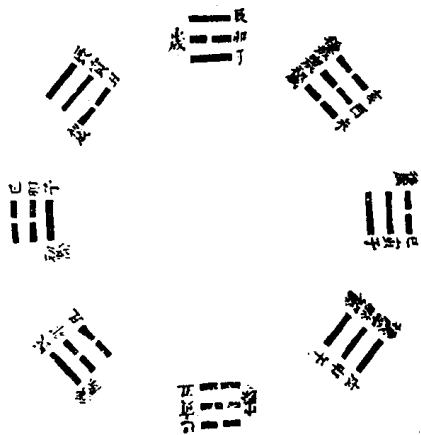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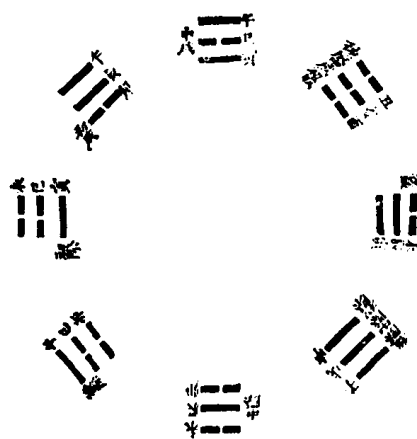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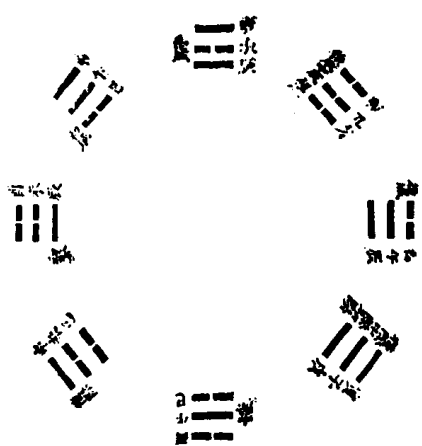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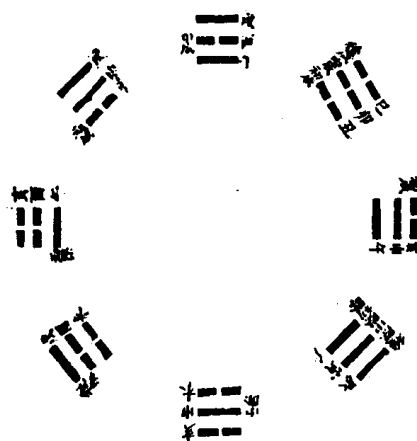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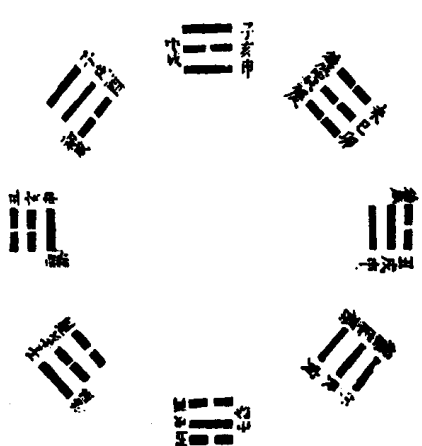
東南轉運之門巽爲風而居東南千變萬化統於光明乾知大始故居西北而對巽

天易八卦律呂徵

右天易律呂主時之變動以象天

地易八卦律呂徵

右地易律呂主位之不遷以象地

天易八卦三際畧 子丑二時例
易發 卷一
三十八
地易八卦時位畧 子丑二時例

八卦原始反終圖一 子丑二時
易發 卷一
三十九
八卦原始反終圖二 寅卯二時

八卦原始反終圖三 辰巳二時
易發 卷一
四十
八卦原始反終圖四 午未二時

八卦原始反終圖五 申酉二時
易發 卷一
四十一
八卦原始反終圖六 戌亥二時

地易內外二體時位界 子丑二時例

內體主既濟外體主未濟 惟乾坤內體主既濟外體主未濟

坎二體
酉 午 巳 坎外體 午中
卯 子 亥 坎內體 子中

離二體
巳 未 辰 離外體 未中
寅 丑 戌 離內體 丑中

震二體
酉 未 辰 震外體 辰初
卯 丑 戌 震內體 戌初

兌二體
酉 午 辰 兌外體 酉後
卯 子 戌 兌內體 卯後

艮二體
申 未 巳 艮外體 申後
寅 丑 亥 艮內體 寅後

巽二體
申 午 巳 巽外體 巳初
寅 子 亥 巽內體 亥初

乾二體
寅 子 戌 乾外體 戌初 主既濟
申 午 辰 乾內體 辰初 主未濟

坤二體
卯 丑 亥 坤外體 亥初 主既濟
酉 未 巳 坤內體 巳初 主未濟

用九重卦圖三

用九重卦圖四

用九重卦圖五

用九重卦圖六

剛柔始交解

無古無今無首無尾前念之終卽後念之始也此天下之至交也此天下之至難也此天下之至屯也此天下之至蒙也損之初九自下而上順行六位始於損初九者旣濟運未生之畫是也陰爻太一始于咸上六自上而下逆行六位始于咸上六者未濟運已成之畫是也故乾一躍二飛三亢四潛五見六惕順而逆也坤一龍戰二黃裳三括囊

四含章五直方六履霜逆而順也今以屯卦明之屯之初九旣濟運未生之畫是也屯之六二未濟運已成之畫是也故屯鼎交易之會陽始于屯初九剛之一也順行爲屯之九五剛之二也鼎之九二剛之三也鼎之九三剛之四也鼎之九四剛之五也鼎之上九剛之六也陰始于屯六二柔之一也逆行爲鼎之六五柔之二也鼎之初六柔之三也屯之上六柔之四也屯之六四柔之五也屯之

六三柔之六也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此有情執持之迷也古之達人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此一念未生之際也然諸有情一念未生之際終不能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者大抵前念之終累之者也故曰前念之終即後念之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也

之分散兌西方之卦也其位在酉其宿當昴其星有卷舌天讒有口舌之象此兌所以從口也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從倝意兼辟積陽爲天故轉訓背濕之乾乾爲西北之卦上當斗魁其宿爲奎壁其位爲中宮象天王深居九重命令四海此乾所以從乙之達也巽從弜從丌卩限制也其爲道損遜以就中天命也其爲物剖符以合信君命也巽取二卩相比置諸丌上巽爲東南之卦當太

微之庭臣子柔順居卑承天此巽所以從丌也坤地德也從土從申說文曰坤從申土位在申說文釋土非釋坤也且土寄四季安得在申若據土生于午王戌死寅曾非申位蓋坤西南之卦也其宿爲參井其次爲申此坤所以從申也艮從目其義止也人之明在目天之明在日斗建之閒日躔周天則黃道之所棲止也艮東北之卦也其位當河漢之終始其次當建星之都此艮所以從目也索

原缺第一葉

六書之隱義洞八卦之形聲則分星布象若五嶽四瀆之不可易也自玄枵子中虛五度左行至虛一度其卦爲坎自天枵二十三度至天枵十八度其卦爲蒙自天枵十七度至天枵十三度其卦爲解自天枵十二度至天枵七度其卦爲渙自天枵六度至天枵一度其卦爲遯自右旗四度至市東垣十六度其卦爲咸自市東垣十五度至市東垣十度其卦爲謙自市東垣九度至市東垣四度其

卦爲旅自市東垣三度至市西垣三十五度其卦爲蹇自市西垣三十四度至市西垣二十九度其卦爲艮自市西垣二十八度至市西垣二十四度其卦爲小過自市西垣二十三度至市西垣十八度其卦爲漸自市西垣十七度至市西垣十二度其卦爲无妄自市西垣十一度至市西垣七度其卦爲隨自市西垣六度至市西垣一度其卦爲復自亢二十八度至亢二十三度其卦爲噬嗑自亢

二十二度至亢十八度其卦爲屯自亢十七度至亢十二度其卦爲頤自亢十一度至亢七度其卦爲震自亢六度至亢一度其卦爲益自角十三度至角八度其卦爲姤自角七度至角三度其卦爲大過自角二度至明堂二十五度其卦爲升自明堂二十四度至明堂十九度其卦爲鼎自明堂十八度至明堂十四度其卦爲井自明堂十三度至明堂八度其卦爲蠱自明堂七度至明堂三度其

卦爲恒自明堂二度至星二十七度其卦爲巽自星二十六度至星二十一度其卦爲家人自星二十度至星十六度其卦爲豐自星十五度至星十度其卦爲賁自星九度至星四度其卦爲旣濟自星三度至外厨十五度其卦爲離自外厨十四度至外厨九度其卦爲明夷自外厨八度至外厨四度其卦爲革自外厨三度至關丘十七度其卦爲同人自關丘十六度至關丘十一度其卦爲觀自

鶉丘十度至闕丘六度其卦爲豫自闕丘五度至參二十五度其卦爲剥自參二十四度至參十九度其卦爲比自參十八度至參十四度其卦爲晋自參十三度至參八度其卦爲坤自參七度至參三度其卦爲萃自參二度至參旗五度其卦爲否自參旗四度至天囷三十三度其卦爲中孚自天囷三十二度至天囷二十八度其卦爲歸妹自天囷二十七度至天囷二十二度其卦爲損自天囷

二十一度至天囷十六度其卦爲節自天囷十五度至天囷十一度其卦爲睽自天囷十度至天囷五度其卦爲臨自天囷四度至雲雨四十四度其卦爲兌自雲雨四十三度至雲雨三十八度其卦爲履自雲雨三十七度至雲雨三十二度其卦爲小畜自雲雨三十一度至雲雨二十七度其卦爲大壯自雲雨二十六度至雲雨二十一度其卦爲大畜自雲雨二十度至雲雨十五度其卦爲需自

雲雨十四度至雲雨十度其卦爲大有自雲雨九度至雲雨四度其卦爲泰自雲雨三度至危二十四度其卦爲夬自危二十三度至危十八度其卦爲乾自危十七度至危十二度其卦爲訟自危十一度至危七度其卦爲困自危六度至危一度其卦爲師自虛十一度至虛六度其卦爲未濟度有三百六十爻有三百八十四餘二十四以當消息此卦象之大畧也夫旅當市東垣度星紀之端建

星之所在日躔之所始也黃道歲差七十二年而移一度有旅之象焉故赤道十二位謂之宮黃道十二位謂之次次之爲言旅也漸之當女牀升之當天門鼎之當周鼎節之當天節比之當五諸侯履之當閣道睽之當天讒兌之當積尸皆與易象相符非可以文辭雕飾也傳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當七星之位天稷天社之所在也古天官家謂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

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淵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箕貫龜下次絡南斗牽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七星爲天漢下流故可以網罟而佃漁此聖人所以取諸離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

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益當亢度天田之所馮依也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噬嗑當天市垣又日星在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乾當羽林壁壘爲西北天門坤當東井水府爲西南澤國有上衣下裳之象焉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渙當天桴之度則天津之所經也其屬爲左旗爲天

桴故渙之所以爲舟楫者象天津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隨當天市西垣車肆在焉故隨之所以爲致遠者象車肆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豫當闕丘之度其星有南河北河又弧矢之星在焉故豫之所以待暴客者象弧矢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小過當市西垣傳說尾宿之間杵星在焉故小過所以爲杵臼者象杵星也弦木爲弧

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睽當天囷之度大梁酉中昴宿在焉昴爲旄頭其占爲邊兵掌殺戮之星也故睽之所以爲弧矢者象旄頭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大壯當奎宿其星爲勾陳閣道外屏天倉則宮室之象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大過當角宿平星天

官書曰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而古雜家占候王者禮儀缺失占平星禮莫大於喪制則大過所以有棺槨之象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當霹靂雲雨壁壘羽林室壁之間爲上帝圖書與府則夬所以有書契之象也此可明卦象之畧例矣

徵躔圖

卦位	赤道度	斗度	象
坎初六	子躔交道		天鈎 螣蛇 車府 人星 壘城 壁壘
坎九二	虛五度	虛一度	天鈎 螣蛇 車府 人星 壘城 壁壘
坎六三	虛四度	女十一度	天鈎 螣蛇 車府 人星 虛宿 壘城
坎六四	虛三度	女十度	天鈎 車府 人星 虛宿 壘城
坎九五	虛二度	女九度	天鈎 車府 人星 虛宿 十二國
坎上六	虛一度	女八度	天鈎 車府 天津 人星 司危 虛宿 十二國
蒙初六	天桴二十三度	女七度	上衛 天鈎 車府 天津 人星 司非 司危 虛宿 十二國 九坎
蒙九二	天桴二十二度	女六度	天鈎 天津 司非 司危 十二國 九坎
蒙六三	天桴二十一度	女五度	天鈎 天津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蒙六四	天桴二十度	女四度	天鈎 天津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蒙六五	天桴十九度	女三度	天鈎 天津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蒙上九	天桴十八度	女二度	天鈎 天津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解初六	天桴十七度	女一度	天鈎 天津 瓠瓜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解九二	天桴十六度	牛七度	天津 瓠瓜 女宿 十二國 九坎
解六三	天桴十五度	牛六度	天津 瓠瓜 敗瓜 十二國 九坎
解九四	天桴十四度	牛五度	天津 敗瓜 羅堰

易發　卷二　十一

卦	爻	位	度	星
解	六五	癸際交道		天廚 天津 敗瓜
解	上六	天桴十三度	牛四度	天廚 天津 敗瓜
渙	初六	天桴十二度	牛三度	天廚 天津
渙	九二	天桴十一度	牛二度	天廚 天津 牛宿
渙	六三	天桴十度	牛一度	天廚 天津 左旗 牛宿
渙	六四	天桴九度	斗廿五度	天廚 天津 左旗 牛宿
渙	九五	天桴八度	斗廿四度	天廚 天津 左旗 牛宿
渙	上九	天桴七度	斗廿三度	天廚 天津 左旗 天桴 牛宿
遯	初六	天桴六度	斗廿二度	天廚 天津 左旗 天桴
遯	六二	天桴五度	斗廿一度	天廚 奚仲 天津 左旗 天桴
遯	九三	天桴四度	斗二十度	天廚 奚仲 天津 左旗 天桴
遯	九四	天桴三度	斗十九度	天廚 奚仲 左旗 河鼓 天桴
遯	九五	天桴二度	斗十八度	天廚 奚仲 左旗 河鼓 天桴 狗國
遯	上九	天桴一度	斗十七度	天廚 奚仲 左旗 河鼓 狗國 天淵
咸	初六	右旗四度	斗十六度	天廚 奚仲 天雞 狗國 天淵
咸	六二	右旗三度	斗十五度	天廚 奚仲 右旗 天雞 天淵
咸	九三	丑際交道		奚仲 右旗 天淵
咸	九四	右旗二度	斗十四度	奚仲 右旗 天淵

易發　卷二　十二

卦	爻	位	度	星
咸	九五	右旗一度	斗十三度	扶筐 輦道 右旗 狗 天淵
咸	上六	市東垣十六度	斗十二度	扶筐 輦道 右旗 狗 天淵
謙	初六	市東垣十五度	斗十一度	扶筐 輦道 狗 天淵
謙	六二	市東垣十四度	斗十度	扶筐 輦道 漸臺 建 狗 天淵
謙	九三	市東垣十三度	斗九度	勾陳 扶筐 輦道 漸臺 建 天淵
謙	六四	市東垣十二度	斗八度	扶筐 漸臺 建 天淵
謙	六五	市東垣十一度	斗七度	火鳥 扶筐 漸臺 吳越 天弁 建 天淵
謙	上六	市東垣十度	斗六度	扶筐 漸臺 天弁 建 天淵
旅	初六	市東垣九度	斗五度	扶筐 漸臺 天弁 建 天淵
旅	六二	市東垣八度	斗四度	扶筐 織女 徐 天弁 建 斗宿 鱉
旅	九三	市東垣七度	斗三度	扶筐 織女 宗星 天弁 建 斗宿 鱉
旅	九四	市東垣六度	斗二度	扶筐 織女 齊 天弁 建 斗宿 鱉
旅	六五	市東垣五度	斗一度	織女 天弁 建 斗宿 鱉
旅	上九	市東垣四度	箕斗交	柱史 織女 建 斗宿 鱉
蹇	初六	艮際交道		織女 斗宿 鱉
蹇	六二	市東垣三度	箕九度	織女 十宿 鱉
蹇	九三	市東垣二度	箕八度	斗宿 鱉
蹇	六四	市東垣一度	箕七度	斗宿 鱉

卦	爻	市垣度	宿度	星
蹇	九五	市西垣三十六度	箕六度	屠肆 斗宿
蹇	上六	市西垣三十五度	箕五度	女史 天棓 屠肆 帛度 東海 斗宿
艮	初六	市西垣三十四度	箕四度	天棓 屠肆 帛度 中山 斗宿 箕宿
艮	六二	市西垣三十三度	箕三度	天棓 屠肆 帛度 候 斗宿 箕宿
艮	九三	市西垣三十二度	箕二度	天棓 天紀 宗人 箕宿
艮	六四	市西垣三十一度	箕一度	天棓 天紀 宗人 箕宿
艮	六五	市西垣三十度	尾十八度	天棓 天紀 宗人
艮	上九	市西垣廿九度	尾十七度	天棓 天紀 燕
小過	初六	市西垣廿八度	尾十六度	天棓 天紀 九河
小過	六二	市西垣廿七度	尾十五度	天棓 天紀 宗正
小過	九三	市西垣廿六度	尾十四度	尚書 天紀 宗正
小過	九四	市西垣廿五度	尾十三度	上弼 天紀 帝座 宦者 市樓 糠 傅說
小過	六五	寅際交		女牀 天紀 趙 宦者 市樓 南海 尾宿
小過	上六	市西垣廿四度	尾十二度	女牀 天紀 宦者 市樓 尾宿
漸	初六	市西垣廿三度	尾十一度	女牀 天紀 宦者 尾宿 杵
漸	六二	市西垣廿二度	尾十度	女牀 天紀 宦者 尾宿 杵
漸	九三	市西垣廿一度	尾九度	女牀 天紀 宦者 尾宿 杵
漸	六四	市西垣二十度	尾八度	女牀 天紀 魏 宦者 天江 魚 尾宿 杵

卦	爻	市垣度	宿度	星
漸	九五	市西垣十九度	尾七度	女牀 天紀 宦者 車肆 天江 尾宿 杵
漸	上九	市西垣十八度	尾六度	尚書 女牀 天紀 車肆 天江 尾宿 杵
歸妹	初九	市西垣十七度	尾五度	天紀 車肆 宋 天江 尾宿 杵
歸妹	九二	市西垣十六度	尾四度	尚書 天紀 車肆 尾宿
歸妹	六三	市西垣十五度	尾三度	尚書 天紀 尾宿
歸妹	九四	市西垣十四度	尾二度	天紀 斛 尾宿 龜
歸妹	六五	市西垣十三度	尾一度	勾陳 天紀 斛 尾宿 龜
歸妹	上六	市西垣十二度	心六度	勾陳 天紀 斛 尾宿 龜
隨	初九	市西垣十一度	心五度	七公 天紀 斛 列肆 神宮 尾宿 龜
隨	六二	市西垣十度	心四度	少宰 七公 天紀 列肆 龜
隨	六三	甲際交		七公 天紀 列肆 龜
隨	九四	市西垣九度	心三度	七公 天紀 河中 列肆 韓 龜
隨	九五	市西垣八度	心二度	七公 列肆 心宿
隨	上六	市西垣七度	心一度	七公 河間 東咸 心宿
復	初九	市西垣六度	房五度	七公 斗 東咸 心宿
復	六二	市西垣五度	房四度	七公 斗 楚 東咸 心宿
復	六三	市西垣四度	房三度	上宰 七公 斗 梁
復	六四	市西垣三度	房二度	七公 晉 斗 蜀 鍵閉

復六五 市西垣二度 房一度　七公　斗　罰
復上六 市西垣一度 氐十六度　七公　鈎鈐　積卒
噬嗑初九 亢二十八度 氐十五度　七公　貫索　西咸　房宿　積卒
噬嗑六二 亢二十七度 氐十四度　七公　貫索　鄭　西咸　房宿　積卒
噬嗑六三 亢二十六度 氐十三度　七公　貫索　巴　西咸　房宿　積卒
噬嗑九四 亢二十五度 氐十二度　七公　貫索　周　日　西咸
噬嗑六五 亢二十四度 氐十一度　七公　貫索　蜀　西咸　從官
噬嗑上九 亢二十三度 氐十度　七公　貫索　西咸　從官
屯初九 卯道 際交　七公　貫索

屯六二 亢二十二度 氐九度　左樞　七公　貫索　秦　氐宿　天輻
屯六三 亢二十一度 氐八度　七公　氐宿　天輻
屯六四 亢二十度 氐七度　七公　氐宿　天輻
屯九五 亢十九度 氐六度　七公　氐宿　騎官
屯上六 亢十八度 氐五度　七公　氐宿　騎官
頤初九 亢十七度 氐四度　七公　氐宿　騎官　車騎
頤六二 亢十六度 氐三度　帝座　氐宿　陣車　騎官　車騎
頤六三 亢十五度 氐二度　氐宿　陣車　騎官　車騎　騎陣
頤六四 亢十四度 氐一度　招搖　氐宿　騎官　車騎

頤六五 亢十三度 亢九度　氐宿　騎官　車騎
頤上九 亢十二度 亢八度　氐宿　騎官
震初九 亢十一度 亢七度　亢孛　攝提　氐宿　騎官
震六二 亢十度 亢六度　陰德　攝提　氐宿　騎官　南門
震六三 亢九度 亢五度　梗河　攝提　南門
震九四 亢八度 亢四度　梗河　攝提　頓頑　南門
震六五 乙道 際交　梗河　頓頑　南門
震上六 亢七度 亢三度　梗河　頓頑　南門
益初九 亢六度 亢二度　天槍　玄戈　梗河　陽門　南門

益六二 亢五度 亢一度　天槍　南門
益六三 亢四度 角十二度　[illegible]　天槍　庫樓　南門
益六四 亢三度 角十一度　天槍　庫樓　南門
益九五 亢二度 角十度　天槍　大角　亢池　亢宿　庫樓　南門
益上九 亢一度 角九度　亢池　亢宿　庫樓　柱　南門
姤初六 角十三度 角八度　右樞　亢池　庫樓　柱　南門
姤九二 角十二度 角七度　亢池　庫樓　柱　南門
姤九三 角十一度 角六度　天田　平星　庫樓　柱　南門
姤九四 角十度 角五度　天田　平星　庫樓　柱　南門

姤九五 角九度 角四度 天乙 右攝提 天田 平星 庫樓 衡 柱 南門
姤上九 角八度 角三度 右攝提 天田 平星 庫樓 衡 柱 南門
遯初六 角七度 角二度 天田 平星 庫樓 衡 柱 南門
遯九二 角六度 角一度 陰德 搖光 天田 平星 庫樓 衡 柱 南門
遯九三 辰際交 道 天田 平星 庫樓 衡 柱 南門
遯九四 角五度 軫十七度 輔 三公 天田 平星 庫樓 柱 南門
遯九五 角四度 軫十六度 天田 平星 庫樓 柱 南門
遯上六 角三度 軫十五度 闓陽 角宿 平道 平星 庫樓 柱 南門
升初六 角二度 軫十四度 三公 角宿 平道 天門 平星 庫樓 柱

升九二 角一度 軫十三度 角宿 平道 天門 平星 庫樓 柱
升九三 明堂二十八度 軫十二度 平道 天門 平星 庫樓
升六四 明堂二十七度 軫十一度 周鼎 平道 天門 庫樓
升六五 明堂二十六度 軫十度 周鼎 左轄 平道 天門 庫樓
升上六 明堂二十五度 軫九 周鼎 平道 庫樓
鼎初六 明堂二十四度 軫八 周鼎 左轄 庫樓
鼎九二 明堂二十三度 軫七 進賢 庫樓
鼎九三 明堂二十二度 軫六 左相 庫樓
鼎九四 明堂二十一度 軫五 玉衡 相 郎將 庫樓

鼎六五 明堂二十度 軫四度 九卿 庫樓
鼎上九 明堂十九度 軫三度 左相 九卿 庫樓
井初六 巽際交 道 三公 庫樓
井九二 明堂十八度 軫二度 三公 庫樓
井九三 明堂十七度 軫一度 三公 軫宿 左轄 庫樓
井六四 明堂十六度 翼十八度 軫宿 庫樓
井九五 明堂十五度 翼十七度 軫宿 庫樓
井上六 明堂十四度 翼十六度 軫宿 長沙
蠱初六 明堂十三度 翼十五度 軫宿

蠱九二 明堂十二度 翼十四度 少尉 郎位 軫宿
蠱九三 明堂十一度 翼十三度 右轄
蠱六四 明堂十度 翼十二度 內屏
蠱六五 明堂九度 翼十一度 天權 五帝座 內屏
蠱上九 明堂八度 翼十度 五帝座 內屏 翼宿
恒初六 明堂七度 翼九度 幸臣 五帝座 內屏 翼宿
恒九二 明堂六度 翼八度 五帝座 內屏 右執法 翼宿 青丘
恒九三 明堂五度 翼七度 天璣 太子 五帝座 內屏 翼宿 青丘
恒九四 明堂四度 翼六度 內屏 翼宿 青丘

恒 六五	已際交 道	八 翼宿 青丘
恒 上六	明堂三度 翼五度	太尊 從官 明堂 翼宿 青丘
巽 初六	明堂二度 翼四度	明堂 翼宿
巽 九二	明堂一度 翼三度	明堂 翼宿
巽 九三	星三十度 翼二度	明堂 翼宿
巽 六四	星二十九度 翼一度	右轄 翼宿
巽 九五	星二十八度 張十七度	右轄 翼宿
巽 上九	星二十七度 張十六度	下台 右轄 翼宿
家人 初九	星二十六度 張十五度	右轄 翼宿

家人 六二	星二十五度 張十四度	虎賁 靈臺 翼宿 東甌
家人 九三	星二十四度 張十三度	上輔 少微 靈臺 翼宿 東甌
家人 六四	星二十三度 張十二度	少微 翼宿 東甌
家人 九五	星二十二度 張十一度	太尊 少微 翼宿 東甌
家人 上九	星二十一度 張十度	少微 翼宿 東甌
豐 初九	星二十度 張九度	天璇 少微 長垣
豐 六二	星十九度 張八度	天樞 天牢 少微 長垣
豐 九三	丙際交 道	長垣
豐 九四	星十八度 張七度	長垣 張宿

豐 六五	星十七度 張六度	長垣 張宿
豐 上六	星十六度 張五度	四輔 軒轅 長垣 張宿
賁 初九	星十五度 張四度	軒轅 張宿
賁 六二	星十四度 張三度	軒轅 天相 張宿
賁 九三	星十三度 張二度	軒轅 天相 張宿
賁 六四	星十二度 張一度	軒轅 天相 張宿
賁 六五	星十一度 星七度	軒轅 張宿
賁 上九	星十度 星六度	中台 軒轅 御女 張宿
既濟 初九	星九度 星五度	中台 軒轅 張宿

既濟 六二	星八度 星四度	內平 軒轅 張宿
既濟 九三	星七度 星三度	內平 軒轅 張宿
既濟 六四	星六度 星二度	四輔 內平 軒轅 張宿 天社
既濟 九五	星五度 星一度	內平 軒轅 張宿 天社
既濟 上六	星四度 柳十四度	文昌 內平 軒轅 張宿 天稷 天社
離 初九	午際交 道	軒轅 張宿 天稷 天社
離 六二	星三度 柳十三度	三師 軒轅 酒旗 張宿 天稷 天社
離 九三	星二度 柳十二度	文昌 軒轅 酒旗 星宿 天稷 天社
離 九四	星一度 柳十一度	文昌 軒轅 酒旗 星宿 天稷 天社

卦爻	度	度	星
離六五	外厨十六度	柳十度	少輔　軒轅酒旗星宿　天稷　天社
離上九	外厨十五度	柳九度	四輔　軒轅　天記　天社
巽初九	外厨十四度	柳八度	文昌　軒轅　天社
巽六二	外厨十三度	柳七度	軒轅　柳宿　天社
巽九三	外厨十二度	柳六度	文昌　軒轅　柳宿　天社
巽六四	外厨十一度	柳五度	軒轅　柳宿　天社
巽六五	外厨十度	柳四度	内階　軒轅　柳宿　天社
巽上六	外厨九度	柳三度	内階　軒轅　柳宿　天狗　天社
華初九	外厨八度	柳二度	文昌　軒轅　柳宿　天狗　天社
華六二	外厨七度	柳一度	三師　柳宿　天狗　天社
華九三	外厨六度	鬼二度	三師　柳宿　天狗　天社
華九四	外厨五度	鬼一度	上台　柳宿　外厨　天社
華九五	丁際交道		上台　柳宿　外厨　天社
華上六	外厨四度	井卅三度	上台　鬼宿　柳宿　外厨　天社
同人初九	外厨三度	井卅二度	上台　鬼宿　積氣　外厨　天社
同人六二	外厨二度	井三十一度	鬼宿　外厨　天社
同人九三	外厨一度	井三十度	外厨　天社
同人九四	關丘十九度	井廿九度	三師　爟　積薪　外厨　天社

卦爻	度	度	星
同人九五	關丘十八度	井廿八度	爟　外厨　弧矢
同人上九	關丘十七度	井廿七度	四輔　三師　爟　水位　弧矢
觀初六	關丘十六度	井廿六度	三師　爟　水位　弧矢
觀六二	關丘十五度	井廿五度	爟　水位　弧矢
觀六三	關丘十四度	井廿四度	爟　水位　弧矢
觀六四	關丘十三度	井廿三度	内階　水位　弧矢
觀九五	關丘十二度	井廿二度	水位　弧矢
觀上九	關丘十一度	井廿一度	水位　弧矢
豫初六	關丘十度	井二十度	五諸侯　水位　弧矢
豫六二	關丘九度	井十九度	北河　五諸侯　水位　弧矢
豫六三	未際交道		北河　五諸侯　水位　弧矢
豫九四	關丘八度	井十八度	北河　五諸侯　水位　南河　弧矢
豫六五	關丘七度	井十七度	北河　五諸侯　水位　南河　弧矢
豫上六	關丘六度	井十六度	積水　北河　五諸侯　水位　南河　弧矢
剝初六	關丘五度	井十五度	北河　五諸侯　南河　弧矢
剝六二	關丘四度	井十四度	五諸侯　天罇　弧矢
剝六三	關丘三度	井十三度	五諸侯　天罇　弧矢
剝六四	關丘二度	井十二度	五諸侯　天罇　井宿　闕丘　弧矢

卦	爻	度	度	星
剝	六五	闕丘一度	井十一度	五諸侯 天罇 井宿 闕丘 弧矢
剝	上九	參二十五度	井十度	五諸侯 天罇 井宿 闕丘 弧矢
比	初六	參二十四度	井九度	五諸侯 天罇 井宿 闕丘 弧矢
比	六二	參二十三度	井八度	五諸侯 天罇 井宿 四瀆 闕丘 軍市 弧矢
比	六三	參二十二度	井七度	五諸侯 井宿 四瀆 闕丘 軍市
比	六四	參二十一度	井六度	五諸侯 井宿 四瀆 闕丘 狼星 軍市
比	九五	參二十度	井五度	五諸侯 井宿 四瀆 軍市
比	上六	參十九度	井四度	五諸侯 井宿 四瀆 野雞 軍市
晉	初六	坤際交道		井宿 四瀆 軍市
晉	六二	參十八度	井三度	井宿 四瀆 軍市 老人
晉	六三	參十七度	井二度	井宿 四瀆 軍市
晉	九四	參十六度	井一度	井宿 四瀆 軍市 孫
晉	六五	參十五度	參十度	井宿 四瀆 軍市 孫
晉	上九	參十四度	參九度	座旗 井宿
坤	初六	參十三度	參八度	座旗 井宿
坤	六二	參十二度	參七度	右衛 水府
坤	六三	參十一度	參六度	鉞 水府
坤	六四	參十度	參五度	水府

卦	爻	度	度	星
坤	六五	參九度	參四度	司怪 子
坤	上六	參八度	參三度	司怪 參宿 天廁 子
萃	初六	參七度	參二度	八穀 五車 司怪 參宿 天廁
萃	六二	參六度	參一度	五車 諸王 司怪 參宿 天廁 屎
萃	六三	參五度	觜初度	五車 諸王 參宿 天廁 丈人
萃	九四	參四度	畢十七度	八穀 五車 柱 諸王 參宿 天廁 丈人
萃	九五	申際交道		五車 柱 諸王 參宿 天廁
萃	上六	參三度	畢十六度	五車 柱 諸王 觜宿 參宿 伐 天廁
否	初六	參二度	畢十五度	五車 柱 諸王 天關 參宿 伐 天廁
否	六二	參一度	畢十四度	五車 柱 諸王 參宿
否	六三	參旗八度	畢十三度	五車 柱 諸王 參宿
否	九四	參旗七度	畢十二度	五車 柱 天潢 諸王 參宿 軍井
否	九五	參旗六度	畢十一度	八穀 五車 柱 天潢 諸王 參宿 玉井 軍井 屏星
否	上九	參旗五度	畢十度	五車 柱 天潢 諸王 參宿 玉井 屏星
屯	初九	參旗四度	畢九度	八穀 五車 柱 天潢 諸王 天高 玉井 屏星
屯	六二	參旗三度	畢八度	五車 柱 天潢 諸王 天高 玉井
屯	六三	參旗二度	畢七度	五車 柱 諸王 天高 參旗 九斿
屯	六四	參旗一度	畢六度	八穀 五車 柱 諸王 天高 參旗 九斿

孚 九五 天囷三十四度 畢五度 右衛 五車 柱 諸王 天高 參旗 九斿
孚 上九 天囷三十三度 畢四度 五車 柱 諸王 參旗 九斿
歸妹 初九 天囷三十二度 畢三度 諸王 九州殊口 天園
歸妹 九二 天囷三十一度 畢二度 八穀 諸王 九州殊口 天園
歸妹 六三 庚際交道 九州殊口 天園
歸妹 九四 天囷三十度 畢一度 附耳 九州殊口 天園
歸妹 六五 天囷二十九度 昴十一度 畢宿 天節 九州殊口 天園
歸妹 上六 天囷二十八度 昴十度 畢宿 天節 九州殊口 天園
損 初九 天囷二十七度 昴九度 畢宿 天節 九州殊口 天園

易發 卷二 二十五

損 九二 天囷二十六度 昴八度 礪石 天街 畢宿 天節 九州殊口 天園
損 六三 天囷二十五度 昴七度 礪石 天街 畢宿 天節 九州殊口 天園
損 六四 天囷二十四度 昴六度 礪石 天街 畢宿 天園
損 六五 天囷二十三度 昴五度 礪石 畢宿 天園
損 上九 天囷二十二度 昴四度 四輔 天船 礪石 畢宿 天園
節 初九 天囷二十一度 昴三度 天船 月 畢宿 天苑 天園
節 九二 天囷二十度 昴二度 天船 天苑 天園
節 六三 天囷十九度 昴一度 天船 積水 卷舌 天苑 天園
節 六四 天囷十八度 胃十五度 天船 卷舌 昴宿 天苑 天園

節 九五 天囷十七度 胃十四度 天船 天讒 卷舌 昴宿 天苑 天園
節 上六 天囷十六度 胃十三度 天船 卷舌 昴宿 天苑 天園
睽 初九 酉際交道 天船 卷舌 昴宿 天苑 天園
睽 九二 天囷十五度 胃十二度 天船 卷舌 昴宿 天苑 天園
睽 六三 天囷十四度 胃十一度 天船 卷舌 天苑 天園
睽 九四 天囷十三度 胃十度 天船 天廩 天苑 天園
睽 六五 天囷十二度 胃九度 天船 天廩 天苑 天園
睽 上九 天囷十一度 胃八度 天船 天陰 天苑 天園
臨 初九 天囷十度 胃七度 天船 天河 天陰 天囷 天苑 天園

易發 卷二 二十六

臨 九二 天囷九度 胃六度 天船 天陰 天囷 天苑 天園
臨 六三 天囷八度 胃五度 右丞 傳舍 天船 大陵 天陰 天囷 天苑 天園
臨 六四 天囷七度 胃四度 傳舍 天船 大陵 天囷 天苑 天園
臨 六五 天囷六度 胃三度 華蓋 天船 大陵 天囷 天苑 天園
臨 上六 天囷五度 胃二度 華蓋 天船 大陵 天囷 天苑 天園
兌 初九 天囷四度 胃一度 天船 大陵 積尸 左更 天囷 天苑 天園
兌 九二 天囷三度 婁十二度 少丞 天船 大陵 胃宿 左更 天囷 天苑 天園
兌 六三 天囷二度 婁十一度 傳舍 天船 大陵 胃宿 左更 天囷 天園
兌 九四 天囷一度 婁十度 大陵 胃宿 左更 天囷 芻藁 天園

卦爻	雲雨	宿度	星
兌九五	辛際交道		大陵 天囷 芻藁 天園
兌上六	雲雨四十四度	婁九度	大陵 天囷 芻藁 天園
履初九	雲雨四十三度	婁八度	大陵 天庾 天囷 芻藁 天園
履九二	雲雨四十二度	婁七度	天囷 芻藁 天庾 天園
履六三	雲雨四十一度	婁六度	華蓋 天囷 天庾 天園
履九四	雲雨四十度	婁五度	天囷 天庾 天園
履九五	雲雨三十九度	婁四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天囷 天園
履上九	雲雨三十八度	婁三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天園
小畜初九	雲雨三十七度	婁二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婁宿 天園

易發　卷二　二十七

卦爻	雲雨	宿度	星
小畜九二	雲雨三十六度	婁一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婁宿 外屏 天倉 天園
小畜九三	雲雨三十五度	奎十六度	華蓋 閣道 天大將軍 婁宿 外屏 天倉 天園
小畜六四	雲雨三十四度	奎十五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婁宿 外屏 天倉 天園
小畜九五	雲雨三十三度	奎十四度	傳舍 閣道 天大將軍 婁宿 外屏 天倉 天園
小畜上九	雲雨三十二度	奎十三度	閣道 天大將軍 外屏 天倉 天園
大壯初九	雲雨三十一度	奎十二度	傳舍 閣道 天大將軍 外屏 天倉 天園
大壯九二	雲雨三十度	奎十一度	勾陳 傳舍 閣道 右更 外屏 天倉 天園
大壯九三	戊際交道		閣道 右更 外屏 天倉 天園
大壯九四	雲雨二十九度	奎十度	閣道 右更 外屏 天倉 天園

卦爻	雲雨	宿度	星
大壯六五	雲雨二十八度	奎九度	傳舍 閣道 軍南門 右更 外屏 天倉 天園
大壯上六	雲雨二十七度	奎八度	閣道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初九	雲雨二十六度	奎七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九二	雲雨二十五度	奎六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九三	雲雨二十四度	奎五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六四	雲雨二十三度	奎四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六五	雲雨二十二度	奎三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大畜上九	雲雨二十一度	奎二度	策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鈇鑕
需初九	雲雨二十度	奎一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易發　卷二　二十八

卦爻	雲雨	宿度	星
需九二	雲雨十九度	壁九度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需九三	雲雨十八度	壁八度	王良 閣道 奎宿 外屏 天倉 天溷
需六四	雲雨十七度	壁七度	閣道 奎宿 天倉 天溷 土司空
需九五	雲雨十六度	壁六度	勾陳 王良 閣道 奎宿 天倉
需上六	雲雨十五度	壁五度	王良 附路 奎宿 天倉
大有初九	乾際交道		王良 天倉
大有九二	雲雨十四度	壁四度	王良 天倉
大有九三	雲雨十三度	壁三度	王良 天倉
大有九四	雲雨十二度	壁二度	王良 天廄 天倉

卦	爻	度	度	星
奇	六五	雲雨十一度	壁一度	王良 天厩 土公 天倉
奇	上九	雲雨十度	室十六度	王良 天厩 土公
泰	初九	雲雨九度	室十五度	勾陳 天厩 壁宿 土公
泰	九二	雲雨八度	室十四度	少衛 勾陳 天厩 壁宿 土公
泰	九三	雲雨七度	室十三度	天厩 土公
泰	六四	雲雨六度	室十二度	螣蛇 天厩 壁壘 羽林
泰	六五	雲雨五度	室十一度	雲雨 螣蛇 霹靂 壁壘 羽林
泰	上六	雲雨四度	室十度	螣蛇 霹靂 壁壘 羽林
夬	初九	雲雨三度	室九度	螣蛇 霹靂 壁壘 羽林
夬	九二	雲雨二度	室八度	螣蛇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夬	九三	雲雨一度	室七度	螣蛇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夬	九四	危二十五度	室六度	天鉤 螣蛇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夬	九五	亥際交道		天鉤 螣蛇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夬	上六	危二十四度	室五度	天鉤 螣蛇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鈇鉞
乾	初九	危二十三度	室四度	天鉤 螣蛇 離宮 雷電 霹靂 雲雨 壁壘 羽林 鈇鉞
乾	九二	危二十二度	室三度	天鉤 螣蛇 離宮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鈇鉞
乾	九三	危二十一度	室二度	天鉤 螣蛇 離宮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鈇鉞
乾	九四	危二十度	室一度	天鉤 螣蛇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卦	爻	度	度	星
乾	九五	危十九度	危十六度	天鉤 螣蛇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乾	上九	危十八度	危十五度	天鉤 螣蛇 室宿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訟	初六	危十七度	危十四度	天鉤 螣蛇 室宿 雷電 霹靂 壁壘 羽林
訟	九二	危十六度	危十三度	天鉤 螣蛇 雷電 壁壘 羽林
訟	六三	危十五度	危十二度	天鉤 螣蛇 離宮 雷電 壁壘 羽林 北落
訟	九四	危十四度	危十一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離宮 雷電 壁壘 羽林 敗臼
訟	九五	危十三度	危十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離宮 雷電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訟	上九	危十二度	危九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離宮 雷電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困	初六	危十一度	危八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離宮 雷電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困	九二	危十度	危七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天綱
困	六三	壬際交道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困	九四	危九度	危六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虛梁 壁壘 羽林 敗臼
困	九五	危八度	危五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墳墓 壁壘 羽林 敗臼
困	上六	危七度	危四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蓋屋 墳墓 壁壘 羽林 敗臼
師	初六	危六度	危三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墳墓 壁壘 羽林 敗臼
師	九二	危五度	危二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杵 泣 壁壘 羽林 敗臼
師	六三	危四度	危一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臼 危宿 壁壘 羽林 敗臼
師	六四	危三度	虛十一度	天鉤 造父 螣蛇 車府 臼 危宿 壁壘 羽林 敗臼

卦爻	度	星
師六五	危二度 虛九度	勾陳 天鈎 造父 騰蛇 車府 臼 危宿 壁壘 羽林 敗臼
師上六	危一度 虛八度	天鈎 造父 騰蛇 車府 臼 危宿 蓋屋 壁壘 羽林 敗臼
未濟初六	虛十一度 虛七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臼 危宿 壁壘 天錢 敗臼
未濟九二	虛十度 虛六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臼 危宿 壁壘 天錢 敗臼
未濟六三	虛九度 虛五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危宿 壁壘 天錢 敗臼
未濟九四	虛八度 虛四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壁壘 天錢
未濟六五	虛七度 虛三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司命 壘城 壁壘
未濟上九	虛六度 虛二度	天鈎 騰蛇 車府 人星 壘城 壁壘

降宿紀

列宿降卦本于天行日在虛初時加巽位天狼弧矢交壁壘陣當北落師門井降于師參伐軍井交列國瓠瓜參降于解天倉外所降于復哭泣墳墓降于大過建星織女降于賁鈎鈐鍵閉降于剝瑶光陽門降于中孚軒轅酒旗降于大有日在七星時加林鍾水府四瀆降于臨交天之河卦集水德霹靂雷電降于渙交羅堰離珠天淵降于復神宮

降于姤左右執法降于離附路閣道降于坎日在尾頭時加寅始右更天倉交天江尚書降于无妄須女九坎交執法常陳降于蠱市樓車肆降于同人左右攝提降于歸妹輿鬼積尸交勾陳鑕星降于夬積水天街交華道漸臺降于旅日在天駟時加戌季進賢平道降于坎少微靈臺降于咸野雞軍市降于順卷舌天讒降于冉羽林天軍降于觀天江魚星降于小畜上元冬至日起建星昏中之

星爲外屏附路乾之中卦也立春日在玄枵昏中之星天讒天苑兑之中卦也冬至日時加戌初瑶光指子位之中大寒加戌瑶光指丑雨水指寅春分指卯穀雨指辰小滿指巳夏至指午大暑指未處暑指申秋分指酉霜降指戌小雪指亥斗建必以戌者辰戌爲北斗之都也斗建自亥至辰天之晝也自巳至戌天之夜也故冬至之戌天時建子卯爲巳酉爲亥大寒之酉天時建子卯爲午酉爲

子雨水之申天時建子卯爲未酉爲丑春分之未天時建子卯爲申酉爲寅穀雨之午天時建子卯爲酉酉爲卯小滿之巳天時建子卯爲戌酉爲辰夏至之辰天時建子卯爲亥酉爲巳大暑之卯天時建子卯爲子酉爲午處暑之寅天時建子卯爲丑酉爲未秋分之丑天時建子卯爲寅酉爲申霜降之子天時建子卯爲卯酉爲酉小雪之亥天時建子卯爲辰酉爲巳穀雨之日晝當天夜夜當天

晝霜降之日晝當天晝夜當天夜故陰陽紛糾斗

日交錯宿奉天命降于地卦

十二宮定度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困三解五蹇初隨三震五井初豐三革五晉初歸妹兌五大有
四上二四上二四上二三四上初二
危六牛四箕九心三亢三軫二張七井三井三畢一婁九壁四
度度度度度度度三度度度度度
困五渙初蹇三隨五益初井三豐五同人晉三歸妹履初大有
初五三
危五牛三箕八心二亢二軫一張六井三井二昴十婁八壁三
度度度度度度度二度度一度度度
困上渙二蹇四隨上益二井四豐上同人晉四歸妹履二大有
二上四
危四牛二箕七心一亢一翼十張五井三井一昴十婁七壁二
度度度度度入度度十度度度度度

師初渙三蹇五復初益三井五賁初同人晉五損初履三大有
三五
危三牛一箕六房五角十翼十張四井三參十昴九婁六壁一
度度度度二度七度度十度度度度度
師二渙四蹇上復二益四井上賁二同人晉上損二履四大有
四上
危二斗廿箕五房四角十翼十張三井廿參九昴八婁五室十
度五度度度一度六度度九度度度度六度
師三渙五艮初復三益五蠱初賁三同人坤初損三履五泰初
五
危一斗廿箕四房三角十翼十張二井廿參八昴七婁四室十
度四度度度度五度度八度度度度五度
師四渙上艮二復四益上蠱二賁四同人坤二損四履上泰二
上
虛十斗廿箕三房二角九翼十張一井廿參七昴六婁三室十
度三度度度度四度度七度度度度四度

師五遯初艮三復五姤初蠱三賁五觀初坤三損五小畜泰三
初
虛九斗廿箕二房一角八翼十星七井廿參六昴五婁二室十
度二度度度度三度度六度度度度三度
師上遯二艮四復上姤二蠱四賁上觀二坤四損上小畜泰四
二
虛八斗廿箕一氐十角七翼十星六井廿參五昴四婁一室十
度一度度六度度二度度五度度度度二度
未濟遯三艮五噬嗑姤三蠱五既濟觀三坤五節初小畜泰五
初初三
虛七斗二尾十氐十角六翼十星五井廿參四昴三奎十室十
度十度八度五度度一度度四度度度六度一度
未濟遯四艮上噬嗑姤四蠱上既濟觀四坤上節二小畜泰上
二二四
虛六斗十尾十氐十角五翼十星四井廿參三昴二奎十室十
度九度七度四度度度度三度度度五度度

未濟遯五小過噬嗑姤五恒初既濟觀五萃初節三小畜夬初
初三三五
虛五斗十尾十氐十角四翼九星三井廿參二昴一奎十室九
度八度六度三度度度度二度度度四度度
未濟遯上小過噬嗑姤上恒二既濟觀上萃二節四小畜夬二
二四四上
虛四斗十尾十氐十角三翼八星二井廿參一胃十奎十室八
度七度五度二度度度度一度度五度三度度
未濟咸初小過噬嗑大過恒三既濟豫初萃三節五大壯夬三
三五初五初
虛三斗十尾十氐十角二翼七星一井二觜一胃十奎十室七
度六度四度一度度度度十度度四度二度度
未濟咸二小過噬嗑大過恒四既濟豫二萃四節上大壯夬四
上四上二上二
虛二斗十尾十氐十角一翼六柳十井十畢十胃十奎十室六
度五度三度度度度四度九度七度三度一度度

坎初咸三小過屯初大過恒五離初豫三萃五睽初大壯夬五
二 四 五上二 三四上 二 四 上 二 三四上
虛一斗十尾十氐九軫十翼五柳十井十畢十胃十奎十室五
度 四度 二度 度 七度 度 三度 八度 六度 二度 度 度
坎三咸五漸初屯三大過巽初離三豫五否初睽三大壯乾初
五 五
女十斗十尾十氐八軫十翼四柳十井十畢十胃十奎九室四
一度 三度 一度 度 六度 度 二度 七度 五度 一度 度 度
坎四咸上漸二屯四大過巽二離四豫上否二睽四大壯乾二
上 上
女十斗十尾十氐七軫十翼三柳十井十畢十胃十奎八室三
度 二度 度 度 五度 度 一度 六度 四度 度 度 度
坎五謙初漸三屯五升初巽三離五剝初否三睽五大畜乾三
初
女九斗十尾九氐六軫十翼二柳十井十畢十胃九奎七室二
度 一度 度 度 四度 度 度 五度 三度 度 度 度

坎上謙二漸四屯上升二巽四離上剝二否四睽上大畜乾四
二
女八斗十尾八氐五軫十翼一柳九井十畢十胃八奎六室一
度 度 度 度 三度 度 度 四度 二度 度 度 度
蒙初謙三漸五頤初升三巽五明夷剝三否五臨初大畜乾五
初 三
女七斗九尾七氐四軫十張十柳八井十畢十胃七奎五危十
度 度 度 度 二度 七度 度 三度 一度 度 度 六度
蒙二謙四漸上頤二升四巽上明夷剝四否上臨二大畜乾上
二 四
女六斗八尾六氐三軫十張十柳七井十畢十胃六奎四危十
度 度 度 度 一度 六度 度 二度 度 度 度 五度
蒙三謙五无妄頤三升五家人明夷剝五中孚臨三大畜訟初
初 初 三 初 五
女五斗七尾五氐二軫十張十柳六井十畢九胃五奎三危十
度 度 度 度 度 五度 度 一度 度 度 度 四度

蒙四謙上无妄頤四升上家人明夷剝上中孚臨四大畜訟二
二 二 四 二 上
女四斗六尾四氐一軫九張十柳五井十畢八胃四奎二危十
度 度 度 度 度 四度 度 度 度 度 度 三度
蒙五旅初无妄頤五鼎初家人明夷比初中孚臨五大畜訟三
三 三 五 三
女三斗五尾三亢九軫八張十柳四井九畢七胃三奎一危十
度 度 度 度 度 三度 度 度 度 度 度 二度
蒙上旅二无妄頤上鼎二家人明夷比二中孚臨上需二訟四
四 四 上 四
女二斗四尾二亢八軫七張十柳三井八畢六胃二壁九危十
度 度 度 度 度 二度 度 度 度 度 度 一度
解初旅三无妄震初鼎三家人革初比三中孚兌初需三訟五
五 五 五
女一斗三尾一亢七軫六張十柳二井七畢五胃一壁八危十
度 度 度 度 度 一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解二旅四无妄震二鼎四家人革二比四中孚兌二需四訟上
上 上 上
牛七斗二心六亢六軫五張十柳一井六畢四婁十壁七危九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二度 度 度 度
解三旅五隨初震三鼎五豐初革三比五歸妹兌三需五困初
初
牛六斗一心五亢五軫四張九鬼二井五畢三婁十壁六危八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一度 度 度 度
解四旅上隨二震四鼎上豐二革四比上歸妹兌四需上困二
二
牛五箕十心四亢四軫三張八鬼一井四畢二婁十壁五危七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堯典中星八卦紀

乾西北巽東南坤西南艮東北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洛宮八卦地之虛位周天二十八宿臨之故吉凶可得陳矣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堯時春分日在昴初昏昴加西北玄枵在子星紀在丑析木在寅大火在卯壽星在辰鶉尾在巳鶉火在午鶉首在未實沈在申大梁在酉降婁在戌娵訾在亥乾得奎坎得虛艮得斗震得氐巽得軫離得星坤

得井兌得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至日在星初昏星加西北大梁在子降婁在丑娵訾在寅玄枵在卯星紀在辰析木在巳大火在午壽星在未鶉尾在申鶉火在酉鶉首在戌實沈在亥乾得井坎得昴艮得奎震得虛巽得斗離得氐坤得軫兌得星宵中星虛以正仲秋秋分日在氐初昏氐加西北鶉火在子鶉首在丑實沈在寅大梁在卯降婁在辰娵訾在巳玄枵在午星紀在未析木在申大火在酉壽星在戌鶉尾在亥乾得軫坎得星艮得井震得昴巽得奎離得虛坤得斗兌得氐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冬至日在虛初昏虛加西北大火在子壽星在丑鶉尾在寅鶉火在卯鶉首在辰實沈在巳大梁在午降婁在未娵訾在申玄枵在酉星紀在戌析木在亥乾得斗坎得氐艮得軫震得星巽得井離得昴坤得奎兌得虛此堯時八卦之位也

堯典仲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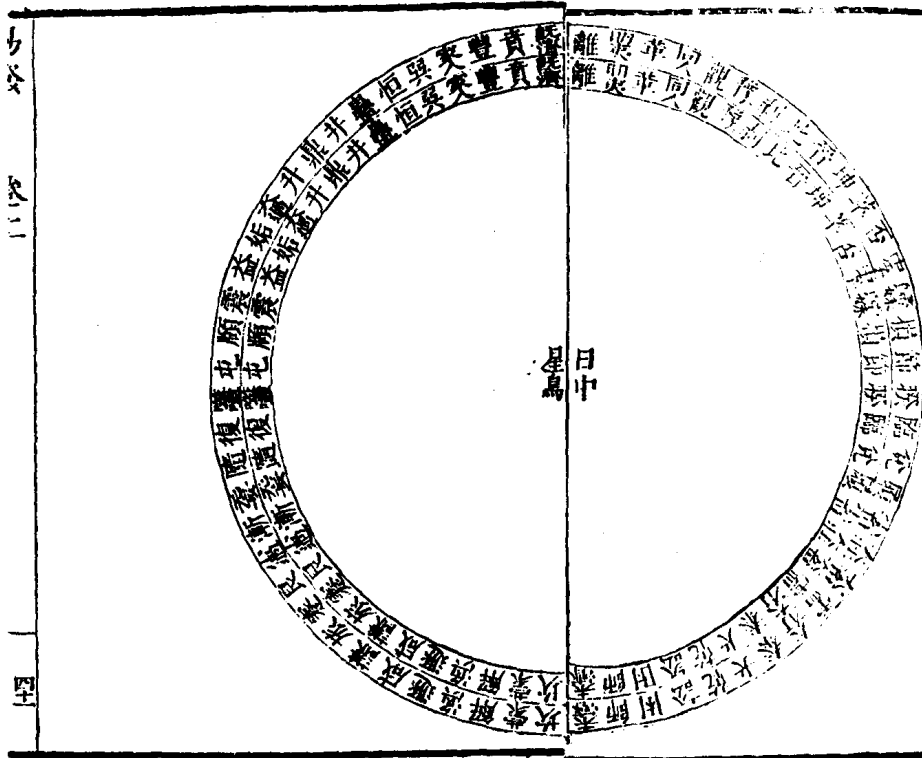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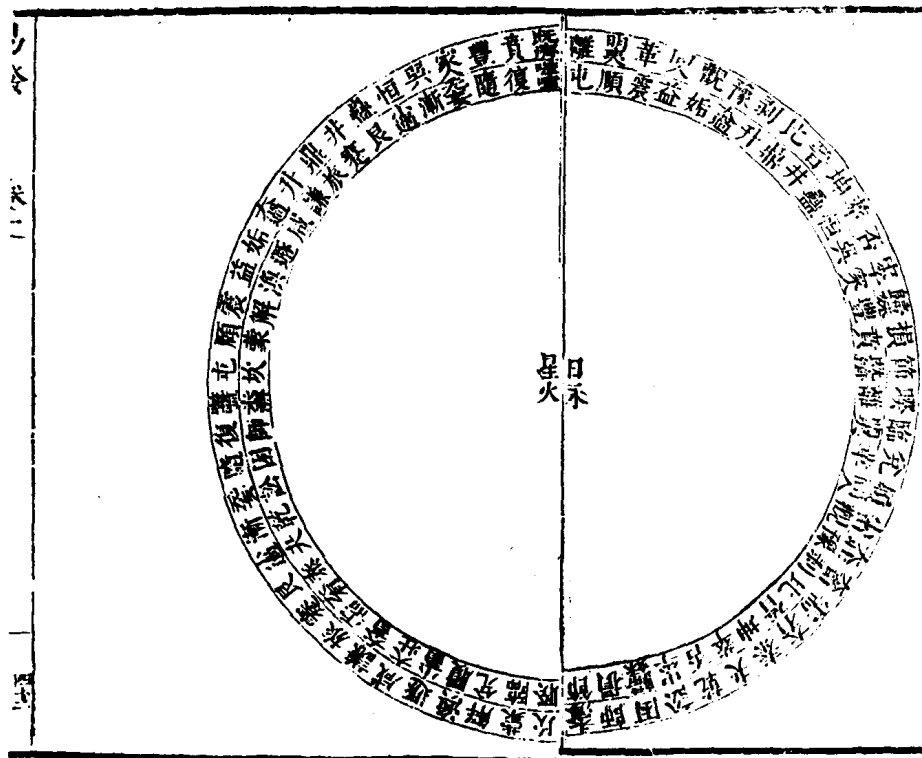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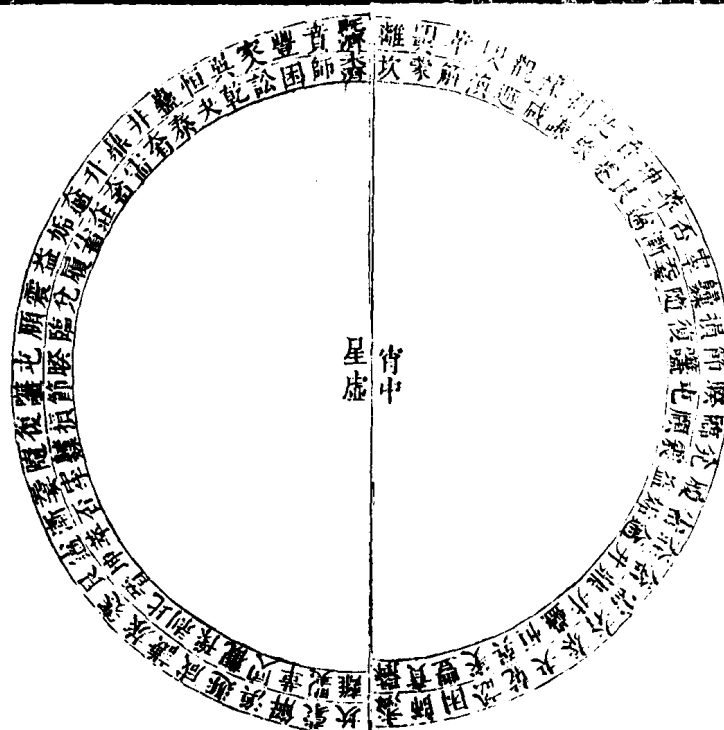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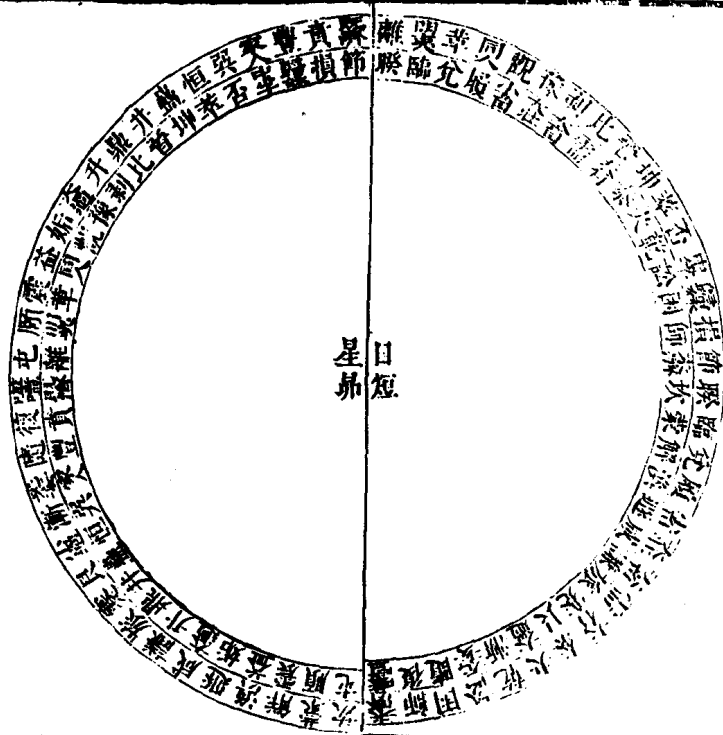
堯典仲夏圖

堯典仲秋圖

堯典仲冬圖

易發卷三

律會

吳與董說若雨著

周易非代名也律呂終始周而無際故乾有二與坤交易坤有二與乾交易屯有二與鼎交易蒙有二與革交易需有二與晉交易訟有二與明夷交易師有二與同人交易比有二與大有交易小畜有二與豫交易履有二與謙交易泰有二與否交

易否有二與泰交易同人有二與師交易大有有二與比交易謙有二與履交易豫有二與小畜交易隨有二與蠱交易蠱有二與隨交易臨有二與遯交易觀有二與大壯交易噬嗑有二與井交易賁有二與困交易剝有二與夬交易復有二與姤交易无妄有二與升交易大畜有二與萃交易頤有二與大過交易大過有二與頤交易坎有二與離交易離有二與坎交易咸有二與損交易恒有二與益交易遯有二與臨交易大壯有二與觀交易晉有二與需交易明夷有二與訟交易家人有二與解交易睽有二與蹇交易蹇有二與睽交易解有二與家人交易損有二與咸交易益有二與恒交易夬有二與剝交易姤有二與復交易萃有二與大畜交易升有二與无妄交易困有二與賁交易井有二與噬嗑交易革有二與蒙交易鼎有二與屯交易震有二與巽交易艮有二與兌交易

漸有二與歸妹交易歸妹有二與漸交易豐有二與渙交易旅有二與節交易巽有二與震交易兌有二與艮交易渙有二與豐交易節有二與旅交易中孚有二與小過交易小過有二與中孚交易既濟有二與未濟交易未濟有二與既濟交易凡一百有二十八卦律呂之大周也乾九三左律無射右律姑洗曰終日乾乾夕惕若釋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又曰與時偕行此言辰戌周流也乾九四左律黃鍾右律蕤賓曰或躍在淵言子躍于午午躍于子也釋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又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其辭察矣又曰乾道乃革子午交易則六律之革命也坤初六左呂大呂右呂林鍾自林鍾未而南呂酉應鍾亥大呂丑夾鍾卯仲呂巳其道逆自大呂丑而夾鍾卯仲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其道順故坤曰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者林鍾未之隅也東北者大呂丑之隅也故釋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言律呂唱和之道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此言丑未周流也坤六三左呂中呂右呂應鍾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黃鍾主律中呂從王之後以終陽事蕤賓主律應鍾從王之後以終陰事故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

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坤之曰牝馬曰柔順曰載物曰終曰含曰承皆律呂之通言乾坤之奥略也乾六爻左起黃鍾九四而太蔟姑洗蕤賓主潛以成陽律右起蕤賓九四而夷則無射黃鍾主潛以成陰律故陽律用陰陰律用陽曰見群龍无首吉釋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其義達其辭隱後人遂以爲乾六爻變卽占用九豈不誤哉天道環轉子律受

氣以午申戌爲首矣午律受氣以子寅辰爲首矣故乾用九言无首也子唱丑和卯巳終陽午唱未和酉亥終陰故坤用六言大終也左屯以黃鍾正位于震太蔟正位于坎蒙以夷則正位于坎無射正位于艮右屯以蕤賓正位于震夷則正位于坎蒙以太蔟正位于坎姑洗正位于艮男生於寅女生於申也故屯蒙首繼乾坤矣左旣濟初黃鍾子二大呂丑三太蔟寅四夾鍾卯五姑洗辰上仲呂

巳各當陽位而未濟初林鍾二蕤賓三南呂四夷則五應鍾上無射二用靜伏右既濟初蕤賓二林鍾三夷則四南呂五無射上應鍾各當陰位而未濟初大呂二黃鍾三夾鍾四太蔟五仲呂上姑洗二用靜伏故兩濟終周易矣

爻律徵

辰起於子日始於甲循爻而行數窮六十陽曆五會陰律五會陽紀黃鍾華于甲午陰紀蕤賓華于甲子左黃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右蕤賓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其卦爲復律數一呂數五陽得一而爲復也左林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右大呂夷則無射黃鍾太蔟姑洗其卦爲姤律數五呂數一陰得一而爲遇也左黃鍾大呂交于

初九六三隔于應鍾夾鍾太蔟交于六四上九隔于中呂右蕤賓林鍾交于初九六三隔于中呂南呂夷則交于六四上九隔于應鍾其卦爲頤左林鍾蕤賓交于初六九三隔于姑洗夷則南呂交于九四上六隔于無射右大呂黃鍾交于初六九三隔于無射太蔟夾鍾交于九四上六隔于姑洗其卦爲大過頤大過皆外交之卦也左太蔟夾鍾交于九二六三中呂姑洗交于六四九五右夷則南

呂交于九二六三應鍾無射交于六四九五其卦爲中孚内卦之交自下而上外卦之交自上而下左南呂夷則交于六二九三無射應鍾交于九四六五右夾鍾太蔟交于六二九三姑洗中呂交于九四六五其卦爲小過内卦之交自上而下外卦之交自下而上中孚小過皆中交之卦也左黃鍾太蔟姑洗大呂夾鍾中呂右蕤賓夷則無射林鍾南呂應鍾其卦爲泰黃鍾大呂蕤賓林鍾交于初

九六四太蔟夾鍾夷則南呂交于九二六五姑洗中呂無射應鍾交于九三上六皆律内而呂外故天地交泰也左林鍾南呂應鍾蕤賓夷則無射右大呂夾鍾中呂黃鍾太蔟姑洗其卦爲否林鍾蕤賓大呂黃鍾當初六九四南呂夷則夾鍾太蔟當六二九五應鍾無射中呂姑洗當六三上九皆呂内而律外故天地不交也左黃鍾太蔟大呂姑洗夾鍾中呂右蕤賓夷則林鍾無射南呂應鍾其卦

爲歸妹太蔟之妹爲南呂歸于漸而娶卯夷則之妹爲夾鍾歸于漸而娶酉陽曆主寅陰曆主申故易以太蔟夷則爲歸妹之徵也左林鍾南呂蕤賓應鍾夾則無射右大呂夾鍾黃鍾中呂太蔟姑洗其卦爲漸陽曆退酉陰曆退卯故易以南呂夾鍾爲女歸之徵也夬九三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自夬初九黃鍾律起甲子三爲戊辰戊辰之合爲巳巳則上六之爻位也五陽一陰小人道

憂戊辰巳巳獨相唱和故其象若濡有慍也姤九二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自姤初六林鍾呂起辛未九二丙寅九三戊辰九四庚午九五壬申上九甲戌卯爲寅楇夾鍾伏匿近交辛未象包有魚不利庚午義不及賓徵于九四無魚遠民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自屯初九律起甲子五爲丙寅與鼎交易二爲戊辰三爲庚午四爲壬申上爲甲戌自鼎初六呂起辛未五爲癸酉與屯交易

二爲乙亥三爲乙丑四爲丁卯上爲巳巳二以乙亥遇初甲子厥象反常十年乃字合于甲戌睽六五曰厥宗噬膚自睽初九律起甲子九二丙寅六三丁卯九四戊辰六五巳巳上九庚午戊辰巳巳象爲噬膚中孚初九有他不燕小過初六飛鳥以凶中孚上九翰音登天小過上六飛鳥災眚以甲子紀初九中孚上爲庚午小過初爲辛未上爲乙丑以壬子紀初九中孚上爲戊午小過初爲巳未

上爲癸丑皆孤爻也中孚中爻以甲子紀之爲丙寅丁卯巳巳戊辰以壬子紀之爲甲寅乙卯丁巳丙辰律呂正應故爲中孚小過中爻以辛未紀之爲癸酉壬申甲戌乙亥以巳未紀之爲辛酉庚申壬戌癸亥爻非正應故爲小過既濟六爻以甲子紀之爲甲子乙丑初律二呂丙寅丁卯三律四呂戊辰巳巳五律上呂以壬子紀之爲壬子癸丑初律二呂甲寅乙卯三律四呂丙辰丁巳五律上呂故謂之既濟也未濟六爻以巳未紀之巳未戊午初呂二律辛酉庚申三呂四律癸亥壬戌五呂上律以辛未紀之辛未庚午初呂二律癸酉壬申三呂四律乙亥甲戌五呂上律故謂之未濟也

乾坤表
律始黃鍾子次太族寅次姑洗辰次蕤賓午次夷
則申次無射戌呂始林鍾未次南呂酉次應鍾亥
次大呂丑次夾鍾卯次中呂巳此律呂之正也乾
左契初九宜黃鍾得蕤賓右契初九宜蕤賓得黃
鍾坤左契初六宜林鍾得大呂右契初六宜大呂
得林鍾其故何也乾坤者既濟之體既濟者乾坤
之用乾坤六爻一顯一伏合爲六位散爲十二躍

而爲既濟故既濟得乾之九四爲初九得乾之九
五爲九三得乾之上九爲九五潛而爲未濟故未
濟得乾之初九爲九二得乾之九二爲九四得乾
之九三爲上九六龍御天牝馬地類乾升坤降天
尊地卑括囊巳上爲未濟故未濟得坤之六四爲
初六得坤之六五爲六三得坤之上六爲六五履
霜巳上爲既濟故既濟得坤之初六爲六二得坤
之六二爲六四得坤之六三爲上六乾用九四坤

用六四乾道成男旣濟之體也坤道成女未濟之
體也故諸卦以剛柔立本陽曆初子陰曆初午取
諸既濟也乾左契主子潛午而躍子右契主午潛
子而躍午坤左契主未履丑而括未右契主丑履
未而括丑乾坤以六爻爲十二爻也故乾初九之
辭曰潛龍勿用明不用初而用四也故曰潛龍勿
用陽在下也又曰潛龍勿用下也又曰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又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

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乾九四曰或躍在淵乾九
五曰飛龍在天明用也故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曰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
在天上治也又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
乃位乎天德又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
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明乾
九四之非初比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明乾九五之非二比也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明初九勿用而用九四也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律呂之與旨幽明之隱書也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明乾道變化而爲既濟也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

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明乾九四爲既濟之初九及爲諸卦之初九坤六四爲未濟之初六及爲諸卦之初六陰本皆闔陽本皆闢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闔闢微

潛龍勿用未濟九二之詞也或躍在淵既濟初九之詞也履霜既濟六二之詞也括囊未濟初六之詞也乾九四左黄鍾甲子右甤賓甲午爲既濟之初九爲三十躍卦之初九闢戸也坤六四左林鍾乙未右甤賓乙丑爲未濟之初六爲三十潛卦之初六闔戸也乾九五丙寅丙申爲屯之九五故屯繼乾坤也乾上九戊辰戊戌爲節之九五故節終

卦序也乾九二爲蒙之九二龍入坎而爲蒙乾初九爲渙之九二龍入坎而爲渙乾初九庚午庚子爲需之九五潛當躍位乾九三甲戌甲辰爲師之九二退而在田坤六三己巳己亥爲小畜之六四坤初六乙丑乙未爲觀之六四坤初六爲晉之六五厥象侮亡坤六三爲明夷之上六後入于地乾九三遯于未濟爲遯之上九乾初九動于既濟爲大壯之九四乾九二爲夬之九五進也乾九五爲

姤之九二晛也坤六五癸酉癸卯爲鼎之六五坤六二丁卯丁酉爲革之六二坤初六乙丑乙未爲豐之六二豐象也坤上六乙亥乙巳爲旅之六五旅象也

卦律圖

天儀　地儀

復　冬至　復　坎　子半

臨　頤　蒙

明夷　屯　解

震　益　渙

屯　震　遯

頤　大寒　噬嗑　咸

泰　隨　謙

歸妹　无妄　旅

節　立春　睽　蹇

損　賁　艮

豐　雨水　既濟　小過

既濟 家人 漸

賁 豐 婁

隨 離 隨

噬嗑 革 復

益 同人 噬嗑

大壯 臨 屯

需 損 頤

大畜 節 震

兌 中孚 益

睽 歸妹 姤

中孚 睽 大過

革 兌 升

離 復 鼎

家人 泰 井

无妄 大畜 益

夬 需 恆

大有 小畜 巽

小畜 大壯 家人

履 大有 豐

同人 夬 賁

乾 乾 需

姤 姤 離

遯 大過 巽

訟 鼎 革

巽 — — × — — × 恒 无妄

鼎 — × — — — × 巽 觀

大過 × — — — — × 井 豫

否 — — — × × × 蠱 剝

漸 — — × — × × 升 比

旅 — × — — × × 訟 晉

咸 × — — — × × 困 坤

渙 — — × × — × 既濟 萃

未濟 — × — × — × 解 否

困 × — — × — × 渙 中孚

蠱 — × × — — × 坎 歸妹

井 × — × — — × 蒙 損

恒 × × — — — × 師 節

觀 — — × × × × 遯 睽

晉 — × — × × × 咸 臨

萃 × — — × × × 旅 兌

艮 — × × — × × 小過 履

蹇 × — × — × × 漸 小畜

小過 × × — — × × 蹇 无妄

蒙 — × × × — × 艮 大畜

坎 × — × × — × 謙 需

解 × × — × — × 否 大有

升 × × × — — × 萃 泰

剝 — × × × × × 晉 夬

卦	爻		
比	✕ — ✕ ✕ ✕ ✕	豫	乾
豫	✕ ✕ — ✕ ✕ ✕	觀	訟
謙	✕ ✕ ✕ — ✕ ✕	比	困
師	✕ ✕ ✕ ✕ — ✕	剝	師
坤	✕ ✕ ✕ ✕ ✕ ✕	坤	未濟

左律表

卦	支	卦	支
復	巳卯丑亥酉子	姤	戌申午辰寅未
臨	巳卯丑亥寅子	遯	戌申午辰酉未
明夷	巳卯丑寅亥子	訟	戌申午酉辰未
震	巳卯寅丑亥子	巽	戌申酉午辰未
屯	巳寅卯丑亥子	鼎	戌酉申午辰未
頤	寅巳卯丑亥子	大過	酉戌申午辰未
泰	巳卯丑辰寅子	否	戌申午亥酉未
歸妹	巳卯辰丑寅子	漸	戌申亥午酉未
節	巳辰卯丑寅子	旅	戌亥申午酉未
損	辰巳卯丑寅子	咸	亥戌申午酉未
豐	巳卯辰寅丑子	渙	戌申亥酉午未
既濟	巳辰卯寅丑子	未濟	戌亥申酉午未
賁	辰巳卯寅丑子	困	亥戌申酉午未
隨	巳辰寅卯丑子	蠱	戌亥酉申午未
噬嗑	辰巳寅卯丑子	井	亥戌酉申午未

益䷩辰寅巳卯丑子　恒䷟亥酉戌申午未
大壯䷡巳卯午辰寅子　觀䷓戌申丑亥酉未
需䷄巳午卯辰寅子　晉䷢戌丑申亥酉未
大畜䷙午巳卯辰寅子　萃䷬丑戌申亥酉未
兌䷹巳午辰卯寅子　艮䷳戌丑亥申酉未
睽䷥午巳辰卯寅子　蹇䷦丑戌亥申酉未
中孚䷼午辰巳卯寅子　小過䷽丑亥戌申酉未
革䷰巳午辰寅卯子　蒙䷃戌丑亥酉申未

離䷝午巳辰寅卯子　坎䷜丑戌亥酉申未
家人䷤午辰巳寅卯子　解䷧丑亥戌酉申未
无妄䷘午辰寅巳卯子　升䷭丑亥酉戌申未
夬䷪巳申午辰寅子　剝䷖戌卯丑亥酉未
大有䷍申巳午辰寅子　比䷇卯戌丑亥酉未
小畜䷈申午巳辰寅子　豫䷏卯丑戌亥酉未
履䷉申午辰巳寅子　謙䷎卯丑亥戌酉未
同人䷌申午辰寅巳子　師䷆卯丑亥酉戌未

乾䷀辰寅子戌申午　坤䷁亥酉未巳卯丑

右律表

復 亥酉未巳卯午　姤 辰寅子戌申丑
臨 亥酉未巳申午　遯 辰寅子戌卯丑
明夷 亥酉未申巳午　訟 辰寅子卯戌丑
震 亥酉申未巳午　巽 辰寅卯子戌丑
屯 亥申酉未巳午　鼎 辰卯寅子戌丑
頤 申亥酉未巳午　大過 卯辰寅子戌丑
泰 亥酉未戌申午　否 辰寅子巳卯丑

歸妹 亥酉戌未申午　漸 辰寅巳子卯丑
節 亥戌酉未申午　旅 辰巳寅子卯丑
損 戌亥酉未申午　咸 巳辰寅子卯丑
豐 亥酉戌申未午　渙 辰寅巳卯子丑
既濟 亥戌酉申未午　未濟 辰巳寅卯子丑
賁 戌亥酉申未午　困 巳辰寅卯子丑
隨 亥戌申酉未午　蠱 辰巳卯寅子丑
噬嗑 戌亥申酉未午　井 巳辰卯寅子丑

益 戌申亥酉未午　恒 巳卯辰寅子丑
无妄 亥酉子戌申午　觀 辰寅未巳卯丑
需 亥子酉戌申午　晉 辰未寅巳卯丑
大畜 子亥酉戌申午　萃 未辰寅巳卯丑
兌 亥子戌酉申午　艮 辰未巳寅卯丑
睽 子亥戌酉申午　蹇 未辰巳寅卯丑
中孚 子戌亥酉申午　小過 未巳辰寅卯丑
革 亥子戌申酉午　蒙 辰未巳卯寅丑

離 子亥戌申酉午　坎 未辰巳卯寅丑
家人 子戌亥申酉午　解 未巳辰卯寅丑
大壯 子戌申亥酉午　升 未巳卯辰寅丑
夬 亥寅子戌申午　剝 辰酉未巳卯丑
大有 寅亥子戌申午　比 酉辰未巳卯丑
小畜 寅子亥戌申午　豫 酉未戌巳卯丑
履 寅子戌巳申午　謙 酉未巳辰卯丑
同人 寅子戌申亥午　師 酉未巳卯辰丑

乾☰戌申午辰寅子　坤☷巳卯丑亥酉未

卦律總表

復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黃鍾	⚊	蕤賓

臨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太簇	⚊	夾則
黃鍾	⚊	蕤賓

明夷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太簇	⚊	夾則
應鍾	⚋	中呂
黃鍾	⚊	蕤賓

震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太簇	⚊	夾則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黃鍾	⚊	蕤賓

屯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太簇	⚊	夾則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黃鍾	⚊	蕤賓

頤

右	爻	左
太簇	⚊	夾則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黃鍾	⚊	蕤賓

泰

右	爻	左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夾則
黃鍾	⚊	蕤賓

姤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夾則
林鍾	⚋	大呂

遯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訟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南呂	⚋	夾鍾
姑洗	⚊	無射
林鍾	⚋	大呂

巽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南呂	⚋	夾鍾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林鍾	⚋	大呂

鼎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南呂	⚋	夾鍾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林鍾	⚋	大呂

大過

右	爻	左
南呂	⚋	夾鍾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林鍾	⚋	大呂

否

右	爻	左
無射	⚊	姑洗
夾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歸妹			節			損			豐		
中呂	⚋	應鍾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姑洗	⚊	無射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姑洗	⚊	無射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大呂	⚋	林鍾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既濟			賁			隨			噬嗑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漸			旅			咸			渙		
無射	⚊	姑洗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夷則	⚊	太簇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夷則	⚊	太簇
應鍾	⚋	中呂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應鍾	⚋	中呂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蕤賓	⚊	黃鍾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未濟			困			蠱			井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益			大壯			需			大畜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中呂	⚋	應鍾	蕤賓	⚊	黃鍾
太簇	⚊	夷則	夾鍾	⚋	南呂	蕤賓	⚊	黃鍾	中呂	⚋	應鍾
中呂	⚋	應鍾	蕤賓	⚊	黃鍾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姑洗	⚊	無射	姑洗	⚊	無射	姑洗	⚊	無射
大呂	⚋	林鍾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兌			睽			中孚			革		
中呂	⚋	應鍾	蕤賓	⚊	黃鍾	蕤賓	⚊	黃鍾	中呂	⚋	應鍾
蕤賓	⚊	黃鍾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夾鍾	⚋	南呂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太簇	⚊	夷則	夾鍾	⚋	南呂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黃鍾	⚊	蕤賓

恒			觀			晉			萃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無射	⚊	姑洗	大呂	⚋	林鍾
南呂	⚋	夾鍾	夷則	⚊	太簇	大呂	⚋	林鍾	無射	⚊	姑洗
無射	⚊	姑洗	大呂	⚋	林鍾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應鍾	⚋	中呂	應鍾	⚋	中呂	應鍾	⚋	中呂
蕤賓	⚊	黃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艮			蹇			小過			蒙		
無射	⚊	姑洗	大呂	⚋	林鍾	大呂	⚋	林鍾	無射	⚊	姑洗
大呂	⚋	林鍾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夷則	⚊	太簇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南呂	⚋	夾鍾	夷則	⚊	太簇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林鍾	⚋	大呂

離
蕤賓 ⚊ 林鍾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夾鍾 ⚋ 南呂
黃鍾 ⚊ 蕤賓

家人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太簇 ⚊ 夷則
夾鍾 ⚋ 南呂
黃鍾 ⚊ 蕤賓

无妄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黃鍾 ⚊ 蕤賓

夬
中呂 ⚋ 應鍾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坎
大呂 ⚋ 林鍾
無射 ⚊ 姑洗
蕤賓 ⚋ 中呂
南呂 ⚋ 夾鍾
夷則 ⚊ 太簇
林鍾 ⚋ 大呂

解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南呂 ⚋ 夾鍾
夷則 ⚊ 太簇
林鍾 ⚋ 大呂

升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無射 ⚊ 姑洗
夷則 ⚊ 太簇
林鍾 ⚋ 大呂

剝
無射 ⚊ 姑洗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大有
夷則 ⚊ 太簇
中呂 ⚋ 應鍾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小畜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中呂 ⚋ 應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履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中呂 ⚋ 應鍾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同人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中呂 ⚋ 應鍾
黃鍾 ⚊ 蕤賓

比
夾鍾 ⚋ 南呂
無射 ⚊ 姑洗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豫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無射 ⚊ 姑洗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謙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無射 ⚊ 姑洗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師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無射 ⚊ 姑洗
林鍾 ⚋ 大呂

易發　卷三　三十二

乾
姑洗 ⚊ 無射
太簇 ⚊ 夷則
黃鍾 ⚊ 蕤賓
無射 ⚊ 姑洗
夷則 ⚊ 太簇
蕤賓 ⚊ 黃鍾

坤
應鍾 ⚋ 中呂
南呂 ⚋ 夾鍾
林鍾 ⚋ 大呂
中呂 ⚋ 應鍾
夾鍾 ⚋ 南呂
大呂 ⚋ 林鍾

卦律旋宫紀

庚子黃鍾之宫也己未爲徵壬寅爲商乙酉爲羽戊辰爲角辛丑大呂之宫也丙申爲徵癸卯爲商壬戌爲羽己巳爲角戊寅太族之宫也丁酉爲徵庚辰爲商癸亥爲羽壬午爲角己卯夾鍾之宫也甲戌爲徵辛巳爲商丙子爲羽癸未爲角丙辰姑洗之宫也乙亥爲徵甲午爲商丁丑爲羽庚申爲角丁巳中呂之宫也戊子爲徵乙未爲商甲寅爲

羽辛酉爲角庚午蕤賓之宫也己丑爲徵壬申爲商乙卯爲羽戊戌爲角辛未林鍾之宫也丙寅爲徵癸酉爲商壬辰爲羽己亥爲角戊申夷則之宫也丁卯爲徵庚戌爲商癸巳爲羽壬子爲角己酉南呂之宫也甲辰爲徵辛亥爲商丙午爲羽癸丑爲角丙戌無射之宫也乙巳爲徵甲子爲商丁未爲羽庚寅爲角丁亥應鍾之宫也戊午爲徵乙丑爲商甲申爲羽辛卯爲角宫爲君商爲臣角爲人

徵爲事羽爲物此五聲貴賤之位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故紀時之律分于晦朔紀日之律判于二至或日入于坎時入于離坎主而離客也或日顯于復時伏于姤復外而姤内也一世三百六十月月在復紀律始黃鍾月在姤紀律始蕤賓也一歲三百六十日日在陽曆律始黃鍾日在陰曆律始蕤賓也一月三百六十時甲子已後律始黃鍾甲午已後律始蕤賓

也

卦律天符紀

一陰一陽爻函十二律卦函六十律五運納音卦類相感甲子乙丑黃鍾大呂之商也其屬壬申癸酉夷則南呂之商也庚辰辛巳姑洗中呂之商也戊子己丑黃鍾大呂之徵也其屬丙申丁酉夷則南呂之徵也甲辰乙巳姑洗中呂之徵也壬子癸丑黃鍾大呂之角也其屬庚申辛酉夷則南呂之角也戊辰己巳姑洗中呂之角也丙子丁丑黃鍾

大呂之羽也其屬甲申乙酉夷則南呂之羽也壬辰癸巳姑洗中呂之羽也庚子辛丑黃鍾大呂之宮也其屬戊申己酉夷則南呂之宮也丙辰丁巳姑洗中呂之宮也甲午乙未蕤賓林鍾之商也其屬壬寅癸卯太蔟夾鍾之商也庚戌辛亥無射應鍾之商也戊午己未蕤賓林鍾之徵也其屬丙寅丁卯太蔟夾鍾之徵也甲戌乙亥無射應鍾之徵也壬午癸未蕤賓林鍾之角也其屬庚寅辛卯太蔟夾鍾之角也戊戌己亥無射應鍾之角也丙午丁未蕤賓林鍾之羽也其屬甲寅乙卯太蔟夾鍾之羽也壬戌癸亥無射應鍾之羽也庚午辛未蕤賓林鍾之宮也其屬戊寅己卯太蔟夾鍾之宮也丙戌丁亥無射應鍾之宮也故既濟陽曆初九甲子六二乙丑陰律初九甲午六二乙未納音皆商陽曆九三丙寅六四丁卯陰曆九三丙申六四丁酉納音皆徵陽曆九五戊辰上六己巳陰曆九五

戊戌上六己亥納音皆角陽曆初九丙子六二丁丑陰曆初九丙午六二丁未納音皆羽陽曆九三戊寅六四己卯陰曆九三戊申六四己酉納音皆宮陽曆九五庚辰上六辛巳陰曆九五庚戌上六辛亥納音皆商陽曆初九戊子六二己丑陰曆初九戊午六二己未納音皆徵陽曆九三庚寅六四辛卯陰曆九三庚申六四辛酉納音皆角陽曆九五壬辰上六癸巳陰曆九五壬戌上六癸亥納音

皆羽陽曆初九庚子六二辛丑陰曆初九庚午六二辛未納音皆宮陽曆九三壬寅六四癸卯陰曆九三壬申六四癸酉納音皆商陽曆九五甲辰上六乙巳陰曆九五甲戌上六乙亥納音皆徵陽曆初九壬子六二癸丑陰曆初九壬午六二癸未納音皆角陽曆九三甲寅六四乙卯陰曆九三甲申六四乙酉納音皆羽陽曆九五丙辰上六丁巳陰曆九五丙戌上九丁亥納音皆宮故律呂雖移爻

德不變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庚戌辛巳辛亥入于乾兌是謂金符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入于離卦是謂火符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入于震巽是謂木符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辰壬戌癸巳癸亥入于坎卦是謂水符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入于坤艮是謂土符五運六十律各有雖合刑德周流六虛陰陽往來會于旣濟

卦律納音圖例一 左律

復

爻	律					
初	黃鍾子	甲子商	丙子羽	戊子徵	庚子宮	壬子角
二	南呂酉	癸酉商	乙酉羽	丁酉徵	己酉宮	辛酉角
三	應鍾亥	乙亥徵	丁亥宮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四	大呂丑	乙丑商	丁丑羽	己丑徵	辛丑宮	癸丑角
五	夾鍾卯	丁卯徵	己卯宮	辛卯角	癸卯商	乙卯羽
上	中呂巳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乙巳徵	丁巳宮

卦律納音圖例二

臨

爻	律					
初	黃鍾子	甲子商	丙子羽	戊子徵	庚子宮	壬子角
二	太蔟寅	丙寅徵	戊寅宮	庚寅角	壬寅商	甲寅羽
三	應鍾亥	乙亥徵	丁亥宮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四	大呂丑	乙丑商	丁丑羽	己丑徵	辛丑宮	癸丑角
五	夾鍾卯	丁卯徵	己卯宮	辛卯角	癸卯商	乙卯羽
上	中呂巳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乙巳徵	丁巳宮

卦律納音圖例三

巽

爻	律					
初	黃鍾子	甲子商	丙子羽	戊子徵	庚子宮	壬子角
二	應鍾亥	乙亥徵	丁亥宮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三	太蔟寅	丙寅徵	戊寅宮	庚寅角	壬寅商	甲寅羽
四	大呂丑	乙丑商	丁丑羽	己丑徵	辛丑宮	癸丑商
五	夾鍾卯	丁卯徵	己卯宮	辛卯角	癸卯商	乙卯羽
上	中呂巳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乙巳徵	丁巳宮

卦律納音圖例四

震

爻	律					
初	黃鍾子	甲子商	丙子羽	戊子徵	庚子宮	壬子角
二	應鍾亥	乙亥徵	丁亥宮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三	大呂丑	乙丑商	丁丑羽	己丑徵	辛丑宮	癸丑角
四	太蔟寅	丙寅徵	戊寅宮	庚寅角	壬寅商	甲寅羽
五	夾鍾卯	丁卯徵	己卯宮	辛卯角	癸卯商	乙卯羽
上	中呂巳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乙巳徵	丁巳宮

卦律納音圖例五 右律

復						
初	蕤賓午	甲午商	丙午羽	戊午徵	庚午宮	壬午角
二	夾鍾卯	癸卯商	乙卯羽	丁卯徵	己卯宮	辛卯角
三	中呂巳	乙巳徵	丁巳宮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四	林鍾未	乙未商	丁未羽	己未徵	辛未宮	癸未角
五	南呂酉	丁酉徵	己酉宮	辛酉角	癸酉商	乙酉羽
上	應鍾亥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乙亥徵	丁亥宮

卦律納音圖例六

臨						
初	蕤賓午	甲午商	丙午羽	戊午徵	庚午宮	壬午角
二	夷則申	丙申徵	戊申宮	庚申角	壬申商	甲申羽
三	中呂巳	乙巳徵	丁巳宮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四	林鍾未	乙未商	丁未羽	己未徵	辛未宮	癸未角
五	南呂酉	丁酉徵	己酉宮	辛酉角	癸酉商	乙酉羽
上	應鍾亥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乙亥徵	丁亥宮

卦律納音圖例七

巽						
初	蕤賓午	甲午商	丙午羽	戊午徵	庚午宮	壬午角
二	中呂巳	乙巳徵	丁巳宮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三	夷則申	丙申徵	戊申宮	庚申角	壬申商	甲申羽
四	林鍾未	乙未商	丁未羽	己未徵	辛未宮	癸未角
五	南呂酉	丁酉徵	己酉宮	辛酉角	癸酉商	乙酉羽
上	應鍾亥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乙亥徵	丁亥宮

卦律納音圖例八

震						
初	蕤賓午	甲午商	丙午羽	戊午徵	庚午宮	壬午角
二	中呂巳	乙巳徵	丁巳宮	己巳角	辛巳商	癸巳羽
三	林鍾未	乙未商	丁未羽	己未徵	辛未宮	癸未角
四	夷則申	丙申徵	戊申宮	庚申角	壬申商	甲申羽
五	南呂酉	丁酉徵	己酉宮	辛酉角	癸酉商	乙酉羽
上	應鍾亥	己亥角	辛亥商	癸亥羽	乙亥徵	丁亥宮

既濟徵

黃鍾子爲律本爲乾九四大呂次丑爲坤初六太蔟次寅爲乾九五夾鍾次卯爲坤六二姑洗次辰爲乾上九中呂次巳爲坤六三蕤賓次午爲乾初九林鍾次未爲坤六四夷則次申爲乾九二南呂次酉爲坤六五無射次戌爲乾九三應鍾次亥爲坤上六此六律陽曆之位也蕤賓午爲乾九四林鍾次未爲坤初六夷則次申爲乾九五南呂次酉

爲坤六二無射次戌爲乾上九應鍾次亥爲坤六三黃鍾次子爲乾初九大呂次丑爲坤六四太蔟次寅爲乾九二夾鍾次卯爲坤六五姑洗次辰爲乾九三中呂次巳爲坤上六此六律陰曆之位也林鍾者黃鍾之妹也黃鍾歸妹于蕤賓爲未娶蕤賓之妹大呂爲丑南呂者太蔟之妹也太蔟歸妹于夷則爲酉娶夷則之妹夾鍾爲卯應鍾者姑洗之妹也姑洗歸妹于無射爲亥娶無射之妹仲呂

爲巳故林鍾以丑居未南呂以卯居酉應鍾以巳居亥大呂以未居丑夾鍾以酉居卯仲呂以亥居巳此周易歸妹之義也陽曆黃鍾子居初九大呂丑居六二太蔟寅居九三夾鍾卯居六四姑洗辰居九五仲呂巳居上六陰曆蕤賓午居初九林鍾未居六二夷則申居九三南呂酉居六四無射戌居九五應鍾亥居上六陰陽配合各得其位此周易既濟之義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謂九二歸南

呂妹而娶夾鍾妻也歸妹六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林鍾娣南呂也林鍾歸漸爲初六内比六二爲南呂酉外應六四爲應鍾亥皆無與也南呂歸漸爲六二上應九五夷則唱而南呂和也故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屯求婚媾四夾鍾南呂比五太蔟夷則也蒙納婦吉二夷則太蔟比三南呂夾鍾也小畜夫妻反目三姑洗無射四仲呂應鍾夫妻也其反目則乾居

西北巽在東南也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二吕大吕林鍾也初律黄鍾蕤賓五律姑洗無射也比初律而失五律也隨之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三吕夾鍾南吕也四律太蔟夷則也比四律而失初律也觀闚觀利女貞二南吕夾鍾而五夷則太蔟也賁匪寇婚媾三太蔟夷則而四夾鍾南吕也大過九二老夫女妻初林鍾大吕而二姑洗無射也大過九五老婦士夫上南吕夾鍾而五無射姑洗也

陽律窮于辰姑洗老而無射少也陰律窮于戌無射老而姑洗少也成功者有老夫之象也將來者有士夫之象也恒婦人吉五南吕夾鍾而三夷則太蔟也吕得中而律失位也遯畜臣妾三姑洗無射而二南吕夾鍾也以姑洗畜南吕以無射畜夾鍾有臣妾之義也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二夾鍾南吕而三太蔟夷則也九五王假有家五姑洗無射而四中吕應鍾也此之謂女正乎内男正乎外也睽九四曰交孚蓋五中吕應鍾而四姑洗無射也四比五之徵也睽上九曰匪寇婚媾五中吕應鍾而上蕤賓黄鍾也巳與午氣相應亥與子氣相應也困入其宫不見其妻三南吕夾鍾而四夷則太蔟也漸九三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三蕤賓黄鍾而初林鍾大吕也漸九五曰婦三歲不孕五夷則太蔟而二南吕夾鍾也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上中吕應鍾而四姑洗無射也豐

遇配主初黄鍾蕤賓遇六二大吕林鍾也既濟六二婦喪其茀二大吕林鍾配初九黄鍾蕤賓也故周易六十四位乾坤既濟相爲終始乾坤者律吕之分既濟者陰陽之合也

周易卦裁徵

易之有裁有太過不及之卦也闕卦之一律五呂二律四呂不及之卦也其四律二呂五律一呂太過之卦也闔卦之一呂五律二呂四律不及之卦也其四呂二律五呂一律太過之卦也闕卦不及裁下呂復至頤之卦也闕卦太過裁上律大壯至同人之卦也闔卦不及裁下律姤至大過之卦也闔卦太過裁上呂觀至師之卦也故太過不及之

卦皆裁而歸之復裁南呂應鍾夾鍾中呂歸于泰臨裁應鍾中呂歸于泰明夷裁應鍾中呂歸于泰震裁應鍾中呂歸于歸妹屯裁應鍾中呂歸于節頤裁應鍾中呂歸于損此不及卦之歸也大壯裁蕤賓黃鍾歸于泰需裁蕤賓黃鍾歸于泰大畜裁蕤賓黃鍾歸于泰兌裁蕤賓黃鍾歸于歸妹睽裁蕤賓黃鍾歸于歸妹中孚裁蕤賓黃鍾歸于節革裁蕤賓黃鍾歸于豐離裁蕤賓黃鍾歸于豐家人裁蕤賓黃鍾歸于既濟无妄裁蕤賓黃鍾歸于隨夬裁蕤賓夷則黃鍾太蔟歸于泰大有裁蕤賓夷則黃鍾太蔟歸于泰小畜裁蕤賓夷則黃鍾太蔟歸于泰履裁蕤賓夷則黃鍾太蔟歸于歸妹同人裁蕤賓夷則黃鍾太蔟歸于豐此太過卦之歸也姤裁太蔟姑洗夷則無射歸于否遯裁姑洗無射歸于否訟裁姑洗無射歸于否巽裁姑洗無射歸于漸鼎裁姑洗無射歸于旅大過裁姑洗無射歸

于咸此不及卦之歸也觀裁大呂林鍾歸于否晉裁大呂林鍾歸于否萃裁大呂林鍾歸于否艮裁大呂林鍾歸于漸蹇裁大呂林鍾歸于漸小過裁大呂林鍾歸于旅蒙裁大呂林鍾歸于渙坎裁大呂林鍾歸于渙解裁大呂林鍾歸于未濟升裁大呂林鍾歸于蠱剥裁大呂夾鍾林鍾南呂歸于否比裁大呂夾鍾林鍾南呂歸于否豫裁大呂夾鍾林鍾南呂歸于否謙裁大呂夾鍾林鍾南呂歸于

漸師栽大呂夾鍾林鍾南呂歸于渙此太過卦之歸也故復臨明夷大壯需大畜夬大有小畜泰游魂之卦也革離同人豐游魂之卦也屯中孚節游魂之卦也頤損游魂之卦也震兌睽履歸妹游魂之卦也家人旣濟游魂之卦也无妄隨游魂之卦也姤遯訟觀晉萃剝比豫否游魂之卦也巽艮蹇謙漸游魂之卦也鼎小過旅游魂之卦也大過咸游魂之卦也蒙坎師渙游魂之卦也解未濟游魂

之卦也升蠱游魂之卦也太過不及皆歸于三律三呂之卦三律三呂分于泰否交于咸恒損益成于旣濟未濟歸妹與節皆損變通之卦也隨與噬嗑皆益變通之卦也豐與賁皆旣濟變通之卦也漸與旅皆咸變通之卦也蠱與井皆恒變通之卦也渙與困皆未濟變通之卦也太過不及皆歸于三律三呂之卦皆歸于泰否咸恒損益泰否二五相感而爲旣濟未濟咸初四相感而爲旣濟恒三上相感而爲未濟益三上相感而爲旣濟損初四相感而爲未濟故旣濟未濟者泰否咸恒損益之成卦乾坤者旣濟未濟之體卦也

既濟卦變圖

	上	下
體卦	乾	坤
用卦	既濟	未濟
太過 五陽五陰之卦	同人	師
	履	謙
	小畜	豫
	大有	比
	夬	剥
四陽四陰之卦	无妄	升
	家人	解
	離	坎
	革	蒙
	中孚	小過
	睽	蹇
	兌	艮
	大畜	萃

	上	下
	需	晉
	大壯	觀
不及 一陽一陰之卦	復	姤
二陽二陰之卦	臨	遯
	明夷	訟
	震	巽
	屯	鼎
	頤	大過
三陽三陰感應相與之卦	泰	否
	損	咸
	益	恒
三陽三陰進退交易之卦	歸妹	漸
	節	旅
	豐	渙
	賁	困
	隨	蠱

噬嗑　井

既濟歸爻圖

同人　豐　咸卦既濟　既濟

頤　歸妹　咸卦損　既濟

小畜　泰　咸卦泰　既濟

大有　泰　咸卦泰　既濟

夬　泰　咸卦泰　既濟

无妄　隨　咸卦益　既濟

家人　既濟　咸卦既濟　既濟

離　豐　咸卦既濟　既濟

革　豐　咸卦既濟　既濟

中孚　節　咸卦損　既濟

睽　歸妹　咸卦損　既濟

兌　歸妹　咸卦損　既濟

大畜　泰　咸卦泰　既濟

需　泰　咸卦泰　既濟

大壯　泰　咸卦泰　既濟

復　泰　感卦泰　既濟
臨　泰　感卦泰　既濟
明夷　泰　感卦泰　既濟
震　歸妹　感卦損　既濟
屯　節　感卦損　既濟
頤　損　感卦損　既濟

右既濟歸爻之卦

師　渙　感卦未濟　未濟

謙　漸　感卦咸　未濟
豫　否　感卦否　未濟
比　否　感卦否　未濟
剝　否　感卦否　未濟
升　蠱　感卦恒　未濟
解　未濟　感卦未濟　未濟
坎　渙　感卦未濟　未濟
蒙　渙　感卦未濟　未濟

小過　旅　感卦咸　未濟
蹇　漸　感卦咸　未濟
艮　漸　感卦咸　未濟
萃　否　感卦否　未濟
晉　否　感卦否　未濟
觀　否　感卦否　未濟
姤　否　感卦否　未濟
遯　否　感卦否　未濟

訟　否　感卦否　未濟
巽　漸　感卦咸　未濟
鼎　旅　感卦咸　未濟
大過　咸　感卦咸　未濟